# 讀書襍志

17

荀子弟七　　讀書雜志八

高郵王念孫

## 解蔽

### 雖走

是以與治雖走而是已不輟也楊注曰旣私其所習妬繆於道雖與治並馳而自是不輟雖或爲離念孫案作離者是也言與治離走而自是不已也作雖者字之誤耳隸書離雖相似說見淮南天文篇前說非

### 德道

德道之人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

PL
2261
.2034
v.17

哉念孫案德道即得道也剝上九君子得輿釋文得京本作德論語泰伯篇民無得而稱焉季氏篇作德大戴記文王官人篇小施而好大得逸周書作德楊說失之

故爲蔽宋呂錢本竝如是

楊注曰數爲蔽之端也盧依元刻改正文之故爲蔽作數爲蔽念孫案作故者是也注言數爲蔽之端者數所主反下文言人之蔽有十故先以故爲蔽三字總目下文然後一一數之於下注言數爲蔽之端亦是總目下文之詞而正文自作故不作數也若云數爲蔽則不詞甚矣元刻作數即涉注文而誤

桀夗於亭山楊注曰亭山南巢之山或本作鬲山案漢書地理志廬江有灊縣當是誤以灊爲鬲傳寫又誤爲亭念孫案作鬲山者是也鬲讀與歷同字或作歷太平御覽皇王部七引尸子曰桀放於歷山淮南脩務篇湯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高注曰歷山蓋歷陽之山（案漢歷陽故城爲今和州治其西有歷湖卽淮南俶眞篇所謂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爲湖者也）史記夏本紀正義引淮南子曰湯放桀於歷山與末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夗（此所引蓋許注）歷山卽鬲山也史記滑稽傳銅歷爲棺索隱曰歷卽釜鬲也是鬲歷古字通楊以鬲山爲灊山之誤非也（魯語桀奔南巢韋注曰南巢楊州地）

巢伯之國今廬江居巢縣是是南巢地在漢之居巢不在灊縣也且廬江有灊縣而無灊山今以鬲山爲灊山之誤則是以縣名爲山名矣尤非

有鳳有皇

詩曰鳳皇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皇樂帝之心念孫案有鳳有皇本作有皇有鳳秋簫爲韻鳳心爲韻說文鳳從凡聲古音在侵部故與心爲韻鳳從凡聲而與心爲韻猶風從凡聲而與心爲韻也鳳字古文作朋又作鵬而古音蒸侵相近則朋鵬二字亦可與心爲韻秦風小戎篇以膺弓縢興音爲韻大雅大明篇以林興心爲韻生民篇以登升歆今爲韻魯頌閟宮篇以乘縢弓綅增膺懲承爲韻皆其例也後人不知古音而改爲有鳳有皇則失其韻矣王伯厚詩攷引此已誤

藝文類聚祥瑞部太平御覽人事部羽族部引此竝作

有皇有鳳先言皇而後言鳳者變文協韻耳古書中若此者甚多後人不達每以妄改而失其韻若衞風竹竿篇遠兄弟父母與右爲韻而今本作遠父母兄弟大雅皇矣篇同爾弟兄與王方爲韻而今本作同爾兄弟莊子秋水篇無東無西與通爲韻而今本作無東無西邈周書周祝篇惡姑柔剛與明陽長爲韻而今本作剛柔管子內業篇能無卜筮而知凶吉乎與一爲韻而今本作吉凶淮南原道篇與萬物終始與右爲韻而今本作始終文選鵩鳥賦或趨西東與同爲韻而今本作東西荅客難外有廩倉與享爲韻而今本作倉廩皆其類也

道人

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道人論道人亂之本也盧云下人字可去念孫案盧說非也與不道人論道人道人見上謂

與小人論君子非謂與之論道也上文云得道之人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正所謂與不道人論道人也與不道人論道人則道人退而不道人進國之所以亂也故曰與不道人論道人亂之本也故楊云必有妬賢害善

非道

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楊注曰必能懲姦去惡盧云正文非字疑衍注似曲爲之說念孫案盧說亦非也與道人論非道謂與道人論非道之人非謂與之論道也與道人論非道人則非道人退而道人

進國之所以治也故曰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楊云必能懲姦去惡正釋治之要三字非曲爲之說也非道二字上文凡兩見

已所臧

不以已所臧古藏字害所將受謂之虛盧云已所臧元刻作所已臧念孫案所已臧與所將受對文元刻是也楊注積習二字正釋所已臧三字宋錢本世德堂本竝作所已臧

作之則將須道者之虛則人將事道者之壹則盡將思道者靜則察

楊注曰此義未詳或恐脫誤耳或曰此皆論虛壹而靜之功也作動也須待也將行也當爲須道者虛則將事道者壹則盡思道者靜則察其餘字皆衍也作之則行言人心有動作則自行也以虛心須道則萬事無不行以一心事道則萬物無不盡以靜心思道則萬變無不察引之曰楊訓將爲行而以作之則將絕句又增删下文而强爲之解皆非也此當以作之二字絕句下文當作則將須道者之虛虛則入將事道者之壹壹則盡將思道者之靜靜則察此承上文虛一而靜言之將語詞也道者即上所謂道人也言心有動作則將須道者之

虛虛則能入將事道者之壹事如請事斯語之事壹則能盡將思道者之靜靜則能察也虛則入者入納也猶言虛則能受也故上文云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也壹則盡者言壹心於道則道無不盡也靜則察者言靜則事無不察也今本入誤作人其餘又有脫文衍文耳

墨云

故口可劫而使墨云陳云墨與默同楚辭九章孔靜幽默史記屈原傳作墨商君傳殷紂墨墨以亾

賈師

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爲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爲賈

師宋呂本如是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爲器師宋錢本賈師作市師念孫案作市師者是也上文以兩田字相承下文以兩器字相承則此文亦當以兩市字相承呂本作賈師者涉上賈精於市而誤

精於物者也

盧云案此句當在不可以爲器師之下誤脫在此念孫案此汪說也見丙申校本

昔者舜之治天下也至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

阮氏芸臺曰此篇言知道者皆當專心壹志虛靜而清明不爲欲蔽故曰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

物成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君子而後能知之案後人在尙書內解此者姑弗論今但就荀子言荀子其意則曰舜身行人事而處以專壹且時加以戒懼之心所謂危之也惟其危之所以滿側皆獲安榮此人所知也舜心見道而養以專壹在於幾微其心安榮則他人未知也如此解之則引道經及明君子二句與前後各節皆相通矣楊注謂危之當作之危非也危之者懼蔽於欲而慮危也之危者已蔽於欲而陷危也謂榮爲安榮者儒效篇曰爲君子則常安榮矣爲小人則常

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據此則荀子常以安榮與危辱相對爲言此篇言處一危之其榮滿側若不以本書證之則危榮二字難得其解矣故解道經當以荀子此說爲正非所論於古文尚書也念孫案此說是也下文言闢耳目之欲遠蚊蝱之聲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言人能如舜之危不能如舜之微也然則所謂危者非蔽於欲而陷於危之謂

察理

故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郝云理上當有膚字榮辱

性惡二篇竝云骨體膚理是矣

乘杜

乘杜作乘馬楊注曰世本云相土作乘馬杜與土同念孫案古無謂相土爲乘杜者乘杜蓋桑杜之誤相桑古同聲故借桑爲相爾雅釋蟲諸慮奚相釋文相舍人本作桑隸書桑或作桒乘或作乗見漢安平相孫根碑二形相似又因下文乘馬而誤爲乘耳漢書王子侯表桑邱節侯將夜今本桑誤作乘楊云以其作乘馬之法故謂之乘杜此則不得其解而曲爲之說

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閒疑元之時正之

念孫案正當爲定聲之誤也下文正事同必以其感忽之間疑元之時定之者必以感忽之間疑眩之時而定其有鬼也據楊注云必以此時定其有鬼則所見本是定字明矣定字上文凡六見

故傷於溼而擊鼓鼓痺則必有弊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俞疾之福也

念孫案自鼓痺以上脫誤不可讀似當作故傷於溼而痺痺而擊鼓烹豚則必有弊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俞疾之福也俞與愈同楊云傷於溼則患痺反擊鼓烹豚以禱神何益於愈疾乎是其證

法其法以求其統類類以務象效其人元刻無下類字念孫案元刻是也法其法以求其統類以務象效其人三句一氣貫注若多一類字則隔斷上下語脈矣宋本下類字卽涉上類字而衍

故有知非以慮是以下十句 懼 倚蕩

故有知非以慮是則謂之懼有勇非以持是則謂之賊察孰非以分是則謂之篡多能非以倚蕩是則謂之知辯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詍引之曰懼字義不可通懼當爲攫字之誤也攫謂攫取之也不苟篇小人知與智同則攫盜而漸漸詐也說見尚書述聞民與胥漸下故曰有知非以慮是則謂

之攫脩讀爲滌周官司尊彝凡酒脩酌鄭注脩讀爲滌濯之滌謂滌蕩使潔清也此言智也勇也察也多能也辯利也皆必用之於是而後可是字指聖王之制而言見上文若有智而不以慮是則謂之攫有勇而不以持是則謂之賊熟於察而不以分是則謂之篡多能而不以滌蕩是則謂之智智謂智故也淮南主術篇注曰故巧也管子心術篇曰恬愉無爲去知與故莊子胠篋篇曰知詐漸毒荀子非十二子篇曰知而險賊而神爲詐而巧淮南原道篇曰偶䁟智故曲巧僞詐並與此知字同義辯利而不以言是則謂之詍也楊云詍多言也詩曰無然詍詍楊說皆失之

彊鉗

案彊鉗而利口楊注曰鉗鉗入口也念孫案方言鉗惡

也廣雅同南楚凡人殘罵謂之鉗郭璞曰殘猶惡也然則彊鉗者旣彊且惡也非鉗人口之謂

忍詬　忍謑詬

厚顏而忍詬楊注曰詬詈也念孫案詬恥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定八年左傳公以晉詬語之杜盧注竝曰詬恥也字或作詢昭二十年左傳余不忍其詢杜注曰詢恥也又作咶大戴禮武王踐阼篇口生咶盧注曰咶恥也又作垢宣十五年左傳國君含垢杜注曰忍垢恥漢書路溫舒傳作國君含詬詬訓爲恥故曰厚顏而忍詬非謂忍詈也楚辭離騷曰忍尤而攘詬王注

詬恥也呂氏春秋離俗篇曰彊力忍詢高注詢辱也淮南氾論篇曰忍詢而輕辱史記伍子胥傳曰剛戾忍詢皆其證也非十二子篇無廉恥而忍謑詢卽此所謂厚顏而忍詬也說文謑恥也或作謨詬謑詬恥也或作詢廣雅作謨詬楊注以謨詢爲詈辱亦失之

能

爲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憂戚之無益於幾也則廣焉能弃之矣念孫案能讀爲而曠焉而弃之謂遠弃之也楊注廣讀爲曠遠也古多以能爲而說見釋詞

正名

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僞

盧云此僞字元刻作爲非也觀荀此篇及禮論等篇僞卽今之爲字故曰桀紂性也堯舜僞也謂堯舜不能無待於人爲耳後儒但知有眞僞字昧古六書之法而訾之者衆矣下兩而爲承上文亦必本是而僞

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

盧云謂之智亦當同上作謂之知而皆讀爲智下能字亦可不分兩音

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

盧云句首智字衍

擅作名

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念孫案析辭擅作下本無名字有名字則成累句矣此名字涉下正名而衍下文離正道而擅作作下無名字卽其證

與所緣有同異

元刻有作以宋龔本同念孫案作以者是也下文云然則何緣而以同異又云此所緣而以同異也三以字前後相應宋本作有者涉上句有名而誤

互紐

交喻異物名實互紐念孫案名實互紐卽上文所謂名

實亂也今本互字上下皆誤加點楊所見本已然故誤讀爲胡涓切而所說皆非

約名

是所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楊注曰所以共其省約之名以相期會念孫案約非省約之謂約名猶言名約上文云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楊彼注云約要約是也下文云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名無固實約之以命（今本命下有實字辯見下）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又其一證也

洒酸

香臭芬鬱腥臊洒酸奇臭以鼻異楊注曰洒未詳酸䁈浥之酸氣也或曰洒當爲漏篆文稍相似因誤耳禮記曰馬黑脊而般臂漏鄭音螻螻蛄臭者也盧曰洒从水西聲古音與辛相同洒酸猶辛酸辣氣之觸鼻者念孫案辛酸皆味也非臭也宋玉高唐賦孤子寡婦寒心酸鼻阮籍詠懷詩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皆非辣氣觸鼻之謂西古讀若先先字古在諄部辛字古在眞部不得言西辛古音相同盧説非也楊以洒爲漏之誤是也余謂酸乃廇字之誤廇從酉聲與酸字左畔相同又涉上文辛酸而誤也周官内饔及内則竝云牛夜鳴則廇

先鄭司農云庮朽木臭也說文庮久屋朽木周禮曰牛夜鳴則庮臭如朽木內則注曰庮惡臭也春秋傳曰一薰一庮僖四年今左傳庮作蕕杜注蕕臭草鬱腥臊漏庮竝見周官禮記則酒酸必漏庮之誤也酸亦味也非臭也楊以爲暑浥之酸氣亦失之

莫不然謂之不知

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與智同　念孫案莫不然謂之不知知然字涉上下文而衍五官者耳目鼻口與形體也見上文　言五官能簿之而不能知心能徵之而又無說則人皆謂之不智也楊注亦當作五官耳目鼻口體也今本體作心乃後人不知其

義而妄改之上注云天官耳目鼻口心體也足正此注之誤天論篇以耳目鼻口形能爲五官能卽態字此篇以耳目鼻口形體爲五官形體卽形態

知異實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

不可亂也猶使異實者莫不同名也

楊解末句云或曰異實當爲同實言使異實者異名其不可相亂猶使同實者莫不同名也念孫案此說是也上文同則同之異則異之是其證前說非

共則有共

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止念孫案其

則有共之有讀爲又謂共而又共至於無共然後止也楊說失之

徧舉之

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然後止念孫案此徧字當作別與上條不同上條以同爲主故曰徧舉之此條以異爲主故曰別舉之下文皆作別鳥獸不同類而鳥獸之中又各不同類推而至於一類之中又有不同若雉有五雉雇有九雇牛馬毛色不同其名亦異之類故曰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有讀爲又見上條至於無別然後止也今本作徧舉

則義不可通葢涉上條徧舉而誤楊說皆失之

命實

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念孫案約之以命實實字涉上下文而衍上文名無固宜約之以命楊注云約之以命謂立其約而命之則此言約之以命義亦與上同若命下有實字則義不可通且楊必當有注矣

辯埶

辯埶惡用矣哉盧補校云以注末釋辯說觀之則正文辯埶乃辯說之訛注內更用辯埶埶亦當作說下文屢

云辯說則此之爲誤顯然蓋因上有臨之以埶語而誤涉耳

論

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念孫案論當爲諭字之誤也淮南齊俗篇不足以諭之今本諭誤作論諭明也言兼說異實之名以明之也字或作喻下文曰辯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是其證上下文言喻者甚多此不應獨作論也楊說以春秋云論公卽位之一意則所見本已誤

工宰

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陳云工官也官宰猶言主宰廣雅官主

君解蔽篇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
也所受令是其義舊注工能成物宰能主物失之

質請而喻

正名而期質請而喻楊注曰質物之形質質請而喻謂
若形質自請其名然因而喻知其實也念孫案楊說甚
迂質本也繫辭傳原始要終以爲質也曲禮禮之質也鄭虞注並曰質本也請讀爲情
情實也言本其實而曉喻之也上文云名聞而實喻是
其證也正名而期質情而喻情卽是實實與名正相對
也古者情請同聲而通用成相篇明其請楊注請當爲情禮論篇情文俱盡史記禮
書情作請徐廣曰古情字或假借作請諸子中多有此
比列子說符篇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張湛曰請當

作情又墨子尚同明鬼非命諸篇皆以請爲情

不治

不治觀者之耳目不賂貴者之權勢念孫案治字義不可通治當爲冶字之誤也不冶觀者之耳目謂不爲祅辭以惑衆人之耳目也祅辭見上文冶與蠱古字通集韻上聲三十五馬蠱以者切媚也文選南都賦侍者蠱媚五臣本蠱音冶劉良曰蠱媚美容儀也舞賦貌嫽妙以妖蠱五臣作妖冶後漢書張衡傳咸姣麗以蠱媚注曰蠱音野謂妖麗也是冶卽蠱惑之蠱也不冶觀者之耳目不賂貴者之權勢二句一意相承據楊注云其所辯說

不求夸眩於衆人則所見本當是治字若是治字則不得言夸眩於衆矣以是明之

生死也　性之具也

有欲無欲異類也生死也非治亂也欲之多寡異類也情之數也非治亂也楊注曰有欲無欲異類如生死之殊非治亂所繫又下文故雖爲守門欲不可去性之具也雖爲天子欲不可盡楊注曰具全也若全其性之所欲雖爲天子亦不能盡念孫案生死也三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楊曲爲之說非也生死也當作性之具也生性字相近又因下文有生死字而誤下文性之具也卽此句之衍文有欲

無欲是生而然者也故曰性之具也性之具也情之數也二句相對爲文下文雖爲守門欲不可去雖爲天子欲不可盡四句亦相對爲文若闌入性之具也一句則隔斷上下語氣楊曲爲之說亦非也

以所欲以爲可得而求之宋錢呂本竝如是世德堂本同

盧從元刻刪所字及下以字念孫案所字不當刪下文曰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是其證

故人無動而不可以不與權俱

念孫案上不字衍此言人之舉動不可不與權俱權謂道也不與權俱則必爲欲惡所惑故曰人無動而可以不與

權俱今本可上有不字者涉注文不可不與道俱而衍

隱而難其察

有嘗試深觀其隱而難其察者楊注有讀爲又念孫案隱而難其察其字涉上文而衍據楊注云隱而難察則無其字明矣

故嚮萬物之美而不能嗛也假而與如同得問而嗛之則不能離也

念孫案得問二字義不可通楊曲爲之說非也得問當爲得閒古莧反字之誤也言憂恐在心則雖享萬物之美而心不慊即使暫時得閒而慊之而其不慊者仍在也

屋室廬庾葭稾蓐

楊注曰以廬庾爲屋室葭稾爲席蓐皆貧賤人之居也念孫案以廬庾爲屋室而云屋室廬庾則文義不明且與葭稾蓐文非一律初學記器物部引作局室蘆簾稾蓐於義爲長說文局促也局室謂促狹之室蘆簾稾蓐謂以蘆爲簾以稾爲蓐也屋室蓋局室之誤廬庾蓋蘆廉之誤（簾廉古字通）稾蓐與蘆廉對文則稾上不當有葭字且葭卽蘆也又與蘆相複

和樂

如是而加天下焉其爲天下多其和樂少矣念孫案和

當爲私字之誤也管子法禁篇脩上下之交以私親於民今本私誤作和言以是不貪之心治天下則其爲天下必多而爲己之私樂必少也私樂對天下之樂而言若云和樂少則義不可通楊云爲己之私和樂少則未知和卽私之誤也

性惡

偏險

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念孫案廣雅險衺也成相篇曰險陂傾側大戴記衞將軍文子篇曰如商也其可謂不險矣

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用

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

念孫案此下亦當有其善者僞也句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二句前後凡九見則此亦當然

故陶人埏埴而爲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

念孫案器生於工人之僞楊後說以此工人爲陶人之誤是也此文本作故陶人埏埴而爲器然則器生於陶人之僞非故生於陶人之性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工人之性也今本陶人

之性工人之性皆作人之性此涉上下文人之性而誤下文云瓦埴豈陶人之性器木豈工人之性是其明證矣

故聖人化性而起僞音爲僞起於性而生禮義

宋錢佃校本云僞起於性而生禮義諸本作僞起而生禮義無於性二字念孫案諸本是也上文云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則不得言僞起於性而生禮義明矣宋本有於性二字者不曉荀子之意而妄加之也禮義生於聖人之僞故曰僞起而生禮義下文云能化性能起僞僞起而生禮義是其明證矣

倚而觀

今當試去君上之埶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人之相與也若是則夫彊者害弱而奪之衆者暴寡而譁之天下之悖亂而相亾不待頃矣楊注曰倚任也或曰倚偏倚猶傍觀也念孫案楊說非也倚者立也言立而觀之也說卦傳參天兩地而倚數虞翻曰倚立也（廣雅同）楚辭九辯澹容與而獨倚兮謂獨立也招隱士白鹿麏麚兮或騰或倚謂或騰或立也列子黃帝篇曰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謂立而趣也淮南氾論篇曰立之於本朝

之上倚之於三公之位

節

故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楊注曰節準徵驗引之曰諸書無訓節爲準者節亦驗也禮器注云節猶驗也下文曰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符驗卽符節也（哀六年公羊傳注節信也齊策注驗信也或言符節或言符驗或言符信一也）漢書董仲舒傳作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是節卽驗也

孝具

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楊云敬父當爲敬文敬而有文謂夫

婦有別也念孫案敬文見勸學禮論二篇念孫案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上當有秦人二字而今本脫之又案孝具二字不詞且與敬文不對具當爲共字之誤也孝共即孝恭令德孝恭見周語正與敬文對楊云孝具能具孝道此望文生義而非其本旨

今使塗之人伏術爲學專心一志

楊注曰伏術伏膺於術郝云按伏與服古字通服者事也古書服事亦作伏事服膺亦作伏膺念孫案術者道也見大傳注樂記注魯語晉語注服術猶言事道

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亾無富貴

楊注曰唯仁所在爲富貴禮記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也盧云案此言仁之所在雖貧窮甘之仁之所以雖富貴去之也注非念孫案此注說也見丙申校本

同苦樂之

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楊注曰得權位則與天下之人同休戚苦或爲共念孫案作共者是也此本作欲與天下共樂之上言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則此言與天下共樂之者謂共樂此仁也樂上不當有苦字今本作同苦樂之者共樂誤爲苦樂後人又於苦樂上加同字耳楊云與天下同休戚此望文生

義而爲之說耳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六引作欲與天下共樂之憮同字則宋初本尙有不誤者

傀然

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閒而不畏楊注曰傀傀偉大貌也公回反或曰傀與塊同獨居之貌也念孫案後說是也君道篇云塊然獨坐

齊信

禮恭而意儉大齊信焉而輕貨財楊注曰大重也齊信謂整齊於信也念孫案爾雅齊中也言大中信而輕貨財也顧命厎至齊信傳以齊信爲中信是其證齊信與

貨財對文非十二子篇大儉約而優差等與此文同一例則齊信非整齊於信之謂

苟免

輕身而重貨恬禍而廣解念孫案廣解未詳楊說非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勝人爲意是下勇也盧云苟免上當脫三字以上二句例之自明念孫案此亦汪說也汪又云苟免或是注文混入

鉅黍

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楊注曰鉅與拒同黍當爲來史記蘇秦說韓王曰谿子少府時力距來司馬貞云言弓

弩勢勁足以拒於來敵也念孫案作鉅黍者是說見史記蘇秦傳

騹驥

騂驑騹驥纖離緑耳念孫案騏驥之爲騹驥猶耄期之爲耄勤也凡之部之字或與諄部相轉說見致士篇隱忌下楊云騹讀爲騏是也而云謂靑驪文如博棊則非

前必有

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念孫案前必有本作必前有前有後有皆承必字而言若作前必有則與下句不貫

矣羣書治要及初學記人部中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
五竝引作必前有
君子
兩人字
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爲富也皆知夫賊
害之人不可以爲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爲安
也念孫案盜竊之賊害之下皆本無人字後人加兩人
字而以盜竊之人賊害之人與犯上之禁對又謬矣盜
竊不可以爲富賊害不可以爲壽皆指其事而言非指
其人而言不得加入兩人字也羣書治要無人字

不怒罪

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念孫案怒踰皆過也淮南主術篇注踰猶過也方言曰凡人語而過東齊謂之弩又曰弩猶怒也是怒卽過也上言刑不過罪此言刑罰不怒罪其義一而已矣

三族

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楊注曰三族父母妻族也注云案三族謂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也禮曰惟是三族之不虞盧云鄭注周禮小宗伯禮記仲尼燕居皆云三族父子孫

當賢

先祖當賢後子孫必顯（元刻無後字羣書治要同）楊注曰當賢謂身當賢人之號也當或爲嘗念孫案先祖當賢卽先祖嘗賢作當者借字耳正名篇曰嘗試深觀其隱而難察者性惡篇曰當試去君上之勢當試卽嘗試也楊謂身當賢人之號失之古多以當爲嘗說見墨子天志下篇注

知所養

論法聖王則知所貴矣論知所貴則知所養矣陳云養取也知所養知所取法也周頌毛傳云養取也是養有取義舊注養謂自奉養失之

不流

貴賤有等則令行而不流念孫案流讀爲留貴賤各安其分則上令而下從故令行而不留也君道篇曰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是也羣書治要正作令行而不留作流者借字耳繫辭傳旁行而不流釋文流京作留荀子王制篇無有滯留韓詩外傳作無有流滯楊以流爲邪移失之

忠者惇愼此者也

楊注曰愼讀爲順人臣能厚順此五者則爲忠也郝云按愼誠也說見不苟篇言能惇厚誠信於此五者謂之忠

荀子弟七

荀子弟八　　讀書雜志八

高郵王念孫

成相

楊云漢書藝文志謂之成相雜辭蓋亦賦之流也或曰成功在相故作成相三章盧云成相之義非謂成功在相也禮記治亂以相相乃樂器所謂舂牘又古者瞽必有相篇首卽稱如瞽無相何倀倀義已明矣首句請成相言請奏此曲也漢藝文志成相雜辭十一篇惜不傳大約託於瞽矇諷誦之詞亦古詩之流也引之曰楊盧二說皆非也楊謂漢書藝文志謂之成相雜辭案志所

載成相雜辭在漢人雜賦之末非謂荀子之成相篇也楊又云成功在相稍爲近之然亦非荀子所謂成相也盧以相爲樂器之舂牘斯爲謬矣以相爲樂器則成相二字義不可通且樂器多矣何獨舉舂牘言之乎若篇首稱如瞽無相乃指相瞽之人而言非樂器亦非樂曲也竊謂相者治也昭九年左傳楚所相也二十五年傳相其室杜注竝曰相治也小爾雅同成相者成此治也請成相者請言成治之方也自世之殃以下乃先言今之不治然後言成治之方也下文請布基請牧基皆言成治之方也與請成相同義下文云凡成相辨法方又云請成相道聖王又云請成相言治方是成相卽成治也又云治之

經禮與刑治之志後勢富治之道美不老後言託於成相以喩意者成相爲此篇之總名謂託此一篇之詞以喩意非謂託於矇瞽諷誦之詞也

愚闇愚闇墮賢良

盧云案愚闇重言之者卽下文愚以重愚闇以重闇之意念孫案大戴記曾子制言篇是以惑闇惑闇終其世而已矣亦重言惑闇

還主

比周還主黨與施念孫案還讀爲營比周營主謂朋黨比周以營惑其主也施張也楊訓還爲繞失之說見君

道篇不還秩下

愛下民

上能尊主愛下民念孫案愛下民當作下愛民與上能尊主對文不苟臣道二篇竝云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是其證

綦畢輸

世之愚惡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虜禽三絀春申道綴綦畢輸楊注曰畢盡也輸傾委也言春申爲李園所殺其儒術政治道德綦業盡傾覆委地也念孫案楊說輸字之義甚迂輸者墮也言綦業盡墮壞也公羊春秋隱

六年鄭人來輸平傳曰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何言乎墮成敗其成也穀梁傳亦曰輸者墮也小雅正月篇載輸爾載鄭箋曰輸墮也盧云春申二字有誤必非指黃歇注非念孫案此注說也見丙申校本

此之疑

讒人罔極險詖傾側此之疑念孫案疑恐也畏也既濟象傳終日戒有所疑也雜記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鄭注疑猶恐也宥坐篇其赴百仞之谷不懼大戴記勸學篇懼作疑此之疑此是畏也言此險詖傾側之讒人甚可畏也皋陶謨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是也楊未喻疑字之義

施

基必施辨賢罷念孫案施張也言必欲張大其基業當先辨賢罷也下文曰道古賢聖基必張上文曰請布基布與張亦同義

不詳

慎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詳楊注曰言四子及百家好爲異說故不用心詳明之詳或爲祥念孫案祥詳古字通不祥不善也楊說失之

仁人

暴人芻豢仁人糟糠引之曰下人字涉上人字而衍上

已言暴人則下人字可蒙上而省此篇之例兩三字句
下皆用七字句以是明之

相反

精神相反一而不貳爲聖人楊注曰相反謂反覆不離
散引之曰反當爲及字之誤也精神相及故一而不貳
楊說失之

道之

君子道之順以達念孫案道行也言君子能行此言則
順以達也楊云道言說也失之

道聖王　道古賢聖　脫文四

請成相道聖王念孫案道聖王從聖王也古謂從爲道說見史記淮南衡山傳下文道古賢聖基必張義與此同楊皆以道爲言說失之又案道古賢聖基必張上當有一四字句而今本脫之此篇之例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四字句又一七字句共五句爲一章今少一四字句此指當時之君而言與上成湯異事故知有脫文

舜授禹以天下

楊注曰舜所以授禹亦以天下之故也念孫案此不言舜以天下授禹而言舜授禹以天下者倒文以合韻耳禹下爲韻非有深意也楊反以過求而失之

勞心力

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引之曰力上本無心字後人以左傳言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以意加心字耳不知禹抑洪水本是勞力於民故淮南氾論篇論衡祭意篇竝言禹勞力天下非小人勞力之謂也且此篇之例凡首二句皆三字加一心字則與全篇之例不符矣

直成　爲輔

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爲輔楊注云橫革直成未聞韓侍郎云此論益皋陶之功橫而不順理者革之直者成之也盧云困學紀聞曰呂氏春秋求人篇得陶化益眞窺橫

革之交五人佐禹陶卽皋陶也化益卽伯益也眞窺卽直成也併横革之交二人皆禹輔佐之名案窺與成音同與窺形似呂氏春秋益本作窺傳寫誤爲窺耳直與眞亦形似念孫案盧說是也横革直成爲輔此句例當用七字今本脫一字或在爲上或在爲下俱未可知

脫文三

願陳辭世亂惡善不此治引之曰願陳辭下脫一三字句

良由姦詐

隱諱疾賢良由姦詐鮮無災念孫案良當爲長楊注長

用姦詐是其證今本長作㠯者涉注文疾害賢㠯而誤注言疾害賢㠯者加一㠯字以申明其義耳若正文則以隱諱疾賢爲句長由姦詐鮮無災爲句無㠯字

阪爲先

患難哉阪爲先聖知不用愚者謀楊讀阪爲先聖爲句云阪與反同反先聖之所爲盧云患難哉二句句三字聖知不用愚者謀七字句與辭治災哉時韻阪爲先三字未詳楊注不得其句蓋此篇通例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四字句又一七字句如此五句爲一章也念孫案阪爲先先疑當作之此言爲治者當進聖知而退愚今不用聖知而用愚是反爲之也楊謂阪與反同是也但

誤以先聖連讀耳之字本作㞢說文先字從儿㞢儿與人同此文之字葢本從古作㞢寫者誤加儿耳㞢字正與辭治災哉謀時爲韻

前車已覆後未知更何覺時

楊讀知字句絕云前車已覆猶不知戒更何有覺寤之時也盧云前車已覆四字句更改也

豈獨無故

己無鄰人我獨自美豈獨無故楊注曰或曰下無獨字盧云無獨字則與全篇句法合

恨後遂過

不知戒後必有恨後遂過不肯悔楊讀後必有恨爲句云恨悔也盧云後必有三字爲句有讀曰又所謂貳過也古音戒又悔態爲韻念孫案盧說是矣而未盡也恨後遂過四字義不相屬恨與很同爾雅閱恨也孫炎本作很後當爲復字之誤也復後形相近又因上文後必有而誤復與愎同韓子十過篇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鷙愎趙策愎作復亦通作覆管子五輔篇下愈覆鷙而不聽從是也又通作蝮史記酷吏傳贊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是也言很愎不從諫以遂其過也莊子漁父篇曰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逸周書諡法篇曰愎很遂過曰刺

詐態

讒夫多進反覆言語生詐態念孫案態讀爲姦慝之慝下八之態同言言語反覆則詐慝從此生也襄四年左傳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以態爲慝者古聲不分去入也秦策曰科條既備民多僞態又曰上畏大后之嚴下惑姧臣之態淮南齊俗篇曰禮義飾則生僞態之本漢書李尋傳曰賀良等反道惑衆姦態當窮竟皆借態爲慝非姿態之態也

爭寵嫉賢利惡忌

念孫案利惡忌三字義不相屬楊曲爲之說非也利當爲相字之誤也相惡忌正承爭寵嫉賢言之

孰公長父之難厲王流于彘

楊注曰孰或爲郭盧云案古郭虢字通郭公長父卽呂氏春秋當染篇之虢公長父也作郭字爲是之難二字當屬下爲七字句念孫案之是也言難厲王者是此人也楚語云秦徵徇實難桓景實難卽是難

欲衷對

欲衷對言不從念孫案此篇之例凡首句必入韻唯此處對字與下文之從凶江不協衷對當爲剖衷言欲剖衷以諫而無如言之不見聽也史記蔡澤傳披腹心示情素卽剖衷之謂欲剖衷言不從卽上文所謂中不上達也中與衷古字同耳衷字正與從凶江爲韻今本作欲衷對者剖誤爲對

又誤在衷字之下耳楊說失之

剄而獨鹿

恐爲子胥身離凶進諫不聽剄而獨鹿棄之江楊注曰獨鹿與屬鏤同本亦或作屬鏤吳王夫差賜子胥之劒名國語里革曰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禁罝罜麗此當是自剄之後盛以罜麗棄之江也賈逵云罜麗小罟也盧曰案楊云本或作屬鏤則訓劒不可易國語以下必後人採他說附益之念孫案後人讀獨鹿爲罜麗者蓋未解而字之義故也其意謂獨鹿果爲劒名則不當言剄而獨鹿故讀爲罜麗謂是旣剄之後盛以罜麗而

棄之江也今案而猶以也謂到以獨鹿也古者而與以同義顧命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言其能以治四方也某氏傳能如父祖治四方非是墨子尚賢篇曰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爲暴者可而沮也言可以勸可以沮也呂氏春秋去私篇曰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言誰可以爲之也高注而能也非是辯見呂氏春秋而與以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同人彖傳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繫辭傳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宣十五年左傳曰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皆以二字互用而與以同義故又可以通用繫辭傳上古結繩而治論衡齊

世篇引此而作以昭元年左傳虆甲以見子南考工記函人鄭司農注引此以作而

利往卬上

利往卬上莫得擅與埶私得楊注曰利之所往皆卬於上莫得擅爲賜與則誰敢私得於人乎卬與仰同引之曰往字文義不順楊曲爲之說非也往當爲隹隹古唯字也（唯或作惟維古鐘鼎文唯字作隹石鼓文亦然）言臣民之利唯仰於上莫得擅有所與也凡隸書從彳從亻之字多相亂故往字或作住與隹相似而誤

刑稱陳

刑稱陳守其銀楊注曰稱謂當罪當罪之法施陳則各守其分限銀與垠同念孫案楊說稱陳二字未安余謂陳者道也文登畢氏恬谿說尙書曰李斐注漢書哀帝紀曰陳道也是古謂道爲陳微子云我祖底遂陳于上謂致成道於上也君奭云率惟茲有陳謂有道也念孫案大戴記衞將軍文子篇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亦謂道與不道也言刑之輕重皆稱乎道而各守其限也

脩領　理續　主執持

五聽脩領莫不理續主執持念孫案領猶治也理也言五聽皆脩理也樂記領父子君臣之節鄭注領猶理治也仲尼燕居領惡而全好注領猶治也淮南本經篇神明弗能領也高注領理也續當爲績主執持當爲孰主持莫不理績孰主持者爾雅曰績事也言百官莫不各理其

事夫孰得而主持之也上文曰莫得輕重威不分正所謂孰主持也又曰莫得擅與孰私得又曰莫得貴賤孰私王並與此文同一例今本績誤作續孰誤作執執字又誤在主字下則義不可通楊說皆失之

觀法不法見不視

楊注曰所觀之法非法則雖見不視也郝云按此言觀法於法不及之地見物於視不到之鄉所以謂之隱遠至耳目顯也具見上下文注非

各以宂舍巧拙

下不私請各以宂舍巧拙盧云各以宂舍巧拙句中脫

一字據楊注云各以所宜不苟求也或當作各以所宜舍巧拙

臣謹脩

臣謹脩君制變公察善思論不亂謂君臣之倫不亂也倫論古字通說見儒效篇念孫案脩當爲循字之誤也隸書循脩相亂說見管子形勢篇此言臣當謹循舊法而不變其制變則在君也循與變亂貫爲韻此以諄元二部通用凡諄元二部之字古聲皆不分平上去此篇之例首句無不入韻者今本循作脩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

賦

隆物　示下民　帝不齊均

智賦皇天隆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帝不齊均桀紂以亂湯武以賢念孫案隆與降同古字或以隆爲降說見墨子尚賢中篇示本作施俗音之誤也廣雅曰施予也帝本作常字之誤也物字卽指智而言言皇天降智以予下民厚薄常不齊均故有桀紂湯武之異也今本施作示常作帝則義不可通藝文類聚人部五引此正作皇天隆物以施下民或厚或薄常不齊均楊說皆失之

倚潔之爲親而雜汙之爲狄

倚潔之爲親而雜汙之爲狄者邪楊注曰智倚潔則可相親若雜亂穢汙則與夷狄無異言險詐難近也念孫

綦親近也狄讀爲逖逖遠也大雅瞻卬篇舍爾介狄毛
傳曰狄遠也是狄與逖同此言智之爲德近於脩潔而
遠於雜汙也楊說皆失之陳說同
也
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引之曰疵知
爲韻也字涉上文而衍藝文類聚無
大盈乎大寓
雲賦精微乎毫毛而大盈乎大寓寓與宇同宋錢佃校本云
諸本作充盈乎大寓非念孫案作充盈者是也下文充
盈大宇而不窕即其證充盈與精微對監本作大盈則

旣與下大宇復又與精微不斟矣楊云其廣大時則盈於大宇之內則所見本已作大盈藝文類聚天部上引作充盈乎天宇

忽兮其極之遠也攙兮其相逐而反也

忽兮其極之遠也攙兮其相逐而反也楊注曰攙與劖同攙兮分判貌言雲或怳忽之極而遠舉或分散相逐而還於山念孫案忽遠貌楚辭九歌曰平原忽兮路超遠九章曰道遠忽兮是忽爲遠貌極至也言忽兮其所至之遠也攙者雲氣旋轉之貌考工記鳧氏鍾縣謂之旋所以縣鍾者設於甬上孟子謂之追蠡言追出於甬上者乃蠡也蠡與螺通文子所謂聖人法蠡蚌而閉戶

是也螺小者謂之蜁蝸郭璞江賦所謂鸚螺蜁蝸是也日旋日螽其義不殊蓋爲金枘於甬上以貫於縣之者之鑿中形如螺然如此則宛轉流動不爲聲病矣水經睢水注云睢陽城内有高臺謂之蠡臺續述征記曰迴道如蠡故謂之蠡臺是凡言蠡者皆取旋轉之義反亦旋也故曰攙兮其相逐而反也楊說皆失之

測意之

君子設辭請測意之楊注曰請測其意引之曰楊以意爲志意之意非也意者度也言請測度之也禮運曰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管子小問篇東郭郵曰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意之也是意爲度也意之言億也韓子解老篇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忘與妄同

莊子胠篋篇云妄意室中之藏是也王褒四子講德論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罔億度卽妄意度鄭注少儀曰測意度也意本又作億論語先進篇億則屢中漢書貨殖傳億作意

不窕　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者與　億忌　私置

此夫大而不塞者與充盈大宇而不窕入郤穴而不偪者與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者與往來惛憊而不可爲固塞者與暴至殺傷而不億忌者與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楊注充盈大宇二句云窕讀爲窱深貌也言充盈則滿大宇幽深則入郤穴而曾無偪側不容也念孫案楊訓窕爲深貌又以窕字連下句解之皆非也充盈

大宇而不窕爲句窕者閒隙之稱言充盈大宇而無閒隙也偪不容也偪與窕義正相反廣雅曰窕寬也昭二十一年左傳鍾小者不窕大者不摦窕則不咸摦則不容杜注曰窕細不滿也摦橫大不入也不咸不充滿人心也不容心不堪容也大戴禮王言篇曰布諸天下而不窕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管子宙合篇曰其處大也不窕其入小也不塞墨子尙賢篇曰大用之天下則不窕小用之則不困呂氏春秋適音篇曰音大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不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大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不詹則窕高注曰

寃不滿密也義竝與此同暴至殺傷而不億忌楊云億謂以意度之雷霆震怒殺傷萬物曾不億度疑忌言果決不測也念孫案億讀爲意意億古字通說見前測意之下意疑也言暴至殺傷而曾無所疑忌也廣雅曰意疑也漢書文三王傳於是天子意梁顔師古注與廣雅同韓子說疑篇上無意下無怪無意無疑也史記陳丞相世家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平津侯傳宏爲人意忌外寬內深酷吏傳湯雖文深意忌皆謂疑忌也楊以億爲億度則分億與忌爲二義失之矣功被天下而不私置楊云天下同被其功曾無所私置言無偏頗念孫案置讀爲德言功被

天下而無私德也繫辭傳有功而不德德鄭陸蜀才並作置鄭云置當爲德逸周書官人篇有施而弗德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作有施而不置荀子哀公篇言忠信而心不德大戴禮哀公問五義篇作躬行忠信而心不置是置爲德之假字也此段以塞偪塞忌極爲韻忌讀如極左傳費無極史記作費無忌 置與德同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訊下者與二字蓋因上下文而衍訊字不入韻上文充盈大宇而不窕窕字亦不入韻也盧云訊不與前後韻協疑是訊託誤倒非是託字於古音屬鐸部塞偪等字於古音屬職部改託訊爲訊託仍不合韻

與暴爲鄰

蠶賦名號不美與暴爲鄰楊注曰侵暴者亦取名於蠶食故曰與暴爲鄰也引之曰如楊說則蠶下必加食字而其義始明竊謂方言慘殺也說文慘毒也字或作憯莊子庚桑楚篇曰兵莫憯于志鏌鎁爲下慘蠶憯聲相近故曰與暴爲鄰

五泰

請占之五泰盧云此與下文五泰宋本皆作五帝無五泰五帝也五字注今從元刻與困學紀聞所引合古者帝字不與敗世害韻五支六脂之別也念孫案敗世害

泰古音竝屬祭部非唯不與五支之去聲通幷不與六脂之去聲通此盧用段說而誤也說見戴先生聲韻攷

喜淫

喜淫而惡雨念孫案䕃性惡淫不得言喜淫太平御覽資產部五引作疾濕而惡雨是也惡雨與疾淫同意楊云淫謂浴其種乃曲爲之說耳

簪以爲父

楊注曰簪形似箴而大故曰爲父盧云簪當爲鑽子貫反

謂所以琢箴之線孔者也箴賴以成形故曰爲父

幽晦

幽晦登昭日月下藏元刻作幽闇宋龔本同念孫案元刻是也楊注幽闇之人是其證宋本闇作晦者涉上文旦暮晦盲而誤藝文類聚人部八引作幽暗登照暗與闇同

反見從横

公正無私反見從横楊注曰言公正無私之人反見謂從横反覆之志也念孫案反見從横四字文不成義此本作見謂從横言公正無私之人反以從横見謂於世也楊注内見謂二字卽其證凡見譽於人曰見謂若王霸篇曰齊桓公閨門之内縣樂奢泰游抏之循於天下不見謂脩賈子脩政語篇曰故言之者見謂智學之者

見謂賢守之者見謂信樂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見謂聖皆是也見毀於人亦曰見謂若莊子達生篇曰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漢書兒寬傳曰張湯爲廷尉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邶風谷風箋曰涇水以有渭故見謂濁今本謂譌作渭據正義改及此言見謂縱橫皆是也後人不曉見謂二字之義又以楊注云反見謂從橫遂改正文見謂爲反見不知楊注特加反字以申明其義非正文所有也藝文類聚人部八引此正作見謂從橫

貳兵

憝革貳兵楊注憝與儆同念孫案貳兵二字文義不明貳當爲戒字之誤也隸書戒字作戎與貳相似戒兵與憝革同義楊云貳副也未安

將將

道德純備讒口將將楊注曰將將去也言以讒言相還送或曰將將讀爲鏘鏘進貌念孫案楊後說讀將將爲鏘鏘是也而云進貌則古無此訓余謂將將集聚之貌也周頌執競篇磬筦將將毛傳曰將將集也然則讒口將將亦謂讒言之交集也小雅十月篇讒口囂囂箋云囂囂衆多貌義亦與將將同

雜布與錦

雜布與錦不知異也念孫案此謂布與錦雜陳於前而不知別異說文布枲織也言美惡不分也楊以雜布二字連讀而訓爲麤布失之

閭娵子奢

楊注曰閭娵古之美女後語作明陬蓋一名明陬漢書音義韋昭曰閭陬梁王魏嬰之美女子奢當爲子都鄭之美人詩曰不見子都後語作子都盧云明是閭字之誤楊未省照耳注云都奢古本一音不必改字

大略

教出　而後士

諸侯相見卿爲介以其教出畢行楊注曰教謂戒令畢行謂羣臣盡行從君也念孫案教出當爲教士謂常所教習之士也大戴禮虞戴德篇云諸侯相見卿爲介以其教士畢行文與此同也下文曰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楊云言威儀如此乃可爲士念孫案士當爲出言必聽律習容而後出也楊云聽律謂聽佩聲使中音律也玉藻云習容觀玉聲乃出鄭注曰玉佩也是其證也隸書士出二字相似傳寫往往譌溷隸書出字或省作士若𢾕省作敖𧶠省作賣款省作款皆是也故諸書中士出二字傳寫多誤僖二十五年左傳諜出曰原將降矣呂氏春秋爲欲篇諜出譌作諜士管子大匡篇士欲通吏不通令本

士譌作出史記呂后本紀齊內史士徐廣曰一作出夏本紀稱以出大戴禮五帝德篇作稱以上士皆其證也楊說皆失之

虛之　非禮也　非義也

仁非其里而虛之非禮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楊注曰虛讀爲居聲之誤也念孫案虛當爲處字之誤也下文云君子處仁以義是其證陳說同又引論語里仁爲美擇不處仁又案楊云仁非其里義非其門皆謂有仁義而無禮也盧云非義也亦當爲非禮也案楊盧之說皆非也非禮也當作非仁也劉說同非義也義字不誤此文云仁非其里而處之非仁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下文云君子

處仁以義然後仁也行義以禮然後義也前後正相呼應以是明之

不知

審節而不知不知不成禮楊注曰知或爲和念孫案作和者是也禮以和爲貴故審節而不和則不成禮下文和而不發正承此和字言之今本和作知字之誤耳隸書和字或作知與知相似見漢白石神君碑既能審於禮節則不得謂之不知楊云雖能明審節制而不知其意於不知下加其意二字失之

楊注曰禮記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先於此爲早也念孫案此說是也前說非

君臣不得不尊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夫婦不得不驩少者以長老者以養故天地生之聖人成之

汪云君臣以下四十一字錯簡當在後國家無禮不甯之下此因上尙尊尙親之文而誤

寢不踰廟設衣不踰祭服

念孫案設當爲讌字之誤也故楊注云讌宴也今注文讌字亦誤作設寢對廟而言讌衣對祭服而言王制燕衣不踰祭

服寢不踰廟是其證

霜降逆女冰泮殺內十日一御

楊以殺內二字連讀云當爲冰泮逆女霜降殺內故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殺減也內謂妾御也十日一御即殺內之義冰泮逆女謂發生之時合男女也霜降殺內謂閉藏之時禁嗜欲也盧云案詩陳風東門之楊毛傳云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正義引荀卿語幷云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秋冬爲昏期家語所說亦同匏有苦葉所云迨冰未泮周官媒氏中春會男女皆是要其終言不過是耳楊注非十日一御君子之謹游於房也不

必連氷泮言引之曰此文本作霜降逆女氷泮殺止謂霜降始逆女至氷泮而殺止也召南摽有梅及陳風東門之楊正義兩引此文皆作氷泮殺止周官媒氏疏載王肅論引此文及韓詩傳亦皆作氷泮殺止又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亦云古之人霜降而逆女氷泮而殺止東門之楊正義所引如是今本作殺內乃後人依誤本荀子改之自楊所見本殺下始脫止字而楊遂以殺內二字連讀誤矣氷泮殺止指嫁娶而言內字下屬爲句內十日一御別是一事非承氷泮而言

大之

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六三丈六尺引之曰大之當爲六之言以六尺而六之則爲三丈六尺也楊以廣釋大則所見本已誤

文貌　情用

文貌情用相爲内外表裏念孫案文貌在外情用在内故曰相爲内外表裏禮論篇曰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也文理情用相爲内外表裏竝行而雜是禮之中流也彼言文理猶此言文貌楊彼注云文理謂威儀情用謂忠誠是也此注失之

脩六禮明十教

楊注曰十或爲七念孫案王制曰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則作七教者是也凡經傳中七十二字互誤者多矣楊前注以禮運之十義爲十教失之

管仲之爲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

不可以爲天子大夫

郝云按此謂管仲尙功力而不脩仁義不可爲王者之佐注以四子言恐非

害靡國家

利夫秋豪害靡國家楊注曰靡披靡也利夫秋豪之細其害遂披靡而來及於國家念孫案楊說靡字之義非是靡者滅也言利不過秋豪而害乃至於滅國家也方言靡滅也郭璞曰或作摩滅字音糜漢書賈山傳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司馬遷傳富貴而名摩滅摩與糜靡古同聲而通用說見唐韻正陳云靡累也言所利在秋豪而其害累及國家也詩周頌傳曰靡累也是其義

場園

大夫不爲場園念孫案場園當爲場圃字之誤也韓詩外傳作不爲場圃玩楊注亦是圃字論語子路篇馬注

及射義鄭注竝云樹菜蔬曰圃卽楊注所本

然故

然故民不困財〔羣書治要財作則則以民不困爲句則字下屬爲句〕貧窶者有所竄其手念孫案然故猶是故也堯問篇然故士至同說見釋詞然字下

上好羞則民闇飾矣上好富則民死利矣二者亂之衢也

楊注曰好羞貧而事奢侈則民闇自脩飾也念孫案楊說迂曲而不可通羞當爲義羞字上半與義同又涉上文兩羞字而誤也上好義則民闇飾者言上好義則民

雖處隱闇之中亦自脩飾不敢放於利而行也呂氏春秋具備篇載宓子賤治亶父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卽所謂民闇飾也賈子大政篇曰聖明則士闇飾矣上好義與上好富對文故下文又云欲富乎與義分背矣上好義則民闇飾上好富則民死利卽上文所云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也鹽鐵論錯幣篇上好禮則民闇飾上好貨則下死利卽用荀子而小變其文劉云二者亂之衢二者二字承上兩句而言則亂上當有治字

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

郝云按細席注皆未安恐茵席之形譌蓋茵借爲絪絪又譌爲細耳念孫案郝說是也漢書霍光傳加畫繡絪

馮如涫曰絪亦茵是其證茵席之言謂昔日之言卽論語所謂平生之言也故尸子云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見楊注

和之璧　爲天子寶

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盧云厥同橜說文橜門梱也荀子以厥爲橜晏子以困爲梱皆謂門限意林不解乃改爲璞矣念孫案此段說也見鍾山札記玉人琢之爲天子寶念孫案文選劉琨荅盧諶詩序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注引此和下有氏字晏子春秋雜篇同爲天子寶作爲天下寶又引史記藺相如傳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於義爲長下文亦云子贛季路爲天下列士

不立

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念孫案立字義不可通立亦當爲言（下文未問則不立同）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皆謂君子之不易（以豉反）其言也大戴記曾子立事篇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此篇之文多與曾子同也隸書言字或作音（若詧作詧詹作詹善作善之類皆是）因脫其半而爲立（秦策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所言今本言譌作立）楊曲爲之說非

少不諷

少不諷壯不論議念孫案少不諷當從大戴記作少不諷誦諷誦與論議對文少一誦字則文不足意矣楊云

諷謂就學諷詩書則所見本已脫誦字

學者非必爲仕而仕者必如學

郝云按如肖似也此言仕必不可負所學注云如往非

也

皋如　嵮如　鬲如

望其壙皋如也嵮如也鬲如也楊注曰皋當爲宰宰冢

也宰如高貌嵮與塡同謂土塡塞也鬲謂隔絕於上列

子作宰如墳如天瑞篇盧云公羊僖卅三年傳宰上之木

拱矣是宰卽冢也冢大也如大山也嵮讀爲顚山頂也

鬲如形如實五穀之器也山有似鬲者矣列子嵮如作

墳如如大防也劉云案今列子作睪如也宰如也睪卽皋豈楊氏所見本異邪睪如宰如二句疊出則不得破皋爲宰矣念孫案家語困誓篇亦作睪如也王肅曰睪高貌

其人　其人也　非其人也

君子也者而好之其人其人也而不教不詳非君子而好之非其人也非其人而教之齎盜糧借賊兵也盧云此條言所好者君子是爲得其人非君子而好之則所好非其人也人可與言而不教是爲不祥不可與言而教之則又資盜糧借賊兵也楊注不了念孫案其人也

而不教也字當在上句其人下汪說同下文非君子而好之非其人也非其人而教之齎盜糧借賊兵也上非其人下有也字下非其人下無也字是其證此言能好君子則爲可教之人可教而不教之是爲不詳若所好非君子則爲不可教之人不可教而教之則是齎盜糧借賊兵也盧說亦未了

栁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

楊注曰後門者君之守後門至賤者子夏言昔栁下惠衣之弊惡與後門者同時人尚無疑怪者言安於貧賤

渾跡而入不知也非一日之聞言聞之久矣盧云案柳下惠一條不當蒙上文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葢卽毛詩巷伯詁訓傳所云嫗不逮門之女而國人不稱其亂也非一日之聞言素行爲人所信又鍾山札記引呂氏春秋長利篇云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高誘注後門日夕門已閉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云暮而後門

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

楊注蒙上文爲解盧云此亦當別爲一條

來乘

凡物有乘而來乘其出者是其反者也念孫案下乘字疑涉上乘字而衍凡物有乘而來者乘因也文選謝朓始出尚書省詩注引如淳漢書注言凡物必有所因而來反乎我者卽出乎我者也故曰其出者是其反者也今本來下又有乘字則義反晦矣楊說失之

禍之所由生也生自纖纖也

盧云元刻作禍之所由生自纖纖也宋龔本同與大戴曾子立事篇同汪從元刻

泔之　奧之

曾子倉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如奧之楊

注曰泔與奧皆烹和之名未詳其說盧氏龍城札記曰案非烹和也曾子以魚多欲藏之耳泔米汁也泔之謂以米汁浸漬之門人以易致腐爛食之不宜於人或致有腹疾之患故以爲傷人說文奧宛也宛奧也奧與宛皆與鬱音義同今人藏魚之法醉魚則用酒醃魚則用鹽置之甀中以鬱之可以經久且味美奧如鬱韭鬱麴之鬱鬱韭見說文䪢字下鬱麴見釋名皆謂治之藏於幽隱之處今魚經鹽酒者於老者病者極相宜正與傷人相反念孫案米泔不可以漬魚盧謂以米汁浸漬之非也泔當爲洎周官士師洎鑊水鄭注曰洎謂增其沃汁襄二十八年

左傳去其肉而以其洎饋正義曰添水以爲肉汁遂名肉汁爲洎然則添水以爲魚汁亦得謂之洎洎之謂添水以漬之也呂氏春秋應言篇多洎之則淡而不可食少洎之則焦而不熟高注曰肉汁爲洎彼言多洎之少洎之卽此所謂洎之矣以洎漬魚則恐致腐爛而不宜於食故曰洎之傷人也隸書甘字或作臼與自字極相似故洎誤爲泔耳漢西嶽華山亭碑甘澍弗布甘字作自見漢隸字原奧亦非烹和之名盧訓奧爲鬱是也釋名曰腴奧也藏物於奧內稍出用之也彼所謂腴卽此所謂奧之矣然盧謂奧與宛鬱同音則非也奧與宛鬱同義而不同音故諸書中

鬱字有通作宛者而宛鬱二字無通作奥者以宛鬱釋奥則可讀奥爲宛鬱則不可

唯

天下之人唯各特意哉然而有所共予也盧云唯元刻作雖念孫案唯卽雖字也說見經義述聞桓十四年穀梁傳

飲而不食者蟬也不飲不食者蜉蝣也

汪云此二語別是一義與上文不相蒙注非

宥坐

今生也有時

嫚令謹誅賊也今生也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念孫案今字當在嫚令謹誅上總下三事言之文義方順家語始誅篇作夫嫚令謹誅夫字亦總下之詞

綦三年而百姓往矣

盧云往乃從之誤下注同念孫案從下當有風字今本無風字者從誤爲往則往風二字義不可通後人因刪風字耳據楊注云百姓從化化字正釋風字太平御覽治道部五引此正作百姓從風韓詩外傳及說苑政理篇並同

邪民不從

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念孫案邪民本作躬行上文云上先服之三年而百姓從風服者行也卽此所謂躬行也故云躬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隸書躬與邪相似故躬誤爲邪見隸辨案躬行作邪行邪字誤而行字不誤外傳亦誤作邪行唯說苑不誤今本荀子邪行作邪民乃後人所改辯見下家語始誅篇作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案荀子之躬行不從誤作邪行不從則義不可通王肅不知邪爲躬之誤故改邪行不從爲邪民不從化以曲通其義而今本荀子亦作邪民則又後人以家語改之也楊注云百姓既從然後誅其姦邪則

所見本已同今本說苑正作躬行不從而后俟之以刑

任負車

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楊注曰負重也任負車任重之車也念孫案古無訓負爲重者余謂負亦任也魯語注曰任負荷也楚辭九章注曰任負也連言任負者古人自有複語耳倒言之則曰負任齊語負任擔荷是也

陵遲故也

楊注曰遲慢也陵遲言邱陵之勢漸慢也王肅云陵遲陂陀也盧云案淮南山以陵遲故能高泰族篇陵遲猶迤邐陂陀之謂此注與匡謬正俗俱訓陵爲邱陵似泥念

孫案盧說是也說文夌夌徲也其字本作夌則非謂邱陵明矣詳見漢書雜志末卷

馮而游

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念孫案馮者登也周官馮相氏注曰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廣雅曰馮登也故外傳作童子登而遊焉說苑作童子升而遊焉升亦登也

大偏與諸生

夫水大偏與諸生而無爲也似德念孫案偏與上不當有大字蓋涉上文大水而衍據楊注云偏與諸生謂水

能徧生萬物則無大字明矣初學記地部中引此無大字大戴記勸學篇說苑雜言篇家語三恕篇竝同

洸洸乎

其洸洸乎不淈盡似道楊注曰洸讀爲滉滉滉水至之貌淈讀爲屈竭也家語作浩浩無屈盡之期念孫案楊讀洸爲滉滉滉水至之貌古無此訓洸洸當從家語作浩浩字之誤也俗書洸字作洸與浩略相似王制曰有餘曰浩故曰浩浩乎不屈盡初學記引荀子正作浩浩則所見本尚未誤太平御覽地部二十三同

佚若聲響

其應佚若聲響楊注曰佚與逸同奔逸也念孫案奔逸與聲響義不相屬楊說非也佚讀爲昳音逸昳疾貌也言其相應之疾若響之應聲也漢書楊雄傳甘泉賦薌昳肸以掍根兮聲駍隱而歷鍾師古曰言風之動樹聲響振起衆根合同駍隱而盛歷入殿上之鍾也薌讀與響同昳音丑乙反文選李善注曰昳疾貌也余日切正與佚字同音古無昳字故借佚爲之耳

皆繼

鄉者賜觀於大廟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被九蓋皆繼被有說邪匠過絕邪楊注曰九當爲北被皆當爲彼

葢音盇戶扇也與闔同皆繼謂其材木斷絕相接繼也子貢問北盇皆繼續彼有說邪匠過誤而遂絕之邪家語三恕篇作北葢皆斷王肅云觀北面之葢皆斷絕也念孫案繼與輟說絕韻不相協繼當爲𢇍字之誤也說文𢇍古文絕正與輟說絕爲韻𢇍爲古文絕而此文以𢇍絕竝用者古人之文不嫌於複凡經傳中同一字而上下異形者不可枚舉即用韻之文亦有之臯陶謨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釋文畏馬本作威周官鄉大夫注引作天明威自我民明威是畏即威也小雅正月篇云燎之方揚甯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

之釋文威本或作滅昭元年左傳引作褒姒滅之是威卽滅也越語云夗生因天地之刑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管子勢篇作夗夗生生因天地之形是刑卽形也皆與此文之𢇍絕竝用同例今本𢇍作繼則旣失其韻而又失其義矣楊云皆繼謂材木斷絕相接繼非也接繼與斷絕正相反下文云匠過絕那則此文之不作繼甚明家語作北蓋皆斷斷亦絕也

嘗有說

大廟之堂亦嘗有說念孫案嘗讀爲當當嘗古字通孟子萬章篇是時孔子當阨說苑至公篇當作嘗言大廟之堂所以北蓋皆斷絕者亦當

有說也下文蓋曰貴文也正申明亦當有說之意楊訓嘗爲曾夫之

因麗節文

官致良工因麗節文楊注曰因隨其木之美麗節文而裁制之所以斷絕念孫案麗非美麗之謂麗者施也見廣雅及多方顧命呂刑傳士喪禮注言因良材而施之以節文也良材見下文家語作匠致良材盡其功巧正謂施之以節文也

子道

則不幸

故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災禍患難而能無失其義

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念孫案則與卽同說見釋詞

則何以爲　脫一句

無此三者則何以爲而無孝之名也念孫案以字衍韓詩外傳無以字下文何爲而無孝之名也亦無以字又案外傳此句下有意者所友非仁人邪一句玩本書亦似當有此句下文雖有國士之力四句正承此句而言又下文入而行不脩身之罪也承上身不敬三句而言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則承此句而言若無此句則與下文不相應矣

法行

遠反

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念孫案遠當爲反反當爲遠內人親而外人疏今疏內而親外是反也故曰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人是舍近而求遠也故曰不亦遠乎下文曰失之己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迂卽遠也是其證今本反與遠互誤則非其旨矣韓詩外傳正作內疏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楊說皆失之

栗而理

溫潤而澤仁也栗而理知也宋呂本如是宋錢佃本及元刻依聘義於栗上增縝字而盧本從之引之曰增縝字者誤也楊注但釋栗理二字而不釋縝字則正文之無縝字甚明說苑雜言篇說玉曰望之溫潤近之栗理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亦言栗理而不言縝栗者秩然有條理之謂故有似於智楊依聘義注訓栗爲堅貌亦非說詳經義述聞聘義

瑕適並見情也

念孫案適讀爲謫經傳通以適爲謫謫亦瑕也老子曰善言無瑕謫是也管子水地篇瑕適皆見精也精與情同說見管子尹知

章曰瑕適玉病也呂氏春秋舉難篇寸之玉必有瑕適說苑曰玉有瑕必見之於外故君子比情焉此言瑕適而說苑但言瑕是適卽瑕也情之言誠也玉不自掩其瑕適故曰情春秋繁露仁義法篇云自稱其惡謂之情義與此同楊讀適爲調適之適失之

哀公

紳而搢笏　此賢乎

然則夫章甫絇屨紳而搢笏者此賢乎念孫案大戴記哀公問五義篇家語五儀篇紳下有帶字賢上有皆字竝於義爲長

勤行　止交

勤行不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盧云止交大戴禮韓詩外傳皆作止立引之曰作止立者是止交二字文不成義楊云交謂接待於物非也勤行亦當依大戴作動行皆字之誤也動行與止立對文外傳作動作

五鑿爲正心從而壞

楊注曰鑿竅也五鑿謂耳目鼻口及心之竅也言五鑿雖似於正而其心已從外物所誘而壞矣一曰五鑿五情也莊子曰六鑿相攘司馬彪曰六情相攘奪盧云案大戴禮作五鑿爲政此正字義當與政同注似非念孫

案楊說後以五鑿爲五情頗勝前說

大辨乎天地

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明察乎日月念孫案辨讀爲徧言其事大則徧乎天地明則察乎日月也與上辨乎萬物之情性不同楊以辨爲辨別則與大字義不相屬矣徧辨古字通說見日知錄

若天之嗣

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念孫案嗣讀爲司鄭風羔裘傳曰司主也言若天之主司萬化其事不可得而知也司嗣古字通大戴記正作若天之司高宗肜日王司敬民史記殷本紀司作嗣

楊云嗣繼也失之

焉不至

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盧云正文焉下元刻有而字下四句竝同宋龔本同而當訓爲能若以爲衍不應四句皆然又補校云攷齊策管燕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而卽能字高誘注呂氏春秋去私士容二篇皆訓而爲能其注淮南亦然易屯釋文亦云鄭讀而爲能然則此焉而正當讀爲焉能不可易矣念孫案盧說是也文選王文憲集序注引此有而字其引此無而字者皆後人不知古訓而刪之也古書多以而爲能詳

見淮南人閒篇

東野子之善馭乎

盧云家語顏淵篇作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此脫子亦聞三字又子之當作之子念孫案東野子亦當作東野畢下文皆作東野畢是其證韓詩外傳作善哉東野畢之御也新序雜事篇同

是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也

盧云新序家語是下皆有以字念孫案太平御覽工藝部三引此亦有以字韓詩外傳同當據補

堯問

振寡人之過

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念孫案振救也說文振舉救也月令哀公問注昭十四年左傳注周語魯語吳語注呂氏春秋季春篇注淮南時則篇注竝云振救也史記蒙恬傳曰過可振而諫可覺故曰振寡人之過楊云振舉也於義未該

褰小

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褰小也楊注曰褰𢙢禮也彼伯禽好自用而不諮詢是乃𢙢禮驕人而器局小也念孫案楊分褰與小爲二義非也褰亦小也言其好自用也是其器局之所以褰小也韓子詭使篇惇慤純信用心

一者則謂之窶言世人皆尙詐僞故見惇慤純信用心專一者則謂之窶小也釋名曰窶數猶局縮皆小意也漢書東方朔傳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窶數也師古曰窶數戴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以窶數薦之寄生者芝菌之類淋潦之日著樹而生形有周圜象窶數者故朔云著樹爲寄生盆下爲窶數案物在盆下謂之窶數亦局縮之意也蔡邕短人賦劣厥僂窶亦是短小之意詩傳以窶爲無禮謂貧者不能備禮非謂無禮驕人也

不聞卽物少至

楊注曰物事也不見士則無所聞無所聞則所知之事亦少聞或爲問念孫案聞卽問字也說見經義述聞旅象傳及王風言不問則所知之事少也問字正承上文見士問曰而言

不息

多其功而不息劉云不息韓詩外傳春秋繁露山川頌說苑臣術篇並作不言引之曰言與息形聲皆不相近若本是言字無緣誤爲息息當爲悳悳古德字繫辭傳曰有功而不德是也韓詩外傳春秋繁露說苑作不言意與不德同俗書悳字作悳形與息相似而誤大戴禮公冠篇靡不蒙悳今本誤作靡不息是其證也家語困誓篇作多其功而不意王肅曰功雖多而無所意也兩意字亦悳字之誤家語本於荀子則荀子之本作悳明矣太平御覽地部二正引作多其功而不德

荀子第八

余昔校荀子據盧學士校本而加案語盧學士校本則據宋呂夏卿本而加案語去年陳碩甫文學以手錄宋錢佃校本異同郵寄來都余據以與盧本相校已載入荀子雜志中矣今年顧澗薲文學又以手錄呂錢二本異同見示余乃知呂本有刻本影鈔本之不同錢本亦有二本不但錢與呂字句多有不同即同是呂本同是錢本而亦不能盡同擇善而從誠不可以已也時荀子雜志已付梓不及追改乃因顧文學所錄而前此未見者爲補遺一編並以顧文學所考訂及余近日所校諸條載於其中以質於好古之士云道光十年五月二十

九日高郵王念孫敘時年八十有七

荀子補遺　　讀書雜志八

高郵王念

勸學篇　以錐滄壺也　宋呂本滄作滄與錢本同

脩身篇　保利非義謂之至賊　盧云非元刻作弃念孫案盧本作非者爲影鈔宋本所誤也刻本正作弃弃與保義正相反作非者字之誤耳呂錢本元刻及世德堂本皆作弃

其遠思也早　呂本作遠害與錢本同

榮辱篇　橋泄者人之殃也　呂本橋作憍與錢本元刻同

儵鰷者浮陽之魚也胠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　楊注曰胠與袪同方言云袪去也去於沙謂失水去在沙上也引之曰魚在沙上不得謂之去於沙楊說非也案胠當爲㑋字從人谷聲谷其虐反與風俗之俗從谷者不同　玉篇㑋渠戟切倦也集韻谻方言傍也傍與倦同或作御㑋漢司馬相如子虛賦徼谻受詘郭璞曰谻疲極也上林賦與其窮極倦谻郭曰窮極倦谻疲憊者也說文御徼御受屈也谻㑋御並與㑋同窮極倦谻其義一也廣雅曰困疲羸券鄭注考工記輈人曰券今倦字也御窮㑋與憊同遯象傳有疾憊也鄭注憊困也極也趙注孟子離婁篇曰極困也呂刑曰人極于病困疲羸倦御窮憊極其義一也然則㑋者

窮困之謂言魚困於沙而思水則無及也隸書亻旁或從彖作刀見隸辨與月相似谷或作去漢冀州刺史王純碑卻埽閉門卻字作却今俗書卻腳二字亦作却脚與去相似故俗字譌而爲胠

非相篇　以其治亂者異道　呂本以其作其以與錢本同前謂呂本作以其因盧本而誤

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　引之曰故君子之於言也言當爲善善字本作善脫其半而爲言又涉上下文言字而誤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三之字皆指善而言下文云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爲甚此句凡兩見是其明證矣下文又云故君

子之行仁也無厭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今本故下衍言字辯見前仁卽所謂善也今本善作言則下文三之字皆義不可通

非十二子篇　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　呂錢本皆無之字念孫案呂錢本是也據楊注云與禽獸無異故曰禽獸行則無之字明矣性惡篇云禽獸行虎狼貪司馬法云外內亂禽獸行句法竝與此同

仲尼篇　其事行也若是其險汙淫汏也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　呂本淫汏也下有如彼二字與錢本同

儒效篇　先王之道仁人隆也比中而行之　呂本仁人隆也作仁之隆也念孫案呂本是也此言先王之道乃仁道之至隆者也所以然者以其比中而行之也比從也毗至反說見前　楊云仁人之所崇高也失之錢本以下作仁人隆也卽涉注仁人而誤

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道也　盧云宋本作人之所以道也下又有君子之所道也句今從元刻刪正念孫案盧說非也人之所以道者道行也謂人之所以行也君子之所道者道爲人之所以行而人皆莫能行之唯君子爲能行之也二句本不同義後人以爲重

複而刪之謬矣下文君子之所謂賢者八句正承此君子而言則此句之非衍文甚明呂錢本世德堂本皆作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今據以補正

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　盧云起之宋本無之字念孫案宋本是也貴名起如日月言貴名之顯箸也王霸篇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閒也豈不如日月雷霆云乎哉起下不當有之字元刻及世德堂本有之字乃涉下句天下應之而衍呂錢本皆無之字

盡善挾洽之謂神　呂錢本洽並作治念孫案呂錢本是也挾與浹同全體皆善故曰盡善全體皆治故曰浹

治楊注挾讀爲浹浹周治也正文挾治二字元刻及世德堂本並作
挾洽洽字乃涉注文周洽而誤盧從元刻非也挾治與
盡善對文若作挾洽則與盡善不對矣
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　引之曰此上當有曷謂固
曰四字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與曷謂固上下正相
呼應曷謂固與上文之曷謂一曷謂神皆文同一例曷
謂神曷謂固承上執神而固言之下文神固之謂聖人
又承上曷謂神曷謂固言之今本脫去曷謂固曰四字
則與上下文不相應矣
其愚陋溝瞀而冀人之以己爲知也　呂本其作甚與

余說合

王制篇　析愿禁悍而刑罰不過　念孫案析當爲折折之言制也呂刑制以刑墨子尚同篇引作折則刑論語顏淵篇片言可以折獄者鄭注魯讀折爲制愿讀爲傆說文傆音與愿同黠也言制桀黠之民使畏刑也作愿者借字耳余前說改愿爲暴未確韓詩外傳作折暴恐是以意改未可援以爲據下文之誅暴禁悍富國篇之禁暴暴勝悍文各不同皆未可據彼以改此又下文抃急禁悍防淫除邪抃亦當爲折急卽愿之譌前改急爲暴亦未確急與暴形聲皆不相似若本是暴字無緣譌而爲急

東海則有紫紶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　楊注曰紫紫貝也紶未詳字書亦無紶字當爲蛣居業反郭璞

江賦曰石蚨應節而揚葩注云石蚨龜形春則生花葢亦蚌蛤之屬古以龜貝爲貨故曰衣食之引之曰案下文云中國得而衣食之則紫紶爲可衣之物魚鹽爲可食之物較然甚明紫與茈通管子輕重丁篇昔萊人善染練茈之於萊純緇緺綬之於萊亦純緇也其周中十金是東海有紫之證紶當爲紟右旁谷字與去相似紟之譌紶猶卻之譌却也說見補遺榮辱篇　葛精曰絺麤曰綌周南葛覃傳　禹貢青州厥貢鹽絺海物惟錯有絺則有綌矣管子輕重丁篇東方之萌帶山負海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爲食言以葛爲絺綌也是東海有綌之證紫與綌皆可以爲衣故

曰中國得而衣之楊注大誤

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爲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　引之曰君子之始也之始二字葢涉上三之始而衍此言禮義爲治之始而爲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則君子也故君子又爲禮義之始下文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仍是此意此承上文君子爲禮義之始而申言之則君子下不當更有之始二字楊云君子以積學爲本則所見本已衍此二字

故喪祭朝聘師旅一也　引之曰師旅二字後人以意

加之也此言祭祀賓客喪紀之事而師旅不與焉故楊注但言喪祭朝聘而不言師旅則本無師旅二字明矣

使百吏免盡而衆庶不偷　念孫案免盡當爲盡免免與勉同盡勉皆勉也勉與偷對文君道篇曰賞免罰偷今本免譌作克辯見君道

就能有與是鬬者與　呂本就作孰與引之說合

富國篇　而或以無禮而用之　呂本而作節與錢本元刻同

掩地表畝　引之曰掩地二字義不可通掩疑撩之譌說文撩理也廣雅同一切經音義十四撩力條反通俗文

云理亂謂之撩理今多作料量之料字也以上一切經音義撩
地表畞謂理其地表其畞也撩字俗書作撩與掩相似
而誤楊云掩地謂耕田使土相掩迂回而難通矣

王霸篇　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
猶規矩之於方圓也正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　盧云
正各本作故今從宋本念孫案正錯之呂錢本皆作既
錯之是也衡既縣則不可誣以輕重繩墨既陳則不可
誣以曲直規矩既訓則不可誣以方圓故曰既錯之而
人莫之能誣也盧謂宋本作正者爲影鈔本所誤影鈔本作正者涉上文兩正字而誤

欲謂壹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　呂錢本欲下皆有得字是也上文兩言欲得則此亦當然元刻以下脫得字

兩者竝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　念孫案國在謂國存也在字不屬下讀下偏與上偏相對下偏上不當有在字據楊注云上偏偏行上事也謂治法多亂法少賢士多罷士少之類下偏反是則所見本作下偏而國危明甚後人誤以在上二字連讀又於下偏上增在字而不知與正文注文皆不合也余前說謂兩者竝行下衍而國二字失之

故其治法　呂本作故其法治與錢本同前謂呂本作其治法因盧本而誤

是人君者之樞機者也　呂錢本也上皆無者字與余說合

大國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若是則夫朝廷羣臣亦從而成俗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　呂錢本成俗下皆有於字愈孫案呂錢本是也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十五字爲一句下文云則夫衆庶百姓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句法正與此同元刻以下脫於字則失其句矣

君道篇　王猷允塞　呂本猷作猶與錢本同前謂呂本作猷因盧本而誤見議兵篇

君者槃也　呂本此下有民者水也句與錢本同

其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　呂錢本其下皆有中字忿孫案呂錢本是也其中謂廣與狹之中也耳目之所及甚狹其所不及者甚廣其中之事或弛易齵差而人主不知則必有拘脅蔽塞之患並見上文故曰其中不可以不知若是其危也元刻始脫中字

議兵篇　君臣上下之閒滑然有離德者也　楊注曰滑亂也音骨引之曰滑然非離德之謂滑當爲渙說卦

曰渙者離也雜卦曰渙離也下文事大敵堅則渙然離耳是渙爲離貌故曰渙然有離德俗書渙字作渙滑字作滑二形略相似故渙譌爲滑新序雜事篇正作渙然有離德韓詩外傳作奐然有離德奐乃奐之譌渙奐古字通文選琴賦注引蒼頡篇云奐散也

拱挹指麾　呂本挹作揖前謂諸本皆作挹盧改爲揖誤也

正論篇　故凡言議期命是非以聖王爲師　引之曰是非當作莫非正文云莫非以聖王爲師故楊注云皆以聖王爲師皆字正釋莫非二字凡本書中言莫非莫不者注悉以皆字釋

之今本莫非作是非則義不可通蓋涉上文兩是非字而誤

百姓以爲成俗　呂本無爲字與余說合

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人之情三字連讀欲寡二字連讀非以情欲連讀而皆以已之情欲爲多　念孫案以已之情欲爲多呂本作以已之情爲欲多是也錢校亦云監本作情爲欲多已之情三字連讀欲多二字連讀謂人皆以已之情爲欲多不欲寡也自錢本始誤作以已之情欲爲多則似以情欲二字連讀矣互見下條天論篇注引此正作以已之情爲欲多

將使人知情欲之寡也　楊注曰情欲之寡或爲情之

欲寡念孫案或本是也此謂宋子將使人知情之欲寡不欲多也下文云古之人以人之情爲欲多而不欲寡今子宋子以人之情爲欲寡而不欲多也下人之情各本作是之情案人之情三字上文凡七見今據改是其證楊本作情欲之寡非

禮論篇　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　念孫案足當爲是爾雅曰是則也則亦法也非十二子篇曰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脩身篇曰不是師法而好自用猶此言不法禮不是禮也是與足字相似而誤楊說及余前說解足字皆未確

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而況以事其所隆

親乎　楊注曰所隆親所厚之親也引之曰隆尊也見經解注隆親二字平列所隆謂君也所親謂父母也下文曰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是其證楊注非

故天子棺椁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　楊注曰十重蓋以棺椁與杭木合爲十重也引之曰十疑當作七凡經傳中七十二字多互譌不可枚舉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天子七重故諸侯減而爲五大夫減而爲三也楊注非

各反其平　引之曰平字不誤下文曰久而平楊注久則哀殺如平常也是其證前謂平當爲本失之

說褻衣　錢本說作設與盧說合

三月之殯　楊注曰此殯謂葬也引之曰从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則殯非葬也三月之殯謂既殯之後未葬之前約有三月之久也上文曰殯久不過七十日遠不損五十日楊彼注云此皆據士喪禮首尾三月者也是其義矣下文曰將舉錯之遷徙之離宮室而歸邱陵也乃言葬事耳

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繇其期句足之日也　引之曰繇讀爲遙凡從䍃之字多竝見於蕭尤二韻故傜役之傜漢書多作繇歌謠之謠漢書李尋傳作繇首飾之步搖周官追師注作繇遙其期謂遠其葬期也足之日謂足其

日數也楊云繇其期足之日然後葬也繇讀爲由從也則誤讀繇爲由且誤以期足之日連讀矣

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皆使其須足以容事事足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備　引之曰須者遲也論語樊須字遲謂遲其期使足以容事也楊云須待也謂所待之期也則失之迂矣

解蔽篇　知賢之謂明輔賢之謂彊勉之彊之其福必長　盧云輔賢之謂彊宋本彊作能案彊字與上下韻叶念孫案盧說非也知賢之謂明承上文仁知且不蔽而言輔賢之謂能承上文能持管仲能持周公而言勉

之彊之其福必長承上文名利福祿與管仲齊與周公齊而言此四句本不用韻元刻能作彊乃涉下勉之彊之而誤呂錢本並作能

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爲賈師　呂錢本賈師皆作市師與余說合前謂呂本作賈師因盧本而誤

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　念孫案成相篇云思乃精志之榮好而壹之神以成賦篇云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四榮字並同義

正名篇　形體色理以目異　引之曰色理膚理也榮辱性惡二篇並云骨體膚理彼言骨體膚理此言形體

色理形體猶骨體也色理猶膚理也楊云色五色也失之

驗之所以爲有名而觀其孰行則能禁之矣楊注曰驗其所爲有名本由不喻之患困廢之禍（見上文）下文驗之所緣無以同異而觀其孰調則能禁之矣注曰驗其所緣同異本由物一實（今本實譌作貫據上文改）則不可分別　引之曰驗之所下以字驗之所緣下無字皆後人所增據注云驗其所爲有名驗其所緣同異則上無以字下無無字明甚上文云所爲有名（爲即以也說見釋詞）與所緣以同異不可不察也故此承上文而言之又案孰者何也（說見釋詞）觀

其孰行者觀其何所行也觀其孰調者觀其何所調也楊讀孰爲熟而訓爲精熟則義不可通

性惡篇　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者謂之生於僞音爲　引之曰謂之僞三字中不當有生於二字此涉上生於而衍也上文曰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正名篇曰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僞皆其證

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惡則與聖王貴禮義矣

呂錢本與皆作與念孫案齊語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己也韋注曰與從也與聖王從聖王也與與去正相

反則作與者是從元刻作興非
然則聖人之於禮義積僞也亦陶埏而生之也　呂錢本亦下皆有猶字念孫案上文云夫聖人之於禮義也辟亦陶埏而生之也則此句內當有猶字故楊注亦云聖人化性於禮義猶陶人埏埴而生瓦
折速粹孰而不急　呂錢本折速皆作析速念孫案楊注云析謂析辭今本注文亦譌作折案析辭見解蔽正名二篇若堅白之論者也則本作析明矣盧從元刻作折非
君子篇　治世曉然皆知夫爲姦則雖隱竄逃亾之由不足以免也　盧云治世元刻無治字念孫案無治字

者是也世曉然猶上文言天下曉然則世上不當有治字自聖王在上以下至此皆治世之事則無庸更言治世治字卽上流字之誤而衍者宋錢佃校本亦云諸本無治字

賦篇　大盈乎大寓　呂錢本作盈大乎寓宙盋本作充盈乎大寓後脫充字乎大又譌作大乎後人又因注內兩言宇宙而增宙字案盈大文不成義寓與上文下鉅矩禹爲韻寓下不得有宙字楊注釋宇字而不釋宙字則本無宙字明甚前謂呂本作大盈乎大寓誤也謂當作充盈乎大寓則不誤

大略篇　君人者不可以不愼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愼取友念孫案匹夫下不當有者字此涉上君人者而衍呂錢本匹夫下皆無者字

無三王之治天下不待邑國不待朳　呂錢本治皆作法是也此承上三王既已定法度而言

荀子佚文

桃李蒨粲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松柏經隆冬而不凋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眞矣

右三十四字見文選左思招隱詩注又分見於蜀都賦注上林賦注歐陽堅臨終詩注藝文類

聚果部上木部上太平御覽木部三
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我惡者是吾師也
右十八字見文選曹植與楊德祖書注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聖人者
天下利器也
右二十六字見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二又分
見於藝文類聚人部四初學記人事部上　案
天下無二道二句見今本解蔽篇御覽此下有
神人無功四句類聚亦有神人無功二句初學
記亦有聖人者二句而今本皆無之且細繹下

文文義亦不當有此四句則御覽諸書所引當
別是一篇非解蔽篇文也
何世之無才何才之無施匠提斤斧造山林梁棟阿
衡之才櫨桂榴椽之朴森然陳於目前大夏之器具矣
右四十二字見太平御覽器物部九又分見於
文選左思詠史詩注
元和顧氏澗蘋校本
脩身篇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千里按窮順
二字疑當互錯順君亂君對文也而通而窮亦對文
也荀子每以通與窮爲對文如本篇上文及不苟篇

榮辱篇儒效篇皆有之可以相證楊注已互錯望文說之非也

不苟篇欲惡取舍之權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之孰計之然後定其欲惡取舍千里按欲惡取舍之權疑當作欲惡利害句取舍之權句脫利害二字然後定其欲惡取舍疑當作然後定其取舍衍欲惡二字榮辱篇其定取舍楛僈上下文皆卽此義明甚楊注已脫衍非也

仲尼篇故道豈不行矣哉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桀

紂舍之厚於有天下之勢而不得以匹夫老千里按
載下疑當有之字載之舍之對文二之字皆指道也
富國篇以國載之是其證矣楊注載下已脫之字非
也

儒效篇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千里按治疑當
作願榮辱篇身死而名彌白小人莫不延頸舉踵而
願楊注願猶慕也王制篇若是名聲白舊本誤日下衍聞見雜志
弟三天下願楊注願謂人人皆願致士篇而貴名白天
下願楊注天下皆願從之也此願同榮辱篇之願此
天下願同王制篇致士篇之天下願明甚楊此篇無

注葢已誤爲治其實非也

富國篇十年之後千里按後下疑脫七年之後四字承

上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言之楊無注宋本與今本

同葢皆誤

又伐其本竭其源而幷之其末千里按末下疑脫缺之

其流四字承上知本末源流之謂也言之楊無注宋

本與今本同葢皆誤

王霸篇內不脩正其所以有千里按內字疑不當有涉

上內則不憚詐其民而衍也下文不好脩舊本誤循見雜志弟

四正其所以有無內字是其證矣又按不下疑亦同

下文當有好字蓋上衍下脫

又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 千里 按民疑當作君此文憂與樂皆言君不言民也楊無注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

又此夫過舉頸步而覺跌千里者夫楊注覺知也半步曰頸跌差也言此歧路弟過舉半步則知差而哭況跌千里者乎 千里 按覺疑當讀爲較音校孟子音義離婁下告子上盡心下覺音校凡三見盧學士鍾山札記云云在本書覺有校義一條文選西京賦注引鄧析子賢愚之相覺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顛亦覺

義之一證則言此衢涂過舉弟半步而其較之乃差千里明甚楊讀覺如字以覺知爲義非也　又下文君人者千歲而不覺也楊注歎君人者千歲而不知求誠能之士千里　按覺讀爲較不覺言不較榮安存三者與辱危亾三者之衢也楊注以不知爲義亦非也

君道篇貴名果明千里　按明疑當作白荀子屢言貴名白上文欲白貴名下文亦作白不作明又屢言白皆其證也儒效篇一朝而白楊注白誤伯見雜志弟二　此篇楊注亾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韓詩外傳四有此句正作貴名果白

亦其一證

致士篇能以禮挾 千里 按禮下疑當有義字承上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脩義及國而政明言之楊注已無義字非也韓詩外傳五有此句作能以禮扶身疑扶身二字亦義挾二字之誤

議兵篇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 千里 按天字疑不當有此以下之民與要利於上相對爲文謂秦民非謂天下之民明甚宋本與今本同葢皆誤

彊國篇荀卿子說齊相曰 千里 按盧學士校語云此七字元本無從宋本補宋錢佃本卷末云監本有七字

宋呂夏卿本有疑楊注所見與監本不同或不止少
七字亦王伯厚所說監本未必是之類也
正論篇荒服者終王千里按終字疑不當有觀上文四
句祭祀享貢不言日月時歲知此句王不言終明甚
涉下終王之屬也及楊注而衍
禮論篇萬物變而不亂千里按物字而字疑不當有大
戴禮禮三本篇無此二字可以為證
樂論篇君子明樂乃其德也千里按德字疑當作人與
上下韻此篇楊注已宋本與今本同葢皆誤
解蔽篇罣罣廣廣千里按廣廣疑當有誤與上文恢恢

廣廣重出二字以楊注睪讀爲皞例之則此句廣讀爲曠也　又下文孰知其形千里　按形字不入韻疑當作則

正名篇易使則公千里　按公疑當作功荀子屢言功可以爲證下文則其迹長矣迹長功成治之極也承此功言之不作公明甚宋本與今本同葢皆誤

又志輕理而不重物者無之有也千里　按不下疑當有外字下文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一氣承接外重物與外危二句爲同例也

性惡篇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 千里 按而疑當作之人疑當作天與下文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爲對文也上文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亦其明證

成相篇愼聖人 千里 按人字疑當有誤不入韻本篇人字下文兩見一平傾人天韻一精榮成人韻此上韻基下韻治災互爲歧異非原文耳

又宗其賢良辨其殃孽 千里 按此句以前後例之應十一字今存八字疑尚少三字無可補也下文道古賢聖基必張亦應十一字今存七字尚少四字見讀書雜志弟八 又下文託於成相以喩

意千里　按此句例之應十一字亦疑尙少四字無可補也　本篇之例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十一字句爲一章每章凡四句每句有韻其十一字句或上八下三或上四下七各見本篇上八下三者如愚以重愚闇以重闇成爲桀之屬是也上四下七者如主誠聽之天下爲一海內賓之屬是也唯下以教誨子弟上以事祖考又孰楊注孰或爲郭公長父之難厲王流于彘兩處則上六下五雖變例正可推知其十一字句矣盧學士校語定上四下七爲兩句言五句爲一章以前後例之不合

又五聽脩領楊注五聽折獄之五聽也千里按五聽疑卽上文君論有五約以明也弟一章臣下職云云弟二章守其職云云弟三章君法明云云弟四章君法儀云云弟五章彤稱陳云云下文接以五聽脩領謂五章爲五聽明甚下文又接以聽之經謂聽爲五聽亦明甚本屬一氣相承而楊注別以折獄之五聽解之非也又於後注耳目旣顯吏敬法令莫敢恣始云此已上論君有五之事也亦非也

大略篇和樂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護楊注或曰此和樂謂在車和鸞之聲步驟之節也千里按疑或說是

也正論篇禮論篇樂皆作鸞可以為證

法行篇公輸不能加於繩楊注繩墨之外亦不能加也

千里 按正文繩字下據注疑亦當有墨字宋本同今本葢皆誤

又孔子曰君子有三恕 千里 按盧學士刻本無孔子曰三字與世德堂刻本合與宋本不合疑非也

荀子補遺

# 讀書襍志

PL
2261
.W34
v.18

淮南內篇弟一　讀書雜志九

高郵王念孫

[seal]

原道

旋縣　縣矣

旋縣而不可究纖微而不可勤高注曰縣猶小也勤猶盡也念孫案諸書無訓縣爲小者縣當爲緜字之誤也隷書緜字或作緜縣字或作縣二形相似故緜誤爲縣漢緜竹令王君神道緜字作緜是其證也荀子彊國篇令巨楚緜吾前史記孝文紀歷日緜長今本緜字竝誤作縣逸周書和寤篇曰緜緜不絕蔓蔓若何說文緜聯微也廣雅緜小也故高注亦訓爲小旋亦小也方言旋短也郭璞曰便旋庳小貌旋

與旋同此言道至微眇宜若易窮而實則廣大不可究
也此言旋縣下言纖微其義一也又主術篇鞅鞈鐵鎧
瞋目扼擘古腕字其於以御兵刃縣矣券契束帛刑罰斧
鉞其於以解難薄矣高注曰縣遠也比於德不及之遠
案縣亦當爲繇繇薄也此言繇下言薄其義一也漢書
嚴助傳越人繇力薄材孟康曰繇薄也言德之所禦折
衝千里若鞅鞈鐵鎧瞋目扼擘其於以禦兵刃則薄矣
高訓縣爲遠而曰比於德不及之遠殆失之迂

乘雲車入雲蜺

笞者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高注曰以雲蜺

爲其馬也念孫案雲車與雲蜺相複雲當爲雷太平御覽天部十四引此正作乘雷車下文曰電以爲鞭策雷以爲車輪覽冥篇曰乘雷車服應龍（今本服下誤衍駕字辯見覽冥）皆其證也雷與雲字相似又涉下句雲字而誤入雲蜺本作六雲蜺高注以雲蜺爲其馬也本作以雲蜺爲六馬也（其字古作亓形與六相似故六誤爲其史記周本紀三百六十夫索隱曰劉氏音破六爲古其字管子重令篇明主能勝六攻淮南地形篇通谷六易林蠱之蹄周流六虛今本六字皆誤作其）此言以雷爲車以雲蜺爲六馬故曰乘雷車六雲蜺齊俗篇曰六騏驥駟駃騠藝文類聚舟車部引尸子曰文軒六駃題韓子十過篇曰駕象車而六交龍司馬相如上林賦曰

乘鏤象六玉虯竝與此六雲蜺同義文選七發六駕蛟龍附從太白李善曰以蛟龍若馬而駕之其數六也淮南子曰眢馮遲太白之御乘雷車今本雷字亦誤作雲六雲蜺此尤其明證矣今本作入雲蜺太平御覽引作駕雲蜺皆後人不曉六字之義而妄改之耳若作入雲蜺則與注中雲蜺爲六馬之義了不相涉若作駕雲蜺則注但當云以雲蜺爲馬無煩言六馬也

恍忽　始終　宇內　刑罰　石礫　東西

度量　黍肉　梁柱

游微霧騖恍忽歷遠彌高以極往經霜雪而無迹照日光而無景扶搖抮抱羊角而上念孫案恍忽當爲忽恍

注內悅忽同文選七發注引作忽荒荒與悅通老子曰是謂忽悅賈誼鵩鳥賦曰寥廓忽荒悅與往景上爲韻景古讀若鞅下文如響之與景與像爲韻大荒西經正立無景與嚮往爲韻荀子臣道篇形下如景與響象爲韻若作悅忽則失其韻矣

下文曰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紾與萬物始終案始終當爲終始上文云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公洞爲韻高注洞讀同異之同鴻洞疊韻字右始爲韻右古讀若以說見唐韻正若作始終則失其韻矣

俶眞篇曰若夫眞人則動溶於至虛而游於滅亾之野騎蜚廉而從敦圄馳於外方道藏本如是各本外方作方外乃劉績依文子精誠篇改之休乎宇內燭十日而使風雨臣雷公役夸父妾宓妃妻織女

案宇內當爲內宇內宇猶宇內也若谷中謂之中谷林中謂之中林矣內宇與外方相對爲文宇與野圄雨父女爲韻野古讀若墅說見唐韻正若作宇內則失其韻矣天文篇曰不周風至則脩宮室繕邊城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決刑罰案刑罰當爲罰刑說見後決刑罰下刑與城爲韻若作刑罰則失其韻矣精神篇曰是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毛嬙西施猶倛醜也今本作顛醜非說見後顛醜下案石礫當爲礫石石與客醜爲韻若作石礫則失其韻矣說見後石礫下齊俗篇曰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案東西當爲西東東與蒙爲句中韻猶覽冥篇言浮游不知所求罔兩不知所往也若

作東西則失其韻矣文子道原篇作不知東西亦傳寫之誤其精誠篇正作不知西東文遻鵩鳥賦或趨西東東與同爲韻易林萃之鼎不知西東與通爲韻今本竝誤作東西兵略篇曰無形則不可制迫也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詐也不可規慮也案度量當爲量度度如不可度思之度迫度爲韻迫古讀若博楚辭招魂遒相迫些與簙白爲韻白古讀若薄釋名曰薄迫也單薄相逼迫也詐慮爲韻詐古音則故反主術篇曰上多故則下多詐上多事則下多態晉語輿人誦惠公詐之見詐與賂爲韻荀子脩身篇體倨固而心埶詐與汙爲韻呂氏春秋情欲篇背中欺詐與固爲韻韓子安危篇七曰有信而無詐與惡度惡譽度爲韻若作度量則失其韻矣說林篇曰無鄉之社易爲黍肉無國之稷易爲求福案黍肉當爲肉黍注內黍肉同後人以肉與福韻相協故改爲黍肉不知福字古讀

若偪不與肉爲韻也說見唐韻正社黍爲韻社古讀若墅說文社從示土聲甘誓不用命戮于社與祖爲韻郊特牲而君親誓社與賦伍旅爲韻左傳閔二年成季將生卜辭閒于兩社與輔爲韻管子揆度篇殺其身以釁其社與鼓父爲韻漢書郊祀志曰社者土也左傳昭二十二年前城人敗陸渾于社釋文社本或作杜稷福爲韻若作黍肉則失其韻矣人閒篇曰癰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故蠹啄剖梁柱蟁蝱走牛羊案梁柱當爲柱梁說苑說叢篇作蠹蝝仆柱梁蚑蝱走牛羊指體爲韻梁羊爲韻若作梁柱則失其韻矣以上諸條或轉寫錯誤或憑臆妄改而前人用韻之文遂不可讀矣

利鍛

末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鍛不能與之爭先高注曰策箠也末之感也言不能與馮夷大丙爭在前也鍛讀炳燭之炳劉績本鍛作錣注內末之感也作錣箠末之箴也鍛讀炳燭之炳作錣讀焫燭之焫云錣舊作鍛非念孫案劉本是也錣謂馬策末之箴所以刺馬者也說文笍羊車騶箠也箸箴其耑長半分玉篇陟衛切字或作錣玉篇錣竹劣竹芮二切針也道應篇白公勝到杖策錣上貫頤彼注云策馬捶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錣錣音竹劣竹芮二反錣之言銳也其末銳也韓子喻老篇作白公勝倒杖策而銳貫頤氾論篇是猶無鏑銜策錣而御馯馬也注云錣檛頭箴也說文檛箠

也義竝與此注同脩務篇云良馬不待冊錣而行冊與策同
韓子外儲說右篇云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前
則有錯飾後則有利錣進則引之退則策之列子說符
篇白公勝倒杖策錣上貫頤釋文曰許慎注淮南子云
馬策端有利鍼所以刺不前也義亦與高注同錣爲策
末之箴故勁策與利錣連文今本錣作鍛則義不可通
矣高注錣箠末之箴也道藏本作末之感也此是末誤
作未箴誤作感又脫去錣箠二字耳茅一桂本改未之
感也爲末世之御而莊伯鴻本從之斯爲謬矣焫音如
劣反聲與錣相近故曰錣讀焫燭之焫焫燭燒燭也郊特牲曰焫蕭合

擅衞秦策秦且燒焫獲君之國史記張儀傳作燒掇是其例也今本作鍛讀炳燭之炳則不可通矣

陰陽爲御

四時爲馬陰陽爲御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縱志舒節以馳大區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顧氏寍人唐韻正曰御本作騶騶古音則俱反與俱區驟爲韻說文騶從馬芻聲曲禮車驅而騶釋文騶仕救反又七須反荀子禮論篇趨中韶護正論篇趨作騶注騶御也御字正釋騶字而今本爲不通音者竟改本文騶字爲御案韻補引此正作騶念孫案顧說是也今本作御者後人依文子道原篇改之耳太平御覽天部八兵部九十引

此竝作騶

霄雿　無垠

上游於霄雿之野下出於無垠之門高注曰霄雿高峻貌也無垠無形狀之貌念孫案霄雿者虛無寂漠之意假眞篇曰虛無寂漠蕭條霄雿是也上言霄雿下言無垠鄂義本相近高以正文言上游遂以霄雿爲高峻貌非其本指也無垠下有鄂字今本正文及注皆脫去漢書楊雄傳紛被麗其亾鄂顏師古曰鄂垠也垠鄂與霄雿相對爲文文選西京賦前後無有垠鄂李善注淮南子曰出於無垠鄂之門許愼曰垠鄂端崖也七命注同是許

本有鄂字太平御覽地部二十淮南子曰下出乎無垠鄂之門高誘曰無垠鄂無形之貌也是高本亦有鄂字

四支不動

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念孫案動當爲勤字之誤也齊語天下諸侯知桓公之爲己勤也管子小匡篇勤作動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楚堵敖囏徐廣曰囏一作勤今本勤誤作動脩務篇四胑不勤卽其證四支不勤聰明不損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卽上文所謂遠而不勞也不勤卽不勞意與不損相近若不動則意與不損相遠矣且搖勞爲韻勤損爲韻若作動則失其韻矣

秉其要歸之趣

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爲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歸之趣念孫案秉其要歸之趣當作秉其要趣而歸之秉執也要趣猶要道也言執其要道而萬變皆歸也此與因其自然而推之相對爲文且歸與推爲韻今作秉其要歸之趣則句法參差而又失其韻矣文子道原篇正作秉其要而歸之

默然

是故嚮不肆應而景不一設叫呼仿佛默然自得念孫案廣韻去聲五十九鑑黷字注云叫呼仿佛黷然自得

音黯去聲所引卽淮南之文而今本作默然自得疑後人少見黗字而以意改之也

莫敢

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念孫案莫敢本作莫能此後人依文子道原篇改之也唯不與萬物爭故莫能與之爭所謂柔弱勝剛彊也若云莫敢則非其指矣下文曰攻大䃺堅莫能與之爭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又曰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皆其證也魏徵羣書治要引此正作莫能與之爭

棊衛之箭　淇衛箘簵

引之曰廣雅箘簬䉡箭也禹貢曰惟箘簵楛簵與簬同戴凱之竹譜曰䉡細竹也出蜀志薄肌而勁中三續射博箭䉡音衞見三倉以上竹譜字通作衞原道篇曰射者扜烏號之弓扜讀若紆今本扜誤作扞辯見韓子扜弓下彎棊衞之箭兵略篇曰栝淇衞箘簵淇與棊同淇衞箘簵對文皆箭竹之名也方言曰簙或謂之箭裏或謂之棊竹譜曰䉡竹中博箭是䉡與棊一物也以䉡為博箭謂之棊以䉡為射箭則亦謂之棊耳棊者箭莖之名說文曰萁豆莖也豆莖謂之萁箭莖謂之棊聲義竝同矣乃高注原道篇云棊美箭所出地名也衞利也注兵略篇云淇衞箘簵箭之

所出也竹譜引淮南而釋之云淇園衛地毛詩所謂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是也案淇乃衛之水名先言淇而後言衛則不詞矣晉有澤曰董蒲之所出也然不得曰董晉之蒲楚有藪曰雲竹箭之所生也然不得曰雲楚之竹箭且淇水之地去堯都非甚遠當禹作貢時何反不貢箘簵而貢者乃遠在荊州乎

罶

張天下以爲之籠初學記太平御覽引此並無之字因江海以爲罶又何以魚失鳥之有哉高注曰罶魚網也詩云施罶濊濊念孫案正文注文內罶字皆當爲罛罛罶聲相近又涉

上文網罟而誤也凡魚及鳥獸之網皆謂之罟而罛則爲魚網之專稱爾雅鳥罟謂之羅兔罟謂之罝麋罟謂之罞彘罟謂之羉魚罟謂之罛衛風碩人篇施罛濊濊毛傳曰罛魚罟此皆高注所本若專訓罟爲魚網則失其義矣罛字必須訓釋故引詩爲證若罟字則不須訓釋上文網罟二字無注卽其證且此文失鳥二字承上籠字言之亾魚二字則承上罛字言之若變罛言罟則又非其指矣呂氏春秋上農篇罛罟不敢入於淵高彼注云罛魚罟也詩云施罛濊濊正與此注同足正今本之誤初學記武部漁類太平御覽資產部罛類引此竝作因江海以爲罛

繳不若無形之像

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無形之像念孫案初學記引此作矢不若繳繳不若網網不若無形之像是也上文言射者不能與羅者競多故曰繳不若網又言張天下以爲籠因江海以爲罛又何亾魚失鳥之有故曰網不若無形之像且網與像爲韻今本脫去四字則失其韻矣

三仞

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念孫案三仞藝文類聚居處部三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並引作九仞是也初學記居處部引五經異義曰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

七仞伯五仞子男三仞此謂緜作高城而諸侯背之則當言九仞不當言三仞也

欲寅之心　自穴之獸

是故鞭噬狗策蹏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欲寅之心亾於中則飢虎可尾何況狗馬之類乎念孫案欲寅之心寅當爲宍字之誤也宍與肉同干祿字書云宍肉上俗下正廣韻亦云肉俗作宍墨子迎敵祠篇狗彘豚鷄食其宍太元元數爲食爲宍欲肉者欲食肉也諸本及莊本皆作欲害之心害亦宍之誤害字草書作宐與宍相似文子道原篇亦誤作害劉績注云古肉字則劉本作宍可知而今本亦作害葢世人多見害少見宍故傳寫

皆誤也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外傳斷竹續竹飛土逐宍今本宍誤作害論衡感虛篇廚門木象生肉足今本風俗通義肉作害害亦宍之誤又齊俗篇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穴亦宍之誤自肉謂獸相食也相食之魚自肉之獸其義一也太平御覽禮儀部二引此作食肉之獸食字涉上句相食而誤而肉字則不誤文子上禮篇正作自肉之狩狩與獸同

致遠之術

箠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念孫案術當爲御字之誤也繆稱篇曰急轡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義與此同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御文子道原篇亦作御

循誤爲脩

脩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念孫案脩當爲循隸書循脩二字相似故循誤爲脩說見管子廟堂既脩下循道理因天地循亦因也若作脩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地部二居處部八引此竝作循文子道原篇亦作循又俶眞篇賈便其肆農樂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脩其道脩亦當爲循此四者皆謂各因其舊也文選西都賦注引此正作循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亦作循又主術篇橋植直立而不動俛仰取制焉人主靜漠而不躁百官得脩焉脩亦當爲循言人主靜漠而不躁則百官皆得所遵循

猶橋衡之俛仰取制於柱也又齊俗篇守正脩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飢寒之患脩亦當爲循文選東都賦東京賦注引此竝作守道順理順亦循也又詮言篇法脩自然己無所與脩亦當爲循謂循其自然而已不與也文子符言篇作治隨自然隨亦循也又欲見譽於爲善而立名於爲賢今本賢誤作質辨見詮言則治不脩故而事不須時脩亦當爲循須當爲順皆字之誤也文子作治不順理而事不須時順亦循也又由其道則善無章脩其理則巧無名脩亦當爲循循其理卽由其道也又由此觀之賢能之不足任也而道術之可脩明矣脩亦當爲循文子

道德篇作道術可因因亦循也又兵略篇條脩葉貫萬物百族由本至末莫不有序脩亦當爲循循謂順其序也俶眞篇曰萬物之疏躍枝舉百事之莖葉條榦皆本於一根而條循千萬是也又泰族篇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訟繆胸中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脈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豈節拊而毛脩之哉脩亦當爲循循與拊同意也

萍樹根於水

夫萍樹根於水高注曰萍大蘋也念孫案萍本作蘋埤雅

引此已誤高注萍大蘋也本作蘋大萍也萍字或作蓱爾雅

苹音平蓱音瓶其大者蘋音頻召南采蘋傳曰蘋大蓱也說文

蘋作薲亦云大蓱也此皆以小者爲萍大者爲蘋卽高

注所本也呂氏春秋本味篇菜之美者昆侖之蘋高注

曰蘋大萍舊本大萍誤作大蘋今改正足與此注互相證明矣後人

旣改正文蘋字爲萍又互改高注蘋萍二字以就之而

不知其小大之相反也

榛巢

木處榛巢水居窟穴高注曰聚木曰榛引之曰榛巢連

文則榛卽是巢猶窟穴連文則窟卽是穴榛當讀爲橧

廣雅橧巢也禮運曰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字亦作曾大戴禮曾子疾病篇鷹鶽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魚鼈黿鼉以淵爲淺而蹷穴其中羣書治要引曾子蹷穴作窟穴以窟穴對曾巢正與此同禮運之橧巢亦與營窟對文也凡秦聲曾聲之字古或相通若溱洧之溱說文作潧是也高以榛爲榛薄之榛（主術篇入榛薄高注聚木爲榛深草爲薄）則分榛與巢爲二物比之下句爲不類矣說林篇曰榛巢者處茂林安也窟穴者託埵防便也以窟穴對榛巢亦與此同彼言榛巢者處茂林則榛巢非茂林也此言木處榛巢則榛巢亦非木也若以榛爲榛薄之榛則又

合榛與木爲一物矣

芃

禽獸有芃人民有室高注曰芃蓐劉本芃作芄云芄音仇獸蓐也與詩芄野之芄同字舊譌作芃念孫案劉本是也廣韻芄獸蓐也正與高注合脩務篇曰虎豹有茂草野彘有芄荐槎櫛堀虛連比以像宮室此云禽獸有芄人民有室其義一也

干越

匈奴出穢裘干越生葛絺高注曰干吳也道藏本朱東光本如是劉本改干爲于云于越一作於越夷言發聲也茅本又

改于爲於念孫案作干者是也春秋言於越者卽是越而以於爲發聲此言干越者謂吳越也若是于字則高注不當訓爲吳矣莊子刻意篇夫有干越之劍者釋文司馬云干吳也吳越出善劍也荀子勸學篇干越夷貉之子楊倞曰干越猶言吳越（近時嘉善謝氏刻本改干爲于又改楊注吳越爲於越非是辯見荀子）漢書貨殖傳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于亦干之誤干越皆國名故言戎翟之與干越猶荀子之言干越夷貉也顏師古以爲春秋之於越失之司馬彪訓干爲吳正與高注同莊從劉本作于則與高注相背矣

被髮文身

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高注曰被翦也引之曰諸書無訓被爲翦者被髮當作劗髮注當作劗翦也漢書嚴助傳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晉灼曰淮南云越人劗髮見齊俗篇又曰越王句踐劗髮文身張揖以爲古翦字也字又作鬋逸周書王會篇曰越漚鬋髮文身墨子公孟篇曰越王句踐翦髮文身以治其國史記趙世家曰夫翦髮文身甌越之民也此言九疑之南正是越地故亦曰劗髮文身也主術篇是猶以斧劗毛高彼注曰劗翦也劗讀驚攢之攢故此注亦曰劗翦也後人見王制有被髮文身之語遂改劗爲被并注中劗

字而改之不知劗與翦同義故云劗翦也若是被字不得訓爲翦矣趙世家之翦髮趙策作祝髮錢曾劉本竝同俗本亦改爲被髮且越人以劗髮爲俗若被髮則非其俗矣漢書地理志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應劭曰常在水中故短其髮文其身以像龍子故不見傷害師此所云劗髮文身以像鱗蟲也高注訓劗爲翦亦與漢書斷髮同義

俗尚氣力

鴈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俗尚氣力念孫案俗本作各言狄人各尚氣力也各誤爲谷漢郃陽令曹全碑各獲人爵之報各作各形與谷相似各谷草書亦相似後人因加人旁耳不知不穀食與下文人不弛弓馬不解勒皆是狄人之俗非獨尚氣力一

事也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九引此正作各尙氣力

化而爲枳

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爲枳鴝鵒不過濟貈渡汶而死高注曰見於周禮念孫案枳本作橙此後人依考工記改之也不知彼言橘踰淮而北爲枳此言樹之江北則爲橙義各不同注言見周禮者約舉之詞非必句句皆同也埤雅引此作化而爲枳則所見本已誤文選潘岳爲賈謐贈陸機詩在南稱甘度北則橙李善注引淮南曰江南橘樹之江北化而爲橙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果部橘下竝引考工記曰橘踰淮而北爲枳又引淮南曰

夫橘樹之江北化而爲橙（御覽橙下引淮南同）然則考工作枳而淮南作橙明矣晉王子升甘橘賛曰異分南域北則枳橙此兼用考工與淮南也

與造化者爲人　下與造化爲人

故聖人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爲而成精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爲人又俶眞篇陶冶萬物與造化者爲人高注竝曰爲治也引之曰高未解人字之義故訓爲爲治人者偶也言與造化者爲偶也中庸仁者人也鄭注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偶之言檜風匪風箋曰人偶能割亨者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聘

禮注曰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也公食大夫禮注曰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是人與偶同義故漢時有相人偶之語上文云與造化者俱本經篇云與造化者相雌雄齊俗篇曰上與神明爲友下與造化爲人曰俱曰爲友曰爲人曰相雌雄皆是相偶之意故本經篇與造化者相雌雄文子下德篇作與造化者爲人此尤其明證矣莊子大宗師篇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應帝王篇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天運篇久矣夫某不與化爲人並與淮南同意解者亦失之

封壤

昝舜耕於歷山朞年而田者爭處磽埆以封壤肥饒相讓念孫案封壤二字義不相屬封壤本作封畔此後人以意改之也封畔皆謂田界也周官保章氏注呂氏春秋孟春樂成二篇注竝云封界也說文畔田界也史記五帝紀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本出韓子難一大雅緜傳亦云耕者讓畔封畔與肥饒相對爲文下文以曲隈深潭相予曲隈深潭亦相對爲文覽冥篇云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此云田者以封畔肥饒相讓漁者以曲隈深潭相予其義一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六爾雅釋草疏引此竝作封畔

後者麗之　屬腸

先者上高則後者攀之先者踰下則後者蹷之先者隤陷則後者以謀先者敗績則後者違之高注曰蹷履也音展非展也念孫案展與蹷聲不相近蹷皆當爲𡳐字之誤也𡳐女展反履也言後者履先者而上也𡳐字或作蹍廣雅蹍履也曹憲音女展反莊子庚桑楚篇蹍市人之足司馬彪云蹍蹈也淮南說山篇足𡳐地而爲迹說林篇足所𡳐者淺矣脩務篇猶釋船而欲𡳐水也高注竝云𡳐履也𡳐音女展反而訓爲履故此注云𡳐履也音展非展也且攀𡳐爲韻謀之爲韻謀古讀若媒說見唐韻正若作蹷則失其韻矣兵略篇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屬腸輿

死扶傷案屬腸二字義不可通屬亦當爲屣謂涉血屣
腸也呂氏春秋期賢篇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與
死履腸涉血是其證也屣字本作屨其上半與屬相似
因誤爲屬矣

脫四字

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知者弗能避也高注曰
以諭利欲故曰有所屛蔽也念孫案如高注則正文避
字下當有有所屛蔽四字而今本脫之也此承上文而
言言先者有難而後者無患此庸人之所共見也而賢
知者猶不能避則爲爭先之見所屛蔽故也故注云故

曰有所屛蔽也凡注內故曰云云皆指正文而言以是明之

凝竭

非謂其底滯而不發凝竭而不流念孫案竭之言遏也爾雅曰遏止也底滯凝竭皆止也爾雅底止也原道篇注滯止也楚辭九歎注凝止也天文篇曰淸妙之合專易重濁之凝竭難要略曰凝竭底滯捲握而不散皆其證也道藏本朱本茅本皆作凝竭劉績不知其義而改竭爲結莊本從之謬矣

無好憎

大包羣生而無好憎澤及蚑蟯而不求報引之曰無好

憎本作無私好此後人以意改之也文子道原篇正作無私好此承上文生萬物成百事而言言水之利物非有所私好而然也下句澤及蚑蟯而不求報亦是此意加一憎字則非其指矣且好與報爲韻上下文皆用韻若作無好憎則失其韻矣劉本作無所私亦非

忽區

動溶無形之域而翺翔忽區之上高注曰忽怳之區上也精神篇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於忽區之旁高注曰忽區忽怳無形之區旁也引之曰忽區二字文不成義兩區字皆當作𦬆隸書𦬆字作𦬆與區相似而誤太平御覽

地部二十三引原道篇已誤作匾忽芒卽忽荒也莊子至樂篇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釋文芒音荒又呼晃反芴音忽是芒與荒同爾雅太歲在巳曰大荒落史記厤書荒作芒三代世表帝芒索隱芒一作荒上文游微霧鶩忽怳高注曰忽怳無形之象文選七發注引作鶩忽荒忽芒乃無形之貌故曰動溶無形之域而翺翔忽芒之上也人閒篇曰翺翔乎忽荒之上析惕乎虹蜺之閒是其明證矣賈誼鵩賦寥廓忽荒兮與道翺翔亦謂翺翔於忽荒之上也此篇及精神篇之忽芒高注亦當云忽芒無形之象而今本云忽怳之匾上忽恍無形之匾旁則後人以已誤之正文改之也

損

去其誘慕除其嗜欲損其思慮念孫案損當爲捐字之誤也捐與去除同意作損則非其指矣文子道原篇正作捐其思慮又精神篇忘其五藏損其形骸損亦當爲捐捐與忘意相近即莊子所謂外其形骸也作損則義不可通矣又下文殘亡其國家損棄其社稷案社稷可言棄不可言損損當亦是捐字之誤

不與物散

不與物散粹之至也高注曰散亂又精神篇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高注曰散雜亂貌引之曰

諸書無訓散爲雜亂者（說文散雜肉也雜乃離之誤辯見說文攷正）散皆當爲𢿱隸書𢿱或作㪔（見漢𢿱阮君神祠碑）與散相似散或作𢿱（見李翕析里橋郙閣頌）與𢿱亦相似故𢿱誤爲散（太平御覽方術部一引原道篇已誤）莊子齊物論篇樊然𢿱亂釋文𢿱郭作散太元元瑩晝夜𢿱者其禍福雜今本𢿱誤作散皆其證也說文𢿱相雜錯也廣雅𢿱雜也亂也竝與高注同義則散爲𢿱之誤明矣𢿱訓爲雜義與粹正相反故曰不與物𢿱粹之至也文子道原篇作不與物雜雜亦𢿱也莊子刻意篇作不與物交交與𢿱聲義亦相近精神篇又曰審乎無瑕而不與物糅糅亦𢿱也若云不與物散則非其指矣

收之

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高注曰不養也念孫案收當爲牧高注不養也當爲牧養也此承上文得其內而言能得之於中則能養之於外下文筋力勁强耳目聰明所謂外能養之也若云外能收之則非其指矣且牧與得爲韻牧古讀若墨說見唐韻正若作收則失其韻矣俗書收字作收形與牧相似故牧誤爲收文子道原篇正作牧

迫感

迫則能應感則能動念孫案此當作感則能應迫則能動感與應相因迫與動相因精神篇曰感而應迫而動

脩務篇曰感而不應攱而不動攱今本誤作攻辯見脩務莊子刻意篇曰感而後應迫而後動皆其證今本感迫二字互誤

物穆

物穆無窮變無形像高注曰穆美莊氏伯鴻曰物穆疑當作沕穆念孫案史記賈生傳形氣轉續兮變化而嬗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漢書作沕穆無閒顏師古曰沕穆深微貌沕音勿說苑指武篇亦云昒穆無窮變無形像沕昒物古字通高注專解穆字蓋失之矣

得道

故子夏心戰而臞得道而肥念孫案得道本作道勝淺

學人改之也道勝與心戰相對爲文高注曰先王之道勝無所復思故肥也則正文本作道勝明矣精神篇曰子夏見曾子一臞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肥是其事也本出韓子喻老篇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九引此正作道勝而肥

至極樂

無不樂則至極樂矣念孫案至極樂本作至樂極至樂二字連讀謂極樂也極至也言人能無不樂則極樂自至也高注曰至樂至德之樂是正文本以至樂連文今

本作至極樂則與注不合文子九守篇正作卽至樂極矣

我身

天下之要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我身身得則萬物備矣念孫案不在於人而在於我身我字涉上句而衍彼我人身相對爲文身上不當有我字劉本移我字於下文身得之上而讀我身得爲一句亦非文子九守篇正作不在於人而在於身身得則萬物備矣

萬物元同也

萬物元同也無非無是化育元燿生而如死念孫案此四句皆以四字爲句則萬物元同下不當有也字文子九守篇無也字

山峽

逍遙於廣澤之中而彷洋於山峽之旁注曰兩山之閒爲峽念孫案水經江水注曰江水又東逕赤岬城西淮南子曰彷徨於山岬之旁注曰岬山脅也文選吳都賦傾藪薄倒岬岫李善曰許愼淮南子注曰岬山旁古狎切案水經注所引亦作岬而訓爲山脅疑是高注山脅卽山旁義與許同也今本岬作峽注云兩山之閒爲峽

與酈李所引迴異疑皆後人所改玉篇岬古狎切山旁也亦作⿸厂甲廣韻⿸厂甲古狎切山側也峽侯夾切巫峽山名二字音義判然後人誤以山脅之岬爲巫峽之峽故改訓爲兩山之閒不知正文明言山岬之旁則岬爲山脅而非兩山之閒矣校書者以注訓兩山之閒故又改岬爲峽而不知其本非原注也集韻⿸厂甲古狎切兩山之閒爲⿸厂甲許慎說或作岬宋人皆誤以高注爲許注故云許慎說則所見已非原注但岬字尚未改爲峽耳

怨懟　不失

此齊民之所爲形植黎黑黑舊本譌作累文選江淹上建平王書注引作黑今據改

憂悲而不得志也聖人處之不爲愁悴怨懟而不失其所以自樂也高注曰懟病也引之曰懟與病義不相近懟皆當爲慰今作懟者後人以意改之也怨讀爲苑慰讀爲蔚苑蔚皆病也俶眞篇形傷於寒暑燥溼之虐者形苑而神壯高注曰苑枯病也本經篇則身無患百節莫苑高注曰苑病也俶眞篇五藏無蔚氣高注曰蔚病也是苑蔚皆病也荀子哀公篇富有天下而無怨財楊倞注引禮運事大積焉而不苑是苑與怨通莊子盜跖篇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可謂疾矣疾亦病也淮南繆稱篇曰侏儒瞽師人之困慰者也是蔚與慰通故高

注云慰病也後人不通古訓而改慰爲懟其失甚矣不失其所以自樂不字涉上下文而衍不爲愁悴怨慰而失其所以自樂也作一句讀

生之充　二者

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二者傷矣念孫案充本作元此涉下文氣不當其所充而誤也元者本也言氣爲生之本也文選養生論注引此正作元文子九守篇亦作元王冰注素問刺禁論云氣者生之原語卽本於淮南原與元同一失位則二者傷謂此三者之中一者失位則二者皆傷也各本

二作三因下文此三者而誤文子亦誤作三唯道藏本朱本作二莊刻依諸本作三非也文選注引此正作二

漠暋

貪饕多欲之人漠暋於勢利誘慕於名位高注曰漠暋猶鈍暋不知足須須與貌同各本須誤作類今改正念孫案漠暋皆當爲瞑眠字之誤也隸書眞字作真莫字作莫二形相似而誤史記高祖功臣矦者表甘泉戴矦莫搖漢表莫搖作眞粘朝鮮傳嘗略屬眞番徐廣曰眞一作莫新序雜事篇黃帝學乎大眞路史疏仡紀曰大眞或作大莫非皆其例也眠之爲暋則涉注文鈍暋而誤瞑音顚眠音莫賢反瞑眠或作顚冥文子九守篇作顚冥乎勢利是其證也莊子則陽篇顚冥乎富貴之地釋文冥音眠司馬云顚冥

猶迷惑也言其交結人主倩馳富貴卽此所云瀕眠於勢利誘慕於名位也高以瀕眠爲不知足司馬以顛冥爲迷惑迷惑與不知足義相因也又案高云瀕眠猶鈍暋暋讀齊湣王之湣見集韻瀕眠鈍暋皆疊韻也鈍暋或爲鈍閔或爲頓愍方言頓愍惛也江湘之閒謂之頓愍淮南脩務篇精神曉泠鈍閔條達高彼注云鈍閔猶鈍惛也此注云鈍暋不知足貌鈍惛與不知足義亦相因也

植於高世

冀以過人之智植於高世念孫案植於高世當作植高

於世故高注曰植立也庶幾立高名於世也今本高於二字誤倒則文不成義文子作位高於世位亦立也周官小宗伯注鄭司農云古者立位同字

淮南內篇第一

淮南內篇弟二　讀書雜志九

高郵王念孫

俶眞

垠

繇饋未發萌兆牙蘖未有形埒垠堮念孫案覽冥篇不見眹垠高注眹兆眹也垠形狀也繆稱篇道之有篇章形埒者高注形埒兆眹也是垠堮與形埒同義旣言形埒無庸更言垠堮疑垠堮是形埒之注而今本誤入正文也且此三句以發蘖埒爲韻若加垠堮二字則失其韻矣

萑蔰

言萬物摻落根莖枝葉青葱苓龍萑蔰炫煌高注曰萑蔰炫煌采色貌也萑讀曰唯蔰讀曰扈念孫案萑音灌與唯字聲不相近萑皆當爲蓶字之誤也蓶讀若唯諾之唯字從艸唯聲蓶扈者草木之榮華也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說植物云鋪于布濩蓶扈蘳熒李賢曰蓶音以揆反郭璞注爾雅云草木華初出爲芛爾雅芛葟華榮說文芛艸之皇榮也芛與蓶通扈音戶以上後漢書注此言根莖枝葉青葱苓龍蓶扈炫煌義與彼同也高注讀蓶爲唯李賢音以揆反正與高讀合劉績不知萑爲蓶之誤而改萑爲萑斯

爲謬矣諸本及莊本同又案薙蘆之蘆當依後漢書作扈注當作扈讀曰戶正文作蘆者因薙字而誤加艸耳後人不達又改注文爲蘆讀曰扈以從已誤之正文則其謬益甚矣說文玉篇廣韻集韻類篇皆無蘆字

閒於無有

若光燿之閒於無有退而自失也陳氏觀樓曰閒當作問光燿問於無有事見莊子知北遊篇

衡杓

欃槍衡杓之氣莫不彌靡而不能爲害高注曰欃槍彗星也杓北斗柄第七星引之曰北斗之星不閒爲害高

說非也衡當爲衝字形相似而誤衝杓皆妖氣也晉書天文志引河圖曰歲星之精流爲天棓天衝熒惑散爲天欃呂氏春秋明理篇曰其雲狀有若人蒼衣赤首不動其名曰天衝今本衝字亦誤作衡據太平御覽咎徵部四引改開元占經妖星占篇引劉向洪範傳曰天衝其狀如人蒼衣赤首不動史記天官書曰五星蚤出者爲贏晚出者爲縮必有天應見於杓星漢書天文志曰太歲在寅歲星正月晨出在斗牽牛失次杓早水晚旱是也欃槍衝杓皆妖氣之名故竝言之

莐莐沉沉　渾渾沉沉

茫茫沈沈是謂大治高注曰茫茫沈沈盛貌也茫讀王莽之莽沈讀水出沈沈白之沈念孫案沈皆當爲沆玉篇何黨切廣韻又音杭茫茫沆沆疊韻也說文沆字注云莽沆大水一曰大澤風俗通義山澤篇云沆者莽也今本沆誤作沉辯見漢書刑法志沆斥下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莽與茫古同聲茫茫沆沆即莽莽沆沆故高注以爲盛貌也莽沆或作漭沆張衡西京賦滄池漭沆是也倒言之則曰沆漭馬融廣成頌瀇瀁沆漭是也又作沆茫楊雄羽獵賦鴻濛沆茫是也顏師古曰茫音莽沆茫即沆莽故曰茫讀王莽之莽漢書禮樂志西顥沆碭顏師古曰沆碭白氣之貌故曰沆讀

水出沆沆白之沆若作沈沈則與正文注文皆不合矣又兵略篇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沉沉孰知其藏沉亦當爲沆渾渾沆沆廣大貌也爾雅沄沆也說文沄轉流也讀若混一曰沆舊本脫此三字今據爾雅釋文補沄混渾古同聲渾渾沆沆卽沄沄沆沆沄之轉爲沆猶渾之轉爲沆也且沆與象量藏爲韻若作沉沉則義旣不合而韻又不諧矣太平御覽兵部二引此已誤凡從亢之字隸或作亢故沆字或作沆一誤而爲沉再誤而爲沈散見羣書而學者莫之能辨也詳見漢書

炊以鑪炭

譬若鍾山之玉炊以鑪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念孫案炊當爲灼字之誤也玉可言灼不可言炊藝文類聚寶部上太平御覽珍寶部四引作炊皆後人依誤本改之其御覽地部三引此正作灼白帖七同呂氏春秋士容篇注作燔以鑪炭燔亦灼也

唯體道能不敗

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也（舊本脫也字今據下文補）唯體道能不敗

湍瀨旋淵呂梁之深不能畱也太行石澗飛狐句注之險（舊本句注作句望劉績曰當作句注今依劉注改莊氏伯鴻曰句望今漢書地理志作句注以義攷之注應卽汪字也古汪望同聲凡古字通者皆以聲同相通若汪與注乃字之誤耳古汪字作泩注字作泩後人但

識注不識古字汪因之傳譌矣念孫案莊說非也句注之爲句堅草書之誤耳漢書文帝紀屯句注師古曰句音章句之句凡昆侖空桐薄落岣嶁之屬皆山名之疊韻者句注亦是也若作句堅則失其讀矣諸書及本書地形篇皆作句注無作句堅者乃反以本書偶誤之字爲是而以諸書之作句注者爲非且以注爲汪之誤堅爲注之通見異思遷展轉附會此近日學者之公患也

不能難也念孫案唯體道能不敗六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乃上文休於天鈞而不僞之注誤衍於此上注云僞敗也天鈞北極之地積寒之野休之輒敗唯體道能不敗也

臺簡　引楯

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清引楯萬物羣美萌生高注曰臺猶持也引楯拔擢也錢氏獻之曰臺當作臺說文

㚇古文握字故注訓爲持㚇與臺形近致譌耳莊氏伯鴻曰注訓引楯爲拔擢則楯當作揗從手旁

無一橑　無一輻

若夫墨楊申商之於治道猶蓋之無一橑而輪之無一輻有之可以備數無之未有害於用也念孫案蓋之無一橑輪之無一輻本作蓋之一橑輪之一輻此但言一橑一輻下乃言其有無之無關於利害若先言無一橑無一輻則下文不必更言有無矣此兩無字皆因下文無字而衍

彭濞

譬若周雲之龍蓯遼巢彭濞而爲雨高注曰彭濞蘊積貌也念孫案彭濞本作彭薄道藏本作彭漠注同漠卽薄之誤後人不知而改爲濞莊本從之斯爲謬矣彭古讀若旁說見唐韻正下文云渾渾蒼蒼純樸未散旁薄爲一司馬相如封禪文旁魄四塞義竝與此同故高注以彭薄爲蘊積貌若彭濞則爲水聲見上林賦而非雲氣蘊積之貌與正文注文皆不合矣舊本北堂書鈔天部二引此正作彭薄陳禹謨刪去太平御覽天部八同

所得

今夫善射者有義表之度如工匠有規矩之數如讀爲而此

皆所得以至於妙陳氏觀樓曰所得上脫有字高注有所得儀表規矩之巧也是其證

翺翔

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蟁蝱適足以翺翔高注曰蟁蝱微細故翺翔而無傷毀之患念孫案適足以翺翔當作適足以翾高注翺翔而無傷毀之患當作翾飛而無傷毀之患說文翾許緣反小飛也原道篇曰跂行喙息蠉飛蝡動蠉與翾同下文曰飛輕微細者猶足以脫其命飛輕二字正承翾字言之若翺翔則爲鳥高飛之貌蟁蝱之飛可謂之翾不可謂之翺翔也又下文雖欲翺

翔高注曰翱翔鳥之高飛翼上下曰翱直刺不動曰翔
而此注不釋翱翔之義則正文本無翱翔二字明矣隸
書翱字或作翺（見漢唐公房碑）形與翾相近故翾誤爲翱後人
不知翱爲翾之誤因妄加翔字耳藝文類聚蟲豸部引
此正作蠉蟯適足以翾

夫受形於一圈

夫與蚑蟯同乘天機夫受形於一圈飛輕微細者猶足
以脫其命又況未有類也（也與邪同）念孫案下夫字因上夫
字而衍夫與蚑蟯同乘天機受形於一圈二句連讀不
當更有夫字

使知之

今夫積惠重厚累愛襲恩以聲華嘔符嫗掩萬民百姓使知之訢訢然人樂其性者仁也念孫案使下不當有知字此因上文所謂知之而誤衍也劉本無知字是

梣木色青翳而羸瘉蝸睆

夫梣木色青翳而羸瘉蝸睆此皆治目之藥也高注曰梣木苦歷木名也生於山剝取其皮以水浸之正青用洗眼瘉人目中膚翳故曰色青翳青色象也此句內有脫文蓋謂梣木色青象目中青翳之色故以同色者治之也羸蠡薄羸蝸睆目疾也引之曰色青翳當作已青翳注內色青翳同已與瘉相對爲文已亦

瘉也言梣木可以瘉青翳也瘉今作愈呂氏春秋至忠篇王之疾必可已也高注曰已猶愈也故此注云用洗眼瘉人目中膚翳故曰已青翳也今正文及注皆作色青翳者涉注內青色而誤耳蠃瘉蝸睆當作蠃蠡瘉燭睆注內蝸睆同據高注云蠃蠡薄蠃則蠃下原有蠡字明矣太平御覽鱗介部十三引此作蠃蠡瘉燭睆又引注云蠃附蠃蠡細長蠃也燭睆目中疾一切經音義二十引許愼注云燭睆目內白翳病也名醫別錄曰蝸籬味甘無毒主燭館明目蠃蠡蝸籬並與蠃蠡同士冠禮蠃醢今文蠃爲蝸內則作蝸醢燭館與燭睆同蠃蠡聲相亂故蠃下脫蠡字燭

蝸草書相似故燭誤爲蝸宋證類本草引此已誤

尺之鯉　丈之材　營宇狹小

夫牛蹏之涔無尺之鯉塊阜之山無丈之材所以然者何也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莊氏伯鴻校本自敘云太平御覽三地部引作牛蹄之涔無徑尺之鯉魁父之山無營宇之材無下營宇二字足證今本之脫譌念孫案此御覽誤非今本誤也尺之鯉丈之材相對爲文若作營宇之材則文不成義且與上句不對營宇狹小所以不能容巨大若無營宇二字則文義不明鈔本御覽作牛蹄之涔無徑尺之鯉魁父之山無丈之材營

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尺上有徑字乃後人不識古文辭而妄加之後人以尺之鯉文義未足故加一徑字此未識古人句法也原道篇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呂氏春秋舉難篇曰尺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瑕適屬句竝與此同加一徑字則與下句不對矣御覽鱗介部八引此又作無盈尺之鯉盈字亦後人所加其無丈之材及營宇狹小則皆與今本同刻本御覽作無營宇之材而下文無營宇二字此皆後人妄改不足爲據藝文類聚山部上引作牛蹄之涔無尺之鯉魁府之山無丈之材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正與今本同足證刻本御覽之誤劉晝新論觀量篇蹄窪之內不生蛟龍培塿之上不植松柏營宇隘也意皆本於淮南彼言營宇隘猶此言營宇狹小耳亦足證刻本御覽無營宇二字之誤尺上無徑字幷足證

鈔本御覽之誤

有命在於外

使我可係羈者必其有命在於外也念孫案有命在於外當作命有在於外言旣爲人所係羈則命在人而不在我也今本命有二字誤倒則文義不明文子精誠篇正作必其命有在外者矣莊子山木篇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卽淮南所本

吟德

吟德懷和高注曰吟詠其德含懷其和氣念孫案吟非吟詠之吟乃含字也原道篇含德之所致也高彼注曰

含懷也此云含德懷和本經篇云含德懷道含懷一聲之轉其義一也含字從口今聲移口於旁字體小異耳若訓爲吟詠之吟則與懷和不類矣漢書禮樂志靈安留吟青黃服虔曰吟音含是含字古或作吟也

晽晽

昧昧晽晽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視於天地之閒高注曰昧昧欲明而未也晽晽欲所知之貌也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晽字晽晽當爲楙楙注同昧昧楙楙一聲之轉皆欲知之貌也說文云惀欲知之皃文子上禮篇作昧昧懋懋懋懋與楙古字通皐陶謨懋遷有無化居漢書貨志懋作楙今作

晽晽者棥誤爲林又因昧字而誤加日旁耳楊愼古音餘乃於侵韻收入晽字吳志伊字彙補又云晽音林竝引淮南子昧昧晽晽皆爲俗本所惑也

乃至　非乃

乃至神農黃帝念孫案乃當爲及字之誤也文子上禮篇正作及又氾論篇故聖人之見存亾之迹成敗之際也非乃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乃亦當爲及言夏殷之將亾聖人早已知之非及鳴條之野甲子之日而後知之也道藏本劉本竝作乃朱本改乃爲待而莊本從之義則是而文則非矣

九⿱猌灬

襲九窾重九⿱猌灬高注曰⿱猌灬形也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猌灬字⿱猌灬當爲⿱猌土字之誤也玉篇⿱猌土古文垠字字從土猌聲說文猌讀若銀九⿱猌土卽九垠也上文曰蘆苻之厚通於無⿱猌土無⿱猌土卽無垠也兵略篇不見朕⿱猌土覽冥篇作朕垠彼注云垠形狀也故此注亦云⿱猌土形也

周室之衰

施及周室之衰引之曰之衰二字後人所加也尋繹上文自伏羲氏以下皆爲衰世則方其盛時亦謂之衰不待其衰而後爲衰也下文周室衰而王道廢始言周室

之衰耳若此句知言周室之衰則下文不須更言衰矣文子上禮篇作施及周室無之衰二字

雜道以僞

澆淯散樸雜道以僞儉德以行而巧故萌生高注曰雜粈念孫案雜當爲離字之誤也儉讀爲險險儉古字通說見經義述聞大戴禮惠而不儉下莊子繕性篇德又下衰澆淯散樸離道以善險德以行郭象注有善而道不全行立而德不夷此正淮南所本文子作離道以爲僞險德以爲行又本於淮南然則原文作離道明矣高注訓雜爲粈則所見本已誤作雜又案僞古爲字說見史記淮南衡山傳爲僞下爲亦行也齊俗篇矜僞以惑世

伉行以違衆矜僞猶伉行耳上文曰夫趨舍行僞者爲精求於外也荀子儒效篇曰其衣冠行僞已同於世俗矣行僞卽行爲離道以僞險德以行言所爲非大道所行非至德也與詐僞之僞不同下句巧故萌生始言詐僞耳文子改作以爲僞以爲行失之

疑聖

於是博學以疑聖華誣以脅衆高注曰博學楊墨之道以疑孔子之術引之曰疑讀曰擬博學以擬聖謂博學多聞以自比於聖人也鄭注周官司服曰疑之言擬也史記平準書人徒之費擬於南夷漢書食貨志擬作疑文子作狙學以擬聖是其證莊子天地篇博學以擬聖

於于以葢衆卽淮南所本也高說失之

眞淸

水之性眞淸而土汩之人性安靜而嗜欲亂之念孫案眞字於義無取疑後人所加太平御覽方術部一引此作夫水之性淸而土汩之人之性安而欲亂之於義爲長呂氏春秋本生篇云夫水之性淸土者抇之故不得淸人之性壽物者抇之故不得壽抇與汩同

芳臭

耳目之於聲色也口鼻之於芳臭也念孫案下句本作口鼻之於臭味謂口之於味鼻之於臭也後人誤讀臭

爲腐臭之臭而改臭味爲芳臭則與口字義不相屬矣太平御覽引此正作鼻口之於臭味

淵清

是故神者智之淵也淵清則智明矣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矣念孫案以下二句例之則淵清當爲神清此涉上句淵字而誤也太平御覽引此正作神清文子九守篇同

流沫　沫雨

人莫鑑於流沫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高注曰沫雨雨潦上沫起覆甌也舊本脫一雨字今據說山篇注補又說山篇人莫

鑑于沫雨而鑑于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注曰沫雨雨潦上覆瓮也沫雨或作流潦念孫案流沫本作沫雨故高注及說山篇俱作沫雨又太平御覽服用部十九方術部一竝引淮南子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止水今本作流沫者後人以意改之耳又案沫雨者流雨之譌也水動則濁靜則淸故曰人莫鑑於流雨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動與靜相對流與止相對流隷或作泒見魯相史晨饗孔廟後碑形與沫相似因譌爲沫高以爲雨潦上覆甌非也據高云沫雨或作流潦文子九守篇亦作流潦文選江賦注引作流潦又引許愼注云楚人謂水暴溢爲潦則沫爲泒字之譌明矣莊子德充符篇

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崔譔本流作沬亦是涿字之譌

以覩其易也　形物之性也

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覩其易也夫唯易且靜形物之性也念孫案以覩其易也以下本無覩字以其靜也以其易也相對爲文則不當有覩字太平御覽服用部十九方術部一引此竝無覩字夫唯易且靜形物之性也語意未明御覽方術部引作夫唯易且靜故能形物之性情也高注形見也　較今本爲善文子作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也

用也必假之於弗用也

由此觀之用也必假之於弗用也念孫案用也二字文不成義太平御覽方術部引此作用者必假之於弗用者是也今本兩者字皆作也涉上文而誤耳文子作故用之者必假於不用者莊子知北遊篇曰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皆其證

然而不免於傴身猶不能行也

孔墨之弟子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世然而不免於傴身猶不能行也又況所教乎高以傴身二字連讀云傴身身不見用傴傴然也念孫案高說非也傴字上屬爲

句不免於儡謂躬行仁義而不免於疲也儡之言羸也廣雅曰儽儽疲也說文曰儽垂皃亦疲憊之意玉藻喪容纍纍鄭注曰纍纍羸憊貌也王襃洞簫賦曰桀跡鬻博儡以頓顇儽儡傫纍並字異而義同身字下屬爲句呂氏春秋有度篇曰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敎導於天下然而無所行敎者術猶不能行又況乎所敎句法正與此同

眞人之道

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恬漠無事無所凝滯虛寂以待此眞人之道也念孫案道本作遊此後人以意改之也文子九守篇正作遊遊者行也言眞人之

所行如此也上文曰心有所至而神喟然在之反之於虛則銷鑠滅息此聖人之游也高注曰游行也精神篇是故眞人之所游高注亦曰游行也莊子天運篇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古者謂是采眞之遊竝與此眞人之遊同意

澤潤玉石

不通此者雖目數千羊之羣耳分八風之調足蹀陽阿之舞而手會綠水之趨智終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澤潤玉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高注曰澤潤澤也念孫

案澤潤玉石本作辭潤玉石高注澤潤澤也本作潤澤也此解潤字之義非解澤字之義辭潤玉石謂其辭潤澤如玉石也目數千羊二句以耳目言之足蹀陽阿二句以手足言之智終天地二句以心言之辯解連環二句以口言之若云澤潤玉石則文不成義矣今案正文澤字涉注文潤澤也而誤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五引此已誤後人不達又於注內加一澤字以從已誤之正文耳文子九守篇正作辭潤玉石

知不能平

蜂蠆螫指而神不能憺高注憺定也蚉䖟噆膚而知不能平

念孫案知不能平四字義不相屬知本作性性猶體也呂氏春秋壅塞篇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高注性猶體也少儀曰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楚語曰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于手拇毛脈月令安形性後漢書陳寵傳作安形體平靜也鬼谷子摩篇平者靜也謂體不能靜也莊子天運篇蚑虻噆膚則通昔不寐是也後人不知性之訓爲體故妄改之耳太平御覽蟲豸部二引此正作性不能平

一人養之十人拔之

今夫樹木者一人養之十人拔之則必無餘桲與櫱同念孫案一當爲十十當爲一此言養之者雖有十人而一人拔之則木必死也下文曰今盆水在庭淸之終日未

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能察方員意與此同魏策亦云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今本十一二字互誤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資產部三所引與今本同亦後人依誤本改之其方術部一引此正作十人養之一人拔之

　草木不夭九鼎重味

當此之時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九鼎重味珠玉潤澤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天下有死字念孫案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死相對爲文則有死字者是也文子道德篇亦有死字九鼎重味味字於義無取葢卽下文珠

字之誤而衍者也御覽引此作九鼎重又引注云王者之德休明則鼎重此蓋許引則無味字明矣

淮南內篇弟二

淮南內篇第三　讀書雜志九

高郵王念孫

天文

太昭　道始於虛霩

天墜籀文地字未形馮馮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太昭道始於虛霩引之曰書傳無言天地未形名曰太昭者馮翼洞灟亦非昭明之貌太昭當作太始字之誤也易乾鑿度曰太始者形之始也太平御覽天部一引張衡元圖曰元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作於太始莫之與先是太始無形故天地未形謂之太始也道始於虛霩當作太始

生虛霩卽承上文太始而言王逸注楚辭天問曰太始之元虛廓無形(廓與霩同)正所謂太始生虛霩也後人以老子言道先天地生故改太始生虛霩爲道始於虛霩而不知與故曰太始句文不相承也御覽引此作道始生虛霩太字已誤作道而生字尚不誤

宇宙生氣氣有漢垠

宇宙生氣氣有漢垠念孫案此當爲宇宙生元氣元氣有涯垠下文淸陽爲天重濁爲地所謂元氣有涯垠也今本脫去兩元字涯字又誤爲漢太平御覽天部一元氣下引此正作宇宙生元氣元氣有涯垠

積陽之熱氣生火　積陰之寒氣爲水　日月之淫爲

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爲日積陰之寒氣爲水水氣之精者爲月日月之淫爲精者爲星辰引之曰積陽之熱氣生火積陰之寒氣爲水本作積陽之熱氣久者生火積陰之寒氣久者爲水言熱氣積久則生火寒氣積久則爲水今本無久者二字後人刪之也初學記天部上太平御覽天部四竝引此云積陰之寒氣久者爲水隋蕭吉五行大義辨體性篇引此云積陽之熱氣反者爲火積陰之寒氣反者爲水藝文類聚天部上引

此云積陰之寒氣大者爲水反與大皆久字之誤則原有久者二字明矣日月之淫爲本作日月之淫氣此因上下文爲字而誤廣韻星字注引此云日月之淫氣精者爲星辰日月之淫氣與積陽之熱氣積陰之寒氣文正相對精者爲星辰與精者爲日精者爲月文亦相對下文天地之偏氣怒者爲風天地之合氣和者爲雨句法亦相同

天之偏氣怒者爲風天地之含氣和者爲雨

天之偏氣怒者爲風天地之含氣和者爲雨劉本刪去下句天字而莊本從之念孫案大戴禮曾子天圓篇陰

陽之氣偏則風和則雨藝文類聚天部下引曾子曰天地之氣和則雨是風雨皆天地之氣豈得以風屬之天雨屬之地乎下句當依道藏本作天地上句當補地字又案含氣當爲合氣合含字相似又涉上文含氣而誤也合氣與偏氣正相對作含則非其指矣

月虛

月虛而魚腦減念孫案虛當爲虧字之誤也虧字脫去右半因誤而爲虛埤雅引此已誤月可言盈虧不可言虛實太平御覽鱗介部十三引此正作月虧藝文類聚天部上御覽天部四引此竝作月毀蓋許愼本毀亦虧也

鳥飛

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念孫案飛本作動此後人妄改之也同一動也而有高下之殊故曰鳥動而高魚動而下猶睽彖傳言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也若鳥言飛則魚當言游矣太平御覽鱗介部七引此正作鳥動而高

五億萬里

天去地五億萬里念孫案開元占經天占篇引此作億五萬里太平御覽地部一引詩含神霧亦云天地相去億五萬里然則億五二字今本誤倒也

二十八宿　凡二十八宿也

天有九野五星八風二十八宿五官六府注曰二十八宿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也引之曰二十八宿四字及注二十八宿云云皆後人所加也下文於九野五星八風五官六府皆一一釋之而不及二十八宿但於所說九野中附以其星角亢氐云云使有二十八宿四字下文不應不爲解釋且不應以二十八宿倂入九野條內使綱目不相當也然則此處原文無二十八宿四字明矣注於牽牛須女營室東壁觜巂東井輿鬼七星皆省一字稱之文義苟簡決非漢人所爲大文

時則二篇於牽牛須女等名皆不從省月令爾雅及呂氏春秋十二紀有始覽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地理二志無不皆然唯此篇所列圖於營室東壁觜巂各省一字而牽牛須女東井輿鬼七星皆不省漢書律麻志說十二次於東井省東字而牽牛婺女營室皆不省說四方星度於牽牛婺女東壁觜巂東井輿鬼七星各省一字而營室獨不省此則後人改之而未盡者也七星但稱星則無以別於他星牽牛謂之牛營室謂之室觜巂謂之觜皆文不成義又案下文星分度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牽牛八須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東壁九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巂二參九東井三十三輿鬼四柳十五七星七道藏本脫下七字各本及莊本脫上七字今補正張翼各十八軫十七凡二十

八宿也凡二十八宿句亦後人所加此說星之分度非說星之全數也無緣得有此句

四守　天阿　太一之庭

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守天阿阿當作河說見下高注曰皆星名下自解又太微者太一之庭也太一當作五帝說見下紫宮者太一之居也軒轅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魚之囿也天阿者羣神之闕也四守者各本守作宮涉上文紫宮而誤今據上文四守及北堂書鈔天部二初學記天部上太平御覽天部六所引改正所以司賞罰各本以下衍爲字今據舊本北堂書鈔初學記太平御覽所引刪注曰四守紫宮軒轅咸池天阿

引之曰據前注則四守亦星名據後注則四守乃總括

四星之稱非星名也前後注意迥殊今細繹原文前注是也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守天阿刿其名也太一之庭太一之居帝妃之舍水魚之囿羣神之闕及所以司賞罰則明其職也故前注曰皆星名下自解後注以四守爲紫宮軒轅咸池天阿其不可通有三太微紫宮竝舉何以數紫宮而不數太微其不可通一也四守若爲紫宮軒轅咸池天阿之總稱則上文四守二字當刿於紫宮前爲統下之詞或刿於天阿後爲統上之詞其義乃通何以雜廁諸星之閒而云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守天阿邪其不可通二也軒轅帝妃之舍咸池水魚之

圓皆與賞罰之事無涉〻其不可通三也初學記太平御覽竝引許愼注曰四守紫宮軒轅咸池天阿也然則此乃許注後人移入高本而前後遂相矛盾矣

天阿本作天河後人以天河非星名故改爲天阿也案開元占經甘氏中官占引甘氏曰天阿一星在最西以察山林之妖變也與門闕之義無涉且天阿非黃道所經不得言羣神之闕也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此竝作天河又引高注曰天河星名闕猶門也各本脫天河星名四字又初學記太平御覽引許注以天河爲四守之一是許本亦作天河天河蓋卽北河南河也夾河之南北故總謂

之天河天官書曰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闕閒爲關梁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郗萌曰兩河戍與戉卽鉞字俱爲帝闕又占曰兩戍閒爲天門日月五星常出其門中故曰天河者羣神之闕也高注訓闕爲門正合郗萌之說羣神卽日月五星之神也韓子飾邪篇曰豐隆五行太一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槍歲星所謂天河葢卽指此

天官書曰中官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環之匡衞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右引春秋合誠圖曰紫微者太一之常坐太一在紫宮之中非

太微中所有不得言太微太一之庭諸書亦無言太一之庭者此太一二字蓋因下文太一之居而誤太平御覽引此已誤太一之庭當作五帝之庭天官書曰太微匡衛十二星藩臣其內五星五帝坐太平御覽引天官星占曰紫宮太一坐也太微之宮天子之庭五帝之坐也卽此所云太微五帝之庭紫宮太一之居也續漢書天文志注引張衡靈憲曰紫宮爲皇極之居太微爲五帝之廷廷庭古字通又其一證矣注內太一天神也亦當爲五帝天神也蓋正文既誤爲太一後人又改注以從之耳

歲鎭行一宿

鎮星以甲寅元始建斗歲鎮行一宿念孫案行字因上下文而衍既云歲鎮一宿則無庸更言行開元占經填星占引此無行字史記天官書亦無

太白元始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

太白元始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引之曰此本作太白元始以甲寅正月與營室晨出東方甲寅正月者甲寅年之正月也下文太陰元始建於甲寅開元占經塡星占篇引舊注曰甲寅元始厤起之年也大衍厤議引洪範傳曰厤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閼蒙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月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閼

蒙與閼逢同太歲在甲曰閼逢在寅曰攝提格閼逢攝提格之歲者甲寅之歲也正月爲陬畢陬之月者正月也七曜者日月及太白歲星辰星熒惑鎮星也上元太始閼逢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太白在營室故曰太白元始以甲寅正月與營室晨出東方也天官書說太白曰其紀上元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開元占經太白占篇引甘氏亦曰太白以攝提格之歲正月與營室晨出於東方皆其明證後人不審其義遂改甲寅正月爲正月甲寅又改營室爲熒惑不知甲寅者甲寅年也若云正月甲寅則是甲寅日矣顓頊厤元所起之

日爲已巳非甲寅也其謬一也甲寅正月先年而後月若云正月甲寅則不知在何年矣其謬二也莊本改甲寅爲建寅尤非太白與營室晨出東方猶下文歲星與營室東壁晨出東方皆以所在之宿言之若云與熒惑晨出東方則不知在何宿矣其謬三也漢書天文志晉灼注太白常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亦後人依誤本淮南改之

當出而不出

當入而不入當出而不出天下興兵念孫案當出而不出已見上文此當作未當出而出太白主兵故當出而不出未當入而入則天下偃兵見上文當入而不入未當

出而出則天下興兵也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及開
元占經太白占引石氏星經並云未當出而出當入而
不入天下起兵是其證

祀四郊　決刑罰

景風至則爵有位案有位則有爵此言爵有位於義不
可通太平御覽時序部八引作施爵
位文選任昉王文憲
集序注引作施爵祿賞有功涼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
閶闔風至則收縣埀琴瑟不張不周風至則脩宮室繕
邊城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決刑罰念孫案祀四郊本作
祀四鄉四鄉四方也越語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韋
注曰鄉方也故高注云祀四方神卽月令所謂命主祠

祭禽于四方也易通卦驗曰涼風至報土功祀四鄉白虎通義曰涼風至報地德祀四鄉皆其明證也若作四郊則失其義矣且鄉與功張爲韻功字合韻讀若光月令神農將持功與昌殃爲韻老子不自伐故有功與明彰長爲韻自伐者無功與行明彰長行爲韻韓子主道篇去賢而有功與明彊常常爲韻楚辭惜誓惜傷身之無功與狂長爲韻若作郊則失其韻矣決刑罰本作決罰刑故高注云罰刑疑者於是順時而決之下文曰斷罰刑時則篇曰休罰刑又曰斷罰刑皆其證也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二引此亦作斷罰刑刑與城爲韻若作刑罰則失其韻矣

大終日月星辰復始甲寅之元

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曰一紀凡二十紀千五百二十歲（各本千上有一字開元占經所引無今從之）大終日月星辰復始甲寅之元引之曰大終下當有三終二字下文曰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葢一終而建甲戌積千五百二十歲二終而建甲午積三千四十歲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積四千五百六十歲（劉績謂每終二十年三終共六十年大誤）故曰千五百二十歲大終句三終日月星辰復始甲寅之元也千五百二十歲一終但至甲戌不得復始甲寅之元故知脫三終

二字也日月五星起於營室乃顓頊厤元見太歲攷開元占
經古今厤積篇曰黃帝厤元法四千五百六十顓頊厤
同則顓頊厤以四千五百六十歲爲一元若非三終不
得有此數矣漢書律厤志曰三終而與元終續漢志曰
三終歲復復靑龍爲元是其例也開元占經日占篇引
此已脫三終二字

日行一度而歲有奇

日行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之一引之曰日行一度本
作日行危一度後人刪去危字耳日行危一度而歲有
奇四分度之一者言每歲日行至危之一度而有四分

一之奇零也蓋四分度之一微茫難辨其所在本無定處推步者視周天之度起於何宿則附餘數於度所止之宿如殷麻以冬至日躔起度則度起牽牛而以四分度之一附於斗開元占經北方七宿占篇引石氏曰斗二十六度四分度之一是也斗牽牛爲星紀度起星紀則以四分度之一附於析木下文曰星分度箕十一四分一是也尾箕析木也顓頊麻以立春日躔起度則度起營室而以四分度之一附於危卽此所云日行危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之一是也廣雅說七燿行道曰日月五星行黃道始營室東壁又曰行須女虛危復至營室是

度起營室而止於危月令所謂日窮于次也故以四分度之一附於危焉危不止一度而獨附於一度者星度多少古今不同唯第一度不異故附於此耳開元占經日占篇引此正作日行危一度又引注曰危北方宿也則有危字明矣若如今本作日行一度則所謂四分度之一者不知附於何宿矣甚矣其不可通也

鑿地

陰氣極則下至黃泉北至北極故不可以鑿地穿井念孫案太平御覽地部三十二池下引此作鑿池穿井於義爲長

十二月

十二月德居室三十日念孫案十二月當爲十一月上文云冬至德在室是

升日行一度　熱升　升勻

兩維之間九十一度也道藏本此下有高注自東北至東南爲兩維云云凡二十九字十六分度之五而升日行一度十五日爲一節以生二十四時之變念孫案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作一句讀其高注自東北至東南云云本在十六分度之五下道藏本誤入九十一度下度下又衍也字遂致隔斷上下文義劉績本刪去也字是也乃又移高注於下文而

升二字之下而莊本從之則其謬益甚矣升當爲斗字之誤也隸書斗字作升形與升相似傳寫往往譌溷而斗日行一度作一句讀言斗柄左旋日行一度而以十五日爲一節也上文云紫宮執斗而左旋日行一度以周於天下文云斗指子則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皆其明證也又齊俗篇糟邱生乎象櫡炮格生乎熱升炮格謂爲銅格布火其下置人於上也格音如字俗作烙音洛非此段氏若膺說見鍾山札記升亦當爲斗北堂書鈔服飾部四太平御覽服用部十四竝引淮南炮格始於熱斗又引許慎注曰熱斗熨斗也紂見熨斗爛人手遂作炮格之刑是也又兵略篇章華之臺燒以升勺沃而救之

升亦當爲斗鄭注少牢饋食禮曰枓㪺水器也枓與斗同

冬至以後十二律　日冬至音比林鍾　雨水

驚蟄　清明穀雨

冬至音比黃鍾小寒音比應鍾大寒音比無射立春音比南呂雨水音比夷則驚蟄音比林鍾春分音比蕤賓淸明音比仲呂穀雨音比姑洗立夏音比夾鍾小滿音比太蔟芒種音比大呂夏至音比黃鍾小暑音比大呂大暑音比太蔟立秋音比夾鍾處暑音比姑洗白露音比仲呂秋分音比蕤賓寒露音比林鍾霜降音比夷則立冬音比南呂小雪音比無射大雪音比應鍾又下文

曰日冬至音比林鍾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鍾浸以清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引之曰冬至音比黃鍾當爲音比應鍾下當云小寒音比無射大寒音比南呂立春音比夷則雨水音比林鍾驚蟄音比蕤賓春分音比仲呂淸明音比姑洗穀雨音比夾鍾立夏音比太蔟小滿音比大呂芒種音比黃鍾其日冬至音比林鍾亦當爲音比應鍾葢音以數少者爲淸數多者爲濁冬至以後逆推十二律由淸而濁夏至以後順推十二律由濁而淸冬至應鍾其數四十二爲最淸小寒無射其數四十五則濁於應鍾矣大寒南呂其數四十八則又濁於

無射矣立春夷則其數五十一則又濁於南呂矣雨水林鍾其數五十四則又濁於夷則矣驚蟄蕤賓其數五十七則又濁於林鍾矣春分仲呂其數六十則又濁於蕤賓矣清明姑洗其數六十四則又濁於仲呂矣穀雨夾鍾其數六十八則又濁於姑洗矣立夏太蔟其數七十二則又濁於夾鍾矣小滿大呂其數七十六則又濁於太蔟矣芒種黃鍾其數八十一則最濁矣故曰日冬至音比應鍾浸以濁也夏至以後與此相反故曰日夏至音比黃鍾浸以清也夏至音比黃鍾爲音之最濁者則冬至之音當爲最淸者最淸者非應鍾而何後人但

知月令仲冬律中黃鍾之文遂改冬至音比應鍾爲音比黃鍾而移應鍾於小寒且并無射以下遞移其次高注亦遞移而不知月令所言者十二月之律此所言者二十四時之律本不相同也至改日冬至音比應鍾爲音比林鍾則謬益甚矣宋書律志引此已誤又案驚蟄本在雨水前穀雨本在清明前今本驚蟄在雨水後穀雨在清明後者後人以今之節氣改之也漢書律厤志曰諏訾中驚蟄今曰雨水降婁初雨水今曰驚蟄大梁初穀雨今曰清明中清明今曰穀雨是漢初驚蟄在雨水前穀雨在清明前也桓五年左傳正義引釋例曰漢太初以後更改

氣名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月令正義引劉歆三統厤雨水正月中驚蟄二月節又引易通卦驗清明三月節穀雨三月中藝文類聚歲時部上引孝經緯曰斗指寅為雨水指甲為驚蟄指乙為清明指辰為穀雨三書皆出太初以後故氣名更改三統厤與緯書皆出西漢末不應淮南王書先已如是其為後人所改明矣逸周書周月篇春三月中氣驚蟄春分清明今本作雨水春分穀雨時訓篇驚蟄雨水穀雨清明今本雨水在驚蟄前清明在穀雨前皆後人所改辯見盧氏紹弓校定本日知錄謂淮南子已先雨水後驚蟄失之

陽氣凍解

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陽氣凍解引之曰陽氣凍解文不成義當作陽凍解陽凍地上之凍也陰凍地中之凍也立春之日地上之凍先解故曰陽凍解管子臣乘馬篇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是也今本陽下有氣字因注內陽氣而衍

雷戒

秋分雷戒蟄蟲北鄉念孫案戒當爲臧字之誤也臧古藏字秋分雷藏與上文春分雷行相應時則篇云八月雷不藏是其證也且臧與鄉爲韻若作戒則失其韻矣藏字古皆作臧故說文無藏字今書傳中作藏者多作

臧者少大抵皆後人所改也此臧字若不誤爲戚則後人亦必改爲藏矣

太歲

咸池爲太歲錢氏曉徵答問曰問淮南以咸池爲太歲與它書所言太歲異何故曰淮南書云斗杓爲小歲咸池爲大歲大時者咸池也小時者月建也皆以大小相對初未嘗指咸池爲太歲其作太歲者乃後人轉寫之譌矣斗南兩漢刊誤謂淮南不名天一爲太歲又自以咸池名之則南宋本已誤矣念孫案錢說是也

起右徙一歲而移十二歲而大周天

天維建元常以寅始句起此字上有脫文右徙一歲而移十二
歲而大周天終而復始引之曰起字上當有脫文益言
甲寅之年歲星在娵訾之次營室東壁也詳見下條是歲星所起
也起與二始字二子字韻也二子字見下文必言歲星所起者
太歲與歲星相應而行故言太歲建元必以歲星也漢
書律厤志曰木金相乘爲十二是爲歲星小周小周乘
巛策爲一千七百二十八是爲歲星歲數鄭注周官保
章氏曰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太歲爲陰左行於地十二
歲而小周馮相氏疏曰太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
行歲星爲陽右行於天一歲移一辰又分前辰爲一百

四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四十四年跳一辰十二辰帀則總有千七百二十八年十二跳辰帀以此而計之十二歲一小周謂一年移一辰故也千七百二十八年一大周十二跳帀故也歲左行於地一與歲星跳辰年數同以上賈疏然則右徙周天皆謂歲星若建寅之太歲左行於地不得謂之右徙周天矣起字之上有脫文無疑周天上本無大字後人加之也歲星十二歲而小周天不得謂之大周淮南王時未有歲星超辰之說亦無大周小周之分上文曰歲星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句十二歲而周無大字

太一在丙子

淮南元年冬漢初以十月爲歲首故言元年冬太一在丙子高注曰淮南王安卽位之元年引之曰太一乃北極之神與紀歲無涉太一當作天一此因天字脫去上畫後人又加點於下耳廣雅曰天一太歲也漢元封七年太歲在丙子上推至文帝十六年下距元封七年凡六十年爲淮南王安始封之年太歲亦當在丙子故曰天一在丙子也古者天一太歲太陰名異而實同詳見太歲攷

冬至甲午立春丙子

潛研堂文集曰淮南天文訓冬至甲午立春丙子必有

譌蓋冬至與立春相去四十五日有奇古今不易自甲
午訖丙子僅四十三日此理之所必無者以術推之是
年冬至蓋己酉日立春則甲午日耳引之曰錢說非也
下文曰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則夏至之日
也歲遷六日終而復始高注曰遷六日今年以子冬至
後年以午冬至也則冬至之日非子卽午明矣下文壬
午冬至甲子受制謂立春也與此冬至甲午立春丙子
其法正同不得以甲午爲己酉之譌也立春丙子與上
文始起始子爲韻若作立春甲午則失其韻矣冬至甲
午至立春丙子四十三日與後八麻法不同者古法多

疏故也下文壬午冬至至甲子受制亦四十三日以是
明之

二陰一陽

二陰一陽成氣二三陽一陰成氣三引之曰二陰當作
一陰一陰一陽所以成氣二也高注曰陰麤觕故得氣
少陽精微故得氣多正以一陰與一陰爲二一陽與二
陽爲三陰數少而陽數多也續漢書天文志引律術曰
陽性動陰性靜動者數三靜者數二是也二陰而分言
之則各爲一陰矣

七十二日而歲終庚子受制　七十歲而復至

甲子

七十二日而歲終庚子受制歲遷六日以數推之七十歲而復至甲子引之曰上文言壬午冬至甲子受制由甲子受制以歲遷六日推之一日乙丑二日丙寅三日丁卯四日戊辰五日己巳六日庚午則當作庚午受制今本作庚子涉上文庚子而誤也由甲子受制每歲以遷六日推之至十歲而六十甲子終而復始則當作十歲而復至甲子今本十上有七字涉上文七十二日而衍也

養老鰥寡

戊子受制則養老鰥寡行粰鬻施恩澤念孫案養老鰥寡當作養長老存鰥寡今本脫長存二字則句法與上下文不協時則篇曰季夏存視長老行稃鬻仲秋養長老行稃鬻飲食春秋繇露治水五行篇曰土用事則養長老存幼孤矜寡獨施恩澤開元占經填星占篇引巫咸曰填星受制則養老蓋脫長字存鰥寡行饘粥施恩澤皆其證

大剛魚不爲

壬子干庚子大剛魚不爲引之曰大剛二字義不可通大字蓋因上文大旱而衍剛當爲則字之誤也則魚不

爲四字連讀高注不成爲魚春秋緐露治亂五行篇曰水干金則魚不爲是其證

收其藏

以至於仲春二月之夕夕謂月之下旬也書大傳月之朝月之中月之夕鄭注曰上旬爲朝中旬爲中下旬爲夕夕字亦作昔呂氏春秋任地篇曰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乃收其藏而閉其寒高注曰收斂其所藏而閉之念孫案太平御覽時序部四引此本作乃布收其藏而閉其寒引高注本作收斂其所藏而出布之閉其陰寒令不得發泄後人既不解布收二字之義而削去布字又刪改高注以滅其迹甚矣其妄也又案布收其藏者布讀爲敷敷與布古

字通皋陶謨敷同日奏罔功禹貢篠簜既敷史記夏本紀敷竝作布顧命敷重蔑席說文引作布商頌長發篇敷政優優優成二年左傳引作布聘禮管人布幕于寢門外今文布作敷周頌賚篇箋云敷猶徧也堯典敷奏以言史記五帝紀作徧告以言言徧收其藏而閉其寒也上文云至秋三月地氣下藏百蟲蟄伏故此言仲春之夕乃布收其藏而閉其寒布字在收其藏之上本謂徧收其藏非謂收其所藏而出布之也高氏誤解布字後人求其說而不得遂以布爲衍文而削之矣

禽鳥

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鳥草木念孫案禽鳥當爲禽獸藝文類聚歲時部上引作以養百穀禽獸草

木太平御覽時序部四百穀部一竝引作以長百穀禽
獸草木是其證

小還　大還

日至於昆吾是謂正中至於鳥次是謂小還至於悲谷
是謂餔時至於女紀是謂大還念孫案小還大還當爲
小遷大遷字之誤也遷之爲言西也日至昆吾謂之正
中至鳥次則小西矣故謂之小遷至女紀則大西矣故
謂之大遷漢書律麻志曰少陰者西方西遷也陰氣遷
落物白虎通義曰西方者遷方也萬物遷落也是遷與
西同義若作小還大還則義不可通矣舊本北堂書鈔

天部一及藝文類聚初學記天部上太平御覽天部三引此竝作小遷大遷陳禹謨依俗本改為大還小還

淵虞

至於淵虞是謂高春念孫案淵虞當作淵隅注同隅虞聲相亂又涉下文虞淵而誤也桓五年公羊傳疏舊本北堂書鈔及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引此竝作淵隅陳禹謨改為虞淵大謬楚辭天問補注引此亦作淵隅則南宋本尚不誤

至於

至於蒙谷是謂定昏念孫案至本作淪此涉上文諸至

字而誤也淪入也見原道精神本經三篇注及漢書敘傳應劭注沒也見覽冥篇注楚辭九歎注及說文廣雅淪於蒙谷與上出於扶桑相對舊本北堂書鈔及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引此竝作淪陳禹謨依俗本改淪爲至楚辭補注同

禹以爲朝晝昏夜

日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禹以爲朝晝昏夜念孫案禹字義不可通禹當爲離俗書離字作離漢北海相景君碑陰當離墓側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離敗聖輿字竝作離其左畔與禹相似因誤爲禹顏氏家訓書證篇論俗書日離則配禹正謂此也脫去右畔而爲禹耳離者分也言分爲朝晝昏夜也精神篇別爲陰陽離爲八極文義

與此同

十二月指丑

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徙一辰復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歲而帀終而復始引之曰十二月指丑本作十一月指子後人改之也指寅指子皆厤元所起故以二者言之晉書律厤志引董巴議曰顓頊厤以今之孟春正月爲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營室也湯作殷厤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爲元首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是顓頊厤起寅月殷厤起子月也故下文指寅寅則萬物螾螾然也先言指寅顓頊厤之遺

法也上文斗指子則冬至先言指子殷厤之遺法也指寅指子皆言其始一歲而帀乃言其終葢起於寅者至丑而帀起於子者至亥而帀也後人不知古厤有二法而改爲十二月指丑非也指丑則一歲已帀不須更言一歲而帀矣且子與始爲韻若作丑則失其韻矣太平御覽時序部一引此正作十一月指子

則萬物螾

指寅則萬物螾念孫案此當作指寅句寅句則萬物螾螾然也句寅則萬物螾螾然者猶云寅者言萬物螾螾然故高注曰動生皃史記律書亦曰寅者言萬物始生

螾然也今本寅下脫一寅字螾下又脫螾然也三字則文不成義且句法與下文不協矣太平御覽時序部一引此正作寅則萬物螾螾然也

未昧也

未昧也念孫案未下脫者字自午者忤也至丑者紐也皆有者字昧本作味後人以漢書律厤志云昧薆於未故改味為昧不知淮南自訓未為味與漢書不同也五行大義論支榦名篇及太平御覽引淮南竝云未者味也白虎通義及廣雅竝云未味也說文未味也六月滋味也六月下有脫文史記律書未者味也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義竝與淮南同

其加卯酉三句

其加卯酉則陰陽分日夜平矣引之曰此三句不與上文相承尋繹文義當在前日短而夜脩之下云其加卯酉者王弼注老子曰加當也承夏日至冬日至言之彼言冬夏至此言春秋分也言陰陽分日夜平者承陽勝陰勝日夜脩短言之言至春秋分則陰陽無偏勝日夜無脩短也寫者錯亂在此今更定其文如左

夏日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而死冬日至則陽乘陰是以萬物仰而生晝者陽之分夜者陰之分是以陽氣勝則日脩而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脩其加卯酉則

陰陽分日夜平矣

引而止也　呻之也

林鍾者引而止也指申申者呻之也念孫案之字當在上文引而止下今本誤在呻字下則文不成義（自午者忤也至丑者紐也也上皆無之字）五行大義論律呂篇論支榦名篇及太平御覽引此竝云林鍾者引而止之也申者呻也是其證

曰規

道曰規始於一念孫案曰規二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此因上文故曰規生矩殺而誤衍也宋書律志作道始於一無曰規二字

兵重三罕

故祭祀三飯以爲禮喪紀三踊以爲節兵重三罕以爲制念孫案重罕二字義不可通重當爲革祭祀喪紀兵革皆相對爲文革字古文作䩯隸省作革與重相似而誤罕當爲軍言兵革之事以三軍爲制也軍字草書作羊與罕相似而誤

徵生宮宮生商

徵生宮宮生商劉績曰當作宮生徵徵生商念孫案劉說是也上文曰黃鍾爲宮太蔟爲商林鍾爲徵又曰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蔟所謂宮生徵徵生商也宋

書律志晉書律麻志竝作宮生徵徵生商地形篇亦曰變宮生徵變徵生商高注變猶化也

角生姑洗

角生姑洗引之曰音律相生皆非同位者上文曰姑洗爲角則角與姑洗爲一不得云角生姑洗也生當爲主上文黃鍾主十一月云云與此主字同義角主姑洗猶言姑洗爲角耳主與生相似又因上下文生字而誤宋書律志亦誤作生秦氏五禮通攷改作角爲姑洗非是五音爲六律之綱可言姑洗爲角不可言角爲姑洗也

比於正音

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爲和高注與正音比故爲和應鍾生蕤

賓不比於正音故爲繆各本脫於字今據宋書補劉績曰以序論之黃鍾爲宮以次而商角徵羽姑洗生應鍾變宮在南呂羽之後故曰比於正音爲和應鍾生蕤賓變徵閒入正音角羽之閒故曰不比正音爲繆引之曰劉說非也七音之序周回相次變宮在羽之後宮之前變徵在角之後徵之前唐武后樂書要錄說七聲次第曰假令十一月黃鍾爲宮隔一月以正月太蔟爲商又隔一一月以三月姑洗爲角又隔一月以五月蕤賓爲變徵卽以其次之月六月林鍾爲徵又隔一月以八月南呂爲羽又隔一月以十月應鍾爲變宮周迴還與十一月相比也其道相同豈有順逆之分乎比讀如易比卦之比比入也合也閔元年左傳曰屯固比入又曰合而能固是也說林篇黃鍾比宮太蔟比商與此比字同義

比於正音故爲和本作不比於正音故爲和注內與正音比本作不與正音比不比於正音者不入於正音也言應鍾是宮之變音故不入於正音不入於正音則命名當有以別之故謂之曰和和者言其調和正音也蕤賓是徵之變音故亦不入於正音不入於正音則命名當有以別之故謂之曰繆音目繆之言穆穆亦和也大雅烝民箋曰穆和也穆繆古字通言其調和正音也周語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昭二十年左傳正義釋其義曰變宮變徵舊樂無之聲或不會而以律調和其聲使與五音諧會是應鍾蕤賓二律皆所以調和其聲也漢書楊雄傳甘泉賦說風聲曰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穆與繆同穆在變音之

未言穆而和可知矣羽在正音之末言羽而宮商角徵可知矣變聲與正聲相調和故曰穆羽相和張晏曰穆然相和殆未達穆字之義以律管言之則變宮爲和變徵爲穆以琴弦言之則當以少宮爲和少商爲穆琴亦有和穆二音故曰穆羽相和若夔亏之調琴也然則變音之繆本與穆同而穆之命名正取相和之義明矣後人誤讀繆爲紕繆之繆以爲和與繆相反宋書引舊注曰繆音相干也亦誤解繆字遂於應鍾不比於正音句刪去不字以別於蕤賓并注中不字而亦刪之古訓之不通其勢必至於妄改矣宋書律志正作姑洗生應鍾不比於正音故爲和載注文正作不與

正音比晉書律厤志引淮南王安曰應鍾不比正音故爲和足證今本之謬

脫文二句

黃鍾之律脩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七寸引之曰物以三生下本有三三九一句後人以上文已言三三如九故刪去此句不知上文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與此文三三九三九二十七皆上下相承爲義物以三生故必先以三自乘而得九然後以三乘九而得二十七且上文與此相離甚遠不得因彼而省此也宋書正作三三九三九二十七幅廣二尺七寸下本

有古之制也四字故高注曰古者幅皆然也各本皆上衍比字今删脫去此句則注文爲贅設矣宋書正作故幅廣二尺七寸古之制也

人脩八尺　有形則有聲　匹者中人之度也

音以八相生故人脩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爲尋有形則有聲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爲匹匹者中人之度也一匹而爲制引之曰此文多不可通人脩八尺尋自倍則丈六尺矣而云人脩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爲尋其不可通一也音以八相生音郎聲也何須更云有形則有聲其不可通二也匹長四丈人之

長安得有此而云匹者中人之度其不可通三也蓋寫者譌舛失次兼有脫文宋書已與今本同則後人以誤本淮南改之也今更定其文而釋之如左

有形則有聲音以八相生故人臂脩四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爲尋尋者中人之度也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爲匹一匹而爲制云有形則有聲者有形謂上文黃鍾之律脩九寸也有聲謂音以八相生也云人臂脩四尺者一切經音義卷十七引淮南云人臂四尺尋自倍故八尺曰尋是也云尋者中人之度也者考工記曰人長八尺是也

秋分蘽定

秋分蘽定蘽定而禾熟（蘽與秒同秒禾芒也說見主術）念孫案隋書律厤志引此作秋分而禾蘽定蘽定而禾熟是也宋書律志同今本脫而禾二字則文義不明

十二蘽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

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蘽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故十寸而爲尺十尺而爲丈引之曰十二蘽當一粟十二粟當一寸則百四十四蘽而當一寸也主術篇寸生於標（蘽標並與秒同今本標誤作稞辯見主術）高注曰十二標爲一分（今本脫二字）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

尺十尺爲一丈說文亦曰律數十二秒而當一分十分而寸則是百二十蔈而當一寸與此不同也許高二家之說俱本於此篇使原文作十二蔈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則二家之說何以竝言十二蔈爲分十分爲寸乎且主術篇明言寸生於標不得又以粟參之也然則今本爲後人所改明矣宋書律志與今本同則其誤已久今依主術篇及許高二家之說而更定之如左

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蔈而當一分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故十分而爲寸十寸而爲尺十尺而爲丈

其以爲量

其以爲量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念孫案
量當爲重重量字相近又因上文度量而誤也自十二
粟以下皆言其重之數非言其量之數說文禾部注及
宋書律志竝作其以爲重

蒼龍在辰

太陰在寅朱鳥在卯句陳在子元武在戌白虎在酉蒼
龍在辰引之曰下文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靑龍或曰天
一或曰太陰是太陰卽蒼龍也既云太陰在寅不當復
云蒼龍在辰矣下文凡徙諸神朱鳥在太陰前一鉤陳
在後三元武在前五白虎在後六而不言蒼龍所在正

以太陰卽蒼龍也蒼龍在辰四字葢淺人所加

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閉主

道藏本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閉主下有脫文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引之曰太陰二字乃下屬爲句與下文太陰在卯之屬相同主下當別有所主之事而今脫去王應麟小學紺珠始誤讀主太陰爲句劉本遂重太陰二字而各本及莊本從之非也上文云太陰在寅何得又言主太陰乎且下文曰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而無太歲之名天一元始太陰元始之屬皆太歲也而謂之天一太陰不謂之太歲咸池爲太歲

則又大歲之譌（說見上）然則天文篇無稱太歲者也此太歲亦當作大歲寫者誤加點耳斗杓爲小歲咸池爲大歲（見上文）上文酉爲危主杓杓小歲也此文子爲開主大歲大歲咸池也大歲月從右行四仲與歲從左行之太陰迥殊若作太歲則與太陰無異上言太陰在寅下言子主太歲是太陰主太陰矣義不可通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此篇舊注曰太陰謂太歲也（蓋許慎注廣雅太陰太歲也本此）使篇內太歲太陰分爲二注者必不爲此注矣可見太歲乃大歲之譌而太歲太陰之未嘗分也徧考書傳亦無分太歲太陰爲二者或據淮南譌脫之文以爲太歲

太陰不同之證非也

　　歲星晨出東方之月

太陰在寅歲星舍斗牽牛以十一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卯歲星舍須女虛危以十二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辰歲星舍營室東壁以正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巳歲星舍奎婁以二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午歲星舍胃昴畢以三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未歲星舍觜巂參以四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申歲星舍東井輿鬼以五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酉歲星舍柳七星張以六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戌歲星舍翼軫以七

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亥歲星舍角亢以八月與之
晨出東方太陰在子歲星舍氐房心以九月與之晨出
東方太陰在丑歲星舍尾箕以十月與之晨出東方引
之曰十一月當爲正月十二月當爲二月正月當爲三
月二月當爲四月三月當爲五月四月當爲六月五月
當爲七月六月當爲八月七月當爲九月八月當爲十
月九月當爲十一月十月當爲十二月史記天官書曰
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以正月與斗牽牛晨出
東方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歲陰
在辰星居亥以三月與營室東壁晨出歲陰在巳星居

戌以四月與奎婁晨出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觿參晨出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歲星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漢書天文志曰太歲在寅歲星正月晨出東方在卯二月出在辰三月出在巳四月出在午五月出在未六月出在申七月出在酉八月出在戌九月出在亥十月出在子十一月出在丑十

二月出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甘氏曰攝提在寅此攝提謂太陰歲星在丑以正月與建星牽牛婺女晨出於東方皆其證也後人以太初厤太歲在子歲星十一月出在建星牽牛見天文志故改正月爲十一月以合太初之法而自此以下皆遞改其所出之月不知太陰在寅則歲星亦以寅月出樂動聲儀所謂歲星常應太歲月建以見也見前太一在丙子下若以十一月出則是子而非寅與太陰所在不相應矣太初厤之太歲始建於子故以歲星與日同次之十一月定之所謂子年應子月也淮南之太歲始建於寅故以歲星晨出之正月定之所謂寅年應寅月

也豈得以建子之法雜入於建寅之法乎況太陰在寅以下俱本於后氏（天文志太歲在寅歲星正月晨出東方后氏在斗牽牛天官書索隱亦云歲星正月晨見東方已下皆出后氏星經文）又豈有用其說而改其月者乎開元占經引淮南已與今本同則其誤改在唐以前矣錢氏曉徵謂史記歲星正月晨出以天正言之其實與淮南無別（見潛研堂文集）今案天官書曰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以正月與斗牽牛晨出色蒼蒼有光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元色甚明正月德在木故星色蒼（天官書凡言正月者七皆謂建寅之月）十一月德在水故星色元若以正月爲天正則是夏正之十一月矣何以

不云色元而云色蒼乎且寅年正月日在娵訾歲星在星紀中隔元枵一次故歲星晨見有光若十一月則與日同次其光不能見矣安得云蒼蒼有光乎此由不知淮南之十一月爲後人所改故曲爲之說而終不可通也

日德 綱日 以至於癸 左前刑右背德

太陰所居句日德句辰爲刑句德句綱日自倍因句柔日徙所不勝句凡日甲剛乙柔丙剛丁柔以至於癸引之曰日德日下脫爲字日爲德辰爲刑相對爲文也綱當爲剛剛日柔日甲剛乙柔是也癸上當有王字此以

剛柔對言不當但言癸也

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案此當爲右背刑左前德寫者顛倒耳五行大義論配支幹篇曰從甲至癸爲陽從寅至丑爲陰陽則爲前爲左爲德陰則爲後爲右爲刑右背刑左前德者所以順陰陽也史記天官書曰太白出東爲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爲刑舉事右之背之吉是其例矣

十二月月日所建之星

星正月建營室不言日所建者承上文兩日字而省高注以星爲日之誤非也二月建奎婁三月建胃四月建畢五月建東井六月建張七月

建翼八月建亢九月建房十月建尾十一月建牽牛十二月建虛引之曰二月建奎婁偏舉是月日所在之星也由此推之則正月當云建營室東壁三月當云建胃昴四月當云建畢觜巂參五月當云建東井輿鬼六月當云建柳七星張七月當云建翼軫八月當云建角亢氐九月當云建房心十月當云建尾箕十一月當云建斗牽牛十二月當云建須女虛危蓋月令日在某星但舉一月之首言之而此則舉其全也後人妄加刪節每月但存一星之名獨二月建奎婁尚仍其舊學者可以考見原文矣不然豈有月令季夏日在柳而此言建張

仲秋日在角而此言建亢仲冬日在斗而此言建牽牛季冬日在婺女卽須女而此言建虛者乎

斗牽牛越須女吳

斗牽牛越須女吳引之曰諸書無言斗但主越須女但主吳者斗牽牛越須女吳當作斗牽牛須女吳越開元占經分野略例曰淮南子曰斗吳越也斗下脫牽牛須女四字高誘注呂氏春秋曰斗吳也牽牛越也以上開元占經然則呂氏春秋注分言吳越而淮南則合言之也葢分野之說鄭魏趙竝列戰國時多謂韓爲鄭則在三家分晉之後其時吳地已爲越有故但可合言吳越若分言某星主越某星主吳

則當時豈有吳國乎後人以吳越二國不應同分野故移越字於斗牽牛下而不知其不可分也晉書天文志引費直說周易蔡邕月令章句曰起斗至須女吳越之分野又引陳卓范蠡鬼谷先生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竝曰斗牽牛須女吳越足證今本之謬

十二歲而一康

故三歲而一饑六歲而一衰十二歲而一康今本高注曰康盛也念孫案盛當爲虛此淺學人改之也康之爲言荒也康荒皆虛也小雅賓之初筵篇酌彼康爵鄭箋康虛也爾雅漮虛也方言康空也竝字異而義同郭璞爾雅音義曰漮本或作荒大雅桑柔篇具贅卒荒毛傳荒虛也泰九二包荒鄭讀爲康云

康虛也康荒古字通襄二十四年穀梁傳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范甯曰康虛也廣雅四穀不升曰歉說文歉飢虛也逸周書謚法篇凶年無穀曰穅穅虛也竝字異而義同康與荒古字通故韓詩外傳作四穀不升謂之荒史記貨殖傳曰十二歲一大饑鹽鐵論水旱篇曰六歲一饑十二歲一荒義與此同也自三歲一饑以下皆年穀不登之名但有小大之差耳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引此作十二歲而一荒是康卽荒也若訓康爲盛則與正文顯相違戾矣且四穀不升謂之康乃春秋古訓十二年一荒亦漢時舊語是之不知而訓康爲盛明是淺學人

所改漢八無此謬也

癸越

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韓庚秦辛西夷壬衛癸越閱元占經日辰占邦篇引此越作趙念孫案齊近東夷楚近南夷魏近韓秦近西夷衛近趙則作趙者是也若作越則與南夷相複矣

以勝擊殺

以勝擊殺勝而無報引之曰上文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其名有五下文以專從事以義行理以保畜養以困舉事分承

尊義保困四字不應於制字獨不相承然則此句當作以制擊殺明矣今本制作勝者因上下文勝字而誤制爲母勝子之名若作勝何以別於子勝母乎

月從一辰

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念孫案從當爲徙字之誤也上文云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徙一辰復反其所是其證

太陰所居辰爲厭日

太陰所居辰爲厭日引之曰太陰所居辰當作雌所居辰雌北斗之神右行者也月徙一辰太陰則左行而歲

徙一辰兩者各不相涉太陰二字因下文太陰所居而誤也爲厭日本無日字此因下句厭日而衍也厭者鄭注周官占夢曰天地之會建厭所處之日辰疏曰建謂斗柄所建謂之陽建故左還於天厭謂日前一次謂之陰建故右還於天是也今人猶謂陰建爲月厭是雌所居辰名爲厭不名爲厭日也

庚申　戊戌己亥

甲戌燕也乙酉齊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秦也辛卯戎也壬子代也癸亥胡也戊戌己亥韓也己酉己卯魏也戊午戊子錢氏荅問曰庚申當作庚辰八合猶八

會也今依堪輿天老說推衍之天老說見周官占夢疏所引鄭志內正月陽建寅破於申陰建戌破於辰二月陽建卯破於酉陰建酉破於卯乙近卯故二月乙酉爲八會之一三月陽建辰破於戌陰建申破於寅甲近寅故三月甲戌爲八會之二四月陽建巳破於亥陰建未破於丑癸近丑故四月癸亥爲八會之三五月陰陽建俱在午而破於子壬近子故五月壬子爲八會之四六月陽建未破於丑陰建巳破於亥七月陽建申破於寅陰建辰破於戌八月陽建酉破於卯陰建卯破於酉辛近酉故八月辛卯爲八會之五九月陽建戌破於辰陰建寅破於申庚近

申故九月庚辰爲八會之六十月陽建亥破於巳陰建丑破於未丁近未故十月丁巳爲八會之七十一月陰陽建俱在子而破於午丙近午故十一月丙午爲八會之八十二月陽建丑破於未陰建亥破於巳此建厭所在及八會之名也淮南所剡甲戌至癸亥葢大會之日其下又有戊戌己亥己酉己卯戊午戊子當是小會之日而尚缺其二以例推之當是戊辰己巳也念孫案錢說是也戊辰當在戊戌上己巳當在己亥上堪輿家所謂小會三月戊辰四月己巳九月戊戌十月己亥也又戊辰戊戌及戊午戊子下皆當有所主之國而今脫之

地在天下之中者韓魏而外更有趙宋衞中山及周末知以何國當之也

數來歲　五十日　一斗

以日冬至數來歲正月朔日五十日者民食足不滿五十日日減一斗有餘日日益一升念孫案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三十四引此數下有至字數色主反五十日上有滿字一斗作一升皆是也

有其歲司也

有其歲司也引之曰此本作其爲歲司也今本衍有字因上文有餘日而衍脫爲字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三引此正作其

爲歲伺也又引注曰伺候也司古伺爲歲司者爲歲候豐凶也尋繹文義其爲歲司也乃起下之詞下文攝提格之歲歲早水晚旱云云正謂候歲也當直接此句下作圖者誤㓹圖於此句之後隔絕上下文義遂使此句成不了之語且自上文以日冬至至下文民食一升皆言占歲之事中閒不應有圖圖葢後人所爲故置之非其所耳劉績不能是正又移上文帝張四維一段於此句之下大誤

麥不爲昌

掩茂之歲麥不爲昌念孫案昌上脫蕤字麥不爲爲句

上文曰禾不爲又曰蔌麥不爲蔌昌爲句上文曰蔌麥昌又曰稻昌開元占經歲星占引此正作麥不爲蔌昌

一　蠶稻　三斗

困敦之歲蠶稻蔌麥昌民食三斗念孫案蠶下脫登字稻下脫疾字蠶登爲句上文曰蠶不登又曰蠶登稻疾爲句謂稻有疾也上文曰稻疾又曰蔌疾又曰民疾蔌麥昌爲句民食三斗斗當爲升開元占經引此正作蠶登稻疾蔌麥昌民食三升

淮南內篇弟三

淮南內篇第四　讀書雜志九

高郵王念孫

地形

地形之所載

地形之所載六合之閒四極之內念孫案此篇皆言地之所載地下不當有形字此因篇名而誤衍耳高釋篇名云紀東西南北山川藪澤地之所載萬物形兆所化育也則正文本作地之所載明矣海外南經云地之所載六合之閒四海之內云云此卽淮南所本

八極

天地之閒九州八極今本此下有注云八極八方之極也念孫案八極當爲八柱柱與極草書相近故柱誤爲極玉海地理部引此已誤初學記地部上太平御覽地部一及白帖一引此竝作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又太平御覽州郡部三引作天地之閒九州八柱楚辭天問曰八柱何當東南何虧初學記引河圖括地象曰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皆其證也又案文選張協雜詩注云淮南子曰八紘之外有八極高誘曰八極八方之極也是高注云云本在下文八紘之外乃有八極下後人不知此處八極爲八柱之譌又移彼注於此以曲爲附會

甚矣其謬也

　　通谷其

水道八千里通谷其名川六百陳氏觀樓曰呂氏春秋

有始篇作通谷六名川六百此其字當爲六之誤

　　三百仞　五十里　九淵

凡鴻水淵藪自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

里有九淵念孫案三百仞之百五十里之里九淵之淵

皆衍文此言鴻水淵藪自三仞以上者共有二億三萬

三千五百五十九也廣雅曰湋潭淵也自三仞以上二

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有九郎用淮南之文

丹水

是謂丹水飲之不死念孫案丹水本作白水此後人妄改之也水經河水注引此作丹水水亦後人依俗本改之楚辭離騷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王注曰淮南言白水出崑崙之原飲之不死文選思元賦興白水以爲漿李善即引王注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四亦云淮南子曰白水出崑崙之原飲之不死則舊本皆作白水明矣又案楚辭惜誓涉丹水而馳騁兮王注曰丹水猶赤水也淮南言赤水出崑崙也此是引下文赤水出東南陬之語若此文本作丹水則王注當引以爲證何置此不引而別

指赤水以當之乎

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

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高注窮石山名也在張掖北塞外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引之曰崑崙四隅爲四水所出說本海內西經上文言東北陬東南陬下文又言西北陬無獨缺西南陬之理此處原文當作弱水出其西南陬絕流沙南至南海其弱水出窮石入於流沙及注窮石山名云云則當在下文江出岷山諸條閒王逸注離騷引淮南子弱水出於窮石入於流沙郭璞

注海內西經引淮南子弱水出窮石正與江出岷山諸條文義相同也葢弱水本出窮石而海內西經言出崑崙西南陬故兩存其說此文言河出崑崙東北陬下文又言河出積石亦是兩存其說後人病其不合則從而合併之於是取下文之弱水出窮石入於流沙及注文皆移置於此處而刪去弱水出其西南陬七字又妄加赤水之東四字弱水出下又加一自字至於合黎餘波六字而淮南原文遂錯亂不可復識矣今案上文赤水次於河水而不言在河水之某方下文洋水次於弱水而不言在弱水之某方則弱水二字前安得有赤水之東四字乎括地志曰蘭門山一名合黎一

名窮石山引淮南子弱水源出窮石山見史記夏本紀正義使淮南原文弱水出窮石下有至於合黎之文則合黎非窮石矣志何得言合黎一名窮石山乎其爲後人取禹貢之文附入較然甚明況既言絕流沙則弱水入其中可知何必又言入於流沙區區餘波又安能絕流沙而過乎後人但知取下文入於流沙句增入餘波二字而不知其與本文相抵牾也高注絕流沙曰絕猶過也流沙流行也流行下當有之沙二字如有餘波入於流沙句在前則注當先釋流沙後釋絕字不當先釋絕字後釋流沙也然則絕流沙前本無餘波入於流沙句而弱水出窮石入

於流沙當在江出岷山諸條閒明矣

縣圃

或上倍之是謂縣圃念孫案上文縣圃涼風樊桐高注云皆崑崙之山名上文又云崑崙之邱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則此縣圃下亦當有之山二字水經河水注引此作是謂元圃之山是其證洪興祖楚辭補注引此亦有之山二字

元澤

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高注曰元讀常山人謂伯爲宂之宂也莊氏伯鴻曰案古讀元爲兀故說文元從一從兀爲聲又髡一作髨其從兀從元皆爲聲是此讀元爲

宂之證古聲亢宂相同也念孫案莊說非也元澤當爲亢澤字之誤也亢與沆同水經巨馬河注曰督亢溝水東逕督亢澤風俗通曰沆漭也言平望漭漭無崖際也是沆亢古字通爾雅沄沆也郭璞曰水流漭沆說文曰沆莽沆大水一曰大澤風俗通義引傳曰沆者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舊本沆譌作沉今據水經注改此言亢澤亦取大澤之義初學記地部上太平御覽地部一引此並作沆澤是其證也高注常山人謂伯爲宂宂亦亢字之誤伯古阡陌字也管子四時篇曰脩封疆正千伯史記酷吏傳置伯格長徐廣曰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又漢書食貨志地理志阡陌字並作阡伯亢與吭同廣雅曰吭陌道也釋名曰鹿兔之道曰亢行不由正亢陌山谷草野而過也是吭亢古字通說文曰趙魏謂伯爲

吭漢之常山郡戰國時趙地也此云常山人謂伯爲亢正與說文相合沆吭古同聲而竝通作亢故曰亢讀常山人謂伯爲亢之亢

各以其類生

土地各以其類生念孫案此本作土地各以類生人今本衍其字脫人字陳祥道禮書引此已誤史記天官書正義藝文類聚水部上白帖六太平御覽天部十五地部二十三疾病部一疾病部三引此竝無其字有人字

障氣

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喑風氣多聾念孫案

障氣本作水氣後人以水與澤相複故妄改爲障耳禮書引此已誤不知凡水皆謂之水而水鍾乃謂之澤見周官大司徒注且澤氣與山氣相對水氣與風氣相對義各有取改水爲障則義不可通矣太平御覽天部十五疾病部一疾病部三此篇內兩引引此並作水氣酉陽雜俎廣知篇同

腫

岸下氣多腫念孫案腫本作尰此亦後人妄改之也禮書引此已誤腫音諸勇反尰音市勇反凡腫疾皆謂之腫而尰足則謂之尰尰字從尢九讀若汪跛曲脛也見下條故尰字從之岸下氣下溼故有腫足之疾小雅巧言篇居河

之麋既微且尰鄭箋曰居下溼之地故生微尰之疾爾雅曰既微且尰骭瘍爲微腫足爲尰是也若作腫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天部十五引此正作尰又引高注云岸下下溼腫足曰尰今脫此注又疾病部一疾病部三引此竝同

狂

谷氣多痹邱氣多狂念孫案狂當爲尪說文尢跛曲脛也從大象偏曲之形古文作尪一切經音義十八引蒼頡篇曰痹手足不仁也痹與尪皆肢體之疾故連類而及之若狂則非其類矣篆書尪狂二字相似隸書亦相

似故尪誤爲狂天官書正義太平御覽引此作狂亦傳寫之誤西陽雜俎正作尪呂氏春秋盡數篇輕水所多禿與癭人重水所多尰與躄人苦水所多尪與傴人癭尰尪傴四字皆與此篇同

倉葉

倉葉者有繇而蛾高注曰蠶是也念孫案倉葉本作倉桑後人以蟲之倉葉者多化爲蛾故改倉桑爲倉葉不知正文本作倉桑故高注專訓爲蠶若作倉葉則與高注不合矣爾雅蝥羅郭璞曰蠶蛾說文蝥蠶化飛蟲或作蝥是古人言蛾者多專指蠶蛾言之故曰倉桑者有

絲而蛾故高注專訓爲蠶也大戴禮易本命篇家語執轡篇並作㑹桑太平御覽資產部五蠶下引淮南亦作㑹桑意林及藝文類聚蟲豸部並同

陰屬於陽

鳥魚皆生於陰陰屬於陽念孫案下陰字蒙上而衍此謂鳥魚皆屬於陽非謂陰屬於陽也大戴禮家語並作鳥魚皆生於陰而屬於陽盧辯曰生於陰者謂卵生也屬於陽者謂飛游於虛也則無下陰字明矣文選辯命論注太平御覽羽族部一引淮南皆無下陰字

河水中濁而宜菽念孫案中濁二字義不相屬濁本作調中調猶中和也上文曰濟水通和而宜麥義與此相近今作中濁者涉上文汾水濛濁而誤禮書引此已誤後漢書馮衍傳注引此作河水調宜菽太平御覽百穀部五引此作河水中調而宜菽

宜竹

漢水重安而宜竹念孫案太平御覽地部二十三二十七引此竹下皆有箭字今本脫之禮書引此已無箭字古人言物產者多並稱竹箭故曰漢水重安而宜竹箭周官職方氏曰其利金錫竹箭楚語曰楚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

竹箭之所生皆是也

決眦

其人脩形太平御覽引此作隋形兒上大口決眦念孫案眦當爲眦字之誤也說文眦目厓也鄭注鄉射禮曰決猶開也開眦謂大目也大口決眦意相近曹植鼙舞歌曰張目決眦皆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引此正作眦

寒水

北方寒水之所積也念孫案寒水當爲寒冰字之誤也上文北方曰積冰高注曰北方寒冰所積因名爲積冰是也太平御覽引此正作寒冰

其人惷愚禽獸而壽

其人翕形短頸大肩下尻竅通於陰骨幹屬焉黑色主腎其人憃愚禽獸而壽

憃各本皆誤作惷唯道藏本不誤說文惷亂也從心春聲引昭二十四年左傳王室曰惷惷焉玉篇音充允切今左傳惷作蠢杜注曰蠢蠢動擾貌又說文憃愚也從心舂聲玉篇音丑江書容二切是惷亂之惷字從春憃愚之憃字從舂聲義絕不相同周官司刺三赦曰憃愚鄭注曰憃愚生而癡騃童昏者士昏禮記曰某之于憃愚哀公問曰寡人憃愚冥煩表記曰其民之敝憃而愚其字皆從舂不從春音丑江書容二反不音充允反此言憃愚而壽則其字亦從憃故高注曰憃讀人謂憃然無知之憃也又本經汜論二篇皆言愚夫憃婦義亦與此同又道應篇憃乎若新生之犢其字亦從舂故莊子知北遊篇作瞳焉如新生之犢而藏本及各本憃字皆誤作惷蓋俗讀憃愚之憃聲如蠢故其字遂誤為惷他書且有憃誤為蠢者今人動言愚蠢其誤實由於此唯三禮憃愚字皆不誤則賴有經典釋文唐石經故也 念孫

案自翕形短頸以下六句皆承上其人二字言之則惷愚上不當更有其人二字上文東方南方西方皆無此二字此卽因上文其人翕形而誤衍也太平御覽引此已誤又案禽獸二字亦後人所加也惷愚而壽與上文早知而不壽文正相對加入禽獸二字則文不成義矣太平御覽引無此二字

中夏

薺冬生中夏死念孫案此本作薺冬生而夏死後人以薺死於中夏因改爲中夏不知上文禾春生秋死菽夏生冬死麥秋生夏死皆但言其時而不言其月薺亦然

也藝文類聚草部下太平御覽百穀部一菜部五引此竝作薺冬生而夏死

三十六國

凡海外三十六國引之曰論衡無形談天二篇竝作三十五國今歷數下文自脩股民至無繼民實止三十五國六字誤也

華邱

崑崙華邱在其東南方爰有遺玉青鳥舊本作青馬劉據山海經改爲青鳥今依劉本視肉楊桃甘櫨甘華百果所生劉續曰華邱疑蹉邱之誤蹉音嗟山海經蹉邱爰有遺玉青鳥視肉楊

柳甘柤甘華百果所生念孫案此海外東經文也䰍與華形聲皆不相近若本是䰍字無緣誤爲華今案華字當是苹字之誤苹與平古字通堯典平秩東作馬融本平作苹周官車僕苹車之萃故書苹作平說文蒻蒲子可以爲平席王肅注顧命作苹席海外北經曰平邱在三桑東爰有遺玉青鳥視肉楊柳甘柤甘華百果所生此淮南所本也隸書華字或作苹見漢北海相景君碑陰又作華見桐柏淮源廟碑並與苹相似故苹誤爲華矣說文蒻蒲子可以爲平席文選秋興賦注引作華席亦是平通作苹因誤爲華也史記禮書大路越席正義越席謂蒲爲華席亦是苹席之誤

耽耳

夸父耽耳在其北方高注曰耽耳耳垂在肩上耽讀褶

衣之褶（舊本衣上脫褶字今補褻卷六記云君褶衣褶衾）或作攝以兩手攝耳尻海中（舊本海譌作之今據海外北經改）念孫案褶攝二字聲與耽不相近耽字無緣讀如褶亦無緣通作攝也耽皆當為耴今作耽者後人以意改之耳說文耴耳垂也從耳下垂象形春秋傳曰秦公子耴耴者其耳下垂故以為名玉篇豬涉切是耳下垂謂之耴故高注云耴耳耳垂在肩上廣韻耴耳國名正謂此也（春秋鄭公子輒字子耳義與耴亦相近）字或作聶海外北經云聶耳之國在無腸國東為人兩手聶其耳縣居海水中卽高注所云以兩手聶耳居海中者也耴與聶聲相近故海外北經作聶耴與褶攝聲亦相近

故高讀耴如糣而字或作攝後人多見耽少見耴又以說文云耽耳大垂也故改耴為耽而不知其與高注大相抵牾也

雎出荊山

雎出荊山雎音雎鳩之雎字從隹且聲舊本作睢非雎音雎字從目隹聲今改正地理志水經說文皆作沮高注曰荊山禹貢北條荊山在左馮翊懷德縣之南下有荊漂原地理志作下有彊梁原水經渭水注作下有荊渠雎州浸也水經沮水注曰沮水出東汶陽郡沮陽縣西北景山卽荊山首也中山經荊山之首曰景山雎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江故淮南子曰沮出荊山高誘云荊山在左馮翊懷德縣蓋以洛水有漆沮之

名故也斯繆證耳念孫案此所謂沮水乃江漢雎漳之雎非漆沮之沮所謂荊山乃禹貢南條荊山非北條荊山故酈氏以高注爲繆證莊伯鴻欲改雎爲洛以合高注不知洛水過荊山入渭地理志左馮翊褱德禹貢北條荊山在南下有彊梁原洛水東南入渭則不得言洛出荊山且下文明言洛出獵山何不察之甚也

汶出弗其西流合於濟

汶出弗其西流合於濟各本脫西字今據水經注引補高注曰弗其山在北海朱虛縣東水經汶水注曰按誘說是乃東汶非經所謂入濟者也蓋其誤證爾引之曰漢書地理志琅

邪郡朱虛有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邱入維此高注所本也其水入維不入濟故酈氏以爲誤證地理志又曰泰山郡萊蕪有原山禹貢汶水出西南句入泲古濟字此則淮南之汶矣汶出原山而此云出弗其者弗其葢原山之別名淮南與地理志似異而實同也禹貢錐指因高注誤證而竝以淮南爲誤則過矣弗其即是原山在萊蕪縣與不其縣之不其山名相似而地則不同漢萊蕪故城在今淄川縣東南不其故城在今即墨縣西南二縣相去甚遠莊氏伯鴻以爲即不其山謬矣

丹水出高褚

丹水出高褚高注曰高褚一名冢領山在京兆上雒丹水所出東至均入沔也劉績曰冢領山在陝西西安府商縣南丹水出於此東流至河南內鄉縣與淅水合流入漢江非此所謂丹水也高褚恐高都之譌漢上黨高都縣莞谷丹水所出東南入絕水見地理志今山西澤州高平卽高都有丹水源出仙公山南流合白水入沁河此丹水是念孫案劉說是也北山經曰沁水之東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水出焉舊本作丹林之水衍林之二字今依水經注刪南流注于沁舊本作注于河涉上文沁注于河而誤今依水經注改水經沁水注曰丹水出上黨高都縣故城東北阜下東會絕水又東南流白水

注之又東南流注於沁竹書紀年晉出公五年丹水三日絕不流皆謂此丹水也漢高都故城在今澤州府鳳臺縣東北此作高褚豈都字古通作諸因誤爲褚與

股出嶕山

股出嶕山高無注引之曰徧考地理書無股水之名股疑當爲般隷書舟字多作月故般誤爲股漢巴郡太守張納功德敘般桓弗就司隷校尉魯峻碑陰平原般竝作股與股相似爾雅釋水鉤般釋文般李本作股漢書地理志濟南郡般陽應劭曰在般水之陽水經濟水注曰般水出般陽縣東南龍山俗亦謂之爲左阜龍山葢嶕山也古今異名耳

鎬出鮮于

鎬出鮮于北山經郭注引此鎬作薄劉績曰鎬薄必有一誤引之曰北山經薄水注引此文則薄非誤字可知鎬與薄形聲皆不相似薄字亦無緣誤爲鎬葢鎬字下有出某山之文而今脫之薄出鮮于又脫薄字故混爲一條耳

晉出龍山結給

晉出龍山結給高注曰結給合一名也龍山在晉陽之西北晉水所出東入汾引之曰晉出龍山結給當作晉出結紬龍山二字因注而衍紬字右畔作合則因下句

合出封羊而誤注當作結絀山一名龍山今本作結給亦隨正文而誤又脫山字衍合字也字耳水經晉水注曰晉書地道記及十三州志竝言晉水出龍山一云出結絀山在晉陽縣西北太平御覽地部十引郡國志曰懸甕山一名龍山亦名結絀山晉水出焉是結絀山乃晉水所出故曰晉出結絀結絀疊韻字結古讀若吉若作結給則失其韻矣且龍山即是結絀不得竝言龍山結絀也注言結絀山一名龍山者猶上注言發包山一名鹿谷山薄落之山一名笄頭山猛山一名高陵山其云一名某山乃高以當時山名釋之不得闌入正文

## 脫文

引之曰說山篇江出岷山河出崑崙濟出王屋潁出少室漢出嶓冢高注云已說在地形也今地形篇無潁出少室之文蓋寫者脫去

## 根拔

凡根拔木者生於庶木念孫案根拔二字涉下文根茇草而誤衍也下文言根茇草者對後浮生不根茇者而言若木則皆有根茇不必別言之曰根拔木也凡木者生於庶木與上文凡羽者生於庶鳥凡毛者生於庶獸凡鱗者生於庶魚凡介者生於庶龜文同一例不當有

根拔二字也又下文根拔生程若程若生元玉元玉生醴泉醴泉生皇辜皇辜生庶草凡根茇草者生於庶草高注根拔生程若曰根拔根生草之先也今本草之二字誤刪據下注浮生草之先改案根拔皆當作招搖今作根拔者亦因下文根茇草而誤根茇草生於庶草由庶草而上溯之至於程若是程若為根茇草之先不得言根拔生程若也西陽雜俎廣動植篇作招搖生程若以下六句皆本淮南則根拔為招搖之誤明矣

萍藻

蘋生萍藻萍藻生浮草凡浮生不根茇者生於萍藻念

孫案三荓字皆後人所加埤雅引此已誤蕈一作藫荓一作蓱

呂氏春秋季春篇注曰萍水藫也今本藫誤作藻爾雅釋草注

曰水中浮蓱江東謂之藫則蕈卽是荓不得言蕈生荓

藻且荓藻爲二物又不得言荓藻生浮草也酉陽雜俎

正作蕈生藻藻生浮草

正土之氣也

正土之氣也御乎埃天念孫案也字衍下文偏土之氣

四段氣下皆無也字太平御覽地部三十五引此亦無

生黃埃黃埃五百歲

埃天五百歲生缺鈌五百歲生黃埃黃埃五百歲生黃

潁念孫案此本作埃天五百歲生鈌鈌五百歲生黃潁其生黃埃黃埃五百歲八字皆因上下文而誤衍也上文有埃天下文有黃泉之埃下文青天八百歲生青曾青曾八百歲生青潁與此文同一例後二段竝同則不當有生黃埃以下八字明矣初學記寶器部太平御覽珍寶部九引此竝云玦五百歲生黃潁又引注云玦石也御覽地部二十五引此云埃天五百歲生砄又引注云砄石名也玉篇砄音決石也砄五百歲生黃潁是其證

清天　清泉

偏土之氣御平淸天淸天八百歲生青曾念孫案淸天

當爲青天謂東方天也下淸泉同太平御覽地部引此正作青天青泉

八百歲

青金八百歲生青龍念孫案八百歲當爲千歲上文黃金千歲生黃龍卽其證也後二段竝同 高注云東方木色青其數八故八百歲而一化此注本在上文青瀕八百歲生青金之下後誤入此句下讀者因改千爲八百耳太平御覽引此正作青金千歲生青龍

壯土

壯土之氣御乎赤天太平御覽引注云壯土南方土也

念孫案壯士當爲牡士此對下文北方土爲牝土而言
壯字俗書作壮與牡相似而誤

淮南內篇弟四

讀書襍志

PL 2261 .W34 v.19

淮南内篇弟五　　讀書雜志九

高郵王念孫

時則

桃李始華

始雨水桃李始華倉庚鳴引之曰次句内本無始字今本有者後人據月令旁記始字因誤入正文也高注曰自冬氷雪至此春分穀雨案春分穀雨四字乃後人所改逸周書時訓篇雨水之日桃始華則非春分穀雨時也呂氏春秋注作自冬氷雪至此土發而耕故曰始雨水是首句有始字也又曰桃李於是皆秀華是次句無始字也月令桃始華倉庚鳴皆三字爲句若無始字則句法參

差矣此文桃李華倉庚鳴亦三字爲句若加一始字則
句法又參差矣故桃李華不言始而桃華則言始倉庚
鳴不言始而蟬鳴則言始蟬鳴言始而寒蟬鳴則不言
始皆變文協句也呂氏春秋仲春篇正作桃李華

角斗稱

角斗稱高注曰斗稱量器也念孫案稱皆當爲桶桶稱
字相近又涉注內衡石稱也而誤說文桶木方受六升
廣雅曰方斛謂之桶斗桶爲一類故高注以桶爲量器
若作稱則非量器矣月令作角斗甬鄭注曰甬今斛也
呂氏春秋作角斗桶高彼注與此注同史記商君傳平

斗桶義亦同也下文仲秋之月角斗桶桶字亦誤作稱

撲曲

具撲曲筥筐高注曰撲持也三輔謂之撲撲讀南陽人言山陵同曲薄也呂氏春秋季春篇作挾曲高注曰挾讀曰朕三輔謂之挾關東謂之得月令作曲植鄭注曰植槌也念孫案撲與挾皆栚字之誤栚字本作栚形與撲相近挾字隸書作挾形與栚亦相近栚讀若朕架蠶薄之木也持陟革反呂氏春秋注關東謂之得乃㝵字之誤㝵與持同見玉篇廣韻說文栚槌之橫者也方言作㯰云槌宋魏陳楚江淮之閒謂之植自關而西謂之槌其橫關西曰㯰齊部謂之持郭

璞曰槌縣蠶薄柱也朕字古音本在蒸部讀若澄清之澄說文謄滕賸幐騰縢𠗲滕螣塍勝十一字並從朕聲淮南要略形埒之朕與應爲韻又兵略篇凡物有朕唯道無朕文子自然篇朕作勝說文𠗲字從仌朕聲或作凌從仌夌聲是朕夌古同聲故呂氏春秋注云栚讀曰朕此注云栚讀南陽人言山陵同

以雉嘗黍

天子以雉嘗黍高注曰雉新雞也念孫案古無謂新雞爲雉者雉皆當爲雛字之誤也廣雅釋言云雛鷚也曹憲音而絹而緣二反郭注爾雅釋言云今呼少雞爲鷚鷚與雡同少雞卽新雞故高注云雛新雞也月令作以雛嘗黍其義一

也左思蜀都賦巖穴無豜豵翳薈無麢鷚麢鹿子也義與雛亦相近茅一桂不知雉為雛之誤而改雉為雛莊本同義則是而文則非矣

## 馬政

班馬政高注曰馬政掌馬官也念孫案馬政本作馬正注同故高以為掌馬官呂氏春秋仲夏篇班馬正高彼注亦云馬正掌馬之官是其證月令作馬政鄭注云馬政謂養馬之政教引周官廋人職曰掌十有二閑之政教鄭說是也高不知正為政之借字故訓為掌馬之官若字本作政則亦當訓為政教矣後人依月令改正為政

而不知其戾於高注也

白鍾

孟秋之月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鍾念孫案白鍾之白因上文而衍春鼓琴瑟夏吹竽笙秋撞鍾冬擊磬后鍾上不宜有白字而北堂書鈔歲時部二藝文類聚歲時部上太平御覽時序部九引此皆有白字則其誤久矣

其兵戈

其兵戈念孫案戈當爲戉字之誤也說文戉大斧也從戈乚聲乚音厥司馬法曰夏執元戉殷執白戚周左杖黃

戉右把白髦徐鍇曰今作鉞說文鉞車鑾聲也從金戉聲詩曰鑾聲鉞鉞今詩作噦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此竝作其兵鉞是其證也四時之兵春用矛夏用戟季夏用劒秋用戉冬用鎩五者皆不同類戈與戟同類夏用戟則秋不用戈矣莊二十五年穀梁傳天子救日陳五兵徐邈曰矛在東戟在南鉞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彼言鉞在西正與此秋用戉同義又案說文引司馬法作戉今經傳皆作鉞未必非後人所改此戉字若不誤爲戈則後人亦必改爲鉞矣史記周本紀斬以元鉞太平御覽皇親部一引作元戈戈亦戉之誤

迎秋

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秋於西郊念孫案迎秋本作迎歲後人依月令改之耳上文孟春孟夏及下文孟冬竝作迎歲高注曰迎歲迎春也又曰迎歲迎夏也則此亦當云迎歲迎秋也後人旣改迎歲爲迎秋又刪去高注斯爲妄矣孟冬下亦刪去迎歲迎冬也五字而正文迎歲尚未改

戴荏

命太僕及七騶咸駕戴荏劉績曰戴荏記作載旌旐疑荏乃旌字之誤念孫案劉說是也隸書旌字或作旌與荏相似而誤戴戴古字通

至國而后已

通路除道從境始至國而后已念孫案后字後人所加季春言從國始至境止季秋言從境始至國而已已亦止也無庸加后字

鵲加巢

鵲加巢高注曰鵲感陽而動上加巢也念孫案加讀爲架謂搆架之也召南鵲巢箋曰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釋文架之俗本或作加功案之作功者非架作加則古字通用劉昌宗讀加爲架是也匡謬正俗謂加功力作巢非是本經篇大夏曾加高注謂以材木相乘架是加架古字通此言鵲加巢卽鄭箋所謂冬至架之者非謂增加其巢也天文篇曰日冬至鵲始

加巢月令曰季冬之日鵲始巢義竝與此同召南正義引推度災云鵲以復至之月始作室家是也

青土

東方之極自碣石舊本石下有山字後人所加也太平御覽地部二引此無山字尚書大傳亦無今據刪碣碣古字通道藏本茅本竝作碣石史記貨殖傳龍門碣石字亦如此劉本改碣爲碣而莊本從之皆未達假借之義過朝鮮貫大人之國東至日出之次榑木之地青土樹木之野引之曰青土當爲青丘字之誤也御覽引此已誤本經篇繳大風於青丘之野今本野誤作澤辯見本經高注曰青丘東方之邱名即此所云東至青丘之野也呂氏春秋求人篇亦云禹東至榑木之地日出之野青丘之鄉

海外東經云青邱國在朝陽北逸周書王會篇青邱狐九尾孔晁曰青邱海東地名服虔注漢書司馬相如傳云青邱國在海東三百里

閉關閭

閉關閭大搜客念孫案古書無以關閭二字連文者關當爲門此涉上文關梁而誤也上文及天文篇竝云閉門閭大搜客春秋繁露五行順逆篇云閉門閭大搜索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二引此作守門閭

以塞姦人已德

蚤閉晏開以塞姦人已德執之必固念孫案塞本作索

此後人以意改之也蚤閈晏開以索姦人卽上文所謂閉門閭大捜客也下句姦人已得正謂索而得之若改索爲塞則與下句義不相屬矣姦人下當更有姦人二字德讀爲得蚤閈晏開以索姦人姦人已得執之必固皆以四字爲句若弟三句無姦人二字則文不成義矣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二地部二引此塞作索德作得是也但無姦人二字則所見本已誤

格

夏行冬令格高注曰格𢾭也象冬斷刑恩澤𢾭格不流下引之曰高說非也格讀爲落謂夏行冬令則草木零

落也格字從木各聲古讀如各說見唐韻正格與落聲相近而字相通史記酷吏傳置伯格長徐廣曰古村落字亦作格村落之落通作格猶零落之落通作格也月令云仲夏行秋令則草木零落管子幼官篇夏行冬政落時四篇同尹知章曰寒氣肅殺故凋落也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云秋行冬政則落又云夏行冬政則落皆其明證矣

淮南內篇弟六　　讀書雜志九

高郵王念孫

覽冥

尙葈

夫瞽師庶女位賤尙葈權輕飛羽高注曰尙主也葈葈耳葈廣雅作枲菜名也主是官者至微賤也引之曰主枲耳之官書傳未聞尙枲葢卽周官典枲下士二人者典亦主也見周官典婦功注言典枲本賤官瞽師庶女則又賤於典枲枲謂麻枲非謂枲耳也

右秉白旄　余任

武王伐紂渡於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撝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念孫案右秉白旄秉本作執此後人依牧誓改之也論衡感虛篇引此正作執論衡稱傳書言武王伐紂渡孟津云云共十二句皆與此同是所引卽淮南之文也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六三十六皇王部九引此亦作執泰族篇亦云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執與秉同義無煩據彼以改此也任當爲在字之誤也道應篇本在於身在字亦誤作任余在爲句天下誰敢害吾意者爲句孟子引書曰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句法與此相似論衡感虛篇

藝文類聚儀飾部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六三十六皇王部九儀式部一引此竝作余在害讀爲曷古字以害爲曷通見詩書曷止也言誰敢止吾意也爾雅曷遏止也商頌長發篇則莫我敢曷荀子議兵篇引作則莫我敢遏

酒湛溢

故東風至而酒湛溢高注曰東風木風也酒湛淸酒也米物下湛故曰湛木味酸酸風入酒故酒酢酢卽酸也今本作醉乃後人所改文選七啟注太平御覽天部九引此竝作酢今據改而湛者沸溢物類相感也念孫案如高說以酒湛爲淸酒則當言湛酒溢不當言酒湛溢故又申之曰酒酢而湛者沸溢殆失之迂

矣今案湛溢二字當連讀湛與淫同爾雅久雨謂之淫論衡明雩篇久雨爲湛湛卽淫也湛字或作沈微子我用沈酗于酒沈酗卽淫酗史記宋世家紂沈湎于酒太史公自序帝辛湛湎楊雄光祿勲箴桀紂淫湎淫湎卽湛湎樂書流湎沈佚沈佚卽淫泆淫與湛沈義同而字亦相通考工記㡛氏淫之以蜃杜子春云淫當爲湛齊語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管子小匡篇淫作沈莊子天下篇禹沐甚雨崔譔本甚作湛音淫淮南脩務篇作禹沐淫雨淫溢猶衍溢也酒性溫故東風至而酒爲之加長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曰水得夜益長數分東風而酒湛溢故陽益陽而陰益陰義與此同也

煙

旱雲煙火涔雲波水引之曰煙當爲熛字之誤也高注同

說文熛火飛也讀若標一切經音義十四引三倉曰熛迸火也旱雲熛火涔雲波水猶言旱雲如火涔雲如水耳熛火與波水對文若作煙火則與下句不類矣又齊俗篇譬若水之下流煙之上尋也煙亦當爲熛熛之上尋猶言火之上尋故與水之下流對文天文篇曰火上尋水下流是其證也若以煙水相對則非其旨矣藝文類聚火部煙下引此作煙之上尋則此字之誤已久又人閒篇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煙亦當爲熛突隙之煙不能焚屋明是熛字之誤說林篇曰一家失熛百家皆燒是其證也太平御覽蟲豸部四引此正作突卻之

熛世人多見煙少見熛故諸書中熛字多誤作煙說見
呂氏春秋煙火下

夫陽燧

夫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念孫案夫陽燧本作
夫燧今本有陽字者後人所加也彼蓋誤以夫爲語詞
又以天文篇陽燧見日則然而爲火方諸見月則津而
爲水故加入陽字不知夫燧卽陽燧也夫燧與方諸相
對爲文周官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遂與燧同鄭注
曰夫遂陽遂也下文云夫燧之取火慈后之引鐵竝以
夫燧二字連文故高注云夫讀大夫之夫則夫非語詞

明矣

故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使無事焉

故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使無事焉惟夜行者爲能有之高釋上四句曰欲致化四夷者當以無爲無爲則夷荒自至欲親近者當以無事無事則近人自親附之念孫案高說非也親近者使無事焉使當作言無爲無事猶今人言無用也此言使不足以召遠言不足以親近惟誠足以動之耳今本言作使者涉上句使字而誤高云欲親近者當以無事以字正釋使字則所見本已誤作使管子形勢篇曰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言無

事焉唯夜行者獨有之也形勢解曰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故欲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召遠者使無爲焉道之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道之不厚遇之無實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所謂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行德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也此卽淮南所本文子精誠篇曰夫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能有之又本於淮南也或謂文子所用乃管子之文非淮南之文今知不然者淮南唯此五句與管子同其上下文皆管子所無也文子上下文皆與淮南同則皆本於淮南明矣又管子作唯夜行者獨有之淮南作惟夜行者爲能有之文子與淮南同是此五句亦本於淮南非本於管子也

欲以生殊死之人

是猶王孫綽之欲倍偏枯之藥而欲以生殊死之人念

孫案下欲字因上欲字而衍欲倍偏枯之藥而以生殊
死之人作一句讀不當更有欲字高注曰欲倍其劑以
生已死之人則無下欲字明矣

取火於日

夫燧之取火於日念孫案於日二字因上文取火於日
而衍夫燧之取火慈石之引鐵蟹之敗漆葵之鄉日各
相對爲文則此處不當有於日二字

近之則遠　延之則疏

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則邇近之則遠不得其
道若觀儵魚念孫案近之則遠遠當作疏此涉上句遠

字而誤也德革爲韻疏魚爲韻若作遠則失其韻矣秦族篇遠之則邇延之則疏亦與除虛餘爲韻秦族篇之延字當作近今據秦族之疏字以正此篇遠字之誤并據此篇之近字以正秦族延字之誤文子精誠篇正作近之即疏

聖若鏡

故聖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念孫案聖下脫人字意林及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二服用部十九引此竝有人字莊子應帝王篇至人之用心若鏡文子精誠篇是故聖人若鏡亦皆有人字

非乃得之也

其得之乃失之其失之非乃得之也念孫案非字義不可通衍文也高注云自謂失道未必不得道也則無非字明矣劉本作其失之也乃得之也此依文子精誠篇改

元雲之素朝

若乃至於元雲之素朝陰陽交爭降扶風雜涑雨高注涑雨暴雨也字從氵不從冫各本皆誤作凍今改正爾雅暴雨謂之涑郭璞曰今江東呼夏月暴雨爲涑雨離騷云使涑雨兮灑塵是也涑音東西之東念孫案元雲之素朝衍之字高注曰元黑素白也是元雲素朝相對爲文雲下不當有之字

且兩句皆以四字爲句加一之字則句法參差矣文選南都賦魏都賦注引此皆無之字

蛇鱓著泥百仞之中熊羆匍匐邱山嶄巖

蛇鱓著泥百仞之中熊羆匍匐邱山嶄巖虎豹襲穴而不敢咆猨狖顛蹶而失木枝又況直蛇鱓之類乎念孫案下言又況直蛇鱓之類則上文著泥百仞之中者非謂蛇鱓也且蛇鱓在淺水之中亦不得言百仞蛇當作蚖蚖與黿同史記太史公自序黿鱓與處索隱本作蚖鱓卽黿鼉字也書大傳河魭江鱓亦與黿鼉同鱓與鼉同說文鱓魚也皮可以爲鼓夏小正傳剝鱓以爲鼓也呂氏春秋古樂篇鱓乃偃寑以其尾鼓其腹言蚖鱓徒何反且伏於淡淵而不敢出況蛇鱓音善

之類乎今本蚖作蛇者涉上下文蛇鱓而誤

引之曰嶃巖乃高峻貌龍乘風雨而熊羆畏避則當伏於幽隱之地山顛高峻非所以藏身也嶃巖當作之巖王逸注七諫曰巖穴也莊子山木篇豐狐文豹伏於巖穴言熊羆匍匐於邱山之穴而不敢出也下文虎豹襲穴而不敢咆正與此同義且蚖鱓著泥百仞之中熊羆匍匐邱山之巖二句相對爲文若作嶃巖則義不明而句亦不協矣嶃字葢出後人所改後人誤讀巖爲嶃巖之巖故以意改之

燕雀佼之

鳳皇之翔至德也燕雀佼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宇宙

之閒高注曰燕雀以爲能佼健於鳳皇也念孫案高說非也佼讀爲姣廣雅曰姣侮也言燕雀輕侮鳳皇也上文云赤螭青虯之游冀州也蛇鱓輕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江海之中是其證也作佼者借字耳姣侮之姣通作佼猶姣好之姣通作佼陳風月出篇佼人僚兮是也

羽翼

羽翼弱水暮宿風穴念孫案羽翼弱水四字文不成義羽翼當爲濯羽故高注云濯羽翼於弱水之上今本作羽翼卽涉注內羽翼而誤也舊本北堂書鈔地部二穴下引此正作濯羽弱水暮宿風穴陳禹謨本刪去文選辯命論

注白帖九十四竝同說文鳳濯羽弱水莫宿風穴卽用淮南之文

歸忽

騁若飛鶩若絕縱矢躡風追猋歸忽高注曰縱履也足疾及箭矢躡蹈也追猋及之猋炎中有影者忽然便歸皆言疾也念孫案高謂猋爲炎中有影者於古無據又言忽然便歸亦失之猋忽皆謂疾風也爾雅扶搖謂之猋郭璞曰暴風從下上也說文飆扶搖風也飇疾風也飈飇通作猋忽張衡思元賦曰乘猋忽兮馳虛無是也追猋歸忽卽承上躡風而申言之歸忽猶言歸風說林

篇曰以免之走使大如馬則逮日歸風是也縱矢躡風追猋歸忽二句相對爲文若以歸忽爲忽然便歸則與上文不類矣

日入

朝發榑桑日入落棠高注曰榑桑日所出也落棠山名日所入也念孫案日入當爲入日今本作日入蓋涉高注曰所入三字而誤不知高注自謂落棠山爲日所入非正釋入日二字也入日者及日於將入也朝發榑桑謂與日俱出入日落棠謂與日俱入上言追猋此言入日皆狀其行之疾也若云日入落棠則非其指矣上文

云鳳皇徑躡都廣入日抑節正與此入日落棠同意海
外北經夸父與日逐走入日郭璞曰言及日於將入也
意亦與此同

踰於六馬

嗜欲形於胷中而精神踰於六馬陳氏觀樓曰踰當爲
喻字之誤也喻曉也言馬曉人意也太平御覽獸部八
引此正作喻

律治陰陽之氣

以治日月之行律今本此下有高注云律度也治陰陽之氣節四時
之度陳氏觀樓曰律下本無治字律陰陽之氣與上下

相對爲文讀者誤以律字上屬爲句則陰陽之氣四字文不成義故又加治字耳高注律度也三字本在律陰陽之氣下傳寫誤在律字之下陰陽之上隔斷上下文義遂致讀者之惑念孫案文子精誠篇作調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此用淮南而改其文也後人不知律字之下屬爲句故依文子加治字耳

爁炎　浩洋

火爁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念孫案炎當爲焱字之誤也說文焱火華也玉篇弋贍切廣韻爁力驗切爁焱火延也太平御覽皇王部三引此作爁焱與廣韻合洋

當爲溔亦字之誤也玉篇溔弋沼切司馬相如上林賦
灝溔潢漾郭璞曰皆水無涯際貌也左思魏都賦河汾
浩涆而皓溔李善注引廣雅曰皓溔大也灝皓竝與浩
通御覽地部二十四引此作浩溔皇王部三引此作皓
溔爁焱浩溔皆疊韻浩洋則非疊韻蓋後人多見炎洋
少見焱溔故焱誤爲炎溔誤爲洋矣

陰陽之所壅沈不通者

陰陽之所壅沈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
絕止之念孫案陰陽之所壅沈不通者當依文子精誠
篇作陰陽所擁擁壅古字通沈滯不通者今本所上衍之字

沈下脫滯字則句法參差且與下文不對若以塈沈二字連讀則文不成義

眄眄

當此之時臥倨倨興眄眄俗書眄字如此高注曰倨倨臥無思慮也眄眄然視無智巧貌也念孫案眄眄當爲盱盱字本作盱形與眄相近故誤爲眄脩務篇以身解於陽盱之河今本盱誤作眄晉書陸機傳豪士賦序偃仰瞪盱文選盱作眄莊子應帝王篇其臥徐徐其覺于于司馬彪曰于于無所知貌正與高注無智巧之意相合盜跖篇曰臥居居起于于于與盱聲近而義同也說文盱張目也俶眞篇曰萬民睢睢盱盱然莫不竦

身而載聽視魯靈光殿賦鴻荒朴略厥狀睢盱張載曰睢盱質朴之形劇秦美新曰天地未袪睢睢盱盱故高云盱盱然視無智巧貌也若眄爲邪視則與無智巧之意不合矣且莊子以徐于爲韻居于爲韻此以倨盱爲韻若作眄則失其韻矣

蝮蛇

當此之時禽獸蝮蛇無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念孫案蝮蛇本作蟲蛇此後人妄改之也禽獸蟲蛇相對爲文所包者甚廣改蟲蛇爲蝮蛇則舉一漏百且與禽獸二字不類矣文子精誠篇正作禽獸蟲蛇韓子五蠹篇亦

云人民不勝禽獸蟲蛇

重萬物　服駕應龍　援絕瑞

名聲被後世光煇重萬物乘雷車服駕應龍驂青虯援絕瑞念孫案重字義不可通爾雅釋魚疏引此作光煇熏萬物是也熏猶熏炙也謂光煇熏炙萬物韓詩外傳曰名聲足以薰炙之薰與熏同故高注曰使萬物有煇光也服應龍驂青虯相對爲文故高注曰在中爲服在旁爲驂服下不當有駕字此後人據高注旁記駕字因誤入正文也不知高注駕應德之龍是解服應龍三字非正文內有駕字也一切經音義一太平御覽鱗介部二及爾雅疏引此俱

無篇字援絕瑞本作援絕應此亦涉注文而誤也案正文作絕應故注釋之曰殊絕之瑞應若正文本作絕瑞則無庸加應字以釋之矣爾雅疏引此作絕瑞則所見本已誤御覽引此正作絕應

⿰土雩裂

植社槁而⿰土雩裂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土雩字⿰土雩當爲⿰土虖隷書之誤也隷書虖字或作雽雩字或作雽二形相近故虖誤爲雩漢書王子侯表虖葭康侯澤史記作雩殷又匈奴傳郎中係虖淺史記作係雩淺說文⿰木虖木也今作樗玉篇嫭胡故切好皃或作嫮皆其例也說文罅裂也又曰⿰土虖坼也⿰土虖罅古字通賈子耳瘠篇作置社槁而分裂

莎薠　無理

田無立禾路無莎薠金積折廉壁襲無理磬竈無腹著策曰施高解路無莎薠曰莎薠讀猨猴蹯蹂之蹯案爾雅曰貍狐貒貈醜其足蹯其跡厹厹與蹂同故曰猨猴蹯蹂各本蹂誤作躁今改正狀如葴莎草名也引之曰莎薠本作薠莎故高注先釋薠後釋莎道藏本誤作莎薠洪興祖楚辭九歌補注引此已誤注內薠上又衍一莎字劉績不能是正反移莎字之注於前以就已誤之正文斯爲謬矣莊本同莎與禾羸施爲韻各本羸作理乃後人所改辯見下施字古讀若婆娑之娑說見唐韻正若作莎薠則失其韻矣

高解壁襲無理曰壁文襲重言用之煩數皆鈍無復文

理也文子上禮篇無理作無蠃引之曰蠃當作蠃淮南原文當亦是蠃字非理字本經篇冠無觚蠃之理高誘注云蠃讀指端蠃文之蠃今本蠃字皆誤爲蠃莊本改爲蠃是也晏子春秋諫篇觚蠃作觚蠃蠃子古亦讀若蠃故與蠃通也本經篇又曰蠃鏤雕琢詭文回波蠃鏤亦謂轉刻如蠃文也故彼注云蠃鏤文章鏤今本蠃字亦誤爲蠃指端蠃文今人猶有此語謂其文之旋轉如蠃也璧形圓故謂其文曰蠃久而漫滅故曰無蠃此注璧文上當有蠃字蠃璧文是釋蠃字之義襲重是釋襲字之義言用之煩數皆鈍無復文理也是統釋璧襲無蠃四字之義文子作無蠃而此注言無文理故知其字之本作蠃也後人不解蠃字之義又見注內有

無文理之語遂改𤦙爲理而不知注內璧文二字正釋𤦙字也且𤦙與禾莎施爲韻改𤦙爲理則失其韻矣

高重京

大衝車高重京高注曰古者伐不敬取其鯨鯢收其骸尸聚土而瘞之以爲京觀故曰高重壘京觀也念孫案高重京京當爲壘注云故曰高重壘卽其證也注京觀也上當更有一壘字壘京觀也四字卽承上注言之今本正文壘作京涉注文京觀而誤注內又脫一壘字文子上禮篇作高重壘是其明證矣高以上文言濫殺故謂重壘爲京觀今案衝車所以攻重壘所以守此二句

別爲一義高重壘即所謂深溝高壘非京觀之謂也

枕格

廝徒馬圉輴車奉饟道路遼遠霜雪亟集短褐不完人羸車獘泥塗至膝相攜於道奮首於路身枕格而死高注曰奮首民疲於役頓仆於路僅能搖頭耳言疲困也格搒牀也言收民役賦不畢者搒之於格上不得下故曰枕格而死念孫案高說枕格之義非也格音胡格反與輅同謂輓車之橫木也晏子春秋外篇曰攤轅執輅漢書婁敬傳敬脫輓輅應劭曰輅謂以木當胷以輓輦也見文選西京賦注 孟康音胡格反身枕格而死謂困極而仆

身枕輓車之木而死也兵略篇曰百姓之挽輅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萬之數高彼注曰輅輓輦横木也挽輅首路而死卽此所謂奮首於路身枕格而死也人閒篇又曰羸弱服格於道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兵略篇作輅此及人閒篇作格字異而義同也奮首於路身枕格而死皆承上人羸車弊而言若以身枕格句爲死於捣掠則與上文全不相屬矣

天而不夭於人虐　合而爲一家

故自三代以後者天下未嘗得安其情性而樂其習俗保其脩命天而不夭於人虐也所以然者何也諸侯力

征天下合而爲一家念孫案天而不夭於人虐也天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此因上文天下而誤衍也太平御覽兵部七十引此無天字天下合而爲一家合上脫不字太平御覽引此有不字文子上禮篇同

鑿竇而出水　毀瀆而止水

是猶抱薪而救火鑿竇而出水念孫案出當爲止字之誤也欲止水而鑿竇則水從竇入而愈不可止若鑿竇而出水則固其宜耳文子精誠篇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卽用淮南之文又說林篇若被蓑而救火毀瀆而止水毀當爲鑿太平御覽火部一引此已誤俗書鑿字或作鑿因誤

而爲毀顏氏家訓書證篇說俗字云鼓外設皮鼙頭生毀濆與竇同意林引此正作被蓑救火鑿濆止水今據說林之止水以正出字之誤并據此篇之鑿竇以正說林毀字之誤

井植生梓　林無柘梓

夫井植生梓而不容甕溝植生條而不容舟又本經篇山無峻榦林無柘梓高注曰梓滋生也念孫案梓皆當爲榫榫古櫱字也說文巘伐木餘也商書曰若顛木之有甹巘或作櫱古文作榫榫字從木㚔聲說文㚔小羊也從羊大聲或省作㚔爾雅枿餘也李巡曰枿槁木之餘也釋文枿本或作榫盤庚若顛木之有由櫱釋文櫱本又作枿馬云顛木而肄

生曰梬魯語山不槎蘖韋注曰以株生曰蘖蘖梬櫱竝與梓同是梓爲伐木更生之名故高注曰梓滋生也又說文甹木生條也商書曰若顚木之有甹梬是條與梓義相近故此篇云井植生梓溝植生條俶眞篇百事之莖葉條梓高注云梓讀詩頌苞有三蘖同是其明證矣又俶眞篇十八耆之一人拔之今本十誤作一一誤作十辯見俶眞則必無餘梓高注亦讀梓爲蘖梓字篆文作㯻隸變作梓形與梓相似因誤爲梓矣

河九折注於海　崑崙之輸也

河九折注於海而流不絕者崑崙之輸也念孫案藝文

類聚水部上初學記地部中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六及文選海賦注引此竝云河水九折注海而流不絕者有崑崙之輸也較今本爲長

淮南內篇弟六

淮南內篇第七　讀書雜志九

高郵王念孫

精神

二月而胅三月而胎四月而肌

一月而膏二月而胅三月而胎四月而肌念孫案文子九守篇作一月而膏二月而脈三月而胚四月而胎廣雅釋親作一月而膏二月而脂三月而胎四月而胞與此或同或異又爾雅釋詁釋文及文選江賦注引此竝作三月而胚亦與今本異

脫三字

是故肺主目腎主鼻膽主口肝主耳念孫案文子作肝主目腎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說肝腎肺之所主與此互異而多脾主舌一句案此言五藏之主五官不當獨缺脾與舌下文膽爲雲肺爲氣脾爲風腎爲雨肝爲雷卽承此文言之則此當有脾主舌一句但未知次於何句之下耳白虎通義亦曰脾繫於舌

三百六十六日　三百六十六節

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念孫案三百六十六日三百六十六節本作三百六十日三百六十節後人以堯典言朞

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故於上句加六字因併下句而加之也不知三百六十日但舉大數言之繫辭傳曰乾坤之策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是也若人之骨節則諸書皆言三百六十呂氏春秋本生篇曰則三百六十節皆通利矣達鬱篇曰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太平御覽人事部一引公孫尼子曰人有三百六十節當天之數也皆其證矣春秋繁露人副天數篇曰天以終歲之數成人之身故小節三百六十分今本分作六亦是後人所改上文云人有三百六十節偶天之數也卽其證今依上文改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分副月數也淮南天文篇亦曰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

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節此皆以十二統三百六十猶十二律之統三百六十音也見天文篇不得言三百六十六明矣太平御覽引此已誤文子九守篇正作三百六十日三百六十節

肝爲風　脾爲雷

故膽爲雲肺爲氣肝爲風腎爲雨脾爲雷高注曰肝木也木爲風生故爲風念孫案肝爲風本作脾爲風注肝木也本作脾木也脾爲雷本作肝爲雷皆後人改之也上注曰肝金也是高不以肝爲木也時則篇春祭先脾注引一說曰脾屬木自用其藏也是脾爲木也說詳經義述聞

月令脾屬木而木爲風生故曰脾爲風脾爲風則肝爲雷矣上四句皆有注而肝爲雷下獨無注者後人改肝爲脾則與注不合故刪之耳五行大義論人配五行篇及太平御覽人事部一引此並作脾爲風肝爲雷文子九守篇同

氣志

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念孫案氣可言五藏之使候志不可言五藏之使候氣志當爲血氣此涉下文氣志而誤也上文曰血氣能專於五藏而不外越則胷腹充而嗜欲省矣下文曰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故曰血氣者五藏之

使侯文子九守篇正作血氣

使口爽傷

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趣舍滑心使行飛揚高注曰爽病病傷滋味也念孫案使口爽傷本作使口厲爽注本作厲爽病傷滋味也大雅思齊箋曰厲病也逸周書謚法篇曰爽傷也廣雅同故云厲爽病傷滋味也後人以韻書爽在上聲與明聰揚三字音不相協故改厲爽爲爽傷不知爽字古讀若霜正與明聰揚爲韻衛風氓篇女也不爽與湯裳行爲韻小雅蓼蕭篇其德不爽與瀼光忘爲韻楚辭招魂厲而不爽與方梁行芳羹漿鶬餭臇涼妨爲韻案爽字古皆讀若霜毛

詩楚辭而外不煩覼縷故老子五味令人口爽亦與盲聾狂妨爲韻而莊子天地篇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趣舍滑心使性飛揚卽淮南所本也且爽卽是傷若云使口爽傷則是使口傷傷矣文子九守篇作使口生創亦是後人所改乃既改正文之厲爽爲爽傷又改注文之厲爽爲爽病甚矣其謬也諸書無訓爽爲病者又高注不明視而昏也不聽聽無聞也厲爽病傷滋味也飛揚不從軌度也皆先列正文而後釋其義今改厲爽爲爽病則與上下注文不類矣

孰知

或者生乃徭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茲茲孰知念孫

案孰知下有脫文劉本作孰知之哉此以意補不可從諸本及莊本同

心之暴

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暴也念孫案暴當依文子九守篇作累字之誤也上文曰好憎者使人之心勞故曰好憎者心之累也作暴則非其指矣原道篇曰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語意略與此同

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

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

開念孫案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本作與陰合德與陽同
波後人以原道篇云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故據彼以改
此也不知波與化爲韻自其生也天行至不敢越也皆隔句用韻若如後人
所改則失其韻矣文子九守篇靜卽與陰合德動卽與
陽同波卽用淮南之文莊子天道篇其生也天行其死
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刻意篇同又淮南所
本也

正肝膽

正肝膽遺耳目念孫案正當爲亾字之誤也亾與忘同
鄘風緑衣箋亾之言忘也荀子勸學篇怠慢忘身大戴
禮作亾呂氏春秋權勳篇是忘荊國之社稷而不恤吾

衆也韓子十過篇作以又韓子難二晉文公慕於齊女而以歸齊策老婦已以矣趙策秦之欲伐韓梁東闚於周室甚惟寐以之竝與以同以肝膽遺耳目遺亦以也若云正肝膽則義與下句不類矣莊子大宗師篇以其肝膽遺其耳目卽淮南所本俶眞篇又云以肝膽遺耳目

如景之放

如炎之耀如景之放劉績依文子九守篇改放爲效念孫案劉改是也如景之效謂如景之效形也效與耀爲韻若作放則失其韻矣

石礫　頫醜

是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

毛嬙西施猶䫏醜也今本注曰䫏頭也方相氏黃金四目衣赭稀世之䫏貌非生人也但其象可目䫏醜言極醜也此注既經後人妄改又多譌脫辯見下引之曰后礫本作礫后說文礫小石也逸周書文傳篇云礫后不可轂楚辭惜誓相與貴夫礫后王注云相與貴重小石也韓詩外傳云太山不讓礫后江海不辭小流皆其證也后與客魄為韻若作后礫則失其韻矣古韻后在鐸部礫在藥部兩部絕不相通此非精於三代秦漢之音者不能辯也䫏醜本作倛魄此魄誤為醜醜與魄草書相似後人又改倛為䫏耳後人以荀子非相篇面如蒙倛楊倞曰倛方相也周官方相氏注云如今魌頭魌如䫏倛同遂誤以

倛爲倛頭之倛又以說文倛頭字作顛故改倛爲顛不知倛醜本作倛魄乃請雨之土人非逐疫之顛頭也倛魄一作欺魄又作欺顛列子仲尼篇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張湛曰欺魄土人也釋文曰魄片各反字書作欺顛文選應璩與岑文瑜書注曰淮南子曰視西施毛嫱猶倛魄也高誘曰倛魄請雨土人也皆其明證矣視毛嫱西施如倛魄者謂視如土偶非謂視如顛頭也且魄與后客爲韻若作顛醜則失其韻矣集韻倛字注云淮南祈雨土偶人曰倛但言倛而不言倛魄似所見本魄字已誤作醜然倛字尙未改作顛且高氏請雨土人之

注亦未嘗改也今則正文既改而高注亦非其舊矣

生時干心

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日夜無傷而與物爲春則是合而生時干心也高注曰若是者合於道生四時化其心也言不干時害物也劉績曰案文子作則是合而生時於心者也九守篇莊子作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德充符篇則干乃于字之誤念孫案高注生四時化其心也當作生四時之化于其心也此是釋生時于心之義生時于心而與物爲春則是順時以養物故注又云言不干時害物也今本正文于字作干即涉注文干時而誤

無損於心

且人有戒形而無損於心有綴宅而無秏精念孫案無損於心於衍字也戒形與損心綴宅與秏精皆相對爲文則損下不當有於字莊子大宗師篇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卽淮南所本

樸桷

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斲素題不枅高注曰樸采也念孫案如高注則樸爲樣之誤也隸書樸或作檏樣或作樣二形相近故樣誤爲樸樣卽今橡栗字也說文曰樣栩實又曰栩柔也其實草今俗用早一字俗作皁

曰様又曰草斗櫟實一曰様斗高注呂氏春秋恃君篇曰橡早斗也其狀似栗應劭注漢書司馬相如傳曰櫟采木也韓子五蠹篇曰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史記太史公自序索隱引韋昭漢書注曰采椽櫟榱也合觀諸說櫟一名栩一名柔一名采其實謂之早亦謂之様是様爲采實而非采也然司馬彪注莊子齊物論篇云芧橡子也（芧與柔同）則采亦謂之様矣故韓子言采椽不斲此言様桷不斲而高注亦訓様爲采也又案說文様字今書傳皆作橡葢後人所改也此様字若不誤爲樸則後人亦必改爲橡矣

奇異

珍怪奇異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莊氏伯鴻曰奇異本皆作奇味唯藏本作異念孫案作味者是也上文高臺層榭指宮室言之與樸桷素題相對下文文繡狐白指衣服言之與布衣鹿裘相對此文珍怪奇味指飲食言之與糲粢藜藿相對若云珍怪奇異則不專指飲食失其指矣藝文類聚帝王部一太平御覽皇王部五百穀部六文選劉琨荅盧諶詩注引此並作奇味

天下之細

故覩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觀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細也念孫案天下之細天下當爲萬物此涉上天下之輕而誤也上文云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又云堯舉天下而傳之於舜若解重負然此輕天下之具也禹視龍猶蝘蜓龍乃弭耳掉尾而逃禹之視物亦細矣此文知天下之輕承上堯輕天下而言知萬物之細則承上禹細萬物而言今本萬物作天下則與上文不合

獨住

輕舉獨住忽然入冥念孫案住當爲往謂輕舉而獨行

也若作住則與忽然入冥句義不相屬矣隸書從彳從彳從㞷從主之字多相亂故往誤爲住莊子養生主篇郭注不在理上往釋文往一本作住

乃性　乃使始

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爲樂矣嘗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鐘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瓴之足羞也念孫案性字義不可通性當爲始古人多以乃始二字連文俶眞篇曰乃始昧昧楙楙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視於天地之閒又曰儒墨乃始列道而議分徒而訟管子版法篇曰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莊子馬蹏篇曰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在宥篇曰之八者乃始臠卷傖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荀子儒效篇曰狂惑戇陋之人乃始率其羣徒辯其談說

明其辟稱韓子外儲說右篇曰王自聽之亂乃始生呂氏春秋禁塞篇曰雖欲幸而勝禍乃始長乃始猶然後也藝文類聚禮部中太平御覽八事部一百二十七禮儀部十一樂部二十二器物部三引此並作乃始又本經篇愚夫惷婦皆有流連之心悽愴之志乃使始爲之撞大鍾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失樂之本矣案乃始二字之閒不當有使字此因始使聲相亂而誤衍也主術篇曰故民至於焦脣沸肝有今無儲而乃始撞大鍾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失樂之所由生矣是其證

夫以天下爲者

藏詩書脩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瓴之徒也

夫以天下爲者學之建鼓矣念孫案夫以天下爲者以上當有無字無以天下爲者承上文許由而言莊子逍遙遊篇許由曰予無所用天下爲讓王篇曰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學之建鼓對拊盆叩缻而言言無以天下爲者其於世俗之學者猶建鼓之於盆缻也今本以天下上脫無字則義不可通文子九守篇正作無以天下爲者

尊于天下

由此觀之生尊于天下也念孫案尊本作貴此涉上文尊埶厚利而誤也此言生貴而天下賤非言生尊而天下卑高注故曰生貴於天下卽其證呂氏春秋知分篇

注引此亦作貴泰族篇亦云身貴於天下

若眛

故覺而若眛道藏本如是尚存眯字左畔別本作昧尤非生而若死舊本生上衍以字今刪終則反本未生之時而與化爲一體高注曰眛暗也厭也厭於冉反俗作魘楚人謂厭爲眛引之曰眛與厭義不相近眛皆當爲眯音米字之誤也注中暗也二字乃後人所加說文㝲寐而厭也字通作眯西山經鵸鵌服之使人不眯郭璞曰不厭夢也引周書王會篇云服者不眯莊子天運篇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司馬彪曰眯厭也是眯與厭同義故高注亦云眯厭也楚人謂厭爲眯後

人不知眛爲眛之譌而誤讀爲暗昧之昧遂於注內加暗也二字何其謬也且眛與外體爲韻若作昧則失其韻矣

內總其德

外束其形內總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念孫案總字義不可通總當爲愁愁與揫同鄉飲酒義秋之爲言愁也鄭注愁讀爲揫揫斂也說文揫束也外束其形內揫其德其義一也俶眞篇內愁五藏外勞耳目義亦與此同俗書總字或作揔又作惣與愁相似愁誤爲惣後人因改爲總耳文子上禮篇正作外束其形內愁其德

兼益情者四句

兼益情者不以累德而便於性者不以滑和念孫案便於性二句義不可通且與上文不對劉績依文子九守篇改爲兼益於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當是也

貪富貴　直宜

推此志非能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樂直宜迫性閉欲以義自防也高注曰宜猶但也念孫案貪上當有不字直下不當有宜字宜卽直之誤而衍者也高注宜字亦當爲直直之言特也祭義曰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孟子梁惠王篇曰直不百步

㠯是亦走也莊子德充符篇曰某也直後而未往㠯齊策曰衍非有怨於儀直所以爲國者不同㠯義並與特同呂氏春秋忠廉篇特王子慶忌爲之賜而不殺㠯高注曰特猶直也鄘風柏舟篇實維我特韓子特作直史記叔孫通傳吾直戲㠯漢書直作特言子夏非能不貪富貴不樂侈靡特以義自强㠯特但一聲之轉故云直猶但也

淮南內篇弟七

淮南內篇弟八　讀書雜志九

高郵王念孫

本經

太清之始

太清之始也和順以寂漠質眞而素樸高注曰太清無爲之始者謂三皇之時念孫案太清之始始當爲治字之誤也自和順以寂漠以下二十三句皆言太清之治如此也高注當云太清句無爲之治也句今本作太清無爲之始者文不成義後人所改也文選東都賦注後漢書班固傳注引此竝作太清之化又引高注曰太清

無爲之化也治字作化避高宗諱也則其字之本作治明矣太平御覽天部十五引作太淸之始亦後人依誤本改之其竹部一引正作太淸之治文子下德篇作淸靜之治者和順以寂寞質眞而素樸是其明證矣

電霰

雷霆毁折電霰降虐念孫案電霰不同類且電亦不得言降虐電當爲雹草書之誤也雷霆爲一類雹霰爲一類呂氏春秋仲夏篇云雹霰傷穀故言降虐也文子上禮篇作雹霜爲害是其證

野菼

芟野菼長苗秀高注曰菼草也引之曰野草多矣不應獨言菼菼當爲莽隸書莽字作美（漢仙人唐公房碑王莽居攝二年成陽靈臺碑陰仲莽字叔武並作美）與菼極相似故誤爲菼說文作茻衆艸也故野草謂之野莽下文野莽白素楚辭九歎遵壄莽以呼風是也（壄與野同）注菼草也亦當作莽草也泰族篇注莽草也正與此同（莽即草故云莽草也若菼則當訓爲蘻不得汎訓爲草矣）

縣聯

夏屋宮駕縣聯房植高注曰縣聯聯受雀頭箸桷者念孫案縣皆當爲緜字之誤也（隸書緜縣二字相似說見原道旋縣一條下）說文櫋屋櫋聯也又曰楣秦名屋櫋聯也齊謂之檐楚謂

之梠方言屋梠謂之櫺郭樸曰卽屋檐也亦呼爲連緜連緜猶緜聯語之轉耳　釋名梠旅也連旅旅也或謂之櫋櫋緜也緜連榱頭使齊平也上入曰𪗋頭形似𪗋頭也皆足與高注相證櫋與緜聯與連竝字異而義同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三十四引此正作緜聯

夏槁

是以松柏箘露夏槁藝文類聚治政部上引此夏槁上有宛而二字念孫案松柏箘露宛而夏槁江河三川絕而不流四句相對爲文則有宛而二字者是也宛與菀同俶眞篇形傷於寒暑燥溼之虐者形苑而神壯高注

曰菀枯病也菀讀南陽宛之宛莊子天地篇釋文云菀本亦作宛是菀宛古字通素問四氣調神大論惡氣不發風雨不節白露不下則菀槁不榮菀亦與苑同唐風山有樞篇宛其死矣毛傳曰宛死貌義與此宛字亦相近

賢不肖

異貴賤差賢不肖經誹譽行賞罰念孫案差賢不下本無肖字不與否同貴賤賢不誹譽賞罰皆相對爲文後人不知不爲否之借字故又加肖字耳

一人之制　乘衆人之制

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制也念孫案制字義不可通制當爲刑字之誤也刑與形同淮南多以刑爲形一人之形即承一人之身言之文子下德篇正作一人之形又主術篇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烏獲不足恃乘眾人之制者則天下不足有也制亦當爲刑刑與形同文子自然篇作乘眾人之勢勢亦形也劉績依文子改制爲勢義則是而文則非矣

慶賀

無慶賀之利刑罰之威陳氏觀樓曰賀當爲賞字之誤也慶賞與刑罰相對不當言慶賀

雷震

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識也星月之行可以厤推得也雷震之聲可以鼓鍾寫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念孫案雷震當爲雷霆字之誤也天地星月雷霆風雨相對爲文太平御覽天部十三引此正作雷霆文子下德篇同

有能治之者也

及僞之生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天下有能持之者有能治之者也高注曰有能持之者桀紂之民有能治之者湯武之君也念孫案有能治之者也當作未有

能治之者也言詐僞竝起天下有能以法持之者未有能以道治之者也其能治之者必待至人下文至人之治也云云是也文子下德篇作天下有能持之而未有能治之者也是其證高所見本葢脫未字

能愈多

筎者蓍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伯益作井而龍登元雲神棲崑崙能愈多而德愈薄矣太平御覽鱗介部一引此能愈多作智愈多念孫案當作智能愈多智能二字總承上文言之今本脫智字御覽脫能字文子下德篇作智能彌多而德滋衰是其證

充忍

德交歸焉而莫之充忍也高注曰忍不忍也念孫案高葢誤讀忍也二字爲句訓忍爲不忍於正文無當也今案充忍二字當連讀忍讀爲物大雅靈臺篇於物魚躍毛傳曰物滿也德交歸焉而莫之充滿所謂大盈若虛也鄭風將仲子大雅抑及周官山虞釋文忍字竝音刃忍有刃音故又與物通史記殷本紀充仞宮室後漢書章八王傳充物其第物仞忍竝同聲而通用物仞之通作忍猶忍之通作仞墨子節葬篇冬、不仞寒夏、不仞暑仞卽忍字

鑿齒

猰貐鑿齒九嬰大風封豨脩蛇皆爲民害念孫案漢書揚雄傳應劭注文選辯命論注太平御覽皇王部五兵部三十六引此鑿齒皆在封豨下各本誤在猰貐下又案道藏本劉本朱本猰貐以下六者之注文本分見於下文六句之下文選王融曲水詩序注辯命論注太平御覽皇王部五兵部三十六羽族部十四所引皆如是故鑿齒獸名云云本在下文誅鑿齒於疇華之澤之下自茅本始移六者之注於此文下而次鑿齒之注於猰貐之下九嬰之上則是以已誤之正文改不誤之注文也莊本從之謬矣

疇華之野　青邱之澤

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邱之澤高注曰疇華南方澤名青邱東方澤名也念孫案疇華之野野本作澤故高注云南方澤名青邱之澤澤本作野時則篇云東至青邱樹木之野是也今本邱誤作土辯見時則高注本作青邱東方邱名也今本正文澤野二字互誤高注東方邱名邱字又誤作澤文選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此作青邱之澤亦後人依誤本改之辯命論注引此正作疇華之澤青邱之野又舊本北堂書鈔地部一及太平御覽地部十八皇王部五兵部三十六資產部十二引此竝作疇華之澤青邱

之野又皇王部五資產部十二引高注竝作靑邱東方
邱論衡感類篇亦云堯繳大風於靑邱之野
爲琁室瑤臺象廊玉牀
晚世之時帝有桀紂爲琁室瑤臺象廊玉牀紂爲肉圃
酒池念孫案爲琁室上脫桀字大戴禮少閒篇注北堂
書鈔帝王部二十太平御覽皇王部七引此爲上皆有
桀字
拘無窮之智
今至人生亂世之中含德懷道拘無窮之智念孫案拘
字義不可通劉本作抱是也含懷抱三字同意

成之迹

取成之迹相與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陳氏觀樓曰取成之迹當依文子精誠篇作取成事之迹

秉太一者

帝者體太一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秉太一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含吐陰陽伸曳四時紀綱八極經緯六合念孫案秉太一者秉字後人所加下文體太一者云云是釋上文體太一之義此文太一者云云是專釋太一二字之義太一者之上不當有秉字也

且下文陰陽者四時者六律者皆與此文同一例加一秉字則與下文不合矣藝文類聚帝王部一引此作體太一者亦與下文相複文選魏都賦文賦注引此皆作太一者無秉字亦無體字

無原

贏縮卷舒淪於不測終始虛滿轉於無原高注曰轉化歸於無窮之原本也念孫案正文言無原不言無窮之原高說非也原度也量也言陰陽之化轉於無量也廣雅量謜度也謜與原通宋玉神女賦志未可乎得原韓子主道篇掩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皆謂不可量度也

漢書王莽傳功亾原者賞不限言有無量之功則有不限之賞也顔師古注無原謂不可測其本原失之是古謂無量爲無原淪於不測轉於無原其義一也

有時

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予有節出入有時念孫案有時本作有量此涉上文四時而誤也取予有節出入有量量與節義相近若作時則非其指矣且量與長藏爲韻若作時則失其韻矣文子正作出入有量

外能得人

戴圓履方抱表懷繩內能治身外能得人發號施令天

下莫不從風念孫案外能得人本作外得人心高注能得人之歡心正釋得人心三字今本作外能得人卽涉注內能得人而誤此文以繩心風爲韻蒸侵二部古或相通秦風小戎篇以膺弓縢興音爲韻大雅大明篇以林興心爲韻生民篇以登升歆今爲韻魯頌閟宮篇以乘縢弓綅增膺懲承爲韻管子小匡篇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子大夫不受政寡人恐崩心術篇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淮南本經篇上下離心氣乃上蒸說山篇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樂風欲美和者始於陽阿采菱皆其證也古音風字在侵部弓字在蒸部說見唐韻正若作外能得人則失其韻矣文子正作內能治身外得人心

精神

是故神明藏於無形精神反於至眞念孫案精神與神

明意相複神字卽涉上句而誤精神當爲精氣淮南一書多以神與氣對文也文子下德篇正作精氣反於至眞

身無患

故閉四關則身無患百節莫苑莫夗莫生莫虛莫盈念孫案身無患當依文子下德篇作終身無患終身無患百節莫苑相對爲文下二句亦相對爲文脫去終字則句法參差不協矣

蔆杼

木巧之飾盤紆刻儼嬴鏤雕琢嬴當作蠃蠃鏤謂轉刻如蠃文故下句卽云詭

文同波也下文冠無瓜羸之理高壯云羸讀指端羸文之羸卽其證詭文同波淌游瀷減菱杼紾抱高注曰淌游瀷減皆文畫擬象水勢之貌菱杼采實紾戾也抱轉也皆壯采相銜持貌也引之曰菱杼皆水草也杼讀爲芓字亦作苧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林賦蔣芓青薠張揖曰芓三稜也文選芓作苧張衡南都賦曰其草則藨苧薠莞蔣蒲蒹葭藻茆菱芡芙蓉含蕐是芓爲水草也作苧者或字作杼者僭字耳莊子山木篇倉杼栗徐無鬼篇作芓栗是芓與杼通畫爲菱杼在水波之中故曰淌游瀷減菱杼紾抱也高以杼爲采實采實卽橡栗與菱爲不類矣

接徑歷遠直道夷險　蹟蹈

脩爲牆垣甬道相連㠘高增下積土爲山接徑歷遠直道夷險終日馳騖而無蹟蹈之患高注曰接疾也徑行也道之阸者正直之夷平也念孫案接徑歷遠當在直道夷險之下此以垣連山遠患爲韻若移直道夷險於下則失其韻矣高注接疾也徑行也亦當在夷平也之下葢正文爲寫者誤倒後人又改注以從之耳文選謝惠連秋懷詩注引此已作接徑歷遠直道夷險則其誤久矣又案蹟蹈當爲蹪陷字之誤也俗書陷字作陷又因蹪字而誤從足蹪與隤同高注原道說山說林脩務並云蹪躓也楚人

謂蹪爲蹪玉篇陷隤也原道篇曰先者隤陷則後者以謀又曰蹪陷今本陷字亦誤作蹈於汚壑穽陷之中皆其證也

歌舞節

樂斯動動斯蹈蹈斯蕩蕩斯歌歌斯舞歌舞節則禽獸跳矣念孫案歌舞節當作歌舞無節

非強而致之

夫三年之喪非強而致之高注曰非強行致孝子之情也情自發於中念孫案非強而致之強下當有引字高注當作非強引致孝子之情今本正文脫引字注內引字又誤作行羣書治要引此正作非強引而致之

血流

血流千里暴骸滿野念孫案血流當爲流血流血與暴骸相對爲文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流血兵略篇亦云流血千里暴骸盈場

淮南內篇弟八

[illegible]附錄卷八

元千里[illegible]錄

[illegible]文[illegible]許[illegible]

[illegible]生[illegible]

目錄

# 淮南內篇弟九　讀書雜志九

高郵王念孫

## 主術

### 謀無過事

是故慮無失策謀無過事念孫案謀本作舉此後人以意改之也舉猶動也慮無失策以謀事言之舉無過事以行事言之若改舉爲謀則與無過事三字義不相屬且與上句相複矣羣書治要引此正作舉無過事賈子保傅篇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卽淮南所本大戴禮保傅篇同文子自然篇謀無失策舉無過事又本於淮南也

所守者少

故所理者遠則所在者邇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少念孫案少當爲小字之誤也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小

通於天道

太一之精通於天道念孫案通於天道本作通合於天今本脫合字衍道字道字涉下句天道元默而衍文子自然篇正作通合於天天與精爲韻天字合韻讀若汀小雅節南山篇不弔昊天與定生寍酲成政姓爲韻大雅雲漢篇瞻卬昊天與星嬴成正寍爲韻瞻卬篇瞻卬昊天與寍定爲韻乾彖傳乃統天時乘六龍以御天與形成命貞寍爲韻坤彖傳乃順承天與生爲韻乾文言時乘六龍以御天也與精倩平爲韻楚辭九章瞭杳杳而薄天九辯瞭冥冥而薄天竝與名爲韻凡周秦用韻之文天字多有入耕部者詩易楚辭而外不

可枚舉若作通於天道則失其韻矣此文上下十八句皆用韻

不殺

是故威厲而不殺刑錯而不用念孫案殺本作試此後人以意改之也荀子議兵宥坐二篇及史記禮書竝云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不試猶不用也若云不殺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皇王部三引此正作不試文子精誠篇同

摒梲

無以異於執彈而來鳥摒梲而狎犬也陳氏觀樓曰說

山篇作執彈而招鳥揮棁而呼狗則揮字當爲撝字之譌說文揮奮也

害其鋒　明有不害

笞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所害其鋒高注曰但恬臥養德折衝千里之外敵國不敢犯句害此害字因上下文而衍司馬彪注莊子曰言叔敖安寢恬臥以養德於廟堂之上折衝於千里之外敵國不敢犯即用高注語則犯下無害字明矣故郢人不舉兵出伐無所害其鋒於四方也念孫案害其鋒三字義不相屬害當爲用字之誤也隸書害字作害其上半與用相似高注亦當作故郢人不舉兵出伐無所用其鋒於四方也莊子徐無鬼篇作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

兵投兵亦謂無所用之也又繆稱篇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不害案不害二字義不可通害亦當爲用夜行者瞑目而前其手是不用目而用手故曰明有不用也說林篇曰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施亦用也見原道脩務二篇注

往覰

簡子欲伐衞使史黯往覰焉高注曰覰觀之也念孫案覰訓爲見不訓爲觀覰皆當爲覷廣雅曰觀覷視也玉篇覷七亦切觀也義皆本於高注後人多見覰少見覷

故靚誤爲覿矣

民之化也

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而從所行念孫案民之化也本作民之化上也下句其字正指上而言脫上字則義不相屬文子精誠篇正作民之化上

樂聽其音

故曰樂聽其音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念孫案樂字與下文義不相屬當有脫文文子精誠篇作聽其音則知其風觀其樂卽知其俗見其俗卽知其化

業貫

業貫萬世而不壅橫扃四方而不窮高注曰貫通壅塞念孫案業當爲葉聲之誤也葉聚也積也貫累也言積累萬世而不壅塞也方言曰葉聚也（廣雅同）楚通語也楚辭離騷貫薜荔之落蘂王注曰貫累也（廣雅同）荀子王霸篇貫日而治詳楊倞曰貫日積日也是葉貫皆積累之意也俶眞篇曰枝解葉貫萬物百族義與此葉貫同原道篇曰大渾而爲一葉累而無根葉累猶葉貫也俶眞篇曰橫廓六合揲貫萬物揲貫猶葉貫猶葉（言橫廓六猶此言橫扃四方彼言揲貫萬物猶此言葉貫萬世故廣雅云揲積也）高注訓貫爲通失之矣

不與焉

故爲治者不與焉念孫案不與上當有智字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故曰爲治者智不與焉說去智字則文不成義高注曰治在道不在智故曰不與焉不與上亦當有智字則有智字明矣文子下德篇正作知不與焉

幹舟

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幹舟而浮於江湖高注曰幹舟小船也越人習水自能乘之念孫案古無謂小船爲幹者幹當爲軨字之誤也軨與舲同字或作䑢廣雅曰䑢舟也玉篇舲與䑢同小船有屋也楚辭九章乘

舲船余上沅兮王注曰舲船船有牕牖者倣真篇越舲蜀艇不能無水而浮高注曰舲小船也越人所便習正與此注相同藝文類聚舟車部太平御覽舟部引此竝作舲舟御覽又引高注舲舟小船也皆其證矣

入榛薄險阻

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騵馬而服騊駼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念孫案險阻上脫出字入榛薄出險阻與騎騵馬服騊駼相對為文羣書治要引此有出字

道之數　不達

不因道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達矣念孫案道之數本作道理之數此後人以意刪之也下文曰不循道理之數又曰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原道篇曰循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皆其證也羣書治要引此正作道理之數文子下德篇同則其窮不達矣達當爲遠字之誤也其窮不遠謂其窮可立而待也文子下德篇正作遠氾論篇人章道息則危不遠矣語意略與此同

勇力

由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念孫案力字因勇字而衍勇不足以持天下與上文智不足以治天下相對

爲文不當有力字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六引此皆無力字下文勇不足以爲強亦無力字

豺狠

夫華驑綠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狠伎能殊也太平御覽獸部八引此豺狠作狠契引之曰狠契皆犬名也廣雅曰狠狐狂獚犬屬也玉篇猰公八切雜犬也廣韻同猰與契通犬能搏兔而馬不能故曰搏兔不如狠契也後人不知狠契爲犬名而改爲豺狠豺狠可使搏兔所未聞也

撮蚤蚑　顛越

鵰夜撮蚤蚊察分秋豪晝日顛越不能見邱山形性詭也高注曰鵰鵂鶹也謂之老菟夜鳴人屋上也夜則目明合聚人爪以著其巢中故曰察分秋毫晝則無所見故曰形性詭也引之曰莊子秋水篇鵰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邱山司馬本蚤作蚉云鵰夜取蚉食崔本作爪云鵂鶹夜聚人爪於巢中也爪蚤通用故崔本作爪蚤蚉字形相似故司馬本作蚉然則蚤蚉二字不得而竝存矣淮南作蚤故高氏但言合聚人爪而不言食蚉後人乃取司馬本之蚉字增於此處蚤字之下其失甚矣秋水篇釋文曰淮南子鵰夜聚蚤察分豪末

許慎云鴟夜聚食蚤蝨不失也李善注文選演連珠曰淮南子曰鴟夜撮蚤察分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邱山高誘曰鴟鵂謂之老菟據二書所引則許高本俱無蚤字明矣顛越二字與不見邱山意不相屬且高注但言晝無所見而不言顛越文選注引此正作瞋目而不見邱山與莊子同疑瞋目二字譌作顛目而後人遂改爲顛越也撮蚤之說許高異義揆之事理則許注爲雅馴耳

游霧而動

夫騰蛇游霧而動應龍乘雲而舉念孫案上句本作騰

蛇游霧而騰後人以騰與螣同音因妄改爲動耳不知螣是蛇名而騰爲升義本不相複騰與舉亦同義故下句云應龍乘雲而舉改騰爲動則文不成義矣太平御覽鱗介部一引此正作騰說苑說叢篇同說苑作騰蛇遊霧而騰龍乘雲而舉今本騰上有升字此後人誤以騰字屬下句讀因妄加升字也大戴禮勸學篇亦云螣蛇無足而騰

不爲醜飾不爲僞善

是故得道者不爲醜飾不爲僞善念孫案此本作不僞醜飾不僞善極僞卽爲字也古爲字多作僞說見史記淮南衡山傳爲僞下不僞醜飾不僞善極相對爲文故高注云不飭爲美亦不

極爲善也道藏本劉本朱本茅本皆如是莊改不極爲不枉謬甚後人誤讀僞爲詐僞之僞而改上句僞字作爲又改下句作不爲僞善則既與上句不對而又與高注不合矣且極與飾爲韻若作不爲僞善則失其韻矣

重爲惠若重爲暴

是故重爲惠若重爲暴則治道通矣念孫案重爲惠若重爲暴本無若字後人以詮言篇云重爲善若重爲非故加若字也不知彼文是言爲善者必生事故曰重爲善若重爲非此言惠暴俱不可爲則二者平列不得云重爲惠若重爲暴也下文爲惠者生姦爲暴者生亂卽

承此文言之則惠纍平列明矣文子自然篇作是故重爲惠重爲纍纍卽道達矣無若字

以避姦賊

人主深居隱處以避燥溼閨門重襲以避姦賊念孫案下避字當作備俗讀備避聲相亂又涉上避字而誤也呂氏春秋節喪篇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慈親孝子備之者得葬之情矣俗本備作避亦因上文而誤重門所以防賊故言備作避則義不可通矣文選西京賦注引此正作備

員者運轉而無

主道員者運轉而無端化育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

先也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者劉本刪去下者字而莊本從之非是說見下
論是而處當爲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念孫案
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者本作臣道方者其員者運轉
而無六字則因上文而誤衍也羣書治要引無此六字
文子上義篇亦無主道員臣道方方員不同道故下文
云君臣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也呂氏春秋圜道篇亦云
主執圜臣執方方圜不易其國乃昌

推而不可爲之勢

夫推而不可爲之勢而不循道理之數今本循誤作脩辯見原道雖
神聖人不能以成其功高注曰推行也念孫案推而不

可爲之勢而字涉下文而衍

不可使言

聾者可令嗺筋（嗺筋未詳易林蒙之離亦云抱關傳言聾跛摧筋）而不可使有聞也瘖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念孫案不可使言本作不可使通語今本語誤作言又脫通字筋聞爲韻圉語爲韻如今本則失其韻矣太平御覽疾病部三引此正作不可使通語

營事

人主貴正而尚忠忠正在上位執正營事（正與政同）則讒佞姦邪無由進矣高注曰營典引之曰諸書無訓營爲典

者營當爲管字之誤也隸書管字或作菅俗書營字作𤇾二形相似而誤管事與執政義相近史記李斯傳曰管事二十餘年是也管典皆主也故訓管爲典秦策淖齒管齊之權高彼注曰管典也見史記范雎傳索隱正與此注同

不可同羣

夫鳥獸之不可同羣者其類異也虎鹿之不同游者力不敵也念孫案不可同羣可字後人所加鳥獸不同羣虎鹿不同游相對爲文則上句內不當有可字後人熟於鳥獸不可與同羣之文因加可字耳

一舉

是故人主之一舉也不可不愼也念孫案此謂舉賢不可不愼舉上不當有一字蓋因下文一舉不當而衍

抓

夫人之所以莫抓玉石而抓瓜瓠者何也無得於玉石弗犯也高注曰玉石堅抓不能入故不抓念孫案抓皆當爲𢪆字之誤也廣雅𢪆裂也曹憲音必麥反字從手𠂢聲𠂢匹卦反𢪆之言劈也瓜瓠可劈而玉石不可劈故曰玉石堅𢪆不能入也方言鋠摫裁也梁益之閒裁木爲器曰鋠裂帛爲衣曰摫郭璞音劈歷之劈義亦與𢪆同若作抓則非其義矣玉篇抓古華切引也擊也字從瓜此字各本皆誤爲抓

茅一桂不得其解乃讀爲抓痒之抓其失甚矣玉篇抓側交切抓痒也字從爪

其以移風易俗矣

權勢之柄其以移風易俗矣念孫案其以移風易俗矣文義未足下文曰攝權勢之柄其於化民易矣則此亦當曰權勢之柄其以移風易俗易矣蓋上易爲變易之易下易爲難易之易漢書禮樂志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易今樂記脫下易字辯見經義述聞顏師古曰易音弋豉反是其證也今本無下易字者後人誤以爲複而刪之耳

而被甲兵不隨南畝　非所以都於國也

且夫不治官職而被甲兵不隨南畞而有賢聖之聲者非所以都於國也騏驥騄駬天下之疾馬也驅之不前引之不止雖愚者不加體焉念孫案而被甲兵而當爲不與上下兩不字文同一例作而者字之誤耳不隨南畞隨當爲脩謂不治南畞也隸書隨字或作隨見漢司隸校尉楊渙石門頌其右畔與脩相似故脩誤爲隨史記趙世家脩下而馮脩或作隋李斯傳隨俗雅化隨俗一作脩使皆以右畔相似而誤非所以都於國也都字義不可通當是教字之誤教都草書相似韓子外儲說右篇曰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非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卻之

不止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卽淮南所本也

疾風

夫疾風而波興木茂而鳥集相生之氣也念孫案疾風當爲風疾風疾木茂相對爲文意林引此正作風疾

不斲

是故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念孫案斲當爲斵字之誤也精神篇作椽桷不斵高注椽采也桷椽也晉語曰天子之室斵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礱之大夫斵之士首之以采爲椽而又不斵儉之至也太平御覽皇王部五引此正作斵韓子五蠹篇史記李斯傳竝同

不安其性

人主急茲無用之功百姓黎民顦顇於天下是故使天下不安其性高注曰不得安其正性僞詐生也念孫案此注後人所改性之言生也（性與生義同而字亦相通說見經義述聞周語）不安其生即承上黎民顦顇言之昭八年左傳曰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竝作莫保其性義與此同高注當云性生也後人熟於性即理也之訓故妄改高注耳下文近者安其性高注曰性生也故知此注爲後人所改

楫楔

大者以爲舟航柱梁小者以爲楫楔念孫案楫楔本作

棱楣此後人以意改之也棱楣竝在葉韻楣在緝韻楔在薛韻棱楣曡韻字也楣楔則非曡韻矣棱楣謂梁之小者對上文大者爲柱梁而言莊子在宥篇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棱楣也釋文崔云棱楣桎梏梁也淮南曰大者爲柱梁小者爲棱楣也案小梁謂之棱楣故桎梏之梁亦謂之棱楣集韻棱楣梁也淮南子大者爲柱梁小者爲棱楣蓋高注以棱楣爲梁而今本脫之也據集韻引此作棱楣則北宋本尙未誤

脫文二句

無大小脩短各得其所宜羣書治要作大小脩短皆得所宜規矩方員

各有所施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各有所施下有殊形異材莫不可得而用也二句今本脫去下文天下之物莫凶於奚毒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卽承莫不可得而用言之則原有此二句明矣凡治要所引之書於原文皆無所增加故知是今本遺脫也

鷄毒

天下之物莫凶於鷄毒念孫案鷄毒當爲奚毒注同此涉上文注内枅讀如鷄而誤也廣雅本草竝作奚毒羣書治要意林及太平御覽藥部七引淮南亦作奚毒急就篇補注引作奚毒則南宋本尚不誤無作鷄毒者

弁方外

或欲平九州弁方外存危國繼絕世引之曰弁本作從從猶服也襄十年左傳注從猶服也言使方外之國服從也原道篇曰從裸國納肅愼人間篇曰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朝冄從駹定笮存邛皆是也後人不達從字之義遂改從爲弁不知平九州從方外存危國繼絕世皆謂撫柔中外非謂吞弁之也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從方外

以刀抵木

是猶以斧劗毛高注劗翦也以刀抵木也皆失其宜矣此言刀可

以剃毛斧可以伐木易之則皆失其㝎矣劉本刀作刃非也凡刀劒戈矛之屬皆有刃泛言刃則不知爲何物道藏本茅本竝作刀莊從劉本作刃失之矣念孫案木當言伐不當言抵蓋伐誤爲氏伐氏字形相似後人因加手旁耳說山篇云刀便剃毛至伐大木非斧不剋是其證羣書治要引此正作以刀伐木

以天下之力爭

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念孫案爭本作動動謂舉事也慮則用羣策動則用羣力故曰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動今本動作爭者後人依文子上仁篇改之耳藝文類聚

帝王部一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竝作動

脩通

百官脩通羣臣輻湊劉本作脩同云同一作通莊本從劉本作同念孫案作通者是也藝文類聚引此作脩道道卽通之誤太平御覽引此正作脩通文子上仁篇同韓子難篇百官脩通羣臣輻湊卽淮南所本管子任法篇亦云羣臣脩通輻湊以事其主

先而不弊

聰明先而不弊弊與蔽同高注曰弊闇秦策南陽之弊幽高彼注曰弊隱也是蔽弊古字通齊語使海於有蔽管子小匡篇作弊是其證道藏本朱本茅本竝作弊劉本改弊爲蔽而莊本從之皆未達假借

之義念孫案先與不奬義不相屬先當爲光字之誤也光明也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正作光

志達

然而羣臣志達效忠者希不困其身念孫案志達當爲達志寫者誤倒耳達志效忠相對爲文氾論篇不能達善效忠卽其證

其主言可行

明主之聽於羣臣其計乃可用不羞其位其主言可行不責其辯劉本作其言可行而不責其辯念孫案此當作其言而可行不責其辯其計乃可用其言而可行相

對爲文乃而皆如也道藏本作其主言可行主字因上下文而衍又脫而字劉本而字在可行下皆非也文子上仁篇作其言可行不責其辯

縣法者法不法也

縣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念孫案縣法者法不法也上二法字皆當爲罰與設賞者賞當賞也相對爲文下文中程者賞謂賞當賞也缺繩者誅謂罰不法也今本二罰字作法後人依文子上義篇改之耳

以其言

無爲者非謂其凝滯而不動也以其言莫從已出也念

孫案以其言當作以言其與非謂其相對爲文今本言其二字誤倒則文不成義文子上義篇正作言其

稞

夫寸生於稞稞生於日日生於形形生於景此度之本也高注曰稞禾穗稞孚榆頭芒也十稞爲一分十下當有二字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故爲度之本也引之曰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稞字稞當爲穮字之誤也穮與秒同說文秒禾芒也字或作蔈通作漂又通作飄天文篇曰秋分而禾蔈定蔈定而禾孰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蔈而當一分今本誤作十二蔈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辯見天文律

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故十分而爲寸十寸而爲尺十尺而爲丈彼注云蔈禾穗蔈孚榆之芒也古文作秒宋書律志曰秋分而禾穮定穮定而禾孰注云穮禾穗芒也玉篇穮亾紹切集韻秒禾芒也或作穮皆其明證矣又齊策曰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賁妻子不足償之史記太史公自序閒不容翲忽正義曰翲字當作秒秒禾芒表也然則穮蔈漂翲四字竝與秒同而穮爲穮之誤明矣字彙補乃於禾部增入穮字音粟引淮南子寸生於穮穮生於日甚矣其謬也莊以穮爲古累黍字尤不可解

所謂亾國　有法者

所謂亾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而不用與無法等念孫案有法者而不用者字當在上文所謂亾國下與變法者相對爲文今誤入此句內則文不成義

先自爲檢式儀表

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爲檢式儀表故令行於天下念孫案先自爲檢式儀表當作先以身爲檢式儀表言以身爲度則令無不行也下文引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是其明證矣（上下文身字凡四見）今本身誤爲自自上又脫以字文子上義篇作先以自爲檢式自亦身之誤唯以字

未脱

心中

内得於心中外合於馬志念孫案心中當爲中心中心與馬志相對爲文太平御覽治道部五獸部八引此竝作中心列子湯問篇文子上義篇皆同

據除

夫據除而窺井底雖達視而不能見其睛引之曰階除不得有井除當爲榦字之誤也莊子秋水篇吾跳梁乎井榦之上司馬彪曰井榦井欄也漢書枚乘傳單極之統斷榦晉灼曰榦井上四交之榦說文作韓云井垣也

此言據井之欄以窺井底耳

觀其象　遠者治也

物至而觀其象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遠者治也念孫案物至而觀其象象當爲變草書之誤也變與化同義觀其變亦謂觀其變而應之也作象則非其指矣文子上義篇正作物至而觀其變氾論篇亦曰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近者不亂遠者治也文子作近者不亂卽遠者治矣亦於義爲長

美者正於度　建於用

美者正於度而不足者建於用故海内可一也念孫案

美當爲羨正當爲止建當爲逮皆字之誤也文選陸雲爲顧彥先贈婦詩佳麗良可羨今本羨誤作美玉臺新詠載此詩正作羨羨謂才有餘也羨者止於度而不足者逮於用謂人主有一定之法則才之有餘者止於法度之中而不得過其不足者亦可逮於用而不患其不及也羨與不足正相反文子上義篇作有餘者止於度不足者逮於用是其明證矣

與臣下爭

君人者釋所守而與臣下爭則有司以無爲持位守職者以從君取容是以人臣藏智而弗用反以事轉任其上矣念孫案與臣下爭當作與臣下爭事唯君與臣爭

事是以臣藏智弗用而以事轉任其上也脫去事字則
文義不明文子上仁篇正作與臣爭事

與天下交

智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誅則無以與天下交也念
孫案與天下交當作與下交下謂羣臣也下字上下上文凡四見
文曰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執下舍是則智不足以
爲治威不足以行誅矣故曰無以與下交大學曰與國人交
上不當有天字文子上仁篇有天字亦後人依誤本淮
南加之羣書治要引文子無天字
者欲

喜怒形於心者欲見於外念孫案者當爲耆字之誤也耆欲與喜怒相對爲文文子上仁篇作嗜欲是其證

馬𡖅於衡下

與馬競走筋絕而弗能及上車執轡則馬𡖅於衡下陳氏觀樓曰𡖅字義不可通文子上仁篇作馬服於衡下是也𡖅本作𠬝服或作服下半相似而誤

有爲

是故君人者無爲而有守也有爲而無好也念孫案有爲與無爲正相反且下二句云有爲則讒生有好則諛起則不當言有爲明矣有爲本作有立有立而無好謂

有所建立而無私好也高注無所私好今本作有爲者涉下句有爲而誤文子上仁篇正作有立而無好

言建之無形也

故善建者不拔今本此下有注云言建之無形也念孫案此六字乃正文非注文也故善建者不拔者引老子語也言建之無形也者釋其義也精神篇曰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亦是引老子而釋之後人誤以此六字爲注文故改入注耳文子正作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

謂之塞

故中欲不出謂之扃外邪不入謂之塞莊氏伯鴻曰呂覽作外欲不入謂之閉君守篇據下中扃外閉云云則此句疑當如呂覽念孫案扃與閉皆以門爲喻閉字是也文子上仁篇亦作閉

不伐之言 使自司

故有道之主滅想去意淸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自司念孫案不伐之言伐當爲代不代之言不奪之事謂臣所當言者君不代之言臣所當行者君不奪之事也呂氏春秋知度篇代字亦誤作伐案上文云是猶代庖宰剶牲而爲大匠斲也呂氏春秋云是

君代有司爲有司也則皆當作代明矣使自司道藏本如是當從呂氏春秋作官使自司謂使百官自司其事而君不與也故下文云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守此文上下皆以四字爲句脫去官字則不成句矣劉本作使有司文子上仁篇作使自有司皆於義未安莊從劉本作使有司非也

景桓公　魯昭公　荊平王

衞君役子路權重也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念孫案公字後人所加衞君役子路景桓臣管晏相對爲文景桓下加公字則文不成義矣又人閒篇故蔡女蕩舟齊師

侵楚今本侵楚上衍大字辯見人間兩人搆怨廷殺宰子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代之齊乃無呂兩家鬬雞季氏金距郈公作難魯昭公出走案魯昭公之公亦後人所加自蔡女蕩舟以下皆四字爲句魯昭下加公字則累於詞矣又泰族篇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鞭荊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宮案荊平王之王亦後人所加燒高府之粟以下皆五字爲句荊平下加王字則累於詞矣呂氏春秋胥時篇鞭荊平之墳亦無王字

則輕重小大有以相制也

故枝不得大於榦末不得強於本則輕重小大有以相

制也若五指之屬於臂搏援攫捷莫不如志言以小屬於大也念孫案則輕重小大有以相制也本作言輕重小大有以相制也此釋上之詞與下言以小屬於大也文同一例後人不達而改言爲則上言不得下言則則文義不相承接矣文子上義篇正作言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

其存

所持甚小其存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念孫案其存甚大本作所任甚大所持甚小所任甚大即下文所謂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也今本所任作其存者其字因

與上下三甚字相似而誤任誤爲在後人因改爲存耳文子作所在甚大在亦任之誤羣書治要引文子正作所任甚大

制開闔

是故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制開闔念孫案制開闔三字文義未足說苑說叢篇作而制開闔文子作能制開闔能亦而也（而字古通作能說見經義述聞能不我知下）二書皆本於淮南則淮南原文本作五寸之鍵而制開闔明矣道藏本脫而字劉績不能攷正乃於制開闔下加之門二字而諸本及莊本皆從之謬矣（上言持千鈞之屋若無之屋二字則文不

成義此言制開闔則其義已明無庸加之門二字

離

故握劒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蕢不使應敵操其瓠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念孫案握劒鋒以之下脫去一字離字與上下文皆不相屬當是雖字之誤隸書離字或作離說見天文篇禹以為朝晝昏夜下形與雖相近故雖誤為離漢書衞青霍去病傳大當戶調雖史記作銅離秦策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今本雖誤作離不使應敵使上當有可字言手握劒鋒則雖北宮黝司馬蒯蕢亦不可使應敵若操其本而舉其末則庸人亦能以制勝也可使與能以文正相對

饑饉

人主租斂於民也羣書治要作人主之賦斂於民也必先計歲收量民積聚知饑饉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輿衣食供養其欲羣書治要引此饑饉作饒饉念孫案作饒饉者原文作饑饉者後人所改也饒與饉有餘與不足皆相對爲文鹽鐵論通有篇多者不獨衍少者不獨饉若作饑饉則與有餘不足之文不類矣此言人主必知民積聚之多寡然後可以取於民若上言饑饉則下不得言取車輿衣食供養其欲矣後人熟於饑饉之文遂以意改之而不知其與下文相抵牾也

掘穴

高臺層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民無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則明主弗樂也（各本脫則字今據下文及羣書治要太平御覽引補）念孫案掘穴本作堀室堀古窟字昭二十七年左傳吳公子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史記吳世家作窟室是也因堀誤爲掘後人遂妄改爲掘穴耳窟室與狹廬事相類若云掘穴狹廬則文不成義矣羣書治要引此正作窟室又引注云窟室土室太平御覽木部七引此亦作窟室又案民無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道藏本如是）劉本作民有掘穴狹廬無所託身者此依下文改也案下文云民有

糟糠菽粟不接於口者又云民有處邉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此云民無堀室狹廬所以託身者文與下二條異不當據彼以改此且旣有狹廬則不得言無所託身羣書治要太平御覽引此竝作民無窟室狹廬則劉改非也莊依劉本作民有掘穴狹廬又依道藏本作所以託身者兩無所據矣

### 效善

故古之爲金石管弦者所以宣樂也兵革斧鉞者所以飾怒也觴酌俎豆酬酢之禮所以效善也高注效致也衰絰菅屨辟踊哭泣所以諭哀也念孫案效善當爲效喜字

之誤也此以喜怒哀樂相對作善則義不可通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喜

有以

一人跡耒而耕不過十畝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文子上仁篇作仰之而食時有涔旱災害之患有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念孫案有以之有各本多作無惟道藏本及茅本作有有字是也有讀爲又淮南通以有爲又史記漢書及諸子竝同言終歲之收僅足供一家之食既時有水旱之災而又以此給上之徵賦也後人不知有爲又之俗字而改有爲無斯爲謬矣莊刻仍從諸

本作無故特辯之

人君者

是故人君者念孫案君字當在人字上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君人者

以火燒田

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高注曰不得用燒田也道藏本劉本朱本竝如是莊本作用不得燒田也非念孫案正文燒字因注內燒田而衍不得以火田謂田獵不得用火爾雅曰火田爲狩是也高注不得用燒田燒讀去聲管子輕重甲篇齊之北澤燒尹知章注曰獵而行火曰燒式照反是也燒字正

繹火字若云以火燒田則不詞矣王制及賈子容經篇竝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說苑脩文篇同此卽淮南所本文子上仁篇亦作不得以火田

王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

堯舜禹湯文武句王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念孫案㕁句當作皆坦然南面而王天下焉今本顚倒不成文理劉本刪去王字尤非莊本同

鼛鼓

鼛鼓而食奏雍而徹已飯而祭竈高注曰鼛鼓王者之食樂也詩云鼓鍾伐鼛念孫案鼛鼓而食當爲伐鼛而

食今作鼙鼓者涉注文而誤也周官大司樂曰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奏鍾鼓而食故曰伐鼛而食高注引詩鼓鍾伐鼛正釋伐鼛二字之義若云鼛鼓而食則文不成義矣且伐鼛而食奏雍而徹相對爲文荀子正論篇曰曼而饋伐皋而食今本伐誤作代辯見荀子皋與鼛同考工記韗人爲皋鼓是也雍而徹乎五祀即淮南所本也玉海音樂部樂器類引此正作伐鼛而食

伐紂

武王伐紂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朝成湯之廟解箕子之囚念孫案伐紂本作克

殷此後人妄改之也下文解箕子之囚高注武王伐紂赦其囚執伐紂二字亦後人所加下文所述六事皆在克殷以後若改克殷爲伐紂則自孟津觀兵以後皆是伐紂之事與下文不合矣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武王克殷又齊俗篇昔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搢笏杖殳以臨朝伐紂二字亦後人所加執戈秉鉞以勝殷搢笏杖殳以臨朝相對爲文加入伐紂二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下句不對矣太平御覽兵部八十四引此無伐紂二字蓋後人熟於武王伐紂之語遂任意增改而不顧文義甚矣其妄也

其所事者多

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有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念孫案其所事者多多上亦當有有字其所守者有約其所事者有多兩有字皆讀爲又又與固已文義相承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其所事者又多荀子王霸篇引孔子曰知者之知固已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愚者之知固已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此卽淮南所本

捨其易成者

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難而必敗凡將設行立趣於天下捨其易成者而從事難而必敗者愚惑之所致也念孫案捨其易成者當作捨其易而必成

者今本脫而必二字則與上文不合文子微明篇正作
捨其易而必成

仁智錯

故仁智錯有時合合者爲正錯者爲權念孫案故仁智
錯有時合當作故仁智有時錯有時合

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
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於耕織萬民之所
容見也容與公古字通劉本改作公莊從劉本非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
終必利也衆句愚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
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念孫案事可權者多二句當

作事之可權者多（劉上文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衆）愚人之所權者少（劉上文愚人之所見者寡）各本脫之字人字則文義不明此愚者之所多患劉本作此愚者之以多患也案當作此愚者之所以多患也（劉下文此智者所以寡患也）道藏本脫以字也字劉本脫所字

遲利

仁以爲質智以行之兩者爲本而加之以勇力辯慧捷疾劬錄巧敏遲利聰明審察盡衆益也念孫案遲利二字義不相屬遲當爲犀字之誤也犀亦利也漢書馮奉世傳器不犀利如淳曰今俗刀兵利爲犀自勇力以下

皆兩字同義

懷給　棄驥而不式

故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利劒不智而辯慧懷給則棄驥而不式高注曰不智之人辯慧懷給不知所裁之猶棄驥而或（道藏本如是棄字雖誤而或字尚未誤各本或作棄驥而式或作棄驥不式皆後人據已誤之正文改未誤之注文也辯見下）不知所詣也懷佞也念孫案懷與佞義不相近懷皆當爲懁字之誤也懁與儇同字或作譞方言曰儇慧也說文同又曰譞譞慧也廣雅曰辯儇慧也卽此所云辯慧懁給也楚辭九章忘儇媚以背衆兮王注曰儇佞也正與高注同棄驥而不式本作

乘驥而或因乘誤爲棄隸書乘或作乗棄或誤爲式草或作弃二形相似書或式相似後人遂於式上加不字耳或與惑同故高注云不智之人辯慧懁給不知所裁之猶乘驥而或不知所詣也呂氏春秋當務篇曰辯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而不當務或而乘驥也狂而操吳干將也春秋繁露必仁且知篇曰不仁而有勇力材能則狂而操利兵也不知而辯慧懁給則迷而乘良馬也是皆其明證矣懁亦與儇同

專誠

誠身有道心不專一不能專誠念孫案以上文例之則

不能專誠當作不能誠身據高注云不脩其本而欲得悅親誠身之名皆難也則正文本作不能誠身明矣今作不能專誠者涉上文心不專一而誤中庸作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次句雖異義而首句三句則同

淮南內篇弟九

高郵王念孫

## 繆稱

從天之道

黃帝曰芒芒昧昧從天之道與元同氣念孫案道本作威今作道者後人不解威字之義而妄改之也文選宋孝武宣貴妃誄注引此已誤案威者德也言從天之德也廣雅曰威德也周頌有客篇既有淫威降福孔夷正義曰言有德故易福風俗通義十反篇曰書曰天威棐諶言天德輔誠也是古謂德爲威也後泰族篇及呂氏春秋應同篇並云

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文子上仁篇因天之威與元同氣用泰族篇文也上下文皆出泰族篇符言篇從天之威與元同氣用此篇文也下文故至德言同略事同指云云皆出此篇然則泰族作因天之威此作從天之威雖因與從不同而威字則同矣

仁義

君子非仁義無以生失仁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念孫案三仁字皆原文所無此後人依上文加之也不知此八句與上異義上文是言仁義不如道

德此文是言君子重義小人重利故以義與利欲對言而仁不與焉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二義下引此無三仁字文子微明篇同

致尊

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邪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念孫案致尊當爲設尊字之誤也藝文類聚雜器物部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三器物部六引此並作設尊

得賢

已未必得賢而求與己同者而欲得賢亦不幾矣念孫

案已未必得賢得字因下文得賢而衍羣書治要引此無得字

物莫無所不用

物莫無所不用念孫案此當作物莫所不用莫卽無也無字蓋涉下文無所不用而衍

意而不戴

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誠也舊本誠字誤在也字下今據文子精誠篇乙正故倡而不和意而不戴中心必有不合者也高說意而不戴云意恚聲也戴嗟也念孫案高說非也戴讀爲載鄭注堯典曰載行也言上有其意而不行於下者誠

不足以動之也下文云上意而民載誠中者也高注曰上有意而未言則民皆載而行之是其證矣文子精誠篇正作意而不載

王天下

故舜不降席而王天下者求諸己也念孫案王當爲匡字之誤也匡正也正己而天下自正故曰舜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諸己也己不正則不能正人故下文曰身曲而景直者未之聞也下文又曰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彼言天下治此言匡天下其義一也今本作王天下則非其指矣文子精誠篇作不下席而匡天下韓詩外

傳及新序雜事篇竝作不降席而匡天下

感忽

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之所不至者感忽至焉念孫案感忽者精誠之動人者也故下文曰感乎心明乎智發而成形精之至也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昭認廣雅認告也荀子議兵篇曰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義與此相近道藏本茅本竝作感忽文子精誠篇同劉本誤爲感或而莊本從之謬矣

克不能及

中行繆伯手搏虎而不能生也高注力能殺虎而德不能服之蓋力優

而克不能及也高注克猶能也念孫案克不能及當爲克不及克能也言搏虎之力雖優而服虎之能則不及也優與不及義正相對則及上不當有能字高注克猶能也是指上句能字而言正文能字卽因上句能字而衍

行斯乎其所結　釋近斯遠

終年爲車無二寸之鎋不可以驅馳匠人斲戶無一尺之楗不可以閉藏故君子行斯乎其所結道藏本如是各本斯作思乃後人以意改之莊從各本作思非念孫案斯當爲期字之誤也言君子行事必期其所終也高注結要終也又下文釋近斯遠塞矣斯亦當爲期釋近期遠塞矣謂道在邇而求諸遠則必塞

也文子精誠篇作舍近期遠是其證

遠害

故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閒而三苗服鷹翔川魚鼈沈飛鳥揚必遠害也念孫案遠害本作遠實此後人以意改之也據高注云鷹懷欲宍（宍與肉同欲肉者欲食肉也各本宍字皆誤作害辯見原道篇欲寅之心下）之心鳥魚知其情實故遠之則本作遠實明矣太平御覽鱗介部四引此正作遠實此承上文忠信行於內感動應於外而言言禹有忠信之實故舞干戚而三苗服鷹有欲肉之實故魚鳥皆遠之若無其實而能動物者則未之有也後人改遠實為遠害失其指

矣

苟簡易

故君之於臣也能奺生之不能使爲苟簡易念孫案簡字後人所加高注云君不能使臣爲苟合易行之義則無簡字明矣下文曰父之於子也能發起之不能使無憂尋與此相對爲文加一簡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下文不對矣

慹乎景

夫察所夜行周公慹乎景故君子愼其獨也念孫案慹上當有不字方與下意相屬文子精誠篇作聖人不慹

於景晏子春秋外篇君子獨立不慚于景獨寢不慚于魂

至至

故至至不容高注曰至道之人不飾容也劉本改至至爲至人各本及莊本同又下文故至至之人不可遏奪也高注曰言至道之人其心先定不可臨以利奪其志也劉本又改至至爲至道各本及莊本同念孫案劉不解至至二字之意又見高注兩言至道之人故或改爲至人或改爲至道不知至至卽至道也至至之人卽至道之人也下文云故聖人栗栗乎其內而至乎至極矣至乎至極卽所謂至至也本經篇未可與言至也高注亦曰至至德之

道也是道之至極卽謂之至至乎道之至極卽謂之至至故此兩注皆以至至爲至道也劉不曉注意而以注文改正文謬矣下文又云至至之人唯此至至二字劉本未改不慕乎行不憋乎善至至二字前後三見何不察之甚也

不身遁

不身遁斯亦不遁人高注曰遁隱也已不自隱身之行亦不隱之於人也念孫案不身遁身當爲自字之誤也據高注云不自隱身之行則所見本已誤作身上文非自遁也高注云遁欺也廣雅同遁字亦作遯脩務篇審於形者不可遯以狀高注曰遯欺也此言自遁亦謂自欺也不自欺斯不欺人故下二句云若行獨梁不爲無人

不兢其容謂不自欺也古者謂欺爲遁管子法禁篇曰遁上而遁民者聖王之禁也謂上欺君而下欺民也賈子過秦篇曰姦僞竝起而上下相遁史記酷吏傳序曰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皆謂上下相欺也

夫子曰弦則是也其聲非也

故心哀而歌不樂心樂而哭不哀夫子曰弦則是也其聲非也高注曰閔子騫三年之喪畢援琴而彈其弦是也其聲切切而哀事見檜風素冠傳引之曰上文申喜遇母及艾陵之戰皆直敘其事此未敘其事而忽云夫子曰弦則是也其聲非也則不知所指爲何事矣疑閔子騫三

年之喪畢援琴而彈十二字本是正文在夫子曰上而寫者誤入注也

矜怛

矜怛生於不足高注曰怛驕也念孫案怛之怛無訓爲驕者怛皆當爲怚字之誤也說文怚驕也字從且不從旦玉篇秦呂子御二切廣雅曰憍通作驕怚傲侮慢傷通作易也高注氾論篇曰駔驕怚也並與此注同義怚訓爲驕故言矜怚也又呂氏春秋審應篇使人戰者嚴駔也高注曰嚴尊也駔驕也說文又云嫭驕也文選嵇康幽憤詩恃愛肆姐不訓不師怚嫭姐駔並字異而義同

理詘㑏倨佝

容貌顏色理詘㑏倨佝劉績云後有倨句詘伸見兵略篇疑此作詘伸倨句衍理字念孫案劉說是也倨句猶曲直也樂記曰倨中矩句中鉤伸誤爲㑏句誤爲佝因倨字而誤加人旁理字因下文循理而衍各本佝字又誤爲徇而莊本從之謬矣

刑於寡妻

刑於寡妻至於兄弟禪於家國念孫案刑於寡妻本作施於寡妻此後人依大雅改之也不知施於寡妻禪於家國皆用詩意而小變其文與直引詩詞者不同無煩

據彼以改此也文選漢高祖功臣頌注引此正作施於寡妻施讀若施于孫子之施

大而章

君子之道近而不可以至卑而不可以登無載焉而不勝大而章遠而隆念孫案大而章大當爲久字之誤也此言君子之道始於卑近而終於高遠是以久而彌章遠而彌隆上文云聖人之爲治漠然不見賢焉終而後知其可大也意正與此同若云大而章則義與下句不類矣文選荅賓戲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眞也李善注引此文云君子之道久而章遠而隆是其明證矣

漂池

鑿地漂池非止以勞苦民也各從其蹠而亂生焉高注曰人或有鑿穿或有填池言用心異也念孫案如高注則漂池當作湮池湮訓爲塞故注言填池也非止以勞苦民也止疑當作正上文曰故人之甘甘非正僞蹠也僞與爲同而蹠焉往君子之憯怛非正僞形也而諭乎人心語意與此相似

循性而行指

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行指或害或利念孫案循性而行指謂率其性而行其志也呂氏春秋行論篇布

衣行此指於國高注曰指猶志也劉本改指爲止而諸本從之同莊本謬矣

必其得福

故君子能爲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爲非而未能必免其禍念孫案必其得福當依文子符言篇作必得其福與必免其禍相對爲文

厚膞

故同味而嗜厚膞者必其甘之者也高注曰厚膞厚切肉也念孫案說文膞薄脯膞之屋上也非切肉之義膞皆當爲膊字之誤也說文膊切肉也玉篇旨兗切廣雅

膊臠也說文臠切肉臠也字從專不從尃膊之言剸也鄭注文王世子曰剸割也故高注以膊爲切肉鍾山札記以膊爲脟字之誤非也

分分

福之萌也緜緜禍之生也分分福禍之始萌微故民媟之念孫案分分當爲介介介字之誤也介本作个分俗作兮二形相似故傳寫多譌莊三十年穀梁傳燕周之分子也釋文分本或作介周官內宰注敘介次也釋文介或作分非大宗伯注維取其守介而夙釋文介或作分莊子庚桑楚篇介而離山釋文介一本作分春秋繁露立元神篇介障險阻介譌作分皆其證也介介微也豫六二介于石繫辭傳憂悔吝者存乎介虞注竝云介纖也齊策曰無纖介之禍是介

爲微小之稱禍之生也介介與憂悔吝者存乎介意正相近繇繇介介皆微也故曰福禍之始萌微文子微明篇作禍之生也紛紛則後人妄改之耳

行政善善未必至也

周政至殷政善夏政行行政善善未必至也至至之人不慕乎行不慙乎善念孫案行政善善未必至也當作行政未必善善政未必至也今本上句脫未必二字下句脫政字則文義不明高注夏政行曰行尚粗也是行政未必善也又注殷政善曰善施教未至於道也是善政未必至也又注周政至曰至於道也故曰至至之人

不慕乎行不慙乎善至至卽至道說見上文至至下

矣鐸

義之所加者淺則武之所制者小句 矣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鑠梁氏處素曰矣當爲吳字之誤也吳鐸二字連讀故高注云鐸大鈴出於吳鹽鐵論利議篇吳鐸以其舌自破是其證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引此正作吳鐸以聲自毀

舉以大政　后稷爲大田師奚仲爲工

甯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大政念孫案舉以大政本作舉以爲大田此後人以意改之也舉以大政四字文不成義蓋後人不

知大田爲官名故妄改之耳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此作舉以爲大田又引高注曰大田官也當作大田田官也今則既改正文又刪去高注矣高注詮言篇曰甯戚疾商歌以干桓公桓公舉以爲大田晏子春秋問篇曰桓公聞甯戚歌舉以爲大田此皆其明證也管子小匡篇曰墾草入邑辟土聚粟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爲大司田呂氏春秋勿躬篇作請置以爲大田韓子外儲說左作請以爲大田又齊俗篇后稷爲大田師奚仲爲工師字當在工字下後人不知大田爲官名故又移師字於大田之下太平御覽皇王部五引此已誤大田田官之長也工師工官之長也文子自然篇作后稷爲田疇奚仲爲工師是其證

大弦組　小弦急

治國辟若張瑟大弦組則小弦絕矣高注曰組急也念孫案組皆當爲絚字之誤也絚讀若亙字本作搄又作緪說文搄引急也又曰緪急也楚辭九歌緪瑟兮交鼓王注曰緪急張弦也絚卽緪之省文馬融長笛賦云絚瑟促柱是也意林及太平御覽治道部五引此竝作大弦絚是其證泰族篇云故張瑟者小弦絚而大弦緩義與此同也高注亦云絚急也今本則依文子改爲小弦急并刪去高注矣藝文類聚治政部上文選長笛賦注引此竝作小弦絚又引高注絚急也足正今本之謬

積恨而成怨　桀紂之謗

壹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爲德壹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怨故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念孫案積恨而成怨怨本作惡桀紂之謗謗亦本作惡皆後人妄改之也壹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爲德者德亦善也言一爲善而快於心不足以成善多爲善則積快而爲德矣壹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惡者恨悔也（大雅雲漢傳悔恨也漢書李廣傳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顏師古注恨悔也）非亦惡也言一爲不善而悔於心不足以成非多爲不善則積悔而成惡矣快與恨對善與非對德與惡對皆謂己之善惡非謂人之恩怨也後人誤以德爲恩德恨爲怨恨

故改惡爲怨耳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惡千歲之積毀也善與惡對譽與毀對改惡爲謗則旣與善字不對又與毀字相複矣文選運命論注引此正作桀紂之惡

二鳳凰

㫺二鳳凰至於庭劉本作㫺二皇鳳凰至於庭念孫案此本作㫺二皇鳳至於庭「文選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玉海並引高注二皇宓羲神農也今本脫之原道篇泰古二皇高彼注與此注同」道藏本皇字倒在鳳字下因誤而爲凰劉本補皇字而未删凰字「各本及莊本同」皆非也文選長笛賦注藝文類聚祥瑞部下太平御覽羽族部二

及爾雅翼玉海祥瑞部引此並作二皇鳳至於庭燕鳳凰字

兼覆蓋　度伎能　兼覆而并之　技能其才

兼覆蓋而并有之度伎能而裁使之者聖人也高注曰裁制也度其伎能而裁制使之念孫案正文本作兼覆而并有之伎能而裁使之注本作度其能而裁制使之伎之言支也支度也大戴禮保傅篇燕支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盧辯注支猶計也賈子胎教篇作度地計衆注言度其能而裁制使之度字正釋伎字今本注文作度其伎能者涉正文而衍伎字也太平御覽引此已誤正文作度伎能者又涉注文而衍度字也御覽引此不誤因正

文衍度字後人又於上句加蓋字以對下句兼覆蓋而幷有之斯爲不詞矣太平御覽人事部一引此正作兼覆而幷有之技能而裁使之技與伎同文子符言篇同又齊俗篇若以聖人爲之中則兼覆而幷之案彼文幷下當有有字兼覆而并有之文與此同也又兵略篇必擇其人技能其才使官勝其任人能其事案技能其才能字涉下文能其事而衍技其才亦謂度其才也擇其人技其才官勝其任人能其事皆相對爲文則技下不當有能字且能卽是才若云技能其才則是技能其能矣

淮南內篇弟十

# 讀書襍志

PL
2261
.W34
v.20

淮南內篇弟十一　讀書雜志九

高郵王念孫

齊俗

僞匿之本

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宍之獸宍與肉同各本宍誤作六辯見原道欲寅之心下禮義飾則生僞匿之本太平御覽禮儀部二引此僞匿之本作僞慝之儒又引注曰僞詐慝姦念孫案慝匿古字通說見泰族民無匿情下本當爲士僞匿之士與相食之魚自肉之獸相對爲文若云僞匿之本則與上文不類矣御覽作僞慝之儒儒亦士也隸書士字或

作杢見漢仙人唐公房碑陰與本相似又涉上文禮義之本而誤

致蝯　兵戈

其衣致蝯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高注楚人謂刃頓爲銖念孫案此本作其衣蝯而無文其兵銖而無刃後人於蝯上加致字於義無取戈爲五兵之一言兵而戈在其中不當更加戈字且其衣致蝯與其兵戈銖不對明是後人所改文子道原篇正作其衣蝯而無采其兵鈍而無刃

抽箕　扣墳墓

故有大路龍旂羽蓋垂緌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拊楗抽箕踰備之姦高注曰抽握也備後垣也引之曰抽箕

當爲扣墓高注抽握也當作扣掘也扣字本作搰說文曰搰掘也或作扣廣雅曰扣掘也荀子正論篇曰扣人之墓是也呂氏春秋節喪篇葬淺則狐貍扣之高注曰扣讀曰掘是扣與掘聲相近字亦相通也今本扣墓作抽箕者抽與扣字相似故扣誤作抽（說林篇伏苓扣兔絲死藝文類聚草部上引此扣作抽論衡薄葬篇不畏罪法而邱墓扣矣今本扣作抽蓋世人多見抽少見扣故扣誤爲抽矣）墓與基字亦相似墓以形誤爲基（漢書敘傳陵不崇墓漢紀墓字誤爲基墓可誤爲基故基亦可誤爲墓逸周書大開篇兆基九開今本基誤爲墓是也墓可誤爲基故莫亦可誤爲其史記孝文紀宗室將相王劉侯以爲莫宜寡人漢書莫誤爲其是也）墓又以聲誤爲箕耳

穿窬拊楗扣墓踰備之姦皆謂盜賊也楗謂戶牡也拊

楗謂搏取戶楗也呂氏春秋異用篇云跖與企足得飴以開閉取楗是也備與培同下文鑿培而遁之高注曰培屋後牆也呂氏春秋聽言篇亦作培莊子庚桑楚篇作阫漢書楊雄傳作坏故此注云備後垣也又兵略篇毋扣墳墓扣亦抇字之誤本或作抶者後人以意改之耳莊刻從或本作抶非

蟌蕊

夫蝦蟇爲鶉水蠆爲蟌蕊高注曰青蛉也青蛉上當有蟌字念孫案水蠆爲蟌蕊本作水蠆爲蟌玉篇蟌千公切蜻蛉也廣韻引淮南子蝦蟇爲鶉水蠆爲蟌太平御覽蟲豸部六所引與廣韻同又引注云老蝦蟇化爲鶉水中蠆

蠭化爲蟌蟌者蜻蜓也此蓋許注說林篇水蠆爲蟌高注曰水蠆化爲蟌蟌青蜓也皆其明證矣今本作水蠆爲蟌蒠者蟌爲蟌之誤蟌字從虫悤聲隸書悤或作悤又作恖其上半與每相近蟌或作蝐因誤爲蟌耳廣雅釋草蕮藸蔥也今本蔥作蔥又蔾蘆蔥蒴也今本蔥作蔥皆其證也蒠爲蔥之誤蔥俗書蔥字也與蟌同音校書者記蔥字於蟌字之旁而寫者因誤合之耳又案高注青蛉也下各本皆有音矛音務四字蓋蟌蔥二字既誤爲蟌蒠後人遂妄加音釋耳字彙補乃於虫部收入蟌字音矛又於艸部蒠字下注云音務引淮南子水蠆爲蟌蒠甚矣其惑也

篋

柱不可以摘齒摘讀若剔筐不可以持屋高注曰筐小簪也太平御覽居處部十五引作蓬不可以持屋念孫案筐與蓬皆筳字之誤也筳讀若庭又讀若挺庭挺皆直也爾雅庭直也考工記弓人注曰挺直也小簪形直故謂之筳小簪謂之筳小折竹謂之筳草莖謂之莛杖謂之梃皆以直得名柱與筳大小不同而其形皆直故類舉之若筐與蓬則非其類矣玉篇筳徒丁切小簪也義卽本於高注此言大材不可小用小材不可大用故柱可以持屋而不可以摘齒小簪可以摘齒而不可以持屋也筳字隸書或作莛隸書從竹之字或從艸形與蓬相似筐與筳草書亦相似故筳誤爲筐又誤爲蓬矣

函倉不如簞　獘簞

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倉不如簞念孫案函倉不如簞本作承倉不如竹箅箅博計反今本承誤爲函箅誤爲簞箅誤爲箄又誤而爲簞又脫去竹字耳說文箅蔽也所以蔽甑底承讀爲烝之浮浮之烝謂用以烝倉也漢書地理志長沙國承陽師古曰承音烝續漢書郡國志作烝陽是烝與承通太平御覽器物部引此作蒸倉今人猶謂甑中蔽爲箅子世說云客詣陳太邱宿太邱使元方季方炊二人委而竊聽炊忘箸箅飯落釜中是也說山篇云獘箅甑瓾在旖茵之上雖貪者不搏是箅爲物之賤者然明鏡雖貴若用以蔽甑底則氣不上升而倉不熟竹

箅雖賤而可以烝食故下文云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鏡形圓箅形亦圓故連類而及之若簞笥之屬則儗之不於其倫矣且箅與蜧爲韻蜧音戾若作簞則失其韻矣太平御覽服用部鏡下引淮南子明鏡便於照形承食不如竹簞雖承字不誤而簞字已與今本同然器物部箅下又引淮南子明鏡可鑑形蒸食不如竹箅是則服用部作簞者後人據誤本淮南改之耳北堂書鈔服飾部鏡下引作承食不如竹簞簞亦箅之誤又案說山篇獘箅甑瓾今本箅作簞非也說文箅蔽也所以蔽甑底從竹畀

聲玉篇博計切急就篇云笓篅篌筥籅箅篝是也說文
又云箄篧箄也從竹卑聲玉篇必匙必是二切急就篇
云篧箄箕帚筐篋籅是也此言篗箅甑甂則是甑箅之
箅非篧箄之箄字不當從卑

代爲常

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爲常者也陳氏觀
樓曰常當爲帝字之誤也十一太平御覽服章部引此已誤代爲帝謂
裘與蓑迭爲主也說林篇曰旱歲之土龍疾疫之芻靈
是時爲帝者也莊子徐無鬼篇曰堇也桔梗也雞廱也
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義並與此同

肆

譬若舟車楯肆窮廬故有所宜也高注曰沙地宜肆脩務篇水之用舟沙之用肆泥之用輴山之用蔂念孫案肆當作䏖䏖玉篇乃字相似而誤文子自然篇正作沙用䏖朱本茅本莊本依呂氏春秋愼勢篇改作沙之用鳩非也鳩與肆形聲皆不相近若是鳩字不得誤爲肆矣或又因說文無䏖字而以肆爲樏樏與肆形聲亦不相近且脩務篇明言沙用肆山用蔂蔂與樏同肆樏不同物何得以肆爲樏乎

過籥

若風之過簫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陳氏觀樓曰各本過字皆誤作遇莊本同唯道藏本不誤文子自然篇正作若風之過簫

以物

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物句以睦句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念孫案凡以物治物者以物二字因下文而衍呂氏春秋貴當篇文子下德篇皆無此二字

哀可樂者

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

笑可哀者載使然也念孫案哀可樂者者字因下句而衍

水擊　智昏

故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爲政（與正同）波水不可以爲平念孫案水擊當爲水激聲之誤也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激氾論篇亦云水激興波智昏不可以爲政智昏當爲昏智昏智與波水相對謂既昏之智不可以爲正已波之水不可以爲平也今本作智昏者蒙上句而誤文子下德篇正作昏智不可以爲正

萬物之情既矣

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高注曰既盡也各本脫此注劉本有念孫案既本作測高注本作測盡也今本正文注文皆作既後人以意改耳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測原道篇水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主術篇天道大不可極深不可測呂氏春秋下賢篇昏乎其深而不測也高注並云測盡也測與盡同義詳見經義述聞禮記測深厚下後人但知既之訓爲盡而不知測之訓爲盡遂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謬矣且測與服爲韻服字古讀蒲北反說見唐韻正若作既則失其韻矣

人之所能已

不强人之所不能爲不絕人之所能已陳氏觀樓曰能已上亦當有不字文子上仁篇正作不絕人所不能已

樂優以淫

禮飾以煩樂優以淫念孫案文子上仁篇優作擾於義爲長擾亦煩也俗書擾字作擾與優相似而誤

義者宐也禮者體也

義者循理而行宐者也下者字據下文及太平御覽禮儀部二補禮者體情而制文者也而字據上文及太平御覽補義者宐也禮者體也引之曰上二句卽是訓義爲宐訓禮爲體不須更云義者宐也禮者體也矣疑後人取中庸禮器之文記於旁而寫

者因誤入正文也

有虞氏之祀

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祀中霤葬成畝念孫案有虞氏之祀祀當爲禮此涉下文祀中霤而誤也有虞氏之禮總下三事而言不專指祭祀下文夏后氏之禮今本脫之禮二字據下文補殷人之禮周人之禮皆其證

遂反於樸

已涅已失與佚同復揆以一既出其根復歸其門已雕已琢遂反於樸念孫案遂當爲還字之誤也還字與上文兩復字同義作遂則非其指矣原道篇及說苑說叢篇

竝云已彫已琢還反於樸是其明證也莊子山木篇云旣雕旣琢復歸於朴韓子外儲說左篇云旣雕旣琢還歸其樸還亦復也此皆淮南所本

草𦯧

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文以青黃絹以綺繡太平御覽引作飾以綺繡莊子天運篇作巾以文繡纏以朱絲尸祝袀袨大夫端冕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後則壤土草𦯧而已各本𦯧下有音出二字莊曰太平御覽皇王部二𦯧作芥芥正字𦯧奇字念孫案音出二字後人所加高注皆言讀某字無言音某者考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𦯧字或音出或以爲芥之

奇字皆不知何據余謂葪者薊之壞字也草葪卽草芥史記賈生傳細故慸薊兮今本薊作葪文選鵩鳥賦注引鶡冠子作細故袃葪又云袃葪與蔕芥古字通玉篇葪俗薊字索隱曰薊音介漢書作蔕芥是芥薊古字通故此作葪御覽作草芥也

大雨

故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脩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禹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邱陵而處之念孫案天下大雨雨本作水此後人妄改之也唯天下大水是以令民聚土積薪而處邱陵若作大雨則非其指矣後人改水爲雨者以與舞處二字爲韻耳不知此

文但以彝處爲韻餘皆不入韻也要略正作禹之時天下大水

故不爲三年之喪始

武王伐紂䖸尸而行海內未定故不爲三年之喪始禹有洪水之患各本有作遭乃後人以意改之文選海賦注應璩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注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四引此竝作有今據改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道藏本不爲三年之喪始下注云三年之喪於武王念孫案故不爲三年之喪始當作故爲三年之喪高注當作三年之喪始於武王藏本始字誤入正文正文爲三年之喪上又衍不字則正文注文皆不可讀矣且上文以彝處爲

韻此以行喪葬爲韻若喪下有始字則失其韻矣此言武王爲三年之喪而禹則朝死暮葬與武王不同非謂武王不爲三年之喪也下文云脩干戚而笑钁插知三年而非一日今本非上脫而字據上句補干戚二字承上文舜舞干戚而言钁插二字承禹令民聚土而言一日二字承禹朝死暮葬而言三年二字則承武王爲三年之喪而言若云不爲三年之喪則與下文相反矣要略云武王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閒以俟遠方彼言武王治

三年之喪正與此同若云不爲三年之喪則又與要略相反矣道應篇述武王之事亦云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蕃以上三篇皆謂武王始爲三年之喪故高注云三年之喪始於武王也藏本作三年之喪於武王者始字誤入正文耳劉績不知是正又改注文爲三年之喪於武王廢朱本又改爲言始廢於武王也莊本同皆由正文誤作不爲三年之喪故又改注文以從之耳

爲人

是故不法其以成之法以與己同而法其所以爲法所以爲法者與化推移者也夫能與化推移爲人者至貴在焉

爾念孫案夫能與化推移者乃復舉上文之詞推移下不當有爲人二字蓋涉下文與造化爲人而衍

鉗且

鉗且得道以處崑崙莊氏伯鴻曰莊子大宗師篇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陸德明釋文云堪坏神名人面獸形司馬彪注淮南作欽負是唐本鉗且作欽負也字形近故誤耳程文學據山海經云是與欽䲹殺祖江于崑崙之陽西山經後漢書注引作欽駓張衡傳皆古字通用錢別駕云古丕與負通故尚書丕子之責史記作負子丕與負通因之從丕之字亦與負通也堪欽亦同聲念孫案程錢莊

說皆是

齊味

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酸或以甘言或用酸或用甘也舊本作或以爲酸或以爲甘兩爲字皆後人所加北堂書鈔酒食部四太平御覽資產部八飲食部十一引此皆無兩爲字今據刪煎敖燎炙齊味萬方念孫案齊味當爲齊咊字之誤也齊讀若劑咊卽今和字也讀若甘受和之和舊本北堂書鈔及太平御覽引此竝作齊和萬方陳禹謨改齊和萬方爲有萬方謬甚和與齊義相近鄭注周官鹽人云齊事和五味之事又注少儀云齊謂食羹醬飲有齊和者也高注呂氏春秋本味篇云齊和分也本經篇云煎熬焚炙調齊和之

適鹽鐵論通有篇云庖宰烹殺胎卵煎炙齊和窮極五味新序雜事篇云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漢書蓺文志云調百藥齊和之所宜皆其證也又案和字說文本作咊今經傳皆作和從隸變也此咊字若不誤爲味則後人亦必改爲和矣

撥檖

伐梗柟豫樟而剖棃之或爲棺槨或爲柱梁披斷撥檖所用萬方高注曰撥析理也遂順也念孫案如高注則檖字本作遂故訓爲順也今作檖者因上文棺槨柱梁等字而誤耳茅本并注文亦改爲檖而莊本從之謬矣

一體

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體也譬若絲竹金石之會樂同也念孫案體字因下文不失於體而衍合道一與會樂同文正相對則一下不當有體字下文又云其知馬一也其得民心鈞也皆與此文同一例

刀以剃毛

屠牛坦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剃毛念孫案刀下當有可字刀可以剃毛賈子所謂芒刃不頓也脫去可字則文義不明白帖十三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七資產部八引此皆有可字

刀如新剖

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劉本於剖下增硎字念孫案劉增是也據高注云硎磨刀石則有硎字明矣下刀字當作刃刃刀字相似又涉上刀字而誤也刃如新剖硎言刀刃不頓也莊子養生主篇今臣之刀十九年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呂氏春秋精通篇宋之庖丁好解牛用刀十九年而刃若新磨研皆其證也太平御覽資產部八引此作刃如新砥硎雖砥與剖不同而字亦作刃

所以巧

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念孫案巧也上當有爲字下文云故弦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悲也與此相對爲文太平御覽工藝部九引此正作非所以爲巧文子自然篇同

心手衆虛之間

游乎心手衆虛之間念孫案衆虛二字因上文游乎衆虛之閒而誤衍也上文說庖丁解牛批卻導窾游刃有餘故曰游乎衆虛之閒此是說工匠爲連鐖之事不當言衆虛也且心手之閒謂心與手之閒也則不當有衆虛二字明矣文子作遊於心手之閒無衆虛二字

不知孰是孰非

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陳氏觀樓曰不知孰是孰非不知二字因上句而衍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無不知二字

趣舍合

故趣舍合即言忠而益親身疏即謀當而見疑念孫案趣謂志趣也七句反趣合與身疏相對爲文則趣下不當有舍字蓋即合字之誤而衍者也文子道德篇正作趣合

不能致

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爲虛矣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此所慕而不能致也念孫案此所慕而不能致也義不可通不能致當作無不致上文欲在於虛則不能爲虛高注以爲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也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故曰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此所慕而無不致也所慕無不致猶言所欲無不得精神篇曰達至道者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義與此同也今本作不能致者涉上文不能爲虛而誤文子道德篇正作此所欲而无不致也

然忽不得

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一曲而辟然忽不得復迷惑也念孫案然忽不得當作忽然不得

俔

辟若俔之見風也無須臾之間定矣高注曰俔候風雨也世所謂五兩者也莊氏伯鴻曰文選注引俔作綄玉篇乎官乎管二切許慎注云綄候風也楚人謂之五兩攷古完與見字形相近本多譌別故論語莞爾之莞陸德明又作莧此字義當作綄爲是念孫案莊以俔爲綄之譌是也道藏本朱本注並作俔候風雨也雨乃羽字之譌劉本

改爲候風雨者茅本又改爲候風者也而莊本從之誤矣廣韻綄船上候風羽北堂書鈔舟部二十引注云綄者候風之羽也太平御覽舟部四引許注云綄候風羽也(今本羽譌作扇)則高注雨字明是羽字之譌文選江賦注引許注作候風也者傳寫脫羽字耳

治世之體

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爲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念孫案治世之體羣書治要引此體作職是也俗書職字作軄體字作軆軄誤爲軆又改爲體耳職易守事易爲禮易行責易償四者義竝相近若作體則與守字

義不相屬且與下三句不類矣文子下德篇亦作職易守下文云萇宏師曠不可與衆同職又其一證矣

跖钁

故伊尹之興土功也脩脛者使之跖钁高注曰長脛以蹋插者使入深太平御覽地部二器物部九引此钁竝作鏵念孫案鏵字是也鏵卽臿也跖蹋也文選舞賦注引淮南許注如此故高注言蹋插說文茉玉篇胡瓜切兩刃臿也宋魏曰茉或作釫玉篇云今爲鏵方言云臿宋魏之閒謂之鏵高注精神篇云臿鏵也青州謂之鏵釋名云鍤或曰鏵鏵刳也刳地爲坎也茉釫鏵字異而義同臿鍤插亦同今人謂

臿爲鏵鍬是也使長脛者蹋臿則入地深而得土多故高注曰長脛以蹋插者使入深也後人不識鏵字遂妄改爲钁埤雅引此作钁則所見本已然案說文钁大鉏也鉏以手揮非以足蹋不得言跖钁且高注明言蹋插不言蹋钁

毛嬙

待西施毛嬙而爲配則終身不家矣高注曰西施毛嬙古好女也羣書治要引此作西施絡慕又引注作西施絡慕古好女也太平御覽獸部八引作落慕念孫案廣韻及元和姓纂絡落皆姓也慕蓋其名治要御覽所引者原文也今本作毛嬙者後人不知絡慕所出又見古

書多言毛嬙西施故改之耳不知他書自作毛嬙此自作絡慕不必同也

竝用

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竝用之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竝作遂於義爲長遂卽也言因所有而卽用之故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也今本作竝者後人依文子下德篇改之耳

危爲禁

亂世之法高爲量而罪不及重爲任而罰不勝危爲禁而誅不敢念孫案危爲禁本作危爲難危爲難而誅不

敢者危猶高也見緇衣鄭注高爲艱難之事而責之以必能
及畏難而不敢爲則從而誅之正與上二句同意後人
不察而改難爲禁禁之正欲其不敢何反誅之乎文子
下德篇正作危爲難而誅不敢莊子則陽篇匿爲物而
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
誅不至呂氏春秋適威篇煩爲教而過不識數爲令而
非不從巨爲危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文義竝與
此同

易其處

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騖千

里不能易其處念孫案下易字本作改此因上易字而誤也意林及文選月賦注鮑照翫月城西門解中詩注引此下易字竝作改

處世

故六騏驥四駃騠以濟江河不若窾木便者處世然也高注曰窾空念孫案處世本作處勢古者謂所居之地曰處勢窾木謂舟也言乘良馬濟江河不若乘舟之便者處勢使然也莊子山木篇曰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得柘棘枳枸之閒危行側視振動悼慄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新序雜事篇曰元蝯在枳棘之中恐懼而悼

慄危視而蹟行處勢不便故也史記蔡澤傳曰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漢書陳湯傳曰故陵因天性據眞土處埶高敞又史記楚世家曰處既形便勢有地利有與又同淮南俶眞篇曰處便而勢利處勢或曰勢居逸周書周祝篇曰勢居小者不能爲大賈子過秦篇曰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其勢居然也淮南原道篇曰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爲橙今本橙作枳乃後人據考工記改之辯見原道鴝鵒不過濟貉渡汝而死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或言處或言勢或言處勢或言勢居其義一也後人不識古義而改處勢

爲處世其失甚矣

箕子

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爲也念孫案箕子二字因下文從箕子視比干而衍下文曰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豫讓要離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皆與此文同一例若有箕子二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下文不對矣

不足以論之

故其爲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以論之念孫案論當爲諭字之誤也諭或作喩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十六引此作不足以喩之又引注云喩猶方也是其證

由是

夫乘奇技僞邪施者（僞與爲同）自足乎一世之閒守正循理（今本循誤作脩辯見原道）不苟得者不免乎飢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由是發其原而壅其流也念孫案由是當爲是由由與猶同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是猶

仕鄙

故仕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陳氏觀樓曰仕鄙當爲仁鄙字之誤也仁與鄙相反利與害相反論衡命祿篇引此正作仁鄙本經篇曰毀譽仁鄙不立漢書董仲舒傳曰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

決沇　先升

故江河決沇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高邱輕足先升不能相顧也念孫案沇當爲流字之誤也（荀子勸學篇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大戴禮作沇魚）江河決流爲句一鄉二字下屬爲句非以沇一鄉爲句江河之決所沇非止一鄉也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江河決流又輕足先升升字與上

文相複羣書治要引作輕足者先無升字於義爲長

求水

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念孫案此用孟子語則水下當有火字羣書治要意林引此皆作求水火

淮南內篇弟十一

淮南內篇弟十二　讀書雜志九

高郵王念孫

道應

無爲知　弗知之深

若是則無爲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淺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念孫案弗知之深之字當在上文無爲下無爲之知與無窮之弗知相對爲文今本無爲下脫之字則文不成義弗知下衍之字則與下二句不對莊子知北遊篇作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

弗知淺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是其證

形之不形

孰知形之不形者乎念孫案形之不形當依莊子作形形之不形郭象曰形自形耳形形者竟無物也少一形字則義不可通列子天瑞篇亦云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

誰知

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以微言乎道藏本如是案詩箋儀禮注多云以猶與也上文人可以微言乎卽其證劉本改以爲與而諸本及莊本皆從之葢未達古訓也孔子曰何謂不可謂猶爲也誰知言之謂者乎念孫案誰當爲唯字之

誤也言唯知言之謂者乃可與微言也呂氏春秋精諭篇作唯知言之謂者爲可耳列子說符篇作唯知言之謂者乎文子微明篇同是其證

先生

惠子爲惠王爲國法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太平御覽治道部五引此同念孫案先生二字於義無取呂氏春秋淫辭篇先生皆作民人集韻類篇民字古作兇人字唐武后作𤯔疑兇誤爲先𤯔誤爲生也宋策吾欲藉子殺人今本人作王亦𤯔之誤

曰善

以示翟煎曰善念孫案曰善上當更有翟煎二字以示翟煎翟煎曰善與上文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文同一例今本翟煎二字不重寫者脫之也太平御覽引此已誤羣書治要引此作以示翟煎翟煎曰善呂氏春秋作以示翟翦翟翦曰善也皆其證

有禮

治國有禮不在文辯念孫案有禮當爲在禮字之誤也在與不在相對爲文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在禮

后乙

后乙入念孫案后乙當爲后乞字之誤也乞卽气之省文非從乙聲

不得通作乙入閒篇及哀十六年左傳史記楚世家五子胥傳墨子非儒篇呂氏春秋分職篇皆作石乞

來附

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爲女居惷乎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惷各本誤作惷辥見地形篇其人惷愚下念孫案德將來附若美本作德將爲若美此後人因上句神將來舍而妄改之也若亦女也德將爲若美道將爲女居相對爲文若改爲德將來附則若美二字文不成義矣此文以度舍居故爲韻後人不知舍字之入韻舍古讀若庶故與度居故爲韻後人讀舍爲始夜反故不入韻故改此句爲德將來附

以與度爲韻不知古音度在御部附在候部說見六書音均表附與度非韻也莊子知北遊篇作德將爲女美而道將爲女居文子道原篇作德將爲女容道將爲女居皆其證

直實知

直實知不以故自持念孫案直實知三字文不成義當從莊子文子作眞其實知今本眞誤爲直又脫其字主術篇注曰故巧也眞其實知不以故自持莊子所謂去智與故循天之理也漢魏叢書本改爲直實不知以故自持而莊本從之斯爲謬矣

攻翟　左人終人

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左人終人道藏本劉本朱本左字竝作尢俗書左字作尢因譌而爲尢茅本改尢爲尢而莊本從之斯爲謬矣呂氏春秋愼大篇作老人亦左人之譌晉語列子竝作左人水經滱水注滱水東逕左人城南應劭曰左人城在唐縣西北四十里是也今改正念孫案攻翟上當有使字襄子使新稚狗攻翟而未親往故下文言使者來謁也羣書治要引此有使字晉語曰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列子說符篇同是其證左人終人句與上句義不相屬莊據列子於句首加取字理或然也

今一朝兩城下

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念

孫案今一朝兩城下本作一朝而兩城下此後人嫌其與上文相複而改之也不知此是復舉上文之詞當與前同不當與前異若云今一朝兩城下則與上句今字相複矣羣書治要引此正作一朝而兩城下列子呂氏春秋並同

勝非其難者也下脫六字

勝非其難者也劉本於此下增入持之其難者也一句云舊本無此句非念孫案列子呂氏春秋皆有此句羣書治要引淮南亦有此句則劉增是也莊本作持之者其難也則與上句不對非是

杓國門之關

孔子勁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注杓引也古者縣門下從上杓引之者難也念孫案列子釋文引此作許注今高注有之者葢後人以許注竄入也又案杓當爲扚字從手不從木玉篇杓甫遙都歷二切斗柄也又市若切扚丁激切引也廣韻杓甫遙切北斗柄扚都歷切引也許注訓扚爲引則其字當從手玉篇廣韻訓扚爲引卽本於許注其證一也史記天官書用昏建者杓索隱說文杓斗柄音匹遙反又下文扚雲如繩者索隱扚說文音丁了反許愼注淮南云扚引也是扚音丁了反

而訓爲引與杓字不同其證二也晉書天文志抅雲如繩何超音義抅音鳥鳥與丁了同音其證三也而今本淮南及列子釋文史記漢書抅字皆誤作杓（晉書又誤作杓）與玉篇廣韻不合世人多見杓少見抅遂莫有能正其失者矣

蹀足謦欬疾言

惠孟見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功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念孫案蹀足上當更有康王二字今本脫去則文義不明列子黃帝篇作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是其證有功當爲有力字之誤也

勇有力對下句仁義而言若作有功則非其指矣下文皆言有力不言有功列子及呂氏春秋順說篇竝作勇有力是其證

人雖勇　雖巧有力

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念孫案人雖勇上當有使字下文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又曰使人本無其意又曰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皆其證也今本脫使字則與上句義不相屬列子呂氏春秋皆有使字又案有力上本無巧字此後人以文子道德篇加之也

案文子云雖巧擊之不中此云雖有力擊之不中文各不同加巧字於有力之上則文不成義矣下文云雖有力不敢擊亦無巧字也列子呂氏春秋皆無巧字

愛利之心

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念孫案愛利之下不當有心字此因上文未有愛利之心而誤衍也文子列子呂氏春秋皆無心字下文云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亦無心字

故老子曰下脫五字

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念孫案老子曰下脫勇於敢

則殺一句兩句相對爲文單引一句則文不成義文子
道德篇亦有此句

文君

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文君謂杜赫曰念孫案文
君謂杜赫曰上脫昭字當依上句及呂氏春秋務大篇
補

爲人妾

魯人爲人妾於諸侯念孫案呂氏春秋察微篇說苑政
理篇家語致思篇妾上俱有臣字於義爲長

受教順

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念孫案教順上本無受字此因上文不受金而誤衍也教順卽教訓也訓順古多通用不煩引證教訓上有受字則與下四字義不相屬矣說苑家語竝作教導可施於百姓是其證

知禮

孔子亦可謂知禮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念孫案知禮本作知化謂知事理之變化也見子贛之不受金而知魯人之不復贖人達於事變故曰知化齊俗篇曰唯聖人知其化呂氏春秋驕恣篇曰智短則不知化知化篇曰凡智之貴也貴知化也非謂其知禮也俗書

禮字或作礼形與化相近化誤爲礼後人因改爲禮耳齊俗篇述此事而論之曰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卽此所謂知化也故下文引老子見小曰明之語呂氏春秋論此事曰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說苑曰孔子可謂通於化矣此皆其明證

及至

桓公及至念孫案及當爲反字之誤也反至謂桓公反而至於朝也呂氏春秋舉難篇新序雜事篇竝作反至

難合

且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念孫案合當爲

全言用人不可求全也全合字相近又因上文合其所以而誤呂氏春秋新序竝作全

所自來者

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念孫案所自來者上當有生之二字此承上文係生而言言人皆重爵祿而輕其生也脫去生之二字則文不成義莊子讓王篇呂氏春秋審爲篇文子上仁篇皆有生之二字

本任於身

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

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未念孫案任當爲在字之誤也覽冥篇余在天下誰敢害吾意者在字亦誤作任呂氏春秋執一篇作爲國之本在於爲身列子說符篇作故本在身皆其證

輪人　其人在焉

桓公讀書於堂輪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書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在焉高注曰輪扁人名問作書之人何在也念孫案輪人當依莊子天道篇作輪扁輪扁之名當見於前不當見於後也高注輪扁人名四字本在此句之下因扁誤爲人後人遂移置於下文輪扁曰云云之下耳陳氏

觀樓曰其人在焉當作其人焉在故高注云問作書之人何在

却宋君　却以危

子罕遂却宋君而專其政念孫案却當爲劫字之誤也韓詩外傳作去去亦劫之誤韓子外儲說右篇作劫宋君而奪其政是其證二柄篇又云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史記李斯傳亦云司城子罕劫其君又說林篇知己者不可誘以物明於死生者不可却以危却亦當爲劫劫繆稱篇曰有義者不可欺以利有勇者不可劫以懼是其證

藏書　焚書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念孫案知者藏書本作知者不藏書與知時者無常行相對爲文今本脫不字則與上下文不相屬矣太平御覽學部十三引此有不字韓子喻老篇同焚書而舞之御覽引焚下有其字韓子同據高注云自喜焚其書故舞之也則正文本有其字

莊王許諾下脫文

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跣揖北面立於殿下（跣今本誤作䟽高注跣徒跣也誤作䟽徒跣也太平御覽引正文作跣與高注徒跣合今據改）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念孫案太平御覽八事部一百九引莊王許諾下有子佩具於京臺莊王不往明日其十二字今本脫去當補入文選應璩與滿寵書注引此子佩作子瑕亦云子瑕具於京臺莊王不往京強二字古同聲而通用故今本京臺作強臺

爲吳兵先馬走

越王句踐請身爲臣妻爲妾親執戈爲吳兵先馬走念孫案爲吳兵先馬走當作爲吳王先馬今本吳王作吳

兵涉下文襄子起兵而誤其走字則涉注文而衍也據注云先馬句走先馬前道藏本劉本朱本竝同茅本於此下加而走也三字蓋誤以先馬走絕句故也莊本同則正文無走字明矣爲吳王先馬郎上文所謂身爲臣也若作吳兵則非其指矣越語曰其身親爲夫差前馬韓子喻老篇曰身執戈爲吳王洗馬先洗古字通皆其證

攻圍之未合

趙簡子從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念孫案此當作襄子起兵攻之句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今本之圍二字誤倒則文

不成義太平御覽兵部四十九引此不誤韓詩外傳作襄子興師而攻之圍未帀而城自壞者十丈新序雜事篇作襄子率師伐之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堵

若亾其一

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亾其一　若此馬者絕塵弭徹高讀若滅若失若亾爲句云若滅其相不可見也若失乍入乍出也若亾髣髴不及也引之曰此當以若亾其一爲句莊子徐無鬼篇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陸德明曰言喪其耦也齊物論篇嗒焉似喪其耦司馬彪曰耦身也身與神爲耦此言若亾其一亦謂

精神不動若以其身也高讀至若以爲句則其一二字上下無所屬矣且一與失徹爲韻如高讀則失其韻矣

供儋纏　纏索

臣有所以供儋纏采薪者（道藏本如是案以猶與也劉本改以爲與而諸本及莊本皆從之辯見前誰知一條下）高注曰纏索也念孫案供當爲共此因儋字而誤加人旁也蜀志郤正傳注引此正作共列子說符篇同纏字之義諸書或訓爲繞（說文）或訓爲束（廣雅）無訓爲索者纏當爲纆字之誤也說文作纆云索也字或作纆坎上六係用徽纆馬融曰徽纆索也劉表曰三股曰徽兩股曰纆故高注云纆索也若作儋纏則義不可

通矣列子及郤正傳注白帖九十六纆字亦誤作纏蓋世人多見纏少見纆故傳寫多誤耳管子乘馬篇鎌纆得入焉今本纆字亦誤作纏唯宋本不誤韓子說疑篇或在囹圄縲紲纆索之中今本亦誤作纏唯道藏本列子釋文作纆音墨足正今本之誤又說林篇竈紐之璽賢者以爲佩土壤布在田能者以爲富予溺者金玉今本溺上有拯字乃涉注文而衍此謂與溺者金玉不如與之繩索使得援之以出水非謂與拯溺者也高注自謂金玉非拯溺之具亦非謂與拯溺者金玉也太平御覽珍寶部九引此有拯字亦後人依誤本加之其人事部三十七引此無拯字文子上德篇亦無今據刪不若尋常之纏索本作尋常之纆其索字則後人所加也高注同此文以佩富纆爲韻若作纏索則失其韻矣文子作不如與之尺索亦改淮南而失其

韻太平御覽人事部三十七珍寶部九引此竝作尋常之纏雖纆誤爲纏而纏下俱無索字

求者

敗矣子之所使求者念孫案求下脫馬字郤正傳注及白帖引此竝有馬字列子同

在內

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念孫案在下本有其字後人以意刪之也爾雅曰在察也察其內卽得其精也忘其外卽忘其粗也後人不知在之訓爲察故刪去其字耳郤正傳注引此正作在其內而忘其外列子同

白帖引作見其內而忘其外雖改在爲見而其字尚存

屈宜若

吳起爲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注屈宜若楚大夫亾在魏者也念孫案此許注也宜若當爲宜咎字之誤也隸書咎字或作咎與若相似史記六國表韓世家竝作宜臼集解引淮南許注云屈宜臼楚大夫亾在魏者也正與此注同說苑指武篇亦作屈宜臼權謀篇作屈宜咎是臼咎古字通屈宜臼之爲宜咎亦猶平王宜臼之爲宜咎矣晉語及小雅小弁傳白華箋竝作宜咎

爲人

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爲人也念孫案爲人本作爲之此後人以意改之也爲之謂爲楚國之政也下文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云云正承此句言之若作爲人則與上下文全不相涉矣說苑指武篇正作爲之

時爭利

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念孫案時上當有以字謂因時而動與天下爭利也脫去以字則文義不明說苑有以字

子韋

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韋無復言矣念孫案韋字因上下文而衍呂氏春秋制樂篇新序雜事篇論衡變虛篇皆作子無復言矣無韋字

必有三賞君

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念孫案次句有字因下文故有三賞而衍呂氏春秋新序論衡皆作天必三賞君無有字

七里

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歲念孫案七里當爲七星字之誤也古謂二十八宿爲

二十八星七星七宿也呂氏春秋新序論衡皆作舍行七星又新序論衡舍行七星下皆有星當一年四字於義爲長舍行七星三舍則行二十一星星當一年故延年二十一歲也呂氏春秋亦云星一徙當七年

故曰

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念孫案故下曰字因下文故老子曰而衍此因述公孫龍納善呼者一事而言聖人不棄伎能之士非引古語爲證不當有曰字下文故老子曰云云方引老子之言以證之耳下文曰故伎無細而能無薄在人君用之耳今本故下有曰字誤與此同又

曰故人主之嗜欲見於外則爲人臣之所制又曰故周
鼎著倕而使齕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爲也又曰
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已矣其下皆引書爲
證與此文同一例而故下皆無曰字

是以

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
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念孫案是以當依列子說符
篇作以是

使之時　其度安至

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

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至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念孫案使之時而敬順之（順與慎同）時上當有以字說苑政理篇文子上仁篇竝作使之以時是其證其度安至劉本改至爲在而莊本從之案其度安至者謂敬慎之度何所至猶言當如何敬慎也下文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正言敬慎之度所至也若云其度安在則謬以千里矣太平御覽皇王部九引此正作其度安至說苑同

奚適其無道也

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

知可否者智也念孫案奚適其無道也本作奚適其有道也適與啻同孟子告子篇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秦策疑臣者不適三人適竝與啻同史記甘茂傳作疑臣者非特三人言豈特有道而已哉乃聖勇義仁智五者皆備也後人不知適之讀爲啻而誤以爲適齊適楚之適故改有爲無耳莊子胠篋篇本作何適其有道邪適亦與啻同今本作何適而無有道邪而無二字亦後人所改唯有字尚存呂氏春秋當務篇正作奚啻其有道也

偷也

楚將子發好求伎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聞君

求伎道之士臣偷也願以伎齎一卒念孫案臣偷也本作臣楚市偷也下文市偷進請曰郎承此句言之今本脫楚市二字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十六一百四十引此竝作臣楚市偷也

何爲之禮

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爲之禮念孫案之禮當爲禮之上文出見而禮之卽其證蜀志郤正傳注引此正作何爲禮之

夜解齊將軍之幬帳

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幬帳而獻之念孫案郤正傳注及

北堂書鈔衣冠部一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十六一百四十服章部五服用部九引此夜下俱有出字於義爲長

明又　明日又

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念孫案明又明日又兩又字皆當爲夕夕又字相近又因下句又字而誤若以又復二字連讀則明字文不成義後人不知又爲夕之誤故又加日字耳偷以夜往故言夕上文曰偷則夜出是也舊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一引此作明夕取枕明夕取簪陳禹謨依俗本於取簪上加又字而夕字尚未改

太平御覽四引皆作明夕復往取其枕明夕復往取其簪

楚君　則還師

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則還師而去念孫案楚君當爲楚軍聲之誤也郤正傳注太平御覽引此竝作楚軍則還師而去道藏本如是　則與卽同郤正傳注太平御覽引此竝作卽還師卽則古多通用不煩引證劉績不曉則字之義改則爲乃而諸本從之莊本同　斯爲謬矣

故曰無細而能薄

故曰無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念孫案故曰無細而

能薄本作故伎無細而能無薄言人君能用人則細伎薄能皆得效其用也今本衍曰字曰字因下文故老子曰而衍說見前故曰下又脫伎字及下無字遂致文不成義太平御覽兩引此文竝作故伎無細能無薄

尊重

齊王大說遂尊重薛公念孫案遂尊重薛公本作遂重薛公重卽尊也秦策請重公於齊高注重尊也又西周策齊策注呂氏春秋勸學節喪二篇注禮記祭統注竝同古書無以尊重二字連用者戰國策史記漢書及諸子書皆但言重無言尊重者唯俗語有之羣書治要引此無尊字蓋後人所加也

意欲

故人主之意欲見於外則爲人臣之所制念孫案古書無以意欲二字連用者此涉上文欲中王之意而誤也意欲本作嗜欲主術篇曰君人者喜怒形於心耆欲見於外耆與嗜同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是其證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嗜欲

淚注

淩目而元鬢淚注而戴肩今本高注云淚水念孫案淚注當爲渠頸高注淚水當爲渠大皆字之誤也俗書渠字或作淚淚字或作淚二形相似故渠誤爲淚廣韻淚强魚切引方言云杷宋魏之閒謂之淚挐淚卽渠渠字玉篇云淚

俗淚字皆其證也頸誤爲注者注字右邊主爲頸字左邊巠之殘文又因淚字而誤加水旁耳若高注內大字今作水則後人以淚字從水而妄改之　渠頸大頸也渠之言巨也史記蔡澤傳先生曷鼻巨肩徐廣曰巨一作渠彼言渠肩猶此言渠頸矣杜子春注周官鍾師引呂叔玉云肆夏樊遏渠皆周頌也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荀子彊國篇是渠衝入穴而求利也楊倞曰渠大也渠衝攻城之大車也漢書吳王濞傳膠西王膠東王爲渠率顏師古亦云渠大也是渠與大同義故高注訓渠爲大也太平御覽地部二引作淚注而貳肩則所見本已誤蜀志郤正傳注引作戾頸而貳肩戾亦傳寫之誤論衡道

虛篇作鴈頸而貳肩鴈字則後人以意改之唯頸字皆不誤藝文類聚靈異部上引作渠頸而貳肩又引注云渠大也斯爲確據矣

遯逃乎碑

慢然下其臂遯逃乎碑念孫案碑下脫去下字碑或作崥太元增上九崔嵬不崩賴彼峽崥玉篇峽於兩切崥方爾切范望曰峽崥山足也下者後也見大雅下武箋周語注謂遯逃乎山足之後故高注曰匿於碑陰也太平御覽引此已脫下字藝文類聚引作崥下蜀志注引作碑下論衡同

不渝

敖幼而好遊至長不渝念孫案此本作至長不渝解今本無解字者後人不曉渝解二字之義而削之也不知渝與解同義太元格次三裳格鞶鉤渝范望曰渝解也字亦作愉呂氏春秋勿躬篇百官愼職而莫敢愉綎高注曰愉解也綎緩也又方言揄撟脫也解輸脫也郭璞曰挩猶脫耳文選七發揄弃恬怠輸寫淟濁李善注引方言揄脫也脫亦解也渝愉揄輸並聲近而義同太平御覽引作至長不渝解蜀志注引作長不喻解論衡作至長不偷解字雖不同而皆有解字

東閒鴻濛之光　無眴

若我南游乎岡㝗之野舊本岡誤作罔考論衡蜀志注太平御覽及洪興祖楚辭遠遊補注竝作岡良今據改北息乎沈墨之鄉西窮窅冥之黨東開鴻濛之光道藏本如是各本光字皆誤作先而莊本從之案東方爲日所出故曰鴻濛之光俶眞篇以鴻濛爲景柱高注曰鴻濛東方之野日所出故以爲景柱是也且光與鄉爲韻若作先則失其韻矣論衡蜀志注太平御覽楚辭補注竝作光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眴道藏本劉本如是各本皆作視焉無矚念孫案東開鴻濛之光開當爲闓闓字俗書作開唐顏元孫干祿字書曰闓開闓上俗下正開字俗書作開二形相似故闓誤爲開莊子秋水篇今吾無所開吾喙釋文開本亦作闓楚策大闓天下之匈今本闓誤作開漢書西南夷傳皆棄此國而闓蜀故徼史記闓誤作開說文管十二月之音物闓地而牙故謂之管今本亦誤作開闓與貫同雜記輪人以其杖闓轂而輠輪闓轂卽貫轂漢書王

嘉傳大臣括髮關械關械郎貫械今人言關通郎貫通鄉射禮不貫不繹古文貫作關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察一而關於多家語入官篇關作貫史記儒林傳履雖新必關於足漢書關作貫東貫鴻濛之兊謂東貫曰光也注見上司馬相如大人賦貫列缺之倒景義與此貫字同太平御覽楚辭補注引此作東開鴻濛之兊則所見本已誤論衡作東貫澒濛之兊蜀志注引此作東貫鴻濛之兊貫關古字通則開爲關之誤明矣視焉無眴本作視焉則眴眴與眩同司馬相如大人賦云視眩泯而亾見楊雄甘泉賦云目冥眴而亾見其義一也楚辭遠遊云下峥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此云下無地而上無

天聽焉無聞視焉則眴義本遠遊也蜀志注引此正作
視焉則眴論衡作視焉則營營與眴古字通也眴字從目旬聲大雅江漢篇來旬來宣鄭箋曰旬當作營史記天官書旬始徐廣曰旬一作營旬之通作營猶眴之通作營矣
道藏本作視焉無眴者涉上句無字而誤太平御覽所
引已與道藏同後人不知無眴爲則眴之誤遂改眴爲
矚而莊本從之案廣韻矚視也是矚與視同義視焉無
視斯爲不詞矣且眴與天爲韻若作矚則失其韻矣

九垓之外　久駐

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駐高注曰九垓
九天之外念孫案九垓之外本作九垓之上高注本作

九垓九天也俶眞篇徙倚於汗漫之宇高注引此文云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漢書禮樂志郊祀歌專精厲意逝九閡如淳曰閡亦陔也淮南子曰吾與汗漫期乎九陔之上陔重也謂九天之上也司馬相如傳封禪文上暢九垓如淳注所引亦與前同又論衡及蜀志注太平御覽文選郭璞遊仙詩注張協七命注竝引作九垓之上李白廬山謠先期汗漫九垓上願接盧敖遊太淸卽用此篇之語則李所見本亦作九垓之上御覽又引高注云九垓九天也此皆其明證矣後人既改九垓之上爲九垓之外復於注內加之外二字以曲爲附會甚矣其妄也又案吾不可以久駐駐字亦後人所

加論衡作吾不可久蜀志注文選注太平御覽竝引作吾不可以久則久下原無駐字明矣

止極治

乃止駕止極治悖若有喪也念孫案止極治之止當爲心隷書心字作㣺止字或作㐀二形相似又涉上句止字而誤也乃止駕爲句心極治爲句悖若有喪也爲句極治疊韻字言其心極治然也高注楚人謂恨不得爲極治也論衡作乃止喜喜當爲嘉嘉駕古字通心不怠悵若有喪不怠卽極治之借字則止爲心字之誤明矣莊本刪去止字非是

朝菌

故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高注曰朝菌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狀若蠶蛾一名孶母念孫案朝菌本作朝秀高注同今作朝菌者後人據莊子逍遙遊篇改之也文選辯命論朝秀晨終李善注引淮南子朝秀不知晦朔太平御覽蟲豸部兹母下引淮南子朝秀不知晦朔又引高注云朝秀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似蠶蛾一名兹母廣雅釋蟲朝蟧曹憲音秀孶母也義本淮南注是淮南自作朝秀與莊子異文不得據彼以改此也

季子

季子治亶父三年羣書治要引此季子作宓音伏子呂氏春秋具備篇同念孫案諸書無謂宓子賤爲季子者季當爲孚字之誤也孚與宓聲相近宓子之爲孚子猶宓犧之爲庖犧也伏犧字漢書皆作宓庖字古讀若浮故呂氏春秋本味篇庖人作烰人浮宓聲相近故宓犧或作庖犧齊俗篇賓有見人於宓子者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六引作孚子羣書治要作季子故知宓通作孚孚誤作季也

見夜魚釋之

見夜魚釋之朱本改爲見得魚釋之莊本同太平御覽鱗介部七引作見夜魚者釋之羣書治要引作見夜漁者

得魚則釋之念孫案羣書治要所引是也呂氏春秋作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家語屈節篇作見夜歛者得魚輒舍之是其證泰族篇亦云見夜漁者得小卽釋之

誠於此

誠於此者刑於彼念孫案各本及莊本誠字皆誤作諴唯道藏本不誤羣書治要引此正作誠呂氏春秋家語竝同

就視

光燿不得問而就視其狀貌念孫案就視當依莊子知北遊篇作孰視字之誤也孰與熟同

師望之謂之

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念孫案望之謂之當作望而謂之今本而作之因下謂之而誤太平御覽工藝部三引此正作望而謂之呂氏春秋搏志篇同今本摶誤作搏辯見呂氏春秋

瞑目敦然攘臂拔劒

於是佽非瞑目敦然攘臂拔劒念孫案瞑目二字與攘臂拔劒事不相類瞑目當爲瞋目隸書眞或作真冥或作寘二形相似而誤莊子秋水篇瞋目而不見邱山釋文瞋本或作瞑管子小問篇桓公瞋目而視祝鳧己疕韓子守道篇瞋目切齒傾耳今本瞋字竝誤作瞑又案敦然二字當

在瞋目之上而以教然瞋目攘臂拔劍作一句讀

失從心志

失從心志而有不能成衡之事道藏本劉念孫案失從本皆如是心志當作失從之志今本之作心者因志字而誤有與又同此言魏王既不能合從又不能連衡也呂氏春秋離謂篇作失從之意又失横之事是其證漢魏叢書本改有爲又而莊本從之則昧於假借之義矣

不可

故周鼎著倕而使齕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念孫案不可下脱爲字呂氏春秋作先王有以見大巧之

不可爲也是其證本經篇亦云故周鼎著倕使銜其指
以明大巧之不可爲也

子之將軍之節

墨者有田鳩者欲見秦惠王約車申轅留於秦周年不
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說之予以節
使於秦至因見子之將軍之節惠王而說之陳氏觀樓
曰呂氏春秋首時篇云楚王說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
至因見惠王則此亦當云至因見惠王而說之其予之
將軍之節六字乃是上文予以節句注語今誤入此句
中文義遂不可曉念孫案陳說是也莊本又加見字於

而說之之上非是

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

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高注曰言爲士者上下無常進退無恒不可繩也以喻飛梟從下繩維之而欲翺翔則不可也陳氏觀樓曰此所謂筦子當作此筦子所謂梟飛而維繩當作鳥飛而準繩案管子宙合篇曰鳥飛準繩此言大人之義也云云大意謂鳥飛雖不必如繩之直然意南而南意北而北總期於還山集谷而後止則亦與準於繩者無異所謂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爲傷也故此云大

人之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已矣此筦子所謂鳥飛而準繩者今本鳥誤作梟準誤作維準字俗省作准又因下繩字而誤從糸則義不可通注内梟字亦鳥字之誤而云從下繩維之則高所見本已誤作維矣

金鐵鍼

豐水之湲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則形見於外念孫案金鐵下不當有鍼字鍼卽鐵之誤也鐵或省作鐡鐡形與鍼相近今作金鐵鍼者一本作鐵一本作鍼而後人誤合之耳文選沈約貽京邑游好詩注太平御覽珍寶部十二引此皆無鍼字文子上禮篇作金鐵在中形見於外羣書

治要所引如是今本文子金鐵作金后乃後人所改

陰蔽隱

是故后上不生五穀秃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陰與蔭同念孫案隱字蓋蔽字之注而誤入正文者廣雅蔽隱也文子無隱字是其證

房心

昔吾見句星在房心之閒地其動乎高注曰房星句句星守房心則地動也劉本注文房星作駟房朱本漢魏叢書本竝同念孫案正文本作句星在駟心之閒注本作駟句房星句句星守房心則地動也道藏本注文房星上脫駟

字劉本房下脫星字若正文之駟心作房心則涉注文守房心而誤也莊伯鴻不知正文房爲駟之誤又改注文之駟房爲房駟以就之斯爲謬矣駟爲房之別名故須訓釋若房心爲二十八宿之正名則不須訓釋爾雅天駟房也以房釋天駟不以天駟釋房高注釋駟而不釋心卽其證也晏子春秋外篇作昝吾見鉤星在四心之閒卽淮南所本鉤與句同四與駟同

揖而損之

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揖而損之念孫案揖與挹同集韻挹或作揖荀子議兵篇拱挹指麾富國篇作拱揖文選爲幽州牧與彭寵書

注引蒼頡篇云挹損也挹與損義相近故曰挹而損之作揖者俗字耳劉績不達而改揖爲謚莊本從之斯爲謬矣後漢書杜篤傳注引此正作挹而損之荀子宥坐篇說苑敬愼篇竝同韓詩外傳作抑而損之抑與挹聲亦相近故諸書或言抑損或言挹損也

儉陋

多聞博辯守之以儉富貴廣大守之以陋劉本改儉爲陋陋爲儉而莊本從之念孫案說文儉約也廣雅儉少也正與多聞博辯相對不當改爲陋說文陋陜也俗作狹楚辭七諫注曰陋小也亦與富貴廣大相對不當改爲

儉杜篤傳注引此正作多聞博辯守之以儉富貴廣大守之以陋與道藏本同文子九守篇作多聞博辯守以儉富貴廣大守以狹狹亦陋也

供其情

彼皆樂其業供其情念孫案供當爲佚佚與逸同安也逸樂義相近若云供其情則與上句不類矣隸書佚或作供與供相似而誤

載之木

於是乃去其瞀而載之木解其劒而帶之笏高注曰瞀被髮也木鷸鳥冠也知天文者冠鷸各本脫天字今據爾雅翼所引補

引之曰載與戴同不當爲𦬺字之誤也𦬺卽鷸字也高注當作𦬺鷸鳥冠也知天文者冠鷸今本鷸作鶩者鶩鶩字相近又涉上文瞀字而誤也爾雅翼引此已誤說文鷸知天將雨鳥也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鷸莊子天地篇皮弁鷸冠搢笏紳脩釋文鷸尹必反徐音述玉篇及爾雅釋文漢書五行志注鷸字並聿述二音匡謬正俗曰案鷸水鳥天將雨卽鳴古人以其知天時乃爲冠象此鳥之形使掌天文者冠之鷸字音聿亦有術音故禮之衣服圖及蔡邕獨斷謂爲術氏冠亦因鷸音轉爲術耳以上匡謬正俗莊子釋文曰鷸又作鷸續漢書輿服志引記曰知天

者冠述說苑脩文篇作冠銶蓋鷸字本有述音故其字或作鷸或作述或作銶又通作朮耳朮與笏爲韻若作木則失其韻矣鷸即翠鳥故古人以其羽飾冠冠鷸帶笏皆所以爲飾故莊子亦言鷸冠搢笏若鶩無文采則不可以爲飾矣且鷸知天雨故使知天文者冠之若鶩則義無所取矣諸書皆言知天文者冠鷸無言冠鶩者

淮南内篇弟十二

淮南內篇弟十三　讀書雜志九

高郵王念孫

## 氾論

### 不辱

古者有鍪而綣領以王天下者矣其德生而不辱予而不奪念孫案不辱本作不殺故高注云刑措不用令作辱者後人妄改之也殺與生相對奪與予相對若改殺爲辱則非其指矣且殺與奪爲韻若作辱則失其韻矣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已誤作辱張載魏都賦注及舊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引此竝作殺陳禹謨依俗本改爲辱文

子上禮篇同晏子春秋諫篇古者嘗有紩衣攣領而王天下者矣其義好生而惡殺荀子哀公篇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此皆淮南所本

作爲之　宮室

聖人乃作爲之築土構木以爲宮室高讀聖人乃作爲句注云作起也念孫案高說非也作爲之三字連讀下文曰而作爲之揉輪建輿駕馬服牛又曰而作爲之鑄金鍛鐵以爲兵刃皆其證也又案以爲宮室本作以爲室屋淺學人多聞宮室寡聞室屋故以意改之也案月令曰毋發室屋管子八觀篇曰宮營大而室屋寡荀子

禮論篇曰壙壠其顡象室屋也呂氏春秋懷寵篇曰不焚室屋史記周本紀曰營築城郭室屋俗本亦有改為宮室者天官書曰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則室屋固古人常語且此二句以木屋為韻下三句以宇雨暑為韻若作宮室則失其韻矣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引此正作室屋

綅麻

伯余之初作衣也綅麻索縷手經指挂高注曰綅銳索功也念孫案高訓綅為銳則與麻字義不相屬今案綅者續也緝而續之也方言緝續也廣雅同秦晉續折木謂之緝郭璞音剡人閒篇曰婦人不得剡麻考縷緝剡並

與緂通索如胥爾索綯之索謂切撚之也高云索功也功卽切字之誤顏師古注急就篇曰索謂切撚之令緊者也廣雅曰紉索也紉與切通

乃爲靻蹻而超千里肩負儋之勤也

乃爲靻蹻而超千里肩負儋之勤也而作爲之揉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高注曰靻蹻靻鞻也念孫案靻皆當爲靼字從旦不從且說文靼柔革也玉篇多達之列二切屩履也鞻小兒履也釋名云鞻韋履深頭者之名也今正文言靼蹻與屩同注文言靼鞻皆是韋履之名則字當從旦廣韻靻則古切靻勒名字從且兩字聲義判

然茅一桂不知靻爲靼之誤輒加音祖二字其失甚矣下文蘇秦靻蹻嬴蓋靻亦靼字之誤又案爲靼蹻之爲音于僞反爲靼蹻而超千里肩負儋之勤也乃起下之詞非承上之詞爲上不當有乃字此因上文乃爲窬木方版而誤衍也下文云爲鷙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而作爲之鑄金鍛鐵以爲兵刃爲上無乃字是其證肩負儋之勤道藏本劉本及諸本竝同漢魏叢書本於負儋上加荷字而莊本從之斯爲謬矣

所知

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念孫案人各以其

所知當作人各以其知知與智同言各用其智以去害而就利也今本知上有所字者涉下兩所字而衍文子上禮篇正作各以其智去其所害就其所利

音有本主於中

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句 音有本主於中而以知槩襲之所周者也念孫案音當爲言此承上句而釋其義也今作音者涉上文中音而誤

詩書　聞得其言

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念孫案誦先王之詩書詩字因上文詩春秋而衍

先王之書泛指六蓺而言非詩書之書也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兩得字皆因下句得字而衍高注云聞聖人之言不如得其未言時之本意則聞下無得字明矣文子上義篇正作誦先王之書不若聞其言聞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

天子之籍　屬籍　圖籍　貌冠

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高注曰籍圖籍也念孫案籍猶位也言周公履天子之位也若圖籍則不可以言履矣下文云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亦謂屬位於成王也荀子儒效篇曰周公履天子之籍今本天子誤作天下據宋本改楊倞

注以籍為圖籍誤與高注同聽天下之斷又曰周公歸周反籍於成王此皆淮南所本彊國篇曰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埶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埶籍卽埶位是籍與位同義也韓詩外傳作履天子之位聽天下之政尤其明證矣又下文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本作履天子之籍造劉氏之冠史記高祖紀曰高祖為亭長以竹皮為冠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故曰造劉氏之冠漢書高祖紀詔曰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蔡邕獨斷高祖冠以竹皮為之謂之劉氏冠今本作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者貌字涉高注委貌冠而衍後人又誤以籍為圖籍遂於籍

上加圖字以與貌冠相對而不知貌爲行文且圖籍不可以言履也

供嗜欲

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以其威勢供嗜欲念孫案供嗜欲當作供其嗜欲與達其好憎相對

治人之具

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念孫案人字後人所加高注云言法制禮義可以爲治之基耳非所以爲治則無人字明矣文子上義篇無人字泰族篇曰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亦無人字

鏑銜橛

是猶無鏑銜橛策錣而御馯馬也念孫案銜下本無橛字高注曰鏑銜口中央鐵言鏑銜而不言橛則無橛字明矣鏑銜下有橛字則文不成義此後人熟於銜橛之語而妄加之耳

槽柔

槽柔無擊脩戟無刺莊依漢魏叢書本改柔爲矛念孫案各本皆作柔太平御覽兵部二引此亦作柔說苑說叢篇言人之惡痛於柔戟字亦如此葢矛柔聲相近故古書有借柔爲矛者不宜輒改也

獨聞之耳

必有獨聞之耳獨見之明念孫案劉本耳作聰是也文子上義篇正作獨聞之聰

道而先稱古

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念孫案道字當在而字下道先稱古與存危治亂相對羣書治要引此正作道先稱古

卷而伸

夫繩之爲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睎念孫案可卷而伸劉本作可卷而懷是也此言繩之爲物可

曲可直故先言卷而懷後言引而伸且懷與睎爲韻若作伸則失其韻矣文子上仁篇正作可卷而懷

大臣將相

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大臣將相各本任下衍其字莊本從之非是今從道藏本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高讀大臣絕句注曰大臣陳成子也而以將相屬下讀引之曰大臣將相四字當連讀將相卽大臣也釋其國家之柄專任大臣將相皆以六字爲句攝威擅勢私門成黨公道不行皆以四字爲句若以將相屬下讀則句法參差不齊矣且柄相黨行四字爲韻柄古讀若方行古讀若杭竝見唐韻正

讀大臣絕句則失其韻矣

陳成田常　陳成子恆

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引之曰陳成田常本作陳成常陳其氏也成其謚也常其字也恆其名也人閒篇正作陳成常呂氏春秋慎勢篇同吳越春秋夫差內傳作陳成恆韓子外儲說右篇作田成恆田與陳古字通言陳則不言田矣後人又加田字謬甚又說山篇陳成子恆之劫子淵捷也子字亦後人所加

矜爲剛毅　矜於爲柔懦

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爲剛毅見剛毅者亾則

矜於爲柔懦念孫案矜皆當爲務務矜二字隸書往往譌溷管子小稱篇務爲不久韓子難篇作矜僞不長呂氏春秋勿躬篇務服性命之情務誤作矜言不知道者中無定見故見柔懦者侵則務爲剛毅見剛毅者亾則務爲柔懦也主術篇曰爲智者務爲巧詐道藏本劉本茅本竝同朱本改爲作於非莊本同爲勇者務於鬬爭是其證也又案此文本作見柔懦者侵則務爲剛毅見剛毅者亾則務於柔懦於下本無爲字於亦爲也爲亦於也務爲剛毅務於剛毅也務於柔懦務爲柔懦也僖二十年穀梁傳曰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言近於禰宮也秦策曰魏爲逢澤之遇朝爲天子言朝於天子也是爲與於同義郊特牲曰郊

之祭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言爲其質不爲其文也又曰祭天埽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大戴禮曾子本孝篇曰故孝子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歿則哀以莅焉祭祀則莅之以敬如此而成於孝子也言如此而後成爲孝子也晉語曰祁奚辭於軍尉言辭爲軍尉也文六年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言積分而成爲月也是於與爲亦同義爲於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晉語曰稱爲前世韋注曰言見稱譽於前世義於諸侯韓詩外傳曰民不親不愛而求於己用爲己歿不可得也皆以爲於互用此云見柔懦者侵則務爲剛毅

見剛毅者亡則務於柔懦亦以爲於互用主術篇曰爲智者務爲巧詐爲勇者務於鬬爭卽其明證也又史記孟嘗君傳君不如令弊邑淺合於秦而周策於作爲張儀傳韓梁稱爲東藩之臣趙策爲作於蓋爲於聲近而義同故字亦相通也然則務於柔懦卽務爲柔懦道藏本於下復有爲字者後人不知爲於之同義故又加爲字耳劉本朱本同　茅本不刪爲字而刪於字斯爲謬矣莊本同

本無主

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外馳於外者也陳氏觀樓曰本無主於中當作無本主於中上文云有本主於中而以

知棐襲之所周正與此無本主於中相對下文亦云中
有本主以定清濁

不謳

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清之則憔而
不謳各本憔誤作憔依注改高注曰謳和也陳氏觀樓曰謳當作
調故注訓爲和今作謳者因下句謳字而誤

無不霸王者　無不破亾者

今謂彊者勝則度地計衆富者利則量粟稱金若此則
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乘之國無不破亾者矣念
孫案無不霸王無不破亾兩不字皆後人所加此言千

乘小而萬乘大若彊者必勝富者必利則是千乘之君必無霸王者萬乘之國必無破亾者矣而不知國之興亾在得道與失道不在大與小也故下文曰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亾在失道而不在於小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兩不字其失甚矣

處彊大勢位　何謀之敢當

二君處彊大勢位脩仁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念孫案處彊大勢位本作處彊大之勢與脩仁義之道相對爲文今本脫之字衍位字位字因上文務高其位而衍則與下句不對高注云當其居彊大之勢各本居誤作君君下又衍

也字改正今不能自知所行之非則勢下無位字明矣羣書治要引此正作處強大之勢又案何謀之敢當當字義不可通羣書治要引作何謀之敢慮是也慮字隸書或作慮因誤而為當

溺死

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念孫案信而溺死本作信而死女言信而為女死則信不足貴也今本死女作溺死者涉上注水至溺死而誤直而證父信而死女相對為文且女與父為韻若作溺死則文既不對而

韻又不諧矣文子道德篇正作信而awk女

局曲直

是故聖人論事之局曲直與之屈伸偃仰無常儀表念孫案此言屈伸偃仰皆因乎事之曲直曲直上不當有局字葢衍文也文子道德篇無局字

卑弱柔 本矜

時屈時伸卑弱柔如蒲韋非攝奪也剛彊猛毅志厲青雲非本矜也念孫案本當爲夸夸矜與攝奪相對爲文夸字或書作夸形與本相似因誤爲本文選甘泉賦注引此正作夸又案蒲韋皆柔弱之物故曰時屈時伸弱

柔如蒲葦弱柔上不當有卑字此涉下文屈膝卑拜而誤衍也荀子不苟篇云言己之光美擬於舜禹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懾怯也剛彊猛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語意略與此同柔從若蒲葦之上亦無卑字

車裂

昝者萇宏周室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厤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太平御覽刑法部十一引此同念孫案左傳國語皆言周殺萇宏而不言車裂他書亦無車裂之事案莊子胠篋

篇萇宏胣釋文崔云胣裂也淮南子曰萇宏鈹裂而死據此則古本本作鈹裂今作車裂者涉下文蘇秦車裂而誤也注內車裂同

無問

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而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念孫案問當爲閒方言曰閒非也襄十五年左傳且不敢閒論語先進篇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孟子離婁篇政不足閒莊子也趙岐陳羣孔穎達諸儒皆訓閒爲非疵讀爲訾山木篇無譽無訾呂氏春秋必己篇作疵荀子不苟篇正義直指舉人之過非毀疵也無閒與無訾同義故廣雅曰閒訾諟也諟與毀同今本閒誤爲問則非其指矣文子上義篇正作無閒其小節

顏喙聚

夫顏喙聚梁父之大盜也而爲齊忠臣念孫案喙當爲啄字之誤也顏啄聚左傳哀二十七年呂氏春秋尊師篇韓子十過篇竝作顏涿聚韓詩外傳作顏斲聚說苑正諫篇作顏燭趨漢書古今人表作顏燭雛晏子春秋外篇作顏燭鄒竝字異而義同啄與涿斲燭聲竝相近喙則遠矣啄喙二字書傳往往相亂

季襄

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高注曰季襄魯人孔子弟子念孫案孔子弟

子蕪季襄襄皆當爲哀字之誤也史記仲尼弟子傳公晳哀字季次索隱引家語作公晳克克亦哀之誤此言季哀卽季次也故高注云然弟子傳載孔子之言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游俠傳曰季次原憲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此云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說與史記略同

一人

求於一人則任以人力自脩則以道德念孫案求於一人劉本無一字是也道藏本有一字者因上文責備於

一人而誤求於人與自脩相對爲文人上不當有一字下文責人以人力自脩以道德卽其證文子上義篇作於人以力自脩以道

得其賢

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脩而求得其賢乎天下則難矣念孫案得其賢乎天下衍其字藝文類聚寶部上引此無其字

美之與惡　此皆相似

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若芎藭之與藁本也各本脫若字今據上文及羣書治要史記索隱爾雅

疏本草圖經埤雅續博物志引補蛇牀之與蘪蕪也此皆相似高注曰言其相類但其芳臭不同猶小人類君子但其仁與不仁異也念孫案美之與惡本作葖之與莧葖與莧不相似故易辨此言物之不相似者下言物之相似者皆各舉二物以明之若云美之與惡則不知爲何物矣葢俗書美字作羙葖字作葖葖之上半與羙相似因誤而爲美後人不解其故遂改爲美之與惡耳羣書治要及爾雅疏埤雅續博物志引此竝作葖之與莧是其證又案上既言亂人則下不必更言相似且正文既言相似則注不必更言言其相類矣爾雅疏引許注云此四者藥

草臭味之相似然則此皆相似四字葢後人紉記許注於正文之旁而寫者因誤合之也茅本又於相似下加者字而莊本從之謬矣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爾雅疏本草圖經埤雅續博物志所引皆無此四字

天下爲忠之臣者　賞少而勸善者衆

故賞一人而天下爲忠之臣者莫不終忠於其君終盡也言莫不盡忠於其君也茅一桂不曉終字之義遂改終忠爲願忠而莊本從之謬矣道藏本劉本朱本竝作終忠此賞少而勸善者衆也念孫案天下爲忠之臣者當作天下之爲臣者呂氏春秋義賞篇引孔子曰賞一人而天下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即淮南所本也今本之爲

二字誤倒又衍一忠字此賞少而勸善者衆也當作此賞少而勸衆者也上文云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衆正與此句相應下文曰此刑省而姦禁者也此用約而爲德者也此入多而無怨者也句法竝與此同今本衆者二字誤倒又衍一善字善字涉下文勸善而衍

右服失馬　獲之

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高注曰服中央馬鄭風叔于田箋兩服中央夾轅者義與高注同各本央作失因正文而誤今改正念孫案右服失馬馬字因注文而衍服爲中央馬則不須更言馬矣呂氏春秋愛士篇正作右服失失與佚同又梁由靡扣穆公之驂

獲之高注云將獲穆公則正文獲上有將字也將獲未獲故人得而救之若已爲晉所獲則不能救矣

管金

越城郭踰險塞姦符節盜管金高注曰金印封所以爲信念孫案如高注則金字當爲璽字之誤然金與璽字不相似璽字無緣誤爲金蓋俗書璽字或作全因誤爲金矣五音集韻云璽俗作全

法令者

夫法令者罔其姦邪勒率隨其蹤跡無愚夫惷婦各本惷誤作惷辯見地形篇其人惷愚下皆知爲姦之無脫也犯禁之不得免也

念孫案法令下衍者字法令罔其姦邪勒率隨其蹤跡相對爲文

然而立秋之後

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死亡之罪而被刑戮之羞然而立秋之後司寇之徒繼踵於門而死市之人血流於路念孫案下然而二字因上然而而衍立秋之後五句卽承上死亡之罪刑戮之羞言之不當更有然而二字

夫今　斬首拜爵

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施令曰斬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念孫案夫今當爲今夫斬首下脫者字斬首者

拜爵屈撓者要斬相對爲文羣書治要引此有者字

隊階

然而隊階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而後被要斬之罪念孫案隊階二字義不可通當從羣書治要所引作隊伯字之誤也左畔作阝因隊字而誤右畔作皆則因下文皆字而誤逸周書武順篇曰五五二十五曰元卒四卒成衞曰伯是百人爲伯也兵略篇曰正行五連什伯史記秦始皇紀曰躡足行伍之閒而倔起什伯之中通典兵一引司馬穰苴曰五人爲伍十伍爲隊是隊爲伯之半故曰隊伯之卒

波至而自投於水

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念孫案波至而下當有恐字下文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卽承此句言之羣書治要意林藝文類聚舟車部白帖六十三太平御覽地部三十六舟部二引此皆作波至而恐

患弗過

夫動靜得則患弗過也念孫案過當從劉本朱本作遇字之誤也

可傳於後世

世俗言曰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具綈緜曼帛溫煖於身也世以爲裘者難得貴賈之物

也而可傳於後世無益於夗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讋之念孫案褻無益於夗者而足以養生故曰可傳於後世劉本作不可傳於後世不字因上文不可以藏而衍諸本與劉本同莊本亦同唯道藏本無不字

不待戶牖之行

使鬼神能元化則不待戶牖之行念孫案之當作而太平御覽居處部十二引此正作不待戶牖而行

故馬免人於難者六句內脫文

故馬免人於難者其夗也葬之牛其夗也葬以大車爲薦念孫案藝文類聚獸部上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四

獸部八引此竝作故馬免人於難者其夗也葬之以帷爲衾牛有德於人者其夗也葬之以大車之箱爲薦今本葬之下脫去以帷爲衾四字牛下脫去有德於人者五字葬下脫去之字大車下脫去之箱二字當補入

炎帝於火　禹勞天下　后稷作稼穡

故炎帝於火夗而爲竈各本夗而皆誤作而夗惟道藏本作夗而與諸書所引合莊刻仍從各本作而夗非是禹勞天下夗而爲社后稷作稼穡夗而爲稷念孫案炎帝於火本作炎帝作火於字或書作於形與作相似而誤太平御覽火部二引作於亦後人依誤本改之其居處部十四引此正作作史記孝武紀索隱

藝文類聚火部廣韻竈字注引此竝作作禹勞天下勞下本有力字故高注曰勞力天下謂治水之功也道藏本劉本皆如是各本無力字者據已脫之正文刪未脫之注文耳莊刻從各本刪力字非是高注脩務篇亦云禹勞力天下不避風雨今本無力字者後人誤以為衍文而刪之耳古者謂勤為力大雅烝民箋力猶勤也勞力天下猶言勤勞天下泰族篇曰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是也倒言之則曰力勞主術篇曰民貧苦而忿爭事力勞而無功是也藝文類聚禮部中引此無力字亦後人依誤本刪之太平御覽禮儀部十一引正文注文竝作勞力論衡祭意篇或曰炎帝作火死而為竈禹勞力天下死而為社所引即淮

南之文后稷作稼穡后稷本作周棄此亦後人以意改之也昭二十八年左傳曰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魯語曰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此皆淮南所本藝文類聚禮部中太平御覽禮儀部十一引此竝作周棄高注當云周棄后稷也今本云稷周棄也此亦後人所改

淮南內篇第十三

高郵王念孫

## 詮言

### 及宗

分而爲萬物莫能及宗高注曰謂及己之性宗念孫案及皆當爲反字之誤也宗者本也言莫能反其本也下文云能反其所生卽反宗之謂故高注曰反己之性宗也說山篇曰吾將反吾宗矣又曰牆之壞愈其立也冰之泮愈其凝也以其反宗高注竝云宗本也是其證分而爲萬物文選演連珠注引作分爲萬殊案上文既云

物以羣分此燕膺復言分爲萬物疑作萬殊者是也今本殊作物葢涉下文萬物而誤

亾乎萬物之中

物物者亾乎萬物之中高注曰物物者造萬物者也此不在萬物之中念孫案莊本改亾爲存正與此義相反

動有章則詞

星劉於天而明故人指之義劉於德而見故人視之人之所指動則有章人之所視行則有迹動有章則詞行有迹則議引之曰詞當爲訶凡隷書可字之在旁者或作可漢魯相史晨饗孔廟後碑雅歌吹笙歌作歌冀州從事郭君碑凋柯霜榮柯作柯故訶字

或作訶形與訶相似因誤爲訶訶謂相譏訶也動有章則人訶之行有迹則人議之也說林篇曰有爲則議多事因苛高注曰蘇秦爲多事之人故見議見苛也苛與訶同議字古讀若俄小雅北山篇或出入風議與爲爲韻爲讀若譌淮南俶眞篇立而不議與和爲韻史記太史公自序王人是議與禾爲韻故此及說林篇皆以訶議爲韻若作訶則失其韻矣

貴其所有

人莫不貴其所有而賤其所短念孫案貴與賤相反長與短相反若有與短則非相反之名有當爲脩字之誤也隸書脩字或作脩因殘缺而爲有字脩長也言人皆貴其所長而賤其

所短也淮南王避父諱故不言長而言脩

物莫不足滑其調　獨盡其調　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　其美在調　曰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

故通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通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柰何通於道者物莫不足滑其調念孫案物莫不足滑其調當作物莫足滑其和滑亂也見原道俶眞精神三篇注及周語晉語注言通於道者物莫能亂其天和也今本莫下衍不字因上文兩不字而衍和字又誤作調原道篇曰不以欲滑和俶眞篇曰不足以滑其和精神篇曰何足以滑和莊

子德充符篇曰不足以滑和諸書皆言滑和無言滑調者且和與爲何爲韻（爲古讀若譌說見唐韻正）若作調則失其韻矣又兵略篇敵若反靜爲之出奇彼不吾應獨盡其調若動而應有見所爲彼持後節與之推移彼有所積必有所虧精若轉左陷其右陂敵潰而走後必可移案獨盡其調調亦當爲和（注同）和與奇爲移虧陂爲韻（奇爲移虧陂古音皆在歌部說見唐韻正）若作調則失其韻矣又泰族篇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本作五行異氣而皆和六藝異科而皆通因和誤爲調通誤爲道後人遂於道上加同字又於調上加適字以成對句而不知其謬也太

平御覽學部二引作五行異氣而皆和六藝異科而皆道道字雖誤而和字不誤且上句無適字下句無同字舊本北堂書鈔藝文部一引此正作五行異氣而皆和六藝異科而皆通泰族又云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刑而皆施丹靑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案其美在調調亦當爲和之知爲韻和權施宜爲韻和施宜古音在歌部權在元部歌元二部古或相通說見泰族陰陽化一條下若作調則失其韻矣文子上禮篇正作其美在和其失在權泰族又云今目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

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奈天下何案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本作日引邪欲而澆其天和卽原道所云以欲滑和也文子下德篇作日引邪欲竭其天和身且不能治奈天下何是其明證矣今本澆其下衍身字因下文而衍天誤爲夫和誤爲調遂致文不成義且聲爭性爲韻和何爲韻若作調則失其韻矣和調二字形聲皆不相近無因致誤而以上五段和字皆誤作調殊不可解

以欲用害性

不貪無用則不以欲用害性念孫案劉本無下用字是

也此因上用字而衍

所無　所有

聖人守其所以有以與已同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無則所有者亾矣脩其所有則所欲者至念孫案求其所無本作求其所未得脩其所有本作脩其所已有此皆承上文而申言之不當有異文今本作求其所無脩其所有皆後人以意改之也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求其所未得脩其所已有文子符言篇同下文亦云不知道者釋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

勸而就利者

故道不可以勸而就利者而可以甯避害者念孫案勸下而字因下句而衍文子符言篇無而字

不爲善

故不爲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爲始不專己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爲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念孫案善當爲好不爲好不避醜遵天之道猶洪範言無有作好遵王之道也今作不爲善者後人據文子符言篇改之耳好醜道爲韻始己理爲韻謀時期爲韻得福則爲韻若作善則失其韻矣

旁禍　旁福

内無旁禍外無旁福念孫案旁字義不可通文子符言篇作奇禍奇福是也俗書奇字作奇旁字作旁二形相似而誤

生貴

爲善則觀爲不善則議觀則生貴議則生患引之曰貴當爲責字之誤也此言爲善則觀之者多觀之者多則責之者必備下文曰責多功鮮無以塞之正謂此也文子符言篇作爲善即勸勸即生責

受名　唯能勝理而爲受名名興則道行名與道不兩明人受名則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矣念

孫案受當爲愛字之誤也愛名則不愛道故道不用也文子符言篇正作愛又下文喜德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奪唯滅迹於無爲而隨天地自然者唯能勝理而爲受名名興則道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案此當作唯滅迹於無爲而隨天地自然者爲能勝理而無愛名名興則道不行道行則人無位矣人如人心道心之人上文即高注云無位無所立也上文所謂人愛名則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也今本爲能誤作唯能無愛名誤作爲受名道不行又脫不字則上下文皆不可通矣韓詩外傳云唯滅跡於人能與而同隨天地自然爲能勝理而無愛名名興則道不用道行

則人無位矣是其證勝理二字說見後勝心一條下

貨數

欲尸名者必爲善欲爲善者必生事事生則釋公而就私貨數而任己引之曰貨當爲背字之誤也背數而任己謂背自然之數而任一己之私與上句釋公而就私同意文子符言篇作倍道而任己倍與背同下文又云君好智則倍時而任己棄數而用慮

立名於爲質　念爲質　不念其容

欲見譽於爲善而立名於爲質則治不循故而事不順時今本循作脩順作須並誤說見原道循誤爲脩下　念孫案質當爲賢賢質草

書相似故賢誤爲質（逸周書官人篇有隱於仁賢者大戴禮賢誤作質）爲賢與爲善義正相承文子作見譽而爲善立名而爲賢是其證又下文無須臾忘爲質者必困於性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案此當作無須臾忘其爲賢者必困於性百步之中不忘其爲容者必累其形今本上二句内脫其字下二句内脫爲字（爲容與爲賢相對百步之中而必爲儀容則形不勝勞故曰必累其形脫去爲字則文義不明）賢字又誤爲質此卽承上欲立名於爲賢則治不循故事不順時言之故高注曰常思爲賢不循自然則性困也（今本高注賢字亦誤爲質）文子作夫須臾無忘其爲賢者必困其性百步之中無忘其爲容者必累

其形是其證

不足以槩身

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責高注更償也事之敗也不足以槩身念孫案不足以槩身不字涉上文而衍此言功成則不足以償其責事敗則適足以槩其身也文子符言篇作事敗足以滅身是其證

善說而亾國

公孫龍粲於辭而貿名鄧析巧辯而亂法蘇秦善說而亾國念孫案亾國當作亾身故高注曰蘇秦死於齊也今本身作國者涉下文治國而誤又案高注本在蘇秦

善說而亾身之下今本在亾字之下國字之上則是以亾字絕句而以國字下屬爲句大謬此句與上二句相對爲文若讀蘇秦善說而亾爲句則與上二句不對下文由其道則善無章循其理則巧無名亦相對爲文若讀國由其道爲句則文不成義

外釋交

若誠外釋交之策而慎脩其境內之事陳氏觀樓曰外釋交之策當爲釋外交之策上文外交而爲援是其證

不以位爲患

智者不以位爲事勇者不以位爲暴仁者不以位爲患可謂無爲矣劉本患作惠念孫案劉本是也不以位爲

惠謂不假位以行其惠也爲惠與爲暴相對主術篇曰
重爲惠重爲暴則治道通矣義與此同

圍

一人之力以圍強敵念孫案圍當爲圉字之誤也圉與
禦同劉績改圍爲禦而莊本從之義則是而文則非矣

勝心　勝欲　勝理

聖人勝心衆人勝欲念孫案勝任也言聖人任心衆人
任欲也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聖人先
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故曰聖人任心也若衆
人則縱耳目之欲而不以心制之故曰衆人任欲也下

文曰耆之不甯於體聽之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關交爭（高注三關謂耆視聽今本正文三關作三官注作三官三關耆視聽皆後人以意改之也主術篇曰目妄視則淫耳妄聽則惑口妄言則亂夫三關者不可不愼守也今據以訂正）以義爲制者心也又曰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爲之制各得其所皆其證矣說苑說叢篇曰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卽此所謂聖人勝心衆人勝欲也說文勝任也任與勝聲相近任心任欲之爲勝心勝欲猶戴任之爲戴勝（月令戴勝降于桑呂氏春秋季春篇作戴任）高解聖人勝心曰心者欲之所生也聖人止欲故勝其心則誤以勝爲勝敗之勝矣如高說則是心與耳目口無以異下文何以言三關

交爭以義爲制者心平又解衆人勝欲曰心欲之而能勝止也心欲之而能勝止則是賢人矣安得謂之衆人乎且下文言欲不可勝則勝之訓爲任明矣文子符言篇作聖人不勝其心衆人不勝其欲此亦未解勝字之義而以意改之也又下文唯滅迹於無爲而隨天地自然者爲能勝理而無愛名此句今本多誤字辯見前受名下勝亦任也言任理而不愛名也隨天地自然卽所謂任理也呂氏春秋適音篇勝理以治身則生全矣亦謂任理爲勝理也高注曰理事理情欲也勝理去之以事理爲情欲義不可通皆由誤以勝爲勝敗之勝故多抵牾矣

從事於性

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念孫案此本作故聖人損欲而從性上文曰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故此言損欲而從性也後人改從性爲從事於性則似八股中語矣文子符言篇正作損欲而從性太平御覽方術部一引此作損欲而存性雖存與從不同而皆無事於二字

因而不生

凡治身養性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內在己者得而邪氣因而不生豈若憂瘕疵之興（興與發同義各本興誤作與今據太平御覽引改）痤疽之發而豫備之哉念孫案邪氣因而不

生本作邪氣自不生言治身養性皆得其道則邪氣自然不生非常恐其生而豫備之也今本作邪氣因而不生者自誤爲因隷書因或作囙與自字相似而誤後人又加而字耳太平御覽引此正作邪氣自不生

在智　在力

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念孫案在皆當爲任字之誤也言當因時而動不可任智任力也上文曰失道而任智者必危又曰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窮術也好勇危術也皆其證

不滅　不没

鼓不滅於聲故能有聲鏡不没於形故能有形念孫案滅當爲臧没當爲設皆字之誤也臧字俗書作㓕形與滅相似設與没草書亦相似臧古藏字鼓本無聲擊之而後有聲鏡本無形物來而後有形故曰鼓不藏於聲鏡不設於形作滅作没則義不可通矣文選演連珠注引此作鏡不設形故能有形文子上德篇作鼓不藏聲故能有聲鏡不設形故能有形是其證

弗吹弗聲

金石有聲弗叩弗鳴管簫有音弗吹弗聲劉本依文子

改弗聲爲無聲而諸本皆從之莊本同念孫案劉改非也白虎通義曰聲者鳴也言管簫有音弗吹弗鳴也兵略篇曰彈琴瑟聲鍾竽亦謂鳴鍾竽也劉誤以聲爲聲音之聲故依文子改之耳金石有聲管簫有音音亦聲也此謂聲音之聲弗叩弗鳴弗吹弗聲聲亦鳴也與聲音之聲異義若云弗吹無聲則與上文不類矣

怨

故譽生則毀隨之善見則怨從之劉本依文子符言篇改怨爲惡念孫案劉改是也譽與毀對善與惡對道藏本作怨者涉上文兩怨字而誤

焉可以託天下

能不以天下傷其國而不以國害其身者焉可以託天下也念孫案焉猶則也老子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天下道應篇引作焉可以託天下是其證荀子禮論篇三者偏亾焉無安人史記禮書作則無安人是焉與則同義詳見老子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下道藏本劉本朱本並作焉茅一桂不解焉字之義而改焉作爲莊本從之謬矣

持無所監

持無所監謂之狂生今本高注云持無所監所監者非元德故爲狂生李善注文選任昉哭范僕射詩曰淮南

子曰臺無所監謂之狂生高誘曰臺持也所鑒者非元德故爲狂生臺古握字也念孫案如李注所引則今本正文及高注皆經後人刪改明矣又案臺與握不同字臺當爲𡔈字之誤也說文𡔈古文握故高注云𡔈持也又云𡔈古握字也後人不知臺爲𡔈之誤而改臺爲持又改高注臺持也爲持無所監幷刪去臺古握字也五字以滅其跡甚矣其妄也

怨無所滅

民已受誅怨無所滅謂之道念孫案怨無所滅文子道德篇作無所怨憾是也道固當誅故受誅者無所怨憾

今本惌字誤在無所上憾字又誤作滅則文不成義

屈奇

聖人無屈奇之服無瑰異之行高注曰屈短奇長也念孫案屈奇猶瑰異耳周官閽人奇服怪民不入宮鄭注曰奇服衣非常屈奇之服卽奇服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摧崣崛崎義與屈奇相近屈奇雙聲字似不當分爲兩義也

捉得其齊

善博者平心定意捉得其齊行由其理高注曰齊得其適也念孫案捉當爲投投得其齊謂投箸也秦策曰君

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行由其理謂行棊也楚辭招魂注曰投六簭行六棊故爲六博是也隸書投字或作投捉字或作捉二形相似故投誤爲捉大平御覽工藝部十一引此正作投

駎

駎者不貪最先不恐獨後高注曰駎競驅也劉曰駎除救切莊曰駎卽騁字省文孫編脩程文學說皆如是孫氏頤谷讀書脞錄曰玉篇駎除救切廣韻在四十九宥注皆訓爲競馳與高注正合非騁之省文也念孫案劉注及孫頤谷說是也玉篇廣韻競馳之訓旣本於高注

則讀馳為冑亦必本於高注今本高注有義無音寫者脫之耳馳之言逐也逐馳古同聲大畜九三良馬逐釋文逐如字鄭本作逐逐云兩馬走也一音冑海外北經夸父與日逐走郭注逐音冑晉灼注漢書五行志曰競走曰逐故高注言競驅若是騁字則但可訓為驅不可訓為競驅矣與入競驅故云不貪最先不恐獨後若但曰騁則無先後之可言矣孫程必以為騁之省文者徒以說文無馳字故耳不知是書之字固有說文所不收者且馳謂之騁競驅謂之馳一從甹聲一從由聲馳從由聲與冑宙同不得以甲代乙也

不通

有智而無術雖鑽之不通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念孫案通本作達此後人以意改之也術達爲韻道守爲韻改達爲通則失其韻矣據高注云無術不能達則正文作達甚明

殽臑

周公殽臑不收於前鍾鼓不解於縣高注曰臑那到反前肩之美也引之曰大雅既醉箋殽牲體也牲體多矣不應獨言臑臑當爲腝奴低反凡隸書從耎從需之字多相亂故腝誤爲臑說文腝有骨醢也或作𦠻爾雅肉謂之醢有骨者謂之𦠻周官醢人朝事之豆其實有麇𦠻鹿𦠻麇𦠻是也殽俎實也

腝豆實也殽腝猶言俎豆耳殽腝鍾鼓各爲一物文正相對

弗能無害也

俎豆之剟次黍稷之先後雖知弗敎也弗能無害也念孫案弗能無害謂雖弗能亦無害於事也故下文云弗能祝者不可以爲祝無害於爲尸莊本害上脫無字葢爲劉本所誤

大本

故始於都者常大於鄙始於樂者常大於悲其作始簡者其終本必調念孫案兩大字一本字皆義不可通此

文當作故始於都者常卒於鄙始於樂者常卒於悲其作始簡者其終卒必調莊子人閒世篇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郎淮南所本也上文曰故以巧鬬力者始於陽常卒於陰以慧治國者始於治常卒於亂亦本莊子今本上兩卒字作大下一卒字作本者隸書卒或作卒本或作卒二形相似故卒誤爲本墨子備高臨篇足以勞卒不足以害城漢書游俠傳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今本卒字並誤作本上兩本字又脫其下半而爲大耳

以相饗　反生鬬

今有美酒嘉肴以相饗卑體婉辭以接之欲以合歡爭盈爵之閒反生鬬鬬而相傷三族結怨念孫案文選鮑照結客少年場行注引此以相饗饗上有賓字反生鬬反上有乃字句法較爲完繕

席之先雚篹四句

席之先雚篹樽之上元酒各本酒作樽因上樽字而誤今據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改俎之先生魚豆之先泰羹念孫案此本作席之上先雚篹樽之上先元酒俎之上先生魚豆之上先泰羹席之上三字連讀先雚篹三字連讀下三句竝同後人不曉文義而以意刪之或刪上字或刪先字斯爲謬矣藝

文類聚服飾部上太平御覽服用部十竝引此席之上先萑簟樽之上先元酒初學記器物部引此豆之上先太羹是其證

褒其暑　大熱　質有之

大寒地坼水凝火弗爲褒其暑大熱爍石流金火弗爲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己質有之也引之曰火弗爲褒其暑暑當爲熱大熱爍石流金熱當爲暑二字互誤火可言熱不可言暑且熱與烈爲韻若作暑則失其韻矣下文寒暑二字正承大寒大暑言之若云大寒大熱則又與下文不合矣太平御覽火部二引此熱暑二

字互誤已與今本同文選演連珠注引此正作火弗爲衰其熱質有之也之當爲定言火有一定之質故不爲寒暑損益也定字俗書作㝎因誤而爲之御覽引此已誤

爾

自身以上至於荒芒句爾遠矣自死而天地無窮句爾滔矣高注滔曼長也念孫案兩爾字義不可通劉本爾作亦是也尒字俗書作尔與亦相似亦誤爲尔後人因改爲爾矣漢書司馬相如傳茲亦於舜後漢書張衡傳亦要思乎故居今本亦竝作爾皆是亦誤爲尔又改爲爾也

累積其德

故中心常恬漠累積其德引之曰累積其德當依文子符言篇作不累其德累讀如負累之累言中心恬漠外物不能累其德也下二句云狗吠而不驚自信其情自春秋有度篇曰惡欲喜信其情與不累其德文正相對呂氏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寫者脫去不字校書者又誤讀累爲積累之累因加積字耳

淮南內篇弟十四

淮南內篇弟十五　　讀書雜志九

高郵王念孫

兵略

大論

故至於攘天下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長海內之禍此大論之所不取也念孫案大當爲天字之誤也論與倫同王制凡制五刑必卽天論鄭注論或爲倫釋文論音倫理也倫論古多通用莊本改論爲倫未達假借之義倫道也見小雅正月篇毛傳論語微子篇包咸注言爲天道之所不取也文子上義篇正作天倫

其國

乃發號施令曰道藏本無曰字莊依劉本增曰字是也太平御覽引此有曰字文子同其國之君傲天侮鬼決獄不辜殺戮無罪念孫案其當爲某字之誤也太平御覽兵部二引此正作某國司馬法仁本篇亦云某國爲不道征之

故不可得而觀

天圓而無端故不可得而觀地方而無垠故莫能窺其門念孫案不可得而觀本作不得觀其形後人以形與端韻不相協故改爲不可得而觀也不知元耕二部古或相通說文睘從袁聲而唐風杕杜篇獨行睘睘與菁姓爲韻齊風還篇子之還兮與閒肩儇爲韻而漢書地理志引作子之營兮淮南精神篇曰以道爲紃有待而然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而物無能營齊

俗篇曰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道應篇曰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又莊子大宗師篇曰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逸周書時訓篇曰螻蟈不鳴水潦淫漫蚯蚓不出嬖奪后命王瓜不生困於百姓漢書貢禹傳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外戚傳悼李夫人賦曰超兮西征屑兮不見太元進次二曰進以中形大人獨見衆測曰鬼神無靈形不見也燕聚嘻嘻樂淫衍也宗其高年鬼待敬也易林姤之臨曰禹召諸侯會稽南山執玉萬國天下康寍升之震曰當變立權擿解患難渙然冰釋大國以寍皆以元耕二部通用　形字正與端爲韻也人能觀天而不能知其形故曰不得觀其形非謂不可得而觀也文子自然篇正作故不得觀其形

極之

刑兵之極也至於無刑可謂極之矣念孫案刑竝與形

同可謂極之矣當作可謂極之極矣形者兵之極至於無形故曰極之極太平御覽引此正作可謂極之極矣鈔本如是刻本作可謂極矣乃後人妄刪

同欲相助

故同欲相親同情相成同欲相助念孫案同欲相助當作同欲相趨趨七句反向也同惡相助今本上句脫相趨二字下句脫同惡二字同欲同惡相對爲文且利親爲韻情成爲韻欲趨爲韻惡助爲韻欲與助則非韻矣古韻欲趨屬侯部惡助屬御部故欲與助非韻史記吳王濞傳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親是其證文子自然篇作同行者相助此以意

改曰呂氏春秋察微篇亦云同惡固相助

兵交

未至兵交接刃而敵人奔亾念孫案兵交當爲交兵文子上義篇正作交兵接刃下文亦云不待交兵接刃

維枹綰

維枹綰而鼓之高注曰綰貫也枹係於臂以擊鼓也念孫案維枹綰而鼓之殊爲不詞一切經音義二十引此作綰枹而鼓之無維字是也枹字本在綰字下故高注先釋綰後釋枹因枹字誤在綰字上後人又以高注言枹係於臂因加維字曰不知綰字已兼維係之義無庸

更言維也

脫句

夫論除謹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五連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前後前後上脫一字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此候之官也隧路亟行輜治賦丈均處軍輯井竈通此司空之官也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輜此輿之官也凡此五官之於將也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引之曰下言五官而上祇有四官寫者脫其一也兵甲治下當有此司馬之官也一句自論除謹至兵甲治皆司馬之事非尉之事且句法亦與下不同自正行

五以下乃是尉之事百司馬也尉也候也司空也輿也所謂五官也左傳成二年晉軍有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襄十九年晉軍有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官名與此畧同而其數皆五足以相證矣漢書百官公卿表衞尉秦官諸屯衞候司馬皆屬焉續漢書百官志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軍司馬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通典兵類引一說曰凡立軍二百人立候四百人立司馬八百人立尉

郯淮

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繞潁泗西包巴蜀東裹郯淮高注曰巴蜀郯淮地名念孫案郯淮本作郯邳注同此後人妄改之也淮乃水名非地名與高注不合太平御覽

州郡部十三引此正作郯邳沅湘潁泗皆水名巴蜀郯邳皆地名漢郯縣故城在今邳州東北下邳故城在今邳州東二縣相連故竝言之史記楚世家亦云鄒費郯邳

山高尋雲谿肆無景

山高尋雲谿肆無景念孫案太平御覽引作山高尋雲霓谿溪肆無景是也谿溪二字連讀今本脫溪字則與上句不對肆無景三字連讀故高注云肆極也極谿之溪不見景也若以谿肆連讀則文不成義矣晉書羊祜傳高山尋雲霓溪谷肆無景卽用淮南語

錐矢

疾如錐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高注曰錐金鏃翦羽之矢也引之曰錐當爲鍭注內翦羽當爲翦羽皆字之誤也爾雅金鏃翦羽謂之鍭說文同方言曰箭江淮之間謂之鍭大雅行葦篇曰四鍭既鈞周官司弓矢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考工記矢人曰鍭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隱元年穀梁傳曰聘弓鍭矢不出竟場鍭字亦作猴士喪禮記曰猴矢一乘骨鏃短衛是其明證矣下文云疾如鏃矢鏃亦鍭之誤矦字隷書作矦佳字隷書作隹二形相似族字隷書或作疾形與矦亦相似故鍭矢之字非誤爲錐即誤爲鏃齊策作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文與此同則錐矢亦是鍭矢之誤高注以錐矢爲小矢非也史記蘇秦傳又誤作鋒矢索隱引呂氏春秋貴卒篇所爲貴錐矢者爲其應聲而至今本呂氏春秋誤作鏃矢莊子天下篇鏃矢之疾鏃亦鍭之誤郭象音族非也鶡冠子世兵篇發如鏃

矢鏃本或作鏃亦當以作鏃者爲是

大地

楚國之強大地計衆中分天下念孫案大當爲支字之誤也汜論篇云度地計衆度與支皆計也大戴禮保傅篇燕支地計衆不與齊均盧辯曰支猶計也賈子胎敎篇作度地計衆

棘棗

伐棘棗而爲矜高注曰棘棗酸棗也矜矛柄念孫案棘棗本作樲棗注同此亦後人妄改之也魏風園有桃傳云棘棗也說文棘小棗叢生者皆不訓爲酸棗改樲爲棘

則與高注不合矣史記司馬相如傳枇杷橪柹索隱徐廣曰橪棗也而善反說文曰橪酸小棗也淮南子云伐橪棗以爲矜索隱引作橪棗而酸小棗之訓又與高注合則正文注文皆作橪棗明矣下句注云撚矜以內鑽鑿撚卽橪字之誤

所以加　所勝

故文之所以加者淺則勢之所勝者小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念孫案上二句當作故文之所加者淺則勢之所服者小今本加上衍以字服字又誤作勝服勝左畔相似又因上下文多勝字而誤下言威之所制者廣威之所制猶

言勢之所服耳服與制義相近若作勝則非其指矣漢書刑法志作文之所加者淺則武之所服者大文子下德篇作文之所加者淺則權之所服者大皆其證

者侔

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勝愚者侔則有數者禽無數劉本改者侔爲勢侔而莊本從之念孫案劉改非也者當爲智字之誤也者智下半相似又因上下文者字而誤力敵二字承衆者勝寡而言言衆寡相等則智者勝愚也智侔二字又承智者勝愚而言言智相等則有數者禽無數也劉改爲勢侔則義與上句不相承且與力敵相複矣數

謂兵法也詮言篇曰慮不勝數事不勝道故曰智侔則有數者禽無數也文子上禮篇正作智同則有數者禽無數

元逐

神出而鬼行星燿而元逐進退詘伸不見朕埶玉篇埶古文垠句念孫案逐當爲運元運天運也後漢書張衡傳注引桓譚新論曰元者天也釋名曰天謂之元言如星之燿如天之運也覽冥篇曰日行而月動星燿而元運電奔而鬼騰進退屈伸不見朕垠是其明證也運字古讀若云呂氏春秋諭大篇引夏書天子之德廣運與文爲韻管子形勢篇受辭者名之運也與尊爲韻越語廣運百里韋注曰東西爲廣南北爲運西山經廣員百里廣員卽廣

運墨子非命上篇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中篇運作員莊子天運篇釋文曰天運司馬作天員管子戒篇四時云下而萬物化云卽運字說文鴆一名運日劉逵吳都賦注作雲日　與埶爲韻若作逐則失其韻矣

發如秋風疾如駭龍當以生擊死

發如秋風疾如駭龍當以生擊死以盛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飢念孫案此本作發如猋風疾如駭電以生擊死以盛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飢今本猋風作秋風字之誤也俗書猋字作焱形與秋相近舊本北堂書鈔武功部六引此作炎風炎亦猋之誤陳禹謨依俗本改爲秋風發如猋風言其疾也漢書韓長孺傳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猋風去如

收電顏師古曰猋疾風也故月令猋風暴雨總至呂氏春秋孟春篇作疾風若作秋風則非其指矣疾如駭電今本作駭龍龍字涉上文龍騰而衍龍下當字卽電字之誤後人誤以當字下屬爲句（以生擊飒四句之上加一當字則義不可通）故於駭龍之下妄加注釋耳（今本注云龍魚也飛之疾者也案海外西經之龍魚不得謂之駭龍且與上句猋風不類明是後人妄加此注以附會駭龍二字之義非高氏原文也）楚辭九歎淩驚靁以軼駭電兮駭電與猋風事正相類故以比用兵之神速管子兵法篇云追亡逐遁若飄風（飄與猋同月令猋風淮南時則篇作飄風爾雅迴風爲飄月令注作回風爲猋漢書蒯通傳飄至風起顏注飄讀曰猋）擊刺若雷電呂氏春秋決勝篇云若雷電飄風暴雨漢

書云至如猋風去如收電義竝與此同舊本北堂書鈔引此正作疾如駭電無龍當二字陳禹謨依俗本改爲駭龍又加當字

不用達

若以水滅火若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用達

劉績曰衍用字

親刃

故將以民爲體而民以將爲心心誠則支體親刃心疑則支體撓北念孫案親刃二字義不可通劉本作親力義亦不可通刃當爲䵑寫者脫其半耳說文䵒黏也引隱元年左傳不義不䵒或作䵑今左傳作暱親䵑卽親

暱也支體親暱謂從心也支體撓北謂不從心也親暱之暱古音在職部故與北爲韻小雅菀柳篇無自暱焉與息極爲韻是其證

誠必

心不專一則體不節勁將不誠必則卒不勇敢念孫案誠必與專一相對爲文勇敢與誠必相因爲義管子九守篇曰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荀子致士篇曰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不誠必用賢呂氏春秋論威篇曰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則何敵之有矣賈子道術篇曰伏義誠必謂之節枚乘七發曰誠

必不悔決絕以諾是古書多以誠必連文劉本誠必作誠心因上文心誠而誤諸本與劉本同唯道藏本作誠必莊不從藏本而從諸本謬矣

卻笠　發笱

硤路津關大山名塞龍蛇蟠卻笠居羊腸道發笱門念孫案卻笠居後漢書杜篤傳注引作鐙笠居是也鐙笠與龍蛇相對爲文謂山形偃覆如鐙笠故高注有偃覆之語今本作卻笠居注云卻偃覆也笠登太平御覽引同案卻笠二字文不成義訓卻爲偃覆亦義不可通疑傳寫錯誤也注內登字卽鐙字之誤疑當作偃覆如鐙笠發笱二字於義無取發笱

當作魚笱羊腸魚笱相對爲文高注發笱竹笱所以捕魚其門可入而不得出發笱二字亦因正文而衍太平御覽兵部二及後漢書注引此竝作魚笱門御覽引注文亦無發笱二字

揞揞

因其勞倦怠亂飢渴凍暍推其揞揞擠其揭揭高注曰揞揞欲臥也揭揭欲拔也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揞字揞當爲揺字之誤也注同揺古搖字也考工記矢人夾而揺之釋文揺本又作搖漢書天文志元光中天星盡揺注內欲臥當爲欲仆亦字之誤也揺揺者動而欲仆也因其欲仆而推之故曰推

其搖搖武王戶銘曰若風將至必先搖搖意與此相近也太平御覽兵部二引此正作推其搖搖隸書搖字或作揺（漢書司馬相如傳消揺乎襄羊）因誤而爲搶管子白心篇夫不能自搖者夫或揺之揺亦揺字之誤蓋世人少見揺揺二字故傳寫多差而楊慎古音餘乃於侵韻收入搶字引淮南子推其搶搶擠其揭揭不知其字而以意爲之斯爲謬矣

設蔚施伏　敵人之兵

善用閒諜審鎝規慮設蔚施伏隱匿其形出於不意敵人之兵無所適備此謂知權念孫案設蔚施伏當作設

施蔚伏高注草木盛曰蔚伏兵於其中故曰蔚伏可言設蔚伏不可言設蔚也且審鞱規慮設施蔚伏相對爲文若作設蔚施伏則與上句不對太平御覽引此已誤下文云設規慮施蔚伏是其明證矣敵人之兵無所適備太平御覽引此敵人上有使字於義爲長

得失

計定謀決明於死生舉鞱得失莫不振驚念孫案失當爲時聲之誤也太平御覽引此正作舉鞱得時

必勝之攻

故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戰不至交兵接刃而敵破

明於必勝之攻也念孫案攻當爲數此涉上下文攻字而誤也數術也太平御覽引此正作必勝之數

持亂

靜以合躁治以持亂念孫案持當爲待字之誤也隸書待持二字相似公食大夫禮左人待載古文待爲持大戴禮禮三本篇待年而食荀子禮論篇作持手而食待猶禦也言以治禦亂也待與禦同義說見經義述聞左傳待諸乎下作持則非其指矣孫子軍爭篇以治待亂以靜待譁郎淮南所本文選五等論以治待亂李善注引此文云靜以合躁治以待亂尤其明證矣

步鉤

趍曰何趍馳

人不及步鋗車不及轉轂引之曰鋗字義不可通鋗當作趨隸書趨字作趍見漢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與鋗相似而誤淮南書中趨字多有作趍者諸本多改作趨唯藏本未改故知鋗爲趍之誤人不及步趨者用兵神速敵人不及走避也趨字入聲則音促正與上下文之木遬轂木角格爲韻

說林篇蘇秦步曰何故趍曰何趍馳案馳字非原文所有蓋後人見字書韻書趍趨之趍音馳故旁記馳字而寫者遂誤入正文也不知此趍字七俱反乃趨之變體與音馳之趍相似而實非也步爲徐行趨爲疾行故先言步後言趨高注步徐行也正以別於下句之趨也步曰

何故步與故爲韻趨曰何趨趨與趨爲韻或曰當作趍曰何馳今知不然者馳乃馬疾行之名人行不得言馳也

開閉

風雨可障蔽而寒暑不可開閉念孫案開當爲闢寒暑無所不入故不可闢閉作開則義不可通矣俗書闢字作閞閞字作開二形相似而誤詳見道應篇東開鴻濛之光下

腐荷之矰　獨射

夫栝淇衛箘簬載以銀錫雖有薄縞之幨腐荷之矰然猶不能獨射也今本注曰矰猶矢也念孫案腐荷之矰

鏳本作櫓不能獨射射本作穿高注本作櫓大楯也說文及儒行注襄十年左傳注竝同楯本作盾此言栝淇衛箘簬而載之以銀錫則雖薄縞之幨腐荷之盾亦不能穿下文曰若假之筋角之力各本脫若字今據舊本北堂書鈔及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補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徑於革盾矣正與此相反也氾論篇曰隆衝以攻渠幨以守高彼注曰幨幰也所以禦矢也韋昭注吳語曰渠楯也幨與盾皆所以禦五兵故彼言渠幨以守此言薄縞之幨腐荷之櫓猶不能穿齊策云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衝櫓襜與幨同若鏳則非其類矣且腐荷之櫓不能穿謂矢不能穿櫓也今本作腐荷之鏳鏳卽是矢則其義不可通

矣後人不知鎗爲櫓之誤乃改不能獨穹爲不能獨射以牽合鎗字又改高注之櫓大楯也爲鎗猶矢也以牽合正文甚矣其謬也舊本北堂書鈔武功部十三引此正作腐荷之櫓陳禹謨依俗本改櫓爲鎗下不能獨穹同太平御覽兵部八十八楯下引此同又引高注云櫓大楯也又今本不能獨射舊本北堂書鈔及藝文類聚軍器部太平御覽兵部七十八八十八珍寶部十一竝引作不能獨穹今據以訂正

不外其爪　噬不見齒

夫飛鳥之摯也俛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

其爪而噬不見齒念孫案虎豹不外其爪與上句匿其爪相複爪當作牙此卽涉上句爪字而誤噬不見齒若仍指虎豹言之則又與不外其牙相複當作噬犬不見其齒與上句相對爲文今本脫去犬字其字舊本北堂書鈔武功部四引此正作虎豹不外其牙噬犬不見其齒陳禹謨依俗本改爲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見齒太平御覽兵部二同

民

兵之所以強者民也念孫案文子上義篇作兵之所以強者必死也於義爲長下句民之所以必死者義也卽承此句言之上文曰百人之必死賢於萬人之必北是

兵之所以強者必死也今本作兵之所以強者民也民字疑涉下句而誤

上親下

上視下如子則必王四海下視上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親下如弟則不難爲之死下視上如兄則不難爲之亾念孫案上親下如弟親亦當爲視字之誤也上文正作上視下如弟

矢射　以其安危

合戰必立矢射之所及以其安危也念孫案矢射當爲矢石聲之誤也太平御覽兵部十三引此已誤意林引此正作矢石劉

書新論兵術篇同上文云所以程寒暑所以齊勞佚所以同飢渴則此以其安危士亦當有所字

二積

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求民爲之勞也欲民爲之死也民之所望於王者三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民以同與己償其二積而上失其三望國雖大人雖眾兵猶且弱也念孫案二積當爲二責此因上文諸積字而誤二責謂爲主勞爲主死故曰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求猶責也太平御覽兵部十二引此正作責

敦六博

彈琴瑟聲鍾竽敦六博投高壺高注曰敦者致也念孫案古無訓敦爲致者六博言致亦於義無取今案敦六博投高壺敦亦投也敦音都回反邶風北門篇王事敦我鄭箋曰敦猶投擲也是敦與投同義投謂投箸也楚辭招魂注曰投六箸行六棊故爲六博是也

負兵

便國不負兵爲主不顧身見難不畏死決疑不辟罪高注曰負程念孫案負與程義不相近負當爲員草書之誤也太平御覽兵部四引此已誤說山篇云春至旦不中員程漢書尹翁歸傳云責以員程是員與程同義員爲程式之程

又爲程量之程儒行曰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鄭注曰程猶量也搏猛引重不量勇力堪之與否也此言便國不員兵亦謂不程量其兵之衆寡故高注訓員爲程也

至於

是謂至於窈窈冥冥孰知其情念孫案於當爲旍古書旌字或作旍形與於相近因誤爲於續漢書天文志會稽海賊曾旍等千餘人今本旍誤作於旌冥情三字爲韻旌與精同主術篇曰故至精之像窈窈冥冥不知爲之者誰而功自成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莊子在宥篇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

皆其證也列子說符篇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後漢書張衡傳注引作爰精目漢濟陰太守孟郁脩堯廟碑師工旌密即精密是精與旌古字通

奇正賌

明於奇正賌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禨祥陳氏觀樓曰正字後人所加奇賌以下皆二字連讀上文云明於刑德奇賌之數高注奇賌陰陽奇祕之要是其證說文作奇侅史記倉公傳作奇咳漢書藝文志作奇胲竝字異而義同

社稷之命在將軍即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

之

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卽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念孫案卽當爲身在將軍身爲句今國有難爲句隷書身字或作身與卽字左半相似因誤而爲卽願請子將而應之請字涉下文還請而衍藝文類聚武部太平御覽兵部五七十一儀式部一引此竝作社稷之命在將軍身今國有難願子將而應之是其證

亦以

臣既以受制於前矣以與已同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

君亦以巠一言之命於臣也念孫案亦以巠一言之命
以當爲無今作以者涉上文旣以而誤軍不可從中御
故曰臣無還請君亦無巠一言之命於臣兩無字相因
爲義今本下無字作以則義不可通太平御覽兵部五
引此正作無

國之實

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於主國之實也上
將之道也念孫案實當爲寶字之誤也孫子地形篇故
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於主國之寶也
此卽淮南所本今作國之實則義不可通矣且寶與保

道爲韻若作實則失其韻矣上下文皆用韻

淮南内篇弟十五

# 讀書襍志

PL 2261 .W34 v.21

淮南內篇第十六　　讀書雜志九

高郵王念孫

## 說山

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　吾聞得之矣

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爲體曰以無有爲體魄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念孫案何得而聞也上本有魄曰無有四字魄問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故魂荅曰吾直有所遇之耳今本脫此四字則義不可通此因兩魄曰無有相亂而脫其一藝文類聚靈異部下太平御覽妖異部一所引竝有此四字又下文魄曰

吾聞得之矣聞字涉上文而衍

小學

人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念孫案學當爲覺字之誤也小覺與大迷相對小慧與大愚相對今作小學則非其指矣文子上德篇正作不小覺不大迷又案高注本作小覺不能通道故大迷也今本作小學不博不能通道者覺誤爲學後人因加不博二字也下注云小慧不能通物故大愚也與此相對爲文則此注原無不博二字明矣

千歲之鯉不能避　引轎者爲之止也

詹公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曾子攀柩車引輴者爲之止也老母行歌而動申喜精之至也念孫案千歲之鯉不能避本作得千歲之鯉高注故得千歲之鯉也是其證今本作千歲之鯉不能避者句首脫去得字則文不成義後人不解其故遂於句末加不能避三字耳初學記鱗介部太平御覽資產部十四鱗介部八引此竝作詹公之釣千歲之鯉則所見本已脫得字但尚無不能避三字埤雅云詹何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則所見本已有此三字矣下文引輴者爲之止下又衍也字因下文精之至也而衍此文以鯉止喜三字爲韻如今本則失其韻矣

聽雷者聾

視日者眩聽雷者聾念孫案人視日則眩聽雷則未必聾也玉篇聵女江切淮南子曰聽雷者聵注云耳中聵聵然埤蒼云耳中聲也廣韻與埤蒼同據此則古本作聽雷者聵今本聵作聾而無耳中聵聵之注則後人以意刪改之耳

不能有

爲者不能有也不能無爲者不能有爲也念孫案不能有也本作不能無爲也下文不能無爲者卽承此句而申言之高注云好憎情欲不能恬淡靜漠故曰不能無爲也是其明證矣今本作不能有者涉下文不能有爲

而誤文子精誠篇正作爲者不能無爲也

有言者　載無　之神者

人無言而神有言者則傷無言而神者載無有言則傷其神句之神者今本此下有高注云道賤有言而多反有言故曰傷其神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終以其無用者爲用矣念孫案無言而神有言則傷相對爲文有言下不當有者字此因上下文者字而誤衍也下文有言則傷其神有言下亦無者字無言而神者載無無下當有也字上文云人無爲則治有爲則傷無爲而治者載無也皆與此文同一例陳氏觀樓曰有言則傷其神絕句高注故曰傷其神是以神字絕句之神

者三字乃起下之詞不連上句讀之此也言此神者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也高注道賤有言云云本在有言則傷其神之下後人誤以則傷其神之神者作一句讀而移高注於之神者之下則上下文皆不可讀矣念孫案文子作有言則傷其神之神者今本有字誤在傷字下又脫其字已誤讀淮南之文後人移高注於之神者之下即爲文子所惑也

不可使長

鸚鵡能言而不可使長長竹丈反高注長主也是何則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念孫案不可使長長下當有言字高

注曰不知所以長言下注又曰不能自爲長主之言則有言字明矣脫去言字則文不成義藝文類聚鳥部中太平御覽羽族部十一引此皆有言字

一淵不兩蛟下脫文

故末不可以强於本指不可以大於臂下輕上重其覆必易一淵不兩蛟念孫案一淵不兩蛟卽承上文言之以明物不兩大之意而語勢未了其下必有脫文太平御覽鱗介部二引此一淵不兩蛟下有一棲不兩雄韓子揚搉篇曰毋弛而弓一棲兩雄一則定兩則爭凡十一字又引高注云以日月不得竝明一國不可兩君也上文一淵不兩蛟下引鮫魚之長其

皮有珠云云與今本高注同則此所引亦是高注今本皆脫當據補文子上德篇亦云一淵不兩蛟一雌不二雄一即定兩即爭

子見子夏　見之

子見子夏曰何肥也魏文侯見之反被裘而負芻也念孫案子見子夏當作曾子見子夏事見韓子喻老篇魏文侯見之反被裘而負芻也當作魏文侯之見反被裘而負芻也自陳成子恆之劫子淵捷也以下皆與此文同一例魏文侯事見新序雜事篇

夙市

拘囹圄者以日爲脩當夙市者以日爲短念孫案夙市

本作市夶初學記政理部太平御覽刑法部八引此竝作市夶釋名亦云市夶曰棄市

不用劒

夫至巧不用劒高注曰巧在心手故不用劒引之曰至巧不用劒本作至巧不用鉤繩高注同原道篇曰規矩不能方員鉤繩不能曲直莊子駢拇篇曰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又見下齊俗篇曰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爲巧也卽此所云至巧不用鉤繩也太平御覽工藝部九引齊俗篇注云巧存於心也今齊俗篇脫此注卽此注所云巧在心手故不用鉤繩也然則今本正文及注內兩劒字皆鉤字之誤而鉤下又脫繩

字明矣又案御覽引此亦作至巧不用劒而引高注則云巧在心手故不用劒繩然則御覽所引本作鉤繩而今本作劒者又後人據誤本淮南改之也

誕者

申徒狄負石自沈於淵而溺者不可以爲抗弦高誕而存鄭誕者不可以爲常念孫案誕下不當有者字此涉上文溺者而誤高注曰誕非正也故曰不可以爲常則無者字明矣泰族篇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爲常亦無者字

千年之松

千年之松下有伏苓（今本伏作茯乃後人所改呂氏春秋精通篇注引此正作伏說林篇伏苓抇兔絲死字亦作伏今據改）上有兔絲上有叢蓍下有伏龜念孫案千年之松四字後人所加也此言聖人從外知內以見知隱故上有兔絲則知下有伏苓（以下二句例之則此當云上有兔絲下有伏苓今云下有伏苓上有兔絲者變文協韻耳）上有叢蓍則知下有伏龜兔絲在伏苓之上故曰上有兔絲非謂在松之上也伏苓在兔絲之下故曰下有伏苓亦非謂在松之下也若云千年之松下有伏苓上有兔絲則是以上下爲松之上下矣然則上有叢蓍下有伏龜又作何解乎高注云伏苓千歲松脂也兔絲生其上而無根此謂松脂入地千

年爲伏苓博物志引神仙傳曰松脂入地千年化爲伏苓非謂千年之松下有伏苓也且注云兔絲生其上其字指伏苓而言不指松言則正文內本無千年之松四字明矣呂氏春秋精通篇注太平御覽藥部六嘉祐本草補注埤雅引此皆無千年之松四字史記續龜策傳引傳曰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亦無千年松之語

周之所存　身所以亾

大夫種知所以強越而不知所以存身萇宏知周之所存而不知身所以亾念孫案下二句存上脫以字身下脫之字

脩其歲

丹之不能大於后也丹在后之中夜之不能脩其歲也夜在歲之中仁義之不能大於道德也仁義在道德之包念孫棻脩其歲亦當作脩於歲

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

水濁而魚噞形勞則神亂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念孫案故國有賢君二句與上意絕不相屬葢錯簡也案上文云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蟲藜藿爲之不采此云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故字正承彼文而言賢君當作賢臣謂國有賢臣則敵國不敢加兵亦猶山之

有猛獸園之有蟄蟲也鹽鐵論崇禮篇故春秋傳曰山有虎豹葵藿爲之不採國有賢士邊境爲之不割漢書蓋寬饒傳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義竝與此同且采與里爲韻今本下二句誤在此處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且賢臣作賢君亦與上文取譬之義不合高注有賢君德不可伐之語恐是後人依已誤之正文改之也觀注內引魏文侯禮下段干木而秦不敢伐之事則本作賢臣明矣晏子春秋雜篇曰夫不出於尊俎之閒而知衝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知與折同後人不曉知字之義而刪去衝字又於晏子之謂也下增可謂折衝矣五字大

謬辯見晏子

呂氏春秋召類篇曰夫脩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是凡曰折衝千里者多指賢臣言之且國有賢臣與山有猛獸云云同意故鹽鐵論以虎豹喻賢士而漢書亦以猛獸喻忠臣也文子上德篇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蟲葵藿爲之不采國有賢臣折衝千里皆用淮南之文則此二句本在上文山有猛獸云云之下而賢君本作賢臣明矣又案萬里亦當依文子作千里敵國之遠可言千里不可言萬里也據高注云折衝車於千里之外則正文本作千里明矣

鉤

人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己之鉤高注曰鉤釣也念孫案正文鉤字本作釣注本作釣鉤也釣爲釣魚之釣又爲鉤之別名故必須訓釋若鉤字則不須訓釋矣古多謂鉤爲釣故廣雅亦云釣鉤也下文云操釣上山揭斧入淵說林篇云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以上兩釣字高氏皆無注者注已見於此也然則此注本作釣鉤也明矣鬼谷子摩篇云如操釣而臨深淵東方朔七諫云以直鍼而爲釣兮又何魚之能得皆其明證矣道藏本作愛己之鉤注作鉤釣也此因正文釣誤爲鉤後人遂顚倒注文以就之

耳劉績不得其解又改高注爲鉤釣鉤也以曲爲附會
而舊本之蹤跡遂不可尋矣諸本及莊本同淺學人但知釣爲
釣魚之釣而不知其又爲鉤之別名故書傳中釣字多
改爲鉤詳見莊子鉤餌下

擁柱

使菴由其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蝯擁柱號矣念孫
案擁柱當爲擁樹聲之誤也文選幽通賦注引此作抱
樹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一引作擁樹

倉草

故倉草之獸不疾易藪水居之蟲不疾易水念孫案倉

草本作草倉草倉與水居相對爲文寫者誤倒耳太平御覽蟲豸部一引此正作草倉莊子田子方篇同

禮而失禮

信有非禮而失禮念孫案當作信有非而禮有失下文此信之非此禮之失皆承此句言之今本而禮二字誤倒又脫一有字衍一禮字遂致文不成義

不可慮

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念孫案物或不可慮文義未明且與上句不對文子上德篇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豫慮賈誼鵩鳥賦天不可豫慮兮道不可豫謀即用淮南之文今本盡

脫豫字

旣㪷以犕

髡屯犂牛旣㪷以犕決鼻而羈生子而犧尸祝齊戒以沈諸河高注曰㪷無角犕無尾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㪷犕二字㪷犕當爲科橢橢他果反後人從牛作犐犕傳寫者又誤爲㪷犕耳隸書隋字或作陏又作隋形與隋相似故橢從隋聲而誤爲犕漢司隸校尉楊渙石門頌更隨圍谷隨字作隨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橋鄐閣頌人物俱隋隋字作隋皆其證也又淮南地形篇其人隋形兌上今本隋譌作倚史記趙世家倚下而馮徐廣曰倚或作隋李斯傳隨俗雅化徐廣曰隨俗一作倚使皆以隸書隋倚相亂遂致傳寫異文科與橢皆秃貌也秃橢一聲之轉倚務篇云䙴甂盆盂其方員鋭橢不同橢與鋭相對是橢爲秃也墨子倚身篇華髮墮顛而猶弗舍

隓與橢同隓顚謂禿頂也故高注云科無角橢無尾其實無角亦可謂之橢呂氏春秋至忠篇荊莊哀王獵於雲夢射隨兕隨與橢同齊俗篇窺面於盤水則員於杯則隨隨卽橢字說苑立節篇作射科雉雉與兕同集韻兕或作雉史記齊世家蒼兕蒼兕徐廣曰本或作蒼雉管蔡世家曹惠伯兕十二諸侯年表兕作雉隨兕科雉皆謂兕之無角者也太元窮次四土不和木科橢范望曰科橢枝葉不布集韻引宋惟幹說云科橢木首杌也義與此科橢相近橢字集韻又音徒禾切故太元與和爲韻此與羈犧河爲韻羈古讀若歌下文遺人馬而解其羈與犧多爲韻犧讀若俄犧古讀若訶魯頌閟宮篇享以騂犧與宜多爲韻宜亦讀若俄今誤作犄則失其韻矣

寒顫

故寒顫懼者亦顫此同名而異實念孫案寒下亦當有者字上文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與此文同一例

必先始於

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樂風欲美和者必先始於陽阿采菱念孫案下必先二字因上必先而衍始於與必先相對爲文不當更有必先二字北堂書鈔樂部一藝文類聚樂部一太平御覽樂部三引此竝作始於陽阿采菱無必先二字

甂甀

 

樊箄甑甈各本箅誤作箄辯見齊俗樊箄下在旃茵之上各本旃誤作裀太平御覽引作旃今據改旃與氈同茵褥也原道篇曰席旃茵傳旄象是也雖貪者不摶高注曰甈甑帶甈讀鼃黽之黽也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類篇皆無甈字甈當作㼥字之誤也說文窐甑空也空與孔通玉篇𤮐或作㼥亦作窐胡圭古畦二切甑下空也楚辭哀時命璋珪雜於甑窐兮璋珪與甑窐美惡相縣故以爲喻此云樊箄甑㼥在旃茵之上雖貪者不摶亦爲其惡也見下文㼥字不得音黽注當作㼥讀鼃黽之鼃㼥鼃皆從圭聲故讀㼥如鼃太平御覽器物部二引此已誤作甈洪興祖楚辭補注所引與御覽同唯注內音鼃

尙不誤楊愼古音餘於梗韻收入甋字引高注甋讀鼃黽之黽則爲俗本所惑也

縱之其所而已

爲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爲蝯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念孫案縱之其所而已所下當有利字淵者魚之所利木者蝯之所利故曰縱之其所利而已高注故曰縱之其利而已也利上當有所字各本正文脫利字困學紀聞引此已誤而注文利字尚存莊本又改利字爲所字則幷注文亦無利字矣文子上德篇作縱之所利而已與高注利字合則正文原有利字明矣

予車轂

郢人有買屋棟者求大三圍之木而人予車轂念孫案意林及太平御覽居處部十五引此予下竝有之字於義爲長

大相去之遠

視方寸於牛不知其大於羊總視其體乃知其大相去之遠念孫案乃知其大大字因上文而衍乃知其相去之遠文義甚明句中不當有大字

謾他

媒伹者非學謾他伹成而生不信立慬者非學鬬爭慬

立而生不讓念孫案但與誕同故高注曰但猶詐也他
與訑同謾訑詐欺也說文謾欺也又曰沇州謂欺曰訑
玉篇湯何達可二切急就篇謾訑首匿愁勿聊顏師古曰謾訑巧
黠不實也或謂之訑謾楚辭九章或訑謾而不疑詑訑
他字異而義同燕策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
言也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
之女家曰男富故曰媒但者非學謾他但成而生不信
也謾他與鬬爭相對爲文各本謾他竝誤作謾也或又
於鬬爭下加也字以與謾也相對其謬滋甚惟道藏本
不誤莊刻仍依各本作謾也又於鬬爭下加也字故特

辯之

一人

三人比肩不能外出戶一人相隨可以通天下念孫案一人不得言相隨一人當作二人二人不竝行則可以通天下故高注云言不竝也

棄荏席後黴黑

文公棄荏席後黴黑咎犯辭歸高注曰晉文公棄其臥席之下黴黑者咎犯感其捐舊物因辭歸引之曰高讀棄荏席後黴黑爲一句非也棄荏席爲句後黴黑爲句謂於荏席則棄之於人之黴黑者則後之也韓子外儲

說左篇云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再拜而辭是其證說苑復恩篇同

桑葉

故桑葉落而長年悲也念孫案桑葉當爲木葉長年見木落而悲不當專指桑葉言之庾信枯樹賦引此正作木葉文選蜀都賦注文賦注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十九所引竝與枯樹賦同

鼎鐺

鼎鐺日用而不足貴周鼎不爨而不可賤高注曰鐺小

鼎引之曰古無謂小鼎爲鐕者鐕當爲鏏鏏字本在鼎字上鏏鼎小鼎也言小鼎雖日用而不足貴周鼎雖不爨而不可賤也說文曰鏏鼎也廣雅同讀若彗說林篇水火相憎鏏在其閒五味以和彼注云鏏小鼎正與此注相同則鐕爲鏏之誤明矣鏏小貌也小鼎謂之鏏小棺謂之槥小星貌謂之嘒其義一也

知其且赦　所利害

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殺人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活人其望赦同所利害異念孫案兩知其且赦也其皆當爲天天字或作兲其字或作亓二形相似而誤知天且

赦而多殺人若漢桓帝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是也意林引此作或知天將赦而多殺人或知天將赦而多活人太平御覽刑法部十八引作或曰知天且赦也而殺人或曰知天且赦也而活人是其證其望赦同所利害異所上亦當有其字御覽引此正作其所利害異

徑天高

朱儒問徑天高於脩人念孫案天高上不當有徑字蓋衍文也意林及太平御覽人事部十八引此皆無徑字

# 淮南内篇第十六

淮南內篇弟十七　讀書雜志九

高郵王念孫

## 說林

### 舟桅

遽契其舟桅高注曰桅船弦板弦與舷同桅讀如左傳襄王出居鄭地氾之氾也念孫案桅與氾聲不相近徧考書傳亦無謂船舷板爲桅者桅當爲⿰木范⿰木范與氾同聲故讀從之⿰木范字本作舥廣雅曰舥謂之舷謂船兩邊也集韻類篇竝云舥或作⿰木范⿰木范字草書作桅因譌爲桅矣楊慎古音餘於陷韻收入桅字引淮南子遽契其舟桅音氾

則爲俗本所惑也

足以展

足以屨者淺矣然待所不屨而後行智所知者褊矣然待所不知而後明念孫案足以屨以亦當爲所文子上德篇作足所踐是其證

雖禮

月照天下而蝕於詹諸騰蛇游霧而殆於蝍蛆烏力勝日而服於雖禮引之曰禮當爲札札譌爲礼後人因改爲禮耳廣雅札甲也今本札譌作禮莊子人間世篇名也者相札也崔譔曰札或作禮埤雅引此作雖禮則所見本已誤廣雅曰重揙焦札也鈔本太

平御覽引廣雅作鶅礼刻本作䳐禮亦是鈔本譌札爲礼刻本又改爲禮也今本廣雅作鶅秅秅亦札之譌鶅䳐二字往往相亂說文曰䳐祝鳩也昭十七年左傳注則云祝鳩鶅鳩也然則淮南之䳐札卽廣雅之鶅札也此六句以諸蛆爲韻曰札爲韻成十六年左傳七札之札徐邈音側乙反正與日字相協若作禮則失其韻矣

内爲之掘

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内爲之掘高注曰掘律氣不安祥陳氏觀樓曰掘卽拙字也莊子達生篇作凡外重者内拙是其證史記貨殖傳田農掘業徐廣曰古拙字亦作

掘

戴致之

均之縞也一端以爲冠一端以爲袜冠則戴致之袜則
屣履之念孫案戴致二字義不相屬致當爲跂字之誤
也致字俗書或作致與跂相似而誤時則篇注格跂也劉本誤作致　廣韻跂跂戴物也
跂亦戴也屣亦履也跂之言跂閣也廣雅曰跂閣載也
又曰載閣跂也載與戴古字通文子上德篇作冠則戴
枝之爾雅曰支載也支枝與跂亦聲近而義同太平御
覽布帛部六引此無致屣二字此以意删不可從

泛杭

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杭高注曰泛釣浮杭動動則得魚太平御覽獸部二十三引此杭作抗念孫案杭抗二字義與動皆不相近字當爲扤扤誤爲抗又誤爲杭耳說文扤動也小雅正月篇天之扤我毛傳曰扤動也考工記輪人則是以大扤鄭注曰扤搖動貌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楊翠葉扤紫莖扤字亦作抈晉語故不可抈也韋注曰抈動也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扤扤亦動也機動則得鼠泛動則得魚故高注云扤動動則得魚也

蘭芝　芝之若

蘭芝以芳未嘗見霜念孫案芝當爲芷字本作茝卽今

之白芷也隷書止與之相亂因誤而爲芝古人言香草者必稱蘭芷芝非香草不當與蘭竝稱古人所謂芝者祇是木上所生內則人君燕食有芝栭盧植曰芝木芝也庾蔚曰無華葉而生者曰芝栭與神農經所稱五色神芝者不同然神農經亦但稱五色神芝爲聖王休祥而不以爲香草也凡諸書中言蘭芝言芝蘭者皆是芷字之誤廣雅釋天天子祭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茝蘭周官鬱人疏引王度記作芝蘭荀子宥坐篇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說苑雜言篇作芝蘭說苑雜言篇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家語六本篇作芝蘭皆字形相近而誤其他可以類推太平御覽天部十四引此已誤作蘭芝文子上德篇正作蘭芷又下文蘭芝欲脩而秋風敗之芝亦芷之誤又脩務篇佩玉環揄步步上脫一字說見脩務雜芝若高注曰雜佩芝若香草案芝亦芷之

誤司馬相如子虛賦衡蘭芷若張揖曰芷白芷也若杜若也故注云雜佩芷若香草若芝則非其類矣賈子勸學篇正作雜芷若列子周穆王篇同

伹氏

使伹吹竽使氏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高注曰伹古不知吹人伹讀燕言鉏同也念孫案高讀與燕言鉏同則其字當從且不當從旦說文伹拙也從人且聲玉篇七閭祥閭二切引廣雅云伹鈍也今本廣雅伹誤作但辯見廣雅疏證廣韻伹拙人也意與高注不知吹人相近又高注讀燕言鉏同與說文從人且聲及玉篇七閭祥閭二音竝相近若

然則但爲伹之誤也使氏厭竅氏當爲工隸書工字或作互氏字或作互二形相似故工誤爲氏大戴禮帝繫篇靑陽降居江水今本江誤作泜是其例也厭與擪同說文擪一指按也玉篇烏協切泰族篇曰所以貴扁鵲者貴其擪息脈而知病之所從生也韓子外儲說右篇曰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瑟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擪下而不能成曲其故也楚辭九辯自壓按而學誦壓一作厭擪擪壓厭竝字異而義同言使不善吹者吹竽而使樂工爲之按竅音雖中節而不可聽也文子上德篇作使工捻竅捻與厭同義文選笙賦厭焉乃揚李善曰厭猶捻也則氏爲工之誤明矣

爲客治飯而自藜藋名尊於實念孫案自藜藋本作自倉藜藋今本脫倉字則文義不明舊本北堂書鈔酒倉部三出爲客治飯自倉藜藋八字注云淮南子云爲客治飯而自倉藜藋名尊於實也陳禹謨本倉字誤在藜藋下太平御覽飲倉部八引同

蔏苗

蔏苗類絮而不可以爲絮各本脫以字今據下文及太平御覽引補黂不類布而可以爲布今本注曰蔏苗荻秀楚人謂之蔏蔏讀敵戰之敵幽冀謂之荻茗也念孫案蔏本作薚注同故注讀如敵戰之敵注內荻秀本作藋秀楚人謂之蔏本作

楚人謂之蓫苖蓫與荻同玉篇蓫徒歷切萑也或作荻蓫苖者荻之穗也苖音他六徒歷二反字從由不從田荻華如絮而不温故曰類絮而不可以為絮荻或謂之萑廣雅曰蓫萑也齊民要術引陸機毛詩疏曰薍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即謂之萑是萑蓫一物也其穗則謂之蓫苖故注云蓫苖萑秀楚人謂之蓫苖玉篇苖音他六徒歷二切苖與苕一聲之轉故幽冀謂之荻苕也豳風鴟鴞傳曰荼萑苕也正義曰謂薍之秀穗也萑苕即荻苕荻苕猶蓫苖耳太平御覽布帛部六百卉部七引此竝作蓫苖類絮而不可以為絮又引高注蓫苖萑秀也今本蓫字皆誤作蔏說文蔏艸也從艸商

聲玉篇舒羊切引字書蔏陸蓫募也音義與此迥異注內楚人謂之薚下又脫苗字注言楚人謂雚秀爲薚苗脫去苗字則義不可通太平御覽引此已誤雚秀又改爲荻秀而不知荻卽薚字也莊本改蔏爲蔏而又不知說文玉篇廣韻集韻之皆無蔏字也

醯酸不慕蜹蜹慕於醯酸

羊肉不慕螘螘慕於羊肉羊肉羶也醯酸不慕蜹蜹慕於醯酸念孫案下三句當作醯不慕蜹蜹慕於醯句醯酸也與下三句相對爲文今本醯不慕蜹句內衍一酸字醯酸也句內又脫醯字也字則文不成義太平御覽蟲豸部二引此已誤唯也字未脫

可以灌四頃

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而一頃之陂可以灌四頃大小之衰然念孫案可以灌四頃當作不可以灌四頃此言以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例之則一頃之陂亦可以灌四頃然而不可以灌四頃者十頃大而一頃小大則所灌者多小則所灌者少故曰大小之衰然也下文云百梅足以爲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爲一人和意與此同今本脫去不字則失其義矣

遠望尋常之外

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甚霧之朝可以細

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之外莊云太平御覽天部十五作不可以望尋常之外無遠字爲是念孫案莊說是也遠字即因上文遠望而衍舊本北堂書鈔天部二引此亦無遠字

來乍

虎豹之文來射蝯狖之捷來乍高注曰乍暫疾以其操捷來使人疾擊而取之操當爲躁各本脫人字今據上句注補念孫案繆稱篇作猨狖之捷來措高注措刺也措與乍古同聲而通用當以彼注爲是

戰兵畝

戰兵死之鬼憎神巫念孫案戰字後人所加古人所謂兵者多指五兵而言兵死謂死於兵也曲禮曰死寇曰兵釋名曰戰死曰兵言死爲兵所傷也周官冢人曰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皆是也後人謂戰士爲兵故妄加戰字耳兵死之鬼憎神巫盜賊之輩醜吠狗二句相對爲文加一戰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下句不對據高注云兵死之鬼善行病人則無戰字明矣說文兵死及牛馬之血爲粦論衡偶會篇訇功之疾必斬兵死之頭

目不可以瞀　耳不可以察

聾無耳而目不可以瞀精於明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

察精於聰也高注曰不可以瞀瞀之則見也不可以察察之則闇也引之曰正文注文皆義不可通正文當作瞀無耳而目不可以蔽精於明也瞀無目而耳不可以塞精於聰也注當作不可以蔽視之則見也不可以塞聽之則聞也獘與蔽通主術篇聰明光而不獘耳目達而不闇秦策南陽之獘幽高注獘隱也齊語使海於有蔽管子小匡篇作獘是蔽獘古字通今作瞀者涉上文目字而誤太平御覽鱗介部三引此已誤塞猶蔽也鄭注郊特牲曰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作察者亦字之誤後人不知其誤故妄改注文以從之耳文子上德篇正作瞀無耳而目不可以蔽精於明也瞀無目而耳不可以蔽精於聰也

未嘗適亡適

當凍而不久者不失其適當暑而不暍者不亡其適高注亡亦失也未嘗適亡適引之曰未嘗適亡適當作未嘗不適亡適上言不亡其適乃亡失之亡此言亡適乃遺忘之忘忘字古通作亡要略曰齊景公獵射亡歸韓子難二曰晉文公慕於齊女而亡歸齊策曰老婦已亡矣趙策曰秦之欲伐韓梁東闚於周室甚惟寐亡之竝與忘同荀子勸學篇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大戴禮忘作亡呂氏春秋權勳篇是忘荊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淮南人間篇忘作亡言人心有所謂適則有所謂不適當凍而不久當暑而不暍者能不失其適矣而猶未忘乎其爲適也若隨所往而未嘗不適者則忘乎其爲適矣莊子達生篇曰忘足屨之適也忘要

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郭象注識適者猶未適也此即淮南所本高解未嘗不適以適云以無言不凍不暍何適之有未達正文之意然據此則正文本作未嘗不適而今本脫不字明矣

二十二日

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念孫案二十二當爲三十二爾雅翼引此已誤盧辯注大戴禮易本命篇及太平御覽資產部五蟲豸部一竝引作三十二日

弗掘無泉

槁竹有火弗鑽不爇與然同　土中有水弗掘無泉念孫案弗掘無泉本作弗掘不出謂不掘則泉不出非謂無泉也後人改不出為無泉者取其與爇字為韻耳不知此四句以火與水隔句為韻火古讀若燬說見唐韻正而鑽與爇掘與出則於句中各自為韻若云弗掘無泉則反失其韻矣太平御覽火部二引此已誤　且泉即水也既云土中有水則不得又言無泉矣文子上德篇正作土中有水不掘不出

以飯死

有以飯死者而禁天下之食則悖矣念孫案太平御覽疾病部四噎下引此飯作噎是也噎通作饐因誤而為

飯呂氏春秋蕩兵篇夫有以饐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
即淮南所本也今俗語猶云因噎廢食若云以飯死則
文不成義

罛者　罜者

釣者靜之罛者扣舟罩者抑之罜者舉之高注曰罛者
以柴積水中以取魚扣擊也魚聞擊舟聲藏柴下壅而
取之罛讀沙糝今兖州人積柴水中捕魚爲罛幽州人
名之爲涔也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罛字罛
當爲罧字之誤也注同說文罧積柴水中以養魚從网林
聲字林山沁反見毛詩爾雅釋文故高注云罧讀沙糝也太平御覽

飲食部八引通俗文曰沙入飯曰糝周頌潛篇潛有多魚毛傳曰潛糝也爾雅糝謂之涔孫炎曰積柴養魚曰糝糝與罧同兖州謂之罧幽州謂之涔方俗語有輕重耳罜非取魚之具意林埤雅及初學記武部太平御覽資產部十四引此並作罾者舉之是也罩者下罩而得魚故言抑罾者舉罩而得魚故言舉

或謂簦下脫文

或謂冢或謂隴或謂笠或謂簦頭風與空木之瑟名同實異也念孫案或謂簦下當有名異實同也五字言冢與隴笠與簦名異而實同隴本作壠方言冢秦晉之間或謂之壠廣雅簦謂之笠

若頭發與空木之瑟則名同而實異也

爲其不出戶而堁之也

蒙塵而眯固其理也爲其不出戶而堁之也高注曰爲不出戶而塵堁眯之非其道引之曰如高注則正文爲其不出戶而堁之下當有非其道三字而寫者脫之也道亦理也固其理也非其道也相對爲文爲猶謂也爲字古與謂同義說見釋詞蓋出戶而後蒙塵蒙塵而後眯若謂不出戶而堁之則無是理也今本無非其道三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上文不對矣又道與理爲韻恆象傳久於其道也與已始爲韻月令毋變天之道與理紀爲韻管子心術篇心處其道與理爲韻正篇臣德咸道與紀理止子爲韻若無

此三字則失其韻矣下文雖欲叠之非其道亦與酒爲韻

羹藿　爲車者　陶者　狹盧

屠者羹藿爲車者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處狹盧念孫案羹藿本作藿羹藿羹與步行相對爲文諸書多言藿羹無言羹藿者此寫者誤倒也爲車者步行本作車者步行古者百工各以其事爲名故考工記曰攻木之工輪輿弓盧匠車梓此言車者猶考工記言車人也後人誤以車爲車馬之車故又加爲字耳陶者本作陶人與匠人相對爲文今本人作者因上二句而誤盧與廬同

荀子富國篇若盧屋妾郎盧屋孟子屋盧子廣韻作屋盧子道藏本劉本竝作盧莊改盧爲廬未達假借之義太平御覽器物部三引此正作屠者藿羹車者步行陶人用缺盆匠人處狹廬意林引作屠者食藿羹爲車者多步行陶人用缺盆匠人處狹廬食字爲字多字皆馬總以意加之餘與御覽同

提提者射

旳旳者獲提提者射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高注曰旳旳明爲衆所見故獲提提安言譬若鳥不飛獸不走提提安時故爲人所射念孫案注訓提提爲安雖本爾雅然非此所謂提提也旳旳提提皆明也語之轉耳提

與題同說文題音提顯也顯亦明也莊子養生主篇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管子白心篇曰爲善乎毋提提爲不善乎將陷於刑是提提爲明也旳旳者獲提提者射即莊子山木篇所謂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者也故下文即云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若訓提提爲安則既與上句不類又與下文不屬矣

至陵

褰衣涉水至陵而不知下未可以應變念孫案陵當爲陸字之誤也陸與水相對作陵則非其指矣意林引此

正作陸

絲衣帛

人性便絲衣帛或射之則被鎧甲爲其所不便以得所便陳氏觀樓曰便絲衣帛當作便衣絲帛衣絲帛與被鎧甲相對文子上德篇作衣緜帛

或惡爲故

布之新不如紵紵之弊不如布或善爲新或惡爲故念孫案或惡爲故本作或善爲故言紵善爲新布善爲故也今本作或惡爲故者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耳太平御覽布帛部七引此正作或善爲故

譏

靨䩉在頰則好在顡則醜繡以爲裳則宜以爲冠則譏高注曰譏人譏非之也念孫案譏本作議高注本作議人議非之也今本議皆作譏者後人以議與宜韻不相協而改之因幷改高注耳不知宜字古讀若俄說見唐韻正與議字不相協而議字古亦讀若俄小雅北山篇或出入風議與爲爲韻爲古讀若譌淮南俶眞篇立而不議與和爲爲韻詮言篇行有迹則議與訶爲韻史記太史公自序主人是議與禾爲韻與宜字正相協也太平御覽布帛部二引此正作以爲冠則議詮言篇云行有迹則議又其一證也

少自其質

石生而堅蘭生而芳少自其質長而愈明念孫案少自其質自當依劉本作有字之誤也文子上德篇作少而有之長而逾明

大旱

再生者不穫華大旱者不胥時而落陳氏觀樓曰大與太同旱當爲早字之誤也再生者不穫以其不及時也華太早者先落以其先時也文子上德篇作華太早者不須霜而落

自然之勢

疾雷破石陰陽相薄今本注曰自然之勢念孫案自然

之勢四字乃是正文非注文言疾雷破石此陰陽相薄自然之勢也太平御覽火部二引此四字在正文內是其證

吟於巷　精相往來也

行者思於道而居者夢於牀慈母吟於巷適子懷於荆今本注曰精相往來也念孫案巷當爲燕字之誤也道與牀相對燕與荆相對今本燕作巷則非其指矣精相往來也五字乃是正文非注文呂氏春秋精通篇身在乎秦所親愛在於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高彼注曰淮南記曰慈母在於燕適子念於荆言精相往來

也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九淮南子曰適子懷於燕慈母吟於荊情相往來也詞雖小異而字皆作燕且精相往來句皆與上二句連引

聖人行於水衆人行於霜

聖人行於水衆人行於霜念孫案此本作聖人行於水無迹也衆人行於霜有迹也今本脫無迹也有迹也六字則文義不明文選洛神賦注引此作聖足行於水無跡也衆生行於霜有跡也太平御覽天部十四引此作聖人行於水無跡衆人行於霜有跡是其證據高注云水有形而不可毀故聖人行之無迹則正文本有無迹

也三字明矣下注當云霜雪有形而可毀故衆人行之有迹今本云霜雪履有迹故衆人行之也則後人依已誤之正文改之耳

批伉

故解捽者不在於捌格在於批伉高注曰批擊伉推劉本伉作伔諸本及莊本同引之曰伉與伔皆抗字之誤也隸書冘字或作冗亢字或作亢二形相似故抌字右邊或誤爲冗或誤爲亢其左邊手旁又誤爲人旁故藏本作伉劉本作伔也列子攩㧙挨抌釋文抌一本作抗此冘誤爲亢之證也俗書沈字作沉此冘誤爲冗之證也注內推字當爲椎方言曰㧙抌椎也郭璞曰抌都感反亦音甚今本方言椎字亦誤作推一切經音義卷四卷八所引竝作椎今據改南楚凡相椎搏曰㧙或曰攩

列子黃帝篇曰攩拯挨抌說文椎擊也捊反手擊也抌滚擊也捊與批同故高注云批擊抌椎矣或謂史記孫子傳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語意略與此同此言批伉卽史記之批亢今知不然者史記批亢擣虛是謂批其亢擣其虛日知錄曰亢與劉敬傳搤其肮之肮同謂喉嚨也此文捌格批抌皆兩字平列則與史記異義且高注訓抌爲椎則非伉字明矣

志遠

蹠巨者志遠體大者節疏念孫案蹠者足也足大與志

遠義不相通志當爲走言足大者舉步必遠也氾論篇曰體大者節疏蹠距者舉遠是其證隸書走志相似故走誤爲志

賊心𡵂

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詈老莫之疾也賊心𡵂高注曰賊害陳氏觀樓曰𡵂字當爲亾也二字之譌亾無也言狂者與嬰兒皆無賊害之心故人莫之怨也意林引此作無心也蓋脫賊字

淮南内篇弟十八　讀書雜志九

高郵王念孫

人閒

智　曉自然以爲智知存亾之樞機禍福之門

戶

居智所謂謂猶爲也下文曰國危不能安患結不能解何謂貴智信五年左傳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大戴禮少閒篇曰何謂其不同也韓詩外傳曰王欲用女何謂辭之列女傳仁智傳曰知此謂誰新序雜事篇曰何謂至於此也漢書文帝紀曰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以上諸謂字竝與爲同義又莊子讓王篇其何窮之爲呂氏春秋愼人篇爲作謂呂氏春秋精諭篇胡爲不可淮南道應篇爲作謂漢書高帝紀酈食其爲里監門史記爲作謂皆語之轉耳劉本依文子改謂作爲而諸本從之蓋未通古義也　行智所之事

智所秉動智所由念孫案四智字並讀爲知智字古有二音二義一爲智慧之智一爲知識之知說見管子法法篇不智下劉本依文子微明篇改智爲知而諸本多從之莊本同蓋未達假借之義也又下文曉自然以爲智知存亾之樞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案然字當在曉字下智卽知字也不當更有知字曉然自以爲智存亾之樞機禍福之門戶十六字連讀後人不識古字而讀曉然自以爲智絕句故又加知字以聯屬下文耳今本然字又誤在自字下則更不可讀矣

病疽將死

孫叔敖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念孫案此事又見列子說符篇呂氏春秋異寶篇皆不言孫叔敖病疽死病疽將死當作病且死史記滑稽傳孫叔敖病且死屬其子曰賈子胎教篇史䲡病且死謂其子曰文義竝與此同列子呂氏春秋作孫叔敖疾將死將亦且也今作病疽將死者且字因與病字相連而誤爲疽後人以下文謂其子曰云云乃未死以前之事故於死上加將字而不知疽爲且之誤也

吾則死矣

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念孫案吾則死下本無矣字此後

人不曉則字之義而妄加之也則猶若也言吾若𠭥王必封女也列子呂氏春秋竝作爲我𠭥爲亦若也爲字古與若同義管子戒篇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管仲曰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爲臣𠭥乎君必歸之楚而寄之是也若我𠭥猶言吾若𠭥吾若𠭥猶言吾則𠭥也古者則與若同義三年問曰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言若失喪其羣匹也荀子議兵篇曰大寇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言大寇若至也趙策曰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𠭥矣言彼若爲帝而正於天下也史記魯仲連傳彼則作彼即即亦若也說見下燕策太子丹謂荊軻曰誠得劫秦王

使悉反諸侯之侵地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言若不可也韓詩外傳曰臣之里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終身不嫁者則自爲娶將何娶焉言若自爲娶也史記項羽紀項王謂曹咎等曰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愼勿與戰漢書項籍傳作即漢欲挑戰則與即古字通而同訓爲若漢書西南夷傳注即猶若也故史記高祖紀作若漢挑戰也襄二十七年公羊傳甯殖病將死謂喜曰我即死女能固內公乎賈子胎教篇史鰌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史記孔子世家季桓子病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彼言我即死此言吾則死皆謂吾

若𣦵也吾若𣦵之下加一矣字則文不成義矣

而受沙石　之閒有寑邱者　确石

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此下有脫文之閒有寑邱者其地确石而名醜荊人鬼越人禨人莫之利也引之曰受沙石下有脫文此當作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地楚越之閒有有寑之邱者其地确而名醜云云今本沙石下脫之地二字之閒上又脫楚越二字有有寑之邱者又脫一有字及之字确下又衍石字下文云孫叔敖請沙石之地則此當作受沙石之地明矣列子云楚越之閒有寑邱者呂氏春秋云楚越之閒有有寑之邱

者則此亦當作楚越之閒故下文云荊人鬼越人禨也有有寑之邱者今本作有寑邱者涉注文而誤也注但言寑邱者詳言之則曰有寑之邱略言之則曰寑邱故列子作寑邱而呂氏春秋作有寑之邱今本亦脫有字唯之字未脫下文云其子請有寑之邱又云孫叔敖請有寑之邱則此亦當作有寑之邱明矣地确謂瘠薄之地墨子親士篇曰墝埆者其地不育是也墝埆與磽确同不專指石而言且地确名醜相對爲文确下尤不當有石字此因上文涉石而誤衍耳

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

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唯孫叔敖獨存引之曰俗當爲法隸書去谷二字相似隸書去字或作厺形與谷相似故從去之字或誤爲谷廣雅渡去也去誤爲谷祛開也祛誤爲裕皆其類也列子說符篇白公遂死於浴室呂氏春秋精諭篇作法室亦以相似而誤法誤爲浴後人因改爲俗耳此謂楚國之法如是非謂其俗也功臣二世而爵祿文不成義當有脫誤韓子喻老篇作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

兵橫行天下

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綣威服四方而無所絀念孫案兵行天下威服四方相對爲文橫字蓋後人所加

憤然

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念孫案憤然非歎貌憤當爲喟喟與胃同喟誤爲噴隸書賁字或作賁形與貴相近故從貴從賁之字或相亂莊子天運篇乃憤吾心憤本又作憒潛夫論浮侈篇懷憂憒憒後漢書王符傳作憤憤是其側也後人又改爲憤耳太平御覽學部三引此作喟然而歎說苑敬慎篇家語六本篇竝云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是其明證矣說文喟太息也或作嘳徐鍇曰韓詩外傳嘳然太息作此字文選舞賦嘳息激昂李善亦引外傳云魯哀公嘳然太息今外傳嘳作喟後人改之也又晏子襍篇晏子嘳然而歎亦作此嘳字

欲以利之　門戶

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念孫案或欲利之或欲害之相對爲文利之上不當有以字此因下句以字而誤衍也太平御覽學部三引此無以字禍福之門戶字亦因上文禍福之門戶而衍利害之反禍福之門相對爲文則戶字可省覽冥篇利害之路禍福之門卽其證太平御覽引此無戶字文子微明篇同

天下採之不窮

陽虎爲亂於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

失者有重罪圍三帀而陽虎將舉劒而伯頤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高注不窮言深遠我將出子念孫案門者止之曰下不當有天下探之不窮六字葢錯簡也高注同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二引此作門者止之曰我將出子無天下探之不窮六字

與子反

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爲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念孫案我非故與子反也反當爲友言素與陽虎無交而爲之蒙死被罪也今作反者涉上下文反字而誤

以爲下脫文

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爲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念孫案以爲二字與下文義不相屬太平御覽引此作以爲傷者戰鬬者也不傷者爲縱之者傷者受厚賞不傷者受重罪是也今本無傷者戰鬬以下十三字此因兩傷者相亂故寫者誤脫之耳

反利　反取

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念孫案利下脫之字太平御覽引此有之字上文云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是其證

又下文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取下亦脫之字上文云或與之而反取之是其證

心痛

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痛道藏本劉本如是各本脫去下子反而莊本從之非是念孫案心痛本作心疾此後人以意改之也後漢書文苑傳注引此作辭以疾蓋脫心字呂氏春秋權勳篇韓子十過飾邪二篇說苑敬愼篇竝作辭以心疾

不率吾衆

是亾楚國之社稷而不率吾衆也念孫案亾與忘同率

當爲恤聲之誤也呂氏春秋韓子說苑竝作不恤吾衆

爲僇

斬司馬子反爲僇僇念孫案後漢書注引此爲僇上有以字是也今本脫以字則詞意不完呂氏春秋韓子說苑皆有以字

病溫而強之食

夫病溫而強之食病暍而飲之寒此衆人之所以爲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爲病也念孫案劉本溫誤作濕莊本又改爲溼皆非也病溫者不可以食若作病溼則非其指矣文子微明篇作病溫而強餐之熱病暍而強飲之

寒說林篇云病熱而強之餐救暍而飲之寒熱亦溫也
又案強之食食當依說林篇作餐字之誤也餐寒爲韻
餐病爲韻病古音蒲浪反說見唐韻正若作食則失其韻矣

有論者　能論之

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論者之所辟也
念孫案劉本依文子改有論爲有道而莊本從之非也
有論謂有知也對上文愚者而言言悅目悅心愚者之
所欲而有知者不以此傷性若作有道則非其指矣古
或謂知爲論說山篇以小明大以近論遠呂氏春秋直
諫篇凡國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不知所以雖存

必亾雖安必危所以不可不論也高注竝云論知也大戴禮保傅篇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論亦知也荀子解蔽篇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謂知久遠也又脩務篇故夫孿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書傳之微者唯聖人能論之論與知識同義彼注訓論爲敘失之

輪

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念孫案輪本作輔此後人妄改之也韓子十過篇云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呂氏春秋權勳篇

同此皆淮南所本僖五年左傳亦云輔車相依

雲起

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念孫案雲下脫雨字雲雨蛟龍相對爲文太平御覽鱗介部二引此正作雲雨起焉說苑貴德篇文子上德篇及論衡龍虛篇引傳並同荀子勸學篇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亦以風雨蛟龍相對

陰行

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明念孫案陰行本作隱行此涉上文陰德而誤也陰與陽相對隱與

昭相對今本隱作陰則非其指矣說苑文子竝作隱行下文有陰德也有隱行也卽承此文言之

好善者

㽕者宋人好善者念孫案好善上脫有字列子說符篇作宋人有好行仁義者論衡福虛篇作宋人有好善行者皆有有字

近塞

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念孫案近塞本作北塞此後人以意改之也北塞謂北方之塞若改爲近塞則不知爲何方之塞矣漢書敘傳北叜頗識其倚伏顏師古注引

此正作北塞上之人後漢書蔡邕傳得北𡨴之後福李賢注云北𡨴塞上𡨴也藝文類聚禮部下獸部上太平御覽禮儀部四十獸部八引此竝作北塞上之人下文近塞之人死者十九亦本作塞上之人漢書後漢書注及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文選幽通賦注竝引作塞上之人

何遽不爲福

此何遽不爲福乎念孫案何遽不爲福本作何遽不能爲福能與乃同乃能古字通說見漢書谷永傳能或滅之下言何遽不乃爲福也下文曰此何遽不能爲禍乎卽其證此及下文兩

何遽不爲福藝文類聚禮部太平御覽禮儀部竝引作何遽不乃爲福又何遽不能爲禍亦引作何遽不乃爲禍

良馬

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念孫案良馬本作馬良與家富相對爲文漢書後漢書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此竝作家富馬良

引弦

丁壯者引弦而戰念孫案引本作控此亦後人以意改之也文選幽通賦注太平御覽禮儀部引此竝作控弦

而戰漢書注及藝文類聚禮部獸部太平御覽獸部竝引作皆控弦而戰藝文類聚又引注云控張也則本作控明矣

不害於事　不可用　不同於時

或直於辭而不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劉本删去不字念孫案不害當爲不周隸書害作𡨥與周相似而誤道應篇周鼎著倕而使齕其指文子精誠篇周誤作害宣六年公羊傳靈公有周狗謂之獒爾雅釋畜注誤作害楚辭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兮王注曰周合也氾論篇曰苟周於事不必循舊謂合於事也此言不周於事亦謂不合於事也此言直於辭而不

周於事下言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合亦周也下文高陽魋命匠人爲室之言所謂直於辭也室成而終敗所謂不周於事也若云不害於事則與此意相反矣劉績不知害爲周之誤故删去不字耳又下文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不可用亦當作不周於事凡言此所謂者皆復舉上文之詞不當有異此因周誤作用後人遂改爲不可用而不知其與上文不合也又下文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眾庶之所高也然世或用之而身死國亡者不同於時也同亦當爲周不周於時不合於時也齊俗篇曰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

是也文子微明篇正作不周於時隸書害用同三字竝與周相似故傳寫多誤

而不

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念孫案謂與爲同爲謂古字通說見秦策蘇代僞爲齊王曰下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本作國危不而安患結不而解不而者不能也能而古聲相近故能或作而原道篇而以少正多高注而能也能以寡統眾又注呂氏春秋去私不屈士容三篇竝云而能也逸周書皇門篇曰譬若眾畋常扶予以險乃而予于濟墨子尚同篇曰故古者聖王唯而審以尚同以爲正長是故上下情通又曰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以尚同一義爲政故也非命篇曰不而矯其耳目之欲一莊子逍遙遊篇曰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荀子哀公篇曰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

而不至矣楚辭九章曰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齊策管燕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又秦始皇使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知而解此環不而字竝與能同故鄭注屯卦讀而爲能堯典柔遠能邇漢督郵班碑作渘遠而邇皐陶謨能哲而惠衞尉衡方碑作能悊能惠史記夏本紀作能知能惠論語憲問篇爰之能勿勞乎鹽鐵論授時篇能作而呂氏春秋不侵篇能治可爲管商之師齊策能作而又禮運正義曰劉向說苑能字皆作而今說苑中能字無作而者皆後人改之也唯論衡之感虛福虛亂龍講瑞指瑞感類定賢諸篇能字多作而其作能者亦是後人所改後人不曉而字之義故改不而爲而不耳此言所貴乎智者國危能安患結能解也若國危不能安患結不能解則何爲貴智乎下文張孟談對趙襄子曰亾不能存危弗能安無爲貴智語意正與此同吳語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

智矣不可猶不能也後人改爲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非也若謂國不安患不解則與何爲貴智四字義不相屬若謂國危而不安之患結而不解之則是不仁而非不智矣

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

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爲封疆者念孫案首句本作臣聞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與下二句文同一例因臣聞下衍之字後人遂於之下加有字而句法參差不協矣

天下之所賞

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念孫案賞當爲貴此承上句其言有貴者也言之文子微明篇作仁義者天下之尊爵也是其證今本貴作賞者涉上文雍季先賞而誤

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

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念孫案此本作吾豈可以一時之權而先萬世之利也哉先音悉薦反後人誤讀爲悉前反遂改爲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失之矣太平御覽兵部四十四引此正作吾豈可以一時之權而先萬世之利哉呂氏春秋義賞篇作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皆其證

城下

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縣釜而炊念孫案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二引此城下作城中是也趙策及韓子十過篇史記趙世家竝作城中

糧食匱乏大夫病

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念孫案糧食匱乏太平御覽引此無乏字是也今本乏字蓋高注之誤入正文者耳高注主術要略二篇竝云匱乏也此處脫去注文乏字又誤入正文耳力盡糧匱士大夫病盡匱病相對爲文則匱下不當有乏字韓子趙

策皆無乏之字是其證大夫病御覽引作武夫病案此本作武大夫病淮南一書通謂士爲武韓子作士大夫羸趙策作士大夫病此作武大夫病一也下文中行穆伯攻鼓餽閒倫曰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是其明證矣御覽作武夫病者不解武大夫之語而刪去大字也今本作大夫病者亦不解武大夫之語而刪去武字也士大夫皆病而但言大夫則偏而不舉矣

智伯

亡不能存危弗能安無爲貴智伯（道藏本如是）念孫案伯字因上下文而衍劉本依趙策改智伯爲智士非也此謂

亾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爲貴智非謂無爲貴智士上文牛子謂無害子曰國危不能安患結不能解何謂貴智智下亦無士字吳語亦云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智矣趙策誤衍士字而劉據之以改本書謬矣（莊本同）太平御覽引此作無爲貴智韓子作則無爲貴智矣皆無士字

君爲之次　出君之口

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亾矣趙亾則君爲之次矣

念孫案君爲之次君上脫二字（太平御覽引此已誤）上下文皆作二君韓子趙策亦云趙亾則二君爲之次又下文言出

君之口入臣之耳君上亦脫二字太平御覽引此正作言出二君之口韓子趙策作謀出二君之口

陰謀

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念孫案太平御覽引此作二君乃與張孟談謀句陰與之期是也陰與之期謂陰約舉事之期也趙策作陰約三軍與之期日夜是其證今本陰字誤入上句謀字上則非其指矣

灌智伯

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念孫案智伯下當有軍字下句智伯軍救水而亂卽承此句言之太平御覽

引此已脫軍字韓子趙策皆作灌智伯軍

故君子曰

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念孫案君子本作老子此淺學人改之也今老子作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無下美字而以市字絕句尊字下屬爲句道應篇引老子亦有下美字則所見本異也

能道

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念孫案子能道太平御覽治道部八引作子能變道是也變道謂易其道也晏子春秋雜篇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

共之子不變子言載既在匧劒既在心唯子圖之語意與此相似今本脫去變字則文不成義

今王

今王欲爲霸王者也念孫案今王當爲今君此涉上下文王字而誤也魏自惠王始稱王此對文侯言之不當稱王下文云君以爲不然則本作君明矣太平御覽引此正作君

負輦粟

負輦粟而至念孫案太平御覽引此作服揵載粟而至是也據高注云服駕牛也則負本作服今作負者聲之

誤耳一切經音義十一引此作摙載粟米而至與御覽所引小異而皆有載字則今本脫載字明矣摙與輦同謂人挽車也服輦載粟而至者或服或輦載粟而至也管子海王篇曰行服連軺輂者必有一斤一鋸一椎一鑿若其事立連亦與輦同周禮鄉師注故書輦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爲輦巾車連車組輓釋文連本亦作輦服輦皆車名故管子淮南皆竝稱服輦許高注皆訓輦爲轄於義少疏矣許注見一切經音義

暑以強耘　以伐林而積之

民春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閒無事以伐林而積之負軶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念孫案暑以

強耘當從齊民要術所引作夏以強耘夏與春秋冬相對變夏言暑則與上下文不類矣以伐林而積之當從太平御覽所引作又伐林而積之又字承上春耕夏耘秋收而言今本又作以則義不可通矣此因上文三以字而誤

反還

莊王以討有罪以與已同遣卒戍陳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還而不賀念孫案諸書有言還反者無言反還者反當為及謂大夫畢賀之時申叔時尚未還及其還而獨不賀也太平御覽兵部三十六引此正作及還而不賀

牽牛蹊人之田

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念孫案牽牛蹊人之田太平御覽引作人有牽牛而徑於人之田中是也今作牽牛蹊人之田者後人據左傳改之耳案宣十一年左傳申叔時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云云史記陳杞世家作鄙語有之牽牛徑人田田主奪之牛此文無夏徵舒以下四句又無人亦有言之語而即云牽牛以蹊人之田則語無倫次故必詳言之曰人有牽牛而徑於人之田中後人不察文義遂據彼以改此而不自知

其謬也

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

今君王以陳爲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念孫案興兵而攻本作興兵而政之政與征同古字多以政爲征不煩引證今本政誤作攻又脫之字夏徵舒弒其君故曰興兵而征之若言攻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引此正作舉兵而征之因以誅罪人本作以誅罪人以與已同言莊王已誅罪人而遣人戍陳也下文云諸侯聞之以王爲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則此本作以誅罪人遣人戍陳明矣上文云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尤其明證也

後人不知以與己同故加因字耳莊王之伐陳本以誅罪人不得言因以誅罪人也太平御覽引此已誤

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

非其事者勿仞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引之曰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義與上句無別當即是上句之注而今本誤入正文也下文云夫就人之名者廢仞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爲害皆承上文言之而此句獨不在內則非正文明矣

積力

是故忠臣之事君也今本脱之字據初學記白帖太平御覽引補　計功而受賞不爲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念孫案積力本作量力此後人以意改之也下文云辭所不能而受所能正所謂量力而受官也若改量力爲積力則非其指矣初學記政理部白帖四十九太平御覽治道部十四引此皆作量力

楚王

楚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念孫案王上不當有楚字此因下文楚王悅之而衍

黍粢

倉芻豢飯黍粢服輕煖乘牢良念孫案粢當爲粱此涉上文糲粢而誤上文云糲粢之飯藜藿之羹是粢爲倉之粗者賈逵注晉語云粱倉之精者見文選陸機君子有所思行注此與芻豢對文則當言黍粱不當言黍粢上文云養以芻豢黍粱五味之膳是其明證也且粱與良爲韻若作粢則失其韻矣

今反乃以人之所爲遲者反爲疾

夫走者人之所以爲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爲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爲遲者反爲疾念孫案此當作今乃反以

人之所以爲遲者爲疾上文曰此衆人所以爲死也而乃反以得活卽其證今本乃反二字誤倒又脫一以字衍一反字

離朱剟

故黃帝以其元珠使離朱剟索之高注曰離朱明目物捷疾剟摶善拾於物二人皆黃帝臣也念孫案剟與掇通剟上當有攫字脩務篇曰離朱之明攫掇之捷高彼注曰離朱黃帝時人明目能見百步之外秋毫之末攫掇亦黃帝時捷疾者是也此注當作離朱明目見物捷疾攫剟善於摶拾物也高注脩務篇曰攫摶也注要略曰掇拾也二人皆黃帝

臣也今本正文脫攫字注文尤多脫誤劉績不能釐正乃於劉上增捷字諸本及莊本同與脩務篇不合非也

雞定

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雞定及其大也至於亾社稷念孫案雞定當依劉本作雞足字之誤也上文云季氏與郈氏鬭雞爲之金距故曰禍始於雞足且足與稷爲韻泰族篇獄訟止而衣食足亦與息德爲韻老子禍莫大於不知足與得爲韻若作定則失其韻矣莊伯鴻以定爲麟之定之定大誤

大侵楚

故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念孫案侵上不當有大字此

因上文及其大也而衍

非常

韲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念孫案非常下脫人字韓子十過篇作晉公子非常人也

見之宻

夫牆之壞也於隙劒之折必有齧聖人見之宻故萬物莫能傷也陳氏觀樓曰宻當爲蚤字之誤也上文禍生而不蚤滅卽其證

投巵漿

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巵漿而沃之念孫案下旣言沃

之則上不當更言投舊本北堂書鈔酒飠部三引此投作援是也陳禹謨依俗本改援爲投援引也謂引巵漿而沃之也作投者字之誤耳太平御覽飲食部十九所引與書鈔同唐余知古渚宮舊事亦同

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

夫仕者先避此下有脫文之見終始微矣念孫案夫仕者先避當作夫上仕者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仕與士同曲禮前有士師鄭注士或爲仕爾雅士察也小雅節南山篇弗問弗仕鄭箋仕察也豳風東山篇勿士行枚大雅文王有聲篇武王豈不仕毛傳竝云事也漢郎中馬江碑士喪儀宗成陽靈臺碑故有靈臺嗇夫魚師衞士士皆作仕避患遠辱謂上文太宰子朱辭官之事

今本仕上脫上字先避下脫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凡十二字文子微明篇作故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是其證之見終始微矣上當有太宰子朱四字此亦承上文而言子朱見令尹之輕行簡禮而知其必將辱人卽辭官而去可謂見其始而知其終故曰太宰子朱之見終始微矣

無以

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高注監祿秦將念孫案無以二字後人所加此言使監祿轉餉又使用卒鑿渠而通糧道也史記主父傳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

是其證使監祿下加無以二字則文不成義矣困學紀聞引此無無以二字

鴟

夫鴟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念孫案鴟上脫鳥字下文烏鵲之智卽其證初學記天部上太平御覽天部九白帖二引此皆有烏字

行遊

孔子行遊馬失與佚同倉農夫之稼念孫案孔子行遊四字文不成義此本作孔子行於東野下文野人二字卽承此句言之今本於誤作遊又脫東野二字太平御覽

地部二十野下引此正作孔子行於東野呂氏春秋必已篇同今本作孔子行道而息乃後人所改辯見呂氏春秋

子貢往說之　卑辭

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見也念孫案子貢上脫使字太平御覽引此有使字卑當爲畢字之誤也俗書卑字作甲畢字作畢二形相似畢辭謂竟其辭也太平御覽引此作畢辭而弗能得呂氏春秋作畢辭野人不聽皆其證

不若此延路陽局

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高注曰延路陽局鄙歌曲也念孫案不若此此字因上文若此

其無方而衍路本作露脫去上半耳陽局本作以和因上文發陽阿而誤爲陽阿阿又誤爲局也左畔卩字誤爲戶右畔可字誤爲可劉本改局爲局而莊本從之謬矣不若延露以和者言采菱陽阿曲之至美者也而鄙人聽之曾不若歌延露以相唱和說山篇欲美和者始於陽阿采菱所謂曲高和寡也李善注吳都賦月賦舞賦長笛賦七啟引此竝作不若延露以和是其明證注中陽局二字亦隨正文而衍吳都賦注引高誘曰延露鄙歌曲也無此二字

不同

故善鄙不同誹譽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君念孫案兩

不字後人所加此言善鄙同而或誹或譽者俗使然也趨舍同而或逆或順者君使然也故下文云狂譎不受祿而誅段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後人於同上加不字則義不可通矣文子微明篇作善否同非譽在俗趨行等逆順在時是其證齊俗篇云趨舍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語意正與此同

任於世

知人之所為知人之所行則有以任於世矣念孫案任於世三字義不相屬任當為徑徑行也見本經篇注及僖二十五年左傳注言知天知人則有以行於世也下文云知天而不知

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無以與道遊皆謂其不可行於世也徑字或作徑因誤而爲任詮言篇下之徑衢不可勝理文子道德篇徑衢誤作任懼文子微明篇作郎有以經於世矣經經古字通經亦行也莊子外物篇曰不可與經於世

河中

莉佽非犯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念孫案河當爲江字之誤也犯江中之難事見道應篇及呂氏春秋知分篇

九夷歸之　天下懷其德　戰武士必其死

湯教祝網者而四十國朝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

之武王蔭暍人於樾下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太平御覽疾病部四引此九夷歸之作九夷順無之字天下懷下無其德二字又疾病部四刑法部五引此戰武士必其死竝作戰士畢死下有感於恩也四字初學記帝王部引此云武王蔭暍人於樾下而天下懷之感於恩也念孫案九夷歸天下懷與四十國朝相對爲文則歸下本無之字懷下亦無其德二字戰武士必其死下當有感於恩也四字此四字乃總承上文言之不專指越王故初學記引武王事

下亦有此四字也陳氏觀樓曰戰武士必其𠔱士字其字皆後人所加淮南一書皆謂士爲武戰武卽戰士也故御覽引作戰士畢𠔱畢必古字通

吳王　孰

今衞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孰衞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念孫案朝於吳王王字涉下句吳王而衍上下文四言朝於吳吳下皆無王字是其證孰何也言何衞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晉語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越語孰是君也而可無𠔱乎昭二十五年公羊傳孰君而無稱孰字竝與何同義朱東光不曉孰字之義而於孰下加意字斯爲謬矣莊本同

不若然而然　不然而若然

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引之曰不若然而然當作若不然而然若不然而然者謂越王句踐之事吳請身爲臣妻爲妾若不叛吳而實欲滅吳也見下文若不然而然與若然而不然文正相對道藏本作不若然而然則義不可通矣劉本删若字尤非下文何謂不然而若然者亦當作何謂若不然而然者

立務

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此如不報如與而同列子說符

篇作此而不報舊本此字誤在如字下今乙正無以立務於天下高注曰務勢也引之曰務與勢義不相近務當爲矜字之誤也矜務二字隸書往往譌溷管子小稱篇務爲不久韓子難篇作矜僞不長又管子法法篇矜物之人無大士焉韓詩外傳矜而自功今本矜字竝誤作務列子說符篇立矜作立慬慬與矜古同聲而通用猶⿰矛堇之爲矜也張湛注列子云慬勇也此注云矜勢也勢與勇亦同義說山篇云立慬者非學鬭爭慬立而生不讓氾論篇云立氣矜奮勇力韓詩外傳云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是立矜卽立慬也趙策云勇哉氣矜之隆史記王翦傳云李將軍果勢壯勇是矜與勢勇竝同義

滅其家下脫文

請與公僇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念孫案此處敘事未畢當有脫文太平御覽引此滅其家下有其夜乃攻虞氏大滅其家十字是也上文云鳶墮腐鼠而虞氏以亾此處必有此十字方與上文相應因兩滅其家相亂故寫者誤脫之耳列子作至期日之夜聚眾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是其證

令尹

子發為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念孫案尹字後人所加決於令前謂決於上蔡令之前非

謂令尹也太平御覽刑法部二引此無尹字

視決吾罪

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念孫案視當爲親字之誤也親決吾罪卽上文所云決於令前也韓子外儲說左篇載子皐出走之事與此相似云子皐問跀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跀子之足彼言親跀子足此言親決吾罪其義一也

隱居爲蔽

委社稷效民力隱居爲蔽而戰爲鋒行念孫案隱居爲蔽當作居爲隱蔽言越之事吳居則爲隱蔽而戰則爲

前行也今本隱字誤在居爲之上則文不成義韓策云韓之於秦也居爲隱蔽出爲鴈行語意正與此同鴈行鋒行皆謂前行也燕策云使弱燕爲鴈行而强秦制其後

捕雉　彌耳

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念孫案捕當爲搏字之誤也彌耳當爲弭毛毛字因弭字而誤爲耳後人又改弭爲彌耳楚辭離騷注曰弭按也言卑其體按其毛以待雉之來也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三十五獸部二十一竝引此云夫狐之搏雉也必卑體弭毛以待其來也高注呂氏春秋決勝篇云若狐之搏雉俯

體弭毛卽用淮南之文吳越春秋句踐歸國外傳亦云猛獸將擊必弭毛帖伏

淮南內篇第十八

淮南內篇第十九　　讀書雜志九

高郵王念孫

脩務

疾病

時多疾病毒傷之害念孫案疾病本作疹病後人誤讀疹爲瘡疹之疹以疹病二字爲不類故改爲疾病而不知此疹字卽疢疾之疢非瘡疹之疹也小雅小弁篇及左傳成六年哀五年釋文竝云疢或作疹廣雅音云疢今疹字也襄二十三年左傳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呂氏春秋長見篇注引此疢作疹文選思元賦思百憂以自

疹後漢書張衡傳作疢小雅小宛釋文引韓詩云疹苦也越語云疾疹貧病是疹與疢同也史記貨殖傳正義太平御覽皇王部三資產部三鱗介部十三引此並作疹病是其證又泰族篇以調陰陽之氣以合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菑亦是本作疾疹而後人改爲疾病也太平御覽治道部五引此已誤文子上禮篇作疾疢之灾是其證

土地宜

相土地宜燥濕肥墝高下念孫案宜上脫之字太平御覽皇王部三引此有之字

遇七十壽

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念孫案遇字後人所加太平御覽皇王部三資產部三百卉部一及寇宗奭本草衍義序例引此竝作一日而七十毒無遇字路史禪通紀同

沐浴霪雨

禹沐浴霪雨櫛扶風念孫案沐下本無浴字此涉高注沐浴而誤衍也沐霪雨櫛扶風相對爲文多一浴字則句法參差矣劉本又於櫛上加梳字以對沐浴尤非藝文類聚帝王部一太平御覽皇王部七文選謝朓和王著作八公山詩注引此皆無浴字莊子天下篇禹沐甚雨櫛疾風此卽淮

南所本

海内之事

又況贏天下之憂而海内之事者乎念孫案海内上脫任字藝文類聚人部四雜器物部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一十器物部六引此皆有任字

禹之爲水　湯旱　桑山之林

是故禹之爲水以身解於陽眄之河莊本改眄爲盱案盱本作眄因誤而爲眄說見覽冥眄眄下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念孫案禹之爲水蜀志郤正傳注齊民要術序文選應璩與岑文瑜書注太平御覽皇王部七禮儀部八引此並無之字湯旱

蜀志注齊民要術序文選注竝引作湯苦旱太平御覽引作湯爲旱桒爲者治也水可言爲旱不可言爲作苦旱者是也禹爲水湯苦旱相對爲文今本禹下衍之字湯下又脫苦字耳劉本作湯之旱亦非

桑山之林蜀志注齊民要術序文選注引作桑林之際太平御覽引作桑林之下桒主術篇曰湯以身禱於桑林之際則作際者是也今本作桑山之林者涉注文而誤高注桑山之林是解桑林二字非正文本作桑山之林也呂氏春秋順民篇湯乃以身禱於桑林高注亦云桑林桑山之林

事起天下利

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干世主藝文類聚太平御覽

引此主下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竝有者字
害念孫案事起天下利本作事天下之利故高注云事
治也今本利上脫之字其事下起字則後人依文子加
之也事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相對爲文事下不當有
起字藝文類聚人部四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二七十
二引此竝作欲事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是其證

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

若吾所謂無爲者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
而曲故不得容者念孫案因資而立下脫一字當依文
子自然篇作因資而立功立功與舉事相對爲文氾論

篇曰聖人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說林篇曰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皆其證也事功二字承上文必事必加功言之下文事成功立又承此文言之今本脫功字則旣與上句不對又與上下文不相應矣權自然之勢當依文子作推自然之勢字之誤也原道篇曰天下之事不可爲也因其自然而推之主術篇曰推不可爲之勢而不循道理之數高注推行也今本推作權則非其指矣

政事

政事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念孫案事下脫成字劉

依文子補入是也政當爲故字之誤也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乃結上之詞劉不審文義而刪去政字誤矣莊本同

攻

感而不應攻而不動引之曰攻當爲敀敀今迫字也故文子作迫而不動原道篇云感則能應迫則能動舊本感迫二字互誤辯見原道精神篇云感而應迫而動莊子刻意篇云感而後應迫而後動皆其證也說文敀迮也徐鍇曰迮猶切近也玉篇曰敀附也是古迫迮字本作敀今諸書皆作迫未必非後人所改也此敀字若不誤爲攻則後人

亦必改爲迫矣

因高爲田

因高爲田因下爲池念孫案田當爲山字之誤也因高爲山所謂爲高必因丘陵也若田則有高原下濕之分不得但言因高矣文子自然篇正作因高爲山

趨而　裂衣裳

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念孫案趨而下脫往字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太平御覽服章部十三工藝部九引此皆有往字呂氏春秋愛類篇作自魯往皆其

證裂衣裳裹足衍衣字太平御覽工藝部引此有衣字亦後人依俗本加之舊本北堂書鈔衣冠部裳下陳禹謨依俗本加衣字太平御覽服章部裳下引此皆作裂裳裹足呂氏春秋愛類篇同文選廣絕交論裂裳裹足李善注引墨子公輸篇亦同後漢書鄧惆傳注引史記亦云申包胥足腫蹠盭裂裳裹足今見吳越春秋若云裂衣裳裹足則累於詞矣

㓷

頓兵㓷銳高注曰㓷辱折念孫案漢魏叢書本改㓷為挫而莊本從之非也道藏本劉本竝作㓷太平御覽工

藝部引此亦作剉則舊本皆作剉明矣說文剉折傷也莊子山木篇呂氏春秋必己篇竝云廉則剉今本莊子作挫釋文作剉云本亦作挫高注呂氏春秋云剉缺傷也經傳或作挫者俗字耳後人多見挫少見剉遂改剉爲挫謬矣高注本訓剉爲折今本折上有辱字亦後人所加此剉字訓爲折不訓爲辱後人熟於挫辱之語故妄加辱字耳

跌蹏

夫墨子跌蹏而趨千里以存楚宋高注曰跌疾行也蹏趨走也引之曰書傳無訓跌爲疾行者跌當作趹音決注當作趹蹏疾行也趨走也見說文今本趹字皆誤作跌注

內蹏字又誤在趨走也之上廣雅駃奔也趆疾也駃趆竝與趹通玉篇趹疾也下文欶蹻趹步高彼注云趹趨也趣與趨通是疾行爲趹也說文趆踶也漢書武帝紀馬或奔踶而致千里踶亦奔也顏師古誤訓踶爲蹋辯見廣雅疏證踶蹏古字通集韻蹏或作踶是疾行又爲蹏也合言之則曰趹蹏古馬之善走者謂之駃騠駃騠之言趹蹏也疾行謂之趹蹏故曰趹踶而趨千里

歷險塹

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掩以衡軛連以轡銜則雖歷險塹弗敢辭念孫案險與塹不同義諸書亦無以險塹

連文者太平御覽工藝部三獸部八引此竝作歷險超塹是也超越也

帽憑

發憤而成（成下脫一字劉本補仁字而諸本從之未知是否）帽憑而爲義高注曰帽憑盈滿積思之貌念孫案帽當爲㥜字之誤也廣雅曰㥜恲忼慨也（㥜音謂恲普耕反）㥜恲與謂憑聲近而義同㥜憑而爲義猶言忼慨而爲義耳楚辭離騷注云楚人名滿曰憑故高注云㥜憑盈滿積思之貌又離騷喟憑心而歷茲王注云喟然舒憤懣之心喟憑與㥜憑義亦相近

下不及

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念孫案下不及當爲下不若言不似商均之不肖也比上則言不及比下則言不若下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嫫母即其證今作下不及者因上句及字而誤文選辯命論注引此正作下不若商均

一飽

今以爲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食以一蹪之難輟足不行惑也念孫案以一飽之故絕穀義不可通飽當爲餲字之誤也餲與噎同說文同注

噎飯窒也字又作饐漢書賈山傳祝餶在前祝鯁在後顏師古曰餶古饐字一饐而不倉與一蹪而不行高注蹪躓也事正相類說苑說叢篇一噎之故絕穀不倉一蹶之故卻足不行語卽本於淮南今俗語猶云因噎廢倉

橘柚

夫橘柚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眾薺麥夏死而人曰夏生生者眾念孫案橘柚本作亭歷時則篇孟夏之月靡草死高注曰靡草薺亭歷之屬也呂氏春秋孟夏篇注及鄭注月令引舊說竝同呂氏春秋任地篇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高注曰三葉薺亭歷菥蓂也是月之季枯死本書天文篇曰

五月爲小刑薺麥亭歷枯冬生草木必死案亭歷薺麥皆冬生夏死此言亭歷冬生薺麥夏死者互文耳後人改亭歷爲橘柚斯爲不倫矣太平御覽藥部十亭歷下引此正作亭歷冬生

禹生於石　五聖　四俊

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洞而公正無私一言而萬民齊舜二瞳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禹耳參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疏河決江文王四乳是謂大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皋陶馬喙是謂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契生於卯禹生於石舊本禹生於石在契生於卯之上案此段以私齊爲韻明章爲

韻通江爲韻仁親信情爲韻后射爲韻若禹生於史皇后句在前契生於卵句在後則失其韻矣今改正

產而能書羿左臂脩而善射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今燕五聖之天奉四俊之才難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而欲蹷水也高說禹生於后云禹母脩己感后而生禹坼胷而出又說五聖云堯舜禹湯周文王也說四俊云謂皋陶稷契史皇引之曰案太平御覽皇親部一引河圖著命曰脩己見流星意感生禹又引禮含文嘉曰夏姒氏祖以薏苡生又引孝經鉤命決曰命星貫昴脩紀夢接生禹是禹之生或以爲感流星或以爲吞薏苡無言生於后者史記六國表禹興於西

羌集解引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蜀志
秦宓傳曰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注引譙周蜀本
紀曰禹本汶山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其地名刳兒坪
水經沫水注曰廣柔縣有石紐鄉禹所生也是石紐乃
地名禹生石紐猶言舜生於諸馮文王生於岐周非謂
感石而生也徧考諸書無禹生於石之說禹當爲啟郭
璞注中山經泰室之山云啟母化爲石而生啟在此山
見淮南子是淮南古本有作啟生於石者及考漢書武
帝紀詔曰朕至於中嶽見夏后啟母石應劭曰啟生而
母化爲石師古曰禹治鴻水通轘轅山化爲熊謂塗山

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方生啟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啟生事見淮南子又御覽地部十六引淮南與師古注略同又北堂書鈔后妃部一亦引淮南石破生啟蓋許愼本作啟生於石書鈔御覽及師古注所引即許愼之注郭璞所云啟母化爲石而生啟見淮南子者亦用許愼注也且此段以堯舜禹文王皋陶契啟史皇羿九人言之故謂之九賢又謂之五聖四俊若旣言禹耳參漏又言禹生於石則僅八人不得稱九矣高據誤本禹生於石爲說則九賢內少一賢而五聖四

俊亦不能如數不得已乃據上文所稱五聖神農堯舜禹湯而取湯入五聖又據上文言后稷之智而以稷入四俊不知彼此各不相蒙也且彼處五聖內有神農何以舍之而取湯此段九賢內有羿又何以不得與列若此者皆不可解矣以文義求之五聖葢即堯舜禹文王皐陶四俊葢即契啟史皇羿也

純鈞

夫純鈞魚腸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高注曰純鈞利劒名念孫案鈞皆當爲鈞字之誤也覽冥篇曰區冶生而湻鈞之劒成齊俗篇曰湻均之劒不可愛

也而區冶之巧可貴也皆其證道藏本劉本皆誤作鈞朱本改鈞爲鈞是也茅本又改爲鉤而莊本從之且羿覽冥篇亦改爲鉤斯爲謬矣舊本北堂書鈔武功部劒下三引此文皆作純鈞陳禹謨改其一爲純鉤而刪其二越絕外傳記寶劒篇曰一曰湛盧二曰純鈞廣雅曰醇鈞劒也其字亦皆作鈞且齊俗篇作淯均若是鉤字不得與均通矣左思吳都賦吳鉤越棘純鈞湛盧上句言吳鉤下句言純鈞若作純鉤則鉤字重出矣

紛以元錫

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元錫摩以白

旃則鬢眉微毛可得而察舊本脫則字今以上文例之當有則字又初學記太平御覽引此竝有則字今據補高注曰於摩道藏本如是各本皆作摩磨念孫案粉以元錫本作抏以元錫抏者摩也高注云於摩於卽抏字之誤隸書於字或作扵形與抏相似故抏誤爲於廣雅曰抏磨也磨與摩通玉篇抏柯礙何代二切摩也淮南要略濡不給抏高注曰抏拭也漢書禮樂志郊祀歌抏嘉壇孟康曰抏摩也此云抏以元錫摩以白旃是抏與摩同義故高注云抏摩道藏本正文抏字誤作粉注內抏字又誤作於後人不得其解遂改高注於摩爲摩磨莊本又改爲旃摩斯爲謬矣初學記器物部九引此竝作粉以元錫亦後

人依誤本淮南改之太平御覽學部一服用部十九珍寶部十一並引作扤以元錫又高注呂氏春秋達鬱篇云鏡明見人之醜而人扤以元錫摩以白旃即用此篇之語是其明證矣

有餘

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脩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念孫案有餘上亦當有所字

順風

夫鴈順風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弋念孫案順風下本有而飛二字與銜蘆而翔相對爲文今本脫此二

字則與下文不對藝文類聚鳥部中白帖九十四太平御覽羽族部四引此並作從風而飛以愛氣力說苑說叢篇作順風而飛以助氣力皆其證

景以蔽日

堀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景以蔽日引之曰景卽日之光不得言景以蔽日景當爲晏字之誤也繆稱篇暉日知晏陰諧知雨高注曰晏無雲也文選羽獵賦說文晏天清也又曰𣋊星無雲也𣋊與晏通字亦作曣小雅角弓篇見晛曰消韓詩作曣晛聿消云曣晛日出也荀子非相篇作晏然聿消史記封禪書至中山曣溫漢

書郊祀志暵作晏如湻曰三輔謂日出淸濟爲晏韓子外儲說左篇曰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閒晏與陰正相對故曰陰以防雨晏以蔽日言穴居之獸陰則有以防雨晴則有以蔽日也

不出門

今使人生於辟陋之國長於窮櫩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獨守專室而不出門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念孫案門下當有戸字不出門戸與獨守專室相對爲文且戸與下母古寡爲韻下讀若戸寡讀若古母合韻音莫補反竝見唐韻正若無戸字則失

其韻矣

知其六賢之道

周室以後無六子之賢而皆脩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念孫案知其六賢之道其字涉上文脩其業而衍

分白黑利害

閒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士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娛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儀立度可以爲法則念孫案分白黑利害本作分別白黑高注內分別白黑四字卽本於正文白黑下本無利害二字今作分

白黑利害者分下脫去別字遂不成句後人以高注云
知利害之所在因加利害二字以足句耳案高注云分
別白黑知利害之所在此是因正文而申言之謂分別
白黑則可以知利害之所在非正文內本有利害二字
也有白黑斯有得失有得失斯有禍福故云分別白黑
籌策得失以觀禍福禍福卽高注所謂利害也若此句
先言利害則下文不必更言禍福矣蘇援世事分別白
黑籌策得失皆相對爲句若云分白黑利害則句法參
差矣且此段以書夫娛爲韻黑福則爲韻若云分白黑
利害則失其韻矣

欶蹻趹　重趼

谷者南榮疇恥聖道之獨亾於己身淬霜露欶蹻趹跋涉山川冒蒙荊棘百舍重趼不敢休息高注曰欶猶著蹻履趹趣趼足生胝也各本生胝二字誤倒今乙正念孫案欶蹻趹趹下本有步字趹步疾行也說文趹馬行皃又云赽踶也廣雅云駃奔也史記張儀傳揆前趹後蹄間三尋索隱曰言馬之走勢疾也莊子齊物論篇麋鹿見之決驟崔譔曰疾走不顧爲決趹赽駃決竝字異而義同故注訓趹爲趨莊子庚桑楚釋文引此正作欶蹻趹步今本脫去步字則文不成義且自身淬霜露以下皆以四字爲句又以露步爲韻棘息爲韻脫去步字則句既不協而韻又不諧矣重趼當爲重趼字之

誤也高注同趼讀若繭莊子天道篇百舍重趼而不敢息釋文趼古顯反司馬云胝也許愼云足指約中斷傷爲趼所引許注卽此篇重趼之注也司馬訓趼爲胝與高注足生胝同義劉晝新論惜時篇云南榮之訪道重趼而不休卽用此篇之文則跰爲趼之誤明矣趼字亦作繭賈子勸學篇云南榮跦百舍重繭而不敢久息是也宋策墨子百舍重繭高彼注云重繭累胝也亦與此注同義

欣然七日不食如饗太牢

南見老聃受教一言精神曉泠鈍悶條達案閔與惛聲相近故高注

云鈍悶猶鈍惛方言曰頓愍惛也江湘之閒謂之頓愍文子精誠篇作屯悶條達竝與鈍閔同舊本悶誤作閒今改正欣然七日不食如饗太牢引之曰七日不食上當有若字如讀爲而言聞老聃之言若七日不食而饗太牢也賈子云南榮趎旣遇老聃見教一言若飢十日而得太牢是其證文子精誠篇襲用此文而改之曰勤苦七日不食如享太牢失其指矣

葉語

稱譽葉語至今不休高注曰葉世言榮疇見稱譽世傳相語至今不止念孫案葉當爲蕐俗書蕐字作華與葉相似而誤東周策謀之於葉庭之中姚宏曰春秋後語作章蕐之庭秦策蕐陽君趙策作葉陽君史

記范睢傳華陽君徐廣曰華一作葉華榮也稱譽華語至今不休言榮名常在人口也高所見本已誤作葉故訓葉爲世文子正作稱譽華語

蹷沙石

申包胥贏糧跣走跋涉谷行獵蒙龍蹷沙石蹠達膝此下缺一字楚策作蹠穿膝曾繭重胝高注曰蹷僵蹠足達穿也念孫案蹷訓爲僵雖本說文而此蹷字則非其義蹷者蹋也謂足蹋沙石也蹷或作蹶說文作趣云蹠也主術篇注曰蹠蹈也楚辭九章注曰蹠蹊也文選舞賦注引許慎淮南注曰蹠蹋也呂氏春秋知化篇子胥兩袪高蹶而出於廷高注曰蹶蹈也司馬相如上林賦

蹷石闕郭璞曰蹷蹋也漢書申屠嘉傳材官蹶張如湻曰材官之多力能腳蹋彊弩張之故曰蹶張是足蹋謂之蹷也申包胥跋涉谷行故足蹋沙石而蹠爲之穿若訓蹷爲僵則與上下文不相貫注矣

權說

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引之曰權本作奮奮字上半與權字右半相似又涉注內權字而誤也高注曰常發其巧說以取少主之權發字正釋奮字史記樂書集解引孫炎樂記注曰奮發也以取少主之權乃加之權二字以申明其義非正文有權字也呂氏春秋去宥篇正作將奮於說

以取少主

以爲狗羹　盡寫其飠

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鄰人以爲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飠念孫案鄰人下當更有鄰人二字今本脫去則文義不明北堂書鈔酒飠部三初學記器物部太平御覽飲飠部十九獸部二十二引此竝疊鄰人二字盡寫其飠亦當依初學記太平御覽引作盡寫其所飠

鋋

苗山之鋋羊頭之銷念孫案鋋當爲鋌字之誤也鋌音

挺說文鋌銅鐵樸也文選七命注引此篇苗山之鋌七發注同羊頭之銷又引許慎注曰鋌銅鐵樸也高注苗山楚山利金所出義與許同銷生鐵也是其證

濫脇號鍾

鼓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鍾高注曰濫脇音不和號鍾高聲非耳所及也劉績曰濫脇號鍾皆古琴名梁元帝纂要以爲齊桓公琴是也作藍脅念孫案劉說是也濫與藍古字通廣雅藍脅號鍾琴名也楚辭九歎破伯牙之號鍾兮王注云號鍾琴名馬融長笛賦亦云若絚瑟促柱號鍾高調宋書樂志云齊桓曰號

鍾楚莊曰繞梁事出傳元琴賦

以爲知者也

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爲知者也高注曰喻明也作書者以明古今傳代之事以爲知者施也念孫案如高注則喻意當作喻事知者下當有施字施設也言作書以明事爲後之知已者設也又下文故師曠之欲善調鍾也以爲後之知音者也以爲後之知音者與以爲知者施同意各本知音上有有字因上文若有知音者而衍呂氏春秋長見篇作以爲後世之知音者也無有字注曰喻上句作書爲知者施也各本知者作知音因正文知音而誤今據上注改則正文有施字明矣今本喻事作喻意涉上句意字

而誤知者下脫施字則文義不明

揄步　籠蒙目視

佩玉環揄步雜芷若今本芷誤作芝之辥見說林蘭芝之下籠蒙目視冶由笑目流眺口曾撓奇牙出䤋酺搖念孫案說文揄引也揄步之閒脫去一字自佩玉環以下皆三字爲句此獨兩字則與上下不協新書勸學篇作揄鋏陂今本揄誤作榆辥見賈子亦三字爲句也籠蒙目視四字文不成義且與上下句不協劉績曰衍目字念孫案此當衍視字高注目視也則正文作籠蒙目明矣今本目下有視字即涉注文而誤廣雅亦云目視也史記項羽紀曰范增數目項王是也籠蒙目卽

籠蒙視與冶由笑相對爲文賈子作風蝁視今本風蝁誤作蝁蛩風蝁籠蒙語之轉耳

憚悇

憮不憚悇蹇心而悅其色矣高注曰憚悇貪欲也錢氏獻之曰憚注讀揆必非憚字據楚辭及馮衍賦應作憛悇爲是形之譌耳念孫案錢謂憚當作憛是也然楚辭七諫心悇憛而煩冤兮王注云悇憛憂愁貌後漢書馮衍傳終悇憛而洞疑李賢注引廣蒼云悇憛禍福未定也皆與高注貪欲之義不同唯賈子勸學篇孰能無悇憛養心義與此同廣韻悇抽據切憛悇愛也義蓋本於

淮南

扶於　便媚　若鶩

今鼓舞者繞身若環曾撓摩地扶於猗那動容轉曲便媚擬神身若秋葯被風髮若結旌騁馳若鶩高注曰扶轉周旋更曲意更爲之念孫案高注傳寫脫誤當作扶於周旋也轉更也曲竟更爲之今本脫去於字兩也字轉字誤在周旋上竟字又誤作意遂致文不成義正文內扶於二字各本多誤作扶旋旋字即涉注文而誤唯道藏本茅本不誤扶於猗那皆疊韻也若作扶旋則失其讀矣史記司馬相如傳扶輿猗靡集解引郭璞曰淮南所謂曾

折摩地扶輿猗委也扶輿卽扶於相如傳又云垂條扶於太平御
覽樂部十二引此正作扶於又引高注曰轉更也曲竟
更爲也是其證楚辭九懷登羊角兮扶輿洪興祖補注
引此亦作扶於而莊刻乃從諸本作扶旋謬矣便媚擬
神媚當爲娟嫺字俗書作媚與娟相似而誤楚辭大招
豐肉微骨體便娟只王注云便娟好貌也便娟亦疊韻
若作便媚則失其讀矣後漢書文苑傳注及太平御覽
引此竝作便娟騁馳若鶩鶩當爲騖高注言其疾也正
釋若騖二字今本言其疾上有騁馳二字此涉正文而衍張衡西京賦說舞
曰紛縱體而迅赴若驚鶴之羣罷是也驚騖字相近因

誤爲鶩（莊子知北遊篇注理未動而志已鶩釋文鶩本亦作騖）騖與騁馳同義若云騁馳若騖則是騁馳若騁馳矣且地那爲韻（地古讀若陀說見唐韻正）神旌騖爲韻（此以貞耕通爲一韻周易楚辭及老莊諸子多如此）若作騖則失其韻矣太平御覽引此正作騁馳若騖

且夫

且夫觀者莫不爲之損心酸足念孫案且當爲則字之誤也則夫二字承上今鼓舞者以下二十一句而言上文云則布衣韋帶之人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又云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者無不憚悇癢心而悅其色矣語意並與此同

眇勁　淹浸漬

夫鼓舞者非柔縱而木熙者非眇勁淹浸漬漸靡使然也高注曰眇絕也言其非能自有絕妙之強力也淹久浸漬念孫案高訓眇爲絕而以眇勁爲絕妙之強力於義未安今案眇勁與柔縱相對爲文眇讀爲訬訬勁猶輕勁也上文曰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訬高彼注曰訬輕利急疾（舊本脫疾字據文選注補）訬讀燕人言躁操善趍者謂之訬同也後漢書馬融傳或輕訬趬悍李賢曰訬輕捷也文選吳都賦輕訬之客李善曰高誘淮南子注曰訬輕利急疾也訬音眇是訬眇同聲而通用也淹浸漬漸

靡潰字涉注文而衍淹浸漸靡皆兩字連讀不當有潰字且注訓淹爲久浸爲漬則正文無潰字明矣

藜藋

藜藋之生蠉蠉然曰加數寸不可以爲櫨棟念孫案藜藋當爲藜藋徒弔反字之誤也藋卽今所謂灰藋也爾雅拜蔏藋郭注曰蔏藋似藜昭十六年左傳曰斬其蓬蒿藜藋莊子徐無鬼篇曰藜藋柱乎鼪鼬之逕是也藜藋皆生於不治之地其高過人故曰蠉蠉然日加數寸若藿爲豆葉豆之高不及三尺斯不得言日加數寸矣藜藋皆一莖直上形似樹而質不堅故曰不可以爲櫨棟

若藿則非其類矣太平御覽木部六引此作藜藿亦傳寫之誤其百卉部藋下引此正作藜藋後人多聞藜藿寡聞藜藋故諸書中藜藋字多誤爲藜藿說見史記仲尼弟子傳

淮南內篇第十九

淮南內篇弟廿　讀書雜志九

高郵王念孫

泰族

雨露所以濡生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瑇瑁

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以濡生萬物道藏本如是瑤碧玉珠翡翠瑇瑁瑇各本作玳俗字也今據太平御覽引改依漢書當作毒冒文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念孫案雨露所以濡生萬物本作雨露所濡以生萬殊瑤碧玉珠本在翡翠瑇瑁之下道藏本濡以二字誤倒萬殊誤作萬物翡翠瑇瑁又誤在瑤碧玉珠之下案雨露所濡爲句以生萬

姝爲句如藏本則失其句矣且此段以嘔濡姝珠濡渝爲韻如藏本則失其韻矣劉本作雨露所濡生萬物又脫去以字漢魏叢書本乃於生萬物上妄加化字而莊本從之斯爲謬矣太平御覽工藝部九引此正作雨露所濡以生萬姝翡翠𤪌瑁瑤碧玉珠

日月合明鬼神合靈

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念孫案此用乾文言語也日月鬼神上竝脫與字文子精誠篇正作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

衍四海

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念孫案文選東都賦注引此作不下廟堂而行於四海於義爲長文子精誠篇亦作不下堂而行四海

陰陽化列星朗非有道而物自然

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朗非有道而物自然念孫案下三句本作列星朗陰陽化非有爲焉正其道而物自然自天致其高至列星朗是說天地日月星而陰陽化一句則總承上文言之今本列星朗句在後則失其次矣且厚晝爲韻化焉然爲韻化字古音在歌部焉然二字在元部歌元二部古或韻相通陳氏東門之枌篇以差原麻娑爲韻小雅桑扈

篇以翰憲難䢿爲韻隰桑篇以阿難何爲韻逸周書時訓篇以鳴鳥猶鳴國有訛言虎不始交將帥不和荔挺不生鄉士專權莊子天運篇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淮南詮言篇爲善則觀爲不善則議觀則生責議則生患說林篇百梅足以爲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爲一人和泰族篇其美在和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皆其證也差施議宜四字古在歌部說見唐韻正若剟星朗句在後則失其韻矣非有爲焉正其道而物自然者然成也廣雅然成也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毋曰胡殘其禍將然謂其禍將成也莊子繕性篇莫之爲而常自然謂常自成也楚辭遠遊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謂彼將自成也又見下言天地陰陽非有所爲但正其道而萬物自成也原道篇云萬物固以自然以與己同聖人又何事焉語意正與此同下文云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

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即此所謂非有爲焉正其道而物自然也道藏本非有下脫爲焉正其四字則文不成義劉本作正其道而物自然無非有爲焉四字亦非若本無非有爲焉四字則藏本不得有非有二字矣主術篇曰是故繩正於上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以脩者然也語意正與此同莊本作非其道而物自然則其謬益甚文子精誠篇作列星朗陰陽和非有爲焉正其道而物自然是其明證矣和字亦與焉然爲韻

流源　淵潫

流源千里淵潫百仞非爲蛟龍也念孫案太平御覽鱗介部二引此流源作源流淵潫作潫淵是也源流者有

源之流原道篇云源流泉浡沖而徐盈是也今作流源則文不成義深淵與源流相對爲文猶上文言高山深林大木茂枝也今作淵深則與上文不類矣

滎水

故邱阜不能生雲雨滎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念孫案滎水小水也說文滎絕小水也韓詩外傳曰滎澤之水無吞舟之魚漢書楊雄傳梁弱水之濎濴兮服虔曰昆侖之東有弱水度之若濎濴耳師古曰濎濴小水之皃濴與滎同道藏本劉本皆作滎太平御覽鱗介部四引此同朱本改滎爲涔而莊本從之斯爲謬矣朱不知滎爲小水而

誤以爲禹貢熒波既豬之熒故妄改之

卵割

夫蛟龍伏寑於淵而卵剖於陵念孫案割當爲剖字之誤也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剖符世爵今本剖誤作割剖謂破卵而出也原道篇羽者嫗伏高注曰嫗伏以氣剖卵也文選海賦剖卵成禽李善曰剖猶破也初學記鱗介部白帖九十五太平御覽鱗介部二引此竝作卵剖開元占經龍魚蟲蛇占引作卵孚又引許慎注曰孚謂卵自孚也孚剖聲相近故高注曰蛟龍乳於陵而伏於淵其卵自孚也今本自孚作自孕此後人妄改之也說文孕裹子也孚卵孚也其義迥殊一切經音義二引通俗文曰卵化曰孚淮南人

閒篇曰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蔑之則靡而無形矣

訟繆

靜漠恬淡訟繆胸中繆與穆通顏師古注漢書東方朔傳曰穆穆靜思貌故高注曰繆靜也各本繆作謬左畔言字因上訟字而誤今改正高注曰訟容也繆靜也引之曰高所見本作訟故訓爲容訟容古同聲也其實訟乃說字之誤說古悅字繆與穆同穆亦和悅也大雅烝民箋曰穆和也管子君臣篇穆君之色尹知章曰穆猶悅也說繆胸中者所謂不改其樂也文子精誠篇正作悅穆胷中

所責

秦穆公爲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劵之所責也念孫案責上脫能字上文云非令之所能召也下文云非刑之所能禁也非法之所能致也是其證

市買不豫賈

孔子爲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念孫案買字即賈字之誤而衍者也市不豫賈謂市之鬻物者不高其價以相誑豫（誑豫見周官司市注）非謂買者也荀子儒效篇作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淮南覽冥篇及史記循吏傳竝云市不豫賈多一買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上句不對矣

正心

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旳剖微者正心也念孫案正心本作人心與弩力相對爲文今作正心者後人妄改之耳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工藝部二引此竝作人心

化作細

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滌蕩與滌暢同文子作滌暢故因則大化則細矣念孫案化字義不可通化當爲作字之誤也作字本爲㑅與化相似而誤聖人順民性而滌暢之所謂因也反是則爲作矣原道篇曰任一人之

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循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故曰因則大作則細矣高注本作能循則必大也欲作則小矣今本欲作上有化而二字則後人依已誤之正文加之耳文子道原篇作因卽大作卽細自然篇作因卽大作卽小皆其證呂氏春秋君守篇曰作者擾因者平任數篇曰爲則擾矣因則靜矣語意略與此同

## 饗飲

饗飲習射以明長幼念孫案饗當爲鄉字之誤也經解射義竝云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是其證羣書

治要引此正作鄉歆

故立父子之親　清濁五音

乃澄㓸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别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念孫案故立父子之親亦當爲以立父子之親與下文相對文子上禮篇正作以立清濁五音亦當依文子作五音清濁

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

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念孫案此文本作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白虎

通義曰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琴操曰昔伏羲氏作琴所以禦邪僻防心淫以脩身理性反其天眞也及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至於亾國流而不反正對反其天心言之淫而好色正對杜淫言之下文曰夔之初作樂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沈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亾句法皆與此相對此以淫心爲韻色國爲韻下文以音風爲韻風字古音在侵部說見唐韻正康亾爲韻支子上禮篇作聖人之初作樂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至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今本此下有不顧正法流及後世八字蓋後人所加羣書治要引文子無此八字至於亾國是其明證矣文選長笛賦注引上三句云神農之初作瑟瑟字與今

本不合所引蓋許愼本以歸神反望及其天心枉淫作反望反其作及其皆傳寫之誤反望之反蓋涉下反其天心而誤淫望反及皆以形近而誤而句法正與文子同若今本則錎脫不成文理且失其韻矣

志遠

蒼頡之初作書以辯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念孫案志遠本作志事以書記事無分於遠近不當獨言志遠後人以兩事字重出故改志事爲志遠耳不知古人之文不嫌於複且兩事字自爲韻上下文皆用韻若作志遠則失其韻矣文子正作智者以記事

罷民之力

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念孫案罷民之力當作以罷民力與上句相對爲文上文以解有罪以殺不辜與此文同一例文子正作以罷民力

推舉

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內外相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念孫案內外相推舉句法與上下文不協且推字與上文各推其與相複盖衍文也文子無推字

故易之失也卦六句

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敷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

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念孫案此六句非淮南原文乃後人取詮言篇文附入而加以增改者也詮言篇曰詩之失辟樂之失刺禮之失責此文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全用詮言篇文而改樂之失刺爲春秋之失也刺又加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敷二句以合六藝之數下文云故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忮春秋之失訾與此六句相距不過數行而或前後重出或彼此參差其不可信一也下文易之失鬼六句高氏皆有注而此獨無注若原文有此六句不應注於後而不注於前其不可信二也太平御覽學部二所引有下易之失鬼六句而無此六句其不可信三也

乖居

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念孫案乖當爲乘字之誤也羅願爾雅翼引此已誤乘者匹也言雌雄有別不匹居也廣雅曰雙耦匹乘二也月令乃合累牛騰馬鄭注曰累騰皆乘匹之名家語好生篇曰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有別毛詩傳亦云雎鳩摯而有別鄭箋曰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戴先生毛鄭詩考正曰案古字鷙通用摯夏小正鷹始摯曲禮前有摯獸是其證春秋傳郯子言少皞以鳥名官雎鳩氏司馬也說曰鷙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義本毛詩不得如箋所云明矣念孫謹案淮南說林篇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鷙鳥不雙義與毛詩同有別卽此所云不乘居也漢張超誚青衣賦亦曰

感彼關雎性不雙侶列女傳仁智傳曰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也張華鷦鷯賦云繁滋族類乘居匹游此尤其明證矣

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

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念孫案此當作可謂忠臣矣而未可謂弟弟也上文云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是其證

必簡

小見不達必簡念孫案必簡上當更有達字此言見大者達達則必簡猶樂記言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也文子

上仁篇作道小必不通通則必簡是其證

陰陽無爲故能和

河以逶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爲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念孫案陰陽無爲故能和後人所加也此以河之逶蛇山之陵遲喻道之優游若加入陰陽無爲二句則與逶蛇陵遲優游之義咸不相比附矣且陰陽無爲與河以逶蛇二句句法亦屬參差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六引淮南無此二句說苑說叢篇文子上仁篇竝同

而猶

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念孫案而猶當爲亦猶隸書而亦下半相似故亦誤爲而趙策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舊本亦誤作而

治之上

此治之上也念孫案治之上當爲治之本對下文治之末而言上文養性之本養性之末即其證今作治之上者涉上文治國太上養化而誤文子下德篇正作治之本

萬一

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

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念孫案以萬一求不世出當作以不萬一求不世出不萬一三字即承上句言之文子下德篇作以不世出求不萬一呂氏春秋觀世篇注引淮南作以不萬一待不世出皆其證

乘衰

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決而高之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高注曰衰下也引之曰衰與下義不相近衰當爲衰字之誤也說文衺污衰下也字通作邪史記滑稽傳污邪滿車集解引司馬彪曰污邪下地田也故高注訓衰爲下

繩之法法

若不循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法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念孫案繩之法法文不成義當依劉本作繩之以法茅本作繩之以法法雖殘賊天下以次法字屬下讀亦非莊本同文子下德篇作棄之以法隨之以刑雖殘賊天下不能禁其姦矣則劉本是也

抱寶牽馬而去

苟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念孫案去當爲至此涉上文越疆而去而誤僖二年公羊傳正作虞公抱寶牽馬而至

越爲之

夫刻肌膚鑱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爲之以求榮也念孫案越下脫人字高注越人以箴刺皮卽其證羣書治要引此正作越人

義理

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内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念孫案義理本作仁義此後人妄改之也貪則不義鄙則不仁貪鄙與仁義正相反本經篇曰毀譽仁鄙不立齊俗篇曰仁鄙在時不在行漢書董仲舒傳曰或夭或壽或仁或鄙故曰背貪鄙而向仁義若作義理則

失其指矣且義與和隨靡爲韻義隨靡三字古音皆在歌部說見唐韻正若作義理則失其韻矣文子上禮篇正作背貪鄙嚮仁義

直大道

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直作興是也興大道成大功文義正相比附今作直大道者涉下文不得直道而誤

自爲辟

醜必託善以自爲解邪必蒙正以自爲辟念孫案辟字義不可通當是辭字之誤辭或作辤與辟相似自爲辭猶自爲解耳

踳馳

趣行踳馳念孫案踳與舛同說文云楊雄作舛字如此莊子天下篇其道舛駁文選魏都賦注引作踳駁又引司馬彪注曰踳與舛同踳馳謂相背而馳也俶眞篇曰二者代謝舛馳說山篇曰分流舛馳玉篇引作僢馳氾論篇曰見聞舛馳於外法言敘曰諸子各以其知舛馳舛踳僢字異而義同道藏本作踳各本皆誤爲蹖踦之踦而莊本從之斯爲謬矣又下文知能踳馳各本皆誤作踦

知者不妄發

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爲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念孫案夫知者不妄發羣書治要引作夫知者不妄爲勇者不妄發是也下文擇善而爲之及事成而功足賴皆承知者不妄爲而言計義而行之及身死而名足稱皆承勇者不妄發而言今本脫爲字及勇者不妄四字此因兩不妄相亂故寫者誤脫之則與下文不合說苑說叢篇亦云夫智者不妄爲勇者不妄發今本發誤作殺

欲成霸王之業

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強者也能

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念孫案欲成霸王之業欲亦當爲能言必得勝而後能成霸王之業也下文四能字皆與此文同一例若云欲成霸王之業則與下句不合且與下文不類矣詮言篇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以下八句並與此同是其證

節用

故爲治之本務在寍民寍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

源而清其流者也念孫案節用皆當爲節欲此因上文足用而誤也文子下德篇作節用亦後人以誤本淮南改之齊俗篇云治欲者不以欲以性又云欲節事寡故曰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今本節欲作節用則非其指矣詮言篇云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以上八句皆與此同齊民要術引此亦作節欲又引注云節止欲貪此皆其明證矣或謂齊民要術所引爲詮言篇文非也案詮言篇節欲之本在於反性下有反性之本在於去載二句而無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二句今要術引節欲之本在於反性下卽繼以未有能搖其本云云是所引乃泰族篇文非詮言篇文也

一人之德

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念孫案德本作譽無一人之譽謂無一人稱譽之也此言紂失人心故雖有南面之名而實無一人之譽譽與名相對爲文後人改爲無一人之德則文不成義矣太平御覽皇王部八引此正作無一人之譽文子下德篇同御覽皇王部七又引譙周法訓云桀紂雖有天子之位而無一人之譽

周處酆鎬之地方不過百里

周處酆鎬之地方不過百里念孫案酆鎬下衍之字此

以周處鄷鎬爲句地方不過百里爲句兩句中不當有之字呂氏春秋疑似篇亦以周宅鄷鎬爲句

挺肳

乃折枹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挺肳而朝天下道藏本劉本如是各本挺肳皆作搢笏念孫案肳當爲曶曶古笏字也皋陶謨在治忽鄭本作曶注云曶者笏也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見史記夏本紀集解穆天子傳曰天子搢曶今作肳者曶變爲昒又誤爲肳耳無煩改爲笏也挺當爲捷隸書捷字或作揵凡從疌從建之字多相亂說見漢書揵之江下形與挺相似因誤爲挺說苑說叢篇猿得木而捷魚得水而鶩續史記孝武紀薦紳之屬索隱薦音搢搢捷也今本捷

字竝誤作挺

捷與插同言插笏而朝天下也小雅鴛鴦篇戢其左翼韓詩曰戢捷也捷其噣於左也士冠禮注扱柶於醴中鄉射禮注搢插也大射儀注搢扱也內則注搢猶扱也釋文插扱二字竝作捷管子小匡篇管仲詘纓捷衽字竝與插同捷搢猶搢笏也後人不知挺爲捷之誤而改挺爲搢義則是而文則非矣

相率而爲致勇之寇　方面

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爲致勇之寇皆方面奮臂而爲之鬬念孫案此當作乃相率致勇而爲之寇與下句相對爲文各本而爲二字誤在

致勇之上則文不成義方面與奮臂亦相對爲文道藏本劉本皆作方面漢魏叢書本面誤爲命而莊本從之斯爲謬矣

將卒

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念孫案卒當爲率率與帥同將帥所以統三軍故無將帥則無行列若卒則卽在行列之中不得言無將卒以行列之也隸書率或作卒見漢韓勑造孔廟禮器碑形與卒相似故書傳中率字多誤爲卒說見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將卒下

怏然而嘆之

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嘆之念孫案嘆與快然義不相屬快然而嘆之當作快然而笑衍之字下文肆然而喜曠然而樂與此文同一例俗書笑字作咲嘆字作嘆二形相似而誤文選求自試表注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二十並引呂氏春秋愛士篇繆公笑曰今本笑誤作歎

又況

又況登太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況萬物在其閒者乎念孫案下又況因上又況而衍萬物在其閒卽承上文言之非有二義

射使

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以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射快高注金目深目所以望遠近射準也陳氏觀樓曰則快二字與則說則喜相對爲文快上不當有射字蓋因高注射準而衍下文豈直一說之快哉正與此句相應莊本依劉本作快射亦非

害人

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

念孫案害人本作害之此涉上下文人字而誤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學部一引此並作嬉戲害之也

一性也

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一性也念孫案下一字因上一字而衍此言本末兼愛人性皆然性也二字與孟子食色性也同義性上不當有一字劉依文子上義篇刪去一字是也

所在

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念孫案所在當爲在所

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

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念孫案此本作天

地之性物也有本末性卽生字也淮南書中生字多作性後人不識古字乃於天地之性下加也字又加天地之生四字斯爲謬矣上文㑹其口而百節肥二句皆指人事言之與天地之生物無涉不得於天地之性下加也字以承上文也

棄義

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念孫案義上脫仁字太平御覽治道部五引此已誤上下文皆言仁義無但言義者

故亾其國語曰

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知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亾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念孫案亾下本無其字故亾爲句國語曰爲句後人誤以故亾國爲句語曰爲句因妄加其字耳不大其棟四句魯語文也

本固

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淺卽本固基美則上寍念孫案本當爲木上文木之有根卽其證

山水

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作爲山水之嘔念孫案山水

當爲山木字之誤也高注同史記趙世家集解正義及文選恨賦注引此竝作山木

吷聲

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吷聲淸於耳兼味使於口非其貴也念孫案吷聲淸於耳義不可通吷當爲吙字之誤也吙與咬同張衡東京賦咸池不齊度於䵷咬薛綜曰䵷咬淫聲也玉篇吙於交切婬聲廣韻咬於交切淫聲是吙與咬同故曰吙聲淸於耳非其貴也

琴不鳴

琴不鳴而二十五弦各以其聲應念孫案劉本琴作瑟與下文二十五弦合文子微明篇亦作瑟

然後成曲

弦有緩急小大然後成曲車有勞軼動靜而後能致遠案史記漢書多以軼爲逸道藏本劉本皆作軼漢魏叢書本改軼爲逸而莊本從之未達假借之義念孫案成曲上亦當有能字文子微明篇正作然後能成曲

下不相賊　民無匿情

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中復素中與忠同劉本依文子改中爲忠而莊本從之亦未達假借之義故民無匿情念孫案下不相賊相字後人所加賊害也政寬則不爲民害故曰至治寬裕則下不

賊若云下不相賊則非其指矣文子微明篇作至治優游故下不賊是其證民無匿情情字亦後人所加匿與慝同齊俗篇曰禮儀飾則生僞匿之士逸周書大戒篇曰克禁淫謀眾匿乃雜管子七法篇曰百匿傷上威韓子主道篇曰處其主之側爲姦匿荀子樂論篇曰亂世之文章匿而采字竝與慝同又管子明法篇比周以相爲匿明法解匿作慝韓詩外傳仁義之匿車馬之飾新序節士篇匿作慝史記酷吏傳上下相爲匿漢書匿作慝後漢書班固傳典引慝亾迴而不泯文選慝作匿言至忠復素則民無姦慝也後人誤以匿爲藏匿之匿而於匿下加情字則非其指矣且匿與賊爲韻若作匿情則失其韻矣羣書治要引此作至德樸素則民無慝是其證

減爵祿之令

商鞅爲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吳起爲楚減爵祿之令而功臣畔之引之曰減爵祿之令本作張減爵之令張施也施減爵之令也秦策云吳起爲楚悼損不急之官卽此所謂減爵也高注云減爵者收減羣臣之爵祿則正文本作減爵明矣道應篇載吳起之言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益減爵則祿亦因之而減故注言收減羣臣之爵祿非正文內本有祿字也張減爵之令與立相坐之法相對爲文今本作減爵祿之令則文不成義此因高注而誤衍祿字又脫去張字也文子微明篇曰相坐之法立則百姓怨減爵之令張則功臣叛

語皆本於淮南則此文本作立相坐之法張減爵之令明矣

禍福

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念孫案禍字因上文兩禍字而衍見福於重閉之內此承上文鮑叔輔小白咎犯輔重耳及句踐脩政於會稽言之慮患於九拂之外此承上文史蘇歎晉獻子胥憂吳王及襄子再勝而有憂色言之相對爲文則福上不當有禍字文子微明篇無禍字

再收

原蠶一歲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爲其殘桑

也念孫案收本作登此後人以意改之也爾雅曰登成也天文篇曰蘱登蘱不登是也爾雅翼引此作收則所見本已誤齊民要術本草圖經及太平御覽資產部五木部四引此竝作登太平御覽木部又引注云登成也是其證

初絻

聘納而取婦初絻而親迎絻與冕同引之曰初字義不可通初當作冠字書冠字左畔作完與衣相似寸與刀相似故冠誤爲初冠謂弁也齊風甫田傳曰弁冠也士昏禮主人爵弁鄭注曰爵弁元冕之次大夫以上親迎冕服

是也冠絻而親迎兼貴賤言之劉本改作紱絻諸本及莊本同則但有大夫以上於義爲不備矣且紱與初字不相似若是紱字無緣誤爲初也

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之怨

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掇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之怨念孫案末二句當從羣書治要所引作然而不可行者爲其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之怨也今本然而下脱去不可行者爲其六字及也字則語意不完且與上五條不對矣

弗庠

㠯羊去蚤蝨而人弗庠者爲其來蛉窮也念孫案庠當爲席字之誤也㠯羊㠯蒲也蛉窮蚰蜒也（並見說林注）言㠯蒲能致蚰蜒故人不以爲席也太平御覽蟲豸部八引此正作席

此三代之所㠯

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㠯念孫案此三代之所㠯當從羣書治要所引作此三代之所以㠯也今本脫去以字也字則文義不明

淮南内篇第廿

# 讀書樵志

PL
2261
.W34
v.22

淮南內篇弟廿一　　讀書雜志九

高郵王念孫

## 要略

### 瀸濇

執其大指以內洽五藏瀸濇肌膚念孫案說文濇不滑也瀸濇二字義不相屬濇當爲漬隸書嗇字或作啬形與責相近故漬誤爲濇瀸漬與漸漬同言內則浹洽於五藏外則漸漬於肌膚也說文曰瀸漬也廣雅同莊十七年公羊傳瀸者何瀸積也釋文積本又作漬

### 通迴

使人知遺物反己審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說符元妙之中通迴造化之母也念孫案通迴二字義不相屬迴當爲迵(音洞)字之誤也迵亦通也通迵造化之母謂通乎造化之原也呂氏春秋貴同篇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迵溝陸上德篇德迵乎天地高注竝云迵通也(今本迵字皆誤作迴辯見呂氏春秋)史記倉公傳臣意診其脈曰迵風集解曰迵音洞言洞徹入四肢也迵洞同音故迵或作洞俶眞篇通洞條達卽通迵也世人多見迴少見迵故迵誤爲迴下文使人通迴周備其字正作迵(道藏本劉本如是他本皆誤作迴而莊本從之謬矣)

## 竝明

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於天句合同其血氣句與雷霆風雨句比類其喜怒句與晝宵寒暑句竝明念孫案竝明二字後人所加也與者如也廣雅與如也司馬相如子虛賦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郭璞曰與猶如也漢書高帝紀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顏師古曰與如也案古書多謂如曰與詳見釋詞言血氣之相從如雷霆風雨喜怒之相反如晝宵寒暑也後人不知與之訓爲如而讀與雷霆風雨比類爲一句故又於晝宵寒暑下加竝明二字以成對文耳不知合同其血氣比類其喜怒相對爲文今以比類二字上屬爲句而其喜怒

三字自爲一句則句法參差矣與雷霆風雨與晝宵寒暑亦相對爲文今加竝明二字則句法又參差矣且此文以生天爲韻雨怒暑爲韻今加竝明二字則失其韻矣又案取象於天爲句合同其血氣爲句漢魏叢書本改於天爲與天莊本同以與下兩與字相對則又誤以於天合同爲句矣皆由不知兩與字之訓爲如故紛紛妄改耳

因作任

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羣臣各盡其能也念孫案因作任督責當作因任督責謂因任其臣

而督責其功也今本作字卽任字之誤而衍者耳主術篇曰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韓子揚搉篇曰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呂氏春秋知度篇曰因而不爲責而不詔並與此因任督責同義莊子天道篇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

風氣

齊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短脩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擘畫人事之終始者也

念孫案風氣本作風采文選魏都賦壹八方而混同極風采之異觀李善曰淮南子曰同九夷之風采高誘曰風俗也采事也是其證後人既改風采爲風氣復刪去

高注以滅其迹甚矣其妄也且采與理始爲韻若作氣則失其韻矣

擊危

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擊危句乘勢以爲資淸靜以爲常念孫案無所擊危者危與詭同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文子上德篇詭作危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史記天官書作司危星擊詭猶今人言違礙也謂進退左右無所違礙也睽釋文曰詭戾也文選長笛賦窊隆詭戾李善注詭戾乖違貌主術篇曰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又曰木擊折轉水戾破舟彼言無所擊戾此言無所擊詭其義一也作危者俗字耳劉績不解無所擊危之義乃於無所下加

失字諸本及莊本同讀無所失絕句而以擊危二字下屬爲句其失甚矣

結細　說捍　明事埒事

解墮結細說捍摶囷而以明事埒事者也念孫案墮亦解也廣雅墮脫也論衡道虛篇曰龜之解甲蛇之脫皮鹿之墮角是墮與解脫同義易林噬嗑之小畜曰關柝開啓衿帶解墮是也細當爲紐字之誤也紐亦結也楚辭九歎王注曰紐結束也管子樞言篇曰先生不約束不結紐是也說與脫同捍當爲擇字之誤也隸書擇字或作捍與捍相似見漢成陽靈臺碑擇與釋同墨子節葬篇曰爲而不已操而

不擇易林恆之蒙曰郊耕擇耜有所疑止韓子五蠹篇布帛尋常庸人不釋論衡非韓篇引韓子釋作擇皆是也脫釋皆解也摶囷者卷束之名考工記鮑人卷而摶之注鄭司農云摶讀爲縳一如塡之縳謂卷縳韋革也說文梱絭束也梱與囷聲近而義同解墮結紐說擇摶囷其義一也明事埒事下事字因上事字而衍明事埒者明百事之形埒以示人也高注繆稱篇曰形埒兆朕也故此注亦曰埒兆朕也

與塞而無爲也同

故通而無爲也與塞而無爲也同其無爲則同其所以無爲則異念孫案與塞而無爲也下不當有同字此因

下文同字而衍

酒白

夫江河之腐胔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念孫案一盃酒白白字義不可通藝文類聚雜器物部引此白作甘是也言酒雖甘而蠅漬其中則人弗飲也隸書甘字或作𠂤與白相似而誤漢西嶽華山亭碑甘澍弗布甘字作𠂤見漢隸字原

不悅

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悅高注曰悅易也念孫案如注義則悅當爲俛他活反本經

篇其行侻而順情彼注云侻簡易也義與此注同莊本改侻爲說未達高氏之旨

服傷生而害事

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事念孫案服傷生而害事文義未明服上當有久字厚葬久服相對爲文墨子節葬篇多言厚葬久喪晏子春秋外篇厚葬破民貧國久喪遁哀費日皆淮南所本也

虆垂

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虆垂以爲民先莊云太平御覽皇王部七禮儀部三十四器物部九部十皆引此虆垂作畚插爲是此誤也

念孫案埀字誤而蘽字不誤蘽謂盛土籠也埀當爲臿臿今之鍬也大雅緜傳云捄蘽也箋云築牆者捊聚壤土盛之以蘽而投諸版中蘽字或作蔂說山篇蔂成城高注云蔂土籠也韓子五蠹篇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爲民先此卽淮南所本耒與蘽聲相近耒臿卽蘽臿也孟子滕文公篇蓋歸反蘽梩而掩之趙注云蘽梩籠臿之屬可以取土者也彼言蘽梩亦卽此所謂蘽臿也廣雅梩臿也管子山國軌篇梩籠纍箕纍亦與蘽同大平御覽引此蘽作畚所見本異耳不得據彼以改此也埀者臿之誤非插之誤俗書臿字或作函見廣韻埀字或作

亟見漢富春丞張君碑二形相似故亟誤爲亟矣

閒服

當此之時以陵者葬陵以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閒服生焉念孫案閒與簡同莊子天運篇食於苟簡之田釋文簡司馬本作閒簡服謂三月之服也宋書禮志引尸子曰禹治爲喪法使以於陵者葬於陵以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月是也道藏本劉本作閒服他本閒字皆誤作閑而莊本從之謬矣文選夏侯常侍誄注及路史後紀引此竝作簡服

侍連與

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念孫案連與二字連讀〔高注恃怙連與之國〕漢書武五子傳羣臣連與成朋是也恃連與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皆三字爲句則連與下不當有邦字葢涉注文而衍

淮南內篇第廿一

淮南內篇舊有許氏高氏注其存於今者則高注非許注也前有高氏敘一篇天文篇注又云鍾律上下相生誘不敢也則其爲高注無疑其自唐以前諸書所引許注有與今本同者乃後人取許注附入非高氏原文也凡注內稱一曰云云者多係許注則其爲後人附入可知宋人書中所引淮南注略與今本同而謂之許注則考之未審也道藏本題許慎記上蓋沿宋本之誤是書自北宋已有譌脫故爾雅疏埤雅集韻太平御覽諸書所引已多與今本同誤者而南宋以後無論已余未得見宋本所見諸本中唯道藏本爲優明劉績本次之其餘各本皆出二本之下茲以

藏本爲主參以羣書所引凡所訂正共九百餘條推其致誤之由則傳寫譌脫者半馮意妄改者亦半也有因字不習見而誤者若原道篇先者踰下則後者蹷之蹷女展反故高注云蹷履也音展非展也而各本乃誤爲蹷矣凡據諸書以正今本者具見於本條下後皆放此兵略篇涉血蹷腸輿死扶傷蹷亦履也而各本又誤爲屬矣齊俗篇穹窬拊楗抇墓踰備之姦抇戶骨反掘也各本抇誤爲搰墓誤爲箕高注抇掘也掘字又誤爲握則義不可通兵略篇毋抇墳墓藏本抇字又誤爲扣矣說山篇鑄鼎日用而不足貴周鼎不爨而不可賤鑄讀若彗高注曰小鼎也各

本鐫誤爲錯又誤在鼎字下矣說林篇設鼠者機動釣
魚者泛杌泛釣浮也杌讀若兀動也機動則得鼠泛動
則得魚故高注云杌動動則得魚也而各本杌字乃誤
爲杭矣使伹吹竽使工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伹拙人
也讀若癰疽之疽字從且不從旦故高注云伹讀燕言
鉏同也而各本乃誤爲但矣使伹吹竽使工厭竅者厭
於葉反與壓同一指按也言使伹吹竽而使樂工爲之
按竅也隸書工字或作互氏字或作互二形相似而各
本工字遂誤爲氏矣脩務篇墨子趹蹏而趨千里趹讀
若決高注趹蹏疾行也趨走也各本趹誤作跌高注又

誤作趹疾行也蹏趨走也則義不可通矣以一餇之故
絕穀不食餇即噎字也而各本乃誤爲飽矣藜藋之生
蝡蝡然日加數寸藋徒弔反即今所謂灰藋也藜藋之
高過人故云日加數寸世人多聞藜藿寡聞藜藋而各
本藋字遂誤爲藿矣泰族篇呋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
呋於交反與咬同淫聲也字從夭而各本乃誤作吠矣
有因假借之字而誤者覽冥篇蚖鱓著泥百仞之中蚖
鱓與黿鼉同各本蚖鱓誤爲蛇鱓則與下文蛇鱓相亂
矣道應篇孚子治亶父三年孚子即宓子賤也宓孚聲
相近故字相通而各本乃誤爲季子矣有因古字而誤

者時則篇孟秋之月其兵戉戉古鉞字也而各本乃誤爲戈矣齊俗篇煎敖燎炙齊味萬方齊讀爲劑味卽甘受和之和味與味字相似而各本遂誤爲味矣脩務篇感而不應攴而不動攴古迫字也而各本乃誤爲攻矣有因隸書而誤者時則篇具栚曲筥筐高注栚持也三輔謂之栚案栚讀若朕架蠶薄之木也隸書栚字或作栚而各本遂誤爲撲矣覽冥篇井植生榟溝植生條本經篇山無峻榦林無柘榟榟古櫱字伐木之更生者也隸書榟字或作榟而各本遂誤爲梓矣精神篇樣桷不斲素題不枅樣卽今橡栗字也隸書樣字或作樣而各

本遂誤爲樸矣本經篇芟野莽長苗秀高注莽草也隸書莽字或作羙而各本遂誤爲菼矣道應篇於是佽非敎然瞋目攘臂拔劍隸書眞字或作真與冥相似而各本瞋目遂誤爲瞑目且誤在敎然之上矣氾論篇剛强猛毅志厲靑雲非夸矜也隸書夸字或作夲而各本遂誤爲本矣兵略篇疾如鍭矢高注鍭金鏃翦羽之矢也隸書矦字作侯隹字作佳二形相似而各本鍭字遂誤爲錐下文疾如鍭矢何可勝偶鍭字又誤爲鏃矣說林篇故解捽者不在於捌格在於批抌抌竹甚反深擊也字從冘冘讀若淫故高注云批擊抌椎隸書冘字或作

冗亢字或作冘二形相似而藏本抗字遂誤爲伉劉本又誤爲伉矣有因草書而誤者齊俗篇柱不可以摘齒筳不可以持屋高注筳小簪也案筳讀若廷言小簪可以摘齒而不可以持屋也筳與筐草書相似而各本遂誤爲筐矣有因俗書而誤者原道篇欲宍之心亡於中則飢虎可尾宍俗肉字也藏本宍誤作寅而各本又誤作害矣齊俗篇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宍之獸宍亦肉字也而各本又誤作穴矣天文篇日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離以爲朝晝昏夜離者分也俗書離字作離各本則脫其右半而爲禹矣氾

論篇姦符節盜管璽高注璽印封俗書璽字作壐而各本遂誤爲金矣詮言篇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己質有定也俗書定字作㝎之而各本遂誤爲之矣說林篇若被蓑而救火鑿竇而止水俗書鑿字作鑿各本則脫其下半而爲毀矣有兩字誤爲一字者說林篇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詈老莫之疾也賊心亾也賊害也亾無也言狂者與嬰兒皆無害人之心也各本亾也之也誤爲山又與亾字合而爲㞢矣有誤字與本字竝存者主術篇鴟夜撮蚤察分秋豪蚤或誤作蚤又轉寫而爲蚊而各本遂誤作撮蚤蚊矣道應篇豐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

垢投金鐵焉則形見於外鐵字或省作鐡因誤而爲鍼而各本遂誤爲金鐵鍼矣有校書者旁記之字而闌入正文者兵略篇明於奇賌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禨祥賌讀若該奇賌者奇祕之要非常之術也校書者不曉奇賌之義而欲改爲奇正故記正字於賌字之旁而各本遂誤爲奇正賌矣說林篇蘇秦步曰何故趨曰何趨步與故爲韻趨與趨爲韻隸書趨或作趍故淮南書中趨字多作趍校書者以說文趍趙之趍音馳故旁記馳字而各本遂誤作趍曰何趍馳矣有衍至數字者俶眞篇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也湍瀨旋淵之深不

能畱也太行石澗飛狐句注之險不能難也各本不能
禁也下衍唯體道能不敗六字則上下文皆隔絕矣有
脫數字至十數字者原道篇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
而賢知者弗能避有所屏蔽也高注云以諭利欲故曰
有所屏蔽也各本正文脫有所屏蔽四字則注文不可
通矣道應篇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具於
强臺莊王不往明日子佩跣揖北面立於殿下云云各
本脫子佩具於强臺至明日十二字則上下文不可通
矣氾論篇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以帷爲衾牛
有德於人者其死也葬之以大車之箱爲蓐各本葬之

下脫以帷爲衾四字牛下脫有德於人者五字葬下脫之字大車下脫之箱二字則文不成義矣說山篇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爲體曰以無有爲體魄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有魄曰無有何得而聞也各本何得而聞上脫魄曰無有四字則上下文不可通矣一淵不兩蛟一棲不兩雄一則定兩則爭高注云以日月不得竝明一國不可兩君也各本脫一棲不兩雄以下十一字又脫去注文則一淵不兩蛟句孤立無耦矣說林篇或謂冢或謂隴或謂笠或謂簦名異實同也頭蝨與空木之瑟名同實異也各本脫名異實同也五字則義不可通矣八

閒篇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爲傷者戰鬭者也不傷者爲縱之者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各本脫傷者戰鬭至縱之者十三字則上下文不可通矣夫上仕者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太宰子朱之見終始微矣仕與士同各本仕上脫上字先避下又脫患而後就利至太宰子朱十六字則上下文不可通矣請與公僇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其夜乃攻虞氏大滅其家各本脫其夜以下十字則敘事未畢且與上文虞氏以亾句不相應矣有誤而兼脫者原道篇輕車良馬勁策利鍛高注策箠也

錣筴末之箴也錣讀焫燭之焫錣竹劣反焫如劣反藏本錣誤作鍛注文誤作策筴也末之感也鍛讀炳燭之炳則義不可通矣有正文誤入注者主術篇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此引老子而釋其義也各本言建之無形也六字皆誤作注文矣說林篇疾雷破石陰陽相薄自然之勢各本自然之勢四字誤入注則上二句爲不了語矣行者思於道而居者夢於牀慈母吟於燕適子懷於荊精相往來也各本精相往來也五字亦誤入注矣有注文誤入正文者道應篇田鳩往見楚王楚王甚說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惠王而說之高解予

以節云予之將軍之節各本此六字誤入正文因見之下惠王之上則文不成義矣人閒篇非其事者勿仞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高解非其名者勿就云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而各本此九字皆誤入正文矣有錯簡者天文篇陽氣勝則日脩而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脩其加卯酉則陰陽分日夜平矣各本其加卯酉三句錯簡在下文帝張四維運之以斗一節之下則既與上文隔絕又與下文不相比附矣有因誤而致誤者俶眞篇昧昧楙楙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視於天地之閒楙讀若懋高注云楙楙欲所知之貌

也昧昧楙楙一聲之轉各本楙楙誤作晽晽字書所無
也而楊氏古音餘乃於侵韻收入晽字引淮南子昧昧
晽晽矣主術篇夫寸生於標標生於日標與秒同秒禾
芒也各本標誤爲𥡶字書所無也而吳氏字彙補乃於
禾部收入𥡶字音票引淮南子寸生於𥡶矣齊俗篇夫
蝦蟇爲鶉水蠆爲蟌高注蟌蜻蛉也隸書蟌字或作蟌
因誤而爲蟌字書所無也蟌讀若蔥蔥字俗書作葱校
書者記葱字於蟌字之旁因誤而爲慈傳寫者又以慈
字誤入正文故水蠆爲蟌各本皆誤作水蠆爲蟌慈後
人又爲之音曰音矛音務皆不知何據而字彙補遂於

虫部收入蟌字音矛又於艸部蒠字下注云音務引淮南子水蠆爲蟌蒠矣譬若水之下流熛之上尋也熛讀若標火飛也熛之上尋猶言火之上尋各本熛誤作煙而藝文類聚引此亦作煙且在火部煙下則唐初本已誤矣兵略篇推其揺揺擠其揭揭高注揺揺欲仆也揭揭欲拔也揺古搖字因其欲仆而推之故曰推其搖搖隸書揺字或作搖各本遂誤作揞字書所無也而古音餘乃於侵韻收入揞字引淮南子推其揞揞矣說山篇㼽箄甑瓾高注瓾甑帶瓾讀鼃黽之鼃也瓾鼃皆從圭聲故讀瓾如鼃各本瓾誤作甈字書所無也高注鼃黽

之鼁又誤作鼁黽之黽而古音餘遂於梗韻收入甋字引高注甋讀鼁黽之黽矣說林篇遽契其舟桅高注桅船弦板桅讀如左傳襄王出居鄭地氾之氾也桅與危草書相似故各本桅字皆作桅而古音餘遂於陷韻收入桅字引淮南子遽契其舟桅音氾矣有不審文義而妄改者原道篇乘雷車六雲蜺謂以雲蜺爲六馬也後人不曉六字之義遂改六雲蜺爲入雲蜺矣主術篇夫華騮綠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兎不如狠契契公八反狠契皆犬名也後人不知狠契爲何物而改爲豻狼其失甚矣齊俗篇故六騏驥四駃騠以濟江河不

若窾木便者處勢然也窾木謂舟也古者謂所居之地曰處勢言乘良馬濟江河不若乘舟之便者處勢使然也後人不識古義而改處勢為處世其失甚矣道應篇故莊子曰朝秀不知晦朔高注朝秀朝生暮死之蟲也後人依今本莊子改為朝菌不知淮南自作朝秀不得據彼以改此也脩務篇夫亭歷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眾薺麥夏死而人曰夏生生者眾亭歷薺麥皆冬生夏死故互言之後人不知亭歷為何物而改為橘柚其失甚矣有因字不習見而妄改者齊俗篇故伊尹之興土功也脩脛者使之跖鏵鏵讀若華臿也跖蹋也故高注

云長脛以踢插者使入深也後人不識鏲字而改鏲爲
钁不知钁爲大鉏鉏以手揮不以足踢也說山篇視日
者眩聽雷者聵聵女江反耳中聲也後人不識聵字而
改聵爲聾其失甚矣有不識假借之字而妄改者道應
篇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有道也適
讀曰啻言奚啻有道而已哉乃聖勇義仁智五者皆備
也後人不知適與啻同而誤讀爲適齊適楚之適遂改
有道爲無道矣有不審文義而妄加者覽冥篇夫燧取
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夫燧陽燧也故高注曰夫讀大
夫之夫後人乃誤以夫爲語詞而於燧上加陽字矣氾

論篇故使陳成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後人於陳成下加田字而不知田卽陳也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務爲剛毅見剛毅者亾則務於柔懦於亦爲也而後人又於於下加爲字矣人開篇曉然自以爲智存亾之樞機禍福之門戶智卽知字也曉然以下十六字連讀後人不識古字而讀曉然自以爲智絕句又於智下加知字以聯屬下文各本然字又誤在自字下則更不可讀矣故善鄙同誹譽在俗趨舍同逆順在君此言善鄙同而或誹或譽者俗使然也趨舍同而或逆或順者君使然也後人不達乃於兩同字上加兩不字則意相反矣

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必䜌戰武戰士也必與畢同言戰士皆致䜌也淮南一書通謂士爲武後人不達又於武下加士字必下加其字矣有不識假借之字而妄加者本經篇異貴賤差賢不經誹譽行賞罰賢不卽賢否也後人不知不爲否之借字遂於不下加肖字矣泰族篇天地之性物也有本末性物卽生物也後人不知性爲生之借字乃於天地之性下加也字又於物也上加天地之生四字其失甚矣有妄加字而失其句讀者泰族篇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知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

故亾句國語曰云云後人誤以故亾國絕句遂於國上加其字矣要略曰進退左右無所擊危危與詭同詭戾也主術篇曰舉動廢置無所擊戾意與此同劉績不解無所擊危之義而於無所下加失字讀無所失絕句而以擊危下屬爲句其失甚矣有妄加數字至二十餘字者天文篇天有九野五星八風五官五府此先舉其綱而下文乃陳其目後人於八風下加二十八宿四字又於注內剏入二十八宿之名而不知皆下文所無也又下文星分度一節乃紀二十八宿分度之多寡非紀二十八宿之名後人不察又於其末加凡二十八宿也六

字斯爲謬矣太陰在寅朱鳥在卯句陳在子元武在戌
白虎在酉後人於此下加蒼龍在辰四字而不知蒼龍
卽太陰也泰族篇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後人於天
地之道上加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數樂之失也淫
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剌六句此取詮
言篇文而增改之也不知下文自有易之失鬼樂之失
淫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忮春秋之失訾六句若
先加此六句則文旣重出而義復參差矣河以逶蛇故
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游故能化此以河之逶
蛇山之陵遲諭道之優游也後人於道以優游句上加

入陰陽無爲故能和七字則與透蛇陵遲優游之義咸不相比附矣有不審文義而妄刪者道應篇敖幼而好游至長不渝解渝解猶懈怠也後人不知其義遂以至長不渝絕句而刪去解字矣人閒篇城中力已盡糧食匱武大夫病武大夫士大夫也淮南書謂士爲武後人不達遂刪去武字矣有不識假借之字而妄刪者人閒篇此何遽不能爲福乎能讀曰乃言何遽不乃爲福也後人不知能與乃同遂刪去能字矣有不識假借之字而顚倒其文者人閒篇國危不而安患結不而解何謂貴智而讀曰能言危不能安患不能解則無爲貴智也

後人不知而與能同遂改爲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矣有失其句讀而妄移注文者說山篇無言而神者載無也有言則傷其神句之神者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高解有言則傷其神云道賤有言而多反有言故曰傷其神據此則當以則傷其神絕句其之神者三字乃起下之詞之此也言此神者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也後人誤以則傷其神之神者爲句而移注文於之神者下則上下文皆不可讀矣有既誤而又妄改者汜論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葵之與莧則論人易矣玉與石葵與莧皆不相似故易辨也俗書葵字作葵美

字作羨葵之上半與羨相似因誤而爲美後人又改爲美之與惡則不知爲何物矣人閒篇嘳然而歎嘳然卽喟然隸書賁字或作賫形與貴相似故嘳誤爲噴而後人遂改爲憤矣脩務篇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扢以元錫摩以白旃則鬢眉微毛可得而察扢讀若繫高注云扢摩藏本正文扢字誤作粉注文扢字又誤作於劉本又改於摩爲摩磨則誤之又誤矣泰族篇捷昒而朝天下捷與插同昒與曶同古笏字也插笏搢笏也隸書捷字或作捷形與挺相似故藏本捷字誤爲挺昒字又誤爲朌朱東光本改挺朌爲搢笏義則是而

文則非矣聘納而取婦冠絻而親迎俗書冠字作䢃與初字相似故藏本冠絻誤爲初絻而劉本又改爲紱絻矣有因誤字而誤改者道應篇孔子亦可謂知化矣知化謂知事理之變化也化誤爲礼而後人遂改爲禮矣詮言篇自身以上至於荒芒亦遠矣自紈而天地無窮亦滔矣兩亦字皆誤爲尒而後人遂改爲爾矣有既誤而又妄加者俶眞篇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蟁蝱適足以翾翾許緣反小飛也翾誤爲翱後人遂於翱下加翔字不知蟁蝱之飛可謂之翾不可謂之翱翔也覽冥篇治日月之行律陰陽之氣高注律度也此三字傳

寫誤在律字之下陰陽之上以致隔絕上下文義後人遂以律字上屬爲句而於陰陽上加治字矣主術篇不智而辯慧懁給則乘驥而或懁與儇同或與惑同高注云不智之人辯慧懁給不知所裁之猶乘驥而或不知所詣也懁佞也傳寫以懁誤爲懷乘誤爲棄或誤爲式後人又於式上加不字則文不成義矣人閒篇孫叔敖病且死且字因與病字相連而誤爲疽後人以下文謂其子曰云云乃未死以前之事故又於死上加將字而不知疽爲且之誤且卽將也有既誤而又妄刪者主術篇堯舜禹湯文武皆坦然南面而王天下焉藏本作王

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顛倒不成文理劉本又刪去王字則誤之又誤矣人閒篇或直於辭而不周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周亦合也謂不合於事也隸書周與害相似故藏本周誤爲害而劉績不達遂於害上刪不字矣下文曰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周於事者也卽承此文言之傳寫誤爲不用於事而後人又改爲不可用矣有既脫而又妄加者主術篇是故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而制開闔藏本脫而字劉績不能補正又於制開闔下加之門二字矣詮言篇故中心常恬漠不累其德累讀負累之累傳寫脫去不字後

人又誤以累爲累積之累遂於累下加積字矣有既脫而又妄删者天文篇天地之偏氣怒者爲風天地之合氣和者爲雨藏本上句脫地字劉本又删去下句天字則是以風屬天雨屬地其失甚矣有既衍而又妄加者氾論篇履天子之籍造劉氏之冠冠上誤衍貌字後人遂於籍上加圖字以與貌冠相對而不知圖籍不可以言履也有既衍而又妄删者主術篇主道員者運轉而無端化育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也臣道方者論是而處當爲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藏本臣道方者作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者以上十字藏本原文其員者運

轉而無六字乃涉上文而衍劉績又讀臣道員者爲句運轉而無方爲句而於方下刪者字則誤之又誤矣有旣誤而又改注文者原道篇夫蘋樹根於水高注蘋大萍也正文蘋字誤作萍後人遂改注文之蘋大萍爲萍大蘋以從已誤之正文矣有旣誤而又增注文者俶眞篇辯解連環辭潤玉石高注潤澤也正文辭字涉注文而誤爲澤後人又於注文潤澤也上加一澤字以從已誤之正文矣精神篇故覺而若眯生而若死眯讀若米高注眯厭也楚人謂厭爲眯厭卽今魘字傳寫以眯誤作昧後人遂誤讀爲暗昧之昧而於注內加暗也二字

矣說山篇人不小覺不大迷高注小覺不能通道故大
迷也兩小覺竝誤爲小學後人又於注文小學下加不
愽二字以牽合正文矣泰族篇故因則大作則細矣高
注能循則必大也欲作則小矣古作字爲化形與化相
似因誤爲化後人又於注文欲作上加化而二字矣有
旣誤而又移注文者地形篇曰天地之閒九州八柱下
文曰八紘之外乃有八極高注八極八方之極也正文
八柱誤爲八極而後人遂移八極之注於前以從已誤
之正文矣道應篇輪扁斲輪於堂下高注輪扁人名正
文輪扁誤爲輪人而後人遂移注文於下文輪扁曰云

云之下矣詮言篇蘇秦善說而亾身高注蘇秦死於齊也正文亾身誤爲亾國後人又移注文於亾字之下國字之上則是以亾字絕句而以已誤之國字下屬爲句其失甚矣有旣改而又改注文者原道篇干越生葛絺高注干吳也劉本改干越爲于越幷改高注而不知于之不可訓爲吳也九疑之南民人劗髮文身以像鱗蟲劗讀若鑽又讀若櫕高注劗翦也後人不識劗字遂改劗髮爲被髮幷改高注而不知被之不可訓爲翦也聖人處之不爲愁悴怨慰怨讀爲苑苑慰皆病也故高注云慰病也後人改怨慰爲怨懟幷改高注而不知懟之

不可訓爲病也地形篇夸父耴耳高注耴讀褶衣之褶後人改耴耳爲耽耳幷改高注而不知耽之不可讀爲褶也氾論篇周棄作稼穡高注周棄后稷也後人改正文周棄爲后稷又改注文爲稷周棄也斯爲謬矣兵略篇西包巴蜀東裹郯邳高注巴蜀郯邳地名後人改邳爲淮幷改高注而不知淮乃水名非地名也伐橪棗而爲矜橪而善反高注橪棗酸棗也後人不識橪字遂改橪爲棘幷改高注而不知棘非酸棗也有既改而復增注文者道應篇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高注九垓九天也後人改之上爲之外又於注文九天下加之外二

字矣詮言篇三關交爭以義爲制者心也高注三關謂食視聽後人改三關爲三官又於注文三關上加三官二字其失甚矣有既改而復删注文者時則篇迎歲於西郊高注迎歲迎秋也後人依月令改迎歲爲迎秋又删去注文矣繆稱篇甯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爲大田高注大田田官也後人改大田爲大政又删去注文矣詮言篇臺無所監謂之狂生高注臺持也所監者非元德故爲狂生臺古握字也後人改臺爲持又改注文之臺持也爲持無所監并删去臺古握字也五字矣泰族篇故張瑟者小弦絙而大弦緩高注絙急也後人依

文子改緪為急又刪去注文矣有既脫且誤而又妄增者人間篇故黃帝亡其元珠使離朱攫剟索之攫搏也剟與掇同拾也故高注云攫剟善於搏拾物藏本正文脫攫字注文作剟搏善拾於物脫誤不成文理劉績不達乃於正文剟上加捷字斯為謬矣有既誤且改而又改注文者俶眞篇蓶扈炫煌高注蓶讀曰唯扈讀曰戶藏本蓶誤作藿扈誤作蔰注文誤作蔰讀曰扈劉績不能釐正又改藿為萑并改高注而不知萑之不可讀為唯也譬若周雲之龍蓯遼巢彭薄而為雨高注彭薄薀積貌也藏本彭薄誤為彭潭劉績又改為彭濞并改高

注而不知彭濞乃水聲非雲氣蘊積之貌也兵略篇夫栝淇衞箘簵載以銀錫雖有薄高之幨腐荷之櫓然猶不能獨穿也高注櫓大盾也案腐荷之櫓不能穿謂矢不能穿盾也傳寫以櫓誤爲矰矰卽矢也則義不可通後人不知矰爲櫓之誤乃改不能獨穿爲不能獨射以牽合矰字又改注文之櫓大盾也爲矰猶矢也以牽合正文甚矣其謬也有旣誤且衍而又妄加注釋者兵略篇發如猋風疾如駭電駭下衍龍字電字又誤作當後人遂讀疾如駭龍爲句而以當字屬下讀且於駭龍下妄加注釋矣若夫入韻之字或有譌脫或經妄改則其

韻遂亾故有因字誤而失其韻者原道篇中能得之則外能牧之牧與得爲韻高注牧養也各本牧誤作收注文又誤作不養也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俶眞篇芒芒沆沆是謂大治沆胡朗反高注芒讀王莽之莽沆讀水出沆沆白之沆芒芒沆沆疊韻也各本作芒芒沈沈則非疊韻矣兵略篇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沆沆孰知其藏渾渾沆沆雙聲也且沆與象量藏爲韻各本作渾渾沉沉則既非雙聲而又失其韻矣天文篇秋分雷臧蟄蟲北鄉臧古藏字與鄉爲韻各本臧誤作戒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覽冥篇臥倨

倨興盱盱盱郎盱字高注盱盱然視無智巧貌也盱盱
與倨倨爲韻各本盱盱作眄眄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
韻矣齊俗篇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承食不如竹箅
承讀爲烝謂烝飯也箅博計反竹箅所以蔽甑底也箅
與蜧爲韻各本承誤作函箅誤作箄又脫竹字則既失
其義而又失其韻矣道應篇西窮窅冥之黨東關鴻濛
之光闗讀曰貫鴻濛之光謂日光也東方爲日所出故
曰東貫鴻濛之光光與鄉爲韻藏本闗誤作開各本光
字又誤作先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於是乃去其
瞀而載之朮解其劒而帶之笏高注朮鷸鳥冠也知天

文者冠鶡朮卽鶡之俗字與笏爲韻各本朮誤作木注文鶡字又誤作鵞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詮言篇動有章則訶行有迹則議訶謂相譏訶也訶與議爲韻隷書訶字或作訶因誤而爲詞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大寒地坼水凝火弗爲衰其熱大暑爍石流金火弗爲益其烈熱與烈爲韻各本熱暑二字互誤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兵略篇是謂至旍窈窈冥冥孰知其情旍卽旌旗之旌旌與精古字通至旌者至精也旌與冥情爲韻各本旍誤爲於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說山篇髡屯犂牛既科以橢橢他果反與䲦犧河爲

韻高注云科無角楕無尾俗從牛作犐犞又誤而爲犐
犞則失其韻矣有因字脫而失其韻者原道篇故矢不
若繳繳不若網網不若無形之像網與像爲韻各本繳
不若下脫去四字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兵略篇
同欲相趨同惡相助同欲同惡相對爲文欲趨爲韻惡
助爲韻各本同欲下脫相趨二字相助上脫同惡二字
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有因字倒而失其韻者原
道篇游微霧鶩忽怳怳與往景上爲韻各本作怳忽則
失其韻矣蟠委錯紾與萬物終始始與右爲韻各本作
始終則失其韻矣俶眞篇馳於外方休乎內宇宇與野

圄雨父女爲韻各本作宇內則失其韻矣天文篇閉閼梁泱罰刑刑與城爲韻各本作刑罰則失其韻矣精神篇視珍寶珠玉猶礫石也石與客魄爲韻各本作石礫則失其韻矣兵略篇不可制迫也不可量度也度與迫爲韻各本作度量則失其韻矣人間篇蠹啄剖柱梁蟁蝱走牛羊梁與羊爲韻各本作梁柱則失其韻矣有因句倒而失其韻者脩務篇契生於卵啟生於石石與射爲韻各本啟生於石在契生於卵之上則失其韻矣有句倒而又移注文者本經篇直道夷險接徑歷遠遠與垣連山患爲韻高注云道之阨者正直之夷平也接疾

也徑行也傳寫者以直道二句上下互易則失其韻而後人又互易注文以從之文選謝惠連秋懷詩注引淮南亦如此則唐時本已誤矣有錯簡而失其韻者說山篇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蟲藜藿爲之不采故國有賢臣折衝千里此言國有賢臣則敵國不敢加兵亦如山之有猛獸園之有螫蟲也各本故國有賢臣二句錯簡在下文形勞則神亂之下與此相隔甚遠而脈絡遂不可尋且里與采爲韻錯簡在後則失其韻矣有改字而失其韻者原道篇四時爲馬陰陽爲騶高注騶御也騶與俱區驟爲韻後人依文子改騶爲御則失

其韻矣天文篇正月指寅十一月指子一歲而帀終而
復始指寅者顓頊厤所起也至丑而一帀指子者殷厤
所起也至亥而一帀故指寅指子皆一歲而帀且子與
始爲韻後人改十一月指子爲十二月指丑則既失其
義而又失其韻矣精神篇靜則與陰合德動則與陽同
波波與化爲韻後人依原道篇改爲靜則與陰俱閉動
則與陽俱開則失其韻矣氾論篇其德生而不殺予而
不奪殺與奪爲韻後人改殺爲辱則既失其義而又失
其韻矣聖人乃作爲之築土構木以爲室屋此二句以
木屋爲韻下三句以宇雨暑爲韻後人多聞宮室寡聞

室屋而改室屋爲宮室則失其韻矣詮言篇故不爲好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爲始不專己循天之理好醜道爲韻始己理爲韻後人依文子改好爲善則失其韻矣泰族篇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仁義義與和隨靡爲韻後人改仁義爲義理則失其韻矣有改字以合韻而實非韻者道應篇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爲若美而道將爲女居惷乎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此以度舍居故爲韻後人不知舍字之入韻而改德將爲三字爲德將來附以與度爲韻則下文若美二字文不成義矣且古音度在御部附在候部附與度非韻也

有改字以合韻而反失其韻者說林篇無鄉之社易爲肉黍無國之稷易爲求福社黍爲韻稷福爲韻後人不識古音乃改肉黍爲黍肉以與福爲韻而不知福字古讀若偪不與肉爲韻也槁竹有火弗鑽不爇土中有水弗掘不出爇與然同此以水與火隔句爲韻而鑽與爇掘與出則於句中各自爲韻後人不達而改弗掘不出爲弗掘無泉以與爇爲韻則反失其韻矣有改字而失其韻又改注文者精神篇五味亂口使口厲爽高注厲爽病傷滋味也此是訓厲爲病訓爽爲傷爽字古讀若霜與明聰揚爲韻後人不知而改厲爽爲爽傷又改注

文之譌爽爲爽病甚矣其謬也說林篇繡以爲裳則宜
以爲冠則議高注議人譏非之也宜議二字古音皆在
歌部後人不知遂改議爲譏以與宜爲韻幷改高注而
不知宜字古讀若俄不與譏爲韻也有改字而失其韻
又刪注文者要略曰一羣生之短脩同九夷之風采高
注風俗也采事也采與理始爲韻後人改風采爲風氣
幷刪去注文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有加字而失
其韻者泰族篇至治寬裕故下不賊至中復素故民無
匿賊害也言政寬則不爲民害也匿讀爲慝謂民無姦
慝也匿與賊爲韻後人於賊上加相字匿下加情字則

旣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有句讀誤而又加字以失其韻者要略曰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於天句合同其血氣句與雷霆風雨句比類其喜怒句與晝宵寒暑句與者如也言血氣之相從如雷霆風雨喜怒之相反如晝宵寒暑也暑與雨怒爲韻後人不知與之訓爲如而讀與雷霆風雨比類爲句遂於與晝宵寒暑下加竝明二字以對之則旣失其句而又失其韻矣有旣誤且脫而失其韻者泰族篇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及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至於亾國淫心爲韻色國爲韻各本作

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鎦謬不成文理又脫去及其衰也以下十六字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有既誤且倒而失其韻者泰族篇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以生萬姝翡翠瑇瑁瑤碧玉珠文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嘔濡姝珠濡渝爲韻藏本雨露所濡以生萬姝誤作雨露所以濡生萬物瑤碧玉珠又誤在翡翠瑇瑁之上則既失其句而又失其韻矣有既誤且改而失其韻者覽冥篇田無立禾路無薠莎金積折廉璧襲無蠃蠃璧文也與禾莎爲韻薠莎誤爲莎薠後人又改蠃爲理則失其韻矣道應

篇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則眴眴讀曰眩與天爲韻藏本則眴誤作無眴朱本又改眴爲矚則旣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有旣誤而又加字以失其韻者說林篇予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纆纆讀若墨索也纆與佩富爲韻纆誤爲纏後人又於纏下加索字則旣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有旣脫而又加字以失其韻者說山篇詹公之釣得千歲之鯉鯉與止喜爲韻千歲之鯉上脫得字則文不成義後人不解其故而於千歲之鯉下加不能避三字則失其韻矣脩務篇蘇援世事分別白黑黑與福則爲韻分下脫別字遂不成句後人又

於黑下加利害二字而以分白黑利害爲句則旣失其句而又失其韻矣以上六十四事略舉其端以見例其餘則遽數之不能終也其有譌謬太甚必須詳說者具見於本條下茲不更錄以省緐文若人所易曉者則略而不論嗟乎學者讀古人書而不能正其傳寫之誤又取不誤之文而妄改之豈非古書之大不幸乎至近日武進莊氏所刊藏本實非其舊其藏本是而各本非者多改從各本其藏本與各本同誤者一槩不能釐正更有未曉文義而輒行刪改及妄生異說者並見各條本竊恐學者誤以爲藏本而從之則新刻行而舊本愈微故不

得不辯高注囊括六藝旁通百家訓詁既詳音讀尤審急氣緩氣閉口籠口諸法實足補前人所未備然瑜不掩瑕亦時有千慮之一失若原道篇精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爲人人者偶也說見本條下後皆放此言與造化者爲偶也高注訓爲爲治則誤以人爲人民之人矣俶眞篇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沫雨乃流雨之誤流雨與止水相對爲文而高注乃以沫雨爲雨潦上覆甌矣孔墨之弟子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世然而不免於傴句身猶不能行也又況所教乎傴疲也謂躬行仁義而不免於疲也高以傴身二字連讀而釋之云傴身

身不見用僵僵然也則下文猶不能行也五字文不成義矣時則篇夏行冬令格格讀曰落謂草木零落也而高注乃讀爲庋閣之閣謂恩澤不下流矣覽冥篇夫瞽師庶女位賤尚葈尚主也葈即麻枲之枲尚枲即周官之典枲言典枲爲賤官而瞽師庶女又賤於典枲也而高注乃以葈爲枲耳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湛讀曰淫酒淫溢者東風至而酒爲之加長也而高乃以酒湛二字連讀而訓爲清酒矣大衝車高重壘衝車所以攻重壘所以守也而高注乃以重壘爲京觀矣廝徒馬圉軵車奉饟道路遼遠霜雪亟集短褐不完人羸車弊泥塗

至膝相攜於道奮首於路身枕格而夗格胡客反輓車之橫木也謂困極而仆身枕輓車之木而夗也高注以格爲揢牀則與上文全不相屬矣本經篇德交歸焉而莫之充忍也充忍卽充牣牣滿也德交歸焉而莫之充滿所謂大盈若虛也高乃以忍也二字別爲句而訓忍爲不忍矣木巧之飾盤紆刻儼贏鏤雕琢詭文回波淌游瀷淢菱杼紾抱菱杼皆水草也杼讀曰芧謂三棱也畫爲菱芧在水波之中故曰淌游瀷淢菱杼紾抱高注以杼爲采實采實卽橡栗斯與菱不類矣繆稱篇故唱而不和意而不戴中心必有不合者也戴讀曰載載行

也言上有其意而不行於下者誠不足以動之也故下文曰上意而民載誠中者也高訓意爲恚聲載爲嗟則與下文不合矣道應篇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句若亾其一句若此馬者絕塵弭徹高以若亾絕句則其一二字上下無所屬矣此筦子所謂鳥飛而準繩者各本誤作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準字俗書作准因誤而爲維高注云從下繩維之則所見本已誤爲維矣氾論篇豈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大臣將相句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相與柄黨行爲韻高讀大臣絕句而以將相屬下讀則句法參差而又失其

韻矣詮言篇周公殽腝不收於前鍾鼓不解於縣腝奴
低反有骨醢也殽俎實也腝豆實也殽腝鍾鼓皆各爲
一物隸書從耎從需之字多相亂故腝誤爲臑而高注
遂以臑爲前肩矣說山篇文公棄荏席句後黴黑黴黑
謂面黑之人也棄荏席一事後黴黑又一事高乃以六
字連讀而釋之云棄其臥席之下黴黑者矣脩務篇說
堯舜禹文王皋陶契啟史皇羿九人而總謂之九賢又
謂堯舜禹文王皋陶爲五聖契啟史皇羿爲四俊文義
本自明了祇因啟生於石高本誤作禹生於石遂爲之
注云禹母脩己感石而生禹而徧考諸書皆無禹生於

后之事且九賢之內無啟則祇有八賢而四俊祇有三
俊矣乃又據上文之神農堯舜禹湯而以湯入五聖又
據上文后稷之智而以稷入四俊不知彼此各不相蒙
也凡若此者皆三復本書而申明其義不敢爲苟同亦
庶幾土壤之增喬嶽細流之益洪河云爾嘉慶廿年歲
在乙亥季冬之廿日高郵王念孫書旹年七十有二

顧校淮南子各條

歲在庚辰元和顧澗薲文學寓書於顧南雅學士索家大人讀書雜志乃先詒以淮南雜志一種而求其詳識宋本與道藏本不同之字及平日校訂是書之譌爲家刻所無者補刻以遺後學數月書來果錄宋本佳處以示又示以所訂諸條其心之細識之精實爲近今所罕有非孰於古書之體例而能以類推者不能平允如是家大人旣以數年之力校成淮南雜志而又得文學所校以補而綴之益至是搜剔靡遺矣今年將補刻所校爰揚搉之以爲讀書者法道光

元年二月既望高郵王引之敘

原道

馳要褭注駟駕宋本注首有此二字道藏本同新刻本刪去非顧曰馳疑當作駟故注如此也齊俗篇駟駚騠亦可證

假眞

涅非緇也青非藍也顧曰涅緇二字疑當互易承上文以涅染緇與下句承上文以藍染青一例

美者不能濫也注濫覦也或作監不能使之過濫顧曰正文濫疑當作監注疑當作監覦也或作濫云云監卽闞也左傳闞止韓策作監止說文闞望也華嚴經音義上引珠叢曰覦謂有所冀望也闞

〔與覦同義而字通作監故曰監覦也〕注兩解前監後濫誤以後解之字爲正文而又互改其注也〔又按覽冥篇手微忽怳注兩解前微後徵而正文作徵又席羅圖注兩解前羅後蘿而正文作蘿本經篇徼大鳳於青邱之澤注兩解前徼後繳而正文作繳皆以後解之字爲正文其誤與此同也〕

## 天文

是故火曰外景顧曰曰曰疑當作日

是故水曰內景顧曰水曰疑當作金水大戴禮曾子天圓篇云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內景卽淮南子所本可證也高注精神篇云金內景蓋又據此而言之

## 時則

毋燒灰注是月草木未成不夭物也顧曰灰疑當作炭呂氏春秋作炭其注與此略同季秋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高意蓋據之而言也是其證也灰字蓋依月令改耳

執弓操矢以獵注以取禽也顧曰獵疑當作射注取亦疑當作射呂氏春秋作射注作以射禽也是其證也月令作獵鄭注云今月令獵爲射考淮南子及呂氏春秋每有與今月令同者然則改射爲獵誤

是月命太祝禱祀神位占龜策顧曰神位占三字疑衍呂氏春秋祝作卜祀作祠無神位占三字注云故命太卜禱祠龜策月令作命太史釁龜策鄭注云今

月令曰釁祠祠衍字皆可證無此三字

精神

于求行年五十有四顧曰求疑當作永莊子大宗師釋文載崔譔引此作子永是其證矣抱朴子外篇博喩云子永歎天倫之偉亦作永字

本經

而萬物不繁兆萌牙卵胎而不成者顧曰上不字疑當作之與下文草木之句萌銜華戴實而死者一例

主術

必參五行之陰考以觀其歸顧曰行之二字疑衍參

五陰考四字連讀與下句竝用周聽四字對文也要略主術者云云考之參伍即此五伍同字是其明證

匡牀蒻席注匡安也蒻細也顧曰蒻疑當作弱故注如此也注蒻疑亦弱之誤詮言篇云筐牀袵席注云袵柔弱也可證此弱字之不從艸蓋後人因他書多言蒻席而改之彼匡作筐高不更解疑當同此作匡又袵字高解爲柔弱疑當作荏亦後人因他書多言袵席而改之

堯舜禹湯武宋本如此各本武上有文字非顧曰禹疑當作與上文但有堯舜湯武而無禹也引之按禹衍字後人習聞堯舜禹湯而誤增之也呂氏春秋自知篇作堯舜湯

武是其證

繆稱

非以偕情也顧曰偕疑當作偝（偝背同字）

氾論

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亾西河注魏文侯任樓翟吳起不用他賢秦伐喪其西河之地顧曰正文吳起二字疑衍韓非子難一云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淮南此文所本也樓翟二人與昭景二人對文所謂兩用也不得更有吳起甚明樓翟二人者以戰國策考之樓爲樓廩翟爲翟強魏策云

魏王之所用者樓鼻翟強也又云翟強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鼻樓鼻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翟強又云鼻之與強鼻鼻同字猶晉人之與楚人也故韓非子謂之爭事而外市韓非子舊注云樓緩翟璜也臆說甚誤正兩用而亡西河之證矣其事蓋在襄王時注魏文侯云云疑皆非高誘元文也解魏爲魏文侯其誤一解樓翟爲一人姓名其誤二解兩用爲不用他賢其誤三皆不可通蓋後來妄改而高注云何已不可復知矣唯呂氏春秋長見觀表二篇皆載吳起守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吳起果去魏入楚有閒西河畢入秦然仍於兩用樓翟爭事外市全不相當非韓非子及此之證也

詮言

不知利害嗜慾也顧曰嗜疑當作者不知利害者與下文以義爲制者一例慾也二字另爲句承衆人勝欲欲慾同字與下文心也承聖人勝心一例

兵略

與飄飄往與忽忽來莫知其所之與倏出與閒入莫知其所集顧曰飄飄忽忽疑皆不當重倏疑當作倏閒疑當作闇飄忽倏闇皆同義荀子議兵篇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新序作奄忽倏卽悠也闇卽奄也楊倞注感忽悠闇皆謂倏忽之閒也是飄矣又云悠闇遠視不分辨之貌則非

往忽來與倏出闇入對文

說山

小馬非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注小馬不不以進道致千里故得與大馬同類宋本注如此道藏本同各本得上有不字非顧曰上非字疑衍注不字疑當作亦此言小馬爲大馬之類而小知則非大知之類也呂氏春秋別類篇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是其證

人閒

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鮮顧曰擊疑當作繫史

記所謂屬之遼東也屬繫結皆同義楊子法言淵騫篇起臨洮擊遼水誤與此同
夫徐偃王爲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顧曰義仁二字疑當互易下文仁義儒墨卽依此爲次
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亡者顧曰此承上文滅亡削殘言之不須又言亡矣而亡二字疑出後人所加
非仁義儒墨不行顧曰不下疑當有可字

泰族

師延爲平公鼓朝歌北鄙之音顧曰延疑當依注作涓韓非子十過篇史記樂書論衡紀妖篇竝作涓原道

篇注兩見一延涓互易一誤
涓爲延與此正文同皆非

要略

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顧曰道下疑當有德字與下
句對文也精神篇淡原道德之意亦可證

淮南子宋本未誤者各條

第一卷

欲宍之心亡於中宋本宍未誤寅

第三卷

積陰之寒氣者爲水宋本者字未脫

十二月指子宋本子未誤丑

第四卷

浃肶宋本眦未誤肶

寒氷之所積也宋本氷未誤水

牡土之氣宋本牡未誤壯

第五卷

以索姦人宋本索未誤塞

第七卷

則是合而生時于心也宋本于未誤干

輕舉獨往宋本往未誤住

第八卷

太淸之治也宋本治未誤始

第九卷

采椽不斲宋本斲未誤斷

夫據榦而窺井底宋本榦未誤除

而不足者逮於用宋本逮未誤建

知饒饉有餘不足之數宋本饒未誤饑

第十卷

故君子懼失義宋本義上未衍仁字

第十一卷

故不爲三年之喪往三年之喪始於武王宋本始字未

誤入正文

而刀如新剖硎宋本硎字未脫道藏本亦未脫但分爲刑石二字而誤入注中

處勢然也宋本勢未誤世

是由發其原宋本是由未誤倒

第十三卷

后乞入曰注后乞白公之黨也宋本乞皆未誤乙

枉其內而忘其外宋本上其字未脫

楚軍恐取吾頭宋本軍未誤君

於是佽非瞋目教然宋本瞋未誤瞋

第十六卷

夜之不能脩於歲也宋本於未誤其
故寒者顫宋本者字未脫
第十七卷
罶者舉之宋本罶未誤罜
不若尋常之經索注故曰不如尋常之經索宋本經皆
未誤纏
或善爲故宋本善未誤惡
賊心亡止宋本亡止二字未誤合而爲⿱亡止字
第十八卷
無爲貴智宋本智下未衍伯字

今君欲爲霸王者也宋本君未誤王

聖人見之蚤宋本蚤未誤密

居隱爲蔽宋本居字未誤在隱下

第十九卷

欣若七日不食宋本若未誤然

无不憚悇憯心宋本憚未誤憚

第廿卷

雨露所濡以生萬物宋本濡以未誤倒

與鬼神合靈宋本與字未脫

而卵剖於陵宋本剖未誤割

挺曶而朝天下宋本曶未誤肳

第廿一卷

禹身執虆函宋本函未誤垂

淮南子宋本之異者各條

第一卷

而大與宇宙之總道藏本無與字

大道坦坦至往而復反注近謂身也此一節在能存之此上今本在迫則能應上道藏本無此四句及注引之按能存之此其德不虧上承沕穆無窮以下八句所謂穆忞隱閔純德獨存也中間不得有此四句迫

則能應感則能動上承湫漻寂寞爲天下梟所謂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也中閒亦不得有此四句且文子

道原篇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遠者往而復反自

然篇夫道可親不可疎可近不可遠求之遠者往而

復反蓋言道不在遠往求於遠必將無所得而復反

也今乃云求之近者往而復反則義不可通矣正文

及注皆後人妄加當以藏本爲是

第四卷

西方有刑殘之尸道藏本刑作形

第七卷

千枝萬葉莫得不隨也道藏本無得字引之按繆稱篇
辟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則莫得弗從也與此
同義當有得字
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之非或也又弟九卷智者不
可或也又弟十三卷論事如此豈不或哉又弟十八
卷虞公或於璧与馬道藏本或竝作惑引之按此淺
人不知或爲惑之假借而改之也惟氾論篇故劒工
或劒之似莫邪者尚未改
視毛牆西施又弟十九卷今夫毛牆西施道藏本牆竝
作嫱引之按說文無嫱字

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也欲而能止之非能使人勿樂
也樂而能禁之道藏本上無也欲二字下無也樂二
字
弟八卷
推移而无故道藏本無移字
弟九卷
東至湯谷道藏本湯作暘引之按此淺人以堯典改之
也惟說林篇曰出湯谷未改
還反報曰蘧伯玉爲相道藏本無反字
少力而不能勝也道藏本少力作力少

是故臣盡力死節以與君計君垂爵以與臣市道藏本市作是

无小大脩短皆得其所宜道藏本皆作各無所字引之按上无下皆文義相應不當作各

堯舜禹湯武道藏本武上有文字引之按文字衍上文不言文王禹字亦衍辯見前

第十卷

斯顏害儀道藏本顏作頭引之按顏乃頭之譌斯頭即斯須也

第十一卷

固有所宜也又弟十七卷固謂之斷道藏本固並作故

弟十二卷

吾問道於無窮無窮曰吾弗知之道藏本不重無窮二字

國家之福道藏本無家字

國人皆知殺戮之制專在子罕也道藏本制專作專制

枉則正道藏本正作直引之按此淺人以今本老子改之也唐傅奕校定古本老子及邢州龍興觀碑並作枉則正見王氏金石萃編與窪則盈敝則新為韵古音正盈在耕部新在眞部周易管子老子莊子楚詞多以二部合韵然則淮南所引作正乃老

子原文未可以今本改之也

非以無私道藏本以下有其字私下有邪字

無所不極道藏本極作及引之按爾雅極至也淺人不知而改爲及

馳騁於天下之至堅道藏本無於字引之按於猶乎也夫也淺人不知而刪之非是惟原道篇馳騁於天下之至堅尚未刪

今日將教子以秋駕道藏本無將字

其政惛惛道藏本惛惛作悶悶引之按此淺人以今本老子改之也不知淮南子所引不必與今本同

第十三卷

今時之人道藏本時之作之時

舜無植錐之地道藏本植作置又第十四卷一植一廢

道藏本植作値

第十四卷

少則昌狂道藏本昌作猖引之按說文無猖字古但作

昌漢書趙充國傳先零昌狂

時去我走道藏本走作先

第十五卷

抗泰山道藏本抗作抗引之按小雅正月篇毛傳曰抗

動也言泰山爲之搖動也抏與抗相似世人多見抗少見抏故抏譌爲抗矣

前朱鳥道藏本鳥作雀引之按高注正作朱鳥天文篇兩言朱鳥皆作鳥無作雀者

第十六卷

故有所善則有不善矣道藏本無下有字

第十七卷

故小快害大利道藏本快下有而字引之按而字因上句而衍

第十八卷

然而戴冠履履者道藏本戴作冠

第十九卷

作爲雲梯之械道藏本無爲字

務之可趣也道藏本無之字

第廿卷

四時千乘道藏本乘作乖

其於以監觀道藏本於作所

第廿一卷

靜精神之感動道藏本無靜字

作爲炮格之刑道藏本格作烙引之按此呂氏春秋過

理篇所謂肉圃爲格也後人多改炮格爲炮烙段氏若膺嘗正其誤見盧氏鍾山札記齊俗篇炮烙生乎熱斗亦當作炮格

余曩未講求金石文字家藏漢隸亦甚少前官運河道時友人以漢碑拓本相贈余因於殘闕剝落之中推求字畫凡宋以後諸家所已及者略之有其字而未之及與誤指爲佗字者補之凡二十五事名曰漢隸拾遺蓋當時目尚未衰故注視久之亦能得其一二今則幷此而不能矣益以見讀碑之時適當力能讀之時爲可幸也兒子引之請以付梓因綴數語以質於當世之通金石文字者道光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高郵王念孫敘

旹年八十有八

# 漢隸拾遺

高郵王念孫

## 三公山碑

右三公山碑元初四年立字在篆隸之閒無額今在正定府元氏縣城外野陂上是碑出於乾隆甲午年翁氏覃谿兩漢金石記黃氏小松小蓬萊閣金石文字及趙氏晉齋跋釋之已詳閒有未安者別而論之弟三行蝗旱鬲口鬲下一字翁作我黃作幷黃云按漢書安帝時尚書僕射陳忠上書云隔幷屢臻當是鬲幷二字念孫案黃說是也管子漢書漢碑多以鬲爲隔李賢注陳忠

傳云隔并謂水旱不節也又順帝紀云政失厥和陰陽隔并郎顗傳云歲無隔并太平可待陳蕃傳云并隔水旱之困并隔猶隔并也又翟酺傳注引益都耆舊傳云詔問酺陰陽失序水旱隔并參同契亦云湯遭戹際水旱隔并是漢人多有隔并之語劉瑜傳云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并此說隔并二字之義最明蓋水旱不節皆謂之隔并此云蝗旱鬲并則專指旱災言之并字碑文本作兲故與我字相似黃氏改書作羿則非其原文矣弟四行乃帝道要本祖其原翁黃皆以帝爲來字案乃來道要義不可通王氏蘭泉金石萃編改爲乃來道叟

亦非此字碑文本作𠦪其首筆作曲形自右而左與上文由是之來作來者不同𠦪卽求字謂求道之要而本祖其原也斥彰長田君斷碑究𠀠道要義與此同求字篆文作𣍘隸作求又變而爲𠦪與來字相似而不同此碑字體在篆隸之閒故作𠦪張遷碑紀行求本求字作來是其證呂刑惟貨惟來馬融本來作求注云求有求請賕也蓋漢律有受賕之條卽經所云惟貨也又有聽請之條卽經所云惟求也二者相因故馬注云云以兼釋惟貨惟求之義求字傳寫作來故與來字相似而某氏傳遂訓爲往來之來失之矣求來二字書傳多互譌管子任法篇富人用金玉事主而求焉小稱篇以求美名今本求

字皆譌作來孟子離婁篇舍館定然後來見長者乎史記李斯傳來丕豹公孫支於晉今本來字又皆譌作求隸釋所載成陽靈臺碑云厥後堯来祖統慶都告以河龍碑陰云来索忠㫗揆其文義皆本是求字而洪氏不言與求同則直以爲來字矣今世所傳雙鉤本亦作堯来祖統蓋自宋以降不復知来爲求之異文故傳寫皆作来也

開母廟石闕銘

右開母廟石闕銘延光二年立篆書有二層下層前有題名十二行其銘詞則上下各廿四行在河南府登封縣北十里

題名弟一行諸家皆未之見中有二月二字弟二行之末乃潁川郡陽四字川上一字已泐以漢志考之知是潁字弟三行之首乃城縣二字城字已泐縣字右邊泐左邊缺連上行讀之則爲潁川郡陽城縣也縣下一字是爲字右邊微缺翁氏兩漢金石記以此爲縣字非也弟四行之首是治字右邊已泐左邊氵字尙存其末連上行讀之則爲爲爲去聲開母廟興治神道闕少室石闕銘亦云興治神道矣弟五行之首乃是京兆二字京字上半已泐但存下半兆字作兆尙分明連上行讀之則爲太守京兆朱寵已見大室石闕銘漢碑題名固有書郡不書縣者禮器碑有

京兆劉安𥘅武氏虚谷授堂金石跋謂是杜陵二字則尤其明證也
非其原文矣
銘詞前十二行皆以四字爲句第一行□□□□□防百川弟一字是昔字下半已泐而上半分明弟三弟四是共工二字共字雖模糊而可辨工字分明防上一字是範字上半竹字模糊而下半𧙍字分明弟二行□□口原原上一字是其字雖模糊而可辨案周語曰昔共工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湮庳以害天下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韋注曰稱舉也舉遂共工之過謂障洪水也卽此所云昔□

其工範防百川柏鮌稱遂□□其原也弟三行□□□
功弟一字是禹字下半模糊而上半分明此說禹治水
之事故曰禹□□功疏河寫元水色黑故曰元也弟四
行□□□文弟一字是咸字上半戍字分明唯□字模
糊弟三字是無字篆作𣞤上半雖模糊而下半林字可
辨合觀之乃是咸秩無文四字弟二字雖泐然在咸與
無文之閒其爲秩字無疑此言洪水既平而祀典畢舉
也雒誥曰咸秩無文謂不在禮文者皆秩次而祀之九
山甄旅咸秩無文皆用尚書之文猶言望于山川徧于
羣神耳爰納□山辛癸之閒山上一字是塗字雖字首

稍渺而大段分明卽皋陶謨所云娶于塗山辛壬癸甲也弟五行同心濟口濟下一字篆作𪏭讀爲艱厄之厄說文䜌烏懈切陋也從䀠𦬆聲𦬆籒文監字籒文作䚷碑則省䜌爲𪏭又借爲艱厄之厄字或作阸言啟母與禹同心以濟厄運也崔瑗司隸校尉箴曰以濟難阸魏都賦曰能濟其厄弟六行□□□𤴓𤴓古文正字與上民下秦爲韻漢人多以真庚通用也杞繒漸替王氏蘭泉金石萃編曰繒與鄫同鄫亦姒姓之國慨禹後之衰故云杞鄫漸替其爲借用字無疑王翁皆誤爲繪字王且於繪下注云疑卽檜字何其疏歟案蘭泉說是也凡左傳鄫字穀梁傳皆作繒又周語

云杞繒由大姒魏策云繒恃齊以悍越史記夏本紀贊
云禹後有杞氏繒氏漢書地理志云東海郡繒故國禹
後皆其證矣左傳哀八年鄫人漚菅考工記㡛氏注引作繒人漚菅是鄭所見左傳亦作繒也
弟七行□□□亯亯上是聖漢禋三字聖漢二字雖模
糊而可辨禋字左邊尚存右邊亜字上半模糊而下半
分明亯卽享字周語曰精意以享禋也漢立啟母廟而
祀之故曰聖漢禋亯於茲馮神也兩漢人奏疏及漢碑中多稱聖漢弟
八行□祥符瑞弟一字葉氏井叔嵩陽石刻記王氏虛
舟題跋並以爲貞字翁氏以爲原字案碑文作頁乃貞
字非原字貞祥卽禎祥也作頁者篆體小異耳靈支梃

生支與枝同卽下文所云木連理也而葉王翁皆以靈支爲靈芝誤矣廣韻支在五支芝在七之今音雖若近似而古音絕不相通故從支從之之字古無通用者此非精於三代兩漢之音者不能辨也弟九行□□□化化上一字是鸞字上半模糊而下半分明鸞與育同育化者生化也樂記毛者孕鸞鄭注曰鸞生也唯陰陽爲能生化故曰□□鸞化陰陽穆清也弟十行□□□□弟四字是盈字上半多泐而下半分明景氏說嵩以爲盜字非也盜爲古甯字上從宀從心今碑文上半乃字仍存其尾明是盈字非盜字興雲降雨□□□盈言膏

澤滿盈也弟十一行相口我君相下一字葉王以爲肴字翁以爲肩字案相肩我君文不成義碑文作肩明是肴字非肩字但右邊稍泐耳肴卽祐字也管子侈靡篇擇天之所肴擇鬼之所富肴與祐同富與福同今本天下衍下字富字又譌作當辯見管子漢書禮樂志神若肴之師古曰肴祐也故曰福祿來俶相肴我君相肴皆助也

自重曰以下皆六字爲句而剝蝕更甚於前弟廿行口口口口口化化上一字上半已泐而下半尚可辨葉氏以爲慕字是也黃氏中州金石攷誤以爲恭字此言四夷慕化而來朝故下句云咸來王而會朝也慕上一字

是而字與下句而字對文字雖模糊而可辨弟廿一行□□□□□靜靜上是其淸二字其字模糊而可辨淸字上半模糊下半分明其淸靜三字正與下句其脩治對文也九域㞢其脩治翁云㞢字顧王二家倶闕未錄案說文㞢子結切少也讀若輟正當援是銘以詁義爾案九域㞢其脩治義不可通余謂㞢讀爲九有有截之截玉篇廣韻廣雅音㞢字竝音子列切㞢截聲相近故字亦相通謂九域之內截然脩治也作㞢者假借字耳大雅常武篇截彼淮浦毛傳曰截治也商頌長發篇海外有截鄭箋曰截整齊也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正義引王肅云截然整齊而治下文

九有有截箋曰九州齊一截然皆謂治也元鳥篇奄有九有韓詩作九域見文選冊魏公九錫文注則九有有截韓詩亦必作九域魯語共工氏之伯九有也韋注有域也漢書律麻志引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域有古同聲而通用說見釋詞故曰九域截其脩治義本韓詩也晉書樂志四廂樂歌曰九域有截是其明證矣弟廿二行□□□□□□福福上一字是祈字其左示右斤之末尚分明此言祀啟母以祈福故下句卽云祀聖母虖山隅也弟廿三行神□亨而飴格亨上是禋字字雖模糊而可辨禋享二字已見上文精意以享則神降之福故曰神禋享而飴格釐我后以萬祺也

北海相景君銘

右北海相景君銘漢安二年立幷陰倶八分書篆額在濟甯州儒學中弟五行根道核藝核與荄同漢書五行志孕毓根核師古曰核亦荄字是也漢隸字原隸辨於入聲二十一麥核字下引此文則誤讀爲果核之核矣弟七行辨秩東衍辨秩即堯典之平秩也周官馮相氏注仲春辨秩東作疏云據書傳而言衍讀曰延集韻云延方也辨秩東衍猶言平秩東方耳衍字古讀若延故與延通周官大祝衍祭男巫望祀望衍鄭注竝讀爲延唐風椒聊篇蕃衍盈升一切經音義十九引作蕃延弟九行鶡梟不鳴鶡與鴟同隸釋漢隸字原鶡字竝誤作鴇唯隸辨不誤梟字上從鳥隸

釋隸辨從俗作梟誤也說文梟不孝鳥也日至捕梟磔之從鳥在木上俗省作梟（俗書皃字作皃㿝字作㿝誤與此同）傳寫說文者因誤爲梟後人不知又改其注爲從鳥頭在木上以牵合已誤之篆文謬矣俗書梟字其上半鳥形已具但無足耳何云鳥頭在木上乎說文梟字在木部玉篇以梟是鳥名遂改入鳥部是玉篇梟字亦從鳥也而今本玉篇亦誤爲梟（廣韻以下並同）張參五經文字說此字云從鳥在木上隸省據此則說文梟字本從鳥而注內本無頭字明矣今經傳中梟字皆從俗作梟唯此碑作梟中間四點分明與說文從鳥在木上之解相合足證五經文

字之不謬而隸釋隸辨復誤作梟若非此碑至今尚在誰能正其失乎陽湖孫氏淵如云縣首於木上謂之梟首故梟字從鳥頭在木上念孫案梟首字本作県從到首今借梟鳥字爲之非其本字也曰至捕梟磔之木上故其字從鳥在木上非謂縣其首於木上也何得云鳥頭在木上乎孫又謂從鳥在木上則是巢字非梟字案說文鳥在木上曰巢在穴曰窠此釋其義非釋其字也若釋其字則下從木而上象巢形故說文云巢從木象形謂象鳥巢在木上之形非謂從鳥在木上也且巢爲象形之字故云從木象形梟爲會意之字故云從鳥在木上豈得謂從鳥在木上即是巢字乎

弟十二行歔欷霣絕奄忽不过不下當是遲字其右邊犀字之末二筆尚存奄忽疾貌也商頌長發傳云不遲言疾也說文溘奄忽也奄忽不遲猶今人言溘逝也遲與危回摧歸哀佪褱爲韻於古音正協或以爲違字於

義疏矣第十四行大命□期寔惟天□諦審碑文天下是授字與下文就酉爲韻上文云于何穹倉布命授期有生有𣃍天寔爲之是其證也

碑陰上列第十四行平壽涫于閭閭郎閭字隸書豆字或省去上畫如張遷碑豎字作豎石經尚書殘碑於戲字作戲是也隸續隸辨直書作閭則非其原字矣中列第十一行營陵力遑力郎力字廣韻力字注云又姓黃帝佐力牧之後隸書力字或從篆作力錄此碑者或作多遑非也古有力姓無多姓諦視碑文明是力字非多字也

## 敦煌長史武斑碑

右敦煌長史武班碑建和元年二月立并額倶八分書在濟甯州嘉祥縣武氏祠中弟六行追昔劉向辯賈之徒辯卽班字也外黃令高彪碑亦云章文𧭈䋲類乎斑賈班斑辯古字通荀子君道篇善班治人者也韓詩外傳班作辯字亦作辨士虞禮記明日以其班祔鄭注古文班或爲辨

## 司隸校尉楊渙后門頌

右司隸校尉楊渙后門頌建和二年十一月立并額倶八分書在漢中府襃城縣棧道中磨崖弟六行上則縣峻屈曲流顛下則入冥廎與傾同寫輸淵冥者滚也言水

從高入溟也豫上六冥豫釋文引王廙云冥溟也爾雅冥幼也孫炎本幼作窈注云冥溟闇之窈也見小雅斯干正義太元達初一中冥獨達范望云心溟稱冥論衡道虛篇云其書溟冥奇怪是冥與溟同義平阿涼泥常蔭鮮晏涼卽泉蔭卽陰字晏溫也言平阿之地水泉泥濘常寒少溫也小爾雅云晏陽也呂氏春秋誣徒篇云心若晏陰喜怒無處太元踦贊云凍登赤天晏入黃泉范望云凍至寒也晏至熱也漢書郊祀志云至中山晏溫封禪書晏作曣廣雅曣煐也是古謂溫煖爲晏也漢隸字原讀平阿涼爲句隸辨讀涼泥常蔭爲句皆失之弟七行臨危槍碭槍

音七羊反碭音唐說文云踼跌踼也一曰槍也廣韻云跌踼行失正踼與碭通惡虫䗪狩狩與獸同隸釋以䗪爲獘字非也䗪與憋同方言憋惡也郭璞音方滅反字亦作敝後漢書董卓傳敝腸狗態李賢云言心腸敝惡也續漢書敝作憋憋亦惡也惡虫憋獸互文耳虵蛭毒蟃蛭音大結反字本作镻爾雅镻蝁郭璞云蝮屬大眼最有毒今淮南人呼蝁子蝁猶惡也蟃與曼通魯頌閟宮傳云曼長也虵蛭毒蟃言毒長也說文镻蝁也蛇毒長（今本譌作蛇惡毒長也據爾雅釋文所引及玉篇注訂正）從長失聲是其證隸辨以蛭爲水蛭又引蟃爲螟蛉蟲皆失之末秋截霜稼苗

夭燒截與夭札之札聲近而義同故釋名云札截也氣傷人如有斷截也管子五行篇旱札苗夗民厲尹知章云札夭夗也是苗夭夗亦謂之札札猶截也故云未秋截霜稼苗夭燒矣弟十三行綏億衙彊綏億皆安也韋注晉語云億安也衙與禦同言能安彊禦之人也禦彊卽彊禦倒文協韻耳弟十五行捘往卓今廣雅云卓明也言以古知今也弟十七行世世嘆誦誦讀若容與通雝同功爲韻小雅節南山篇家父作誦與訩邦爲韻楚辭九辯自壓桉而學誦與通從容爲韻是其證也武榮碑萬世諷誦亦與功同爲韻弟廿一行或解高格下就

平易格郎棧閣之閣析里橋郙閣頌云減西口之高閣就安甯之后道意與此同也開通褒余道后刻始作橋格辛李造橋碑棧格陵陵竝以格爲閣

## 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

右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永壽二年七月立幷碑陰兩側皆八分書無額在兗州府曲阜縣孔廟中弟二行莫不𩤊思嘆卬師鏡案易是類謀云在主𩤊用鄭注云𩤊庶幾也廣雅云𩤊企也文王世子注引孝經說云大夫勤於朝州里𩤊於邑字或作冀又作覬竝同隸釋漢隸字原隸辨竝以𩤊爲驥字則義不可通矣弟七行尊

琦大人之意違彊之思漢隸字原隸辨皆以彊爲彌字錢氏辛楣金石文跋尾云違彊卽卓爾也念孫案古書爾字無通作彊者婁顧以彊爲彌是也漢碑彌字多作彊違彌皆遠也說文違遠也字亦作卓楚辭九章云道卓遠而日忘杜預注哀二十五年左傳薛綜注西京賦竝云彌遠也此言違彌之思下言違越絕思其義一也弟八行皇戲統華胥錢云自皇戲統華胥而下五十二句句皆四言獨皇戲句五言而皇字特跳上一格書之殊不可解竊意此字後人妄加案錢說是也原碑皇字出格至隸釋則與各行平列矣兩漢金石記乃謂皇字筆法與前後正合非後人妄加則是不論行之高下句之長

短而但以其筆法相似遂定爲眞迹獨不思此碑皇字凡四見後人固能依放而爲之乎皇戲統華胥姝爲不詞且碑中之字上下相距自有定式唯皇戲二字相距不及四分與諸字疏密縣殊則皇字爲後人所加無疑第十二行天與厥福永享牟壽牟壽大壽也呂氏春秋謹聽篇賢者之道牟而難知高注云牟猶大也太平御覽工藝部十一引淮南注亦云牟大也陳氏子文金石遺文錄謂牟壽即眉壽非是引之云第一行霜月之靈霜月即爾雅之七月爲相也霜相古同聲故霜字以相爲聲淮南原道篇釣射鸛鷞中山經注引作弋釣瀟湘

太平御覽地部三十引作射釣瀟湘瀟湘之爲鸘鷞亦猶相月之爲霜月矣靈讀爲令般庚弔由靈某氏傳云靈善也正義以爲爾雅釋詁文今爾雅靈作令周齊侯鏄鍾銘霝命難老郎令命微緐鼎銘永令霝舟郎永命令終令霝霝靈古同聲而通用士冠禮祝辭云令月吉日又云以歲之正以月之令霜月之令皇極之日謂七月五日也史晨饗孔廟後碑云乃以令日拜謁孔子意與此同集古錄以霜月爲九月非是以九月霜降而謂之霜月則正月雨水亦可謂之雨月乎以此紀月未之前聞也弟五行雷洗觴觚爵鹿柤梪籩柉禁壺趙氏金石錄云所謂鹿者禮圖不載莫知爲何器後見汝陽陳氏所藏古彝爲伏鹿之形近歲靑州獲一器亦全爲鹿形疑所謂鹿

者亦因其形而名之耳隸釋云椀音凡木名也皮可爲
索隸辨云椀可爲索非禮器也博雅盌杯也集韻音凡
與椀同音或是借椀爲盌案碑所陳禮器皆禮所必用
之器器形似鹿古無其名趙說非也顧以椀爲盌差爲
近之然古祭祀燕饗無用杯者禮器亦不當有盌錢氏
穀梭金石錄記云射禮有鹿中爲鹿形背設圜筩以納
算籌又有乏如屛風所以爲獲者御矢鹿卽鹿中椀恐
卽乏也案盛算之器鄉射禮但謂之中或謂之鹿中而
不謂之鹿若但謂之鹿則不知爲何物矣雷浚觴觚爵
鹿柤梪籩椀禁壺皆飲酒所用非射所用若雜以鹿中

與乏斯爲不倫矣錢說亦非也今案鹿卽角也杞卽豐也皆聲之假借古音角與鹿同周南麟之趾以角族爲韻召南行露以角屋獄足爲韻周頌良耜以角續爲韻喪大記寘于綠中鄭注云綠當爲角聲之誤也史記畱侯世家角里先生李濟翁資暇錄引荀悅漢紀作祿里（今本漢紀作角里乃後人依史記改之）角祿綠鹿四字古竝同音故角通作鹿特牲饋食禮記賓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鄭注引舊說云爵一升觚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禮器云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是角與爵觚觶散同爲飲器故碑於觴觚爵之下

次以角也觴卽觶也說文寔曰觴虛曰觶古音柉與豐相近鄭注士喪禮下篇云今文窆爲封又注檀弓王制曾子問並云封當爲窆窆之爲封亦猶豐之爲柉也說文覂覆也從襾乏聲方勇切漢書食貨志大命將泛孟康曰泛音方勇反覆也覂泛從乏之聲而音方勇反亦猶柉從乏之聲而讀爲豐也說文豐豆之豐滿者也從豆象形鄉射禮命弟子設豐注云豐所以承爵也形蓋似豆而卑大射儀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膳尊兩甒在南有豐注云豐以承尊也說者以爲若井鹿盧其爲字從豆曲聲近似豆大而卑矣是豐與豆相類故碑於柉籩之下次以豐

豐或作杈字從木與柤柦之從木同義豐又可承尊與棜禁同類故碑於豐下次以禁也

郎中鄭固碑

右郎中鄭固碑延熹元年四月立八分書篆額在濟甯州儒學中是碑中斷後遂失其下段而上段尾復陷入土中故向來拓本唯存不全之上段雍正六年州人李鶡得下段於泮池旁乾隆四十三年其子東琪與定海盬嘉瑄復將上段升高出土而此碑遂全弟六行詔拜郎中非典好也案碑內其字或作共或作其唯此其字作典上從由亦猶楊著碑基字之作𡐨也隸釋漢隸字原隸辨皆作

畀今此碑已亾而世閒拓本直改畀爲基矣者其之僣字也說文畁舉也從廾音拱由聲春秋傳曰晉人或以廣隊楚人畁之今春秋傳畁作惎說文綥帛蒼艾色從糸畁聲詩曰縞衣綥巾今詩綥作綦廣韻云畁說文音其其與畁同音故字亦相通校官碑雅容其閑其字作畁正與說文同此碑作畀下從丌音基則與說文小異其實一字也隸釋直書作其則非其原文矣弟八行君大男孟子有楊烏之才楊烏卽法言所謂吾家之童烏也問神篇劉貢父謂子雲本姓揚從手不從木據此可以正其謬矣說見漢書弟十行昔姬公□武句弟述其兄句綜□□句□□行句於蔑陋句猷曷敢忽句乃刊石句

㠯旌遺芳句於蔑陋者於音烏歎詞也蔑陋謂鄙小也鄭注君奭云蔑小也高注淮南脩務篇云陋鄙小也漢書韋元成傳云於蔑小子與此於蔑陋同義兄行㤅芳爲韻兄讀若荒行讀若杭隷辨以行於蔑陋四字爲句則旣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

## 泰山都尉孔宙碑

右泰山都尉孔宙碑延熹七年七月立并陰俱八分書篆額在曲阜縣孔廟中弟六行□□祠兵遺畔未甯祠兵卽治兵也左氏春秋莊八年甲午治兵公羊作祠兵宙傳嚴氏春秋故書此碑者亦從公羊作祠兵也弟十

三行帝賴其勳民斯是皇皇正也言民歸於正也爾雅皇匡正也豳風破斧篇四國是皇毛傳皇匡也引之云第十二行乃綏二縣黎儀以康黎儀卽皋陶謨之萬邦黎獻也某氏傳云獻賢也獻與儀古同聲而通用周官司尊彝鬱齊獻酌先鄭司農讀獻爲儀餘見下大誥之民獻有十夫傳亦訓爲賢而大傳作民儀有十夫王莽仿大誥亦云民儀九萬夫見漢書翟方進傳今本儀上有獻字後人依古文尚書加之也孟康釋民儀云民之表儀謂賢者則正文本無獻字辯見漢書凡古文作獻者今文多作儀此碑云黎儀以康斥彰長田君碑云安惠黎儀堂邑令費鳳碑云黎儀瘁傷漢碑多用今文尚書此三碑皆言黎儀則皋陶謨之黎獻今文必作黎儀矣廣

雅云儀賢也蓋用今文說也隸釋跋費鳳碑以黎儀之儀爲反其旄倪之倪失之矣

碑陰上列弟十七行東郡東武陽𦚔穆𦚔卽夌字也𦚔夌二字皆從二二者仌之省文今俗作氷乃古凝字說文𦚔仌出也從仌朕聲詩曰內于𦚔陰凌𦚔或從夌是其證𦚔隸省作𦚔故廣雅云𦚔仌也𦚔爲凌之本字故凌姓之凌古亦作𦚔此碑之𦚔穆是也隸釋漢隸字原隸辨兩漢金石記竝書作滕則以甲代乙矣

執金吾丞武榮碑

右執金吾丞武榮碑無年月據碑稱遭桓帝崩卒則當

在建甯改元之初弁額俱八分書在濟甯州儒學中弟二行䫉然高厲䫉然高貌也字亦作邈楚辭離騷神高馳之邈邈是也厲亦高也呂氏春秋季冬篇注云厲高也廣雅同臯陶謨庶明厲翼史記夏本紀作衆明高翼劉歆遂初賦云天烈烈以厲高兮是厲與高同義故曰䫉然高厲弟八行陵惟哮虎陵與棱同俗作稜棱威也漢書李廣傳威棱憺乎鄰國李奇云神靈之威曰棱後漢馬棱字伯威是棱與威同義集韻棱又音陵是棱與陵同音故曰陵惟哮虎言其威棱如哮虎也辛李造橋碑棱格陵陵亦以陵爲棱

衛尉卿衡方碑

右衛尉卿衡方碑建甯元年九月立篆額俱八分書在兖州府汶上縣西南第四行少吕文塞長以欽明案古文尚書堯典欽明文思安安今文思作塞後漢書和熹鄧后紀注第五倫傳注陳寵傳注竝引尚書考靈燿云堯文塞晏晏魏受禪碑亦云九德旣該欽明文塞又鄧壽傳注引鄭注考靈燿云道德純備謂之塞寬容覆載謂之晏緯書皆用今文故文思作文塞漢碑亦多用今文故與緯書同也第十七行鐫茂伐祕將來伐功也祕告也言刻石紀功以告來世廣韻曰毖告也酒誥曰厥誥毖庶邦庶士言

誥告庶邦庶士也又曰女典聽朕毖言女常聽朕告也舊訓毖爲慎失之說見經義述聞車騎將軍馮緄碑曰刊石表續以毖來世此碑曰鐫茂伐祕將來祕與毖古字通弟十九行邉民是鎭鎭讀平聲與上下文爲韻廣韻鎭字又音陟鄰切周官天府凡國之玉鎭釋文鎭又音珍周語是陽失其所而鎭陰也宋庠補音云鎭音珍馮衍顯志賦覽聖賢以自鎭與元親神爲韻平都相蔣君碑社稷之鎭與銀均年昆爲韻皆其證今高郵人謂壓物曰鎭聲如珍也

魯相史晨奏出王家穀祀孔子碑

右魯相史晨奏出王家穀祀孔子碑建甯二年三月立八分書無額在曲阜縣孔廟中弟七行脩定禮義義與儀同（古禮儀字本作義說文義己之威儀也小雅楚茨篇禮儀卒度韓詩儀作義周官肆師治其禮儀故書儀作義先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又大司徒以儀辨等典命掌諸侯之五儀故書儀竝作義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大戴記朝事篇儀作義漢書禮樂志制之禮儀樂記儀作義）禮儀卽中庸之禮儀三百也此述孔子正禮樂之事故曰脩定禮儀非仁義禮智之義

## 史晨饗孔廟後碑

右史晨饗孔廟後碑八分書刻於前碑之陰弟三行述脩辟廱社稷品制脩卽循字說文述循也故云述循辟

應社稷品制前碑云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依亦循也隸書循脩二字相似寫者多亂之然皆形之誤非聲之通也或者不察遂謂循脩二字古通誤矣韻書循在諄部脩在尤部尤與諄可通用乎是碑循字左邊作亻乃彳字之省其右邊則仍是盾字但缺末畫耳而錄此碑者皆作循則直是脩字矣

博陵太守孔彪碑

右博陵太守孔彪碑建甯四年七月立并陰俱八分書篆額在曲阜縣孔廟中弟二行爵焉氾而不俗氾音氾濫之氾方言云氾洿也自關而東曰氾洿與汚同廣雅

云氾汚也漢書王襃傳云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彗氾畫塗彗者埽也後漢書光武紀注云彗埽也班固東都賦云戈鋋彗雲羽旄埽霓氾者汚也謂如以帚埽穢以刀畫泥也如淳顏師古以彗爲帚氾爲氾灑地皆失之史記屈原傳云濯淖汚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即此所云浮斿塵埃之外皭焉氾而不俗也

弟四行遵王之素素謂成法也鄭注士喪禮云形法定爲素宣十二年左傳云不徵于素是也案洪範云無偏無頗無偏無黨又云遵王之義遵王之道遵王之路此云無偏無黨遵王之素者約舉書詞而小變其文猶下

文言惇懿允元耳或以爲遵王之路之異文非也漢書敘傳云遵王之法亦是約舉書詞也薦可黜否否字原文疑本作不不卽否字也故經傳多以不爲否今碑文作否口字甚小局促於不字之下不成字體疑後人補刻也而隸釋漢隸字原皆作否則南宋時碑文已然矣弟五行祇用既平此用易坎九五爻辭也坎九五祇既平王注云祇辭也釋文祇音支案祇字從氏與祗字不同祗音脂敬也字從氐此兩字一屬五支一屬六脂聲義既殊而字形亦異碑文祇字已泐僅餘八形而其字從氏不從氐尚灼然可辨與上文所在祗肅之祗作祗

者不同隸釋作袵失之矣弟九行去位闔□以孝竭□餘暇㣯徠彈琴擊磬□□之味而不改其靜竭下疑是情字禮器云竭情盡愼是也今情字左邉尚隱隱可辨磬靜二字古讀平聲正與情爲韻也樂記后聲磬史記樂書磬作硜易林升之未濟云荷蕢擊磬隱世無聲晉董京苔孫楚詩云夫古之至八藏器於靈緼袍不能令暖軒冕不能令榮動如川之流靜如川之渟鸚鵡能言泗濱浮磬衆人所詠豈合物情是磬字古讀平聲表記文而靜鄭注云靜或爲情大戴記文王官人篇飾貌者不情逸周書情作靜六韜守國篇云春道生萬物榮夏道長萬物成秋道斂萬物盈冬道藏萬物靜楊雄解嘲云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是靜字古亦讀平聲弟十行□疾彌流流與卣同逸周書謚法篇云彌久也顧命云病日臻既彌卣是也弟十一行羣臣號咷靡所復逞逞者解

也言悲痛不可解也方言云逞解也成元年左傳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杜注與方言同弟十二行□是□吏崔□□□王沛等是上當是於字吏上當是故字於字左邊尚隱隱可辨也弟十六行遻矣不意意讀入聲與惻極息力爲韻明夷象傳獲心意也與食則得息國爲韻楚辭天問何所意焉與極爲韻呂氏春秋重言篇將以定志意也與翼則爲韻秦之罘刻石文承順聖意與德服極則式爲韻皆其證也

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

右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建甯四年六月立八分書額

有惠安西表四篆字在階州成縣棧道中磨崖第九行緣崖俾閣俾與比同言閣相比次也小雅漸漸之石篇俾滂沱矣論衡明雩篇作比滂沱矣大雅皇矣篇克順克比樂記作克順克俾是比俾古通用十四行鏌燒破析鏌與鐫同謂燒鑿山石而破析之也說文鐫琢石也淮南本經篇鐫山石高注云鐫猶鑿也下文云鏌山浚瀆天井道碑云鏌鎚西坂義竝同也

李翕天井道碑題名

右李翕天井道碑題名建甯五年四月立八分書亦在成縣棧道中今天井碑世無拓本唯題名尚存翁氏覃

谿趙氏晉齋皆云本在西狹頌後而隸續誤以爲天井碑題名余謂隸續不誤請以四證明之隸釋所載西狹題名祇有二行今此碑題名有十二行較多十行而隸續所載天井題名則正是十二行一也隸釋西狹題名是小字非大字隸續碑式又云西狹頌未有小字題名二行低四寸許今此碑題名十二行皆是大字則非西狹之題名矣二也隸釋西狹題名弟一行云丞右扶風陳倉呂國字文寶弟二行云故府掾□□□□孟字□□其缺六字今此碑弟一行與隸釋所載同弟二行則云門下掾下辨李虔字子行與隸釋所載異且一字不

缺而隸續所載天井題名之弟二行則正與此同其與西狹題名同者唯弟一行耳豈得以一行相同而即定爲西狹題名乎三也西狹題名小字二行近世拓碑者皆遺之余家所藏本亦然然末行之左有殘字一行則丞右扶風陳倉呂國字文寶十一字皆各存其右半此行低四格與前行六月之六字相平且是小字非大字始知洪氏之言信而有徵四也

李翕析里橋郙閣頌

右李翕析里橋郙閣頌建甯五年二月立并額皆八分書在漢中府略陽縣棧道中磨崖是碑有申如墳重刻

本字甚拙惡又於鈌處妄補五十二字諸家論之詳矣此拓本是原刻非申本也弟一行涉秋霖瀌霖瀌謂山水下注也說文云淋淋山水下也一切經音義二引三倉云淋瀌水下也淋瀌與霖瀌同弟二行漢水逆讓管子君臣篇注云讓猶拒也言漢水暴漲逆拒谿水不得下注也弟三行郙閣尤甚案廣雅陠衺也曹憲音希乎反其字從𨸏甫聲碑文作郙者移𨸏於右耳非從邑也下文說郙閣之狀云緣崖鑿石處隱定柱臨淡長淵三百餘丈葢棧閣傾衺不平因謂之郙閣矣弟四行處隱定柱隱安也於安處立柱也下文云改解危殆卽便求

隱便隱皆安也言去危而卽安也故廣雅云便隱安也

弟十行醳散關之嶃漯醳與釋同漯卽燥溼之溼也漣漯之漯說文本作濕隸省作濕又作漯其右邊作累者省絲爲糸又變日爲田耳金石文字記釋此碑漯字引漢書功臣表濕陰定侯昆邪霍去病傳王莽傳皆作漯陰以證濕漯之本爲一字兩漢金石記謂濕陰之濕音它合反與燥溼之溼不同不當援以爲證又疑此碑不當以漯爲溼今案濕字從水㬎聲㬎音五合反而古聲則與溼相近故說文溼字卽從㬎省聲也凡入聲合部中從合從及從立從集從㬎之字古聲皆在緝部故溼從㬎省聲而原隰之隰亦從㬎聲也原隰之隰與漣濕之濕皆從㬎

聲故隰字亦通作濕漢書地理志西河郡隰成縣王子侯表作濕成濕音它合反而古聲亦與溼相近故經傳溼字多通作濕濕與漯本是一字此碑以漯爲溼猶經傳之以濕爲溼也漢書功臣表濕沃公士濕音它合反水經注作漯沃案此縣爲漯水之所經故有漯沃之名而地理志作溼沃是溼漯可以互通燥溼之溼通作漯猶沛漯之漯通作溼無足異也洪氏筠軒平津讀碑記以漯爲螺字之借引說文絫皐也皐山形玉篇絫同絫力罪切爲證案嶄巖㠥皐等字古無作水旁者偏考諸書漯字亦無力罪之音且嶄者平之反溼者燥之反故云醳散關之嶄漯從朝陽之平燥

若以澴爲螺則與下句不對矣第十五行□□□樂行人夷欣樂上似是歡字其下半尚隱隱可辨也第十六行川兌之閒川古坤字坤在西南方兌在西方言其地當二方之閒也第十八行□□救傾兮全育□遺救傾上似是扶跋二字其右邊皆隱隱可辨說文跋蹎跋也故云扶跋救傾遺上是子字碑文作子惟左邊殘缺耳

司隸校尉楊淮銘

右司隸校尉楊淮銘熹平二年二月立八分書無額在襃城縣棧道中磨崖弟五行兄弟功德牟盛兄卽兄字也此碑自故司隸校尉楊君厥諱淮至河南尹皆敘楊

淮歷官之事自伯邳從弟諱弼字穎伯至下邳相皆敘楊弼歷官之事此云兄弟功德牟盛當究三事不幸早隕乃總承上文而言故下文云二君清□約身自守俱大司隸孟文之元孫也今本隸續兄弟作元弟乃傳刻之譌若云元弟功德牟盛當究三事則是專美楊弼而不及楊淮無是理也洪氏跋云凡稱元子元兄元舅之類皆以長言之二楊俱曰元孫猶元士然以元爲美稱也此但釋元孫而不及元弟故知今本元弟爲傳刻之譌也而葉氏九苞金石錄補乃云獨悼穎伯未登三公之位而卒故稱元弟以美之謬矣蓋今拓本兄上口字

右邊一直微缺而下一橫較長與元字相似葉氏既爲誤本隸續所惑遂不復細審而爲之說也

司隸校尉魯峻碑

右司隸校尉魯峻碑熹平二年四月立并額及碑陰俱八分書在濟甯州儒學中第三行博覽羣書無物不栞隸釋云以栞爲看隸辨云栞乃刊正之刊兩漢金石記云栞卽刊字猶筆削勘定之義念孫案廣雅云記栞志識也識卽多學而識之之識博覽羣書無物不栞卽曲禮所謂博聞強識非謂觀看亦非謂刊正也第八行蠲細舉大權然疏發權然猶較然明貌也廣雅云較明也

曹憲音角史記平津侯主父傳較然著明索隱云較音角漢書張安世傳云賢不肖較然一切經音義七云較古文榷同古學反較然之爲榷然猶較崇之爲榷崇考工記輿人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鄭注故書較爲榷杜子春云當爲較釋文較古學反大較之爲大榷史記律書世儒闇於大較索隱較音角續漢書律歷志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權常數而已大權卽大較辜較之爲辜榷也漢書陳咸傳沒入辜榷財物晉灼注鄭當時傳作辜較銘詞云霝落彰較義亦同也較與較同史記伯夷傳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彰明較著卽此所謂彰較內懷溫潤溫字作溫說文溫從水昷聲昷從皿從囚此碑溫字右邊作𥁕其上半卽人字也有人無口音圍者隸省耳隸釋漢隸字原竝作温今本隸釋又譌作溫此依明萬厤本兩

漢金石記作溫皆非其原文也唯隸辨不誤第十七行㬇矣旳旳洪云旳字易火以日案說文旳明也從日勺聲小雅賓之初筵云發彼有的的俗作旳以祈爾爵然則旳字古讀若勺故與較爍綽逴虐邈權倒樂爲韻旳訓爲明故曰㬇矣旳旳非字本作灼而易火以日也

碑陰上列第一行河內裹管懿裹與懷同漢書漢碑多以裹爲懷謂河內郡懷縣也裹字下半微缺而張氏亟齋遂釋爲夏字誤矣下列第六行東郡樂平邢顥□□顥下一字似財字

武都太守耿勳碑

右武都太守耿勳碑熹平三年四月立八分書無額在成縣棧道中磨崖是碑經後人重鑿頗多謬誤兩漢金石記辯之已詳其未經重鑿而誤釋者尚有數字今具論之弟三行壓難和戎武需慷慨隸續作武慮慷慨案此句弟一字右邊已泐而武字在左則非武字也弟二字亦非慮字諦審碑文似是虣虎二字虣古暴字也周官漢碑暴字多作虣虣虎慷慨喻其赴敵之勇耳論語暴虎馮河亦謂行三軍之事也弟五行考績有成荐英乃胙兩漢金石記英字作荚說云荚即筭字蕩陰令張遷碑八月荚民即此字荐荚乃胙者胙即福祚之祚古通用也念

孫案符筭乃祚義無所取且碑文明是莢字非萁字也苻莢卽符策胙者賜也言考績有成乃賜之以符策命爲太守也韋注齊語云胙賜也隱八年左傳胙之土而命之氏是也下文云天胙顯榮義亦同也弟六行喜不縱慝慼不戮仁隷續慼作威案碑文是慼字非威字古字以慼爲慽慽恨也不以忿恨而戮及仁人也說文無慽字昭十一年左傳唯蔡於慼慼卽慽字宣十二年二慽往矣成二年大國朝夕釋慽於敝邑之地唐石經竝作慼宣二年以其私慽襄十六年以齊人之朝夕釋慽於敝邑之地二十九年美哉猶有慽釋文竝作慼逸周書大戒篇內姓無慼外姓無適韓策慼忿睚眦之意鹽鐵論備胡篇士卒失職而老母妻子慼恨漢書張安世傳何慼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杜鄴傳內無慼恨之隙竝以慼爲慽

弟十行捄活□□千

有餘人隸續捄活作扶活案碑文作捄明是捄字非扶字也捄卽救字漢書董仲舒傳將以捄溢扶衰是也弟二十行拯阸捄傾字作捄隸續亦誤作扶赤子遭慈遺字碑文作遭隸續作遺案赤子遺慈文義殊晦且碑文是遭字非遺字也赤子遭慈㠯活㠯生言赤子遭慈母而生活也

校官碑

右校官碑光和四年十月立并額俱八分書在江甯府溧水縣儒學中弟一行隸釋於三百八十有七載之下缺三字其下有于字今案碑文非于字昇誅曰昇卽說

文畁字上從由下從廾音拱今碑省畁作畀而以爲其之偕字說見鄭固碑隸釋金薤琳琅作畀皆不誤兩漢金石記改畀爲其非也弟十一行宗懿招德宗尊也招與昭同昭明也猶言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也昭古通作招左傳楚康王昭史記楚世家論衡吉驗篇昭竝作招史記建元已來王子侯者表劇魁侯昭漢表作招昭十二年左傳作祈招之詩張衡東京賦招有道於側陋賈逵薛綜注竝云招明也周語好盡言以招人過亦謂彰人之過韋注訓招爲舉非也說見經義述聞發彼有的雅容□閑閑上一字諸家皆缺今諦審碑文亦是畁字但由字不省作田與上畀字小異耳

郃陽令曹全碑

右郃陽令曹全碑中平二年十月立𢍜陰僎八分書無額在同州府郃陽縣儒學中弟三行巴郡朐忍令段氏若膺說文注云曲禮左朐右末鄭云屈中曰朐引伸爲凡屈曲之稱漢巴郡有朐忍縣十三州志曰其地下溼多朐忍蟲因名朐忍蟲卽蚯蚓今俗云曲蟺也漢碑古書皆作朐忍不知何時朐譌胊忍譌䏰闞駰上音春下音閏通典上音蠢下音如尹切廣韻則上音蠢下音閏而大徐乃於肉部增胊䏰二篆上音如順下音尺尹不知爲朐忍之字誤且謂其地在漢中又不知漢朐忍在

今夔州府雲陽縣西去漢中甚遠也念孫案淮南時則篇蚯螾出高注云蚯螾蠢蝡也蠢蝡蠢閏聲相近是蚯蚓舊有此名非闞駰之妄作唯朐忍之爲朐䏰乃是後人之譌耳弟九行諸國禮遺且二百萬悉以薄官又下文主薄王歴此兩薄字皆今之簿字也說文無簿字古借薄字爲之孟子萬章篇孔子先簿正祭器音義云簿本多作薄誤而不知作薄者乃古本也漢碑中主薄字作薄者不可枚舉作簿者僅見耳而金薤琳琅薄官字改爲簿金石文字記兩漢金石記兩薄字皆改爲簿誤矣弟十行兗豫荊楊楊字從木案藝文類聚州部初學

記州郡部鈔本太平御覽州郡部三引尚書周官爾雅楊州字皆從木佩觿云楊柳也亦州名又云按禹貢淮海惟楊州正義云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則非當從木據此則郭氏所見本尚從木也（宋本爾雅江南曰楊州宋本史記夏本紀淮海維楊州字竝從木）唐許嵩建康實錄引春秋元命苞云地多赤楊因取名焉其說雖不足爲據然亦可見楊州字之本從木矣自張參五經文字以從木者爲非而唐石經遂定從手旁廣韻揚舉也又州名亦踵張氏之誤禹貢正義引李巡爾雅注云兩河閒其氣淸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濟河閒其氣專質厥性信謹故曰兖兖信也

淮海閒其氣寬舒厥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楊楊揚也（今本作揚輕也乃後人所改辯見下）荊州其氣燥剛厥性彊梁故曰荊荊彊也河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河西其氣蔽壅厥性急凶故曰雍雍壅也冀近兗信徐舒楊揚荊彊豫舒雍壅皆同聲而異字後人徒以厥性輕揚之語遂謂楊州字當從手旁不知以揚釋楊猶以壅釋雍也若改楊州爲揚州則亦將改雍州爲壅州乎楊州字旣改爲揚則楊揚也之文不可通故又改爲揚輕也以彌縫其闕不知李釋九州皆取同聲之字爲訓輕與揚不同聲也又公羊莊十

年疏及爾雅釋文廣韻所引李注皆無楊揚也三字蓋後人改楊爲揚遂刪此三字耳據尚書正義所引有揚輕也三字亦足證後人之妄刪矣公羊疏所引有冀近也豫舒也雍雝也荊彊也兖信也徐舒也幽要也營均也而無楊揚也爾雅釋文於荊徐營三州末引李注所引六州有冀近也豫舒也雍雝也兖信也幽要也而亦無楊揚也較尚書正義所引獨少一句明是後人所刪今書傳中楊州字皆改從手旁唯漢碑從木人不能改故至今尚存耳竹邑矦相張壽碑遭江楊劇賊酸棗令劉熊碑出省楊土其字亦從木隷釋所載冀州刺史王純碑出使楊州荊州刺史度尚碑楊賊畔於□□車騎將軍馮緄碑督使徐楊二州此碑今本譌作揚依萬厤本改大尉陳球碑陸梁荊

楊陳球後碑剝落荊楊無極山碑楊越之梔□條蕩巴郡太守張納碑楊州寇賊其字皆從木是漢碑楊州字無從手者

蕩陰令張遷頌

右蕩陰令張遷頌中平三年二月立幷陰俱八分書篆額在泰安府東平州儒學中弟二行在帷幕之內幕字葢本作莫史記廉頗藺相如傳市租皆輸入莫府馮唐傳上功莫府以下二傳漢書同李將軍傳莫府省約文書籍事後漢書吳漢傳莫府上兵簿皆以莫爲幕史記索隱引崔浩云古者出征爲將帥軍還則罷治無常處以幕帟

爲府署故曰莫府是漢時帷幕字通作莫也今碑文作幕巾字甚小局促於莫字之下不成字體葢後人補刻也碑中字上下相距自有定式今於莫下加巾字則字形太長致與下字迫近比之諸字疏密縣殊矣而金薤琳琅已作幕則明時碑文已然矣弟五行爰旣且於君金石文字記云旣且者曁之誤此以一字離爲二字也金石文跋尾云爰旣且於君詳其文義謂張氏仕漢世世有德後有興者且於君也顧以旣且爲曁之誤乃由臆斷遽詆碑爲訛謬豈其然乎兩漢金石記云錢說頗似牽強下文藝於從政政字亦誤作畋想東漢時能書胥史固不乏人竟似草稾審視未明而范然下筆

者然則暨之爲既且亦是誤筆未可執一而論矣念孫案翁說是也爰既且於君義不可通明是爰暨於君之誤魏元丕碑爰暨于君卽其明證矣弟十二行紀行来本来卽求字言紀其行而求其始也始謂初生時也故下文云蘭生有芬克岐有兆矣求字首筆作曲形自右而左與上文三代以来之来字不同而金薤琳瑯乃直作來矣隸書求字或作来與来字相似說見前三公山碑兩漢金石記以来字爲誤筆亦非也

仙人唐公房碑

右仙人唐公房碑無年月竝陰俱八分書篆額在漢中

府城固縣弟六行鼠啚輣車被具輣車卽藩車也襄二十三年左傳以藩載欒盈杜注云藩車之有障蔽者漢書游俠傳云乘藩車入閭巷嚴舉碑位至蕃車夏承碑轓軒六轡字竝與藩同說文軒曲輈藩車也輣車耳反出也義各不同此則借輣為藩也

碑陰弟六行南鄭祝岱字子華弟八行祝恆字仲華弟十行祝崇字季華崇卽嵩字也周語融降于崇山韋注崇崇高山也史記封禪書云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漢書地理志云古文以崈高為外方山是崇高卽嵩高也崈與崇同此三人或名岱或名恆或名崇而皆以華為字是名與字皆取諸五嶽也弟十一行祝榮字文華則取榮華之

義而其字亦作崋後人以崋山之崋讀去聲榮華之華讀平聲據此則古無異音也初學記引白虎通義云西方華山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是崋山之崋與榮華之華義亦相通也

## 豫州從事孔褒碑

右豫州從事孔褒碑無年月竝額皆八分書在曲阜縣孔廟中是碑於雍正三年始出故向來諸家皆未著錄剝蝕過半僅存百七十餘字弟二行治家業春秋□句綜□□典句篇籍靡遺句春秋下一字諸家竝缺諦審當是經字字雖泐而遺迹猶存孔宙碑云治嚴氏春秋

襃爲宙之長子世傳其學故云治家業春秋經也綜下一字牛氏階平金石圖以爲極字今案碑文作㭊而右邊殘缺當是核字綜核者綜理而研核之漢書宣帝紀贊云綜核名實是也弟十二十三兩行□磐□□句逢□百□句逢下當是此字百下當是凶字今此字已不可見而凶字尚存乚形襃以匽張儉事獲禍故云逢此百凶王風兔爰文凶字與上隆下頌爲韻頌讀若容

武梁石室畫象三石

右武梁石室畫象三石無年月字皆八分書在嘉祥縣武氏祠中碑石湮沒已久唯楊州馬秋玉家有舊拓本

所存者伏戲至丁蘭十四幅而已乾隆丙午秋黃司馬
小松於嘉祥縣紫雲山下按得原石乃就其地爲堂垣
而砌諸石於內楣曰武氏祠堂誠盛事也於是命工椎
搨分遺同好較馬氏所藏本多十之七八又補洪氏所
缺者七十餘字余今所藏本卽此本也第一石第二層
第二幅祝誦氏無所造爲未有耆欲刑罰未施隸釋未
作未蓋傳寫誤也末者無也無所造爲未有耆欲互文
耳下文刑罰未施其字始作未第九幅夏禹長於地理
脈泉知陰此用尚書刑德放文也藝文類聚職官部三太平御覽職官六八竝引尚書刑德放云禹長於地理水泉九州得括象圖故堯以爲司空脈莫狄反相也猶詩

言相彼泉水也說文作脈又作覛爾雅云覛相也周語古者大史順時覛土韋注云覛視也作脈者借字耳魏策云前脈地形之險阻是也所圖禹象其冠上銳下廣如笠形手持兩刃臿說文茉兩刃臿也玉篇胡瓜切案云今爲鏵俗語所謂鏵鍬是莊子天下篇引墨子云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親自操橐耜司馬彪云橐盛土器也崔譔云耜插也插與臿同沐甚雨櫛疾風淮南脩務篇云禹沐霪雨櫛扶風決江疏河要略云天下大水禹身執虆臿以爲民先今本臿譌作垂辯見淮南此圖頭戴笠手執臿正所謂櫛風沐雨身執虆臿者也朱氏竹垞跋云禹冠頂銳而下卑始士冠禮郊特牲所云毋追者是覩此可

悟聶崇義三禮圖之非念孫案朱氏此說其不可通者有三王者受命然後異器械別衣服禹之治水在帝堯之時安得遽有毋追之制一也毋追禮冠也非治水時所宜用頭戴禮冠手持畚臿則尤爲不倫二也續漢書輿服志云委貌冠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毋追殷之章甫者也今此圖冠形上銳不似覆杯且無前高後卑之別豈毋追之制乎據輿服志所云則三代冠制相去不遠故三禮圖引舊圖云毋追章甫委貌其制相比今此冠上銳而下廣作三角形禮冠皆無此制三也弟十二幅子騫衣寒御車失棰棰

與箠同說文箠擊馬箠也今本脫箠字據玉篇補字或作棰莊子
天下篇一尺之棰漢書路溫舒傳棰楚之下急就篇柍
棰檛杖棁柲杸棰字竝從木隸釋失字上下各缺一字
某氏跋云洪本僅存一失字今全文可讀乃是御車失
柍柍與鞅同念孫案此說非也原文作棰明是棰字非
柍字說文𠂹艸木華葉𠂹象形垂遠邊也從土𠂹聲䍋小罌也從缶𠂹聲隸書𠂹垂䍋三字多書作垂凡
漢碑中作垂作𡍮者皆䍋之省文非垂之省文也此碑棰字右邊作𡍮亦是䍋之省文棰爲御者
所埶衣寒則手僵手僵則失棰若鞅爲馬頸靼非御者
所埶馬失其鞅與閔子衣寒曾不相涉不得言子騫衣
寒御車失鞅也且上文以明方綱爲韻下文以連驪焉

爲韻爻與爲韻此以移棰爲韻若以棰爲稧則失其韻矣憶乙未之冬余在郡城始晤汪君雪礓雪礓新得馬秋玉家所藏石室畫象舊拓本屬余作跋余爲題數十字且言某氏以棰爲稧之誤卽翁閣學跋語內所云高郵王石臞說此字凡數條者是也後此本歸於黃君小松小松作小蓬萊閣金石文字曾用余說而惜其言之不詳也自乙未至今五十六年雪礓小松皆已下世而余年亦八十有八矣此原石拓本小松所手贈也書此爲之憮然

# 漢隸拾遺

讀書樸志

PL
2261
.W34
v.23

# 讀書雜志餘編目錄

上卷
後漢書二十一條
老子四條
莊子三十五條
呂氏春秋三十八條
韓子十四條
法言八條
下卷
楚辭二十六條

文選一百一十五條

先子所著讀書雜志十種自嘉慶十七年以後陸續付梓至去年仲冬甫畢中月而先子病没敬檢遺稿十種而外猶有手訂二百六十餘條恐其久而散失無以遺後學謹刻爲餘編二卷以附於全書之後道光十二年四月朔日哀子引之泣書

# 讀書雜志餘編上　　高郵王念孫

## 後漢書

### 聖跡滂流

章帝紀追惟先帝勤民之德厎績遠圖復禹宏業聖跡滂流至于海表念孫案滂當作菊此因流字而誤加水旁耳菊溥也徧也流行也謂聖跡徧行天下至于海表也此言聖跡非言聖澤則菊流之菊不當作滂說文曰菊溥也溥亦徧也繫辭傳曰菊行而不流謂徧行而不流也說見經義述聞周官男巫曰菊招以茅謂徧招於四方也晉語曰乃使菊告於諸侯謂徧告於諸侯也楚語曰武

丁使以象夢旁求四方之賢謂徧求四方之賢也秦之罘刻石文曰威燀旁達莫不賓服謂威燀徧達也旁與方古字通堯典共工方鳩僝功史記五帝紀作旁臯陶謨方施象刑惟明新序節士篇作旁呂刑方告無辜于上論衡變動篇作旁士旣夕禮牢中旁寸鄭注今文旁爲方立政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齊語曰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漢書地理志曰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其義一也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此云厎績遠圖復禹宏業聖跡旁流至于海表意本於立政也

奉盤鍇鍉

隗囂傳牽馬操刀奉盤鍇鍉遂割牲而盟李賢注曰按蕭該音引字詁鍉卽題音徒啟反方言曰宋楚之閒謂

盎爲題據下文云鍉不濡皿明非盎盎之類前書匈奴傳云漢遣韓昌等與單于及大臣俱登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犂撓酒應劭云留犂飯匕也撓攪也以匕攪皿而歃之今亦奉盤捁匙而歃也以此而言鍉卽匙字鍣匱也音七故反引之曰鍉當爲鍉其字從缶不從金廣韻鍉都奚切歃皿器集韻鍉歃器皆沿誤本後漢書注內題字當爲題其字從瓦不從頁方言甂陳魏宋楚之閒謂之題郭璞曰今河北人呼小盎爲題子杜啟反廣雅曰題甂甂也太平御覽引通俗文曰小甌曰題凡從瓦之字或從缶故字詁鍉與題同玉篇鍉徒啟切亦作題題徒啟

切小盆也集韻亦曰題或從缶作鍉皆其證矣賢意謂據鍉字則爲盆盎之題據下文則當訓爲匙耳案周官玉府職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鄭注曰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槃以盛牛耳尸盟者執之玉敦歃血玉器戎右職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注曰役之者傳敦血授當歃者血在敦中以桃茢拂之耳者盛以珠盤尸盟者執之若然則盤以盛耳敦以盛血二器竝設矣今傳曰奉盤盤外當更有盛血之器下文曰有司奉血鍉進護軍舉手揖諸將軍曰鍉不濡血歃不入口是欺神明也明鍉者盆盎之類所以盛

亞如古之有敦耳不得加賢注所云且隗囂遵用古禮何肯效法匈奴乎

首施兩端

鄧訓傳西羌傳竝云首施兩端注曰首施猶首鼠也念孫案史記魏其武安傳何爲首鼠兩端故李本之爲注今案施讀如施于中谷之施首施猶首尾也首尾兩端卽今人所云進退無據也春秋魯公子尾字施父是施與尾同意服虔注漢書曰首鼠一前一卻也則首鼠亦卽首尾之意

胎養

魯恭傳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注曰萬物皆含胎長養之時念孫案胎亦養也方言曰台胎養也晉衞燕魏曰台汝潁梁宋之閒曰胎列女傳頌義小序曰胎養子孫以漸教化是胎與養同義此言陽氣胎養萬物非謂萬物含胎也方言注曰台猶頤也音怡序卦傳曰頤者養也胎台頤聲近而義同

或裵回藩屏或躑躅帝宮

蘇竟傳太白辰星或裵回藩屏或躑躅帝宮注曰帝宮北辰也藩屏兩傍之星也念孫案北辰在紫宮之中與左右兩藩皆非黃道所經太白辰星無緣到此今案帝

宮謂太微宮藩屏謂太微之兩藩皆五星所經也史記天官書曰太微三光之廷匡衞十二星藩臣淮南天文篇曰太微者太一之廷也（太一當作五帝辨見淮南）故云褱回藩屏躑躅帝宮

百獸駭殫

班固傳兩都賦遂繞酆鄗歷上蘭六師發胄（胄與逐同）百獸駭殫注曰駭殫言驚懼也念孫案李訓駭殫爲驚懼則殫字本作憚今作殫者後人據誤本文選改之也韋昭注周語曰憚懼也懼與驚義相通（爾雅驚懼也方言懼驚也）故楚辭招魂君王親發兮憚青兕王逸注曰憚驚也淮南人閒

篇曰驚憚遠飛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驚憚讋伏驚憚卽駭憚故廣雅曰駭憚驚也言六師發逐而百獸皆驚也又案文選百獸駭殫殫字李善無注張銑注曰言天子縱六軍逐百獸駭驚踐蹋十分殺其二三駭驚卽駭憚踐蹋卽下文之蹂躪而獨不爲殫字作解然則李善及五臣本皆作百獸駭憚而今本作殫亦是後人所改明矣後人改憚爲殫者以憚音徒案反與蘭字韻不相協故耳不知憚從單聲古音徒丹反故與蘭爲韻莊子達生篇以鉤注者憚釋文憚徒丹反是其證也後人不曉古音而妄改爲殫殫者盡也百獸駭盡則甚爲不詞且

此句但言百獸驚駭下文乃言蹂躪其十二三卒乃言草木無餘禽獸殄夷若先言百獸已盡則下文皆成贅語矣此字葢近代淺學人所改而各本後漢書文選皆相承作殫莫能正其失良可怪也

保界河山

子寶秦人矜夸館室保界河山注曰保守也謂守河山之險以爲界念孫案賦言保界河山非謂保河山以爲界也今案界讀爲介保介皆恃也言恃河山以爲固也僖二十三年左傳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呂氏春秋誠廉篇阻兵而保威高杜注並曰保恃也襄二十四年

左傳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介亦恃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阻負介皆恃也索隱介音界言楚以江淮爲界一云介者夾也皆失之漢書五行志虢介夏陽之阸怙虞國之助介怙皆恃也顏師古曰介隔也失之南粵傳欲介使者權師古曰介恃也是保介皆恃也作界者假偕字耳界與介古字通漢書楊雄傳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文選界作介史記晉世家文公環緜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續漢書郡國志作界山春秋繁露立元神篇介障險阻淮南覽冥篇介作界郭有道碑介休作界休矜夸館室夸亦矜也保界河山界亦保也矜夸保界皆兩字平列

蘊孔佐之宏陳

典引蓄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宏陳注曰蘊藏也孔佐謂孔子制作春秋及緯書以佐漢也宏陳謂大陳漢之期運也念孫案李云大陳漢之期運則宏陳之下必須加數字以解之而其義始明矣今案陳者道也言蘊蓄聖人之大道也李斐注漢書哀帝紀曰陳道也微子曰我祖厎遂陳于上言致成道於上也君奭曰率惟茲有陳言有道也大戴禮衞將軍文子篇曰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言君道則進不道則退也並見經義述聞宏陳與烈精相對為文則宏陳之為大道明矣

微胡瑣而不頤

慝凸迥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頤注曰瑣小也頤養也言微細者何小而不養也念孫案李以微爲細細卽小也小胡小而不頤則不詞之甚矣今案微讀曰徽爾雅曰徽善也立政予旦已受人之徽言漢石經徽作微是微與徽通徽慝二字正相對慝惡也言惡者無遠不滅善者無小不養也

有靦其面

樂成靖王黨傳安帝詔曰萇有靦其面而放逸其心注曰靦姡也言面姡然無媿姡音胡八反念孫案李訓靦爲姡本於爾雅然云面姡然無媿則未解靦字之義幷

未解姡字之義也今案說文靦人面皃也今本人面皃譌作面見案爾雅釋文引舍人曰靦擅也一曰面貌也越語靦然而人面韋昭曰靦面目之貌是靦爲人面貌也小雅何人斯正義引說文靦面見人亦是人面皃之譌今訂正或沿面見人之誤解爲無面目相見失之姡面靦也爾雅訓靦爲姡說文訓姡爲面靦其義一也今本面靦譌作面醜何人斯釋文引說文姡面醜也亦後人據誤本說文改之今據何人斯正義及爾雅釋言疏所引訂正又案說文嫙好也齎材也姡面靦也嬥直好皃姡字在嫙齎嬥三字之閒則其義亦與好相近故何人斯箋曰姡姡然有面目則姡非面醜之貌明矣爾雅靦姡也李巡孫炎注並曰人面姡然也見釋文然則靦與姡皆人面之貌而非無恥之貌明矣小雅何人斯篇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毛傳曰靦姡也鄭箋曰使女爲鬼爲蜮也則女誠不可得見也姡然有

面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是靦爲人面目之貌故對鬼蜮言之若以靦爲無恥則與詩意相違矣又越語余雖靦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韋注曰靦面目之貌是靦爲人面目之貌故對禽獸言之若以靦爲無恥則與靦然人面之文不合矣此詔云蔑有靦其面而放逸其心義亦與越語同言蔑雖靦然人面而放逸其心實與禽獸無異下文風淫于家娉取人妻是其事也李以靦爲面姡然無媿失之矣又案方言憮𢢾也荊揚青徐之閒曰憮此與有靦面目之靦異義而左思魏都賦云有靦瞢容神蘂形茹任昉彈曹景宗奏云惟此人斯有靦面目玉篇亦云靦𢢾皃則是誤以靦爲憮矣總之靦爲人面目之貌或以爲恥或以爲無恥皆非也

或誤解說文之靦爲㥏云㥏從心慙在中靦從面媿在外亦沿左思任昉之誤不知說文之靦爲面貌不與訓慙之㥏同義也

不震厥敎

蕢慢易大姬不震厥敎注曰大姬卽蕢所繼之母也震懼也念孫案震讀爲祇祇敬也言不敬承其敎非謂不懼其敎也祇與震古同聲而通用盤庚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漢石經震作祇無佚治民祇懼史記魯世家祇作震震字或作振皋陶謨曰嚴祇敬六德夏本紀祇作振粊誓祇復之魯世家祇作敬徐廣曰敬一作振內則祇見孺子鄭注曰祇或作振皆其證也祇從氏聲古

音在脂部震從辰聲古音在諄部諄部之音多與脂部相通故從辰之字亦與從氏之字相通說文蚳從氏聲或作蜃從辰聲又其一證也恆上六振恆說文引作榰恆曲禮畛於鬼神鄭注曰畛或爲祇畛之與祇振之與榰猶震之與祇也

游不倫黨

崔駰傳游不倫黨苟以徇己注曰倫謂等倫念孫案倫擇也游不倫黨謂交不擇類也說文掄擇也周官山虞曰邦工入山林而掄材少牢饋食禮雍人倫膚九鄭注曰倫擇也是倫與掄通荀子勸學篇曰君子居必擇鄉

遊必就士

補綻

崔實傳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注曰綻音直莧反禮記曰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念孫案李以綻爲綻裂非也綻亦補也補綻決壞枝柱邪傾相對爲文若以補綻爲補其綻裂則補綻決壞四字文不成義且與下句不對矣綻字本作組又作綻說文組補縫也廣雅曰組縫也急就篇鍼縷補縫綻紩緣顏師古曰脩破謂之補縫解謂之綻古辭豔歌行曰故衣誰當補新衣誰當綻

得之不休不獲不吝

張衡傳應閒得之不休不獲不吝注曰休美也吝恥也念孫案休喜也吝恨也言得之不喜不得不恨也小雅菁菁者莪篇曰我心則喜我心則休休亦喜也呂刑曰雖畏勿畏雖休勿休言雖喜勿喜也竝見經義述聞周語曰爲晉休戚韋注曰休喜也廣雅同今俗語猶云休戚相關楚語曰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言喜懼其動也說文曰吝恨惜也屯六三往吝馬融注曰吝恨也廣雅同下文思元賦曰柏舟悄悄吝不飛字或作悋方言曰悋恨也

豈愛慼之能剖

思元賦通人闇於好惡兮豈愛惑之能剖注曰剖分也言通人尚闇於好惡況愛寵昏惑者豈能分之念孫案李以愛爲愛寵非也愛者薆也說文薆蔽不見也廣雅曰薆𡫴薆障也爾雅薆隱也郭璞曰謂隱蔽方言掩翳薆也郭璞曰謂薆蔽也引詩邶風靜女篇薆而不見今詩薆作愛楚辭離騷云衆薆然而蔽之薆薆愛古字通皆謂障蔽也此言通人尚闇於好惡豈蔽惑之人所能分剖也蔽與惑義相近蔽惑與通人義相反若以愛爲愛寵則與上下文俱不相涉矣文選愛惑作昏惑葢後人不曉愛字之義而改之也

左概嵩嶽　箕背王屋

馬融傳廣成頌右彎三塗左概嵩嶽面據衡陰箕背王屋念孫案概當爲枕字之誤也草書概字作㮣枕字作枕二形相似水經汝水注太平御覽地部引此竝作左枕嵩嶽箕背當爲背箕背箕與面據相對箕讀爲基立政以竝受此丕丕基漢石經基作其周頌昊天有成命篇夙夜基命宥密孔子閒居基作其說文其籒文箕字基亦據也釋名曰基據也在下物所依據也言前據衡陰後據王屋也水經汝水注引此正作背基王屋

脰完羝撝介鮮　梏羽羣

絹猑號鏦特肩脰完羝撝介鮮散毛族梏羽羣注曰絹

繫也與罥通音工犬反鏦猶撞也音楚江反脰頸也謂中其頸也梏諸家竝古酷反案字書捁從手卽古文攪字謂攪擾也念孫案李訓脰爲頸頸完羝則爲不詞故又釋之曰謂中其頸殆失之迂矣今案脰讀爲剅廣雅曰剅裂也玉篇曰小裂也作脰者俗字耳絹鏦脰撝散梏六字字法皆相似若訓脰爲頸則與上下文不類矣介鮮二字亦爲不類鮮當爲鱗凡隸書從粦之字或作粦故鱗字或作鱶形與鮮相近因譌爲鮮以下文毛羽例之則此當爲介鱗也說文曰撝裂也謂裂介鱗也梏讀爲嚳廣雅曰嚳分也脰撝皆裂也散梏皆分也李以

梏爲攬攖之攬亦失之

儀建章

杜篤傳論都賦規龍首撫未央（撫與摹同）覛平樂儀建章注曰覛視也儀字無注念孫案儀者望也呂氏春秋處方篇射者儀毫而失牆畫者儀髮而易貌淮南說林篇射者儀小而遺大高注竝曰儀望也儀古讀若俄字或作睋定八年公羊傳注訓睋爲望班固西都賦曰睎秦領睋北阜睋與儀古今字耳規龍首撫未央撫亦規也覛平樂儀建章儀亦覛也睎秦領睋北阜睋亦睎也

田田相如

厥土之膏畞價一金田田相如注曰相如言地皆沃美相類也念孫案如讀爲紛拏之拏田田相拏猶今人言犬牙相錯也楊雄豫州箴曰田田相拏廬廬相距是其證

三十鍭

南蠻傳其民戶出雞羽三十鍭注曰毛詩四鍭既均儀禮鍭矢一乘鄭注曰鍭猶候也候物而射之也念孫案鍭者矢名此言雞羽三十鍭則非謂鍭矢也鍭讀爲猴方言猴本也廣雅同郭璞曰今以鳥羽本爲猴說文曰猴羽本也九章算術粟米章買羽二千一百猴劉徽曰猴

羽本也數羽羽稱其本猶數草木稱其根株也義與此雜羽三十猴同作鍭者俗字耳

汾隰

西羌傳晉人敗北戎于汾隰注曰二水名念孫案李以隰爲水名非也汾隰謂汾水旁下溼之地爾雅曰下溼曰隰桓三年左傳逐翼侯于汾隰杜注曰汾隰汾水邊是也

老子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王弼本第十七章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河上公本無下

焉字念孫案無下焉字者是也信不足爲句焉有不信爲句焉於是也言信不足於是有不信也呂氏春秋季春篇注曰焉猶於此也聘禮記曰及享發氣焉盈容言發氣於是盈容也月令曰天子焉始乘舟今本焉字在上句乃告舟備具於天子之下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今據呂氏春秋季春篇淮南時則篇訂正言天子於是始乘舟也晉語曰焉始爲令言於是始爲令也三年問曰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言先王於是爲之立中制節也荀子禮論篇焉作安楊倞曰安語助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焉安案三字同義詳見釋詞大荒南經曰雲雨之山有木名曰欒羣帝焉取藥言羣帝於是取藥也管子揆度篇曰民財足則君賦斂焉

不窮言賦斂於是不窮也墨子非攻篇曰天乃命湯於鑣宮用受夏之大命湯焉敢奉率其衆以鄉有夏之境言湯於是敢伐夏也楚辭九章曰焉洋洋而爲客又曰焉舒情而抽信兮言於是洋洋而爲客於是舒情而抽信也又僖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晉於是乎作州兵晉語作焉作轅田焉作州兵西周策君何患焉史記周本紀作君何患於是是焉與於是同義莊八年公羊傳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管子小問篇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是於是與焉同義河上公注云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之以不信而欺其

君也則字正解焉字之義祭法曰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言壇墠有禱則祭之也大戴禮曾子制言篇曰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言有知則謂之友無知則謂之主也荀子禮論篇三者偏亾焉無安人史記禮書焉作則老子第十三章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天下淮南道應篇引此則作焉是焉與則亦同義後人不曉焉字之義而讀信不足焉爲一句故又加焉字於下句之末以與上句相對而不知其謬也又王弼本二十三章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河上公本亦有下焉字案河上公注云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君以不信也與十七

章注正同則正文亦以焉有不信爲句明矣乃後人旣以信不足焉爲句而加焉字於下句之末又移此注於信不足焉之下而改注內應君以不信爲應君以不足甚矣其謬也又案王弼注十七章云信不足則有不信此自然之道也則有不信卽焉有不信是王弼亦以焉有不信爲句今本王注作信不足焉則有不信焉字亦後人所加二十三章注云忠信不足於下焉有不信也永樂大典本加此今本也字作焉亦後人所改此皆由不曉焉字之義而讀信不足焉爲一句故訓詁失而句讀亦舛旣於下句末加焉字遂不得不改注文以就之矣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三十一章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釋文佳善也河上云飾也念孫案善飾二訓皆於義未安古所謂兵者皆指五兵而言故曰兵者不祥之器見下文若自用兵者言之則但可謂之不祥而不可謂之不祥之器矣今案佳當作隹字之誤也隹古唯字也唯或作惟又作維唯兵爲不祥之器故有道者不處上言夫唯下言故文義正相承也八章云夫唯不爭故無尤十五章云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又云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二十二章云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皆其

證也古鐘鼎文唯字作隹石鼓文亦然又夏竦古文四聲韻載道德經唯字作𨾴據此則今本作唯者皆後人所改此隹字若不誤為佳則後人亦必改為唯矣

為天下正

王弼本三十九章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河上公本貞作正注云為天下平正念孫案爾雅曰正長也廣雅曰正君也呂氏春秋君守篇可以為天下正高注曰正主也為天下正猶洪範言為天下王耳下文天無以清地無以甯即承上文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甯言之又云侯王無以貴高貴高二字正承為天下正言之是正為

君長之義非平正之義也王弼本正作貞俗字耳

唯施是畏

五十三章行於大道唯施是畏王弼曰唯施爲之是畏也河上公注略同念孫案二家以施爲釋施字非也施讀爲迆迆邪也言行於大道之中唯懼其入於邪道也下文云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河上公注徑邪不正也是其證矣案徑卽上文所謂施也邪道足以惑人故曰唯施是畏王注曰言大道蕩然正平而民猶尚舍之而不由好從邪徑況復施爲以塞大道之中乎於正文之外又增一義非是說文迆衺行也引禹貢東迆北會于匯孟子離婁篇施從良人之所之趙注曰施者邪施而行丁公著音迆淮南齊俗篇去非

者非批邪施也高注曰施微曲也要略篇接徑直施高注曰施邪也是施與迆通禹貢東迆北會于匯馬融曰迆靡也文選甘泉賦封巒石關迆靡乎延屬漢書楊雄傳迆作施史記賈生傳庚子日施兮漢書施作斜斜亦邪也韓子解老篇釋此章之義曰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所謂貌施也者邪道也所謂徑也者佳麗也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此尤其明證矣

莊子

培風

逍遙遊篇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釋文曰培重也本或

作陪念孫案培之言馮也馮乘也見周官馮相氏注風在鵬下故言負鵬在風上故言馮必九萬里而後在風之上在風之上而後能馮風故曰而後乃今培風若訓培爲重則與上文了不相涉矣馮與培聲相近故義亦相通漢書周緤傳更封緤爲鄘城侯顔師古曰鄘呂忱音陪而楚漢春秋作馮城侯陪馮聲相近是其證也馮字古音在蒸部陪字古音在之部之部之音與蒸部相近故陪馮聲亦相近說文曰陪滿也王注離騷曰馮滿也陪馮聲相近故皆訓爲滿文穎注漢書文帝紀曰陪輔也張晏注百官公卿表曰馮輔也說文曰倗輔也陪馮倗聲竝相近故皆訓爲輔說文曰倗從人朋聲讀若陪位鄘從邑崩聲讀若陪漢書王尊傳南山羣盜傰宗等蘇林曰傰音朋晉灼曰音倍墨子尚賢篇守城則倍畔非命篇倍作崩皆其例也

朝菌

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釋文司馬云朝菌大芝也天陰生糞上見日則死一名日及故不知月之終始也支遁云一名舜朝生暮落潘尼云木槿也引之曰淮南道應篇引此朝菌作朝秀今本淮南作朝菌乃後人據莊子改之文選辯命論注及太平御覽蟲豸部六引淮南竝作朝秀今據改廣雅作朝蜏高注曰朝秀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狀似蠶蛾一名孳母據此則朝秀與蟪蛄皆蟲名也朝秀朝菌語之轉耳非謂芝菌亦非謂木槿也上文云之二蟲又何知謂蜩與學鳩此云不知晦朔亦必謂朝菌之蟲蟲者微有知之物故以知不知

言之若草木無知之物何須言不知乎

蚉蝱僕緣

人閒世篇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適有蚉蝱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胷向秀解蚉蝱僕緣曰僕僕然蚉蝱緣馬稠穊之貌崔譔曰僕御念孫案向崔二說皆非也僕之言附也言蚉蝱附緣於馬體也僕與附聲近而義同大雅既醉篇景命有僕毛傳曰僕附也鄭箋曰天之大命又附著於女文選子虛賦注引廣雅曰僕謂附著於人案今廣雅無此語廣雅疑廣倉之譌

診其夢

匠石覺而診其夢向秀司馬彪並云診占夢也念孫案下文皆匠石與弟子論櫟社之事無占夢之事診當讀爲畛爾雅畛告也郭注引曲禮曰畛於鬼神畛與診古字通此謂匠石覺而告其夢於弟子非謂占夢也

與造物者爲人　不與化爲人

大宗師篇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應帝王篇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郭象曰任人之自爲天運篇久矣夫某不與化爲人郭曰夫與化爲人者任其自化者也引之曰郭未曉人字之義人者偶也爲人猶爲偶也中庸仁者人也鄭注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

人以人意相存偶之言檜風匪風箋曰人偶能割亨者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聘禮注曰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也公食大夫禮注曰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是人與偶同義故漢時有相人偶之語淮南原道篇與造化者爲人義與此同高注爲治也非是互見淮南齊俗篇曰上與神明爲友下與造化爲人是其明證也

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

應帝王篇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釋文曰出經絕句司馬云出行也經常也崔云出典法也式義度人絕句式法也崔云式用也用仁義以法

度人也念孫案此當以以己出經式義度爲句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爲句義讀爲儀儀與義古字通說文義己之威儀也文矦之命父義和鄭注義讀爲儀周官肆師治其禮儀鄭注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爲義爲誼小雅楚茨篇禮儀卒度韓詩作義周官大行人大客之儀大戴禮朝事篇作義樂記制之禮義漢書禮樂志作儀周語示民軌儀大射儀注引作義儀法也見周語注淮南精神篇注楚辭九歎注經式儀度皆謂法度也解者失之

波流

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靡因以爲波流郭象曰變化積靡世事波流無往而不因也釋文曰波流崔本作波隨云常隨從之念孫案作波隨者是也

蛇何靡隨爲韻蛇古音徒禾反委蛇之委古音於禾反委蛇疊韻字也召南羔羊篇委蛇委蛇與皮紽爲韻皮古音婆莊子庚桑楚篇與物委蛇與爲波爲韻爲古音譌委蛇或作委佗鄘風君子偕老篇委委佗佗與珈河宜何爲韻宜古音俄靡古音摩中孚九二吾與爾靡之與和爲韻莊子知北遊篇安與之相靡與化多爲韻成二年左傳師至于靡笄之下靡一音摩史記蘇秦傳期年以出揣摩鄒誕本作揣靡隨古亦音徒禾反波隨疊韻字詩序男行而女不隨老子前後相隨管子白心篇天不始不隨呂氏春秋審應篇人先我隨韓子解老篇大姦作則小盜隨淮南泰族篇上動而下隨史記太史公自序主先而臣隨竝與和爲韻又呂氏春秋任數篇無先有隨與和多爲韻賈子道術篇有端隨之與和宜爲韻淮南原道篇禍乃相隨與多爲韻說文隨從辵隋聲隋音他果反史記天官書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索隱曰隨音他果反

擢德塞性

騈拇篇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念孫案塞與擢義不相類塞當爲搴擢搴皆謂拔取之也廣雅曰搴取也楚辭離騷注及史記叔孫通傳索隱引許慎竝與廣雅同方言作攓云取也南楚曰攓說文作㨴云拔取也拔也樊光注爾雅及李奇注漢書季布欒布田叔傳贊竝與廣雅同此言世之人皆擢其德搴其性務爲仁義以收名聲非謂塞其性也淮南俶眞篇曰俗世之學擢德攓性內愁五藏外勞耳目乃始招蟯振繾物之豪芒搖消掉捎仁義禮樂暴行越智於天下以招號名聲於世又曰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攓取吾情皆其證也隸書手字或作𠂇若舉字作舉搴字作奉之類故搴字或作搴形與塞相似因譌而爲塞矣

刻之雒之

馬蹄篇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司馬彪曰雒謂羈絡其頭也念孫案雒讀爲鉻音落字或作𠛾通作雒又通作落鉻之言落也剔去毛鬣爪甲謂之鉻說文曰鉻鬄也廣雅曰雒剔也吳子治兵篇說畜馬之法云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此云燒之剔之刻之雒之語意略相似司馬以鉻爲羈絡非也下文連之以羈馽乃始言羈絡耳

仁義存焉　義士存焉

胠篋篇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

存焉引之曰存焉當爲焉存焉於是也言仁義於是乎存也呂氏春秋季春篇注曰焉猶於此也聘禮記曰及享發氣焉盈容言發氣於是盈容也月令曰天子焉始乘舟今本焉字在上句乃告舟備具于天子之下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今據呂氏春秋季春篇淮南時則篇訂正言天子於是始乘舟也晉語曰焉始爲令言於是始爲令也三年問曰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言先王於是爲之立中制節也荀子禮論篇焉作安楊倞曰安語助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焉安案三字同義詳見釋詞大荒南經曰雲雨之山有木名曰欒羣帝焉取藥言羣帝於是取藥也管子揆度篇曰民財足則君賦斂焉不窮言賦斂於是不窮也墨子非攻

篇曰天乃命湯於鑣宮用受夏之大命湯焉敢奉率其眾以鄉有夏之境言湯於是敢伐夏也楚辭九章曰焉洋洋而爲客又曰焉舒情而抽信兮言於是洋洋而爲客於是舒情而抽信也又僖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晉於是乎作州兵晉語作焉作轅田焉作州兵西周策君何患焉史記周本紀作君何患於是是焉與於是同義莊八年公羊傳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管子小問篇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是於是與焉同義此四句以誅侯爲韻門存爲韻其韻皆在句末史記游俠傳作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

仁義存是其明證也盜跖篇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存焉亦當作焉存此皆後人不曉焉字之義而妄改之耳

鉤餌

鉤餌綱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念孫案鉤本作釣釣卽鉤也今本作鉤者後人但知釣爲釣魚之釣而不知其又爲鉤之異名故以意改之耳今案廣雅曰釣鉤也田子方篇曰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以上六釣字唯其釣與持其釣兩釣字指鉤而言餘四釣字皆讀爲釣魚之釣鬼谷子摩篇曰如操釣而臨深淵淮南

說山篇曰操釣上山揭斧入淵說林篇曰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東方朔七諫曰以直鍼而爲釣兮又何魚之能得是古人謂鉤爲釣也又案釋文云餌如志反罾音曾笱音苟此是釋餌罾笱三字之音下又云釣鉤也餌魚餌也廣雅云罟謂之网罾魚网也爾雅云嫠婦之笱謂之罶此是釋釣餌網罟罾笱六字之義後人既改正文釣字爲鉤又改釋文笱音苟釣鉤也六字爲笱音鉤釣鉤也其失甚矣又外物篇任公子爲大鉤巨緇釋文鉤本亦作釣亦當以作釣者爲是文選七啟注傳咸贈何劭王濟詩注謝靈運七里瀨

詩注及太平御覽資產部十四引此竝作釣也又列子
湯問篇詹何以芒鍼爲釣後人改釣爲鉤不知御覽引
此正作釣也又下文投綸沈釣今本釣作鉤亦是後人
所改韻府羣玉釣字下引列子投綸沈釣則所見本尚
作釣也又齊策君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止釣不能牽
後人改釣爲鉤不知御覽鱗介部七引此正作釣淮南
人閒篇亦作釣也又淮南說山篇人不愛江漢之珠而
愛己之釣高注云釣鉤也後人旣改正文釣字爲鉤又
改注文爲鉤鉤也則其謬滋甚蓋後人不知釣爲鉤之
異名故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而古義寖亾矣

## 吐爾聰明

在宥篇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引之曰吐當爲咄咄與黜同徐無鬼篇黜耆欲司馬本作咄韋昭注周語曰黜廢也黜與墮義相近大宗師篇墮枝體黜聰明卽其證也隸書出字或省作士若敫省作敖賫省作賣歀省作款之類故咄字或作吐形與吐相似因譌而爲吐矣咄之譌作吐猶吐之譌作咄漢書外戚傳必畏惡吐棄我漢紀吐譌作咄

## 天下功

天道篇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郭象曰功自彼成念孫案如郭解則功下須加成字而其義始明不知功卽成也言無爲而天下成

也中庸曰無為而成爾雅曰功成也大戴禮盛德篇曰能成德法者為有功周官稾人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鄭注曰功成也管子五輔篇曰大夫任官辯事官長任事守職士脩身功材功材謂成材也荀子富國篇曰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謂待之而後成也萬物化萬物育天下功相對為文是功為成也

厲蠆

天運篇其知憯於厲蠆之尾釋文曰厲敕邁反又音例本亦作厲郭音賴又敕介反蠆許謁反或敕邁反或云依字上當作蠆下當作蠍引之曰陸讀厲為蠆讀蠆為

蠍皆非也蠆音賴又音例陸云本亦作厲卽其證也蠤音敕邁反蠍音許謁反蠆蠤皆蠍之異名也廣雅曰蠤螫蠍也今本廣雅脫螫字一切經音義卷五引廣雅蠤螫蠍也集韻引廣雅螫蠤也今據補螫音盧達反蠤螫皆毒蟄傷人之名蠤之言蛆蛆音哲一切經音義卷十引字林曰蛆螫也僖二十二年左傳正義引通俗文曰蠍毒傷人曰蛆螫之言瘌也瘌音盧達反郭璞注方言曰瘌辛螫也字或作剌左思魏都賦曰蔡莽螫刺昆蟲毒噬廣雅釋詁云毒蛆瘌痛也是其義矣螫與蠆古同聲莊子作蠆廣雅作螫其實一字也史記秦本紀厲共公始皇紀作刺龔公刺之通作厲猶螫之通作蠆矣

井鼃

秋水篇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引之曰鼃本

作魚後人改之也太平御覽時序部七鱗介部七蟲豸部一引此並云井魚不可以語於海則舊本作魚可知且釋文於此句不出鼃字直至下文埳井之鼃始云鼃本又作蛙戶蝸反引司馬注云鼃水蟲形似蝦蟇則此句作魚不作鼃明矣若作鼃則戶蝸之音水蟲之注當先見於此不應至下文始見也再以二證明之鴻烈原道篇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梁張綰文井魚之不識巨海夏蟲之不見冬冰水經贛水注云聊記奇聞以廣井魚之聽皆用莊子之文則莊子之作井魚益明矣井九三井谷射鮒鄭注曰所生魚無大魚但多鮒魚耳見劉逵吳都賦注困學紀

聞卷十引御覽所載莊子曰用意如井魚者吾爲鉤繳以投之呂氏春秋諭大篇曰井中之無大魚也此皆井魚之證後人以此篇有埳井鼃之語而荀子亦云坎井之鼃不可與語東海之樂見正論篇遂改井魚爲井鼃不知井自有魚無煩改作鼃也自有此改世遂動稱井鼃夏蟲不復知有井魚之喻矣

拘於虛

崔譔注拘於虛曰拘於井中之空也念孫案崔訓虛爲空非也虛與墟同故釋文云虛本亦作墟廣雅曰墟尻也尻古居字文選西征賦注引聲類曰墟故所居也凡經傳

言邱墟者皆謂故所居之地言井魚拘於所居故不知海之大也魚居於井猶河伯居於涯涘之間故下文曰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也

鵋鵙

鵋鵙夜撮蚤察豪末引之曰鵙字涉釋文內鵋鵙鶹而衍埤雅引此已誤案釋文曰鵋尺夷反崔云鵋鵙鶹而不爲鵙字作音則正文內本無鵙字明矣淮南主術篇亦云鵋夜撮蚤

無東無西

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元冥反

於大通念孫案無東無西當作無西無東北測爲韻東通爲韻

豚楯之上聚僂之中

達生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爲之釋文司馬云豚猶篆也楯猶案也聚僂器名也今冢壙中注爲之一云聚僂棺椁也一云聚當作菆僂當作蔞謂殯於菆塗蔞翣之中念孫案豚讀爲輇謂載柩車也雜記載以輲車鄭注曰輲讀爲輇釋文輇市專反又市轉反士喪禮記注曰載柩車周禮謂之蜃車雜記謂之團或作輇或作槫聲讀皆相附耳其車之轝狀如牀中央有

轅前後出設前後輅轝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輇爲輪許叔重說有輻曰輪無輻曰輇輇輲槫團並字異而義同此作輴義亦同也楯讀爲輴亦謂載柩車也檀弓曰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又曰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喪大記曰君殯用輴鄭注曰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輴諸侯輴不畫龍大夫廢輴士喪禮下篇注曰輁狀如長牀穿桯前後著金而關軸焉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輴（此謂朝廟時所用）輴與楯古字通雜記注曰載柩以楯是其證也聚僂謂柩車飾也眾飾所聚故曰聚僂亦以其形中高而四下故言僂也雜記注曰將

葬載柩之車飾曰柳周官縫人衣翣柳之材注曰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釋名曰輿棺之車其蓋曰柳柳聚也衆飾所聚亦其形僂也檀弓曰設蔞翣荀子禮論篇曰無帾絲歶縷翣其須以象菲帷幬尉也柳蔞縷僂竝字異而義同呂氏春秋節喪篇僂翣以督之其字亦作僂釋文所引或說以僂爲蔞翣字是也餘說皆失之

殺鴈而亨之

山木篇莊子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亨之釋文亨普彭反煮也念孫案亨讀爲享享之謂享莊子故人喜莊子之來故殺鴈而享之享與饗通呂氏春

秋必己篇作令豎子爲殺鴈饗之是其證也古書享字作亨亯字亦作亨故釋文誤讀爲亯而今本遂改亨爲亯矣原文作亨故釋文音普彭反若作亯則無須音釋

必取其緒

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釋文曰緒次緒也念孫案陸說非也緒者餘也言食不敢先嘗而但取其餘也讓王篇其緒餘以爲國家司馬彪曰緒者殘也謂殘餘也楚辭九章欸秋冬之緒風王注曰緒餘也管子弟子職篇奉椀以爲緒尹知章曰緒然燭燼也燼亦餘也見方言廣雅

眞泠禹曰

舜之將死眞汵禹曰女戒之哉釋文曰眞司馬本作直汵音零司馬云汵曉也謂以直道曉語禹也汵或爲命又作令命猶教也引之曰直當爲𠧪𠧪籒文乃字隸書作迺𠧪形似直繹山碑乃今皇帝乃字作𠧪形似直字故譌作直又譌作眞命與令古字通周官司儀則令爲壇三成覲禮注引此令作命僖九年左傳令不及魯令本又作命莊子田子方篇先君之令令本或作命周官大卜注以命龜也命亦作令作命作令者是也𠧪令禹者乃命禹也

目大運寸

莊子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司馬彪曰運寸可回一寸也念孫案司馬以

運爲轉運之運非也運寸與廣七尺相對爲文廣爲横則運爲從也目大運寸猶言目大徑寸耳越語句踐之地廣運百里韋注曰東西爲廣南北爲運是運爲從也西山經曰是山也廣員百里員與運同周官大司徒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士喪禮記廣尺輪二尺鄭注竝曰輪從也輪與運聲近而義同廣輪卽廣運也

三月不庭

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閒甚不庭乎莊周曰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吾眞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

也釋文曰三月不庭一本作三日司馬云不出坐庭中三月念孫案如司馬說則庭上須加出字而其義始明下文云夫子何爲頃閒甚不庭乎若以甚不庭爲甚不出庭則尤不成語今案庭當讀爲逞不逞不快也甚不逞甚不快也𢘿吾身𢘿吾眞而爲虞人所辱是以不快也方言曰逞曉快也自關而東或曰曉或曰逞江淮陳楚之閒曰逞桓六年左傳今民餒而君逞欲周語號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韋杜注並曰逞快也逞字古讀若呈聲與庭相近故通作庭張衡思元賦怨素意之不逞與情名聲營平崢禎鳴榮甯爲韻說文逞從辵呈聲僖二十三年左傳淫刑以逞釋文逞作呈方言逞解也廣雅作呈

三月不庭

一本作三日是也下文言夫子頊閒甚不庭若三月之久不得言頊閒矣

臣有守也

知北遊篇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念孫案守卽道字也達生篇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是其明證矣道字古讀若守故與守通凡九經中用韻之文道字皆讀若守楚辭及老莊諸子竝同秦會稽刻石文追道高明史記秦始皇紀道作首首與守同音說文道從辵首聲今本無聲字者二徐不曉古音而削之也

觭髮而抶

庚桑楚篇簡髮而抆數米而炊釋文抆莊筆反又作櫛亦作楖皆同郭音節徐側冀反引之曰玉篇抆苦敢切打抆也不得音莊筆反又音節抆當爲扻即玉篇𢬵字隸書轉寫手旁於左耳玉篇𢬵七咨切挈也此借爲櫛髮之櫛故音莊筆反又音節凡從次聲之字可讀爲即又可讀爲節說文垐以土增大道上從土次聲古文垐從土即聲引虞書朕堲讒說殄行玉篇音才資才即二切說文楶欂櫨也從木咨聲咨從口次聲即是山節藻梲之節康誥勿庸以次女封荀子致士篇引此次作即皆其例也扻爲櫛髮之櫛當讀入聲而其字以次爲聲則亦

可讀去聲故徐邈音側冀反

吉凶

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念孫案吉凶當爲凶吉一失吉爲韻止已巳爲韻管子心術篇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是其證內業篇凶吉亦誤爲吉凶唯心術篇不誤

儒以金椎控其頤

外物篇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壓其顪儒以

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念孫案儒以金椎控其頤藝文類聚寶玉部引此儒作而是也而汝也自未解裙襦以下皆小儒荅大儒之詞言汝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其口中之珠也而儒聲相近上文又多儒字故而誤作儒

哽而不止則跈

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跈跈則衆害生郭象曰當通而塞則理有不泄而相騰踐也釋文跈女展反廣雅云履也止也本或作蹍同念孫案踐履與壅塞二義不相比附郭云理有不泄而相騰踐所謂曲說者也

本或作踝亦非也今案跈讀爲抮抮戾也言哽塞而不止則相乖戾相乖戾則眾害生也廣雅曰抮盭也盭與戾同方言曰軫戾也郭璞曰相了戾也孟子告子篇紾兄之臂而奪之食趙岐曰紾戾也此云哽而不止則跈義並與抮同

上謀而下行貨

讓王篇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念孫案上謀而下行貨下字後人所加也上與尙同上謀而行貨阻兵而保威句法正相對後人誤讀上爲上下之上故加下字耳呂氏春秋誠廉篇正作上

謀而行貨阻兵而保威

病瘦

盜跖篇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釋文瘦色又反念孫案瘦當爲瘐字之誤也瘐亦病也病瘐爲一類死喪爲一類憂患爲一類瘐字本作瘉爾雅曰瘉病也小雅正月篇胡俾我瘉毛傳與爾雅同漢書宣帝紀令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瘐死獄中蘇林曰瘐病也囚徒病律名爲瘐師古曰瘐音庾字或作瘉王子侯表曰富侯龍下獄瘐死

無轉而行

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念孫案無轉而行轉讀爲專山木篇云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卽此所謂無專而行也此承上文與時消息與道徘徊而言言當隨時順道而不可專行仁義若專而行成而義則將失而所爲矣故下文云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必其行卽此所謂專而行也秋水篇無一而行與道參差一亦專也無專而行猶言無一而行也專與轉古字通又通作摶史記吳王濞傳燕王摶胡衆入蕭關索隱曰摶音專謂專統領胡兵也漢書摶作轉

馮氣

今富人侅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釋文曰馮氣馮音憤憤滿也言憤畜不通之氣也念孫案馮氣盛氣也昭五年左傳今君奮焉震電馮怒杜注曰馮盛也楚辭離騷馮不猒乎求索王注曰馮滿也楚人名滿曰馮是馮爲盛滿之義無煩改讀爲憤也

達於知者肖

列御寇篇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郭象曰傀然大恬解之貌肖釋散也念孫案郭以傀爲大是也以肖爲釋散則非方言曰肖小也廣雅同肖與傀正相反言任天則大任智則小也肖猶宵也學記宵雅肄三鄭注曰宵

之言小也宵肖古同聲故漢書刑法志肖字通作宵史記太史公自序申呂肖矣徐廣曰肖音痟痟猶衰微義亦相近也

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

天下篇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郭象斷天下多得一為句釋文曰得一偏得一術念孫案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當作一句讀下文云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句法正與此同一察謂察其一端而不知其全體下文云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即所謂一察也若以一字上

屬爲句察字下屬爲句則文不成義矣

呂氏春秋

蟄蟲始振　蟄蟲咸動

孟春篇蟄蟲始振高注曰蟄伏之蟲乘陽始振動蘇生也仲春篇蟄蟲咸動注曰蟄伏之蟲皆動蘇念孫案如高注則始振及咸動下皆當有蘇字今本無蘇字者後人依月令刪之耳蘇本作穌淮南時則篇蟄蟲始振穌高注曰振動穌生也又蟄蟲咸動穌注曰穌生也足與此文互相證明矣

其誰可而爲之

去私篇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高注曰而能也念孫案而能古雖同義此而字不可訓爲能而猶以也言誰可以爲之也誰可以爲之猶言誰能爲之若云誰可能爲之則不辭矣古者而與以同義故可以或曰可而功名篇曰故當今之世有仁人在焉不可而不此務有賢主不可而不此事賢不肖不可以不相分而與以同義故不二字可以互用屈篇曰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用民篇曰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墨子尚賢篇曰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爲暴者可而沮也又曰上可而利大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尚同篇曰上用之天子

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下用之家君可而治其家矣皆其證也餘見荀子到而獨鹿下

逹帝功

古樂篇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六曰逹帝功畢氏弇山改逹爲建說云文選上林賦注張揖引作徹帝功李善謂以建爲徹誤則當作建也念孫案上林賦注張揖曰葛天氏八曲六曰徹帝功李善曰呂氏春秋六曰逹帝功今注以逹爲徹誤念孫謂徹者通也通亦逹也釋名曰逹徹也昭二年左傳徹命于執事周語其何事不徹韋杜注竝云徹逹也徹與逹義同

而聲亦相近故張揖引此達作徹李善駁之誤也至今本文選注達作建乃傳寫之誤建與徹聲義皆不相近若本是建字張揖無緣改建爲徹考初學記樂部上太平御覽樂部四引此竝作達帝功則作達者是也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作建帝功亦後人據誤本文選改之今據誤本文選以改本書失之矣

水道壅塞不行其原

㫺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水道壅塞不行其原舊校云一作陽道壅塞不行其次孫氏詒穀云李善注文選傅武仲舞賦張景陽七命俱引作陽道壅塞念孫

案作陽道者是也陽道壅塞與陰多滯伏正相對後人以高注云故有洪水之災遂改陽道爲水道不知高注自謂陽道壅塞故有洪水之災非正文內本有水字也原當爲序字之誤也莊子則陽篇隨序之相理釋文序或作原陽道壅塞故行不由序別本作不行其次次亦序也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引此正作陽道壅塞不行其序

苓管

吹苓管壎篪引之曰苓當爲笭卽笙字也古從生聲之字或從令聲笙之爲笭猶旌之爲旍也玉篇云旍同旌見禮記爾雅釋天釋文云旌本又作旍月令載旌旐呂氏春秋季秋篇旌作旍隸書從竹之字多變從

卄故荅譌作苔或曰篇字之譌竹誤為卄又脫下半耳

賢者益疑

禁塞篇救守之說出則不肖者益幸也也當作矣與下句文同一例今作也者因與上文不肖者之幸也相涉而誤賢者益疑矣高注曰疑怪其何以益幸也念孫案高說非也疑者恐也言不肖者益幸而賢者益恐也古者謂恐曰疑雜記曰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為疑死鄭注曰疑猶恐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曰君子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恐其及己也是故君子疑以終身管子小問篇曰駮食虎豹故虎疑焉荀子宥坐篇其赴百仞之谷不懼大戴禮

勸學篇懼作疑皆其證也上文云守無道而救不義則禍莫大焉爲天下之民害莫深焉故此言救守之說出則不肖者益幸而賢者益恐

憂恨

懷寵篇憂恨冒疾遂過不聽引之曰憂恨與遂過不聽義不相屬憂當爲复复與愎同古無愎字故借复爲之或通作復韓子十過篇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鷙愎趙策愎作復是也又通作覆管子五輔篇下愈覆鷙而不聽從是也又通作蝮史記酷吏傳贊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是也隸書复字或作夏憂字或作憂二形相似而誤書堯典正義夏侯等書心腹腎腸曰憂賢陽史記秦始皇紀刻碣石門辭文復無罪徐廣曰復一作夏憂蓋腹復竝通作复因誤爲憂也恨與很同爾雅鬩恨也孫炎本恨作很又

荀子見下莊子漁父篇曰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說文曰很不聽從也宣十二年左傳注曰愎很也故曰愎很冒疾遂過不聽逸周書謚法篇曰愎很遂過曰剌荀子成相篇曰恨復遂過不肯悔恨復與很愎同今本復譌作後辯見荀子義並與此同

奮投

愛士篇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念孫案投當爲杸字之誤也說文杸軍中士所持殳也從木從殳引司馬法執羽從杸急就篇曰鐵錘檛杖梲柲杸今經傳通作殳

載旂旐輿受車以級

季秋篇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旍旐輿旍與旌同受車以級整設于屛外高注曰田僕掌佐車之政令獲者植旍故載旍也輿衆也衆當受田車者各以等級陳于屛外也引之曰注言載旍而不及旐則旍下無旐字旐字葢後人據月令加之也淮南時則篇作戴荏荏卽旌之譌荏下亦無旐字當刪去其輿字當讀爲旟屬上句讀月令云載旌旐此云載旍旟旟旐皆旌旂之屬各舉一物言之耳高以輿字屬下句讀又訓爲衆皆失之

劉而類撰吾家

知上篇靜郭君大怒曰剗而類揆吾家苟可以傔劑貌辨者吾無辭爲也高注曰剗滅也而汝也傔足也揆度吾家誠可以足劑貌辨者吾不辭也念孫案剗與殘同觀世篇以兵相剗謹聽篇剗作殘是其證也揆與睽同後漢書馬融傳注曰睽離也言雖殘害汝類離析吾家苟可以快劑貌辨者吾不辭也齊策作剗而類破吾家破與睽離義亦相近高以揆爲揆度則與上句不類矣

官人事

安夗篇憚耕稼採薪之勞不肯官人事高注曰既憚耕稼又不肯居官脩治人事也念孫案官猶事也事如請事斯語

之事言不肯事其民事也樂記禮樂明備天地官矣鄭注曰官猶事也人事卽指耕稼而言高誤以官爲居官遂分耕稼與人事爲二

爲我死

異寶篇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爲我死王則封女必無受利地畢曰爲字衍後漢書郭丹傳注引此無念孫案爲猶如也言如我死而王封汝汝必無受利地也古或謂如曰爲管子戒篇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管仲曰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爲臣死乎君必歸之楚而寄之言如臣死也秦策秦宣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爲我葬必以

魏子爲殉言如我葬也長見篇魏公叔痤對惠王曰臣之御庶子鞅願王以國聽之也爲不能聽勿使出竟言如不能聽也韓子內儲說荊王新得美女鄭袖教之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爲近王必掩口言如近王也秦策公孫衍謂義渠君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焫獲君之國中國爲有事於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言中國如有事於秦也考列子說符篇亦作爲我死則爲非衍字明矣後漢書注引此無爲字者注內引書例得從省不可援以爲據也

侍老

異用篇仁人之得飴以養疾侍老也高注曰侍亦養也念孫案正文及注內兩侍字皆當爲持持老謂養老也長見篇曰申侯伯善持養吾意管子明法篇曰小臣持

祿養交不以官爲事墨子天志篇曰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荀子勸學篇曰除其害者以持養之榮辱篇曰以相羣居以相持養議兵篇曰高爵豐祿以持養之是持與養同義故注云持亦養也

而人不知以奚道相得

不侵篇天下輕於身而士以身爲人以身爲人者如此其重也而人不知以奚道相得以字後人所加說見下高讀而人不知奚道相得爲一句說云不知以何道得人乃令之爲己死也念孫案高說非也而人不知爲句奚道相得爲句道者由也言士之輕身重義如此而人不知則何

由與士相得哉不相知則不能相得故下文云賢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言交爭而不辭其患下賢篇曰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之士日以相驕奚時相得知接篇曰智者其所能接遠也愚者其所能接近也所能接近而告之以遠化奚由相得語意略與此同有度篇若雖知之奚道知其不爲私言何由知其不爲私也晏子春秋雜篇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言何由至於此也韓子孤憤篇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言何由得進也奚道上不當有以字葢後人不能正高注之誤又因注而加以字耳

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極不移

念孫案爾雅北極謂之北辰昭十七年公羊傳疏引孫炎注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謂之北辰開元占經后氏中官占引黃帝占注曰北極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輟而極星不移案極星卽北辰也或言北辰或言北極或言極星或言紐星或言樞星皆異名而同實古者極星正當不動之處故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爾雅北極謂之北辰與角亢以下同在星名之列公羊傳以北辰心伐爲三大辰鄉飲酒義謂之三光皆指極星言之考工記匠人建國夜攷之極星以正朝夕偏東爲朝偏西爲夕鄭注曰極星謂北辰尤爲明據晏子春

秋雜篇曰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曰正朝夕者視北辰併與考工相合楚辭九歎綴鬼谷於北辰王注曰北辰北極星也亦與鄭注相同賈逵張衡蔡邕王蕃陸績以紐星爲不動處是也梁祖暅測不動處距紐星一度有餘今紐星又移而不動之處乃在鉤陳大星與紐星之閒此因恒星東徙是以極星移度後儒遂謂經文之北辰皆指無星之處言之失其指矣呂氏春秋有始篇曰衆星與天俱遊而極星不移高注曰極星北辰星也語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故曰不移蓋周秦之閒極

星未移故呂氏之言正與考工相合故高注引論語以證極星之不移後人見極星已移乃妄改之曰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極不移或又改爲天樞不移以强合無星之說而不知其與高注大相抵牾也凡言辰者皆在天成象而可以正時者也日月星謂之三辰極星謂之北辰北辰星伐謂之大辰其義一也是以堯典言歷象日月星辰中庸言日月星辰繫焉祭法言日月星辰民所瞻仰皆指在天成象者言之後儒謂天之無星處皆辰則無稽之言耳

乃參于上

冬至日行遠道周行四極夏至日行近道乃參于上高注曰遠道外道也故曰周行四極近道內道也乃參倍于上夏日高也引之曰高讀參爲三非也參如立則見其參於前之參參猶値也言正値人上也夏至日行北道日中之時正値人上故曰近墨子經篇曰直參也直與値同淮南說山篇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高注曰越人習水便舟而不知射射遠反直仰向天而發矢勢盡而還故近在五步之內參猶望也案參天而發謂値天而發也高訓參爲望亦失之

煙火

應同篇旱雲煙火雨雲水波淮南覽冥篇作涔雲波水引之曰煙當爲熛字之誤也淮南亦誤作煙辯見淮南說文熛火飛也讀若標一切經音義十四引三倉曰熛迸火也旱雲熛火雨雲水波猶言旱雲如火雨雲如水耳若云旱雲煙火則與下句不類矣藝文類聚天部上初學記天部太平御覽天部八引此竝誤作煙唯舊本北堂書鈔天部二出熛火二字引呂氏春秋旱雲如熛火陳禹謨依俗本改爲烟火則所見本尚未誤愼小篇曰突泄一熛而焚宮燒積今本熛字亦誤作煙畢校本已改正一切經音義十三引此正作熛韓子喻老篇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熛焚淮南人閒篇亦曰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熛焚淮南齊俗篇曰譬若水

之下流熛之上尋也說林篇曰一家失熛百家皆燒史記淮陰矦傳曰熛至風起漢書敘傳曰勝廣熛起梁籍扇烈皆其證也魏徵羣書治要引尸子貴言篇曰熛火始起易息也吳越春秋句踐入臣外傳曰目若熛火聲如雷霆此尤熛火二字之明證而今本晏子韓子及淮南覽冥齊俗人閒三篇熛字皆誤作煙唯史記漢書吳越春秋淮南說林及羣書治要一切經音義舊本北堂書鈔所引不誤世人多見煙少見熛固宜其沿誤而不知也

財物資盡

務本篇今有人於此脩身會計則可恥臨財物資盡則爲己高讀盡則爲己爲一句說云盡猶略也無不充仞以爲己有念孫案高說盡字之義非是盡讀爲賮張載注魏都賦引倉頡篇云賮財貨也賮與盡古字通孟子公孫丑篇作贐史記高祖紀作進管子乘馬篇云黃金一溢百乘一宿之盡也是其證財物資盡四字連讀脩身會計則可恥臨財物資盡則爲己句法正相對若讀臨財物資爲句盡則爲己爲句則句不成義且與上文不類矣

厚用

孝行篇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高注曰代

更更次用之以便親性可謂爲善養親也引之曰𠪱當爲序隸書厚字或作𠪱見漢荊州刺史度尚碑又作𠪱見三公山碑形與序竝相近故序譌爲厚代進而序用之者序亦代也燕禮序進鄭注曰序次第也猶代也郊特牲昏禮不賀人之序也鄭注曰序猶代也是序與代同義楚辭離騷春與秋其代序是也高訓代爲更序亦更也周官御僕以序守路鼓公食大夫禮序進仲尼燕居夏籥序興鄭注竝曰序更也序與次亦同義故高云更次用之

雋觾

本味篇肉之美者雋觾之翠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

韻皆無鸃字雋鸃當爲鸛燕鸛與巂同（巂鸛竝戶圭反）爾雅釋

鳥云巂周燕燕乙郭璞以燕燕二字連讀而以巂與周

爲一物燕燕與乙爲一物說文云巂巂周燕也（俗本脫下巂字今依段氏注補）則以巂周二字連讀而以巂周與燕爲一物此

云巂燕之翠義與說文同作鸛者俗字耳因右畔巂字

譌作雋左畔角字又下移於燕字之旁故譌爲雋鸃二

字北堂書鈔酒食部四太平御覽飲食部十一羽族部

十及文選七命注竝引作巂燕初學記器物部十四引

作攜燕攜卽鸛之譌

勝左人中八

愼大篇趙襄子攻翟勝左人中人今本左人作老人案俗書左字作𠂇形與老相近因誤爲老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三引此正作左人晉語及列子說符篇亦作左人淮南道應篇作𠂇人𠂇卽俗書左字之誤水經滱水注滱水東逕左人城南應劭曰左人城在唐縣西北四十里今據改高注曰襄子使辛穆子伐翟勝之下左人中人城念孫案如高注則勝字自爲一句左人中人之上須加下字而其義始明矣今案勝左人中人五字作一句讀勝者克也克左人中人二城也凡戰而克謂之勝攻而克亦謂之勝襄十年左傳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是也隱二年傳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宣十二年公羊傳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晉語曰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勝左人中人義與此同列子說符篇

曰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此則以勝之爲句取左人中人爲句與國語呂氏春秋不同

天下之適

下賢篇士所歸天下從之帝帝也者天下之適也王也者天下之往也高注曰適主也念孫案高說非也適亦往也天下之適天下之往皆承上天下從之而言

無望

以天爲法以德爲行以道爲宗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精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無望高注曰無望無界畔也引之曰正文及注內兩望字皆埒字之誤望或作望埒俗

書或作埒二形相似而誤淮南原道篇云知八紘九野之形埒是埒爲界畔之名故高云無埒無界畔也若作垺則與界畔之義無涉且宗窮爲韻竭埒爲韻若作垺則失其韻矣

溝迴陸　德迴乎天地

貴因篇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溝迴陸高注曰迴通也念孫案書傳無訓迴爲通者迴當爲迵溝迴陸當爲迵溝陸玉篇迵徒東切通達也昭四年左傳注曰陸道也迵溝陸者通溝道也淮南本經篇平通溝陸正與此同義迵之言洞也史記倉公傳臣意診其脈曰迵風集解曰迵音洞言洞徹入四肢也淮南要略篇通迵造化之

毋今本迵誤爲迴辨見淮南雜志又云使人通迵周備迵亦通也又上德篇德迴乎天地高注曰迴通也迴亦迵之誤世人多見迴少見迵故迵誤爲迴矣

愁慮

察微篇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高注曰積累其仁心思慮其善政以求致治也引之曰高解愁慮二字之義未明愁讀爲揫揫聚也積心揫慮其義一也爾雅曰揫聚也說文曰䪌收束也或作揫又曰揫束也引商頌長發篇百祿是揫今詩作遒毛傳曰遒聚也鄉飮酒義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鄭注曰

愁讀爲揫揫斂也漢書律厤志曰秋䶂也物䶂斂乃成
孰䶂揫愁遒古同聲而通用

從

正名篇人主雖不肖猶若用賢猶若聽善猶若爲可者
其患在乎所謂賢從不肖也所謂善而從邪辟爲與謂同義說見秦策蘇代僞爲齊王曰下邪辟下當有也字所謂可從悖逆也念孫案三從
字皆當爲徒高注異用篇云徒猶但也言所謂賢者非
賢也但不肖耳所謂善者非善也但邪辟耳所謂可者
非可也但悖逆耳隸書從字作従形與徒相似故徒誤
爲從禁塞篇承從多羣從一本作徒齊風載驅箋徒爲淫亂之行徒一本作從列子天瑞篇食於道徒徒

一本作從史記仲尼弟子傳壤駟赤字子徒鄭國字子徒家語七十二弟子篇徒竝作從高不知從爲徒之誤而云使人從不肖使人從邪辟又云從悖逆之道皆失之

天無形　至精無象

君守篇天無形而萬物以成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羣書治要引此天上有昦字念孫案下文至精無象句注云說與昦天同則天上原有昦字明甚本句下注云天無所制而物自成不言昦天者省文耳昦天無形至精無象大聖無事皆相對爲文也又案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象當作爲老子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

之萬物將自化又曰我無爲而民自化莊子天地篇曰無爲而萬物化皆其證也隸書象字或作爲形與爲相似故爲誤作象形成爲韻爲化爲韻事能爲韻爲古讀若譌能古讀若而竝見唐韻正若作象則失其韻矣管子兵法篇無設無形焉無不可以成也無形無爲焉無不可以化也形成爲韻爲化爲韻正與此同

## 煤室

任數篇嚮者煤室入甑中高注曰煤室煙塵也文選陸機君子行注引此煤室作炱煤又引高注炱煤煙塵也炱讀作臺家語在厄篇炱煤作炱墨今本家語炱誤爲埃蓋炱字似矣而

誤爲矣後人又加土旁耳墨煤古同聲說見唐韻正說文炱灰炱煤也一切經音義十五引通俗文云積煙爲炱煤引之曰煤室當作臺煤臺與室字形相似而誤葢正文俗臺爲炱而注讀臺爲炱也今本臺煤二字誤倒臺字又譌作室而注內復有脫文文選注所引炱煤亦當作臺煤其引高注炱讀作臺當是臺讀作炱今本文選亦後人所改炱爲正字臺爲俗字故云臺讀作炱若云炱讀作臺則是反以假借之字易正字不可通矣畢校本據文選注改煤室爲煤炱非也炱與室形聲俱不相近若本是炱字無緣誤爲室且文選注及說文玉篇一切經音義皆作炱煤非

作煤炱也

形性彌羸　莫敢愉綖

勿躬篇凡君也者處平靜任德化以聽其要若此則形性彌羸而耳目愈精百官愼職而莫敢愉綖人事其事以充其名高注曰愉解綖緩㕘孫案羸當爲贏字之誤也贏與盈古字通言人君能處平靜任德化則形性充盈而耳目聰明也綖當爲綎亦字之誤也綎讀爲挺仲夏篇挺衆囚高注曰挺緩也鄭注月令曰挺猶寬也寬亦緩也後漢書臧宮傳宜小挺緩令得逃亾傳燮傳賊得寬挺李賢竝云挺解也解亦緩也故序卦傳云解者

緩也挺與綎古字通愉卽安肆曰偷之偷偷古作愉見周官大司徒故注訓愉爲解與懈同綎爲緩也此以贏精綎名爲韻若作綎則失其韻矣

手足矜

重言篇艴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高注曰矜嚴也念孫案矜猶奮也言手足奮動也燕策曰矜戟砥劒言奮戟也墨子所染篇曰其友皆好矜奮荀子正名篇曰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淮南說林篇曰呂望使老者奮項託使嬰兒矜是矜與奮同義管子小問篇作滲然豐滿而手足拇動者兵甲之色也此尤其明證矣

倒而投之濁水

用名篇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濁水高注曰倒殺念孫案倒與殺義不相近倒當爲剄說文曰剄刑也故高訓爲殺今本作倒者俗書剄字作到形與到相似剄譌爲到史記韓世家不如出兵以勁之勁譌作到是其例後人又加人旁耳羣書治要引此作剄而投之谿水論衡非韓篇云宋人有御馬者不進剄而棄之於溝中此皆其明證矣又案水經淮水注云雞水出雞陂呂氏春秋曰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投之雞水是也據此則雞爲水名然論衡言剄而棄之溝中溝與谿同類則作谿者是也此

直謂殺而投之谿中耳非謂水名也谿雞形近而譌酈氏因以爲汝南思善之雞水誤矣谿或作溪雞或作鷄今本作瀏則又溪鷄二字之合譌也

謀士

爲欲篇晉文公伐原與士期七日七日而原不下命去之謀士言曰原將下矣師吏請待之念孫案原之將下謀士無由知之謀士當爲諜出字形相似而誤諜旁世字唐人避諱作廿遂與謀相似而誤漢書蓺文志大歲諜日晷二十九卷今本諜誤作謀史記夏本紀稱以出大戴禮五帝德篇譌作稱以上士墨子號令篇若贖出親戚所知罪人者以令許之又云出候無過十里出字竝譌作士荀子大略篇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士亦出之譌僖二十五年左傳及晉語正

作諜出蓋諜者入城揆知其情出而告晉侯也

焉不知其所由

召類篇以龍致雨以形逐景禍福之所自來眾人以爲命焉不知其所由念孫案焉不知其所由本作焉知其所其不知其所由五字乃是高注非正文也今本作焉不知其所由者正文脫去知其所三字而注內不知其所由五字又誤入正文耳此以雨景所爲韻景字古音在養部部之音多與語部相通故景與雨爲韻樂記和正以廣與旅鼓武雅語古下爲韻淮南原道篇翱翔忽區之上與下野與後爲韻繫辭傳易之序也虞翻本序作象考工記陶瓬鄭司農云瓬讀爲甫始之甫皆其例也若所下有由字則失其韻矣前應同篇曰故以龍致雨

以形逐景師之所處必生棘楚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安知其所高注云凡人以爲天命不知其所由也是其明證矣

## 子姪

疑似篇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善効人之子姪昆弟之狀舊本善譌作喜文選思元賦注引此作善今據改太平御覽神鬼部三引此子姪作子姓姪文選思元賦注引作子姪引之曰古者唯女子謂昆弟之子爲姪男子則否子姪本作子姓姓與姪草書相似故姓譌爲姪漢書田蚡傳跪起如子姓師古曰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己所生史記譌作子姪是其證也御覽作

子姓姪者後人據誤本呂氏春秋旁記姪字而傳寫者因誤合之文選注作子姪則後人據誤本改之耳古者謂子孫曰姓（周南麟之趾曰振振公子振振公姓昭四年左傳曰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杜注曰問其姓問有子否三十二年傳曰三后之姓於今爲庶漢書儒林傳曰丁姓字子孫廣雅曰姓子也是姓爲子孫之通稱字亦通作生商頌殷武曰以保我後生鄭箋曰以此全守我子孫）或曰子姓特牲饋食禮曰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鄭注曰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曲禮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鄭注曰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廣子姓也玉藻曰縞冠元武子姓之冠也注曰謂父有喪服子爲之不純吉也喪大記曰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

注曰子姓謂眾子孫也姓之言生也楚語曰帥其子姓從其時享韋注曰姓同姓也非是下文曰比爾兄弟親戚乃始言同姓耳越語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韋注曰國子姓年在眾子同姓之列者亦非是列子說符篇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臣之子皆下才也韓子八經篇曰亂之所生者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弟兄大臣顯賢史記外戚世家曰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

皃之

原亂篇慮福未及慮禍過之舊本脫過字淮南人閒篇云計福勿及慮禍過之今據補所以皃之也畢云皃疑兒字之誤念孫案皃當為完

完全也言所以全其身也隸書完字作皃因譌而爲皃黃庭經云保守完堅身受慶又云玉戶金籥身完堅字竝作皃

博志

不苟論凡六篇五曰博志念孫案博當爲摶摶與專同謂專一其志也篇內云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爲而不成是其明證矣古書以摶爲專傳寫者多誤作博說見管子摶一純固下

似無勇而未可恐狼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

士容篇似無勇而未可恐狼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高讀似無勇而未可恐爲句云未可恐以非義之事也又

讀狠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爲句云狠貪獸也所搏執堅固橫敢猶勇敢士之若此者不可辱亦不可害也橫敢猶勇敢舊本橫下脫敢字今補士之若此者舊本士之二字譌倒下注云士之如此者使卽南面之君位亦處義而已今據以乙正念孫案高說非也狠當爲猲猲字之誤也隸書狠字作狠形與猲相似恐猲二字連讀猶今人言恐嚇也一切經音義一云或言恐嚇或言恐喝皆一義也趙策曰以秦權恐猲諸侯史記蘇秦傳作恐猲索隱曰謂相恐脅也漢書王子侯表葛魁侯戚坐縛家吏恐猲受賕平城侯禮坐恐猲取雞王莽傳各爲權勢恐猲良民皆其證也似無勇而未可恐猲爲句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爲句論威篇云滚痛執固不可搖蕩二句相對

爲文若以狠執固橫敢五字連讀則文不成義矣此段以大猲害越大外賴世揭衞厲折十二字爲韻若以恐字絕句則失其韻矣

田之際

辯士篇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念孫案際字於義無取蓋除字之誤上言田之易此言田之除易與除皆治也曲禮馳道不除鄭注曰除治也且易適爲韻除虛爲韻若作際則失其韻矣

韓子

去舊去智

主道篇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念孫案去舊去智本作去智去舊惡素爲韻舊備爲韻舊古讀若忌大雅蕩篇殷不用舊與時爲韻召閔篇不尙有舊與里爲韻管子牧民篇不恭祖舊與備爲韻皆其證也後人讀舊爲巨救反則與備字不協故改爲去舊去智不知古音智屬支部備屬之部兩部絕不相通自唐以後始溷爲一類此非精於三代兩漢之音者不能辨也

姦臣

弒其主代其所入莫不與故謂之虎處其主之側爲姦臣聞其主之忒聞蓋閒之譌閒何也故謂之賊念孫案臣當爲匿字之誤也匿讀爲慝謂居君側而爲姦慝也逸周書大戒篇克禁淫謀眾匿乃雍眾匿卽眾慝管子七法篇百匿傷上威百匿卽百慝明法篇比周以相爲匿明法解匿作慝漢書五行志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慝書大傳作側匿是匿與慝古字通主所與虎爲韻側匿忒賊爲韻若作臣則失其韻矣

屬官　屬下

有度篇屬官威民退淫殆止詐僞莫如刑舊注曰屬官

欲令官之屬己念孫案舊注甚謬屬當爲厲字之誤也厲官威民義正相近詭使篇上之所以立廉恥者所以厲下也屬亦厲之誤俗書厲字作属形與厲相近故厲誤作屬荀子富國篇誅而不賞則勤厲之民不勸今本厲誤作屬

此道奚出

十過篇衛靈公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曰舊本曰上衍公字今據論衡紀妖篇刪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念孫案此道奚出本作此奚道出道者由也言此聲何由出也

史記樂書作是何道出舊本脫是字今據太平御覽地部所引補論衡紀妖篇作此何道出皆其明證矣孤憤篇法術之士奚道得進晏子春秋雜篇景公問魯昭公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呂氏春秋有度篇客問季子曰若雖知之奚道知其不爲私史記趙世家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義並與此同今作此道奚出者後人不知道字之義而妄改之耳

墨染

禹作爲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念孫案染當爲漆謂黑漆其外也俗書漆字作桼因譌而爲染困學紀聞

引此巳作染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三十四引此正作漆說苑反質篇亦作漆

輕誣強秦之實禍

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強秦之實禍則危國之本也引之曰此言韓王聽虛言而輕實禍則輕下不得有誣字誣卽輕之譌韓策及史記韓世家俱無誣字是其證也今作輕誣強秦之實禍者一本作輕一本作誣而後人誤合之耳凡從巠從巫之字傳寫往往譌溷說見經義述聞大戴禮喜之而觀其不誣下

突隙之烟

喻老篇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引之曰突隙之烟不能焚室烟當爲熛熛誤爲煙又轉寫爲烟耳舊本北堂書鈔地部十三引此正作熛（陳禹謨本刪去）說文熛火飛也讀若標一切經音義十四引三倉云熛迸火也呂氏春秋愼小篇曰巨防容螻而漂邑殺人突泄一熛而焚宮燒積（今本熛字亦誤作煙一切經音義十三引此正作熛）淮南人閒篇曰千里之隄以螻螘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熛焚（今本亦誤作煙太平御覽蟲豸部四引此正作熛）語意並與此同世人多見煙少見熛故諸書中熛字多誤作煙說見呂氏春秋煙火下

輒行　輒還

說林上篇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以攻齊任妄曰臣恐其以攻齊爲聲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荆人輒行念孫案輒當爲輟輟止也言荆人知秦之有備而止其行也後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章云彼知君利之也必將輟行是其證矣又內儲說下篇鄴令襄疵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鄴襄疵常輒聞而先言之魏王魏王備之趙乃輒還輒還亦當爲輟行言趙王知魏之有備而止其行也輟字旣譌作輒後人不得其解故改輒行爲輒還不知上言趙謀襲鄴則兵尚

未出不得言還也

削地

韓宣王謂樛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王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黨寡力者㑺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主有外爲交以削地則王之國危矣念孫案削地當爲列地列古裂字艮九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大戴禮曾子天圓篇曰割列瓖瘁管子五輔篇曰博帶梨大袂列荀子哀公篇曰兩驂列兩服入廄裂分也言㑺外權以分地也韓策作或外爲交以裂其地是其明證矣列字本作𠛱形與削相似因誤爲削說文𠛱分解也從刀𡿪聲裂繒餘也從衣𠛱聲今九經中分列之字多作裂

未必非後人所改此列字若不誤爲削則後人亦必改爲裂矣

執鞅持扞　扞弓

說林下篇羿執鞅持扞操弓關機越人爭爲持的弱子扞弓慈母入室閉戶引之曰鞅爲馬頸靼非射所用鞅當爲決決誤爲泱後人因改爲鞅耳決謂韘也箸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也扞謂韝也或謂之拾或謂之遂箸於左臂所以扞弦也故曰執決持扞操弓關機衞風芄蘭篇童子佩韘毛傳曰韘玦也小雅車攻篇決拾既佽毛傳曰決鉤弦也拾遂也周官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

服矰弋抉拾鄭注引鄭司農云抉謂引弦彄也拾謂韝扞也鄉射禮袒決遂鄭注曰決猶闓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大擘指以鉤弦闓體也遂射韝也以韋爲之著左臂所以遂弦也內則曰右佩玦捍賈子春秋篇曰丈夫釋玦靬抉玦竝與決同捍靬竝與扞同其弱子扞弓之扞當作扜字從于不從干扜弓引弓也說文弙滿弓有所鄉也字或作扜大荒南經有人方扜弓射黃蛇郭注曰扜挽也音紆呂氏春秋壅塞篇扜弓而射之高注曰扜引也淮南原道篇射者扜烏號之弓高注曰扜張也弱子扜弓則矢必妄發故慈母入室閉戶若作扞禦之扞

則義不可通今本呂覽淮南扜字皆誤作扞唯山海經不誤則賴有郭音也

得無微

內儲說下篇堂下得無微有疾臣者乎引之曰無字後人所加得微即得無也邶風式微傳曰微無也晏子春秋雜篇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莊子盜跖篇曰得微往見跖邪皆其證也後人加無字於微字之上而其義遂不可通矣

糲餅

外儲說左下篇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餅菜羹念孫案餅當爲餅餅與飯同見玉篇廣韻糲飯菜羹猶言疏食菜

羹耳餅與餅字形相似傳寫往往譌溷廣雅曰餅食也方言注曰篋盛餅筥也爾雅釋言釋文曰餅字又作餅今本餅字竝譌作餅初學記器物部引此正作糲飯

侵盂

難二篇昔者文王侵盂克莒舉酆引之曰盂當爲邘字之誤也竹書紀年帝辛三十四年周師取耆及邘書大傳文王受命二年伐邘史記周本紀文王敗耆國明年伐邘作盂者俗字耳

侯侈

說疑篇桀有侯侈念孫案侯當作隹形相似而誤隸書從隹

從矦之字往往譌溷說見墨子非命篇惟舌下墨子所染篇明鬼篇竝作推哆晏子諫篇漢書古今人表竝作推侈佳與推聲相近故通作推也其爲佳字無疑

法言

多哇

吾子篇中正則雅多哇則鄭李軌曰多哇者淫聲繁越也引之曰多讀爲哆哆邪也下文云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未有述邪哆而稍正也哆與多古字通孟子梁惠王篇放辟邪侈字亦與哆同多哇皆邪也邪本作衺廣雅曰哇衺也哇或作䵷漢書王莽傳贊紫色䵷聲應劭曰䵷邪音也文選東京賦咸池不齊度於䵷咬李善曰法言曰

哇則鄭李軌曰哇邪也哇與鼃同案今李注內無哇邪也之訓蓋已非完本矣中亦正也正則雅邪則鄭多哇與中正正相反也李以多爲鞶越則分多與哇爲二義失其指矣所惡於鄭聲者惡其邪耳非惡其鞶越也

俄而

問神篇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吳祕曰俄猶俄頃念孫案吳說非也俄而之言假如也言天假如可度則覆物必淺地假如可測則載物必薄也俄與假聲近而義同周頌維天之命篇假以溢我說文引作誐以溢我是其例也而加古字

允哲　哲民情

問明篇或問堯將讓天下於許由由恥有諸曰好大者爲之也顧由無求於世而已矣允哲堯儃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宋咸曰堯以允哲之道禪舜豈輕之於許由也司馬光曰信以堯禪舜之重爲智則必不輕授天下於由矣念孫案二說皆非也哲者知也知讀平聲不讀去聲言信知堯禪舜之重則必不輕禪於許由也方言曉哲知也知字平去二聲皆可讀故方言以曉哲同訓爲知今人猶謂不知事爲不曉事也文選遊天台山賦之者以路絕而莫曉李善注引方言曉

知也知字正作平聲讀　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曰明作哲哲者知也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退天下知善而勸之知惡而恥之矣哲字亦作悊漢書刑法志書云伯夷降典悊民惟刑師古曰悊知也言伯夷下禮法以道民民習知禮然後用刑也以上二條訓哲爲知知字皆讀平聲宋與司馬皆訓哲爲智慧之智失其指矣又法言序云中和之發在哲民情李軌曰哲智吳祕曰五行傳曰哲知也中和之發則民之情僞無不先知念孫案吳說是也哲民情卽知民情漢書楊雄傳中和之發在於哲民情師古曰哲知也知字亦讀平聲

及其名

五百篇或性或彊及其名一也李軌曰功業旣成其名一也念孫案李以名爲名譽之名非也名者成也言或性或彊及其成則一也廣韻引春秋說題辭曰名成也廣雅同

忽眇緜

先知篇敢問先知曰不知知其道者其如視忽眇緜作昞李軌斷其如視爲句忽眇緜作昞爲句注云眇緜遠視宋咸讀其如視視忽眇緜作昞爲一句注云忽輕也眇細也緜遠也昞謂炳然光明也此言先知之道臨事則

悟如明目之視忽輕眇細緜遠之物皆炳然而見也李
從其如視隔爲一句復以眇緜爲一事釋之頗失其義
念孫案宋說近之而未盡然也忽眇緜皆微也一切經
音義五引三蒼云眪著明也視忽眇緜作眪者見微而
知著也漢書律厤志無有忽微孟康曰忽微若有若無
細於髮者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微忽之言久而可
復是忽爲微也方言曰眇小也顧命曰眇眇予末小子
是眇爲微也說文曰緜聯微也廣雅曰緜小也大雅緜
篇緜緜瓜瓞鄭箋曰緜緜然若將無長大時司馬相如
上林賦曰微睇緜藐是緜爲微也廣雅曰緫紗緬微也

曹憲總音忽紗音眇緲音蔑集韻緲又音緜總紗緲與忽眇緜同義孫子算經曰蠶所吐絲爲忽十忽爲秒忽與總同秒與紗同說文緬微絲也玉篇緲與緬同然則總紗緲皆絲之微者李以眇緜爲遠視宋以忽爲輕緜爲遠皆失之

璜璜

李至篇武義璜璜兵征四方吳祕曰璜璜猶言煌煌也念孫案璜讀爲洸爾雅曰洸洸武也釋文洸舍人本作僙邶風谷風篇有洸有潰大雅江漢篇武夫洸洸毛傳竝與爾雅同鹽鐵論繇役篇引詩作武夫潢潢洸潢僙璜古同聲而通用

郡勞王師

龍堆以西大漠以北郡勞王師漢家不爲也李軌曰勞王師而郡縣之漢家不爲也念孫案李以郡爲郡縣之郡則與勞王師三字義不相屬今案郡者仍也仍重也見晉語注數也見周語注言數勞王師於荒服之外漢家不爲也爾雅曰郡仍乃也乃與仍同周官司几筵凶事仍几故書仍爲乃鄭司農云乃讀爲仍吳語邊遽乃至左傳哀十三年正義引此乃作仍大雅雲漢箋天仍下旱災亾亂之道正義曰定本集注仍字皆作乃史記匈奴傳乃再出定襄漢書乃作仍小雅正月篇又窘陰雨鄭箋曰窘仍也窘與郡同

郎

法言序 案舊本十三篇之序列於書後葢自書序詩序以來體例如是宋咸移置於各篇之首非也今仍依舊本列於後

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氐詆訾聖人即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司馬光曰氐下脫不字念孫案司馬未解即字之義故謂氐下脫不字耳即猶或也言諸子之書大氐詆訾聖人或爲怪迂之說以撓世事也漢書楊雄傳大氐下亦無不字是其證矣即與或古同義越語曰若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言或傷君王之所愛也爾雅釋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岠虛比爲邛邛岠虛齧甘草即

有難邛邛岠虛負而走言或有難也史記張丞相傳戚姬子如意爲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卽萬歲之後不全也言或萬歲之後不全也

讀書雜志餘編上

# 讀書襍志

PL 2261 W34 v.28

# 讀書雜志餘編下

## 楚辭

高郵王念孫

余雖脩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

離騷余雖脩姱以鞿羈兮今本脩上有好字臧氏用中拜經日記曰王注云言已雖有絕遠之智姱好之姿絕遠之智釋脩字姱好之姿釋姱字不言好脩余雖脩姱以鞿羈兮與上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同一句法舊本脩上有好字者因下文多言好脩而衍今依臧說刪謇朝誶而夕替王注曰鞿羈言爲人所係累也誶諫也替廢也言已雖有絕遠之智姱好之姿然已爲讒人所鞿羈而係累矣故朝諫謇謇於君夕暮而身廢弃也念孫案雖與唯同言余唯有此脩姱之行以致爲人所係累也唯字古

或僭作雖大雅抑篇曰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言女唯湛樂之從也無逸曰惟耽樂之從管子君臣篇故民迂則流之民流通則迂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能塞之言唯有明君能如此也莊子庚桑楚篇唯蟲能蟲唯蟲能天釋文曰一本唯作雖皆其證也謇讀憯誦謇不可釋之謇謇詞也非上文謇謇為患之謇

長余佩之陸離

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王注曰陸離猶參差眾貌也念孫案陸離有二義一為參差貌一為長貌下文云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司馬相如大人

賦云攢羅列聚叢以龍茸兮衍曼流爛瘆以陸離皆參差之貌也此云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岌岌爲高貌則陸離爲長貌非謂參差也九章云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義與此同

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王注曰啟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啟能承先志纘敘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辯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序而可歌

也左氏傳曰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夏康啟子太康也娛樂也縱放也圖謀也言太康不遵禹啟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尚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此佚篇也洪氏補曰山海經云夏后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注云皆天帝樂名啟登天而竊以下用之天問亦云啟棘賓商九辯九歌王逸不見山海經故以爲禹樂著里中道也此言太康娛樂放縱以至失邦耳五子之失乎家巷太康實使之戴先生屈

原賦注曰言啟作九辯九歌示法後王而夏之失德也康娛自縱以致喪亂（康娛二字連文篇內凡三見）引之曰洪釋九辯九歌戴釋康娛皆郅確矣其以夏爲夏后氏之夏則與王注同今案夏當讀爲下（左氏春秋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公羊穀梁皆作夏陽）卽大荒西經所謂夏后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此大穆之野高二千仞開焉始得歌九招者也郭璞注引開筮曰不得竊辯與九歌以國於下亦其證也自啟九辯與九歌以下皆謂啟之失德耳言啟竊九辯九歌於天因以康娛自縱於下也詒謀不善子姓姦回故下文有不顧難以圖後云云也墨子非樂篇引武觀

曰啟乃淫溢康樂于野飲食將將銘筦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竹書帝啟十年帝巡守舞九招于大穆之野皆所謂下康娛以自縱者也解者誤以啟九辯與九歌爲美啟之詞又誤以夏爲夏后氏之夏是以詰籀爲病矣又案五子用失乎家巷失字因王注而衍注內失國失尊位乃釋家巷二字之義非以文中有失字而解之也五子用乎家巷者用乎之文與用夫用之同下文云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長是也若云五子用失乎家巷則是所失者家巷矣注何得云兄弟

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乎（文選李周翰注云五弟失尊位家於閭巷失尊位三字在五弟之下則唐本已誤衍失字）楊雄宗正箴曰昝在夏時太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降降與巷古同聲而通用亦足證家巷之文爲實義而用乎之文爲語詞也巷讀孟子鄒與魯鬨之鬨劉熙曰鬨構也構兵以鬭也五子作亂故云家鬨（義見下）家猶內也若詩云蟊賊內訌矣鬨字亦作闀呂氏春秋愼行篇崔杼之子相與私闀高誘曰闀鬭也私闀猶言家鬨鬨之爲闀猶鬨之爲巷也（鬨之通作巷猶巷之通作闀法言學行篇一鬨之市鬨卽巷字）宗正箴作五子家降降亦鬨也呂氏春秋察微篇楚卑梁公舉兵攻吳之邊邑吳王怒使人舉

兵侵楚之邊邑吳楚以此大隆大隆謂大闕也隆與降通書大傳隆谷鄭注曰隆讀如厖降之降荀子天論篇隆禮尊賢而王韓詩外傳隆作降齊策歲八月降雨下風俗通義祀典篇降作隆是隆與降通也呂氏春秋吳楚大隆高誘曰隆當作格格闕也案隆亦格闕之名字可不改逸周書嘗麥篇曰其在殷之五子殷當作夏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五子胥興作亂所謂家鬨也五子卽五觀也楚語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五觀或曰武觀竹書帝啟十年帝巡守舞九招于大穆之野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

卽周書所謂彭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墨子引武觀亦言啟
淫溢康樂于野是五觀之作亂實啟之康娛自縱有以
開之故云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
圖後兮五子用乎家巷也王注以家巷爲家居閭巷失
之矣五子家巷卽當啟之世楊雄宗正箴及王注以爲
太康時亦失之矣

又何芳之能祗

椒専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夫佩幃旣干進而務入兮
又何芳之能祗王注曰祗敬也言苟欲自進求入於君
身得爵祿而已復何能敬愛賢人而舉用之也引之曰

祇之言振也言干進務入之人委蛇從俗必不能自振其芬芳非不能敬賢之謂也上文云蘭芷變而不芳意與此同逸周書文政篇祇民之死謂振民之死也祇與振聲近而義同故字或相通皐陶謨日嚴祇敬六德史記夏本紀祇作振柴誓祇復之魯世家祇作敬徐廣曰一作振內則祇見孺子鄭注曰祇或作振

簫鍾兮瑤簴

九歌緪瑟兮交鼓簫鍾兮瑤簴鳴篪兮吹竽簫一作蕭簫鍾句王氏無注洪補曰瑤簴以美玉爲飾也洪邁容齋續筆曰洪慶善注東君篇簫鍾一蜀客過而見之曰

一本簫作橚廣韻訓爲擊也蓋是擊鍾正與緪瑟爲對耳念孫案讀簫爲橚者是也廣雅曰橚擊也玉篇音所育切廣韻又音蕭橚與簫蕭古字通也瑤讀爲搖搖動也招魂曰鏗鍾搖虡王注曰鏗撞也搖動也文選張銑注曰言擊鍾則搖動其虡也義與此同作瑤者假字耳緪瑟以下三句皆相對爲文若以瑤爲美玉則與上下文不類矣

不能固臧　羌不知余之所臧

天問白蜺嬰茀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王注曰茀白雲逶移若蛇者也臧善也言崔文子學仙於王

子僑子僑化爲白蜺而嬰茀持藥與崔文子崔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之王子僑之尸也故言得藥不善也念孫案如王所述崔文子事則臧字當讀爲藏古無藏字借臧爲之說文無藏字魯語曰掩賊者爲臧管子侈靡篇曰天子臧珠玉諸侯臧金石墨子耕柱篇曰不舉而自臧不遷而自行荀子解蔽篇曰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虛漢書禮樂志臧於理官顏師古曰古書懷藏之字本皆作臧漢書例爲臧耳漢敦煌長史武班碑勳臧王府衛尉衡方碑用行舍臧並以臧爲藏崔文子引戈擊蜺而墮其藥故云得夫良藥不能固臧若訓臧爲善則義與固字不相屬矣又九章云夫惟黨人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臧亦讀爲藏謂美在其中而人不知也下文云材朴委積兮

莫知余之所有意與此同也王訓臧爲善亦失之

設張辟以娛君兮

九章矰弋機而在上兮罻羅張而在下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王注曰辟法也言讒人設張峻法以娛樂君念孫案此以張辟連讀非以設張連讀張讀弧張之張周官冥氏掌設弧張鄭注曰弧張罿罦之屬所以扃絹禽獸辟讀機辟之辟墨子非儒篇曰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辟將發也莊子逍遙遊篇曰中於機辟死於罔罟司馬彪曰辟罔也辟疑與襞同爾雅襞謂之罿罿罬也罬謂之罦罦覆車也郭璞曰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山木篇曰然且不免於罔羅機

辟之患鹽鐵論刑德篇曰罻羅張而縣其谷辟陷設而當其蹊楚辭哀時命曰外迫脅於機臂兮上牽聯於矰隿機臂與機辟同王注以機臂爲弩身失之此承上文矰弋罻羅而言則辟非法也

心絓結而不解兮

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王注曰絓懸也蹇產結屈也念孫案絓亦結也廣韻絓絲結也史記律書曰秦二世結怨匈奴絓禍於越是絓與結同義絓結雙聲也蹇產疊韻也凡雙聲疊韻之字皆上下同義

悲江介之遺風

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王注曰遠涉大川民俗異也念孫案上文云欸秋冬之緒風王注欸歎也下文云悲秋風之動容兮又云悲回風之搖蕙兮則此云悲江介之遺風亦謂風雨之風非風俗之風也文選聖主得賢臣頌追奔電逐遺風李善曰遺風風之疾者楊雄甘泉賦輕先疾雷而馺遺風曹植雜詩江介多悲風義本於此

願搖起而橫奔兮

願搖起而橫奔兮王注曰欲搖動而奔走念孫案搖起疾起也疾起與橫奔文正相對方言曰搖疾也廣雅同燕之外鄙朝鮮洌水之閒曰搖淮南原道篇曰疾而不搖

漢書郊祀志曰遺與輕舉遺與搖通彼言遺與猶此言搖起矣說見漢書

懲連改忿兮

懲連改忿兮抑心而自彊王注曰懲止也言止己留連之心改其忿恨念孫案連當從史記屈原傳作違字之誤也違恨也言止其恨改其忿也恨與忿義相近若云留連之心則非其類矣班固幽通賦違世業之可懷曹大家曰違恨也漢書敘傳違作偉廣雅偉恨也無逸曰民否則厥心違怨邶風谷風篇中心有違韓詩曰違很也很亦恨也廣雅很恨也

## 曾傷爰哀

曾傷爰哀永歎喟兮王注曰爰於也引之曰王訓爰爲於曾傷於哀則爲不詞矣今案爰哀謂哀而不止也爰哀與曾傷相對爲文方言曰凡哀泣而不止曰咺又曰爰喛哀也爰喛咺古同聲而通用齊策狐咺漢書古今人表作狐爰是其證也

## 逢此世之彺攘

九辯悼余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彺攘王注曰卒遇譖讒而遽惶也念孫案彺攘亂貌逢此世之彺攘言與亂世相遭也哀時命曰摡塵垢之枉攘兮王注曰枉攘亂

貌枉攘與征攘同此注以爲遇讒而惶遽失之

不能復用巫陽焉乃下招曰

招魂巫陽對曰掌㝱上帝其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謝之謝之一本作之謝非不能復用王注曰謝去也巫陽言如必欲先筮問求魂魄所在然後與之恐後世怠懈必去卜筮之法不能復脩用文選呂延濟注略同下文巫陽焉乃下招曰王注曰巫陽受天帝之命因下招屈原之魂念孫案此則不能復用爲句巫陽焉乃下招曰爲句明矣焉乃者語詞猶言巫陽於是下招耳王注因下招屈原之魂因字正釋焉乃二字遠遊篇焉乃逝以俳佪是其證列子周穆王篇焉

迺觀日之所入迺與乃同今本楚辭及文選皆以不能復用巫陽焉爲句非也不能復用者謂不用卜筮非謂不用巫陽且用字古讀若庸與從字爲韻小雅小閔篇不臧覆用與從邛爲韻管子樞言篇坦坦之備不爲用與功爲韻趙策士爲知己者用與容爲韻堯典徵庸二十論衡氣壽篇引此庸作用皋陶謨五刑五用哉後漢書梁統傳引此用作庸若以不用巫陽連讀則失其韻矣今據王呂二注訂正

氾崇蘭些

光風轉蕙氾崇蘭些王注曰崇充也言充實蘭蕙使之芬芳文選呂延濟注曰崇高也念孫案二說均有未安崇蘭猶叢蘭耳文子上德篇叢蘭欲茂秋風敗之說文叢聚也廣雅崇

聚也酒誥曰矧曰其敢崇飲大雅鳧鷖篇曰福祿來崇隱六年左傳曰芟夷薀崇之是崇與叢同義

蒻阿拂壁

蒻阿拂壁羅幬張些王注曰蒻蒻席也阿曲隅也拂薄也言以蒻席薄牀四壁及與曲隅復施羅幬也念孫案王以阿爲牀隅則上與蒻字不相承下與拂壁二字不相連屬矣今案蒻與弱同阿細繒也言以弱阿拂牀之四壁也弱阿猶言弱緆淮南齊俗篇曰弱緆羅紈是也阿字或作絅廣雅曰絅練也史記李斯傳曰阿縞之衣錦繡之飾徐廣以阿爲東阿縣非是辯見史記淮南脩務篇衣阿錫曳齊

紈高注曰阿細縠錫細布漢書禮樂志曳阿錫佩珠玉如淯曰阿細繒錫細布司馬相如傳被阿錫揄紵縞張揖注與如淯同

臑若芳些

肥牛之腱臑若芳些王注曰腱筋頭也臑若熟爛也言取肥牛之腱爛熟之則肥濡脕美也念孫案臑熟也若猶而也言既熟而且芳也顧懽老子義疏曰若而也史九三曰遇雨若濡言遇雨而濡也金縢曰予仁若考言予仁而巧也說見經義述聞莊二十二年左傳曰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言幸而獲宥也而若語之轉耳若無熟義不得

與臑同訓

不沾薄只

大招吳酸蒿蔞不沾薄只王注曰沾多汁也薄無味也言其味不濃不薄適甘美也念孫案王以沾爲多汁非也沾亦薄也言其味不薄也廣雅曰沾䙠也曹憲音他縑反䙠與薄同漢書魏其傳注云今俗言薄沾沾

察篤夭隱

察篤夭隱孤寡存只王注曰篤病也早夭爲夭隱匿也言察知萬民之中被篤疾病早夭及隱逸之士存視孤寡而振贍之也洪補曰篤厚也念孫案二說均有未

安篤與督同昭二十二年左傳晉司馬督漢書古今人表作司馬篤漢書張騫傳身毒國李奇曰一名天篤後漢書文苑傳作天督鹽鐵論詔聖篇渫篤責而任誅斷篤責即督責說文曰督察也是督與察同義隱窮約也昭二十五年左傳隱民多取食焉杜注曰隱約窮困定三年傳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弃國家言察督夭殀及窮約之人存視孤寡也

昭質既設

昭質既設大侯張只王注曰昭質謂明旦也明旦既設禮張施大侯使衆射之引之曰昭讀爲招招質謂射埻的也埻通作準呂氏春秋本生篇曰萬人操弓共射一招高注曰招埻的也盡數篇曰射而不中反循于招何益於

中別類篇曰射招者欲其中小也小雅賓之初筵篇發彼有的毛傳曰的質也荀子勸學篇曰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是埻的謂之質又謂之招合言之則曰招質魏策曰今我講難於秦兵爲招質謂以趙兵爲秦之招質也韓子存韓篇曰秦必爲天下兵質矣說林篇曰且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爲智氏質乎是其明證也作昭者假借字耳春秋襄二十八年楚子昭史記楚世家作招管蔡世家司徒招索隱曰或作昭設謂設昭質非謂設禮昭質在侯之中故卽繼之以大侯猶詩言大侯旣抗而繼之以發彼有的也若以昭質爲明旦則義與下文不相屬且明旦謂之質明不謂之昭質也

正法弧而不公

七諫邪說飾而多曲兮正法弧而不公王注曰弧戾也言世俗之人推佞以爲賢進富以爲能故君之正法膠戾不用衆皆背公而鄉私也念孫案正法弧而不公公與容同謂己之正法戾於流俗而不見容非謂君之正法膠戾不用亦非謂衆皆背公而鄉私也衆背公而鄉私已在上句內此但言己之不容於世耳邪說飾而多曲卽所謂邪曲害公也正法弧而不容卽所謂方正不容也容與公古同聲而通用故容貌之容本作頌從頁公聲容受之容古作宏從宀公聲淮南主術篇萬民之

所容見也容與公同齊俗篇望君而笑是公也公與容同

款冬而生兮

九懷款冬而生兮凋彼葉柯王注曰物叩盛陰不滋育也引之曰急就篇款東貝母薑狼牙顏師古曰款東卽款冬亦曰款凍以其淩寒叩冰而生故爲此名師古以款凍爲叩冰義本於王注也然反復九懷文義實與王注殊指其曰款冬而生兮凋彼葉柯瓦礫進寶兮捐弃隨和鉛刀厲御兮頓弃太阿總言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耳款冬瓦礫鉛刀以喻小人葉柯隨和太阿以喻君子

七諫云鉛刀進御兮遙棄太阿拔搴元芝兮列樹芋荷彼言元芝猶此言葉柯也彼言芋荷猶此言款冬也鉛刀太阿取譬正與此同此言陰盛陽窮之時款冬微物乃得滋榮其有名材柯葉茂美者反凋零也款冬而生指款冬之草不得以爲物卬盛陰草之名款冬其聲因顆涷而轉爾雅菟奚顆涷郭璞曰款冬也更不得因文生訓爾雅釋魚科斗活東舍人本作顆東科斗非冬生之物而亦名顆東則謂取淩寒卬冰之意者謬矣傅咸款冬花賦云維茲奇卉款冬而生亦仍王注之誤

行卬誠而不阿兮

九歎行叩誠而不阿兮遂見排而逢讒王注曰叩擊也言己心不容非以好叩擊人之過故遂爲讒佞所排逐也念孫案王訓叩爲擊則叩誠二字義不相屬今案叩誠猶言款誠廣雅曰款誠也款與叩一聲之轉款誠之爲叩誠猶叩門之爲款門也重言之則曰叩叩繁欽定情詩曰何以致叩叩香囊繫肘後廣雅曰叩叩誠也轉之則又爲款款矣

巡陸夷之曲衍兮

巡陸夷之曲衍兮王注曰大阜曰陸夷平也衍澤也言巡行陵陸經歷曲澤之中念孫案巡陸夷及注內大阜

曰陸兩陸字皆當作陵義見爾雅此因陵陸字相似又涉注內陸字而誤又案陵夷者漸平之稱陵夷二字上下同義不可分訓說見漢書連語下下平曰衍見釋名及周官左傳國語注陵夷卽曲衍之貌王以陵爲大阜衍爲澤皆失之

律魁放乎山閒

偓促談於廊廟兮律魁放乎山閒王注曰偓促拘愚之貌律法也魁大也言拘愚蔽闇之人反談論廊廟之中明於大法賢智之士弃在山閒而不見用也念孫案王以律爲法魁爲大又云明於大法賢智之士殆失之迂矣今案律魁猶魁壘也魁壘律聲相近漢書司馬相如傳隱轔鬱壘師古曰壘音律路史

餘論曰山海經云神荼鬱壘二神人主執惡害之鬼風俗通作鬱律案今本風俗通仍作鬱壘葢後人不通古音而改之也藝文類聚果部上太平御覽果部四竝引作鬱律漢書鮑宣傳曰朝臣亾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服虔曰魁壘壯貌也轉之則爲律魁小雅蓼莪篇曰南山律律史記酈侯世家贊曰魁梧奇偉是律魁皆高大之意正與偓促相對司馬相如曰委瑣握齱握齱與偓促同偓促律魁皆疊韻也凡疊韻之字皆上下同義不宐分訓

蒯聵登於淸府

烏獲戚而驂乘兮燕公操於馬圉蒯聵登於淸府兮咎繇棄而在壄王注云燕公邵公也封於燕故曰燕公也

蔽瞶衞靈公太子也念孫案邵公呰繇皆古之賢臣而衞蔽瞶與烏獲行不相類蔽瞶謂趙之蔽瞶也史記太史公自序曰司馬氏在趙者以摶劒論顯蔽瞶其後也漢書司馬遷傳與此同如淳曰刺客傳之蔽瞶也淮南主術篇曰故握劒鋒以（今本此下脫一字下雖字譌作離）雖北宮子司馬蔽蕢不便應敵（蕢與瞶通高注曰司馬蔽蕢在趙以善擊劒聞）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今使烏獲藉蕃從後牽牛尾尾絕而不從者逆也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而周四海者順也然則趙之蔽瞶以摶劒聞故與烏獲並舉之淮南稱北宮子蔽瞶而幷及於烏獲藉蕃可以

互證矣自烏獲以下四句皆謂貴武士而賤賢臣也

## 文選

度宏規而大起

西都賦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李善曰小雅曰羗發聲也度與羗古字通度或爲慶也念孫案度與羗聲不相近絕無通用之理蓋李善本度字本作慶今本作度者後人據五臣本及班固傳改之耳善注原文當云小雅曰羗發聲也慶與羗古字通漢書楊雄傳反離騷曰懿神龍之淵潛兮慶竢雲而將舉宋祁校本云蕭該音義曰慶音羌今漢書亦有作羌字者又慶天顇而喪榮張晏曰慶辭也師古曰慶亦與羌同又甘泉賦厥高慶而不可廑彊度敘傳幽通賦慶未得其云已師古並云慶發語辭讀

與羌同慶或爲度慶字草書作度與度相似故慶誤爲度史記建元以來矦者年表平津矦公孫慶漢表慶作度說文郄有大慶也今本慶譌作度今本作度與羌古字通度或爲羌者後人旣改正文作度復改注文以就之而不知度與羌之不可通也又案善本作慶是也慶語詞宏規與大起相對爲文言肇造都邑先宏規之而後大起之也

掍建章而連外屬　洞枍詣以與天梁

凌隥道而超西墉掍建章而連外屬五臣本掍作混念孫案連字後人所加也建章宮在西城之外故云掍建章而外屬外上不當有連字上文未央桂宮皆宮名故云自未央而連桂宮與此

句異義且旣言屬則不得更言連故張銑注曰混通也閣道出城通達建章宮與外相屬其無連字明矣後漢書班固傳正作混建章而外屬也又案下文經駘盪而出馺娑洞枍詣以與天梁駘盪馺娑枍詣皆殿名天梁宮名以字與下三字義不相屬亦是後人所加班固傳無以字

奮泰武乎上囿　緣於泰山之阿　結根泰山阿

爾乃盛娛游之壯觀奮泰武乎上囿五臣本泰作太班固傳作大注云大武謂大陳武事也念孫案作大者是也大譌爲太又譌爲泰耳逸周書有大武篇秦策引詩

云大武遠宅不涉皆其證也風賦緣於泰山之阿李善本無於字五臣本有藝文類聚引此與五臣同今以上下文例之當有於字五臣本作太亦是大字之譌今合上下文讀之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緣於大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此其由卑而高由谷而山所在皆然不獨泰山也若此句獨指泰山言之則與上下文不類矣古詩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泰亦大之譌李周翰曰泰山衆山之尊夫者婦之所尊故以喻之此曲說也此以竹喻婦山喻夫謂婦之託於夫如竹之結根於山耳

芳草被隄

茂樹蔭蔚芳草被隄蘭茝發色曄曄猗猗若摛錦布繡

爥燿乎其陂李善說芳草被隄引說文曰隄塘也念孫案被讀若披被隄者芳草之貌非謂芳草覆隄也蔭蔚雙聲也被隄疊韻也曄曄猗猗重字也以上皆形容草木之盛然後總而言之曰若摛錦布繡爥燿乎其陂陂與隄一物也陳風澤陂傳曰陂澤障也一切經音義二引李巡爾雅注曰隄障也若上言隄而下言陂則複矣

塡流泉而爲沼

東都賦塡流泉而爲沼李善曰順流泉而爲沼不更穿之也昭明諱順故改爲塡引之曰塡當爲愼草書之誤也愼順古字通故昭明改順爲愼

嘉祥阜兮集皇都

白雉詩啟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鳥嘉祥阜兮集皇都念孫案嘉祥句葢後人所加此句詞意膚淺不類孟堅手筆且寶鼎詩亦可通用其可疑一也下文發皓羽兮奮翹英正承白雉素鳥言之若加入此句則上下文義隔斷其可疑二也明堂辟雍靈臺三章章十二句寶鼎白雉二章章六句若加入此句則與寶鼎詩不協其可疑三也李善及五臣本此句皆無注其可疑四也後漢書班固傳無此句其可疑五也

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

西京賦昝者大帝說秦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為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薛綜曰翦盡也李善曰盡取鶉首之分為秦之境也引之曰薛訓翦為盡盡諸鶉首殊為不詞李云盡取鶉首之分亦與翦諸之文不合今案翦讀為踐文王世子不翦其類也周官甸師注引翦作踐玉藻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注踐當為翦踐居也謂居之於鶉首之虛也晉語曰實沈之虛晉人是居方言曰慰廛度尻也尻今通作居東齊海岱之閒或曰踐趙注孟子盡心篇曰踐履居之也晏子問篇曰後世孰踐有齊國者皆其證也

意亦有慮乎神祇宐其可定以為天邑

及帝圖時意亦有慮乎神祇㝎其可定以爲天邑薛綜曰言高帝圖此居之時意亦以慮於天地陰陽而思可㝎定以爲天邑念孫案意亦猶抑亦也抑與意古字通論語學而篇求之與抑與之與漢石經抑作意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荀子脩身篇曰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㝎讀所止之與秦策曰誠病乎意亦思乎竝與抑亦同㝎曰儀儀度也度其可安定之地以爲天邑也說文曰儀度也周語曰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又曰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儀與㝎古字通小雅角弓篇如食㝎饇韓詩㝎作儀楚語采服之儀周官春官鄭司農注引作㝎薛云思可㝎定以爲天邑失之

嗟內顧之所觀　嗟難得而覶縷　嗟難得而

備知　嗟孰可爲言已　晄見偉於疇昔

念孫案王逸注離騷曰羌楚人語詞也文選內羌字多作晄因譌而爲嗟俗書嗟字作晄晄字作晄二形相似而誤後人多見嗟少見晄故莫能正之耳西京賦嗟內顧之所觀李善注小雅曰嗟發聲也兩嗟字皆晄字之譌西都賦慶宏規而大起李注小雅曰羌發聲也慶與羌古字通是其證若嗟則歎聲非發聲也五臣本作嗟訓爲歎聲失之矣吳都賦嗟難得而覿縷劉逵注小雅曰嗟楚人發語端也兩嗟字亦晄字之譌既云楚人發語端其爲晄字明矣古文苑王延壽王孫賦羌難得而覿縷本書王融曲水詩序羌難得而稱

計章樵李善注引吳都賦竝作羌雪賦嗟難得而備知義本吳都亦是唴之譌也思元賦嗟孰可爲言已嗟亦唴之譌後漢書張衡傳作羌是其證也蜀都賦唴見偉於疇昔其字正作唴張伯顏本如此他本則譌作嗟矣蔡邕瞽師賦唴求煩以愁悲字亦作唴

交綺豁以疏寮

何工巧之瓌瑋交綺豁以疏寮李善曰交結綺文豁然穿以爲寮也蒼頡篇曰寮小窻也念孫案交綺豁以疏窻殊爲不詞今案交綺卽窻也廣雅曰豁寮空也一切經音義一引蒼頡篇曰寮小空也說文曰疏通也豁以

疏寮皆空虛之貌旣言豁而又言疏寮者文重詞複以申明其意若大人賦言麗以林離叢以龍茸㾓以陸離矣

若鶩鶴之羣羆

紛縱體而迅赴若鶩鶴之羣羆念孫案若鶩鶴之羣羆文不成義羆字與伎氏綺豸纚爲韻蓋罷字之譌韋注吳語曰罷歸也廣雅同言若鶩鶴之羣歸也

莫我能形

東京賦飛閣神行莫我能形薛綜曰人不見行往故曰神形謂天子之形容言我無能說其形狀也念孫案薛

說甚迂廣雅曰形見也言行於飛閣之中莫我能見也
史記秦始皇紀正義引應劭曰於馳道外築牆天子於
中行外人不見

感懋力以耘耔

兆民勸於疆埸感懋力以耘耔念孫案感字與下五字
義不相屬蓋咸字之誤咸皆也言皆勉力也

時乘六龍

天子乃撫玉輅時乘六龍發鯨魚鏗華鍾李善曰周易
曰時乘六龍此謂各隨其時而乘之念孫案如李注則
正文本作乘時龍故先引周易時乘六龍而卽繼之曰

此謂各隨其時而乘之言此與周易異義也各隨其時謂若春乘蒼龍夏乘赤駵之屬是也東都賦亦云登玉輅乘時龍此作時乘六龍者因注引周易而誤撫玉輅以下四句句各三字此句獨多一字與上下不協

盈溢天區

聲教布濩盈溢天區薛綜曰天區謂四方上下也引之曰據薛注則天區當爲六區思元賦上下無常窮六區李善亦云六區上下四方也天六二字篆隸皆相似故六譌作天

西朝顛覆而莫持

臣濟奓以陵君忘經國之長基故函谷擊柝於東西朝顛覆而莫持薛綜曰謂王莽之兵猶擊柝守函谷關而三輔兵已自入長安宮朝廷顛隕無復扶持也念孫案薛說非也西朝顛覆謂王莽篡漢耳言臣陵其君國本隳壞故王莽得爲篡逆函谷雖擊柝於東西京已顛覆而莫持明患不在外而在內也若以三輔兵誅王莽爲西朝顛覆則與上文臣濟侈以陵君二句義不相屬且平子不當稱亾新爲西朝也

亂北渚兮揭南涯

南都賦爾乃撫輕舟兮浮淸池亂北渚兮揭南涯李善

曰爾雅曰正絕流曰亂說文曰揭高舉也呂向曰揭猶指也念孫案李解揭爲高舉與南涯二字義不相屬呂解揭爲指古無此訓皆非也今案揭讀爲愒廣韻愒揭竝去例切聲相同故字相通愒息也言自北渚絕流而渡息乎南涯也小雅菀柳篇不尚愒焉毛傳曰愒息也召南甘棠篇作憩字又作偈甘泉賦度三巒兮偈棠黎韋昭曰偈息也句法正與此同

酌清酤

蜀都賦酌清酤割芳鮮五臣本清酤作醪酤念孫案醪酤與芳鮮相對爲文則作醪者是也今作清酤者後人

以李注引詩旣載清酤而改之耳不知李注自解酤字非兼解淸酤二字其醪字已見南都賦故不重注也北堂書鈔酒食部八引此正作酌醪酤

齷齪而筭

吳都賦齷齪而筭顧亦曲士之所歎也旁魄而論都抑非大人之壯觀也念孫案齷齪而筭下當有地字齷齪而筭地旁魄而論都相對爲文劉逵注云言筭量蜀地亦是曲僻之士則筭下原有地字明矣

英雄之所躔

翫其磧礫而不窺玉淵者未知驪龍之所蟠也習其弊

邑而不覩上邦者未知英雄之所躔也李善曰方言曰躔歷行也呂延濟曰不見上國不知英雄之所行歷也念孫案李呂以躔爲行歷非也躔居也英雄之所居謂吳都也吳都爲英雄之所居猶玉淵爲驪龍之所蟠故曰不窺玉淵未知驪龍之所蟠不覩上邦未知英雄之所躔也李注月賦引韋昭漢書注曰躔處也處亦居也方言曰廛尻也尻古居字東齊海岱之閒曰廛魏風伐檀傳曰一夫之居曰廛孟康注漢書王莽傳曰纏居也廛躔纏字異而義同

雜插幽屏　宋玉於是陋其結綠

赬丹明璣金華銀樸紫貝流黃縹碧素玉隱賑崴㟪雜插幽屏精曜潛熲李善曰潛熲謂潛深而有光熲爾雅曰熲光也今李善本熲字皆誤作熲五臣本作熲李周翰曰雖在幽僻之處常熲熲然有異光今據改碏陊山谷碕岸爲之不枯林木爲之潤黷隋侯於是鄙其夜光宋玉於是陋其結緣李善曰幽屏謂生處也李周翰曰雜插幽屏謂雜生隱僻之處屏僻也念孫案幽屏當爲幽屋字之誤也幽屋謂山也言衆寶隱賑崴㟪雜插於山中也幽屋猶言幽室謝靈運登永嘉綠嶂山詩云懷遲上幽室是也屋與樸玉谷黷綠爲韻若作屏則失其韻矣宋玉當爲宋王劉逵注引史記宋有結綠是結綠爲宋之寶故曰

宋王於是陋其結綠宋王與隋侯相對爲文無取於宋玉也

悠悠旆旌

悠悠旆旌者相與聊浪乎昧莫之坰念孫案悠悠旆旌者當作悠悠旆旆者詩曰悠悠旆旌又曰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是也今本旆旆作旆旌卽因詩悠悠旆旌而誤悠悠旆旆皆旌旗之貌故云悠悠旆旆者相與聊浪乎昧莫之坰上文云趁譚獡猭若離若合者相與騰躍乎莽罠之野文義正與此同若云悠悠旆旌者則者字之義不可通李善及五臣皆不釋旆旆二字蓋所見本已

誤爲旆旌矣

　與夫唱和之隆響　有殷坻頹於前

若此者與夫唱和之隆響動鍾鼓之鏗耾有殷坻頹於前曲度難勝念孫案與夫唱和之隆響二句句法參差而文義不協與夫二字乃一舉字之誤舉亦動也舉唱和之隆響動鍾鼓之鏗耾句法正相對有殷坻頹於前於前二字後人所加也有殷坻頹言其聲殷然若坻頹也漢書楊雄傳嚮若坻隤應劭曰天水有大坂名曰隴坻其山堆傍著崩落作聲聞數百里故曰坻隤見文選解嘲注隤與頹同句法與詩有瀰濟盈有鷕雉鳴相似若云有殷坻頹於前則不成句法且有殷坻頹曲度難勝皆以

四字爲句若上句多二字則句法參差矣後人以李周翰注云其聲若山積於前故加於前二字不知李注自加於前二字以申明其義非正文所有也不審文義而據注妄增其失甚矣

若吾子之所傳

若吾子之所傳孟浪之遺言略舉其梗概而未得其要妙也念孫案吾者東吳王孫自謂也吾下子字後人妄加之耳呂向注云如我所傳則吾下原無子字明矣

冒六英五莖

魏都賦冠韶夏冒六英五莖念孫案冒六英五莖句法

甚累且英莖與韶夏相對爲文若加六五二字則與上句不協後人以李善注引樂動聲儀帝嚳樂曰六英帝顓頊樂曰五莖因加六五二字不知李注自解英莖二字非弃解六五二字也

判殊隱而一致

覽大易與春秋判殊隱而一致念孫案此本作判隱顯而一致言易與春秋雖有隱顯之分而其致一也張載注云春秋推見以至隱易本隱以之顯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李善云言大易春秋隱顯殊而合德若一皆其明證矣後人以張李二注內皆有殊字遂加入殊字而

刪去顯字不知注內姝字是解正文判字而正文內本有顯字故二注皆言隱顯也若云判姝隱而一致則文不成義矣

亾國肅乎臨淵

甘泉賦襲琁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眇遠亾國肅乎臨淵服虔曰桀作琁室紂作傾宮以此微諫也應劭曰登高遠望當以亾國爲戒若臨深淵也念孫案正文內亾國二字後人所加也應云以亾國爲戒者承上琁室傾宮言之以申明肅乎臨淵之意後人不審輒於正文內增入亾國二字亾國肅乎臨淵斯爲不詞矣五臣本及漢

書楊雄傳皆無此二字

友仁義與之爲朋

羽獵賦建道德以爲師句友仁義與之爲朋念孫案友仁義與之爲朋殊爲不詞葢後人不解與字之義因於與下加之字耳今案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爲朋句法正相對友親也見廣雅與猶以也言親仁義以爲朋也漢書楊雄傳作友仁義與爲朋是其明證矣召南江有汜篇曰不我以又曰不我與鄭箋曰以猶與也以可訓爲與與亦可訓爲以繫辭傳曰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言可以酬酢可以祐神也論語陽貨篇曰鄙夫可

與事君也與哉言不可以事君也中庸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言可以入德也史記袁盎傳曰妾主豈可與同坐哉言不可以同坐也以與聲相近故二字可以互用管子形勢篇曰譕巨者可以遠舉（今本巨譌作臣辯見管子）顧憂者可與致道呂氏春秋樂成篇曰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而可以樂成功史記貨殖傳曰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以與二字互用正與此同也以與聲相近故又可以通用鄉射禮各以其耦進今文以爲與越語節事者與地史記越世家與作以論語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匡謬正俗引

此與作以史記妾主豈可與同坐哉漢書與作以

忩戎王之淫狡

北征賦忩戎王之淫狡穢宣后之失貞李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狡猾也念孫案李說非也狡讀爲姣姣亦淫也襄九年左傳弃位而姣不可謂貞杜注曰姣淫之别名作狡者偺字耳

才難

西征賦當音鳳恭顯之任勢也乃熏灼四方震燿都鄙而烋之日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隷齒才難不其然乎今李善本如此六臣本作名才難不其然乎五臣作名難不

其然乎呂延濟曰音鳳之流其歿之日曾不得與蕭曹等十餘公之僕隸齒列名器之難其如此矣念孫案作名難者是也音鳳蔡顯生前赫奕而歿後無名是富貴易得而名難得故曰名難不其然乎此用論語句法故李善引才難不其然乎爲證其實論語言才難此言名難句法雖同而意不同也六臣本作名才難者後人以李善引論語才難故旁記才字而傳寫者遂誤合之也今李善本作才難者又後人以名才難三字文不成義而刪去一字也乃不刪才字而刪名字斯爲謬矣

昭列顯於奎之分野

魯靈光殿賦承明堂於少陽昭列顯於奎之分野念孫案昭列顯於奎之分野句法甚累既言昭而又言顯亦爲重沓蓋正文本作昭列於奎之分野後人以李善注云其光昭列顯於奎之分野因於正文内加顯字不知注内顯字乃承上昭列而申言之非正文所有也不審文義而據注妄增各本相沿不改其亦弗思之甚矣

## 參旗九旒

景福殿賦參旗九旒從風飄揚李善曰周禮曰熊旗六斿以象伐毛萇詩傳曰參伐也然伐一星以旗象參故曰參旗周禮曰龍旂九斿今云參旗九旒蓋一指旗名

一言旒數可以相明也李周翰曰參三也旗上晝日月星九旒九旗也念孫案二李之說皆非也參旗九旒皆星名言旌旗之旒從風飄揚象天之有參旗九旒也參旗一名天旗九旒或作九游史記天官書曰參爲白虎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晉書天文志曰參旗一曰天旗開元占經石氏外官占引石氏曰參旗九星在參西又甘氏外官占引甘氏曰九游九星在玉井西南

泱陂潢而相湲

海賦於是乎禹也乃鏟臨崖之阜陸泱陂潢而相湲啟

龍門之岩嶺𪅪陵巒而嶄鑿李善曰說文曰𣶒灌也念孫案𣶒爲𣶒𣶒字義與灌不相近𣶒當爲渋渋古沃字沃灌也言決陂潢之水而相灌也故李注引說文渋灌也以釋之隸書夭字或作夭故渋字或作𣶒形與𣶒相似因誤爲𣶒𣶒五臣本作浚浚又𣶒之誤也渋與鑿爲韻猶詩唐風從子于沃與白石鑿鑿爲韻若作𣶒作浚則失其韻矣

淙大谿與沃焦

江賦出信陽而長邁淙大谿與沃焦李善曰說文曰淙水聲也念孫案李訓淙爲水聲則與下五字義不相屬

今案淙者灌也言江水東流入海灌大壑與沃焦也李引元中記曰東海之沃焦水灌之而不已卽其證也廣雅曰澆沃淙曹憲音士降反灌漬也是淙與灌同義

鮻鮭踦嶇於垠隒

鮻鮭踦嶇於垠隒今李善本如此李善曰埤蒼曰躋蹷跳也求悲切聲類曰偏舉一足曰跔蹄也渠倶切舊本跔誤作踻今據李善音及史記張儀傳索隱改念孫案如李注則踦嶇本作躋跔謂二魚跳躍於水厓也楚辭天問鮻魚何所王注曰鮻魚鯪鯉也有四足出南方南山經曰柢山有魚焉其狀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名曰鮭是鮻鮭皆魚之有足者故云躋跔於垠隒史記張儀傳虎賁之士跿跔科頭集解曰跿跔跳躍也索隱引韻集

云偏舉一足曰跔䟸義與聲類同又案呂向注云踦𨂔行貌然則今李善本作踦𨂔者後人據五臣本改之耳

憯悽惏慄

風賦故其風中人狀直憯悽惏慄清涼增欷引之曰憯悽惏慄當爲惏慄憯悽寫者誤倒耳惏慄清涼皆謂風之寒也李善注曰惏寒貌慄寒氣也憯悽增欷皆感寒之貌也二句相對爲文且悽欷爲韵古音俱在脂部若慄字則在質部質與脂古韵不同部慄字古通作栗詩三百篇栗字皆與質部之字爲韵無與脂部之字爲韵者其作慄之字詩黃鳥與穴爲韵楚辭九辨與瑟爲韵慄穴瑟皆質部也不可與欷爲韵矣高唐賦令人惏悷憯悽脅息增欷悷慄聲相近惏悷憯悽猶

惏慄憯悽也彼賦亦以悽欷爲韵楚辭九辯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悽與欷爲韵愴怳與懭悢爲韵又其一證矣

何今日之兩絕

鸚鵡賦何今日之兩絕若胡越之異區念孫案王粲贈蔡子篤詩風流雲散一别如雨李善注引此賦曰何今日之雨絕又引陳琳檄吳將校曰雨絕于天江淹雜體詩雨絕無還雲李注亦引此賦據此則李善本本作雨絕明矣呂向注曰何今日兩相隔絕各在一方然則今本作兩絕者後人據五臣本改之耳

竦余身而順止兮

思元賦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舊注曰竦立也止禮也念孫案竦敬也言敬余身而循禮也說文曰竦敬也字或作聳周語曰身聳除潔外內齊給敬也身聳卽此所謂竦余身也楚語曰㫺殷武丁能聳其德韋注曰聳敬也

遊塵外而瞥天兮

遇九皋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逞遊塵外而瞥天兮據冥翳而哀鳴舊注曰瞥裁見也後漢書張衡傳注曰瞥視也念孫案此皆以瞥爲瞥見之瞥非也瞥讀爲𢾅𢾅

撆也擊如鳳皇上擊九千里之擊拂也拂如鳴鳩拂其羽之拂高注呂氏春秋季春紀曰拂擊其羽直刺上飛數十丈言鶴遊塵外而上拂天也說文曰撆擊也字或作撇漢書楊雄傳甘泉賦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蔑蠓而撇天此云遊塵外而瞥天下文云浮蔑蒙而上征語意與甘泉賦略同顏師古曰撇猶拂也李善引張揖三蒼注同作瞥者假字耳亦通作蔽史記刺客傳跪而蔽席索隱曰蔽音匹結反蔽猶拂也燕策作跪而拂席

漱飛泉之瀝液

漱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李善曰說文曰漱盪口也所又切引之曰李以漱爲盪口非也此漱字當讀

爲欶說文欶吮也玉篇所角切字或作嗽一切經音義
二引三蒼曰嗽吮也又引通俗文曰含吸曰嗽所角反
釋名曰嗽促也用口急促也漢書佞幸傳文帝嘗病癰
鄧通常爲上嗽吮之顏師古曰嗽音山角反後漢書方
術傳嗽舌下泉咽之李賢曰嗽音朔論衡驗符篇曰建
初四年甘露下泉陵零陵洮陽始安泠道五縣民嗽吮
之甘如飴蜜張載注魏都賦引司馬相如梨賦曰刷嗽
其漿其或作漱者假借字耳楚辭九章曰吸湛露之浮
涼兮漱凝霜之雰雰漱與吸義相近故通俗文曰含吸曰嗽楚辭遠遊云吸飛泉之微液
猶此云漱飛
泉之瀝液也遠遊曰湌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

朝霞後漢書列女傳注引論語撰考讖曰水名盜泉仲尼不漱劉伶酒德頌曰銜杯漱醪陸機文賦曰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以上諸漱字皆音所角反說者多讀爲盥漱之漱音所又反非也今俗語猶謂含吸曰嗽音如煩數之數

翾鳥舉而魚躍兮

翾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舊注曰廣雅曰翾飛也張衡傳注同念孫案飛鳥舉而魚躍甚爲不詞且訓翾爲飛則既與魚躍不協又與鳥舉相複矣今案翾者疾也猶言倏鳥舉而魚躍也方言儇疾也郭璞曰謂輕

疾也儇與翾通荀子不苟篇小人喜則輕而翾韓詩外傳翾作怏怏亦疾也說文趯疾也義亦與翾同

偉關雎之戒女

怬河林之蓁蓁兮偉關雎之戒女舊注引關雎首章四句又曰偉異也張衡傳注曰偉美也念孫案李賢訓偉為美是也戒女二字諸家說之未明今案漢書杜周傳杜欽說大將軍鳳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詠淑女幾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

之薛瓚曰此魯詩也後漢書明帝紀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去留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晏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如魯韓詩說則關雎所以申女戒故曰偉關雎之戒女杜周傳贊云欽以建始之初深陳女戒庶幾乎關雎之見微義與此同也

怨高陽之相寓兮

怨高陽之相寓兮伷顓頊而宅幽舊注曰寓居也念孫案寓訓爲寄不訓爲居寓當作㝢字之誤也說文寓籒

文字宇荀子賦篇精微乎毫毛而大盈乎大寓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高其位大其寓東京賦威振八寓漢史晨祠孔廟奏銘周孔舊寓蕩陰令張遷碑開定畿寓字並與宇同大雅緜傳桑柔傳魯頌閟宮箋及周語注並云宇居也此言相寓謂相其所居之地故舊注訓寓爲居而李善李賢皆不爲寓字作音蓋所見本已譌爲寓矣

姑純懿之所廬

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舊注曰懿美也廬居也李善曰杜預曰姑且也張衡傳注同念孫案二李訓姑爲且非也且純懿之所廬則爲不詞矣今案姑者息也言自安於和靜而息乎大美之所居也廣雅曰𧆛息

也曹憲音姑古無䖛字借姑爲之檀弓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姑亦息也爾雅曰苦息也苦讀爲盬聲與姑近而義同說見經義述聞王事靡盬下

後委衡乎元冥

前長離使拂羽兮後委衡乎元冥今李善本如此舊注曰委屬也水衡官名也見漢書百官表六臣本作後委水衡乎元冥五臣作委水衡乎元冥張衡傳與五臣同念孫案五臣本及張衡傳是也昭二十九年左傳曰水正曰元冥故曰委水衡乎元冥言以水衡之職屬之元冥也舊注云水衡官名則正文内原有水字明矣六臣本作後委水衡

平元冥者後人以上句有前字故加後字以對之後委水衡平元冥斯爲不詞矣今李善本作後委衡平元冥者又校書者嫌其不詞而删去一字也乃不删後字而删水字其謬益甚矣

陪京泝伊

閑居賦於是退而閑居于洛之涘陪京泝伊面郊後市李善曰南都賦曰陪京之南薛綜東京賦注曰泝向也念孫案南都賦陪京之南本取陪輔之義此言陪京泝伊面郊後市則陪字當讀爲倍倍陪古字通禹貢至于陪尾左傳僖二十年號用公鄭以陪鄰陪尾漢書地理志作倍尾定四年分之土田陪敦釋文並作倍倍即今向背字也

言家在洛水之涘背京向伊前郊後市也漢書張良傳云背河鄉雒東京賦云泝洛背河義竝與此同也晉書潘岳傳正作背京泝伊

芳酷烈之誾誾

長門賦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誾誾李善曰誾誾香氣盛也誾魚斤切引之曰上文之心音宮臨風淫陰音襜下文之吟南中宮崇窮音皆以東侵鹽三部之字爲韻此古人合韻之常例也誾爲諄部之字古無以東侵鹽諄四部合用者始誤字也誾誾當爲闇闇闇與馣同廣雅曰馣香也又曰馣馣香也曹憲音烏合反凡字

之從奄聲音聲者多通用闇之爲馣猶暗之爲晻也高唐賦越香掩掩掩亦與馣同

委參差以槺梁

施瑰木之欂櫨兮委參差以槺梁李善曰言以瑰奇之木爲欂櫨委積參差以承虛梁方言曰㝩虛也㝩與槺同音康念孫案如李說則槺梁之上必加承字而其義始明且以梁爲屋梁則與上文飾文杏以爲梁相複矣今案參差雙聲也槺梁疊韻也槺梁者中空之貌言眾欂櫨羅列參差而中空也方言㝩空也郭璞曰㝩㝗空貌說文曰㝩屋㝩㝗也㝗㝩也㝩㝗與槺梁同說文繫傳㝗力

畺反正與粱同音葢說文舊音也玉篇音郎郎與粱古今聲有侈弇耳

遂積思而就牀　霝歎積息

無面目之可顯兮遂積思而就牀李善曰廣雅曰積壞也言壞其思慮而就牀引之曰李說非也思當爲息字之誤也馬融長笛賦曰霝歎積息霝歎聲也下文霝叩鍛之岌峇兮霝亦謂叩鍛聲也積猶嘖也太息之聲也李善曰歎聲若雷息聲若積引爾雅焚輪謂之積皆失之陸機弔魏武帝文曰循膚體而積歎陸雲登遐頌曰絕音積息積之言嘖也嘖然太息而就牀也傅毅舞賦嘖息激昂李善曰韓詩外傳曰魯哀公嘖然太息說文曰嘖太息也嘖與喟同以上李善注易林師之咸曰絕無以北惆然嘖

思思亦息之誤噬嗑之復曰絕無以北惆然憤息憤又噴之誤也

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

文賦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今李善本如此念孫案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李善本有亦而無故五臣本有故而無亦今李善本兼有之者後人據五臣本旁記故字而傳寫者因誤合之也六臣本作亦非華說之所能精又云亦五臣作故劉良曰文章之妙故非此輩所能精察而言是其明證矣

故聞其悲聲

洞簫賦故聞其悲聲今李善本如此則莫不愴然累欷擊涕抆淚其奏歡娛則莫不憚漫衍凱各本衍字皆譌作衎案五臣音苦汗切其爲衎字明矣憚漫爲疊韻衍凱爲雙聲藝文類聚引此亦作衍今改正阿那腲腇者已念孫案李善本故聞其悲聲本作故爲悲聲五臣本作故其爲悲聲見六臣本注今作故聞其悲聲者後人以意改之也不知爲悲聲奏歡娛皆指吹簫者言之下文愴然累欷云云方指聽簫者言之若云聞其悲聲則已指聽簫者言之與下文其奏歡娛句不類自亂其例矣藝文類聚樂部引此正作故其爲悲聲

是以蟋蟀斥蠖蚑行喘息螻蟻蝘蜓蠅蠅翊翊遷延徙迤魚瞰雞睨垂喙翟轉瞪瞢忘食況感陰陽之龢而化風俗之倫哉念孫案瞪瞢忘食食當爲飱字之誤也息翊爲韻迤睨爲韻飱倫爲韻藝文類聚引此已作食則此字之誤久矣

狀若捷武　毅武孔猛

狀若捷武超騰踰曳迅漂巧兮又似流波泡溲泛捷趨巇道兮念孫案狀若捷武武者士也言狀如趫捷之士超騰踰曳也淮南覽冥篇勇武一人爲三軍雄高注曰武士也江淮閒謂士曰武齊俗篇顏闔爲天下顯武脩

務篇勇武攘捲一擣高注竝曰楚人謂士爲武漢書伍被傳卽使辯士隨而說之史記淮南厲王傳士作武㨗武與流波相對爲文是武爲士也而李善云㨗武言捷巧如李注則狀若捷武之下必加之人二字而其義始明蓋謂士爲武唐人已不知有此訓矣七發云毅武孔猛袒裼身薄毅武亦謂果毅之士也

噫可以進乎

舞賦激楚結風陽阿之舞材人之窮觀天下之至妙噫可以進乎李善曰孔氏尚書傳曰噫恨辭也李周翰曰噫歎聲歎其美可進爲羣臣之樂念孫案二李斷噫字

爲句非也噫可以進乎五字作一句讀噫讀爲抑語詞也言楚舞之妙如此抑者可進之以樂羣臣乎抑者猶言意者說見下

抑字或作意論語學而篇抑與之與漢后經抑作意墨子非攻篇曰意將以爲利天乎莊子駢拇篇曰意仁義其非人情乎意竝與抑同或言意亦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秦策曰誠病乎意亦思乎意亦與抑亦同或言意者晏子春秋襍篇曰意者非臣之罪乎墨子節葬篇曰意者可邪漢書敘傳曰其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抑者與意者同

又作億震六二及文王世子注見下史記吳王濞傳億亦可乎億亦與抑亦同魏都賦億若大帝之所興作二嬴之所曾聆億若與抑若同下文云抑若春霆發響而驚蟄飛競潛龍浮景而幽泉高鏡卽其證也李周翰訓億爲遠非是

又作噫小雅十月篇抑此皇父鄭箋曰抑之言噫震六二億喪貝王弼曰億辭也釋文曰億本又作噫文王世子

注億可以爲之也正義曰億是發語之聲釋文曰億本又作噫繫辭傳曰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噫亦與抑亦同釋文正義斷噫字爲句訓爲歎聲非是說見經義述聞莊子外物篇曰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新序雜事篇曰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拒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韓詩外傳噫作意法言五百篇曰噫者吾於觀庸邪意億噫並與抑同說者多以噫爲歎聲失之矣

惟鐘籠之奇生兮

長笛賦惟鐘籠之奇生兮于終南之陰崖呂向曰奇生

謂生奇質也念孫案如呂說則奇下須加質字而其義始明今案奇讀爲寄寄託也言託生於山崖也故下文卽云託九成之孤岑洞簫賦曰原夫簫幹之所生兮于江南之邱墟意與此同楚辭七諫曰便娟之脩竹兮寄生乎江潭尤其明證也

膺陗阤腹陘阻

膺陗阤腹陘阻李善曰言以膺服於陗阤而腹突於陘阻也淮南子曰岸陗者必阤許愼曰陗峻也字林曰阤小崩也爾雅曰山絕陘郭璞曰連山中斷也念孫案李說阤陘二字皆失其義廣雅曰阤險也考工記則於馬終古登阤也鄭

注曰阤阪義亦相近也上林賦曰巖阤甗錡摧崣崛錡是阤爲險貌也廣雅又曰陘阪也孟子盡心篇山徑之蹊閒介然趙注曰山徑山之領法言吾子篇曰山陘之蹊不可勝由矣徑陘竝與陘同是陘爲阪也此言山阪險峻伐竹者匍匐而上故曰膺陗阤腹陘阻阤非崩阤之阤陘亦非連山中斷之陘也

中息更裝

蓋滯抗絕中息更裝李善曰許愼淮南子注曰裝束也謂更裝而奏之李周翰曰此吹笛聲也而云更裝者謂中道息聲更調理而吹之亦如人之將裝結而出也念

孫案二李說更裝二字皆不得其解而爲之辭今案裝讀爲壯壯盛也言笛聲中息而復盛也壯字古讀若莊故與裝通楚辭遠遊精醇粹而始壯與行鄉陽英放爲韻讀若方莊子在宥篇物將自壯與藏爲韻晉語趙簡子問於壯馳茲舊音曰壯音莊檀弓衛有大史曰柳莊漢書古今人表作栁壯莊子天下篇不可與莊語釋文曰莊一本作壯鄘風君子偕老箋顏色之莊釋文曰莊本又作壯此下二句云奄忽滅沒曄然復揚奄忽滅沒所謂中息也曄然復揚所謂更壯也

丸挻彫琢

丸挻彫琢刻鏤鑽笮李善曰韓詩曰松柏丸丸薛君曰取松與柏然則丸取也漢書音義如湻曰挻擊也舒連

切今李善本此下有一作埏老子曰埏埴以爲器云云凡四十九字皆與李注不合蓋後人取他書附入者六臣本無此四十九字念孫案李說非也丸之言和也和土以爲器也和丸聲相近故凡字之讀若丸者或讀若和其讀若和者亦然禹貢和夷厎績水經桓水注引鄭注曰和讀曰桓如淯注漢書酷吏傳曰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說文萑鴟屬也讀若和皆其例也淮南俶眞篇曰挻挏萬物揣丸變化義與此丸字相近挻亦和也老子挻埴以爲器河上公曰挻和也埴土也和土以爲飮食之器大元元文與陰陽挻其化蕭該漢書敘傳音義引宋忠注曰挻和也淮南精神篇譬猶陶人之剋挻埴也蕭該引許愼注曰挻揉也齊策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挻子以爲人高誘曰挻治也義與和

竝相近丸挺二字承上文暴辛爲埴而言鄭注周官小師曰埴燒土爲之

心慷慨以忘歸

琴賦羨斯嶽之宏敞心慷慨以忘歸李善曰爾雅曰愷慷樂也史記曰穆天子見西王母樂之忘歸念孫案如李注則正文本作心康愷以忘歸今作慷慨者後人據五臣本改之也爾雅曰愷康樂也說文曰愷康也則李注引爾雅本作康今作慷者又後人據已誤之正文改之也神女賦曰心凱康以樂歡凱與愷同此言山形宏敞令人樂而忘歸故李注又引史記樂之忘歸爲證若

改康愷爲慊慨則與上下文都不相屬矣五臣本作慊慨訓爲歎聲皆非是

狀若詭赴

或閒聲鎝糅狀若詭赴李善曰言其狀若詭詐而相赴也呂延濟曰詭疾也言閒聲緒襍狀如疾而相赴念孫案詭詐相赴於義未安訓詭爲疾尤未之前聞今案詭者異也高誘注淮南說林篇曰詭不同也薛綜注西京賦曰詭異也赴趨也言閒聲鎝出若與正聲異趨也下文曰初若將乖後卒同趣是其明證矣

若浮海而望碣石

高唐賦崪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念孫案石字後人所加碣與上文之會下文之磕厲滈霈邁喙竄李善注引字林竄七外切摯爲韻後漢書竇憲傳封神邱兮建隆碣與裔外界世爲韻國三老袁良碑曜其碣與厲際濊邁乂世爲韻竝與此同若加石字於下則失其韻矣史記天官書勃碣海岱之閒氣皆黑貨殖傳夫燕亦勃碣之閒一都會也正義曰勃海碣石在西北是碣石亦可謂之碣不必加石字也李善注曰言水怒浪如海邊之望碣石引尙書孔注碣石海畔山也而不畢舉碣字作解云碣碣石山也則所見本已衍石字

窐寥窈冥

俯視崝嶸窐寥窈冥李善曰窐寥空深貌窐苦交切念孫案窐字從穴圭聲不得有苦交之音葢其字本作窯從穴羔聲故李音苦交切窯寥疊韻字也集韻窯邱交切邱交與苦交同音窯寥空寂是其明證矣燒瓦竈謂之窯音餘昭反亦取空中之義長笛賦庨窌巧老港洞坑谷李注曰庨窌巧老深空之貌庨苦交切窌郎交切庨窌與窯寥同窯窐二字草書相似故窯字譌而為窐墨子備突篇置窯竈後漢書袁紹傳注引此譌作窐是其證也考玉篇廣韻窐字皆無苦交之音集韻爻部內收窯字音邱交切是矣乃又收窐字音於交切云窐寥深遠貌則已為誤本文選所

惑

當年遨遊

王雎鸝黃正冥楚鳩姊歸思婦巠雞高巢其鳴喈喈當年遨遊李善曰一本云子當千年萬世遨遊未詳引之曰年當爲羊草書之誤也當羊卽尙羊尙讀如常古字假借耳楚辭惜誓託回飇乎尙羊王注曰尙羊遊戲也正與遨遊同義或作常羊或作徜徉竝字異而義同其一本作子當千年萬世遨遊詞理甚爲紕繆且賦文兩句一韻多一句則儳互不齊葢後人妄改之也

九竅通鬱精神察滯

九竅通鬱精神察滯延年益壽千萬歲李善曰呂氏春秋曰凡人九竅五藏惡之精氣鬱案呂氏春秋達鬱篇云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病之留惡之生也精氣鬱也此所引有脫文高誘曰鬱滯不通也念孫案九竅通鬱精神察察下本無滯字此與延年益壽千萬歲皆以七字爲句今本作精神察滯者後人以察字與上下文韻不相協又見注內有鬱滯不通之語因加入滯字以協韻耳不知李注自解鬱字非解滯字又不知察字古讀若際繫辭傳萬民以察與契爲韻越語先無陽察與蔽藝爲韻淮南原道篇施四海際天地文子道原篇際作察正與旆葢逝會害逮歲爲韻也精神察者爾雅曰察淸也鄭注禮器曰察明也若云精神

察滯則不詞之甚矣五臣本無滯字

志未可乎得原

神女賦時容與以微動兮志未可乎得原李善曰原本也念孫案原者度也言其志未可忖度也廣雅曰謜度也謜與原古字通韓子主道篇曰掩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列女傳頌義小序曰原度天道禍福所移皆其證也下二句云意似近而既遠兮若將來而復旋正申明志不可原之意

於赫君子

韋孟諷諫詩興國救顛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繆以霸

歲月其徂年其逮耈於赫君子庶顯于後李善曰歎美昝之君子能庶幾自悔故光顯于後念孫案如此注則李善本本作於昝君子漢書韋賢傳亦作昝顏師古曰昝言昝之君子庶幾善道所以能光顯於後世也於昝君子謂秦繆也追思黃髮歲月其徂皆約舉秦誓文也李周翰注曰於赫美也言何不美君子之道庶光明於後代據此則五臣本已作於赫君子今李善本亦作赫則後人據五臣改之耳昝字俗書作昔赫字俗書作䓣二形相近故昝譌爲赫於赫美也古亦無此訓

未若託蓬萊

郭璞遊仙詩朱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念孫案蓬萊本作蓬藜後人以此是遊仙詩故改蓬藜爲蓬萊也不知此章但言仕不如隱未及神仙之事朱門何足榮承上京華遊俠窟而言未若託蓬藜承上山林隱遯棲而言蓬藜隱者所居鹽鐵論毀學篇云包邱子飯麻蓬藜脩道白屋之下是也漢書司馬遷傳注云藜草似蓬蓬藜皆穢草而形相似故書傳多竝稱之月令曰藜莠蓬蒿竝興昭十六年左傳曰斬之蓬蒿藜藋管子小匡篇曰蓬蒿藜藋竝興下文靈谿可潛盤安事登雲梯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仍是此意登雲梯猶言致身青雲耳李善云仙人升天因雲而上故曰雲梯非是此章藜字與棲荑梯妻羝齊爲韻於古音屬脂部第六章高浪駕蓬萊

與炱臺杯頤垓孩才爲韻於古音屬之部二部不相通用此非精於周秦兩漢之音者不能辨也李善注引封禪書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則所見本已作蓬萊矣

結綬生纏牽

左思招隱詩結綬生纏牽彈冠去埃塵李善曰說文曰纏繞也念孫案纏當爲纆坎上六係用徽纆馬融曰徽纆索也劉表曰三股曰徽兩股曰纆韓策段干越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千里馬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之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纆牽長故纆牽於

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張華勵志詩纆牽之長實累千里顏延之應詔觀北湖田收詩取累非纆牽李注竝引韓策爲證此纏牽卽纆牽之誤而李讀爲纏繞之纏葢偶未檢也張華荅何劭詩云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纓緌爲徽纆文憲焉可踰與此結綬生纆牽同意

反稅事巖耕

顏延之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詩空食疲廊肆反稅事巖耕李善曰說文曰稅租也李周翰曰言己素餐疲倦於廊廟之列今欲反輸國稅事耕巖石之下念孫案二

李以稅爲租稅非也稅讀如稅駕之稅爾雅曰稅舍也言反舍於家而事嚴耕也

誰肯相爲言

古辭飲馬長城窟行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李善曰人入門咸各自媚誰肯爲言乎皆不能爲言也李周翰曰誰肯相爲訪問而言者念孫案二李皆未解言字之意言卽問也謂誰肯相爲問也爾雅曰訊言也郭璞曰相問訊廣雅曰言問也聘禮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鄭注曰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曲禮君言不宿於家注曰言謂有故所問也曾子問召公言於周公正義

曰言猶問也哀公問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平史記倉公傳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此皆古人謂問爲言之證

## 長夜無荒

陸機短歌行來日苦短去日苦長今我不樂蟋蟀在房樂以會興悲以別章豈曰無感憂爲子忘我酒既旨我肴既臧短歌有詠長夜無荒李善曰毛詩曰好樂無荒念孫案荒者虛也言無虛此長夜也爾雅漮虛也漮本或作荒釋文引郭璞音義如此大雅召閔正義引某氏曰周禮云野荒民散則削之大雅桑柔篇具贅卒荒召閔篇我居圉卒荒周語田疇荒蕪毛

傳鄭箋韋注並云荒虛也此詩但言及時行樂與唐風好樂無荒異義

猶將銷鑠而挺解也

七發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李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挺猶動也念孫案李訓挺爲動則分挺與解爲二義矣今案鑠亦消也挺亦解也呂氏春秋仲夏紀挺衆囚益其食高注曰挺緩也鄭注月令曰挺猶寬也義與解亦相近字或作綖呂氏春秋勿躬篇百官慎職而莫敢愉綖今本綖譌作綎辯見上卷注曰愉解也綖緩也緩亦解也故序卦傳曰解者緩也後漢書臧宮傳宜小挺緩令得逃亾傳變

傳賊得寬挺李賢注並曰挺解也下文筋骨挺解義與此同

寂漻薵蓼

寂漻薵蓼蔓草芳苓李善曰言水清淨之處生薵蓼二草也字書曰薵藸草也毛萇詩傳曰蓼水草也念孫案李說非也寂漻薵蓼四字皆疊韻謂草貌也旣言寂漻而又言薵蓼者文重詞複以形容之若風賦之被麗披離子虛賦之罷池陂陀上林賦之崴磈㟪廆偨池茈虒矣

乘牡駿之乘

駕飛軨之輿乘牡駿之乘念孫案牡當爲壯爾雅曰駿壯大也又曰奘駔也方言曰奘大也秦晉之閒凡人之大謂之奘或謂之壯說文曰壯大也奘駔大也駔壯馬也楚辭九歎同駑鸁與乘駔兮王注曰乘駔駿馬也魏都賦曰冀馬塡廄而駔駿然則壯奘駔駿四字名異而實同壯駿卽駔駿也作牡者字之誤耳

誠必不悔決絕以諾

誠必不悔決絕以諾李善曰言忠誠爲之必不有悔事之決絕但以一諾不俟再三念孫案誠必不悔以誠必二字連讀非以必不悔三字連讀誠必與決絕相對爲

文管子九守篇曰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呂氏春秋論威篇曰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賈子道術篇曰伏義誠必謂之節皆其證也決絕以諾以與已通言或已或諾俱決絕而無猶豫也表記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鄭注曰已謂不許也逸周書李注皆誤官人篇曰已諾無決

## 篲扶桑

凌赤岸篲扶桑李善曰說文曰篲埽竹也念孫案訓篲爲埽竹則與扶桑二字義不相屬且與上句凌字不對矣今案篲者埽也言濤勢之大凌赤岸而埽扶桑也篲字本作彗後漢書光武紀注曰彗埽也聖主得賢臣頌

曰忽若篲氾畫塗篲氾猶言埽穢也如淳曰若以篲埽於氾灑之處非是辯見漢書東都賦曰戈鋋彗雲羽旄埽霓義亦同也

恭命則愈

讓中書令表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哉呂向曰愈勝也念孫案愈卽愉字爾雅曰愉樂也樂與苦正相反恭命則樂承上富貴寵榮而言違命則苦承上刑罰貧賤而言愉與愈古字通荀子正論篇形至佚心至愉君子篇愉作愈

灌章邯

鄒陽上書吳王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應劭曰章邯爲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念孫案灌章邯本作水章邯後人不解水字之義又見應注云以水灌其城故改水爲灌不知應注自解水字非解灌字也以水灌之故曰水魏策曰決滎澤而水大梁是也漢書鄒陽傳正作水章邯

得全者昌失全者亡

枚乘上書諫吳王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念孫案此本作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今作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者後人依孟子句法刪之也離婁篇順天者存逆天者亡不知得

全全昌失全全亾本出史記田完世家索隱曰全昌者謂事君無失則身名獲昌故云全昌也故李善引之以爲證刪者謬矣漢書枚乘傳說苑正諫篇並作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亾

極天命之上壽獘無窮之極樂

今欲極天命之上壽獘無窮之極樂究萬乘之勢念孫案首句上字次句極字皆後人所加極天命之壽謂終其天年耳非必上壽也獘盡也極天命之壽則盡無窮之樂矣不必言極樂也且極天命之壽以下皆五字爲句加入上極二字則句法參差矣枚乘傳及漢紀說苑皆無上極二字五臣本無極字

手可擢而抓

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抓今李善本如此念孫案手可擢而抓抓本作拔今作抓者後人據李善注改之也今案李注云廣雅曰搔抓也此自釋搔字之義非釋抓字之義下又云字林曰抓壯交切此是釋注內抓字之音與正文無涉後人不察而改拔爲抓謬矣且拔與蘖絕爲韻若改爲手可擢而抓則非但文不成義且失其韻矣五臣本及枚乘傳說苑並作手可擢而拔六臣本注云拔善作抓則所見已是誤本

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

報任少卿書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今李善本如此念孫案此本作若望僕不相師用句而流俗人之言句故蘇林曰而猶如也言視少卿之言如流俗人之言而不相師用也六臣本注云而用善本作用而是其證也若如今本作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則而字不得訓爲如矣又案張銑曰而如也言少卿書若怨望我不相師用以少卿勸戒之辭如流俗人所言據此則五臣本亦作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明矣今本用而作而用則後人以意改之也六臣本注引李善本作用而而今本亦作而用則又後人據已誤之五臣本改之也漢書

司馬遷傳亦作用而足以互證矣此篇原文多經後人增改當以漢書參校今略舉數條不能具論也

自守奇士

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念孫案自守奇士本作自奇士言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然觀其爲人自是奇士奇士二字統事親孝以下七事而言若加一守字則失其義矣今本作自守奇士者後人加守字以成四字句耳下文躬流涕躬下加自字拘羑里具五刑拘具下並加於字鄙沒世鄙下加陋字衹取辱衹下加足字皆此類也張銑曰自守奇節之士則五臣本已有守字司馬遷傳無守字

倡優所畜

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念孫案倡優所畜本作倡優畜之謂主上以倡優畜之也若云倡優所畜則義不可通矣蓋後人欲與上下兩所字一例故改畜之爲所畜而不知其謬也張銑曰如倡優女樂所畜以爲調戲者則所見本己作所畜司馬遷傳正作倡優畜之

鄙陋沒世

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念孫案鄙陋沒世本作鄙沒世鄙恥也楚辭九章君子所鄙王注曰鄙恥也廣雅同恥沒世而文不著也此句鄙字與上句恨字相對爲文後人於鄙下加陋字謬矣呂向斷恨私心有所不盡

鄙陋爲句其謬益甚司馬遷傳及藝文類聚引此俱無
陋字

適足取辱耳

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念孫案適足取辱本作祇取辱
小雅我行其野傳曰祇適也昭十三年左傳曰大福不
再祇取辱焉是也李善本作適足取辱五臣本作祇足
取辱皆後人所增改司馬遷傳正作祇取辱

諸儒博士

移書讓太常博士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念孫案諸儒
博士儒字後人所加諸博士卽諸儒不當於博士之外

更言諸儒也李善及呂延濟注竝云諸博士不肯與歆論議相對則善及五臣本皆無儒字明矣漢書劉歆傳亦無儒字

以尚書爲不備

以尚書爲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念孫案以尚書爲不備本無不字蓋當時學者不信古文尚書而以今文二十九篇爲已備故曰以尚書爲備非謂其不備也李善引薛瓚漢書注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今文連大誓爲二十九篇此云二十八篇者除大誓計之也蓋瓚晉初人魏晉閒僞古文尚書已出以僞作之大誓爲增多伏生之篇而擯伏生之大誓而不數故但云今文二十八篇辯見經義述聞伏生尚書二十九篇說

不知本有百篇呂向曰當時學者尚書唯有三十篇當云二十九篇今文顧命與康王之誥合爲一篇故二十九以爲備矣據此則李善及五臣本皆作以尚書爲備明矣今本備上有不字者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耳劉歆傳無不字

乃湮洪塞源

難蜀父老乃湮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念孫案乃湮洪塞源源塞字後人所加湮洪源者湮塞也謂塞洪水之源也若改爲湮洪塞源則不特塞與湮詞意相複且湮洪二字文不成義矣後人改爲湮洪塞源者欲其句法與下二句相對而不知其義之不可通也文選中往往有此史記漢書司馬相如傳俱無塞字史記作乃

堙鴻水漢書作乃堙洪原

躬腠胝無胈

躬腠胝無胈膚不生毛李善曰孟康曰腠腠理也韋昭曰胈其中小毛也郭璞三蒼解詁曰胝繭也竹施切念孫案躬腠胝無胈句法甚累史記作躬胝無胈集解曰徐廣曰胝音竹移反一作腠音湊膚理也索隱本作躬腠胝無胈云張揖曰腠一作國國腠理也胝音丁私反漢書作躬國無胈今本作躬傶骿胝無胈傶為國之譌骿胝二字後人所加說見劉氏端臨漢學拾遺張晏曰國湊理也合史記漢書文選考之是史記作胝一作腠漢書作國一作腠張揖孟康竝作腠見上李善注及史記索隱腠

戚古聲相近故戚或作腠而文選及史記索隱則腠胝二字竝載揆
厥所由皆一本作腠一本作胝而後人誤合之也史記
作胝又作腠卽其明證矣而李善劉良司馬貞皆竝解
腠胝二字則其誤已久獨賴有徐廣胝一作腠之語可
識其致誤之由耳

猶鷦鵬已翔乎寥廓之宇

猶鷦鵬已翔乎寥廓之宇今李善本如此而羅者猶視乎藪澤
念孫案之宇二字後人妄加之也鷦鵬二句相對爲文
且澤字古讀若鐸說見唐韻正與廓爲韻若加之宇二字則
非特句法參差而韻亦不諧矣五臣本及史記漢書漢

紀皆無之字二字

夷險芝荒

荅賓戲方今大漢洒埽羣穢夷險芟荒注晉灼曰發開也今諸本皆作芝字念孫案據晉灼注則正文作夷險發荒可知發者癹之借字也癹發聲相近玉篇癹匹葛扶葛二切故癹通作發癹亦夷也說文癹以足蹋夷艸引春秋傳隱六年曰癹夷蘊崇之是也諸本作芝葢卽癹之誤又案晉灼注漢書而訓發為開則漢書敘傳亦必作發荒今本敘傳作芝葢亦癹之誤

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顏淵樂於

簞瓢

念孫案伯夷抗行於首陽四句當從漢書敘傳作夷抗行於首陽惠降志於辱仕顏耽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今李善本夷作伯夷惠作柳惠顏耽樂作顏淵樂皆後人妄增改之也夷抗行於首陽以下皆以六字爲句今改夷爲伯夷惠爲柳惠則句法參差其謬一也謂柳下惠爲柳惠其謬二也夷與惠對顏與孔對今改顏耽樂爲顏淵樂則與孔終篇不對其謬三也五臣本無伯字柳字顏耽樂作顏潛樂義得兩通降志於辱仕各本於字竝譌作而

虎嘯而谷風洌龍興而致雲氣

念孫案聖主得賢臣頌虎嘯而谷風洌二句本作虎嘯而風洌龍興而致雲今李善本風上有谷字雲下有氣字皆後人所加也彼見四子講德論云虎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與此大略相同故於雲下加氣字不知本文原無氣字也蓋彼以戾氣爲韻故雲下有氣字與此不同也又見楚辭七諫及淮南天文篇竝云虎嘯而谷風至故於風上加谷字不知本文亦無谷字也如有谷字則李善當引楚辭淮南爲證今乃引管輅別傳云虎者陰精而居于陽依木長

嘯動於巽林二數相感故能運風則風上本無谷字明矣嘯賦注引此正作虎嘯而風洌龍興而致雲五臣本及漢書王襃傳漢紀竝同

祚爾煇章

漢高祖功臣頌祚爾煇章李善曰章印章也張銑曰福汝煇榮之寵章念孫案李張二說皆非也煇讀爲徽徽旌旗之屬徽章猶言旗章祚賜也見齊語注言賜爾以徽章也大雅韓奕曰王錫韓侯淑旂綏章是也說文曰徽識也識今作幟以絳徽帛著于背引昭二十一年左傳揚徽者公徒今本作徽大傳殊徽號鄭注曰徽號旌旗之名也

徽所以爲表章故曰徽章齊策曰章子變其徽章以雜秦軍是也宋孝武宣貴妃誄曰崇徽章而出寰甸徽與煇古字通亦通作揮東京賦曰戎士介而揚揮

立基孝公

勴秦美新立基孝公今李善本加此茂惠文奮昭莊念孫案立基孝公立字後人所加基孝公者爾雅曰基始也言秦之彊始於孝公也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皆以三字爲句加一立字則句法參差矣五臣本及蓺文類聚所引皆無立字

咸稽之於秦紀

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李善曰稽考也紀本紀也言考校之而著之秦紀呂向曰稽迹也紀記也言迹之於秦史以記其事念孫案李呂二說皆非也商頌元鳥正義引尙書緯曰曰若稽古帝堯稽同也鄭注堯典同儒行曰今人與居古人與稽韓子主道篇曰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韋注越語曰紀法也言改制度軌量而同之於秦法也史記秦始皇紀曰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是其事也

狙獷而不臻

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李善曰說文曰狙犬

暫齧人又曰獷犬不可親附也張銑曰鳳皇麒麟皆以秦如惡狗而不至也狚獷犬齧人者也念孫案李解狚字之義未當張則大謬矣狚讀爲虘廣雅曰趠猲虘也虘曹憲音在何反謂驚去之貌也虘與狚古字通說文曰猲犬猲猲不附人也讀若南楚相驚曰猲又曰獷犬獷獷不可附也然則狚獷皆驚去之貌言麟鳳高飛遠走而不至也

神歌靈繹

神歌靈繹海水羣飛李善曰繹猶緒也言神靈歌其舊緒不福佑之繹或爲液海水喻萬民羣飛言亂五臣本

繹作液劉良曰天地神祇以秦無道之甚故歆其靈潤滋液不降福祥也念孫案李劉二注皆不得其解而爲之詞今案繹者終也神歆靈繹海水羣飛言始皇旣沒而天下皆叛也繹字本作斁繹液皆其俗字也又俗作射說文曰斁終也廣雅曰繹終也又曰殬繹終窮也魯頌駉篇曰思無疆又曰思無斁白虎通義曰九月謂之無射何射者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復隨陰而起無有終已也此皆古人謂終爲斁之證張衡靈憲曰神歆精斁義與此同也

有馮應而尙缺

上覽古在昔有馮應而尙缺焉壞徹而能全李善以馮應爲依憑瑞應呂向曰憑仁義而感瑞應念孫案應讀爲膺馮膺猶服膺也服與馮一聲之轉中庸曰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士喪禮馮尸鄭注曰馮服膺之喪大記馮尸注曰馮謂扶持服膺莊子盜跖篇曰馮而不舍又曰服膺而不舍服膺卽馮也服與伏古通用服膺之爲馮膺猶伏軾之爲馮軾史記酈生傳伏軾下齊七十餘城漢書作馮軾伏琴之爲馮琴史記魏世家中期馮琴索隱曰春秋後語作伏琴茵伏之爲茵馮也史記酷吏傳未嘗敢均茵伏漢書作茵馮膺與應古同聲而通用康誥曰應保殷民周語曰膺保明德應保卽膺保魯頌閟宮篇戎狄是膺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膺作應孟子滕文公篇戎狄是膺音義曰

膺丁本作應此承上文帝王之道不可離而言言上覽古昔有服膺斯道而尙有缺失者矣未有壞徹斯道而能自全者也服膺與壞徹意正相對說者不達乃讀膺爲瑞應之應空其詰鞫爲病矣

其疇離之

其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登假皇穹鋪衍下土非新家其疇離之李善曰離應也劉良曰離治也念孫案應治二訓皆於古無據且於義未安今案離者被也言非新家其誰被此祥瑞也後漢書東平憲王傳策曰今詔有司加賜鑾輅乘馬龍旂九

旒虎賁百人奉送王行匪我憲王其孰離之句法正與此同李賢曰離被也（班固杜根張衡傳注竝同）言非憲王誰更被蒙此恩也

## 覺德不愷

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李善曰不懇懇則覺德不和也毛詩曰有覺德行左氏傳注曰愷和也劉良曰不懇懇則悟大德不和其化也覺悟也念孫案李解愷字之義未當劉則并誤解覺字矣今案覺大也愷明也言不懇懇則大德不明於天下也孝經引詩有覺德行鄭注曰覺大也（小雅斯干篇有覺其楹毛傳曰有覺言高大也）緇

衣引詩覺作梏鄭注曰梏大也直也爾雅曰愷悌發也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訓愷爲明字亦作闓廣雅曰闓明也

羣公先正罔不夷儀

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羣公先正罔不夷儀李善曰尚書曰羣公既皆聽命又曰亦惟先正夷儀言有常儀也劉良曰百官羣公之治既正無不端平有等差也夷平也念孫案李說羣公及夷儀皆失之劉說尤謬今案羣公先正即上所謂鬼神大雅雲漢篇曰羣公先正則不我助是也爾雅曰夷悅也郭注引詩我心則夷又鄭風風雨篇云胡

不夷商頌那篇亦不夷釋毛傳並與爾雅同言羣公先正之神無不悅其禮儀故曰鬼神之望允塞也下文云姦宄寇賊罔不振威振威與夷儀相對爲文是夷爲悅也

猶可得而脩也

典引厥有氏號紹天闡繹莫不開元於太昇皇初之首上哉敻乎其書猶可得而脩也呂向曰其書尙可得脩治也念孫案脩當爲循字之誤也隸書循脩二字傳寫往往譌溷繫辭傳損德之脩也釋文脩馬本作循莊子大宗師篇以德爲循釋文循本亦作脩晉語矇瞍脩聲王制正義引作循聲史記商君傳湯武不循古而王索隱曰商君書作脩古管子九守篇循名而督實呂氏春秋盡數篇射而不中反循于招何益于中韓子五蠹篇聖人不期循古趙策循禮無邪今本循字並譌作脩漢北海相景君碑陰故

循行都昌台邱暹金后錄曰案後漢書百官志注河南尹官屬有循行一百三十人而晉書職官志州縣吏皆有循行今此碑陰載故吏都昌台邱暹而下十九人皆作循行他漢及晉碑數有之亦與此碑陰所書同豈循脩字畫相近遂致訛謬邪隸續曰循循二字隸法只爭一畫書碑者好奇所以從省俗用 循者述也邶風日月傳曰述循也廣雅曰循述也 太昇以前不可復考故上文曰蹤繩越契寂寥而亾詔者系不得而綴也太昇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故曰其書可得而述非謂脩治之也後漢書班固傳亦誤作脩

匿亾回而不泯

匿亾回而不泯匿古慝字也逸周書大戒篇曰克禁淫謀衆匿乃雜管子七法篇曰百匿傷上威韓子主道篇曰處其主之側爲姦匿匿並與慝同漢書五行志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慝周官保章氏疏後

漢書蔡邕傳注文選月賦注引書大傳竝作側匿微胡瑣而不頤呂延濟曰回邪也班固傳作慝亾迴而不泯李賢曰慝惡也迴遠也瑣小也頤養也言凶惡者無遠而不滅微細者何小而不養也念孫案迴與瑣相對爲文則作迴者是也迴譌爲迴因譌爲回耳呂訓回爲邪則是惡無邪而不泯不詞之甚矣微讀爲徽徽善也說見班固傳

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

伊考自遂古乃降戻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李善曰言前

封禪之君有天不使之而尚假竹素末有告之以光明之度而遺其篇章尚書曰夏罪其如台孔傳曰台我也班固傳注以光度爲光揚法度餘與李善注略同（五臣注甚謬故不錄）念孫案李善以不俾爲天不使光度爲光明之度如台爲如我李賢又以光度爲光揚法度皆不得其解而爲之詞也今案不俾者不從也（爾雅曰俾從也君奭曰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猶魯頌言至于海邦莫不率從也）度與宅古字通光度卽光宅也書序曰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是也（薛瓚注漢書韋元成傳曰古文宅度同大雅皇矣篇此維與宅論衡初稟篇引作度文王有聲篇宅是鎬京坊記引作度又堯典宅西周官縫人注引作度五流有宅史記五帝紀作度禹貢是降邱宅土風俗通義引作度三危既宅夏本紀作度立政文）

王惟克厥宅心漢石經作度凡古文尚書例作宅今文尚書例作度孟堅本用今文此言乃度卽書序之乃宅猶上文言正位度宗卽顧命之恤宅宗也乃宅天下者廣宅天下也周頌敬之傳曰乃廣也乃與廣義同而字亦相通周語熙廣也韋注引鄭司農云廣當爲乃堯典曰乃被四表漢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曰廣被四表荀子禮論篇曰積厚者流澤廣大戴禮禮三本篇作流澤乃皆其證也**如台者柰何也**湯誓夏罪其如台史記殷本紀作有罪其柰何高宗肜日乃曰其如台史記作乃曰其柰何西伯戡黎今王其如台史記作今王其柰何是古謂柰何爲如台也盤庚卜稽曰其如台亦謂卜問曰其柰何也法言問道篇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言三子若不詆訾聖人則顏閔之徒其柰之何也漢書敘傳㓔乃齊民作威作惠如台不匡言柰何不匡正之也說者皆訓台爲我而其義遂不可通矣**言自古封禪之君有海內未盡率從而尙假竹素者未有乃宅天下而遺其文章者今其柰何而獨闕也**郭有道碑文曰今其

如何而闕斯禮句法本此

灮允不陽

念孫案班固述成紀炎炎燎火亦允不陽亦發語詞臯陶謨曰亦行有九德是也經傳中若是者多矣今李善本作灮允不陽者後人但知亦爲連及之詞而不知其爲發語詞故妄改爲灮不知此謂火之不揚非謂其灮也小雅正月篇燎之方揚亦謂火非謂灮也漢書谷永傳作燎之方陽陽揚古字通五臣本及漢書敘傳漢紀皆作亦允不陽李善引張晏注曰天子之威盛如燎火之陽今委政王氏亦不熾矣據此則正文本作亦允不陽明矣今本亦不熾矣作不亦熾乎又今本漢書張晏注作不炎熾矣皆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

躬親節儉

念孫案非有先生論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親節儉五臣本及漢書東方朔傳竝作躬節儉六臣本注云躬善本作親據此則李善本本作親節儉今作躬親節儉者校書者據五臣本旁記躬字而後人誤合之也自舉賢才以下皆以三字爲句加入躬字則句法參差矣下文放鄭聲以下七句開內藏以下六句亦以三字爲句

但懸曼矰

四子講德論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矰

蒲苴不能以射李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曼長也張銑曰蒲苴子善弋射者也與曼矰不與其弓則不能發射也念孫案李張皆未解懸字曼字之義懸謂繳也繳繩也矰弋射矢也弋者以繳繫矢而射故曰懸懸繫也淮南說山篇好弋者先具繳與矰高注曰繳大綸矰短矢繳所以繫矰是也曼者無也言但有繳而無矰則雖蒲苴不能以射也廣雅曼無也小爾雅同法言寡見篇曰曼是爲也五百篇曰行有之也病曼之也皆謂無爲曼但懸曼矰與空柯無刃相對爲文但亦空也曼亦無也無曼一聲之轉無之轉爲曼猶蕪菁之轉爲蔓菁矣

偃息匍匐乎詩書之門

偃息匍匐乎詩書之門今李善本如此游觀乎道德之域念孫案匍匐二字後人妄加之也偃息乎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皆以七字爲句加入匍匐二字則非特句法參差且文不成義矣五臣本無匍匐

貪不可冀無爲二母之所笑

念孫案王命論貪不可冀無爲二母之所笑無字本在貪字上言毋貪不可冀望之事爲二母所笑也漢書敘傳作毋貪不可幾漢紀作無貪不可幾者是其證又案李周翰注云勿貪帝位終不可冀望徒爲二母所笑則

無字本在貪不可冀之上明矣今本無字在下句爲字上蓋後人不曉文義而妄移其次耳

棲遲泌邱

郭有道碑文棲遲泌邱善誘能教李善曰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療飢念孫案毛以泌爲泉水此言泌邱則與毛傳異義案廣雅曰邱上有木爲柲邱此碑云棲遲泌邱而周亘勝碑亦云洋洋泌邱于以逍遙又束皙元居釋曰學既積而身困夫何爲乎祕邱抱朴子正郭篇曰廁高潔之條貫爲祕邱之俊民泌柲祕字異而義同蔡邕張揖束皙葛洪並以泌爲邱名說與毛異蓋本於三

家也

世謂隨夷爲溷兮謂跖蹻爲廉

念孫案弔屈原文世謂隨夷爲溷兮謂跖蹻爲廉本無兩爲字今有之者後人以下文云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故加之也不知此二句言謂不言爲下二句言爲不言謂互文也若此二句有爲字則不成句法矣史記漢書賈誼傳俱無爲字

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

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念孫案巨字後人所加旣言吞舟之魚則不必更言巨矣列子楊朱篇曰吞舟

之魚不游枝流莊子庚桑楚篇曰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呂氏春秋愼勢篇曰吞舟之魚陸處韓詩外傳曰榮澤之水無吞舟之魚淮南繆稱篇曰尋常之溝無吞舟之魚史記酷吏傳曰網漏於吞舟之魚後人以李善注云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因於正文內加巨字不知此引莊子之文以明小水之不容巨魚耳非正文內本有巨字也劉良注云吞舟之魚今本作吞舟巨魚亦是後人所改下文云言小池水之中不能容吞舟之魚則仍未改也謂大魚腹中可容船也則正文內原無巨字明矣史記漢書皆無巨字

擠爲山乎九天

弔魏武帝文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將覆簣於浚谷擠爲山乎九天李善曰擠墜也張銑曰爲山將至

九天忽山積謂大功既成而夘矣念孫案擠讀爲朝隮于西之隮隮升也爲山者自下而上故曰隮言人事所成何往不至譬如爲山將覆簣於浚谷之中而隮之至於九天也若云墜爲山乎九天則與上意不貫下二句云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筭之所硏乃始言功成而身夘耳擠與隮古字通昭十三年左傳知擠於溝壑矣杜注曰擠墜也商書微子篇予顚隮馬注曰隮猶墜也擠墜之擠通作隮猶隮升之隮通作擠矣

讀書雜志餘編下